

绪 论

利 害 冲 突

xvii

西南非洲已成为全世界关心的一个地区。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拥有巨大财富；的确，这里蕴藏着大量的金刚石和价值可观的普通金属；但是这里作为一个人们靠土地为生的地区来说，其价值却不高；而且自远古以来，这里的人口一直很稀少。即使现在，全部人口密度每平方哩尚不到两人。三十多万平方哩的地面基本上不适于耕种，其中约有八分之一土地不适于居住。当地的非洲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前，一直在世界的偏僻地方生息着，远离人类进步的洪流；在进步的洪流中，正是竞争和冲突增强了人们的体力，磨练了人们的才智。因此他们就停留在落后状态，只关心使用和保有狩猎与采集野果的地区，或他们的牧场。他们的精力几乎全部用于寻找食物、饮水和保护牲畜。在这种环境下智力或社会几乎都得不到发展。部落和个人的精力都用在生存斗争上，很少有余力从事智力的发展或从事美术工艺，因此这些方面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要了解西南非洲的性质以及当地人生存的勉强性，必须观察西南非洲在非洲次大陆中所处的位置与地面上气流的关系。正是这种气流决定了西南非洲的气候，特别是降水；其基本特征是那强大的南大西洋反气旋及其反时针方向的环流，把空气经常不断地吹离这个地区，所以海洋表面的水汽几乎完全不能进入内地。给次大陆带来几乎全部降水的夏季气流主要来自东北部和东部。但在到达西南非洲以前，先越过了高地，所以气流很干燥，而且大部分很热，只剩下很少的水汽。在平均降水量很低的西南非洲，经常发生干旱，即使在降雨良好的年份，由于降水强度大，地表径流迅速流失，加上蒸发力^{xviii}强，只有0.25%的降水能积存在地下，因此西南非洲大部分地方都靠引出地下水以弥补降水的不足，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水的充分供应问题事实上已成为西南非洲的基本问题。此外，没有其它条件能够这样顽强地使这个地区不适于居住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尽管降水量低，但由于植物惊人的适应性，这里还是能够生长出各种矮灌木和草类，能维持一定数量牲畜的生活，而在人类出现以前，这些矮灌木和草类曾哺育过成群的羚羊。供狩猎的动物可以迁到很远距离的地方去寻找青草或嫩芽。在现在，当干旱来临时，农民不再赶着牛群羊群乘牛车作长途迁徙了。现代的殖民区都用篱笆把自己固定在一定范围内。从前小羚羊随水草迁徙，现在则用火车或卡车把牲畜运到有牧草的地方。以前人类对付干旱的游牧生活和随着季节作远距离迁徙的畜牧业最近半个世纪在西南非洲大部分

已经绝迹了。由于政府对宣布的干旱区的农民进行援助，气候的严酷和因白人殖民区比较密集而限制迁徙的现象已稍有缓和。

这些事实表明，西南非洲的自然不足以吸引那些殖民大国。在上个世纪中叶，非洲种族集团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和平，要求英国接管他们的土地，并进行坚强的统治。他们和开普省来的旅客以及政府官员的接触使他们对英国人已经熟悉。但是英国在十九世纪下半纪并不想寻求更多的殖民地，尽管英国不愿同意俾斯麦把殖民地单纯看作是一种负担的意见，但是对于自然条件这样差的西南非洲所提出的殖民要求肯定不会感到兴趣。开普殖民地当局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它发现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以征服一个巴苏陀酋长^①，因此对西南非洲部落的军事援助的要求总是抱着观望态度。因此这个被人抛弃的地区内的富有者找不到一个保护人能使自己免受贫穷者的掠夺。但是当德皇威廉二世继位、俾斯麦被免去首相职务以后，西南非洲才开始了新的篇章。威廉二世决心要给德国找到“阳光普照下的一块地方”，怀着受到挫折的心情注视着英法两个殖民帝国。当时剩下来需要“保护”的地区已经很少，西南非洲还算是其中的一个，而吕德里茨就是一个跃跃欲试的带头人。于是西南非洲的部落便被置于最高权力的保护之下，如果说这不是完全违反他们的意愿，至少也是十分勉强的。至于保护他们究竟是防范何人，这个问题他们是一直不太清楚的。英国在罗得斯^②的催促下把保护地扩展到贝专纳^③，这样就把德国人限制在次大陆的西部，使他们不能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相联系。1890年当西南非洲最后被承认为德国的保护国时，西南非洲东部的疆界就由英国和德国共同协议而确定下来。

德国人确实制止了连续不断的部落战争，特别是赫雷罗人与纳马人间的战争，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把部落间的仇恨变成了对德国人的仇恨。象在所有殖民地一样，凡是在白人殖民者打算殖民的地方，把土著的好地转移到殖民者手中，就会招致冲突。通过诡计和无耻的谎言，新政府寻找“正当的理由”从土著手里夺去他们想要的土地；土著的抵抗被镇压下去。这种过程在世界舆论面前被说成是正当的，是面对叛乱必须采取的坚决行动。在南非大部分最好的土地逐渐从土著手中转移到布尔人和英国人手中；在西南非洲则逐渐转移到德国人手中。这样的过程自然也发生在新大陆和大洋洲，那里白人和非白人也发生利害冲突。

在西南非洲和德国的其他殖民地中，德国人和土著人民的冲突特别尖锐。西南非洲是德国第一个殖民地，德国没有第一手经验可以借鉴。德国行政当局不能理解为什么象

① 指现在莱索托的地方。——译者

② 十九世纪末叶，英国殖民主义者罗得斯创办的英国南非公司侵占了津巴布韦，建立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在1895年用罗得斯的名字命名赞比西河以南这个地区为南罗得西亚。——译者

③ 贝专纳已于1966年9月30日独立，改名为“博茨瓦纳共和国”。——译者

英国那些老牌殖民国家能使大量土著人民站在殖民当局一边。他们发现暴力不能产生友谊。消灭叛乱的企图之所以失败，不仅由于人类顽强的本性，而且有时也由于殖民国家人民的同情。虽然希特勒用集体消灭种族的方法几乎获得成功，但是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冯·特罗塔在西南非洲消灭赫雷罗人的行动，^①却被德国国内同胞的基督教同情所阻止。此外，依靠鞭子抽打的殖民统治方法在英国的新殖民地罗得西亚虽然也很普通，但这种方法却引起了欧洲土著保护协会人员的愤怒；因为欧洲人和美洲人的同情心正在 xx 滋长，他们对非法虐待“不能自立”的土著感到不安。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已在西南非洲建立了法律与秩序。可能除了北部的奥万博人以外，其他部落都没有任何机会违抗殖民当局。法律与皮鞭维持了秩序。一万五千白人牢固地占有西南非洲的最有价值的土地。如果德国在欧洲取得胜利，它就会统治整个中非和南部非洲。虽然接管那些土地已经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但是德国在战争中却失败了，西南非洲本身也落入南非的领导人博塔和史末资的手中，他们代表南非联邦出席了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决定了德国殖民地的命运。德国被认定不适于拥有殖民地。南非和英国联合起来公开谴责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方式。它们主张德国殖民地必须置于大国——战胜国——手中，并宣称战胜国已证明有能力管理殖民地。但是战后管理和战前有所不同。国联由三十二个国家组成，其中为首的大国决定：从战败国夺取的土地不应作战利品看待，它们应成为委任统治地。受委任的国家要对国联负责，保护当地土著人民的福利。巴黎和会采取的这个决定，虽然受到英国三个自治领的坚决反对，但仍突出地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从道德的立场出发批驳过拥有战利品的权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集团从来也没有同意过将那些“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奋战的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落后民族的利益委托给较先进国家，作为“文明的神圣委托”。南非是少数几个对此表示抗议的国家之一。南非的领导人认为西南非洲应该并入南非联邦。布尔人的伟大领导人博塔由于具有远见，又鉴于他的人民遭受失败和痛苦的经验，才力劝大家接受新的理想。因此西南非洲没有并入南非，而成为委任统治地，它的管理置于国联监督下。

史末资、赫尔佐格以及后来的南非联邦总理没有前例可循，他们力求按照委任统治书的条款，把这个地区“当作南非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管理，尽力促进“该地区 xxi 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南非向国联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提交了年度报告，当委员会与南非联邦代表详细研究和讨论这些报告时，发现了解释条文的困难，这

^① 冯·特罗塔这个野蛮、残忍的家伙，是德国参与八国联军的头目，曾镇压义和团，屠杀中国人民。在1904年西南非洲赫雷罗人起义中，他又加以血腥镇压并采取了灭绝整个赫雷罗人的办法。——译者

是委任书起草人所没有预见到的。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管理殖民地的经验选出来的，他们不对任何政府负责，但必须承认，他们大部分对所监督的大多数地区的情况是不清楚的。而且受委任国对于其主权的任何真实的和可能的贬低都比较敏感，他们在国联行政院中又占有席位，委员会须向行政院汇报，因此委员会的委员在批评受委任国的行政时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

在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的管理是按着两个明显的目标进行的：尽可能向西南非洲引进更多的南非联邦白人移民；把土著限制在保留地内，使他们不能妨碍白人移民的发展，但他们可作为移民的劳动力来使用。委任统治委员会对于这种发展感到不安，曾几度对南非联邦对待“神圣委托”的态度表示不满。当了解到西南非洲环境条件的固有困难时，委员会感到不安的是，南非联邦当局把大量的经费用于迅速增长的白人居民，而把少量的经费用于发展土著人民的福利。委员会难于接受南非联邦这样的保证：即在增进落后人民的利益与促进他们的发展方面，南非联邦的箴言“欲速则不达”是公正无私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似乎前行政当局的措施虽然受到英国和南非联邦当局的严厉谴责，但事实上也不比受委任国那种绝对偏袒白人的管理方法坏多少，或者说也差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南非联邦是否完成了受委托的责任，这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为了团结非轴心国家对付希特勒和他的盟国取得初步胜利的军队，罗斯福总统和邱 xxii 吉尔首相起草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标志着人类对国家权利与义务的确认为向前迈进一步。它宣布的原则是：放弃领土扩张；领土变更要根据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以及人民有权选择管理他们的政府的形式。这些原则为各国提供了为自由世界奋斗的标准。这些原则后来也具体表现在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①中。在多次会议中，盟国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直到1945年轴心国被打败后，有五十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会议煞费苦心地拟订出包含一百一十一条条文的联合国宪章。

旧金山会议的代表们和巴黎和会代表们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巴黎和会的盟约实际上是由“三巨头”制订然后交各国代表正式批准的。在旧金山会议中，鉴于国联在英法两国直接控制下以失败告终，各国代表决定将新组织的政策置于联合国大会的指导下。所有会员国，不分大、小、贫、富都应在联合国大会中有同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这种新制度对于西南非洲问题立即产生了影响。史末资陆军元帅建议把西南非洲合并到南非联邦。他曾安排西南非洲的酋长们进行一次投票。根据他的报告，酋长们以压倒多数支持合并的建议。但是联合国大会却不赞同这个建议。不管会员国对投票的方式

^① 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二十六国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联合国”的名称，不过当时还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战争的各国的总称。——译者

意见如何，合并的要求正式被拒绝了。理由是西南非洲的土著居民还没有在政治上发展到能在“一个下午”决定这项重要问题的地步。这是南非联邦碰到的第一次大挫折。联合国大会要求把西南非洲置于新成立的托管制度下，根据这一制度这类托管地的管理应受联合国大会的密切监督。其它委任统治地都已由受委任国自动置于托管制度下，只有南非联邦坚决不同意改变西南非洲的地位。对于南非联邦有权拒绝改变西南非洲地位的说法在辩论中受到强烈谴责，最后建议交国际法院处理，国际法院以刚过半数作出决定，^{xxiii}认为南非联邦在法律上确实没有义务接受对西南非洲的托管，但同时也必须通过联合国履行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南非联邦在法律上没有义务把西南非洲的地位由委任统治改为托管，这个意见南非联邦是完全接受的；至于说南非联邦的国际义务包括接受联合国大会对西南非洲的监督，这个意见南非联邦是完全反对的。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南非联邦（现在是南非共和国）和联合国间的争执一直在继续着。近年来由于南非历届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发展了种族隔离政策，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在联合国辩论中，南非代表一再宣称种族隔离政策就是“分别发展”，它将保证黑人和白人都有他们自己最好的发展条件，免除另一方的不公平的竞争。非白人构成联合国成员的绝大多数，在他们看来，种族隔离政策就是维持白人的统治（白人至上^①）让黑人当奴仆的一种手段。许多新生的非洲国家，现在已成为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从前的白人总督主动地让它们独立，它们对已经取得的独立怀着无限的自豪感，它们感到：为了证明它们已经发展到成年地步，有义务为非洲大陆南部尚未独立的同胞高举自由的旗帜。在这场十字军运动中，这些独立国家用武力侵略南非的威胁竟然听任传布，未受到联合国组织的谴责，虽则使用武力，甚至使用武力的威胁，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不仅这种威胁听任传布未受谴责，而且南非为了对付这种威胁而加强国防力量还受到联合国严厉的抨击。如果某个法国戏剧家的著名讽刺确实适用于某种情况，那么用在此处倒是很恰当的。他说：“这条狗很凶恶，因为它在受攻击时要进行自卫。”在联合国大会中，非白人会员国现在占大多数，它们可以通过任何动议来反对白人国家，不管这动议是否合乎正义。这种做法本身可能是对真理的敌视。在联合国会议记录中，有人发现有些通过的决议里明显地包含着谎言，但是决议的赞助人怕“削弱决议”，^②拒绝修改他们的指控。这些“自由战士”^{xxiv}的态度本身确实是削弱了他们的事业，并削弱了联合国组织的道德力量；而且，其结果适足以模糊情况的实质，使非正义的维护者为了坚持错误而团结起来。由于证明不公正的指控是不真实的，所以，不公正的当事人便有机会逃脱他的真正罪行。

① “白人至上”原文为baasskap。——译者

② 见《联合国月报》1964年6月第1卷第2期第37—39页所载：《在结束殖民主义特别委员会中关于奥登达报告书的讨论》。

西南非洲被陷入的那种政治局面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国际法院的十五个法官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几乎也是对等的，正象在法院是否有权裁决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对南非的控告这个问题上他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一样。如果对委任统治有关的全部事实不了解，那么象南非没有完成对西南非洲所承担的委任统治之类的控告就不能正确地加以裁决，法律的事实包括关于条约或协定起草人意图的各种各样的主观意见。由于不同的“直觉”，即使最好的专家和最公正的法官在这些判决中他们的意见也可能有很大差别。其它类型的事实则较容易合理解释。这些事实包括某种局势的历史发展，政策制定者公开宣布的意图，地体和气候的自然特征，土壤的肥力以及土地的价值。我们必须对上述事实和其他因素进行了解和考虑，然后才能对南非是否完成对西南非洲委任统治的责任这个问题作出公正的答案。下列各章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些因素作一些说明，提出一些足以使所有居民都能得到发展的途径并合理地分享西南非洲所提供的利益。

第一部分 地理环境

第一章 西南非洲^①的范围、地质构造和地形

范围和面积^②

1

西南非洲境域从南界的奥兰治河到北界的库内内河和欧科范果河约跨纬度 11.5° ，约合800哩。其宽度，北部（卡普里维狭长地带除外）约600哩，南部约220哩。总面积318,261平方哩（824,29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属于南非共和国^③的沃尔维斯港434平方哩“飞地”在内。这个面积稍大于英、法两国面积之和，约为南非的三分之二。

疆 界

南临南非开普省的西北部，以奥兰治河北岸为界。东界南端沿东经 20° 经线，向北直到南纬 22° 纬线，转向东沿着南纬 22° 纬线到东经 21° 经线，再向北沿着东经 21° 经线到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南界。北界从海岸沿着库内内河下游的河道中流向上到鲁亚卡纳（或奥鲁瓦哈卡纳）瀑布（南纬 $17^{\circ}23'23.73''$ ），由此向东沿着穿过这里的纬线到欧科范果河的中央，顺流而下到迪库尤岛（南纬 $18^{\circ}01'32.75''$ ，东经 $21^{\circ}25'28.81''$ ）上的航标。从此，北界呈一直线伸向东北到达赞比西河南岸的航标（南纬 $17^{\circ}28'29.28''$ ，东经 $24^{\circ}14'50.04''$ ）。由此，沿着赞比西河中流到达它与乔贝（利尼安蒂）河的汇合处。然后沿着乔贝河的中流而上直到这条河流（在此称为马希河）第一次横越南纬 18° 线的地点。由此向西，卡普里维狭长地带（根据英、德两国协定，该狭长地带最少20哩宽）的南界沿着南纬 18° 线到达与此狭长地带的北界相平行且相距20哩的一条直线，再沿此线到达迪库尤岛上航标正南20哩的地点，由此伸向正西，与东经 21° 经线的东界相遇。

① 原书中“the territory”译作西南非洲或西南非洲境域。以下同。——译者

② 参阅书末西南非洲概况图。

③ 即南非（阿扎尼亚）（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下）。以下同。——译者

职权区划和行政区划

从职权方面来说，西南非洲可分为两大部分：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南部地区有 220,029 平方哩，包括向北直达“警察管理区”北界的部分，即早期白人殖民以来正式管辖的地方。这个界线有时叫做“红线”，现在经常宣布移动。

北部地区有 97,798 平方哩，包括西南非洲其余的地方(除去沃尔维斯港“飞地”)，几乎全部居住着考科裴勒得、奥万博兰、欧科范果兰和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当地居民。

从行政方面来说，西南非洲可分为二十一个政区。其面积大小，从 6,236 平方哩(奥卡汉贾)到 37,025 平方哩(戈巴比斯)并且包括北部的考科裴勒得(22,650 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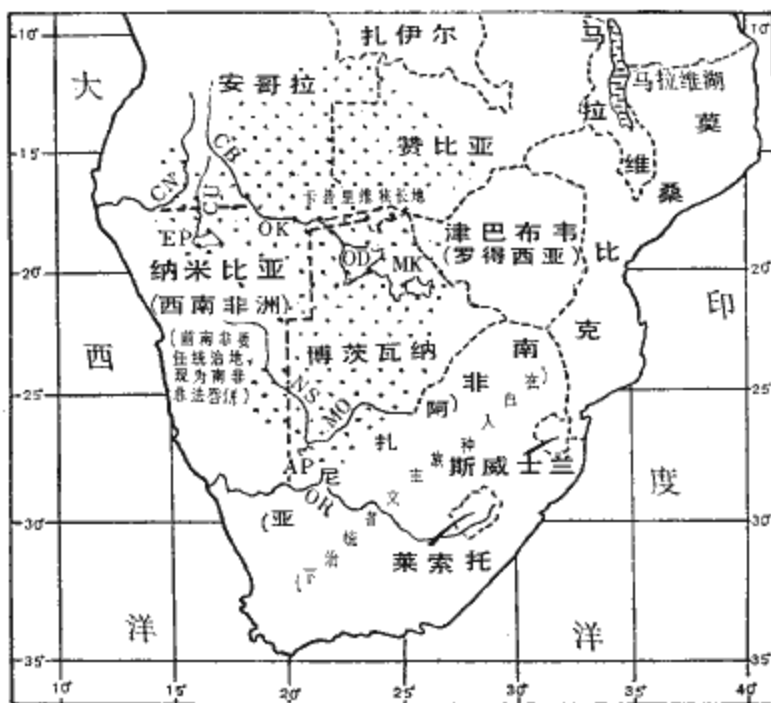


图1. 西南非洲：次大陆的联系

散点分布区是赤道南部分水界以南卡拉哈里盆地沙地裴勒得草原。①

水系形态：CN. 库内内河；CU. 库维莱河；CB. 库邦戈(OK. 欧科范果)河；EP. 埃托沙潘盐沼；OD. 欧科范果三角洲；MK. 马卡里卡里洼地；NS. 诺索普河；MO. 莫洛波河；AP. 阿比夸斯普茨；OR. 奥兰治河。

图注：根据地图出版社 1972 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把原图中标注的“西南非洲”加注为“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前南非委任统治地，现为南非非法吞并)”，原标注的“南非”加注为“南非(阿扎尼亚)(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下)”。——译者

① 裴勒得草原(Veld)，即南非稀树干草原。以下同。——译者

哩)、奥万博兰(16,220平方哩)、欧科范果兰(16,367平方哩)和东部卡普里维(4,453平方哩)等区。

大陆的自然联系

非洲赤道南部分水界以南的南部非洲的总自然形态^①是一个大盘状的高原,高度约3,000—11,000呎。高原周围是边缘高地,中间是沙漠广布的卡拉哈里盆地(图1)。高原的边缘与南非海岸之间是高原的边缘地带,这个地带的宽度变化是根据岩石构造和边缘河流的侵蚀力而定的。西南非洲位于南非次大陆西侧,在西南非洲疆界内,包括卡拉哈里盆地的一小部分、高原边缘高地的大部分和高原边缘与海岸之间的边缘地带。要了解西南非洲境域内与现代人文问题密切相关的地形状况,需要知道一些它的地质情况。

地质建造^②

西南非洲境内组成“基底杂岩”的最古老岩层是太古界的花岗岩和片麻岩以及原生的阿巴比斯系、马林霍夫系和基斯系的已变质的沉积岩和岩浆岩。在西南非洲境内的最西南部,还有与以上诸系在一起的较新的加里普系地层(图2)。在延续了6—12亿年之久的元古代中,造成了13层或14层建造,这些建造直到最近才被鉴别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联系起来。它们包括着:奥普达姆建造、卡波克建造、辛克莱尔建造、科本达斯建造和斯库莫克建造;主要成分有:石英岩、砾岩、霏细岩、片岩和大理岩,这些建造上覆盖着由石英岩和砾岩所组成的奥博鲁斯建造和多芬普特建造,其中可能包括组成类似的楚米斯建造。

达马腊系^③

在西南非洲的中部和北部,元古界地层上覆盖着达马腊系,其南相和北相都可以看得出来。南相或斯瓦科普相,包括科马斯统和哈科斯统,主要由变质岩组成,其中包括:大理岩、石英岩和片岩,以及白云岩。在南部很多地方这些岩层都发生了强烈的褶

^① 这个地区的详细情况,可参考J.H. 韦林顿《南部非洲》,第一卷(剑桥,1955)。

^② 地质时代单位,由大至小为代、纪、世,与其分别相当的地层单位为界、系、统。例如古生代形成的地层叫做古生界。这是国际通用的统一性单位。至于本书中的“建造”(formation)是地方性地层系统的基本单位名称。——译者

^③ 上述的一些建造以及达马腊系和纳马系的详细论述,见亨诺·马廷:《西南非洲和大纳马夸兰前寒武纪地质学》,开普敦大学前寒武纪研究所(1965)。

皱。北相或奥乔相，主要是由奥塔维统以及稍新的马尔登统所组成，含有白云岩、石灰岩、石英岩、铁矿、页岩、砾岩和硬砂岩。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层没有褶皱，但是向着埃托沙盆地缓倾。在东部奥塔维—楚梅布—格罗特丰坦地区，这些地层有强烈的褶皱，并蕴藏着富矿床，即：楚梅布、阿贝纳布、科姆巴特及其它采矿中心的矿床(第六章)。东部的许多地区由于广布着白云岩和石灰岩的露头而成为岩溶^①区。

在达马腊岩层的南部边缘，向北倾斜的科马斯片岩含有许多硬石英岩质的块状扁豆体，混杂着许多粗面岩的岩颈和岩墙，并且下伏着科马斯统的厚层基底石英岩层，形成了一系列大致为东北—西南走向的高大山脊，长约50哩。这些高大山脊连同邻近切割的片岩台地，通称为科马斯高地。至于它的地形，后面还要叙述。

5 纳马系

达马腊系以南，高原西边的主要地质建造是前寒武纪后期和下寒武纪的纳马系，其中有四个统已被鉴别出来。覆盖于石英岩、粗砂岩和砾岩所组成的基底层之上的是坚硬的奎比斯石英岩，其厚度的变化约在100—600呎之间。奎比斯石英岩上覆着主要由蓝黑色的施瓦尔茨卡尔克石灰岩组成的另一个统。这两个统构成了西南非洲西南部(尤其是诺克勒夫特山脉与奥兰治河之间的高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大部分最高地区。

再向上的两个统，一个叫施瓦茨岭统，厚约1,100呎，主要为页岩，其间夹有两层展布的砂岩夹层；另一个是大菲什河统，是由底砾岩状的石英岩所组成，上覆着红色和紫色泥质砂岩，这是一种在地形上突出的石英岩和砂质页岩及粉砂岩，其中夹有薄层砂岩夹层和石英岩夹层。^②

西南非洲的南部，纳马系几乎是水平的；而中部纳马兰的纳马系则向东徐缓倾斜，其中大菲什河上游盆地内纳马系上覆着卡鲁系。

卡鲁系

卡鲁系和纳马系一样，向东朝着南卡拉哈里盆地徐缓倾斜。卡鲁系底部的德怀卡统是由冰碛岩(带着海相)、页岩和砂岩组成的，德怀卡统在东南方和西南方连接着埃卡统。南非的博福特统在西南非洲境内是缺乏的，但在西南非洲的中部和北部斯托姆山统主要是埃乔砂岩(主要是在达马腊兰)和斯托姆山熔岩或考科熔岩(在考科裴勒得及其邻近地区和北部纳马兰)。根据钻探可以知道，西南非洲的北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大部分地区，下伏着斯托姆山砂岩和熔岩。下卡鲁系沉积物覆盖着西南非洲南部的

① 岩溶又名“喀斯特”。——译者

② 亨诺·马廷：《西南非洲和大纳马兰前寒武纪地质学》，第110页。

广大地区。这里两层薄的德怀卡砂岩与南部卡拉哈里盆地的自流水的产生有联系。这一点后面还要叙述。

后卡鲁侵入

在地质和自然地理上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晚卡鲁和后卡鲁侵入的粉红色花岗岩侵入体。^①其中有一种形成特殊的布兰德山侵入体，直径长 25 哩，伸到尤加布河下游的南部。这个侵入体从纳米布平原陡然升起，高度为 8,463 呎，成为西南非洲境内的最高点。这样的幼年期花岗岩地形还有：布兰德山西南 20 哩处的梅萨姆，奥奇霍龙戈保留地的奥康杰杰，奥乔南部的帕雷西斯山，奥马鲁鲁西南部埃龙戈山的某些部分，乌萨科斯西北部壮丽的大斯皮茨山。

在克特曼斯霍普与吉贝翁之间出现一些黄长石玄武岩质的火山颈（白垩纪和晚白垩纪）。由大块角砾岩填塞的大布鲁卡罗斯火山颈（高 5,205 呎，直径长 2 哩）在贝塞巴北部形成一座壮丽的孤山。

卡拉哈里系

西南非洲境内的卡拉哈里系占有南非广大的卡拉哈里盆地，普遍由风成或水成而未固结的地表砂层所组成，下伏着多少有点固结的钙质砂和砾石。该系地层的厚度变化很大，建造边缘只有很薄的砂质石灰岩残积物，盆地的最深处厚达 1,000 呎以上。在格罗特丰坦的东北部，即在马罗拉布姆—卡诺夫莱地区，1007 农场有一个钻孔，记录如下：0—140 呎为粗砂，141—200 呎为粗砾石，201—300 呎为粉红色的粗粒砂，310—880 呎为中粒粉红砂，伴有钙质结砾岩和硅质结砾岩，881—900 呎为深红色页岩，901—1,030 呎为中粒粉红砂，1,031—1,035 呎为深色页岩，1,036—1,043 呎为风化的玄武岩（卡鲁系的顶部）。^②在埃托沙盆地中盐沼边缘东北部约 5 哩处的安多尼，那里有个 766 呎深的钻孔，穿过钙质砂岩和粘土，又穿过砂质石灰岩和红色页岩，然后到达下伏的埃乔岩层。西南非洲东南部奥布—诺索普自流盆地内，卡拉哈里层最厚的地方超过 800 呎。然而，有些地方亚卡拉哈里系和亚卡鲁系的地面象岛屿一样隆起在卡拉哈里系地面之上，象（达马腊系）阿哈山脉和贝专纳边境附近的其它较小的一些露头就是这样。

地面上的砂粒，由于表面包着氧化铁薄膜，因此大致呈现出微红色。然而，在潮湿地方却没有这种微红色的薄膜，砂粒呈现出灰色。在沙地裴勒得草原的有些地方，沙质

① 较大的深成岩体（布兰德山和埃龙戈山）现在认为是被剥露出来的破火山口的下部。

② T.S. 科克：《西南非洲地下水的产状和位置》，学位论文，开普敦大学（1964），第 202 页。

地面几乎是平地，如在奥马塔科—埃普基罗地区就是这样，但在另一些地方的地面上却形成了许多沙丘，在欧科范果裴勒得草原（或孔裴勒得草原），沙丘宽而低；西南非洲东南部的沙丘较高，呈“肥皂”状，这里的沙丘大致都是东南走向。

自 然 区

大断崖

我们知道，西南非洲境内两大主要自然地理区是高原区和高原边缘区，它们的分界线是高原边缘或大断崖。由奥兰治河向北，大断崖沿着休伊布高原的西部边缘（图3），是由奎比斯石英岩构成的。从卢得立次—克特曼斯霍普铁路往北，大断崖便是泰拉斯山脉、察里斯山脉和诺克勒夫特山脉。这些山脉多处受到向西流向纳米布的一些河流的强烈侵蚀。大断崖向北伸向砂岩覆顶奇异壮观的桌状山——甘斯山（7,713呎），俯视内纳米布，约在4,000呎以下。由此往北，宽广的奎塞布河谷横切科马斯高地西部边缘的高原地表。在这里，东北走向的达马腊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其它岩石支配着地势。排水线顺应地质的地势趋向，所以没有断崖构造。从科马斯高地向北到达马腊系的奥塔维地层，没有明显的高原边缘踪迹。最常见的山脊状地形是介于两条较大河床之间的河间地，在那里，花岗岩、大理岩和石英岩常常形成崎岖的孤山或山脊。大约南纬19°以北，向着埃托沙盆地倾斜的奥塔维地层突然向北下降，石灰岩和石英岩为断崖构造创造了良好条件。霍尼布河、霍鲁西布河和库米布河横切这个地层，成为深而狭的水峡和隘口，使高原切口十分明显，但稍向断崖后面便切割着高原表面。这个地区内的断崖表现出最壮丽的景色，在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名称：南段叫吉拉芬山，①中段叫托内森山，北段叫奥奇希帕山等。在这里，库内内河穿过贝恩斯山脉，流出它的下游峡谷，进入纳米布。这里的断崖高约6,500呎，高耸于南戈拉沙漠平地及其西方的哈特曼山之上。断崖继续向北横越库内内河，进入南部安哥拉，高度有些减低，但仍保持其雄伟的断崖状特色。

纳米布

纳米布位于高原与海岸之间。在大断崖山麓或在高原边缘地表的陡峭地方（那里没有断崖），纳米布地表高度约3,000—3,500呎。纳米布平均宽度约为80哩。这里滨海约

① 吉拉芬山(Giraffen Mts.)按即吉拉夫山(Giraffe Mts.)。——译者

10—30哩，向内陆逐渐缓升的地带，通常称为沿海纳米布。内纳米布与沿海地带之间除了有些地方按坡度的大小和植被的多少作为分界线外，并没有天然的界线(第三章)。从地表特征来看，沿海地带通常多为砂质和粘土质地表；内纳米布多为岩质和石质地表。但是在沿海地带，海岸本身虽然通常低而且多为砂质或粘土质，而有些部分却是岩质，例如在查梅斯湾与卢得立次之间的海岸，那里的博根费尔斯石灰岩或拱形岩石具有博根费尔斯建造中十分壮观的特色。卢得立次以北，沿海岸有些地方例如奥伊斯特断崖有岩石露头，但是向北直到斯瓦科普蒙德却是沙岸，实际上海岸砂丘经常受到波浪的基蚀。北部海岸的岩石露头通常在潮水涨落线之间，但是岩石台地(象克罗斯角的流霞正长岩和辉长岩露头，再向北去象“斯凯勒顿海岸”罗基角的考科熔岩或斯托姆山熔岩)却是例外。

整个纳米布可分为四个十分明显的亚区。从奥兰治河到卢得立次—奥斯地垒(沿铁路线)高地是南部纳米布；向北到奎塞布河和斯瓦科普河下游是沙丘纳米布；再向北到华布河称为达马腊纳米布；从华布河到库内内河(并远至安哥拉境内)称为北部纳米布。

南部纳米布的一些山岳突露在平缓的地面上，这里克林哈特山响岩岩颈非常显著。E·凯塞认为南部纳米布有三种地表形态：沿海地带槽形地纳米布，在那里，疏松的地面¹³受强劲的西南偏南风吹蚀成一些槽形地，^①再向内地，是平原纳米布，由广阔的相当平坦的砂质地表构成，地表上稀疏地盖着有棱角的小鹅卵石吹蚀残积；第三是零星的新月形沙丘，分布在适合它们生成的地方。不过，应当承认，在这里和下一个亚区，即在大断崖山麓，有一个宽5—10哩平行于大断崖的山麓地带，这个地带带有从高原流出的一些小溪流，它为粗放农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纳米布的第二个亚区是一个位于卢得立次铁路线和奎塞布河下游之间的大沙丘地区。这个地区几乎全部被沙丘覆盖，但本区大断崖北部山麓的“转石平地”^②、奥伊斯特断崖东方稍偏南的尤里豪查布(花岗岩)山脉、科伊查布河谷、索萨斯河谷和桑达布河谷却都是例外。这些河流从断崖地带流向海岸，但是未能冲破沙丘而终于沙丘地区的盆地，形成盐沼。

活动的沙丘，有些大约高达1,000呎，向北缓慢移动，但是在奎塞布河的深谷中受到阻止。可是有些沙丘跨过沃尔维斯港附近的奎塞布三角洲，在沃尔维斯港和斯瓦科普河之间形成一个狭窄的海岸沙丘带，到这里沙丘才停止向前移动。

^① 见《西南非洲的金刚石沙漠》(柏林, 1926)。

^② 裸露的平地覆盖着可能在湿润气候情况下形成的石灰胶结的水磨砾石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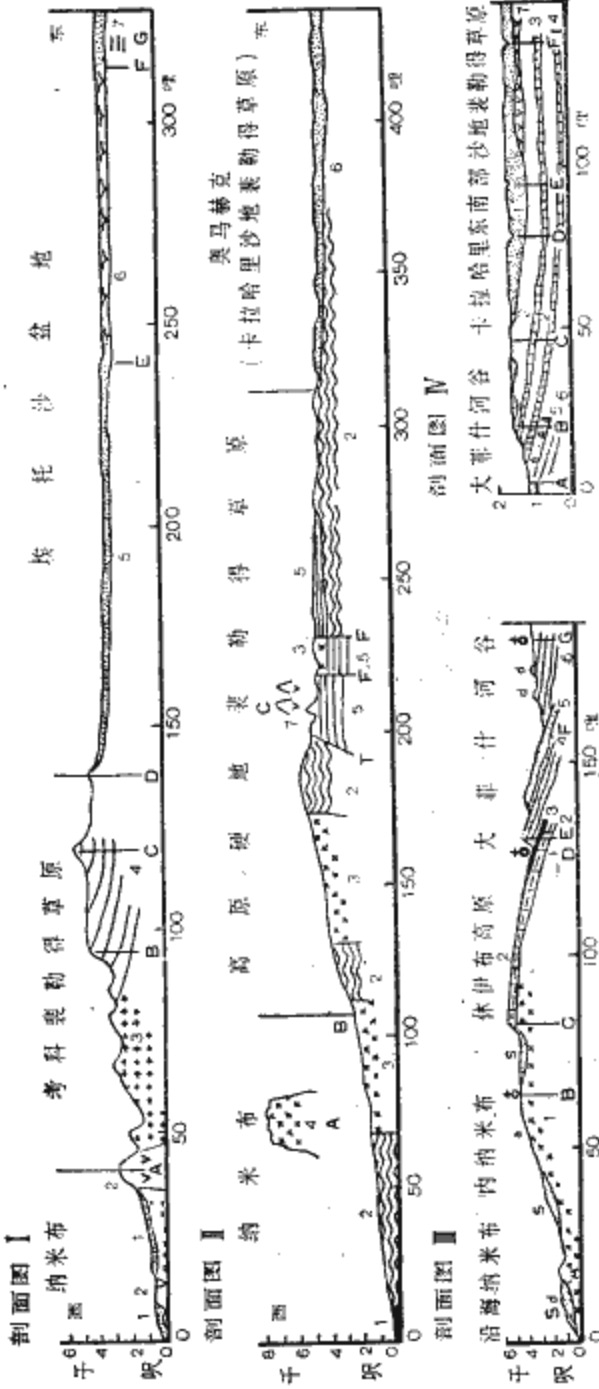


图 4 剖面图一图中自然地理区剖面图

每个剖面图左边所表示的高度数字，以“千呎”为单位。剖面图下边所表示的距离数字，以“哩”为单位。

剖面图 I (从潘尔弗里亚角起大致沿着南纬18°31') 1. 纳米布沙漠; 2. 考科(卡鲁)熔岩; 3. 太古界杂岩(花岗岩片麻岩, 片岩); 4. 奥塔维—诺西白云岩, 石英岩, 砾岩; 5. 卡拉哈里沙漠; 6. 埃托沙湖盆底部的沙质粘土; 7. 卡鲁层。

剖面图 II (大致沿着南纬21°) 1. 卡鲁熔岩; 2. 达马腊片岩, 大理岩等; 3. 塞勒姆(上达马腊系)花岗岩; 4. 布兰德山(上卡鲁系)花岗岩; 5. 埃乔层(斯托姆山层); 6. 卡拉哈里沙漠; 7. 粒玄岩(覆盖着埃乔层砂岩)。

剖面图 III (从卢得立次—克特曼斯霍普) 1. 大纳马夸兰花岗岩杂岩; 2. 奈比斯石英岩; 3. 施瓦茨卡尔瓦石灰岩和页岩; 4. 施瓦茨岭页岩和砂岩; 5. 大菲什河石英岩, 砂岩和页岩; 6. 德怀卡(卡鲁)冰砾岩和页岩(带有粒玄岩盖的孤山); 7. 冲积层; 8. 沙漠; 9. 活动沙丘; 10. 冲积层; 11. 科威斯山; 12. 奥布; 13. 休伊布高原(沙卡尔山); 14. 贝塔尼和康基普河; 15. 施瓦茨岭(南端); 16. 大菲什河; 17. 克特曼斯霍普。

剖面图 IV (加尼科比斯—罗明坦) 1. 卡拉哈里沙漠; 2. 德怀卡页岩; 3. “奥布”砂岩; 4. “诺索普”砂岩; 5. 德怀卡冰砾岩; 6. 纳马沙岩和页岩; 7. 粒玄岩。

A. 奥彭布—卡比尔山脊; B. 吉拉芬山; C. 朱伯特山(法尔山); D. 奥狄贡德山脊; E—F. 埃托沙湖盆; G. 安多尼钻孔。

(根据 H. 马廷的著作编绘。)

从奎塞布河和斯瓦科普河下游向北，纳米布地面可以说是达马腊兰平原向西延伸的部分，它的高度向着海岸逐渐降低。由于缺乏明显的内陆地形的或植被的界线，本地区纳米布的东部边界线最好以年降水量6吋（24毫米^①）的等值线来表示。

在沿海地带，斯瓦科普蒙德以北沙丘普遍稀少，出现了泻湖和盐沼，这与斯瓦科普蒙德以南的地区成显明的对照。盐沼和封闭的泻湖的后面地表主要是砂质平地 and 裸露的岩石露头，露头上覆盖着较重的风化碎屑和转石。这里地面上微小的物质已被风吹去。

裸露的岩石露头通常是在内部地区，它们形成著名的“滩”和穹丘；较显著的山脊¹⁶是由辉绿岩岩墙构成，在南部是由达马腊石英岩构成；但是最显著的地形是由年轻的花岗岩所形成，例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布兰德山和斯皮茨山便是年轻的花岗岩。这一部分纳米布重要的水文地理特征是砂质河床中甚至在于季还保持大量的地下水，所以河道就成为真正的狭长的沙漠绿洲和半沙漠地表。

在北部纳米布，有些地方沿海沙漠很窄，宽度不到10哩，其他地方如在库内内河下游附近宽约40哩。靠近沿海平地的地表突然上升得象达马腊兰地区那样起伏不平，但却陡峭和崎岖并具有太古代花岗片麻岩和片岩的荒凉裸露山脊或坚硬的考科熔岩山脊。这种考科熔岩分布在奥鲁彭布—卡比尔山脊。这个山脊位于海岸与高原边缘之间，高达3,000—4,000呎。但是主熔岩体在考科裴勒得南部，约在南纬19°30'和21°之间。那里的熔岩体覆盖着大约4,000平方哩的地区，从海岸延伸到高原边缘。这个熔岩体由大量的不同硬度的熔岩流组成并且风化成不同的颜色，看样子好象一个沉积建造。熔岩流最上层是坚硬的流纹岩，它保护着比较柔软的下层，免受迅速风化和侵蚀，所以熔岩地面有些地方高达5,000呎以上。这个切割的山区考科部落称为奥马坦德卡（Omatendeka）。所谓坦德卡（Tendeka）高原，是一个无数桌状山和斯皮茨山形成的崎岖地区，不大适宜人类居住。

往南向尤加布河一带，熔岩在厚度和高度方面都普遍下降，但是从前却很厚，在高达8,000呎的布兰德山的山顶上仍可发现熔岩碎屑。

这一章重点论述了西南非洲境内的构造和自然地理情况。以后各章将讨论气候、植¹⁷被、经济和当地人文特征。但是，在这里顺便研究一些涉及到西南非洲境内现代人文问题的地区情况，还是有益的。在纳米布地区，这种人文问题包括这种情况：由于土地贫瘠，给瘦弱的当地居民设立收容所，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以后，由于向北流的本格拉洋流而发展了渔业，由隆起的滨海沉积物和海底开采金刚石，这些都是西南非洲近代的繁荣基础。值得提到的还有斯瓦科普蒙德以北的盐矿床，乌伊斯矿区的锡以及从布兰德山西矿区到尤加布河以南的锡钨矿。

^① 应为150毫米。——译者

纳米布和大断崖以东分布着高原，高原上根据地表特征分为两大区：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和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这两个区的自然特性直接关系到西南非洲的给水、植被和现代人文问题。

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

主要的沙地裴勒得草原地区是在西南非洲的北部和东部（图2①）。那里，卡拉哈里系的沙漠及其下伏的沉积层在深度上变化很大，厚的达1,000呎以上，而靠近硬地裴勒得草原边缘地区仅是很薄的覆盖层。因为自古以来沙地裴勒得草原是布须曼②人的故乡，所以他们自己部落的名称都与“奥马赫克”（赫雷罗人称沙地裴勒得草原为“奥马赫克”）的各个部分有关。因此现在或过去布须曼人的考考部落所占据的沙地裴勒得草原通常叫做“考考裴勒得”。“孔裴勒得”和其他部落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不过，这些名称与自然特征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从自然地理的观点来考究，那就必然会混淆不清。因此，最好利用硬地裴勒得草原的两个向东突出部分来概略地划分沙地裴勒得草原的三个十分明显的亚区。南部的突出部分在戈巴比斯附近，系由楚米斯石英岩和砾岩露头构成，在22°纬线附近越过西南非洲的东界，并继续伸入博茨瓦纳。北部的突出部分包括埃托沙潘盐沼东南的楚梅布—格罗特丰坦地区（属于达马腊层和花岗岩）。这样把沙地裴勒得草原分为南部、中部和北部三个亚区，使我们不致于与部落的名称相混淆。

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包括诺索普—奥布河流域的较大部分，那里的沙质地面基本上是平地，但是通常多少覆盖着零散的长“肥皂状”沙丘。这些沙丘一般是向东南和正南伸延，多数已被繁茂的牧草、甚至被棘刺乔木和灌木所固定（第三章）。沙丘之间的凹槽中经常积水，供给牧草和嫩叶生长所需。诺索普河和奥布河的一般流向与沙丘的伸延方向是一致的。这些河流切割其河道，不仅切蚀过沙层，而且也切穿了沙层下的卡拉哈里钙质砂砾层，使下伏的卡鲁层暴露出来，从而流出了强劲的自流水（第四章）。沙地以西卡拉哈里层构成卡尔克（或尤里纳尼布）高原（图3），这里以牧草和嫩叶优良而著名。

中部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地面基本上是平坦的，没有形成显著的沙丘，仅有轻微的波状起伏或宽阔的隆起。那里几乎没有地表水系，少数的水道属于“奥穆兰巴干河床”③（*Omuramba*）型，河床宽阔，有些地方河床的界线不明显，而且没有固定水道。如果奥

① 应为图3。——译者

② 当地人自称为萨恩(Saan)族。以下同。——译者

③ “奥穆兰巴干河床”(Omuramba)是赫雷罗语，意思是一个宽而浅的水道，通常是干的。

穆兰巴干河床源自遥远的降水丰沛的硬地裴勒得草原（如中部沙地裴勒得草原西部边缘的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在河流域降雨较多时，则水流便很强大，并能连续数月之久。可是在于季里，奥穆兰巴干河床中通常没有地表水，但有些地方却可以得到丰沛的地下水补给。另一方面，如果奥穆兰巴干河床依靠沙地裴勒得草原当地的降水，那末，其河床中的水的使用价值将是变化无常的，并且水井将会很快地干涸。

通过在奥马塔科—埃普基罗沙地裴勒得草原的西部勘探地下水，证明河间地区地下水的供给要比奥穆兰巴干河床中地下水的供给丰沛些，不过沙地裴勒得草原东部地下水的供给一般说是不足的。因此这里的畜牧者就必须靠盐沼水来供给牲畜饮用——那将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

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

19

埃托沙平原 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位于两个水系流域中，因此比中部和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的降水量较多，并且地表水比较丰沛。西部的奥万博兰构成埃托沙盆地的一部分，埃托沙盆地的北部（在安哥拉境内）是库维莱河流域。库维莱河发源于安哥拉境内的库内内河与欧科范果河之间硬岩石地区的塞拉恩科科（4,400呎），然后向南流经安哥拉的沙地裴勒得草原，并在埃托沙平原上排出其洪水（埃芬贾），从这里徐缓地流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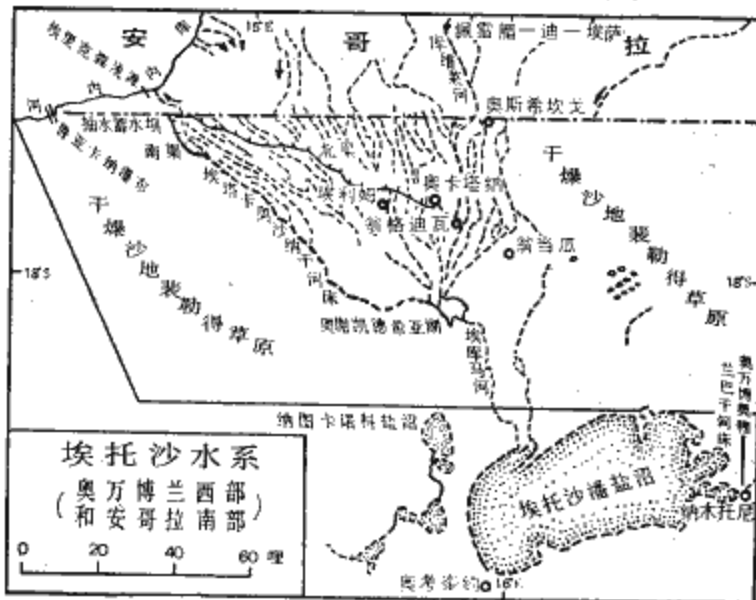


图 5 埃托沙水系和埃托沙潘盐沼

虚线表示奥沙纳干河床（在奥万博兰）和穆洛拉干河床（在安哥拉），即夏季洪水（埃芬贾“efundja”）期间存水的水道或洼地。北渠（或奥卡塔纳渠）和南渠（或埃塔卡渠）已建成，这是西南非洲发展经济五年计划的一部分。

埃托沙潘盐沼(图5)。所以这个盐沼也就是库维莱河内陆水系的流域终点。这个盐沼的面积长约60哩,宽约30哩,通常是干涸的,许多地方具有薄层盐壳,但是在大洪水(埃芬贾)期盐沼中便充满了水,甚至沿着奥万博奥穆兰巴干河床逆流很远,而这个干河床在正常情况下,是从盐沼的东南角流入盐沼的。据估计,盐沼蓄满水时,可以容水1.5—2亿立方米。盐沼的水除了有益于那些散布在邻近沙地裴勒得草原中的兽群以及居住在盐沼边缘的布须曼人以外,是没有别的用途的。在大多数年份里,只有少量的水能流入盐沼底部,因为大部分的水在北部的沙地裴勒得草原中都被吸收了。

埃托沙平原是由沙和冲积物长期沉积而逐渐形成的加积地表。在岩盘盆地的假定中心附近打了一个钻孔,穿透700呎的表生矿床,然后钻透1000呎的卡鲁系页岩和砂岩。再向东去,在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的附近,又钻了一个钻孔,深1,070呎,然而仍旧没有达到卡拉哈里沉积层的基底。在这样的加积平原上,地表的坡度是非常小的。埃托沙平原的西部,沿着埃塔卡奥沙纳干河床的河道—即被袭夺的库内内河下游—有些地方坡度为每哩3吋。平原的其它部分,南北方向上的坡度略微大些,还可以使库维莱河的洪水(埃芬贾)和其它许多较小的水道徐缓地流过沙质地表,扩散在宽而浅的水道中,这种水道奥万博人称为奥沙纳干河床(Oshana)。平原的北部和中部,奥沙纳干河床十分密集,因此有些地区洪水可以覆盖50%以上的地表。奥沙纳干河床的底部一般低于沙质河间地约20—30呎,这种沙质河间地当地称之为“穆非托”(mufito)。平原的南部,坡度变陡,奥沙纳干河床的水汇集在奥谢凯德希亚湖中,从湖中流出一条小河,即埃库马河,此河向南流40哩左右注入埃托沙潘盐沼。

奥万博兰占有西南非洲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其居民却占总人口的15%。奥万博兰靠当地降水和来自安哥拉南部的洪水供给农作物和牲畜用水。年平均降水量约为550毫米(22吋),但其变率却很大:在1941—1961年期间,年降水量变动于293—972毫米之间。由于经常发生干旱,必需从西南非洲南部地区向这个部落区输入谷物。

21 在过去的几年中,西南非洲的行政当局,通过水利部,已经设计并实施一项蓄水计划,以便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洪水。现已挖成了两条60哩长的渠道,把洪水从埃托沙平原较高的西北部引到东南部。北渠或奥卡塔纳渠把水引经部落地区到达翁格迪瓦以西人口稠密的中心区和奥卡塔纳传教区的南部,那里有一个大医院和行政中心正在建设中。南渠或埃塔卡渠是利用埃塔卡奥沙纳干河床的河道,把水引到奥沙纳地区的西南部。每条渠道均修筑着必要的闸门和蓄水坝来供给沿途部落人口充分用水,并灌溉2,000多公顷农田以及15万公顷的固定牧场和非固定牧场的土地。计划中的最后阶段是要在埃里克森浅滩附近横过库内内河建筑一个滚水坝,并安装电力抽水设备,另外从埃托沙平原西部边缘附近边界线正南一个抽水站中抽水,来补给渠水。这个计划现在已进入最后阶段。

预计能够满足奥万博人民急迫的经济需要。

欧科范果平原 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的第二个亚区—欧科范果河中游流域，有点类似埃托沙盆地。欧科范果河同西面的库内内河一样，也发源于中安哥拉赤道南边的分水界，并成为—个强大的常流河，流经安哥拉南部，在那里叫做库邦戈河。该河先流经岩石构成的高地，经过卡拉哈里沙漠约100哩，流到西南非洲的北部边界。从西南非洲边境的卡图伊图伊到卡普里维北部边界附近，欧科范果河已把河谷下蚀到卡拉哈里建造上。然而，从安达拉向上游约10哩处到波帕瀑布（或急流）之间的河段，已切露出来—个长期被覆盖的棕色诺西布石英岩层面，并且在波帕瀑布流过石英岩层面以后，在博茨瓦纳境内的卡拉哈里沙漠上形成了三角洲。除安达拉的岩石地表外，西南非洲境内欧科范果河中游河道的大部分地方都位于卡拉哈里沙漠地表以下约150呎的河谷中，并根据河流的摆荡和沙漠下面的玉髓砂岩层的抗蚀力，该河的宽度变化很大：由几百码到几哩。在枯水期河流宽度约30—100码，在洪水期，河水可上涨15呎。洪水形成的阶地或泛滥平原的宽度，在很硬的玉髓砂岩处为几码，在松软砂岩处可超过—哩。当洪水退后，泛滥平原或阶地很快便长满美好的牧草。

洪水以上，有—个明显的陡坡，高出河床约30—60呎。这个陡坡位于泛滥平原与沙地裴勒得草原—般地表之间。这些自然情况在欧科范果人的部落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下面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

欧科范果河在兰图的年平均径流量为48亿立方米（400万英亩-呎）。根据1945/6—1955/6年的观测，年径流量的变化为23—80亿立方米。^①在这个时期内，月最高径流量在1954年3月达到16.83亿立方米（140万英亩-呎）。

欧科范果河的实测最小流量低于500立方呎/秒；实测最大流量超过2万立方呎/秒；其或然最大流量估计约为8万立方呎/秒。

西南非洲境内沙地裴勒得草原河谷的宽度一般说是最小的。正象预期的那样，在其上游卡图伊图伊附近的班比已经选出了—个地方，适于修建—个水坝。在安达拉以上和以下的石英岩地带为修建水坝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波帕瀑布以上不远的地方最适于修建水坝。当然，如果没有抽水设备，只能灌溉博茨瓦纳的三角洲地区。欧科范果河以南是沙地裴勒得草原，那里分布着宽而低的、西北—东南走向的沙丘，通常长满了树木和青草，这个沙丘带穿过“孔裴勒得”伸向卡拉哈里内部。在西部卡普里维境内，沙丘之间有很浅的奥沙纳干河床型的水道，向东南流入马希河（利尼安蒂河）。在东部卡普里维

^① H.W. 斯坦盖尔，《西南非洲的水利》，非洲出版社，温得和克（1963），第396页。

境内，沙地裴勒得草原的东南部被利尼安蒂河所淹没，这些沼泽布满了芦苇，其西北部略高一些，除了赞比西河附近外，都是干沙地面，那里有宽广的草地和干燥树林。

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

沙地裴勒得草原与大断崖之间是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这个草原由西北部的库内内河起向南直到南部边界的奥兰治河。这里的地表天然地分成了两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中央高地以北是达马腊^①区，以南是纳马（或纳马夸^②）区。

23 达马腊 包括三个亚区：北部的奥塔维高地，奥塔维高地南面的达马腊平原和再向南的科马斯高地。

我们知道，奥塔维高地是由达马腊层构成。这个岩层包括奥塔维—楚梅布—格罗特丰坦地区的硬石英岩和石灰岩，并发生过强烈的褶皱，形成高大的山脊，其中奥塔维东边的纳盖布峰最高达7,001呎。由石灰岩所产生的各种常见的岩溶特征是：地表水缺乏，出现一些“洞眼”或泉（第四章），以及巨大的凹地或灰岩坑，如楚梅布西部的奥蒂科托湖和吉纳斯湖。

这个亚区比较干燥的西北部，考科、奥塔维、奥奇扬雅西马^③以及其它几个地方的石灰岩中都有涌泉出现。在高原的最西北端，有时称为奇姆巴高地，这种褶皱的奥塔维石英岩在贝恩斯山脉中突起6,682呎，构成了库内内河下游峡谷的南侧，其它的高点都在凸凹不平切割很深的高原地表上。例如：朱伯特山脉高5,852呎，埃托罗哈高6,404呎，奥奇霍波山脉^④高6,473呎；奥奇霍波山脉构成了西南非洲大断崖几乎直立的最北部分。奇姆巴高地是非常险峻嵯峨的，甚至有些地方几乎是难以攀登上的，并且最近才发现有些奇姆巴人仍居住在偏僻的断崖洞穴内，他们仍然使用着原始人的石器工具。

24 奥塔维高地以南，达马腊平原向南伸延约200哩到达温得和克。这个平原地表总的说是平坦的，向东朝着卡拉哈里盆地徐缓地倾斜，向西朝着纳米布则为较陡的斜坡。但是这个平原也有一些山岳形态：高原的中部和西部有许多花岗岩穹丘和突岩^⑤以及属于内卡鲁期或后卡鲁期年青的岩浆岩地形，例如类似圆形的埃龙戎断块山直径约20哩，它的斯托姆山和年青的花岗岩地表在霍亨斯坦海拔约7,710呎，高出平原约4,000呎。其它“年青的”侵入地块包括：奥奇瓦龙戈以西的大、小帕雷西斯山脉^⑥6,043呎和6,194

① “达马腊”或“达马”是纳马人或索特人西南非洲境内索特人的称呼。“达马腊”又名“赫普罗兰”，位于中央高地和奥塔维山脉之间，从波是赫普罗人所占据的地方。

② “纳马夸兰”即“纳马兰”，在地图中为“大纳马夸兰”三者指的是同一地区。——译者

③ 奥奇扬雅西马，按即图19中的奥奇扬雅西马。——译者

④ 奥奇霍波山脉，按即图19中的奥奇霍波山脉。——译者

⑤ 见J.A.马巴特：《西南非洲花岗岩地形研究》，《地质杂志》，第89期（1952），第87—96页。

呎)，奥康杰杰山(6,240呎)和奥科鲁苏山(5,664呎)。奥科鲁苏山位于尤加布河谷以南的布兰德山—奥科鲁苏火山带。

平原上的其它山形呈板状或金字塔形，主要是由埃乔(斯托姆山)砂岩组成，并从平原的中部向东北，处处都增添了粒玄岩。这些地形的特点包括：埃乔和奥博罗科高原(6,000—6,900呎)的断层和逆掩断层边缘，奥卡汉贾西北的翁布罗山和奥巴图索山，孤立而奇观的金字塔形大奥马塔科山^①(7,509呎)以及一对较低的双生峰。这个双生峰在平原中部形成一个著名的、风景如画的胜地。埃乔砂岩地形终止于瓦特伯格高原(6,000—6,300呎)东北，奥奇瓦龙戈以东约40哩处。向东这种砂岩下伏到卡拉哈里沙漠的下面。

我们知道，达马腊平原南部的地表是由向西北倾斜的片岩组成。这里的地面升到科马斯高地的高度，这个高地是由片岩夹扁豆状石英岩组成，并穿插着岩颈、岩床、粗面岩的岩墙、响岩以及其它火山岩。再向南去是平行的山脊，由科马斯统^②的块状基底石英岩组成。这些坚硬的岩石在西南非洲境内构成巍峨的山岳，在奥阿斯山脊中耸立的莫尔克特布利克峰(8,146呎)，是西南非洲境内的第二个最高点，仅稍低于纳米布的布兰德山的孤立花岗岩岩块。温得和克河谷被切蚀得很深，把河谷以西的片岩台地与河谷以东的高地截然分开——高地是指埃罗斯山和奥尼亚蒂山(6,500—6,900呎)，——同时，这个高地成为中央地区的巨大分水界。源自这里的河流有：向北流的斯瓦科普河和向西流的奎塞布河的河源；向东流的黑诺索普河、白诺索普河和西伊斯河，以及向南流的雷霍博斯河、尤西布河^③和沙夫河^④的河源(图12)。

奥阿斯山脉向东突然终止于断裂石英岩的比斯马克山，科马斯层面斜伸到砂质地25
表下面，而砂质地表向奥马赫克(即东部沙地裴勒得草原)延伸。在西南部，这个高地延续在哈科斯山(6,900呎)和内奥斯山(约6,500呎)的达马腊层面上。这两座山在这里达到最大的高度，形成甘斯山(7,713呎)砂岩覆顶的金字塔峰，耸立在内纳米布和西部的奎塞布河谷的上空。

硬地裴勒得草原与沙地裴勒得草原不同，硬地裴勒得草原雨后有相当多的径流。沙质河床甚至在于季里在不深的地下，通常也含有相当丰沛的地下水(第四章)。这个平原，西部有壤土，东部有钙质土，同时有中等的降水，因而生长了天然植被。对大牲畜来说，这是西南非洲最好的植被。这里在殖民以前是赫雷罗兰的中心，是最适于牧民生

① 奥马塔科(Omatako)是赫雷罗语，其意为“船尾”。

② 见T. W. 格维斯，(a)《西南非洲温得和克区域地质》，《南非地质学会会报》，第27期(1934)，第221—251页；(b)《西南非洲温得和克区的地貌》，《南非地理杂志》，第24期(1942)，第45—64页。

③ 尤西布河即图19中的厄特西布河。——译者

④ 沙夫河即图19中的斯卡普河。——译者

活的一个地区。

纳马兰 中央高地往南是一个具有许多岛山的广阔沙质平原，这个平原从雷霍布斯附近向东直到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雷霍布斯平原”的地表向西朝着中央高地崎岖的西南部陡然升高。这里在霍恩克兰兹周围是山地要塞所在地，当年德军攻击时，亨德里克·威特布伊曾坚守在这里（第九章）；这是一个具有高山深谷的地方，是一个峰岩秃岭对人兽都无价值的地区。

在雷霍布斯地区以南（现在仍然称为雷霍布斯巴斯塔德人的故乡），纳马兰（或大纳马夸兰）的地表无论表现在地质方面或表现在西部的大菲什河系和东部的诺索普—奥布河系的侵蚀活力方面，都是自然地理的模式（图12）。西部纳马系的较硬岩层向东缓倾着，构成了最显著的山脊和高原。在南纬 23.5° — 27° 之间，奎比斯石英岩上覆着施瓦茨卡尔克统，构成了大断崖。在北部，这些岩层成为褶皱和逆掩断层，这里诺克勒夫特山脉（海拔6,000—7,000呎）的崎岖地表构成了这些西部高地的最高部分，西部高地在察里斯高原^①和泰拉斯高原在高度上向南稍微斜降，并终止于卢得立次—泽海姆铁路南面的休伊布高原（5,000—6,000呎）。奎比斯—施瓦茨卡尔克高原的东部（图4），向北流的哈瓦塞布河^②和向南流的康基普河的河谷把高原东部与坡面向西的施瓦茨岭断崖分割开来。自马尔塔赫埃的西北部直到贝塔尼的南部，地形特点是松软的施瓦茨岭页岩上覆着大菲什河统的坚硬基底石英岩。这个断崖的东部，上大菲什河统的钙质砂岩和砂质页岩构成一个徐缓倾向大菲什河中游的地面，在大菲什河附近纳马层倾伏于卡鲁系之下。

这些高原和山脊都是裸露的石块磊磊的石英岩、石灰岩和砂岩地表，当地叫做“托拉裴勒得草原”。但是尽管是石质地面，在风化的岩石节理中深根系的灌丛仍很繁茂，为小牲畜（如卡拉库尔绵羊和山羊）提供了良好的嫩叶。然而最好的牧场是在大菲什河源盆地和康基普河谷。

大菲什河中游河谷以东，邻接着韦斯岭断崖的西坡面，这里的卡尔克高原地表是由卡拉哈里系砂质石灰岩构成。易风化溶蚀的石灰岩形成一个微有起伏的地面，这里的降水很快就被吸收了。除了一些很短的水流网汇集无数的小排水中心（通常汇集于有粘土底的盐沼中）之外，并没有正规的排水类型。这种条件是深根灌木生长的理想环境，为这个地区的小牲畜提供了最好的嫩叶。再往东去，在诺索普河—奥布河流域，高原的石灰岩上覆着卡拉哈里沙漠，这里的河流切穿了沙漠并下蚀到石灰岩层。

大菲什河中游河道是沿着上纳马系砂岩和页岩的东部边缘，以及德怀卡冰碛岩的西

① 察里斯高原(Tsaris plateau)按图19中的扎里斯高原(Zaris plateau)。——译者

② 哈瓦塞布河(Hawaseb)按图19中的哈萨布河(Hasaweb)。——译者

部边缘。按作者的见解，从前大菲什河是从加尼科比斯向南转弯处往东南流经策斯，并顺着盐沼带的方向沿着沙质低地直到阿罗阿布南部（图19）。①

在克特曼斯霍普以南，纳马兰的地面起了变化。大菲什河谷的西部已经被纳马系及其下伏建造的南北断层所错断，在这里大菲什河切蚀成一个险峻壮观的峡谷，长约20哩，深达1,500呎以上。大菲什河谷以东，南部纳马兰是一个海拔3,000—4,000呎的平原。可是这个平原的地表却被纳马层和花岗岩构成的两个卡腊斯断块山所破坏，这两个山的西部边缘沿着东北走向的断层几乎垂直地向上升起。西部断块山也叫小卡腊斯山，南北长约30哩，宽约15哩，最高点海拔5,003呎。大卡腊斯山长约55哩，宽30哩，表面由纳马层和前纳马花岗岩构成。西部的花岗岩边缘上升到7,224呎，称为施罗芬斯坦峰。大卡腊斯山在邦德尔斯瓦特的霍屯督人抗击德国人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这个高原有许多山涧沟壑，游击队能够平安地隐藏于其间。

除两个卡腊斯山的断块外，南纳马兰平原主要是平地。大部分地表是由德怀卡冰碛岩构成，起伏不大，由冰碛岩风化的卵石在许多地方都有大面积的覆盖。在东南部，奎比斯石英岩形成了面向奥兰治河谷的布莱德维瓦赫特高原的“托拉裴勒得草原”地表。在西南非洲的最南部，奥兰治河有许多较短的支流，由于洪水侵蚀，形成非常陡峭而均夷的河谷。这些河谷深深地切割了裸露的花岗岩地表，形成交错的崎岖的山脊和山峰，当地称为凯因巴尔特（*Kaiingbulte*）。但在奥兰治河维乌尔斯浅滩②以北，卡鲁层构成较低较平的地表，由东北向河道徐缓低下。

① 见J.H. 韦林顿：《奥兰治河流域的变迁：几个突出的问题》，《南非地理杂志》，第11期（1958年12月），图1，第10页。

② 维乌尔斯浅滩（*Voolds Drift*）按即图19中的维乌尔斯德里夫（*Vooldsdrif*）。——译者

第二章 气候的控制力与干旱

28 在西南非洲影响人文问题的所有自然控制力中，气候确实是最重要的；而气候要素中的降水，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可是，气温与地温，部分地决定着降水的有效性及其对于植物生长的可利用性。再者，无论把西南非洲视为“白种人的国家”，或者将白种人视为这个仅适于非洲人居住的地区的入侵者，这都紧密地涉及到温度问题。事实上西南非洲的境域同高原东边的德兰士瓦与罗得西亚^①处于大致相同的纬度，这似乎可以认为西南非洲是适于白种人居住的，但是，这个次大陆东西两边之间实际上有显著的气候差异，而且温度是这些差异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大 气 温 度

如同南部非洲其它地方一样，大气温度是与风系、纬度、高度密切相关的。这里的风主要来自南半球巨大的回归高压带^②的反气旋中心，这个高压带环绕在地球的南纬大约25°—35°之间。^③夏季，这个连续的高压带为较炎热的陆地块上的低气压所分割。

因此，冬季控制高原的是来自次大陆上反气旋中心的干燥东风；夏季，当“卡拉哈里低压”扩展到这个炎热的陆地块上时，影响西南非洲的主要气流是来自北到东的扇形区（图6）。

大家都知道，沿海地带受高原环流的影响很少而且很微弱。这里的盛行风，是属于南大西洋高压外围的环流。在离开西南非洲海岸处，发生于这个环流的南风至东南风，
29 引起了著名的岸水翻腾；它使卢得立次附近夏季温度低于12°C，冬季当这种空气和水的环流不是那样旺盛时，温度稍微上升至13°C左右。从沃尔维斯湾到库内内河口海岸的水，比其南部海岸的水稍微温暖些。

当离开海岸若干哩一般是南至东南风时，白天海岸附近显著的海风常使纳米布变得凉爽。因此，也许除了最高的山区以外，西南非洲境内年平均温度最低的地方是沿海

① 即津巴布韦（罗得西亚）。——译者

② 即副热带高压带。——译者

③ 详见J.H.布林顿：《南部非洲》第一卷，第七章（剑桥，1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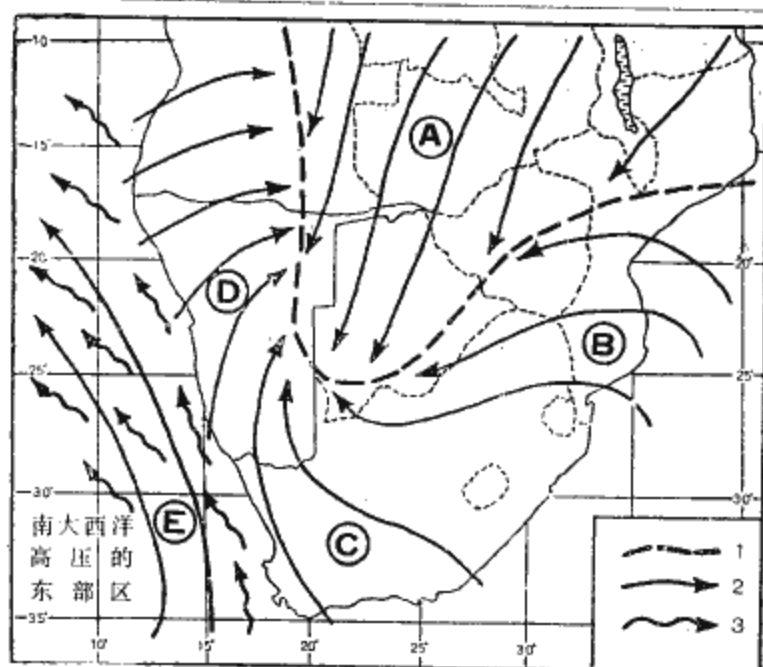


图 6 西南非洲气候因素 夏季主要的气流和洋流

1. 内陆热带锋（低压）一月的近似平均位置。

2. 一月的主要气流。

3. 本格拉寒流的一般流向。

A. 来自潮湿热带的气流；B. 来自莫桑比克海峡反气旋的气流；C. 来自大西洋高压向印度洋高压移动的反气旋的气流；D. 来自寒冷的大西洋表面的气流；E. 环绕南大西洋高压外围的气流。

（主要根据布鲁克斯和米尔利斯）

纳米布。可是，这里冬季的温度相对较高。沃尔维斯港二月份的日平均温度为 23.4°C ；30四月份稍高，为 23.9°C ；五月份与二月份相同，亦为 23.4°C ；六月份接近于二月份，为 23.2°C 。这里冬季温度较高的原因，是在这些月份偶尔出现来自高原的“山风”，①它使纳米布的气温在短期内升高到 32°C 以上。

海岸表面温度状况的主要特征是：最低温空气层的上限低于2,000呎；2,000呎高度是下面温度较低、较冷的空气同上面较暖、较干的空气层的分界；较暖较干的空气层向上大约扩展到5,000或6,000呎。②西南非洲境域的内部几乎是不受沿海条件影响的，而且高原上的温度显示出同高度和纬度紧密地相对应。迄今已记录的内地最高温度，是在奥兰治河下游谷地；那里海拔高度203米的古德豪斯（在开普省奥兰治河旁），一月平均温为 30.5°C ，一月平均最高温为 39.3°C ，平均最低温为 21.8°C 。古德豪斯的七月平均温为 14.5°C 。

① 南部非洲西南海岸的一种热风。——译者

② 见 S. P. 杰克逊：《沃尔维斯港的气候特征》，《南非地理杂志》（1941），第46页。

表 1 中提供的温度序列, 是就高原上代表性的记录台站而言。可以料想, 这些温度值并不能显示出同高度和纬度的紧密对应关系。局部环境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例如, 戈巴比斯和瓦尔姆巴德七月份的最低温度很低, 大概是由于那些地方的谷地夜晚温度逆增; 瓦尔姆巴德一月份的最高温度很高, 也是部分由于它的盆地地形。值得注意的是, 七月间霜冻可能出现在西南非洲境域的任何地方, 甚至在奥万博兰和欧科范果河流域也会出现; 但是, 这些北部地区的霜冻一般是很轻微的。

表 1 西南非洲的大气温度(°C)

31

台 站	南纬	东经	高度 (米)	一 月			七 月			年 平 均 温
				平 均 最高温	平 均 最低温	平 均 平均温	平 均 最高温	平 均 最低温	平 均 平均温	
古 德 豪 斯 (在开普省)	28°54'	18°14'	203	39.3	21.8	30.5	22.6	6.4	14.5	23.3
瓦 尔 姆 巴 德	28°27'	18°44'	750	36.1	17.9	27.0	21.7	3.3	12.5	18.8
克 特 曼 斯 霍 普	26°35'	18°08'	1004	35.0	18.3	26.6	21.2	5.5	13.3	20.6
温 得 和 克	22°34'	17°06'	1728	29.7	17.1	23.4	19.9	6.0	12.9	19.1
戈 巴 比 斯	22°28'	18°58'	1445	32.0	17.0	24.5	22.2	2.2	12.2	19.4
楚 梅 布	19°14'	17°43'	1311	31.2	18.7	24.9	24.5	8.2	16.4	22.1
翁 当 瓜	17°56'	15°59'	1095	32.4	19.2	25.8	26.5	6.2	16.3	22.7
				二 月			八 月			
				平 均 最高温	平 均 最低温	平 均 平均温	平 均 最高温	平 均 最低温	平 均 平均温	
沃 尔 维 斯 港	22°57'	14°30'	3	23.4	15.6	19.5	19.7	8.0	13.8	16.8

降 水

西南非洲境域内夏季的大部分水汽, 都来自两种间歇性气流: 一种是来自北至东北方, 另一种是来自东至东南方; 在南部的夏季时, 这两种气流都流向卡拉哈里低压(图 6)。因为这两种气流到达西南非洲境域之前都要经过广阔高地的上空, 所以这两种气流在到达终止地之前便散失很多水汽, 这是毫不奇怪的。那里夏季雨水向南和向西进行 32 移动, 看来似乎象是个转播过程; 也可以这样说, 湿空气是从北方和东方策源地逐步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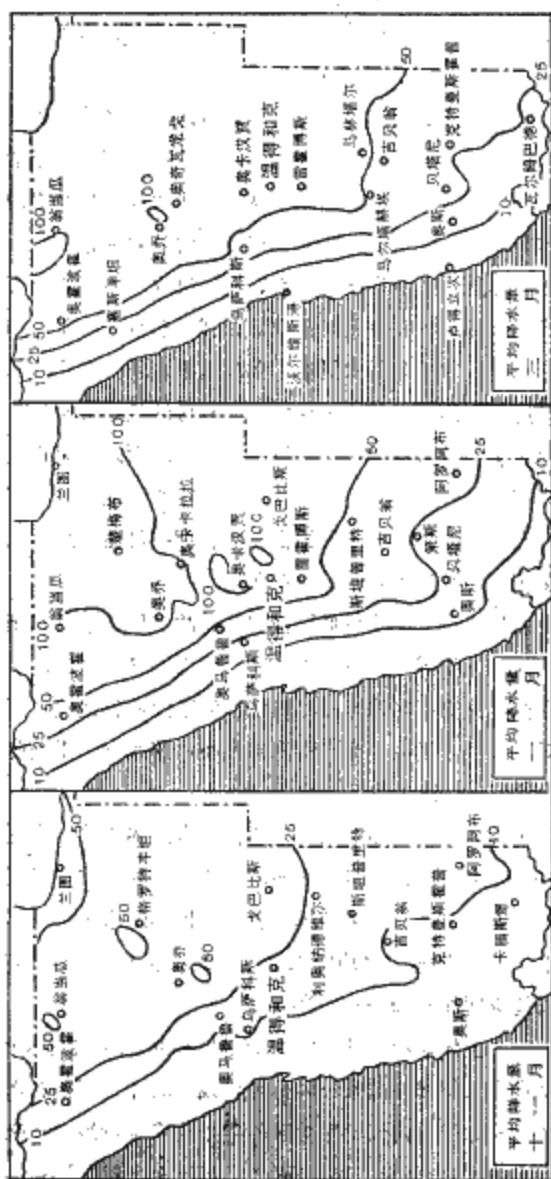


图7 月平均降水量 (毫米)
春季的十一月 夏季的一月 秋季的三月

散的。这些过程的结果，可在季节降水分布图（图7）上看出。通常以一月作为最热月；四季的划分是：十二月至二月为夏季，三月至五月为秋季，六月至八月为冬季，九月至十一月为春季。

就季节降水来说，从冬季开始考虑比较方便；那时西南非洲境域内唯有最西南部分偶而受西北风的影响，以致于雨量达半吋（12.5毫米）；西南部开普省的大部分降水也都是这种西北风造成的。内纳米布和这个地区中高原的西边缘，冬季平均降水量稍大于1吋（25毫米），偶尔有少量的降雪。西南非洲境域内的其它地方一般无雨，因为热带多雨带离北部边界很远。春季，大西洋高压向南移动得很远，不能影响开普省的降雨，当然就更影响不到纳米布。然而，高原上来自中部非洲的热带低压正往南移动，而西南非洲境域内的东北部这个季节的平均降水量在50和75毫米之间。春季的雨量一般微少而且很不稳定：例如，楚梅布在四十一年过程中，九月份的最大降水量为17毫米，十月份的最大降水量81毫米，十一月份的最大降水量167毫米；而这些月份的平均降水量，九月为1毫米，十月为17毫米，十一月为59毫米。从牧民的角度来看，春季的雨量如果足够供给多种草类良好发芽，就会对牧民的牲畜非常有利；可是如果雨量很少，则害大益小，因为雨水刺激了植物生长但生长却不能持久。

主要的降雨，发生在夏季当卡拉哈里低压强烈发育的时候。十二月至二月这三个月份的平均雨量，在东北部各不相同：格罗特丰坦地区约300毫米（12吋），东部卡普里维增至450毫米以上。向西、向南到内纳米布和奥兰治河下游峡谷地段，渐减至25毫米。同夏季降雨相联系的对流作用，很少发生在沿海纳米布；那里夏季平均降水量小于12.5毫米。

秋季各月，非洲的热带低气压中心向北移至西南非洲边界以外。东北部秋季三月份³⁴的降水量，一般在100—150毫米（4—6吋）之间，高原南部的雷霍博斯区为100毫米，奥兰治河下游谷地为25毫米。把一年作为整体来看，其四季降水总量在年平均降水量图（图8）中已显示出来；图中显示年平均降水量在纳米布和奥兰治河下游谷地小于100毫米，至卡普里维狭长地带增加到600—700毫米。

把西南非洲全境作一个整体来看，其年平均降水量接近于273毫米（10.76吋）。在西南非洲境域内，年平均降水量250毫米（10吋）等值线可看作是西部和南部的干燥地区同东北部的半干燥地区的分界线。南部干燥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约130毫米（5.13吋）；半干燥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约418毫米（16.45吋）。经过七十年的记录，反映不出降水量有任何明显增多或减少的趋势。^①

^① 见O. 威普林格，《西南非洲的水利资源》，载于H.W. 斯坦道尔，《西南非洲的水利》，温得利克（1964），第4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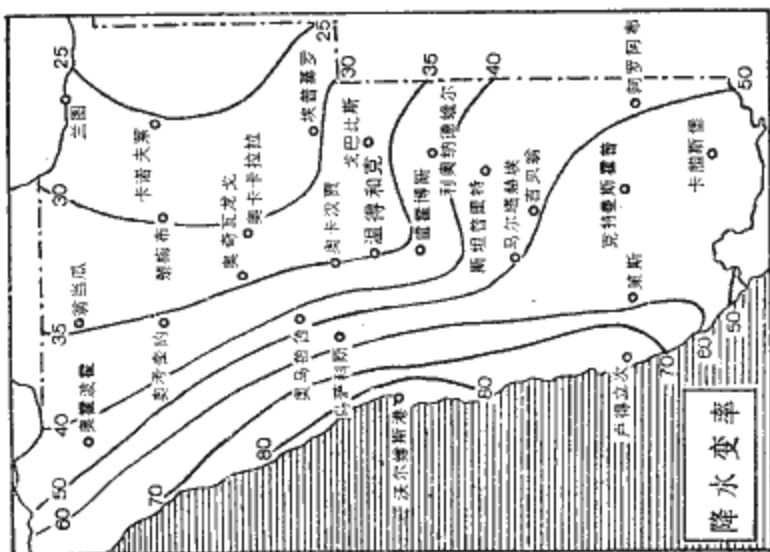


图9 降水变率
(年平均降水量的偏差百分数)

注：图9中佩斯科应为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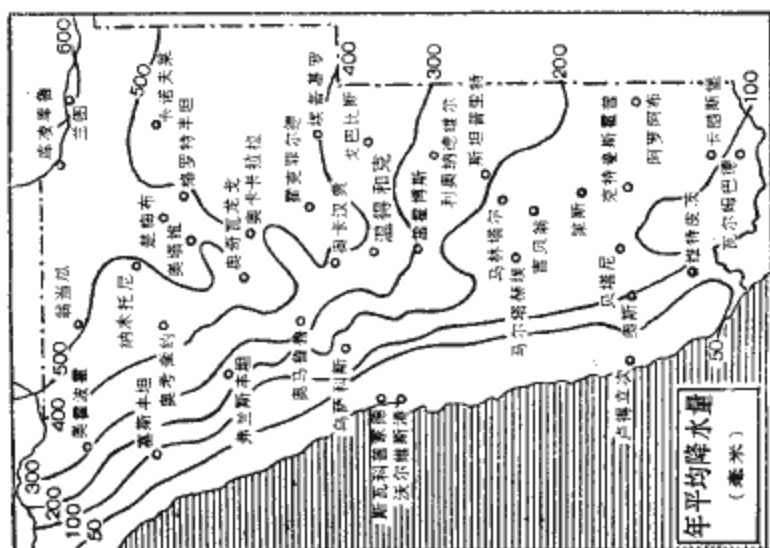


图8 年平均降水量
(毫米)

从牧民的角度来说,极为重要的是降水变率。降水变率是由常年时期内每年实际降水量对该时期内平均降水量的偏差导出的,用该时期年平均降水量的百分数表示;对平均降水量的平均偏差是降水可靠性的一种度量指标。这一点在图9中已显示出来,图中显示降水变化最小的(即可靠性最大的)是在东北部,那里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而降水变化最大的是在南部纳马兰和纳米布。

平均降水量的统计值,很难以充分表达降水对于牧民的有益性,或降水的“有效性”,其中包含降水对植物生长的可利用性。降水的有益性或有效性决定于许多因素,最重要的是雨水的降落方式和强度,雨水降落处土地的自然特性,以及雨水到达地表或植物簇叶之后水分的蒸发和蒸腾(水分通过植被的蒸发)。

降水方式与强度

降水方式,或降水发生的时间和型式,以及降水的强度,是十分重要的。降雨时,能够渗入土壤并供给植物需要成为可利用的水分的数量多少,一方面决定于土地的自然特性,一方面决定于降雨强度。沙地裴勒得草原上的水几乎不可能从地表面流走,这一方面是因为地表一般很平坦,另一方面是因为沙地的孔隙度高。然而,在较为坚实的土壤(由疏松的壤土到粘土)上,地表水流将更直接决定于地面的坡度与降雨的强度。象西南非洲这样的境域,这里大部分降水属于对流性雷暴雨型,一次强度很大的暴雨,在20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可降下全年的平均降水量,表土大量被冲刷,严重地损毁地表,植被却受益很少;反之,同样的降水量,若延长降水期并以微降雨降下,将对土壤几乎无损,并使大部分未被蒸发的水分供植被利用。应顺便指出的是,沿海纳米布的大部分“降水”(或重雾)强度是相当微弱的,以致于正常的雨量器长期几乎没有使用,而只有使用一些吸湿性物质(例如石膏板)才能计量其降水量。

西南非洲境域内没有可利用的单独的暴雨强度记录,^①但是表2列出的最大24小时降水量,提供了一些一般的降水最大强度指标。表中的瓦尔姆巴德、克特曼斯霍普和吉贝翁,是纳马兰南部和中部相当典型的台站;达马腊兰的温得和克与奥马鲁鲁,显示出降水强度与高度增大两者之间缺乏对应性。年平均降水量最高的是奥万博兰的翁当瓜和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安达拉,但是那里的最大24小时降水量都不及奥马鲁鲁的高,而奥马鲁鲁的年平均降水量却较低。该表有力地证明,西南非洲境域内的降水强度一般说来与总降水量有关系,但关系并不密切,这与对流性降水不规则和极不稳定的特性大致相符合。

^① 但可参见 K. 沙尔克:《西南非洲乌伦霍斯特暴雨的水量平衡》,非洲技术协作委员会出版, No. 66, 内罗毕会议(1961), 第443—449页。

表 2 最大24小时降水量与年平均最大24小时降水量^①

台 站	位 置	高 度 (米)	时 期 (年)	年平均 降水量 (毫米)	最大24小 时降水量 (毫米)	年平均最 大24小时 降水量 (毫米)
瓦尔姆巴德	28°27'S., 18°44'E.	750	35	86	42.4	22.3
克特曼斯霍普	26°35'S., 18°08'E.	1,004	37	133	65.0	30.7
吉 贝 翁	25°08'S., 17°45'E.	1,059	35	174	104.9	39.1
温 得 和 克	22°34'S., 17°06'E.	1,728	43	363	86.4	42.2
奥 马 鲁 鲁	21°25'S., 15°56'E.	1,211	31	306	130.1	49.8
翁 当 瓜	17°56'S., 15°59'E.	1,095	37	517	126.5	60.2
安 达 拉	18°04'S., 21°28'E.	1,100	41	575	107.9	62.2

大 气 湿 度

雨后, 水分被蒸发和蒸腾返回大气, 是与大气的相对湿度密切相关的。因此, 相对湿度10%, 就意味着蒸发率高; 而相对湿度95%, 则表示接近饱和, 蒸发很小。在西南非洲境内, 除沿海纳米布以外, 全年各月的相对湿度一般都低。在表3中, 一月和七

表 3 8时和14时月平均相对湿度百分数

台 站	高 度 (米)	一 月		七 月	
		8 时	14 时	8 时	14 时
克特曼斯霍普	1,004	41	15	59	28
温 得 和 克	1,728	50	27	42	18
楚 梅 布	1,311	64	38	45	23

月两个月最高的相对湿度, 当然出现在黎明气温最低的时候; 午后气温最高时, 相对湿度通常是最低的。例如, 在降水较多的北部地区的楚梅布, 一年中没有一个月份上午8时的月平均相对湿度高于71%, 或午后14时的月平均相对湿度高于45% (三月); 在最干燥的月份 (九月), 相应值分别是26%和14%。西南非洲境内干燥的南部, 最高的

^① 引自《南部非洲的气候》, 第三部分, 最大24小时降水量, 运输部第21销售站, 比勒陀利亚(1956)。

平均相对湿度是在干燥的冬季各月的早晨（克特曼斯霍普在六月份 8 时为 59%，14 时为 31%）；一年中最低平均值是在十月份的午后（14 时为 14%）。

西南非洲地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最高的相对湿度出现在沿海纳米布，沃尔维斯港一月份 16 时 30 分的平均值为 91%，七月为 79%。^① 可是，在夏季各月中曾出现过一日 23 时的相对湿度 90—100% 的记录。^②

蒸发和蒸腾

38 水汽从水面、土壤和植物返回到大气中的两个过程，就是蒸发和蒸腾。测定自由水面的蒸发量是比较容易的，但测定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则困难很多。因为除小样本外，土壤和植物的性质多变，不能统一，而对于水面这是可能的。西南非洲有少数台站，在相当早的时期已经开展了自由水面蒸发的测量；但是，使用现代通用的良好类型的美国 A 级蒸发皿来测量蒸发，仅从 1957 年才有记录。西南非洲境内南部和中部的两个代表台站的记录载于表 4，雨季包括夏季三个最湿月，即十二月、一月和二月。在春季、夏季

表 4 西南非洲：季节降水量和大水体自由水面近似的季节蒸发量（吋）

位 置	春 季 9月—11月	夏 季 12月—2月	秋 季 3月—5月	冬 季 6月—8月	全 年 9月—8月
克特曼斯霍普 1957/8—1959/60 年 平 均 值					
降 水 量	0.48	3.18	0.95	0.13	4.74
蒸 发 量	27	37	23	14	101
温 得 和 克 1957/8—1959/60 年 平 均 值					
降 水 量	2.87	7.64	2.81	0.00	13.32
蒸 发 量	24	25	20	15	84

和秋季，南部（克特曼斯霍普）蒸发最大，其原因是那里当时的相对湿度低、云量少、而且日射强烈。在北部的楚梅布短暂的记录表明，年蒸发量约为温得和克的三分之二。

^① 《南部非洲沿岸的天气》，第二卷，第 43 页，皇家海军和南非空军气象服务处，开普敦。（1944）。

^② 见 R.F. 洛根，《西南非洲的中部纳米布沙漠》，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物 758（华盛顿，1960），第 15 页。

北部云量较多、湿度较高，大概就是这种差异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蒸发皿的蒸发记录，随蒸发皿的型式、大小和安放场所的不同而不一致，因而就需要用一个订正系数去订正蒸发皿的记录值，使其与水库、湖泊这样大的水体水面上的实际蒸发相符合。就美国 A 级蒸发皿来说，用来订正年蒸发量的系数，在克特曼斯雷普是 0.67，在温得和克为 0.63。^① 表 4 中的蒸发数据，是用上述年修正系数和季节近似系数订正过的 A 级蒸发皿实测记录。

就土壤蒸发来说，问题是很复杂的；这是由于各种自然类型土壤的透水性及毛管作用、土壤水分的饱和度、表层充分干燥时土壤中的热通量^②等各种影响所造成的。关于西南非洲的土壤蒸发，威普林格^③近来曾经研究过。他曾专门探讨了由于沉积作用而聚集在沙岸中的沙和粉沙的蒸发损耗。研究细沙时，威普林格发现：用饱和沙（水容积 40%）装在筒内暴露于阳光下，其蒸发率与自由水面的蒸发率相同，为 2.2 呎/月；一天半以后，含水百分数降到 28，而蒸发率降至 1.2 呎/月；五天半以后，水容量为 9%，蒸发率为 0.3 呎/月；九天半以后，水容量为 7%，蒸发率为 0.1 呎/月；二十七天半以后，水容量为 4%，蒸发率为 0.05 呎/月。

在另外一些实验中，发现细沙中（饱和的）蒸发降低水位（或饱和水面）是：4 天降 1 呎，10 天降 2 呎，大约 40 天降 3 呎。水面降低 3 呎时，蒸发实际上已微不足道，水位已降到毛管水上升的界限以下。毛管水上升时，“升起”的高低随沙的颗粒大小而互不相同；因此，在实际的田间条件下，无论怎样也不能象测量自由水面蒸发那样去准确地测定土壤的蒸发。除测定土壤蒸发的困难外，如果我们欲准确测量各种特殊组成的 10 植被的蒸腾，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更难处理的。在一定条件下，对不同种类植物的蒸腾量已开展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并且使用的方法不断完善。^④ 对牧草和卡鲁灌木的蒸腾，亨里齐博士^⑤ 在南非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些工作是非常适合干旱情况的。毫无疑问，关于蒸腾以及土壤水的可利用性和基本形态的研究成果，对于西南非洲及非洲其它干燥地方的各种植被类型，都是基本可靠的。^⑥

① J. P. 克里尔：《南非巨大水面蒸发和水堰蒸发的最新调查报告》，南非共和国水利部，技术报告第 29 期（未出版），比勒陀利亚（1953）。

② 详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干燥地带调查》，第十一卷（1958），第 117—122 页。

③ O. 威普林格：《沙地中的贮水》，西南非洲水利管理局（温得和克，1958）。

④ 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干燥地带调查》，第十五卷：《在干燥、半干燥条件下植物与水的关系》，尤其是 F. E. 埃卡特写的一章《生态生理技术》等。

⑤ 见参考书目，M. 亨里齐的著作，第 134 页。

⑥ 见 H. 瓦尔特：《非洲干燥地方土壤条件下的牧场、萨瓦纳群落和矮灌木》，《植物知识年鉴》87（1939），第 750—860 页。

干 旱

西南非洲境内，冬春两季的蒸发远远超过降水，就造成所谓“饥饿期”；在正常降水的年份，这时牧草的生长已是岌岌可危，牧民的牲畜除非供应饲料，一般就不能维持正常状态，体重就要减少。

如果降水低于正常年份，饥饿期不仅较干燥，而且可延至夏季各月，于是便形成干旱。每个农艺师和气候学家都知道“干旱”的定义是很难确定的，因为它不仅标志着季节降水不足，而且也标志着主要牧区的牧场不足和牧草不足等现象。在干旱情况的发展中，实际的降水量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由于云量减少而使气温升高，或者风向的变化，都可引起蒸发和蒸腾的增强，并且也影响植被状况。以往各季的累计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前一季或前两季降水不足，将加剧后继季节的缺水作用，这种现象特别适于缺少地下水的地方，而地下水的缺乏又是补给不足的结果。有这样的经验：该季降水只要稍微减少，就可能出现干旱情况；但在另一些年份，如果前面各季情况良好，则同样的降水量却全然可能不发生干旱情况。曾经进行多次尝试，来确定可以表示引起干旱情况的正常降水的百分比；但是找出一个合适的标准值，还是很困难的。譬如说，在降水多的地区，季节降水量减少15%，可以不产生干旱作用；而在正常条件下，植被和给水很难适应当地生活需要的地区，降水量同样减少15%，干旱作用便相当显著。因此，如果用降水减少15%或20%来表示干旱的情况，这种百分比决不能恰当地表示干旱的严重性，而必须用当地可行的生活方式的现实情况来表示。即使有这种限定条件，“正常地”一词的含义也不够明确，因为对于连续的良好季节是相当适宜的牲畜头数，而对于连续的降水量稍低的良好季节就可能显得过多。事实上大部分牧民总是利用良好的季节去保养其牧场，希望在不太好的季节能避开不良后果。只要裴勒得草原在干燥年份牲畜过多时，必然由于降水的减少而趋于毁灭；而另一些裴勒得草原，由于注意限制小牧场和好牧场中的牲畜头数，便不会立即趋于毁灭。因此，干旱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仅在管理良好的裴勒得草原不能维持适于该区牲畜头数的生活时，干旱才变为绝对的。

然而，在西南非洲一般公认的统计上的干旱情况，是年降水量低于正常年的85%。西南非洲领域最重要的一次干旱调查研究，曾于1923—1924年由西南非洲干旱调查委员会完成。该委员会取七月至六月作为降水年，来区别西南非洲领域的北部和南部：南部一般认为包括位于奥兰治河和奥阿斯分水界之间、温得和克以南的高原部分，而北部包
42 括从温得和克延伸到西南非洲领域北界的高原区。逐年正常降水量的百分数显示在表 5

中，根据各行政区最可靠台站的记录进行审查，表中年份已延续到1959—1960年。据此统计，南部的平均降水量约为6吋，北部的平均降水量约为15吋。根据表5的实际数据，以年降水量的70—84%作为一级干旱，55—69%作为二级（严重的）干旱，低于55%作为三级（很严重的）干旱。在七十七年期间我们发现：

干旱年

- (a) 北部有30个干旱年，南部34个干旱年。
- (b) 北部和南部同时都干旱的有23年。
- (c) 受严重干旱侵袭的，北部14年，南部12年。
- (d) 受很严重的干旱侵袭的，北部6年，南部15年。
- (e) 很严重的干旱同时侵袭北部和南部的有5年。

连续的干旱年

- (f) 北部或南部遇到的连续干旱年有：
 - 1887/8—1889/90; 1893/4—1895/6;
 - 1900/1—1902/3; 1912/13—1915/16;
 - 1928/9—1932/3; 1944/5—1947/8;
 - 1958/9—1962/3。

“良好”降水年（南北两区）

- (g) 降水多的年份（在西南非洲境域内按平均百分比的递降顺序）：
 - 1933/4（228%）； 1892/3（204%）；
 - 1949/50（185%）； 1891/2（169%）；
 - 1898/9（153%）； 1916/17（149%）。
- (h) 仅为少数干旱所破坏的连续“良好”年。其中突出的是：
 - 1891/2—1899/1900； 1933/4—1941/2；
 - “良好的十年”是 1948/9—1957/8。

从记录中没有发现降水的周期性或其它规律性的迹象。

43 表 5 西南非洲北部和南部正常年降水量(七月—六月)的近似百分数(1883—4年到1959—60年)^①

年	80—81	81—82	82—83	83—84	84—85	85—86	86—87	87—88	88—89	89—90
北 部	••	••	••	113	132	••	129	58	61	84
南 部	••	••	••	46	136	••	97	84	57	85
年	90—91	91—92	92—93	93—94	94—95	95—96	96—97	97—98	98—99	99—00
北 部	••	143	174	83	65	50	125	129	126	87
南 部	••	196	234	144	94	45	122	106	180	101
年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北 部	68	82	61	111	101	92	103	68	160	122
南 部	61	38	46	153	86	65	124	34	117	81
年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北 部	42	122	54	82	81	51	139	106	56	91
南 部	69	90	42	88	••	48	159	118	80	35
年	20—21	21—22	22—23	23—24	24—25	25—26	26—27	27—28	28—29	29—30
北 部	123	43	133	71	164	74	93	88	55	56
南 部	72	52	167	30	144	59	69	117	41	44
年	30—31	31—32	32—33	33—34	34—35	35—36	36—37	37—38	38—39	39—40
北 部	87	56	50	211	84	93	93	123	100	111
南 部	100	54	46	245	103	69	139	107	146	66
年	40—41	41—42	42—43	43—44	44—45	45—46	46—47	47—48	48—49	49—50
北 部	61	103	86	142	68	67	112	81	93	167
南 部	67	120	72	100	48	55	56	65	108	204
年	50—51	51—52	52—53	53—54	54—55	55—56	56—57	57—58	58—59	59—60
北 部	115	75	111	153	100	123	91	110	65	85
南 部	72	94	118	183	96	223	133	112	45	62

① 1883/4—1922/3年期间的百分数, 载于《西南非洲干旱委员会报告》(1924年)。1923/4—1959/60年的百分数, 是从西南非洲境内各行政区精选台站记录统计得来。南部地区(从瓦尔拜巴德到雷霍博斯)精选台站的平均降水量约6吋; 北部地区(从温得和克到欧科范恩河)精选台站的平均降水量约15吋。表中的点号, 表示无记录可用。

根据主要产奶区34个降水站的统计表明: 1960/1年的降水量是正常年的77%; 1961/2年的降水量是正常年的59% (《奥登达委员会报告》, 表C I, 第281页)。这个严重的干旱持续到1962—3年, 才为1963—4年的普通降水所终止。到1965年1月, 整个西南非洲流域正式宣告干旱解除。

在表中记录较早的年代，遇着干旱总是“长途迁徙”，将牲畜从干旱严重侵袭的地区迁移到牧草和嫩叶丰富的地区；其实，直到1904年非洲人民还享受着这种移徙的自由，只是由于与邻近部落发生冲突而受到限制；虽然这种冲突相当频繁，但仍有足够的空闲地可供广泛的游牧。1904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赫雷罗兰爆发了反对德国政权的暴动^①，接着在西南非洲境域的南部也发生了暴动。赫雷罗人差不多被消灭，南部的部落被限制在小小的保留地中，这样一来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便从此告终，从那时起干旱对土著的影响就更为严重。

对白人移民，虽然分配给他们的牧场是固定的地区，但当初他们向西南非洲境内大部分地区都可以“长途迁徙”，因为没有篱笆的皇室领地的广大地区尚未被占用。然而，大约到1940年，大部分土地已割让给白人移民，并且白人的游牧生活实际上已宣告结束。黑人和白人现在的抗旱斗争，仅仅是精心地保护牧场和水利资源；这一点将在以下各章叙述。

^①作者在本书中对于土著人民反抗白人统治的暴力行动，多数地方用 rebellion(此词既可译为“叛乱”，又可译为“造反”、“暴动”)，也有些地方用 uprising(此词只能译为“起义”)。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将 rebellion 译为“暴动”。以下同。——译者

第三章 裴勒得草原类型、牧场和土壤

植 物 区

45 矿物是西南非洲宝贵而逐渐消耗的财富。除此以外，西南非洲的主要财富是草类、灌木和乔木。由于气候的关系，耕作业被降为副业；西南非洲将来土地开发，必须依靠大规模的畜牧业。因此，了解植被情况，对于正确估价西南非洲经济潜力是很重要的。观察西南非洲大陆环境中的植被，我们可以发现它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是西部荒漠类型，这当然是由于西部荒漠气候和半荒漠气候所决定的；第二种是东部类型，它形成萨瓦纳群落(Savannah)、木本群落和斯特普草原(Steppe)，^①位于广阔大陆地区的西南边缘。

西南非洲这两种主要植被类型间的分界线(图10)，大致与年降水量200毫米等值线一致；当然所谓“一致”，是因为在道理上降水量的界限和植物的界限很少呈线状而是带状的；就植被而论，除了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带状本身有不规则的变动外，一般有各种类型的互相镶嵌或边缘镶嵌现象。但是，大致在年降水量200毫米等值线之西，植被以亚荒漠灌木和草类占优势，向西逐渐变为真正荒漠；界线以东，植物成分是不同的密度和不同优势的草类、矮灌木和乔木。矮草占优势而乔木稀疏，这种类型叫做斯特普草原；“萨瓦纳群落”一词，一般用于高草群丛，属于中生植物型，即适于中度干燥条件，而乔木生长较密，但其密度不致妨碍这些草类生长。木本群落和干燥树林是指乔木占优势的群丛；在树根之间和在浓密的树叶覆盖下，草类和灌木需进行生存竞争，否则就不能生长。

^① 这里所采用的这些名词，是非洲热带植物区植物分类学研究协会所作的广义定义，见《南回归线以南的非洲植被图》，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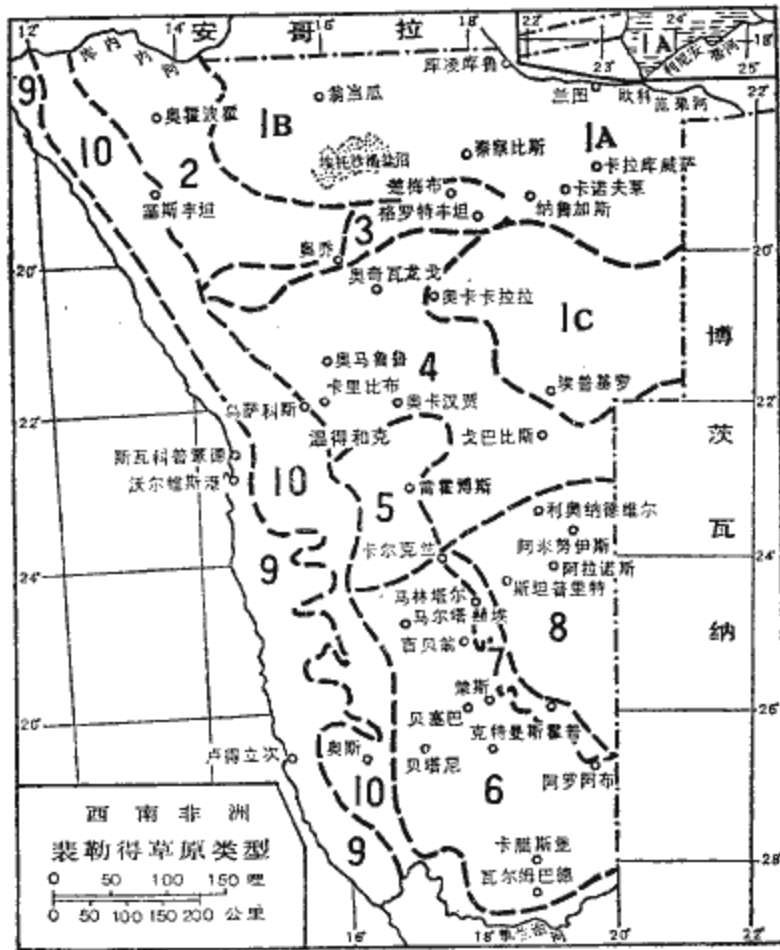


图10 裴勒得草原类型

1. 北部木本群落和萨瓦纳群落
 - 1a. 欧科范果亚型; 1b. 奥沙纳亚型; 1c. 考考裴勒得亚型。
2. 考科裴勒得高原莫帕尼木本群落及干燥斯特普草原
3. 岩溶木本群落
4. 达马腊兰棘刺乔木萨瓦纳群落
5. 山地金合欢密灌丛裴勒得草原
6. 高原亚荒漠斯特普草原或干燥灌木—草类裴勒得草原
7. 卡尔克高原低灌木裴勒得草原
8. 南部卡拉哈里疏树斯特普草原或棘刺乔木萨瓦纳群落
9. 沿海纳米布荒漠
10. 内(过渡型)纳米布和奥兰治河下游谷地

草 类

47 对于大牲畜的饲养来说，最重要的植被成分是草类。矮灌木虽可供给宝贵的嫩叶（尤其在初夏的时候），但是矮灌木充其量只不过提供辅助饲料；而大量的饲料还必须从草被得来，这种草被可由单一种的纯个体植物群丛组成，或由许多种的混合个体植物群丛组成。牧草裴勒得草原的植物学描述，对于把裴勒得草原广泛地看作牧场不很重视，但对各种草类的营养价值及其生长周期却比较重视。这方面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已经由海因里希·瓦尔特和其他的德国植物学家完成了；下面所述的很多问题，都是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

首先要初步分清一年生草类和多年生草类。一年生草类是由种子萌生，当土壤、温度和湿度适宜时便进行发育。在西南非洲，这个时候一般指的是初夏降雨之后。我们已经知道（第二章），这到十二月或一月才能开始；或者若较早出现降雨，草类发芽之后没有足够的水分来保证正常发育，一两个星期内便会枯死。一年生草类，在春季能够暂时供给有价值的绿芽，在晚夏能使牧场保持繁茂，即使在初夏危险的月份由于这种一年生草类的出现，牲畜通常也不需要转移。至于多年生草类，情况就不同了。秋天，水分和养分从叶和茎移向根部，使植物能够在春季利用。最新叶的分生组织，在整个干季也能维持鲜嫩的生长点。这样在夏雨到来之前，便可以保证多年生草类的萌芽；而虽然多年生草类此时所供应的饲草可能不十分可靠，但是在冬季月份靠干草饲养时，却可以作为牲畜的临时饲料。

在研究牧草时，回忆一下牧草的营养价值还是必要的。牧草的养分有三类或二组。第一组是有机物质：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第二组是矿物质，特别是磷、硫和各种盐类，其中最重要的是钙盐和钠盐，尤其是氯化钠，即一般食盐。微量元素也可以合
48 并于第二组。第三组是维生素；没有维生素，牲畜的健康是不能保证的。

在西南非洲的饲养实践中，也象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发现这些主要的养分在数量上大部分都很充足，但是蛋白质和磷(P_2O_5)的含量的百分比却变动很大，两者对于饲养场的牲畜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蛋白质含量的百分比降低到临界值以下，牲畜便要动用它本身的蛋白质，就会消瘦起来。牧草主要养分中磷的不足，也会引起牲畜的体质衰弱。这些物质含量的临界百分比，以植物体中的干物质来说，一般认为蛋白质约为5.0%（对于适应力强的牲畜，可能低到2.5%），五氧化二磷为0.25%。这些数值是指易消化的物质，而不是不易消化的物质，当然后者是无营养价值的。

一般说来，易消化的蛋白质和磷在草类生长茂盛的头两个月中是大量存在的；以后的月份，蛋白质和磷的含量的百分比就急剧下降；秋季，西南非洲大部分草类蛋白质和

磷的含量的百分比已下降到适于健康的最低限度以下，冬季则更不足。这方面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西南非洲作为饲料来源的草类、灌木和矮灌木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已经知道（第二章），降水量一般从西向东逐渐增多。关于深沙质土壤，瓦尔特^①指出：在西部如内纳米布，若下一场小雨，雨量仅足以保持土壤表层湿润的话，草类便会萌芽，直到没有更多的土壤水可利用时才不发育。这种短的生长周期，当然不适于矮灌木。向东去，降水量逐渐增多，那里的矮草可以较长期地生存，再向东去，可以发现较高的草类，这种高草仅利用一部分聚集起来的土壤水分便能够繁茂起来。那里可以这样的充分保持土壤水分，使矮灌木甚至经干季还能够活着，当然，矮灌木不象草类那样把养分输送到它的根部。因此在深沙质土上，那里的趋向是由西部的亚荒漠草类，向东逐渐变为高草和矮灌木，在适宜的条件下变为乔木。

降水量与植物生产率 瓦尔特也指出降水量和植物所产生的固体物质（“干物质”）总量间的关系，即涉及一种明显的反论关系。一般说来，西南非洲境内土壤的肥力，自西向东逐渐减低。现在已发现干物质随着降水量增加而增加，年降水量每增加 100 毫米，每年每公顷^②草的干物质便增加 1,000 公斤。这样，较贫瘠而稍潮湿的卡拉哈里土壤每公顷所得的干物质，却比西部较肥沃但较干燥的土壤所得的多得多。可是在西部牧场吃草的牲畜比降水量较高的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的牲畜发育得好，主要是因为草类含可消化的蛋白质和磷的百分比较高，特别是由于含磷的百分比较高。把主要生长于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和硬地裴勒得草原的 14 种鲜草标本加以比较，瓦尔特指出：卡拉哈里沙漠的草中含易消化的磷酸为干草重的 0.074% 和 0.367% 之间，而奥马鲁鲁、奥卡汉贾、温得和克地区和硬地裴勒得草原的其它地方生长的草类则在 0.149% 和 0.850% 之间。^③卡拉哈里草中含磷的百分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牧草中磷酸的百分比降到 0.25% 以下，牲畜就会发生跛病。^④但是鲜绿标本的含磷量最高，较老、较干的草中的含磷量通常只有鲜绿标本含量的三分之一，某些情况下只有六分之一。^⑤因此除非把磷酸盐作为牲畜的补充食料或饲食，卡拉哈里裴勒得草原的跛病流行是不可避免的。在西南非洲境内的大牧场条件下，上述作法一般是不可能实现的。

草属 西南非洲境内的草属中，分布最广、最有价值的牧草是三芒草属 (*Aristida*)，在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以南，几乎到处都有。三芒草属中饲养价值优越的是羽毛草，

① H. 瓦尔特和 O.H. 福尔克，《西南非洲畜牧经济基础》，歌根乌尔默出版，第 57 页。

② 1 公顷 = 2.47 英亩 = 1.17 莫尔根。

③ H. 瓦尔特，《德属西南非洲的畜牧经济》，柏林(1941)，第四卷，表 40，第 193 页。

④ 关于此种疾病的详情，可参考：M. W. 亨宁，《南非畜病》，中央通讯社，南非(1932)。关于此种疾病的简况，可参考作者的《南部非洲》，第二卷，第 77—78 页。

⑤ 上述瓦尔特著作(1941)，第四卷，表 40，第 100 页。



即亮发草(*A. uniplumis*) (南非公用荷兰语: 发光发状草—*Blinkhaargras*, 德语: 发光发状羽毛草—*Blinkhaar-Federgras*), 这是一种“布须曼”草, 主要生长在南部的克特曼斯霍普和北部的格罗特丰坦间的高原上, 常常以纯个体植物群丛出现, 在开花的时候, 象头发发出的光芒在阳光照耀下微微摆动, 构成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象。作为牧草来说, 这种草在绿的和干的两种不同情况下, 其养料成分变化颇大。据瓦尔特分析: 沙地裴勒得草原的鲜绿标本中含易消化的蛋白质成分高达4.54%, 而磷(P_2O_5)达0.164%, 干的或部分干的标本中含易消化蛋白质1.30%, 磷0.062%。^① 达马腊兰的奥卡汉贾, 鲜绿标本中含易消化的蛋白质为4.86%, 磷为0.490%; 在温得和克, 鲜草含蛋白质3.54%, 含磷0.213%, 而干草标本含蛋白质0.46%, 含磷0.132%。

克特曼斯霍普以南, 干燥的情况下, 羽毛草一般为另外两种“布须曼”草所代替, 即长托阿草(*Aristida ciliata*)和短(或细)托阿草(*A. obtusa*)。长托阿草含易消化的蛋白质和磷的最高值(鲜绿标本)分别为3.18%和0.301%, 最低值(干标本)分别为0.81%和0.047%。短托阿草的最高值, 蛋白质为5.70%(在泥灰质的石灰地), 磷为0.170%(在多石的土地), 而最低值(在沙地)分别为0.85%和0.042%。

次于三芒草属(*Aristida*)分布最广泛的草类是画眉草属(*Eragrostis*), 其中八日草(*E. denudata*)是最富营养的牧草品种。瓦特伯格地区的石灰岩上这种干草标本含易消化的蛋白质为7.85%, 磷为0.577%; 格罗特丰坦区的石灰岩上这种干草标本, 含蛋白质5.85%, 含磷0.333%。但是在没有石灰岩的地方, 则百分比低得多, 例如马林塔尔西南的沃伊茨格伦德, 在砂岩建造上的干草含蛋白质为1.90%, 含磷酸为0.371%, 含蛋白质低而含磷高。八日草是西南非洲境内两种最好的牧草之一, 尤其作为绵羊的饲草。另一种是狗芽根草(绊根草), 即快草(*Cynodon dactylon*), 据瓦尔特的记载, 此种草的鲜绿标本, 在瓦特伯格和格罗特丰坦地方, 含易消化的蛋白质为4.72—6.35%, 含磷为0.222—0.514%。^② 但是这种草只见于潮湿的地方(例如在河道或盐沼边缘), 因而对西南非洲的畜牧业一般没有意义。

草的生产率 瓦尔特从另一观点考虑裴勒得草原, 曾研究降水量与西南非洲各种草类“生产率”之间的关系。^③ 他给生产率下的定义是: 一年内每公顷生长植物所得到的干物质的公斤数。在南方瓦尔姆巴德地区一饲养场, 那里的植被主要由长托阿草、短托阿草和耐盐的加纳矮灌木(叉明棵属—*Salsola aphylla*)组成, 降水量约100毫米, 生产率是每公顷可得干物质约808公斤。稍北, 卡腊斯堡附近降水量稍超过100毫米, 生产

① 上述瓦尔特的著作(1941), 表25。

② 同上, 表31。

③ 海因里希·瓦尔特, 《非洲干燥部分生境条件下的牧场、萨瓦纳群落和矮灌木》, 《植物知识年鉴》第87期(1939), 第750—860页。

率约为700公斤，而在克特曼斯霍普降水量为130毫米，生产率为900公斤。在内纳米布边缘上的诺克勒夫特断崖，生产率猛升到1,700公斤，而在断崖顶，就降到575公斤，往东到沃伊茨格伦德升到758公斤。内纳米布的小斯皮茨山生产率为900公斤，而在卡里布，这里的裴勒得草原主要是银草(*Aristida hochstetteriana*)，生产率增到1,500公斤。斯瓦科普河谷的纽迪斯，羽毛草(*A. uniplumis*)的生产率达到1,600公斤。

再往东，降水量约400毫米，我们发现温得和克附近生产率波动于3,090公斤(具有羽毛草)和5,700公斤(具有酸性草—*Schmidtia quinqueseta*)之间。再往北，在瓦特伯格，降水量为500毫米，*Eragrostis rigidios*和*Anthopora pubescens*的裴勒得草原生产率约5,500公斤。降水量和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生产率指的是数量，而非明显地指出牧草的营养价值，这种价值只能决定于草类产生的干物质中的营养元素。

亚荒漠灌木

西南非洲境内无沙的南部，大部分地方分布着亚荒漠小灌木。卡鲁型的灌木或小灌木广泛分布，根大而常常具有小叶，因为小叶在白天热的时候能减少叶面蒸腾，在半荒漠地方能耐九个月或十个月的长期干旱，如果不断干旱使其死亡，其种子能在下一次降雨后发芽。一般说来，在湿季叶子中含蛋白质和磷的百分比较高，干季通常降低一些。对于小牲畜来说，这些最好的矮灌木供应的嫩叶，能使小牲畜全年保持良好的状况，就连大牲畜啃食这些小灌木的叶也比在邻近的裴勒得草原上吃草好得多。

对于石灰质地表来说，瓦尔特^①认为“白球矮灌木”即“马矮灌木”或“绵羊矮灌木”(Leucosphaera bainesii)，是最重要的。生长于石灰质土壤上的灌木广泛分布于西南非洲的南部，特别是在纳米布的东部边缘，但是在沙地裴勒得草原中，除了盐沼边缘的四周，是很少见到的。即使在干燥的情况下，灌木的叶含易消化的蛋白质成分也能达到3%，雨后可升到10%，而五氧化二磷的含量在干叶中为0.09%，在新鲜植物中为0.34%。作为饲料来说，灌木比大部分的草类都好，其营养成分接近紫花苜蓿。

另一种广泛分布的灌木(除了Leucosphaera常常生长于纳米布边缘附近的西部而不生于其东部)是一种“苦矮灌木”(Justicia genistifolia)，鲜标本中含易消化的蛋白质几乎达到12%，而含磷为0.4%。许多纯卡鲁矮灌木，在开普省邻近分布很广，在西南非洲境内也可以见到。作为饲料来说，最好的矮灌木以营养价值高和特别适应于半荒漠条件而驰名。^②

① 上述瓦尔特的著作(1941)，第四卷，第83—84页

② 见M.亨里齐：《断续裴勒得草原的饲料植物》，南非农业科学部报告，No. 142(1935)；而简要说明见作者的《南部非洲》第一卷，第278—284页。

矮灌木和乔木

- 53 西南非洲境内的萨瓦纳群落和乔木—斯特普草原地区，矮灌木和乔木在供应牲畜嫩叶方面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初夏雨前“饥饿月份”里更是这样。叙述这里所有的乔木和矮灌木可列举一个很长的种属分类目录。比较常见的矮灌木是笛状矮灌木 (*Montinia caryophyllacea*)，在西南非洲北半部几乎到处都有。几乎同样常见而同样有饲养价值的是银矮灌木，即“加巴博斯” (*Catophractes alexandri*) 和亲缘的三刺木 (*Rhigozum trichotomum*)。在达马腊兰，盐矮灌木或瓦尔博斯 (*Tarchonanthus comphoratus*) 是常见的，而葡萄干矮灌木或“罗辛蒂博斯” (*Grewia flava*)，特别是生长在有黄木或“吉尔霍特” (*Terminalia sericea*) 出现的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常常在沙丘上呈纯个体植物群丛。乔木中最有价值的是苹果叶树 (*Lonchocarpus nelsii*)，其鲜叶中含易消化的蛋白质高达 15.35%，而含五氧化二磷高达 0.43%；此外还有“威特加特” (*Albizia anthelmintica*)，含蛋白质达 11.31%，含五氧化二磷达 0.71%。矮灌木中含易消化的蛋白质和磷最高的计有：笛状矮灌木，叶中含蛋白质 10.38%，含磷 0.752%；银矮灌木叶中含蛋白质 11.56%，含磷 0.55%；葡萄干矮灌木叶中含蛋白质 13.59%，含磷 0.561%。象这样的含量是最大的，不能代表矮灌木叶中含量百分比的一般情况，但是可以说明矮灌木和乔木的叶可用作牲畜饲料这一伟大贡献，特别是在初夏干燥的月份里更是这样。不过应当强调指出，乔木和矮灌木的嫩叶，虽然富有营养，但是在数量上只能作为辅助饲料，而不能代替大规模牲畜饲养的草类。

裴勒得草原的类型

西南非洲裴勒得草原可分为四大类型：(1) 纳米布和奥兰治河下游河谷的荒漠区草原，(2) 高原亚荒漠区草原，(3) 南部卡拉哈里和达马腊兰的疏林斯特普草原和萨瓦纳群落，(4) 北部木本群落。^①

- 54 每一个大类型按照主要地区内气候和地形的差异及草和乔木种类的变化，可再分为若干亚型。

荒漠区草原

我们已经知道 (第一章) 沿海纳米布以各种形式从西南非洲的南部边界延续到北部

^① 见《西南非洲长期农业政策委员会报告》的说明(1949)，温得和克，第15—20页及图I。

边界，内纳米布则位于沿海纳米布和高原边缘之间。沿海纳米布的南部，在奥兰治河口和卢得立次湾之间，除了低矮的卡鲁肉质植物向北稀疏地延续外，几乎没有任何植被，卡鲁肉质植物在奥兰治河口得到最大的发展。内纳米布大断崖的斜坡上有高大的肉质植物，如“二歧芦荟” (*Aloe dichotoma*) 和“奶树” (*Euphorbia dregeana*)，象鼻树 (*Pachy odium namaquanum*) 和毒漆树 (*Euphorbia virosa*)。

在断崖的山麓，雨后（这里的雨主要出现在冬季的月份）布须曼草（三芒草属）的新芽提供一种暂时的牧场。在卢得立次和斯瓦科普蒙德之间的大沙丘地区，海岸附近沙丘上几乎没有任何植被，仅有奇异的葫芦状“纳拉斯” (*Acanthosicyos horrida*)，小果似甜瓜，种子被托普纳尔霍电督人用作食物，现在向开普省大量输出。在内部，沙丘多处高达700—800呎，小草丛到处出现，例如穗花芦苇（南非荷兰语叫做“斯蒂克雷特”），画眉草属的 *Eragrostis cyperoides*，鸵鸟草 (*E. spinosa*) 和三芒草属的一些多年生草种，包括灌木状的 *A. namaquaensis*, *A. sabulicola*, 密簇的 *A. ciliata* 和短矮的 *A. obtusa*。但是这些草类仅出现于沙漠中水分聚集的地方。可是在不时出现的夏雨后，一年生草类和牧草的嫩芽却可以暂时生长。在大断崖的山麓盆地中聚集着大量的地下水，随着溪流的间歇流水流下来，这些溪流发源于断崖中或断崖后面。在这样的地区常有优良的牧草和嫩叶可供放牧。但是，这样的溪流离开断崖后在许多地方深切入广阔的“转石”（现在被灰质胶结起来的冲积砾石层）平原中，在“转石平原”地表上几乎没有植被的形迹。在桑达布盐沼、索萨斯盐沼和科伊查布盐沼（发源于断崖附近并为沙丘所阻挡的这些溪流的流域终点）中仅有贫乏的旱生植被。

我们已经知道（第一章），在沙丘带的北部界限内，在达马腊纳米布，地表突然改⁵⁵变，这个地区近来曾由 R. F. 洛根^①作过一些详细调查。在奎塞布河（该河间歇地流入沃尔维斯湾）的三角洲中，有许多“非洲怪柳” (*Tamarix austroafricana*) 和一些盐矮灌木 (*Salsola aphylla*)。在斯瓦科普蒙德和克罗斯角之间的石膏海岸平地上几乎没有任何植被。灰色、棕色、桔色和红色的地衣出现在一些大卵石和石块的南侧，到处可以看到一两棵矮灌木 *Aerva leubnitzae* 和 *Zygophyllum stapfii* 或蔓延着垫状的 *Mesembryanthemum salicornioides*。凡是沙漠聚集的地方，也可以发现盐矮灌木（猪毛菜属—*Salsola*）和三芒草属的 *Aristida sabulicola* 及画眉草属的 *Eragrostis spinosa*。海岸地带以东植被的出现与平原地表的不同类型有密切关系。石灰岩平地上几乎没有任何植被，或许只有一些极为低矮的灌木 *Rhigozum trichotumum*，一簇簇的三芒草属的短托阿草和一些到处分布的肉质植物。花岗岩的“麓原”或低平的露头

^① R. F. 洛根：《西南非洲的中部纳米布沙漠》，出版物758号，美国国立科学院—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华盛顿(1960)，本节报道多采自此书。

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碎石”或风化物，这里有许多相同的情况，即可能有一些灌木 *Aerva leubnitziae*, *Zygophyllum stapfii* 和盐矮灌木 (*Salsola aphylla*)。但是，在小孤山上，因为节理面和漂石的下面聚集了水分，植被则较为丰富。在离海岸 70 哩的林特维尔茨隘口，洛根发现灌木和矮灌木可以覆盖地表将近 20% 的面积，草类可以覆盖地表约 5% 的面积。在一些小孤山上，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肉质植物，包括小的 *Lithops ruschiorum* (?)，^①形状很象周围的石头。

在砾石平地地表的广阔排水道上，生长着引人注目的“滕布阿”或“千岁兰属” *Welwitschia bainesii*，是一种裸子植物，叶厚呈皮革状，长 6—8 呎，由地下木干生出，木干在地面附近直径可达 1—1.5 呎。千岁兰是纳米布的特有植物，在很浅的溪流状的砂质洼地和砾石洼地上生长的千岁兰最为典型。例如生长在布兰德山西北部的千岁兰便是这样。但是，正象洛根指出的那样，这类植物在纳米布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类型。56 弗兰斯丰坦土著保留地以南，新近建立了一个千岁兰村（即韦尔威茨恰），距海岸 100 哩，在这个村庄附近确实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有些河道的水源是在达马腊兰给水良好的地表，这些河道对于植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河道构成了生长乔木和矮灌木的走廊。乔木包括：“骆驼刺”（吉腊夫氏相思树—*Acacia giraffae*），通常高达 30—40 呎；安纳木 (*A. albida*)，有时高达 50—60 呎；假黑檀 (*Euclea pseudobenus*)。矮灌木中有：鼠李或称“博克多林”（枸杞属）和丛生的“达威布”或称非洲怪柳 (*Tamarix austroafricana*)，其中生长着芦苇和一种象矮灌木那样粗的画眉草属的 *Eragrostis spinescens*。这些河道构成了荒漠地表上的狭长绿洲。

从牧畜的观点看来，特别重要的是砂质平地和砾石平地，这两种平地占有沿海纳米布和内纳米布的广大地区。草类覆盖度向东逐渐增加。在距海 70 哩的内陆砾石地区，洛根发现：布须曼草 *Aristida ciliata*（长“托阿”草）、*A. obtusa*（短“托阿”草）的叶簇在 1956 年 10 月和 1957 年 6 月约覆盖地表的 3% 到 7%。砂质平地上覆盖度增到 20%—25%。当然，这样的覆盖度几乎完全决定于西部边缘地区夏季降雨的性质。再向东去，草类的覆盖度向着达马腊兰平原逐渐增加（第二章）。这个边缘地带的牧草营养价值很高，在良好降水的年份，草的数量足可以进行大规模放牧，但在干燥年份，裴勒得草原的草很快就被吃光，因而荒漠的情况就更加荒凉了。通常都认为：在内纳米布设立牧场会导致荒漠的状况向东伸延。在降水良好的年份里，利用这个地区放牧是没有损害的，但是，在这个地区建立牧场，要是在少雨季节也象良好降水季节一样进行放牧，结果会导致裴勒得草原的长期恶化。按照奥登达委员会的建议，西南非洲当局现在正从这

① 原书中带有“?”。——译者

些牧场的场主手中买回这种牧场（第十七章）。

高原亚荒漠斯特普草原

高原亚荒漠斯特普草原几乎占有高原的整个南部，北至南纬 24°，西界大断崖，东 57 邻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高原亚荒漠斯特普草原由低的灌木构成，灌木之间有广阔的间隙，其中散布着稀疏的牧草。灌木主要有木质灌木和肉质灌木两种类型。我们知道，木质灌木大部分是干燥型的，根部伸延很广，树枝很小，树叶能够避免过分蒸腾。草类也适于干燥的环境，能够雨后萌芽，并在某种程度上调整其生叶期和开花期，以便利用水分。在本地区生长的一年生草类雨后能够发芽，并在短期内能够完成其植物生长周期。虽然评定这种植被类型对于牧畜价值必须主要依靠矮灌木的营养价值，但是，这个地区也同别的地区一样，牲畜爱吃新鲜的青草，而不爱吃矮灌木的嫩芽，这也是事实，所以草类或牧草雨后出现的新芽往往对牧畜者极为重要。

矮灌木可分为肉质植物和混合肉质植物两种类型。前者生长在西南部，主要是无用的奶矮灌木或称“阿金尼斯博斯”(*Euphorbia gregaria*)的群体；后者包括日中花属(*Mesembryanthemum spp.*)。此外还有中部地区低的木质矮灌木和东部的卡拉哈里边区较高的矮灌木。

木质矮灌木（其中许多属于卡鲁型^①）的突出特性是叶子中含易消化的蛋白质和磷的百分比相当高，甚至在很长的干季也是如此，所以绵羊和山羊甚至牛在这种类型的裴勒得草原上吃灌木嫩叶时能够维持高度的健壮。然而在长期的干旱（连续10个月或12个月期间）后，矮灌木便要死亡，牧人必须转移到其它有牧草或嫩叶的地区。这种类型的裴勒得草原的正常容纳量约为7公顷养一只绵羊或山羊，这是高原区的最低容纳量。但是，如果不超过这种容纳量，这种类型的裴勒得草原对放牧小牲畜是最合适的。这个地区较为普遍的饲料矮灌木中，一般认为最好的是三刺木或称“德雷多林”(*Rhigozum trichotomum*)，最好的牧草是“布林克哈尔”草或称亮发草(*Aristida uniplumis*)，这是一种布须曼草；但在这个地区的南部更为普遍的是长布须曼草和短布须曼草，或称“托阿”草(*Aristida ciliata*)和短“托阿”草(*A. obtusa*)。

向北，在贝塔尼和马尔塔赫埃地区，降水量比南部稍高，容纳量略微升高，约5公 58 顷养一只绵羊。在灌木较高、草类较壮的斯瓦特岭^②高原上，裴勒得草原每4公顷能养一只绵羊。这种植物区容纳量最高的是在东部的卡尔克岭高原^③（第一章），降水量约

① 卡鲁型即干燥型。——译者

② 斯瓦特岭(Swartrand)按即施瓦茨岭(Schwarzrand)。——译者

③ 卡尔克岭高原(Kalkrand Plateau)按即卡尔克高原(Kalk Plateau)。——译者

150 毫米，具有石灰质“转石”土壤，这里正常容纳量为 3 公顷一只绵羊。

裴勒得草原向北朝向雷霍布斯逐渐发生变化，南方的干燥（卡鲁）植被同达马腊兰的荆棘矮灌木植被相混合，构成一种过渡类型，西南非洲的植物学者称为“山地金合欢密灌丛”裴勒得草原。

疏林斯特普草原和萨瓦纳群落

这种第三种类型的裴勒得草原占有南部卡拉哈里沙地（北面约达南纬 19° 或 20° ）和整个达马腊兰高原以及北部的岩溶裴勒得草原这一广大地区。这种草原由乔木和草本群落构成，由生长着稀树的疏林斯特普草原到高树低草的萨瓦纳群落。一种类型几乎不可分地混合成另一种类型，所以不可能用线状分界的方法把它们截然分开。虽然如此，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分为四个相当明显的亚区：(a)南部卡拉哈里荆棘裴勒得草原，(b)考考裴勒得混合萨瓦纳群落，(c)达马腊兰荆棘裴勒得草原，(d)岩溶裴勒得草原。

南部卡拉哈里荆棘裴勒得草原 在南部卡拉哈里（西南非洲境界内），沿着诺索普河、奥布河和埃利范特河的河道，卡拉哈里层被侵蚀得很深，切过砂层和下伏的石灰岩，现在形成垂直的悬崖，有些地方高出谷底 100 呎以上。这些河谷，凡是具有流水的，都是本地区的特殊部分，河谷的斜坡和谷底大部分浓密地覆盖着矮灌木，大多数是金合欢属。在这些狭窄的河谷外面，沙粒一般堆成长条状的沙丘，大致是西北偏北的走向。沙丘的峰脊高出凹槽（本地人称为“斯特拉特”）约 30 呎，有些地区沙丘的高度常常达到 500 呎以上。^① 沙丘峰脊间的距离从 100 码到 500 码不等。许多地方沙丘的
59 斜坡上有大树，例如“威特加特”（*Albizia antheminteca*）和骆驼刺（吉腊夫相思树），沙丘峰脊上往往覆盖着沙丘芦苇（*Aristida namaquaensis*）和其它三芒草属和画眉草属的一些种。在凹槽里常常见到十分浓密的矮灌木植被，包括三刺木或称“德雷多林”（*Rhigozum trichotomum*），“加巴布斯”（*Catophractes alexanderi*），钩棘木或称“斯瓦特哈克”（*Acacia detrinens*），“卡波克布斯”（*Eriocephalus umbellatus*）和许多其它矮灌木，包括盐沼边缘上的碱性矮灌木或称“布拉克布斯”（*Atriplex halimus*）和“耐盐的甘纳矮灌木”（*Salsola aphylla*）。“亮发”草（*Aristida uniplumis*）通常在凹槽里，但当这种草被吃得过甚时，便很快代之以不可口的酸草 *Schmidtia* spp。^② 这个地区的牧草和嫩叶质量是很好的，但放牧过甚便迅速导致严重恶化。

考考裴勒得^③ 虽然戈巴布斯硬地裴勒得草原的突出部分（第一章）使南部卡拉哈

① 见 A. D. 刘易斯，《卡拉哈里的沙丘》，《南非地理杂志》，1936年。

② spp. 指两种未定种的 *Schmidtia*。——译者

③ 原书为“考考裴勒得”，按即指“考考裴勒得混合萨瓦纳群落”。——译者

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同考考裴勒得部分地分开，但是荆棘裴勒得草原的植被实际上并没有变异，不过在沙丘消失和降水增加处植被的种便丰富些，乔木长得较密些。不少地方灌木呈层状结构，顶层由最大的乔木组成，如骆驼刺（吉腊夫相思树）、*A. uncinata* 和 *A. spirocarpoides*，高25—35呎；中层是倒持相思树（*A. detinens*）和 *Acacia dulcis*；下层是镰叶矮灌木（*Drichrostachys nutans*）和葡萄干矮灌木（*Grewia flava*），地面层是草类。到这个亚区的北部边界，棘刺植被让位于落叶阔叶群丛。这些乔木如安哥拉紫檀（*Pterocarpus angolensis*），黄木或称“吉尔霍特”（*Terminalia sericea*），紫丁香（*Burkea africana*）和苹果叶树或称“阿佩尔布拉尔”（*Lonchocarpus capassa*），在某些地区达到木本群落或干燥树林的覆盖度。

达马腊兰荆棘裴勒得草原 在西部，考考裴勒得植被溶合为或交织着达马腊兰荆棘裴勒得草原，这种草原也可以称为棘刺乔木萨瓦纳群落。乔木中大部分是金合欢属，最普通的是骆驼刺（吉腊夫相思树），其他包括钩刺木或称“斯瓦特哈克”（*A. detinens*），“奥奇姆布鲁”（*A. hebeclada*），“奥木冈多”（*A. heteracantha*），“奥木冈戈米”（*A. dulcis* 和 *A. uncinata*）。阔叶乔木包括“威特加特”（*Boscia spp.*），苹果叶树或称“阿佩尔布拉尔”（*Lonchocarpus capassa*），“闪闪发光叶树”（*Zizyphus mucronata*）和羚羊树（*Combretum apiculatum*）。多年生草类原来包括三芒草属、画眉草属、*Eneapgon*、*Anthephora*、虎尾草属（*Chloris*）、黄茅属（*Heteropogon*）、香茅属（*Cymbopogon*）、*Urochloa*、鼠尾粟属（*Sporobolus*）、狗尾草属（*Setaria*）的一些种，等等；但是，由于错误的放牧措施，本地区许多地方这些草类已为劣等的一年生草类所代替，而且不断为棘刺密灌丛所侵占。

在达马腊兰的西部，植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河道的走廊树林或木本群落。较大的河流如斯瓦科普河、奥卡汉贾河^①、奥马鲁鲁河、尤加布河、和康基普河的河道上生长着下列植物的浓密个体植物群丛：骆驼刺（吉腊夫相思树）和“安纳木”（*Acacia albida*）的大树，*A. maras*，以及“闪闪发光叶树”、南非怪柳和假黑檀（*Euclea pseudeben- nus*），在较干燥的地区有“布罗斯多林”（*Phoeoptilon spinosum*）。良好的草类常常布满部分河床，直到干燥季节的后期。毫无疑问，达马腊兰荆棘裴勒得草原是西南非洲境内最好的牧牛地区，一般说来，草类含有相当高的蛋白质和磷的成分，矮灌木的嫩叶也很好。最好的地区一般是邻近河道地方，那里可以常年得到地下水供应。

荆棘裴勒得草原的南部突然过渡为一种山岳型斯特普草原，这里乔木和矮灌木非常稀疏，而且矮小。这种山地金合欢密灌丛裴勒得草原，从奥卡汉贾附近科马斯高地的北部边缘向南伸延，经过奥阿斯山地，到雷霍博斯区的南界，包括大断崖以东的山区。这

① 可能为奎塞布河。——译者

些高地最典型的乔木是山地金合欢或称“伯格多林”(*Acacia hereroensis*), 但在山谷里却是别的乔木, 包括 *A. hebeclada*、*A. detinens*、吉腊夫相思树、卡鲁相思树(*A. karoo*)以及几种“威特加特”(*Boscia*)。矮灌木和灌木包括达马腊兰平原的大部分矮灌木和灌木以及苹果花木(*Dombeya damarana*)、“瓦尔博斯”或称灰矮灌木(*Tarconanthus camphoratus*)、野橄榄(*Olea verrucosa*)等。草类包括三芒草属、画眉草属、*Eneapogon*、香茅属、*Anthephora*、狼尾草属(*Pennisetum*)的一些种。在这个地区的南部, 卡鲁矮灌木是常见的植物。这个地区可以看作是南面亚荒漠斯特普草原和北面对高地具有特殊适应性的荆棘裴勒得草原之间的植被过渡区。作为牧场来说, 较低下的地区比较肥沃, 而较高地区的裴勒得草原却比较贫瘠。

61 达马腊兰荆棘裴勒得草原向北经过低的矮灌木和灌木地带, 进入奥塔维地质建造(第一章)的岩溶裴勒得草原。这里石灰岩占优势, 因而地表水稀少, 但许多地方地下水供给良好, 其岩质地表的岩石洞穴中充满了土壤, 树根可以深入。这里的乔木与达马腊兰平原的乔木稍有不同, 最常见的是“威特西林”(*Kirkia acuminata*), “坦布蒂”(*Spirostachys africana*), “德尔米卡尔”(*Terminalia prunioides*), “马鲁拉”(*Sclerocarya africana*)和较小的“冈米鲍姆”(没药属 *Commiphora* sp.), 以及广泛分布的“莫帕尼”(*Colophospermum mopane*)和一些金合欢属, 尤其是在埃托沙潘盐沼以南的平原上分布更广。我们也必须谈谈铅木或称“哈德库尔”树(*Combretum imberbe* var. *petersii*), 赫雷罗人称为“奥木博龙邦加”, 并认为这种树是他们的祖先。良好的多年生草类、饲料灌木和荫凉乔木使这个地区得到牛区的盛名, 但是这里也和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一样, 牧草中严重缺磷。

北部木本群落和干燥树林

西南非洲的北部, 从奥万博兰经过欧科范果土著保留地到卡普里维狭长地带, 叫做奥马赫克或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这里保留着木本群落和干燥树林的一种植被类型, 构成从罗得西亚伸向南安哥拉的一个植被带的西部。西南非洲境内这一地带的南部是一种混合木本群落, 其中有许多北部考考裴勒得的阔叶乔木, 而且“莫帕尼”(*Colophospermum mopane*)很丰富, 有些地方达到森林的覆盖度, 几乎没有林下植物。其他乔木包括“基亚特”(*Pterocarpus angolensis*)、“马希姆巴”(*Dialium simii*)、“尤冈戈”(*Ricinodendron rautananii*)和较丰富的“奥哈格”(*Baikiaea plurijuga*), 后者在欧科范果河附近成为主要的乔木, 所以这个群丛命名为“奥哈格”木本群落, 或“贝基亚”木本群落。乔木本身也许是这种群丛中最有价值的成分, 草类
62 大部分是高“酸”型的, 在生长几个星期后, 便没有营养价值。但在西北走向的长条状

沙丘之间的凹槽中和在奥穆兰巴干河床的底部，出现较有营养的草类。在邻接欧科范果河的冲积平地上有许多富有营养的草类，是河岸部落的冬季主要牧场。

奥万博兰和卡普里维狭长地带具有特殊的水文地理特征（第一章），所以这里的木本群落植被中有一些特殊成分。奥万博兰的混合木本群落在保留地北部的奥沙纳干河床之间的沙岗上发育很好，奥沙纳干河床附近具有代表性的乔木是“莫帕尼”。南部的木本群落逐渐稀疏，到埃托沙潘盐沼的北面和西面便成为干燥的斯特普草原区，这里有一些零星散布的乔木和一些个体植物群丛，前者包括西部干燥区的一些猴面包树，后者是棕榈(*Hyphaene ventricosa*)个体植物群丛，向南直达格罗特丰坦区的棕榈平地。

草类比欧科范果区的矮些。奥万博兰大部地方的草类高约2呎，砂质地区的草类主要由三芒草属、*Triraphis*、*Willkommia* 和 *Antheophora* 的一些种组成。在奥沙纳干河床边缘，草类包括黍属(*Panicum*)的几个种以及 *Eragrostis membranacea*。在较潮湿的地区，也有许多莎草科、百合科和苋科的代表植物。

在卡普里维狭长地带，西部木本群落据说与主要的“贝基亚”型相似；东部包括马希-乔贝-利尼安蒂沼泽区，沼泽周围是浓密的走廊树林，其中“瓦尔布姆”或“莫霍诺诺”(*Terminalia sericea*)占优势，夹杂着“卢德霍特”或“莫西里”(*Combretum primum*)、“休伊布斯”或称非洲双翼豆(*Peltophorum africanum*)。在沼泽以北的干燥地区，奥哈格木本群落包括许多野生的紫丁香(*Burkea africana*)和莫帕尼。沼泽中最普遍的水生植物是纸莎草(*Papyrus vulgaris*)和睡莲属(*Nymphaea calliantha*)。

土 壤 分 类

从上面所叙述的植被来看，土壤分类的重要性便不需要进一步强调说明了。西南非洲境内还没有系统的进行土壤调查，但是近来编制的《非洲土壤图》^①已经作出初步分类的尝试，图中非洲大陆的土组已建立单独分类系统。结合西南非洲新地质图的出版，^②63和《长期农业政策委员会报告》中的土壤简述，^③非洲土壤图可作为研究西南非洲境内土组的基础。

因为西南非洲的土壤一般尚未熟化，所以在主要土组与地质、自然地理之间找到一种对应关系是不足为奇的。土壤可分为三个主要土组：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土组、卡拉哈里土组和纳米布荒漠土组。

① 非洲技术协作委员会出版，附有专论说明，J. L. 德霍勒编，拉戈斯(1964)。

② 行政当局印刷，比勒陀利亚(1963)。

③ 温得和克(1948)。

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土壤

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土壤可分为二个主要单元：北部硬地裴勒得草原的大部分是“干燥和半干燥热带地区的棕壤和红棕壤”，南部是亚荒漠土。这些土壤见土壤图（图11）的 P_1 和 P_2 。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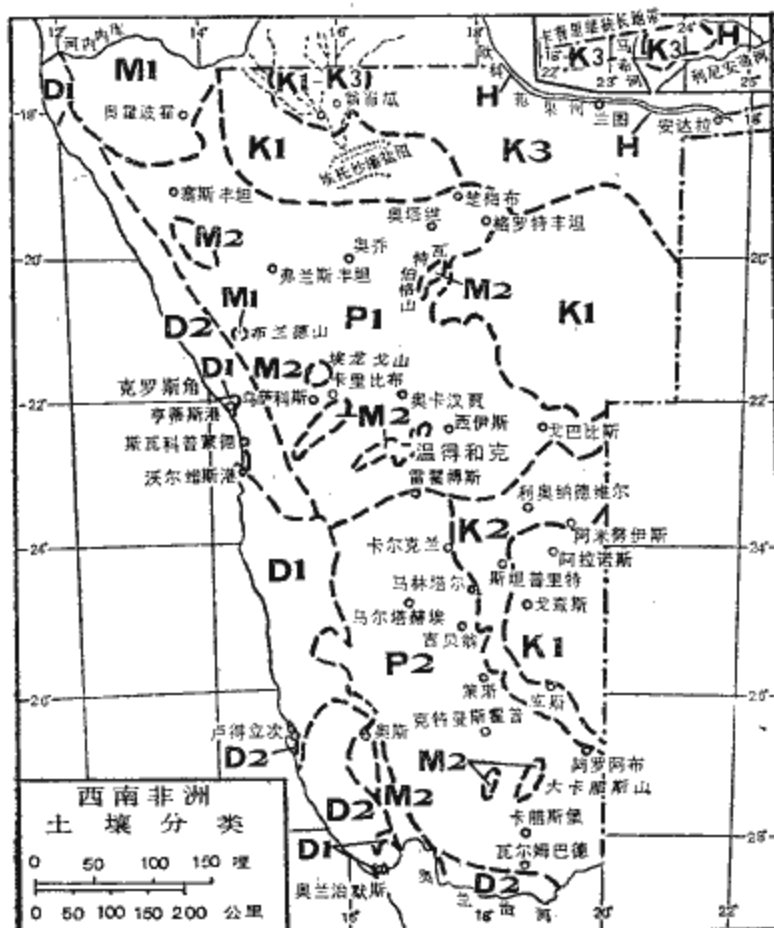


图11. 西南非洲土壤分类

P (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土壤)； P_1 干燥和半干燥地区棕壤； P_2 高原亚荒漠土； K (卡拉哈里土壤)； K_1 疏松母质上干燥和半干燥热带棕壤； K_2 疏松母质上的干燥、半干燥热带棕壤 (混杂着石灰壳上的石质土)； K_3 砂质母质上的热带铁质土； D (荒漠土)； D_1 荒漠沙； D_2 未分解的荒漠岩屑； H (水成土)； 欧科范果河和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幼年矿质水成土； M (原生矿质土)； M_1 岩石和岩屑； M_2 石质土。

——本图系根据非洲技术协作委员会出版的《非洲土壤图》(拉戈斯, 1964)和《西南非洲地质图》(比勒陀利亚, 1964)。

干燥和半干燥热带地区的棕壤 这些土壤之所以称为棕壤或红壤，^①是由于在斯特普草原植被条件下有机质使土壤的颜色变暗。土壤中保存的风化矿物质常常很多，保存的数量视母质的成分而定。可是，有机质的含量通常低于1%，不过在整个剖面中分布良好。在酸性的结晶岩上，例如花岗岩，表层一般是黑棕、棕红或黄褐色的沙土，土壤无结构，发育不良。在本土组区域内，石质土或粗骨土根据母岩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变化。南面的达马腊云母片岩在山区形成陡坡，所以那里几乎没有土壤。在缓坡上构成6—12吋厚的表层，由灰棕色粗砂质壤土组成，杂有坚硬的石英卵石，该层覆盖在已被分解的母岩所成的一层亚层土上。平坦的地面上是一层较深的青灰色沙质壤土，含有很多云母，容易为水所饱和。可是在降水量较高的地区，土壤是棕灰色，土层较厚且土粒的凝聚性较好。在这样地区的土壤上，玉米和多年生草类能够获得良好的收成。

在西南非洲土壤图中，北部很多地区的母岩是奥塔维石灰岩，其上面的土壤是一种⁶⁵灰色到棕色或黑色的砂质壤土，具有一种经常含钙质结核的亚层土。沿着较大河流的河道，广泛的冲积沉积物常常构成这个地区最肥沃的土壤，作物容易利用砂质河床的机井进行灌溉（第四章）。

高原亚荒漠土 在雷霍布斯与奥兰治河谷荒漠土之间的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的南部，是亚荒漠土。这种土壤，可视为前一土组的棕壤和荒漠土之间的过渡类型，一般含有机质很少，仅具有轻微的分解生层，有时具有碳酸盐和易溶盐类的聚积。在北非对这类土壤曾进行过精密研究，平均含水量为5%，生物的活动极弱，细菌的数目每一克土壤中不到一百万个，而某些生理群，如固氮细菌和硝化细菌则完全缺乏。^②

西南非洲这些土壤，在土壤图的南部地区被考察者视为典型的荒漠土，缺乏腐殖质，许多地方呈碱性，或有钙质和盐分的积聚。生长在这些土壤上的自然植被，前面已经叙述过，除荒漠区外，这里牲畜的容纳量在西南非洲境内最低。再向北去，土壤有所好转，在德怀卡页岩和纳马页岩处变得较厚，易含盐分，在施瓦茨岭的托拉裴勒得草原上，土层较薄（第一章）。但在本地区的北部，亚荒漠土渐渐消失，成为前一土组较为肥沃的干燥和半干燥的棕壤。

卡拉哈里土壤

第二个主要土组分布在西南非洲东部和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在非洲地图中，这些土壤分为两个主要土类：东面和东南面是疏松沉积层上的干燥和半干燥热带棕壤；东北部是砂质母质上的热带铁质土。见图11的 K_1 和 K_2 。图中的 K_2 是 K_1 的一种变型，其

① 按即红棕壤。——译者

② 上述德霍勒著作，第67页。

中疏松的母质已经消失。

- 66 **疏松母质上干燥和半干燥热带棕壤** 这种土壤属于我们已经谈过的P₁土组，但不同的是这种土壤的母质不是坚硬的岩石，而是卡拉哈里的松散沙粒。安哥拉的博特尔霍·达·科斯塔等所取的该土类的土壤剖面^①：表层厚10厘米，呈深灰棕、暗棕或棕色，一般是沙质，杂有一些石英砾，无结构，并且无结构的特性一直保留到剖面的底部，但坚实度随深度的变化而不同，深10厘米为棕红色不十分细密的沙，深165厘米为极坚硬而细密的灰沙，杂有钙质结核或细小的微粒。

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沙质土壤在农业上一般认为是贫瘠的土壤，特别缺磷。但是，在奥穆兰巴干河床中和沙丘峰脊间的凹槽中，发现腐殖质增多。在这样的局部地区，土壤稍微肥沃些。

砂质母质上热带铁质土 这一土组是含铁、硅、铝的土壤，通常出现在冬季干燥、夏季降雨约500—1200毫米的大陆地区。在西南非洲，这种类型土分布在东北部地区，直到卡普里维狭长地带。土壤具有ABC层的剖面，自由氧化铁常发生显著的淋溶，或淀积在剖面的下部，呈斑点状或结核状。这类剖面，根据塞内加尔试验站的记录表明，^②表层为灰棕色的沙质腐殖铁质土，具有细致的块状结构，内部排水良好，向下是一层浅灰棕色粘土质沙，经过31—79厘米，下面是一层粘土质沙或沙质粘土，在B₂层中具有明显的粘土聚积。十分明显的红色铁斑从79厘米往下开始增加，在150厘米以下具有红色结核。美国农业部第七次“土壤分类方案概要”^③认为这些土壤有些应包括在强风化干淋溶土类内。

- 67 **疏松母质上的干燥、半干燥热带棕壤（混杂着石灰壳上的石质土）** 东南部地区K₁类土壤以西，卡拉哈里沙层几乎完全消失，露出下伏的钙质胶结层，构成一种地表称为卡尔克高原。^④这个高原的西部断崖朝向大菲什河谷，名为卡尔克岭或韦斯岭。地表几乎完全由风化石灰岩构成，在洼地和凹地里具有砂质石质土袋状穴。我们已经知道，石灰岩地表适于生长营养价值高的饲料植物，因此这个地区是西南非洲最好的绵羊区。

奥万博兰的奥沙纳土壤 K₁和K₂的土壤在奥万博兰混合在一起，那里每年遭受洪水淹没的表土，含有约95%的细沙和粗沙，覆盖在一层不透水的亚层土之上；这种亚层土含有约13%以上的粉沙和粘土，具有高度聚集的盐分。夏季洪水时，在表土为水饱和的情况下，高出地面18吋的沙堆上可以种植作物。但是，在沙漠覆顶的沙丘状河间地之间的渗漏地带和奥沙纳干河床的厚泥土上，也可以进行耕作（第一章）。

① 上述德霍勒的著作，第149页。

② 上述德霍勒的著作，第96页。

③ 美国农业部土壤测量编辑部，土壤分类——综合系统，第七次“土壤分类方案概要”（1960），第211页。

④ 纳马族名为：尤里纳尼布。

荒漠土

西南非洲第三个主要土组(图 11. D)是由纳米布荒漠和奥兰治河下游河谷中的风化和搬运物所构成。荒漠岩屑可分为沙(D₁)和未分解的物质(b₂),后者包括无沙的风化物。

在纳米布、卢得立次和奎塞布河之间的沙漠地表,是西南非洲最宽阔的沙丘沙地(第一章)。图11中苍达布河和索萨斯河的完全光裸的“转石平地”已经包括在这个沙漠地区之内。在紧靠库内内河口以南,有一较小的沙漠地区,这里沙丘小得多,大部分地表几乎是平坦的。

在未经分解的岩屑地区,有时出现沙漠,但是大部地表是粘土质或岩质,局部覆盖着崩塌的残积物的一部分岩石风化物。在一般意义上,在这样的地区土壤是不存在的,但在较大河流(例如斯瓦科普河)的河谷中有河流粉沙和沙质粘土的袋状穴出现。利用多少带有咸味的地下水进行灌溉,在斯瓦科普河下游河谷的这种幼年土壤上可以进行少量的农作。

幼年土和原生矿质土

在《非洲土壤图》中有两组未熟化的土壤,出现于西南非洲的小片地区中:一种是河湖冲积层的幼年水成土组;一种是原生矿质土组,或极少分解的“前土”。

矿质水成土 沿着欧科范果河道,每年洪水在河岸阶地上沉积成冲积层,高出河床约10—20呎。来自这些冲积层的母质经常变化,所以这种土壤属于河流冲积层上的幼年矿质水成土。在欧科范果河道上,这种土壤一般未经耕作,但在干季,生长着葱郁的草被,且经常受到热带寄生物的伤害。

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马希—利尼安蒂—赞比西沼泽地的土壤属于这一类。但埃托沙潘盐沼底部的含盐沙质粘土可视为一种盐生形态幼年湖成土壤。

岩石、岩屑和石质土 这种土组包括原生矿质“土壤”(图 11. M₁),“其环境条件非常不适于生物活动,所以这类土所发生的生活过程和成土作用几乎完全缺乏”。在《非洲土壤图》中,考科裴勒得的干燥北部便属于这一类土,不过这个区域十分宽阔的河谷里有相当多的土壤堆积。再向南去,布兰德山地块具有赤裸的花岗岩地表,当然也属于此类。

石质土(M₂)出现在高山地区,这里的陡坡有碍于土壤的成熟,所以只有粗骨土。西南非洲中部的温得和克高地和科马斯高地多石的“巉岩突岭”(gramadulas),从乌萨科斯和卡里比布地区西南走向的达马腊大理岩和石英岩山脊以及达马腊兰东北的大、小 69

瓦特伯格高原，都具有这种特性。南部的休伊布高原和大、小卡腊斯山的沙质土都属于此类，并且作者认为考科裴勒得以南熔岩坦德卡高地的最高部分的土壤也属于此类。

第四章 水的问题

在西南非洲境内，由于平均降水量少，而且降水变率较大，所以水的利用问题便显得格外重要。水的来源，除了直接降水外，还有溪流和河流以及井和钻孔的地下水。水的脱盐处理根据节约的原则尚不能实用。倘若在纳米布能够大规模地利用脱盐水，那末，这里将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奇迹。不过目前除了脱盐过程外，我们必须考虑现实情况，还要注意到这些发展早晚会使西南非洲境内现在许多无用的地下咸水成为饮料。

河 水

一般说，西南非洲境内水的供给主要来自溪流和河流的水道，或来自河、溪的流水，或来自冲积层的渗水(图12)。可惜在西南非洲境内，除东部卡普里维狭长地带流程很短的赞比西河和乔贝河外，只有三条较大的河是常流河：构成南部边界的奥兰治河以及构成北部边界的库内内河和欧科范果河。其中奥兰治河和库内内河在干燥年份下游便成为断续细流，但在正常年便连续不断地流到河口。在大洪水时期，河口的沙洲可能暂时被冲去，但不久以后又被波浪作用重新形成。欧科范果河是一条常流河，发源于中安哥拉分水界，水流经过全部河道，到达博茨瓦纳境内的大三角洲。^①

这些河都是界河，所以对西南非洲的灌溉价值仅局限于南部和北部边区。奥兰治河下游大部分河道都象峡谷一样，所以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灌溉。奥兰治河年径流量110亿立方米，其中约有1,500万立方米用于灌溉维乌尔斯浅滩北岸的狭窄阶地，约50个灌溉区，每个灌溉区平均5—6公顷。奥兰治河下游只有一些小块阶地，例如奥森克的小块阶地。但在海岸附近，为了开发金钢石矿田，便利用奥兰治河供应西南非洲统一金钢石矿产公司和奥兰治默斯的用水和运输蔬菜等物资。

库内内河由中安哥拉分水界南面陡坡进入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静静地流向平坦的埃托沙平原，在埃里克森浅滩附近转向西流，经较陡的河道入海。^②这里年径流量大约50亿立方米。在埃里克森浅滩以下，连续经过七个急流以后，河流跌水将近250呎，

^① 关于河道和三角洲，详见作者著《南部非洲》，第一卷，第十三章。

^② 同前注，第62—66页。

形成鲁亚卡纳瀑布，再向下流便成为西南非洲的北部边界。在这一部分河道中有很小的河岸地可以从河里抽水进行灌溉。

斯沃特布伊斯浅滩以下，河谷渐渐狭窄，两侧陡峭，通过贝恩斯山脉时，有些地方峡谷深约 5,000 呎。可是在东经 $12^{\circ}25'$ 左右的地方，河水从贝恩斯山区流入内纳米布，砂质和石质地表逐渐变成不毛之地，到河口处便完全成了沙漠和石漠。

因此，库内内河现在对于西南非洲已经用途很小。从前，约在 100 万年以前，库内内河流入埃托沙潘盐沼，但自从它的河源向西转移后，现在它的河道已降到低于埃托沙平原，即使从前河水曾溢流到左岸平原，现在这种情况也不存在了。现在要使河水能到达埃托沙平原的地面，需要在葡属安哥拉境内的埃里克森浅滩把水位升高大约 40 呎。葡萄牙人计划建筑一个相当高的水坝，引河水流入平原，但由于库内内河谷的广大地区将被淹没，所以计划未能实现。然而，在这里从河中抽水，并在鲁亚卡纳瀑布修建水电站，这个计划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这是西南非洲五年计划的一部分（第十七章）。

74 欧科范果河（或称库邦戈河）也象库内内河一样，发源于中安哥拉分水界，在源头几哩以内便成为强流的常流河。该河流到西南非洲边境以前进入卡拉哈里沙漠地表，在边界附近把沙漠地表侵蚀成一个深约 150 呎的河谷。欧科范果河以 $1/1,000$ 到 $1/15,000$ 的坡度流过卡拉哈里的松沙层，下伏着坚硬的玉髓砂岩层，在安达拉以上和以下几哩的地方，由于河流的侵蚀，露出了前寒武纪（诺西布）砂岩。在波帕瀑布附近，恰在博茨瓦纳边界以北，欧科范果河又流过这种石英岩。在兰图，河水流量大小不等，最小流量约为 $15 \text{米}^3/\text{秒}$ ，最大流量约为 $600 \text{米}^3/\text{秒}$ 。河流两岸已形成泛滥平原冲积阶地，阶地面高出河床 10—15 呎。^① 这些阶地在夏季洪水期便被淹没，但在干季便又露出水面，成为欧科范果部落牛群的好牧场。在欧科范果河初次流经西南非洲边境几哩处的东班比可以建筑一个坝或堰。但目前看来尚未决定，因为这样虽然对河边的部落非常有利，不过需要促使他们采用现代耕作方法。事实上西南非洲这一部分的人口几乎都集中在河岸附近。这里有取之不尽的水源和丰富的鱼产，也有牧场。但在洪水季节，低阶地被水淹没，高阶地和谷坡要负担过量的放牧。第二个理想的坝址是在波帕瀑布以上不远的地方，这里修建一个大坝可以为博茨瓦纳境内欧科范果河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服务。^②

西南非洲所有其它河流的水流都是间歇性的，很少例外。其中也包括一些“季节性”的河流，这些河在雨后水量骤增，然后水量又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变成细流，在砂质河床上弯弯曲曲地流动着。这种细流在干季可以在短距离中流动，出现在河道的岩坝上

① 表示这些阶地的地图，可参考 F. 赛纳，《1910—1912 年奥马赫克旅行记》，德属殖民地报告，第 26 卷，第 225—316 页，(1913)。

② 见 J.H. 韦林顿，《南部非洲》，第一卷，第十三章。

(赫雷罗人的“戈拉”水—“gorra” water), 然后又消失在岩石露头的下面。在降水较多的地区许多河流都属于这种类型。反之, 在干燥地区这种间歇型的河流通常不是“季节性”的水流, 而是“突发性”的水流。连续几年可能一点水也没有, 可是上游下75一场大雨后, 洪水便顺河而下。西南非洲东南部卡拉哈里地区的诺索普河和奥布河便是这样。这两条河在1934和1963两年曾流过南非边界。

在温得和克高地北部的排水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的河型。第一种类型包括一些向西流动的河流, 这些河流发源于高原上水量丰沛的地方, 流经纳米布到达海岸。第二种类型的河流发源于高原的硬地裴勒得草原, 向东流到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

第一种类型的河流中斯瓦科普河容量最大, 因此西南非洲的水文学家对这条河最为重视。斯瓦科普河发源于温得和克东北的奥尼亚蒂高地, 河的流向与达马腊系的地势趋向是一致的, 即西南偏西的方向。在奥卡汉贾附近, 于1946—47到1950—51年期间曾对斯瓦科普河的水流进行过观测, 其“径流”或“水流”的总量每持续数日均为 $109\text{米}^3/\text{秒}$, 其变化幅度1950—51年为 $10\text{米}^3/\text{秒}$, 1949—50年为 $34\text{米}^3/\text{秒}$ 。最小流量约 $1\text{米}^3/\text{秒}$ (1950—51年), 最大流量为 $294\text{米}^3/\text{秒}$ (1946—47年), 汇水面积约为 $1,160$ 平方哩。^① 1946—47到1955—56年期间, 季节径流总量变化很大: 1950—51年为 190 万立方米, 1946—47年为 $3,080$ 万立方米。这个期间的平均季节径流量约为 $1,500$ 万立方米。^② 值得注意的是, 在西南非洲降水量最高记录的1933—34年, 斯瓦科普河在纽迪斯(东经 $15^\circ 43'$)最大流量为 $4,700\text{米}^3/\text{秒}$, 这是西南非洲境内所观测到的内陆河中最大的流量。

河道水流的限度自然是靠降水来决定。在高原上“正常”夏季降水的情况下, 斯瓦科普河可以流到纽迪斯附近。在干年微弱的水流可以到达奥钦宾圭(东经 $16^\circ 08'$)。在降水量很大的季节, 河水才能入海。1934年斯瓦科普河连续三个月流入海中, 并形成了一个三角洲, 三角洲高出原河床 13 呎, 从原海岸线向外扩展 1 哩。其他强大的洪水发生在1893、1904、1917、1918、1923、1925、1931、1942、1949—50、1953、1954、1961和1963年。较小的洪水流入海中发生在1898、1912、1915、1920、1921、1927、1928、1929、1930、1947、1956和1962年。^③

斯瓦科普河以南便是奎塞布河。奎塞布河发源于温得和克以西的科马斯高地, 虽然76水流较小, 但水流动态却与斯瓦科普河相似。自从1837年以来, 洪水到达沃尔维斯湾入海仅有下列年份: 1848、1849、1852、1864、1881、1885、1893、1904、1917、1923、

① O. 威普林格, 《沙漠中的贮水》, 温得和克, (1958)。

② W.S. 巴纳德, 《西南非洲的 Streek-Patrone(荷兰文)》, 论文集, 施特伦博施大学(1964), 第154页。

③ 参考: (a) F. 耶格尔和 A. 韦贝尔的著作(1920), 第二卷, 第128—131页, 耶格尔对1916—17年洪水作了详细说明; (b) H. W. 斯坦盖尔, 《纳米布流入大西洋的河流, I. 奎塞布河和斯瓦科普河》, 纳米布研究站科学论文, 第21期, 比勒陀利亚(1964)。

1931、1934、1942和1963年。沃尔维斯港以南的奎塞布河砂质“三角洲”中聚集的地下水对沃尔维斯港和斯瓦科普蒙德等城市具有重大的意义。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斯瓦科普河以北的奥马鲁鲁河和尤加布河在洪水很大时可以流入海中。再向北去的一些小河，其“突发性”的洪水强大到能流入海中是罕见的，但华布河和霍鲁西布河的强大洪水据说偶尔可以入海。

奎塞布河以南，砂丘带完全堵塞了地表水流入海的去路，但有些考察者认为砂丘下面有一个地下水流到岸边，那里大量的地下水出现在米奥布和安尼查布，据判断这种地下水来自内陆的楚查布河和科伊查布河。

在高原南部，除上述卡拉哈里的一些河流外，主要水系是大菲什河水系。大菲什河的水流是季节性的，其主要洪水通常出现在一月和二月。在吉贝翁—哈达普—克兰兹普拉茨地区，汇水面积约为5,500平方哩，丰水时水流介于1,500米³/秒和3,200米³/秒之间。^①所以大菲什河的洪水容量相当于斯瓦科普河。

沙地裴勒得草原的排水

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上向西流动的河流，其坡度的变化约从1/150到1/250。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上情况当然不同：不仅沙漠非常多孔，而且地表虽然基本上是平坦的，但由于几乎到处都是沙垄和砂丘，崎岖不平，以致堵塞了地表排水。这种地表的坡度变化约由1/1,500降低到1/20,000，^②所以这里水的运动方向常常几乎看不出来。在沙地裴勒得草原这些排水路线中经常可以见到水流的正常流向暂时倒转，这是由于局部降水或小溪汇流而水量增加使一部分水道的水聚集起来，从而引起水流暂时倒流。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奥穆兰巴干河床和奥沙纳干河床 (*Omurambas and oshanas*) 便是这样。这些干河床所携带的水可能很快渗透到沙漠中去，因而在短期内对人类是有用的，但河道沿岸有些地方由于粘土和石灰质的沉积，这里的水可以在潭穴中集存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沙地裴勒得草原稀落的人群及其牲畜常常生活在水道附近，这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可以供人使用。几乎所有较大的奥穆兰巴干河床都不是发源于沙地裴勒得草原本身，而是来源于硬地裴勒得草原地表。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发源于赫雷罗兰中央的奥马塔科峰偏北部，流入瓦特伯格高原以东的沙地裴勒得草原。奥万博兰的奥沙纳干河床水道也是这样，其水源部分来自夏季的地方降水，部分来自南安哥拉的硬地裴勒得草原（第一章）。

^① 见威普林格：《沙漠中的贮水》（1958），第19页。

^② J. H. 布林顿：《库内内河和埃托沙平原》，《南非地理杂志》（1938），第28页。

盐 沼 和 湖 泊

除了河流和奥穆兰巴干河床的地表水外，在西南非洲某些地区的盐沼和湖泊中也有地表水。南部非洲的盐沼是在地表的洼地或浅凹地中形成的，那里雨后可以短期或长期积存着水。^①这样的凹地面积大小不等，小的几百平方米，大的有达几百平方哩的“大盐沼”，形状通常几乎是圆的，或椭圆形的。有时由于汇流、由于岩石构成的性质或由于地表的堆积，所以凹地的轮廓很不规则。洼地的底部通常是由不透水的沉积物（例如粘土）形成；或者底盘可能是地表石灰质的堆积，其中混杂着粘土和泥灰岩，因此可以长期存水。这种盐沼中的水实际上可能就是凹地四周围岩中潜水面的露头。盐沼的形成常常与风的侵蚀和搬运有关，特别是在干燥地区更是这样。但不论是什么原因形成的，盐沼通常位于地表比较平坦的地区。在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地表上或在沙漠刚被吹去的地表边缘区最常见到盐沼。西南非洲的盐沼大部分位于北部与埃托沙潘盐沼同纬度的沙地裴勒得草原中，因为埃托沙潘盐沼占有埃托沙洼地的最低部分。埃托沙洼地面积很大，由东北到西南长达60哩左右，宽约25哩，所以叫做“大盐沼”。

灰岩地表的盐沼，通常称为“灰岩盐沼”，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特别是对雨季中沙地裴勒得草原的牧人更为重要。许多奥穆兰巴干河床，例如戈巴比斯以北的埃普基罗和艾塞布河道，在河床其它部分的水渗漏到沙漠中以后很长时间，奥穆兰巴干河床的灰岩盐沼中还存留着水。这里形成了地表水的临时水库，直到最后这里的水被蒸发和渗漏完为止。

除了奥塔维岩溶裴勒得草原中的两个由石灰岩构成的小灰岩坑或“陷坑湖”以外，“湖泊”这个名词对于西南非洲来说似乎是不太合适的。较大的“陷坑湖”是奥蒂科托湖，位于楚梅布以西约10哩，水体的深度不明，是一个长150码、宽120码接近圆形的灰岩盆地，四周的岩石直立在水面以上30—40呎。较小的“陷坑湖”是吉纳斯湖，湖水可以供给菜园约200公顷土地的灌溉之用。更小的“湖”是加格斯，这仅是一个水潭。

泉

地表水当然必须包括泉水在内，不过西南非洲境内的泉是非常少的。在连续五年干

^① 关于盐沼形成和分布的详细说明，可参考F. 耶格尔，《地球上的干湖》，佩塔曼报告，补充本236，(1939)。

早后的1962年进行过一次调查，T. S. 科克^①发现：调查的66个泉中最大的泉都与达马腊系的奥塔维白云岩有联系。产水量最大的是考科裴勒得的东部高原中的考科奥塔维泉，产水量46,000加仑/小时，是西南非洲最大的泉。虽然当地的降水量一年仅有9吋，但泉是位于白云岩和千枚岩的接触带，具有一个很大的灰岩受水区。考科裴勒得的其它泉包括塞斯丰坦的六个泉（21,000加仑/小时），位于南北倾伏的白云岩向斜，向斜上覆盖着具有节理的千枚岩。

79 格罗特丰坦区最大的白云岩泉有施韦克哈茨布朗泉（28,000加仑/小时），里特丰坦泉（20,000加仑/小时）和奥塔维丰坦泉（20,000加仑/小时）。奥乔区的弗兰斯丰坦泉（15,000加仑/小时），位于南北向节理的白云岩中。

其它建造上，最大的泉是在瓦特伯格山的东部断崖，那里红色岩层的不透水粘土上覆盖着多孔的埃乔（斯托姆山）砂岩。瓦特伯格泉产水量28,000加仑/小时，附近的奥乔桑戈姆比泉产水量为21,000加仑/小时。

花岗岩区泉的出露主要是沿着很发育的节理和断层，并在伟晶岩侵入体中。花岗岩中最大的泉是考科裴勒得的奥奇扬雅塞马^②（15,000加仑/小时），沿着南北走向的伟晶岩出露。西南非洲中部的雷霍博斯泉（10,000加仑/小时），位于片麻岩和闪长岩的南北断裂带中。在南部的花岗岩地带，瓦尔姆巴德区最大的泉，其产水量大小不等，约1,400—4,000加仑/小时。著名的小艾艾斯泉（3,800加仑/小时）位于花岗岩和片麻岩的断裂带，西面便是大菲什河。

达马腊系云母片岩中的泉一般仅出现于显著的断层或断裂带。这里的泉产水量很小，通常约100加仑/小时。这种建造中最大的泉是在斯瓦科普河上游河谷的断裂处，大巴门泉（6,000加仑/小时）和小巴门泉（4,000加仑/小时）。这里泉水的温度约为60℃，泉水显然来自相当大的深度。

纳马系诺克勒夫特高原的纯灰岩在1962年产水量很小，约从2,000加仑/小时小到100加仑/小时。

纳马系的施瓦茨岭和大菲什河层中最大的泉是贝塞巴保留地的查马西斯泉（6,000加仑/小时）和吉贝翁的盖特萨比斯泉（1,800加仑/小时）。这两个泉位于大菲什河层中发育强烈的节理和断裂上。这种建造中的其它一些泉的产水量为100—500加仑/小时。

除了上述的瓦特伯格层以外，在卡鲁层中仅有两个较大的泉：一个是温泉，位于大菲什河中游河谷（贝塞巴保留地）中的加尼科比斯，这里有一个角砾云母岩管穿入德怀卡页岩，形成一个泉，产水量为3,700加仑/小时。另一个是冷泉，位于戈马斯（吉贝

① 《西南非洲地下水的产状和位置》，哲学博士论文，开普敦大学（1964）。

② 按即图19中的奥奇扬纳西马。——译者

翁)，这里是节理很发育的德怀卡砂岩，冷泉的产水量为600加仑/小时。西南非洲境内 80 第三纪沉积中较大的泉只有一个，位于纳木托尼，在埃托沙潘盐沼东南角，泉水由粘土状的灰岩中流出，产水量约为3,000加仑/小时。

大巴门、小巴门和加尼科比斯等地的温泉已经叙述过了，其它的温泉是在西南非洲中部的雷霍博斯，南部的瓦尔姆巴德和艾艾斯，赫雷罗兰的奥马普伊和翁布罗。这些温泉有些与断层有关，有些与岩墙和裂缝有关，有些泉的出现没有特殊的构造原因。

西南非洲境内最热的温泉是温得和克的帕尔泉，在1923年其产水量约为3,700加仑/小时，水的温度为79.8°C，向东三公里，在小温得和克谷地，泉水温度为54.2°C。这些泉均位于南北破裂带，1923年以后渐渐停止出流，因为当地的钻孔水逐渐增多。①

蓄 水 坝

在研究地表排水的时候，对西南非洲境内的蓄水坝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除了几个常流河以外，溪流是不太可靠的，并且经常洪水成灾。防止洪灾的有效措施便是筑坝拦蓄洪水。西南非洲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有小坝。据估计，西南非洲境内共有1万个坝，总贮水量为67,000万立方米，其中有9,000多个坝的贮水量均为10万立方米左右，或少于10万立方米。西南非洲境内对蓄水坝有两大不利因素，即蒸发量高和洪水的含沙量高。威普林格②记录一个典型实例：小小的奥鲁昂达坝集流面积为1平方哩，由于粉砂和沙的沉积，贮水量在12年内由100万立方呎减少到577,200立方呎。温得和克东北约20哩纽达姆有一个坝，集流面积较大（15,000公顷，或约58平方哩），这个坝更能说明问题。该坝的贮水量为50万立方米（1,800万立方呎），估计每年搬运到坝中的沉积物为6万立方米（210万立方呎）。如果这些沉积物不能转移，这个坝的寿命不会超过9年，但沉积物转移的速率通常为每年每公顷4立方米。

不过蓄水坝中即使充满沉积物，仍可用作贮沙库，或者象威普林格所说的“海绵 81 坝”。水流经过这种充满沉积物的坝时便被沉积物吸收。吸收的深度大部分决定于沉积物的性质。粘土质的粉砂渗透性低，吸收水分少；粗砂渗透性高，具有很好的蓄水性。

“沙中贮水”显然是有优越性的：蒸发几乎仅限于沉积物最上层的3呎，这样的坝在最顺利的条件下可以吸收的水容量约为40%，并将其大约25%的水供给沙漠中的排水井。不过沉积物实际吸收的水量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通常远小于理论上的百分数。

西南非洲最大的蓄水设计是在大菲什河上，在马林塔尔以北约12哩有一个哈达普坝

① T. W. 格维斯，《温得和克的温泉》，《南非地质学会会报》，第35期，第1—28页。

② 威普林格，《沙漠中的贮水》，温得和克(1958)。

(图 19)，其贮水量为 22 万英亩-呎。^① 每年进水量可能有 1 亿立方米 (81,000 英亩-呎)，其中大约一半用于灌溉，灌溉面积约为 2,500 公顷，分为 150 个灌区。据观测，大菲什河最大流量是在 1950 年二月，当时的记录为 1,750 米³/秒，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的洪水流量实际上已经比上述数字大约增加一倍。现在灌区的土质好坏不等；希望通过淤灌对有些贫瘠的土壤进行改良，以便能够生产粮食。

地 下 水

有一个行政官硬说西南非洲根本没有地表水的供给，并说：“每一滴水都必须从地下至少 300 呎的深度抽出来”。^② 这样强调地下水在西南非洲经济上的重要性是不完全正确的。直接降水对牧场青草是不可缺少的，但仅在短期内可以充满盐沼。硬地裴勒得草原上的河流仅能为牲畜提供一些小水坑，但不久便由于蒸发和渗漏而完全消失。洪水⁸² 过后，奥穆兰巴干河床中的石灰质盐沼和粘土盐沼常常为牲畜提供唯一的地表水。哪里筑坝，哪里的坝便有很大的使用价值，直到坝被粉砂淤塞起来为止。这时牧民必须靠地下水供给牲畜饮用。如果没有地下水，他们便不得不把他们的牲畜迁移到其它有水的地方去。所以井和钻孔是西南非洲境内土地利用的基础。

在研究地下水与岩石建造之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观察一下“干”河或无水河在地下水供给中所起的作用。大部分河流在干季便停止流动，但在这些河床的沉积物中通常都有水。大部分河道充满着沙，并多多少少混杂着粉砂和粘土。我们知道，这些沉积物的渗透性决定于粘土的比率。如果是粘土质河床，便不易渗水，河床向下几呎的沙即使是大洪水以后也可能是干的。可是，沙质占优势的河床，水便容易渗透，洪水后大量的水保留在沙层中，蒸发作用只能达到最上层 3—4 呎的深度。如果沙中经常充满着水时，这样的河道对牧民是很有价值的。利用井和抽水的办法可以把水取出，供牲畜饮用，间或可以灌溉粮食作物或蔬菜。从这个观点出发，西南非洲境内最好的地区是赫雷罗兰的硬地裴勒得草原和岩溶地区，这里在大部分年份中降水充沛，可以供应灌溉和牲畜饮用。可以想象，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奥穆兰巴干河床在这方面同样是很好的，不过这里的沙层很深，并且没有不透水的基底，所以水可以立即渗透到沙层中，并被下面和四周的沙所吸收；沙层仅能湿润，但并未湿透，所以虽然有足够的薄膜水供植物根部吸收，但却根本没有自由水分。如果奥穆兰巴干河床的河道下面是粘土，那末，积在粘土层上面的水由于粘土中盐分集中而可能无法饮用。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在同一河道

① 英亩-呎 (acre-foot) 是面积 1 英亩、深 1 呎的水量单位。——译者

② 国际联盟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记录，第 102 页，(1928)。

中，微咸水聚集在砂质沉积的下部，淡水集中在砂质沉积的上部。这种现象在斯瓦科普蒙德附近的斯瓦科普河河道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每当洪水过后，河口附近砂质沉积上部的水比下部要淡得多。当我们供应城市用水从河床的管井中抽出淡水以后，便可以发现河床中水的盐度渐渐增加，这是因为下部的咸水与上部的淡水混合在一起的缘故。一般⁸³说，允许的含盐限度为1,000—2,000ppm，^①实际上却常常超过这个限度。在千年溶解固体的总量则达到19,000ppm。

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急于要寻找饮用水的其它水源，因此，便从沃尔维斯港用火车定期地运送一定数量的优质水。早在20年代，这种水来自奎塞布河的沙质三角洲，那里在沃尔维斯港东南19哩鲁伊班克附近的沙漠中挖的有筒井。水量很大，水的含盐度为500—900ppm。那时发现这个三角洲中的渗漏水实际上是在地下“水道”中流动，并且咸水和淡的“溪流”几乎并列存在。这个三角洲的“发达”就是由于调查这些渗漏水道，这些水道是在1哩宽的河床中，河床里充满了深达30—60米的沙层。水在沙中的渗漏速度为每天约8厘米。到1961年，开发的水量达到每年100万立方米以上，水中溶解固体的总量不超过700ppm。现在经过改进，预计可达到每年300万立方米，其中200万立方米供应沃尔维斯港，100万立方米用管道输送到斯瓦科普蒙德。^②可是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1963年1月奎塞布河流到三角洲地区，当时推测这里沙漠的贮水量完全可以容纳这些洪水。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与现实还有差距。这次洪水证明了“防洪坝”是有效的，它拦住洪水不让向北流到沃尔维斯港市区，而使洪水向西转向，流出河岸，在沃尔维斯湾泻湖以南形成了“新奎塞布湖”（图13）。

有趣的是，最近南非水利研究所的调查证明，在斯瓦科普蒙德以北约45哩处的奥马鲁鲁河口也有类似奎塞布三角洲的情况。这个浅的沙质三角洲宽约2.5哩，水质很好，水中溶解固体总量平均为400ppm。

经过12年的干旱，通过抽水试验，证明这个三角洲每天可以产水600万加仑，可以⁸⁵充分供应亨蒂斯港用水，这里位于三角洲以南6哩，是一个日渐繁荣的海岸区。^③

钻孔井

西南非洲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农场用水和市区用水主要来自钻孔。全面调查工作目前尚未完成，但根据行政当局的记载，在“白人居住区”和土著“保留地”共完成大约8,300个钻孔井。行政当局不在私有土地上钻井。根据水利局的统计，西南非洲境内共

① 1,000—2,000ppm即百万分之一千至两千。——译者

② 关于鲁伊班克情况的详细说明可参考 H. W. 斯坦盖尔：《西南非洲的水利》，温得和克（1963）。

③ 科学和工业研究会议，1964年年报，比勒陀利亚（1965），第24—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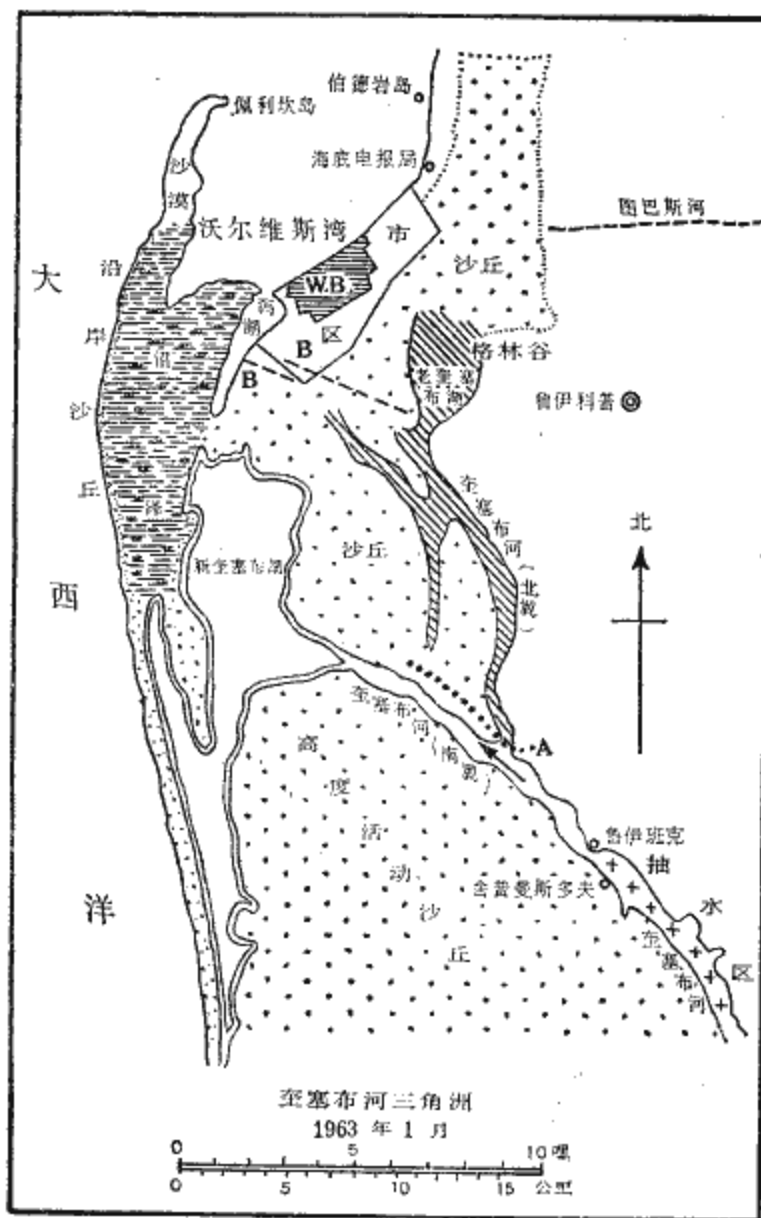


图13. 1963年1月洪水期间的沃尔维斯湾和至塞布河三角洲
 A.—新建的洪水导向堤，阻止洪水流向北支；B.—人工沙丘；W. B.—沃尔维斯港；+++—河床中主要管井抽水区，（根据 H. W. 斯坦盖尔《纳米布沙漠研究站科学论文》，22期，西南非洲，戈巴比斯）。

约35,000个钻孔井，其中约占50%没有成功。每年所用的钻孔水总量约为7,000万立方米（150亿加仑）。可能给水量估计要比用水量大一倍。

有些地区和有些地质建造能供给丰沛的钻孔水，而且水质很好。例如东部纳马兰和

奥塔维岩溶裴勒得草原的自流水区便是这样。西南非洲其余的地区一般说给水量不太丰沛，而且水质较差。

在第一种类型中，东南部的自流盆地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很著名。这个地区位于奥布河、埃利范特河和诺索普河的流域内（图12）。在这个地区，卡拉哈里建造覆盖着卡鲁层，河流已切入卡拉哈里钙质沙漠和砾石，深达200—300呎。

主要的蓄水层是两层多孔的德怀卡砂岩，这种砂岩位于封闭的不透水德怀卡页岩之间，慢慢向东倾斜（图4）。上部的“奥布”砂岩是主要的蓄水层，下部的“诺索普”砂岩深约400呎，含水较少，而且压力较低。进水区是沙夫河和尤西布河流域，向西北是大菲什河上游，向西是卡尔克高原韦斯岭上的砂岩露头。

86

正是在1913年，在奥布河谷勘查煤的时候，德国地质学家发现了自流水，深度大小不一，在斯坦普里特为141呎，在纽奥布为601呎。每天产水量在每平方呎约7—32磅的压力下介于9,600—900,000加仑之间，在斯坦普里特为90万加仑，在克莱夫为9,600加仑。自从最初发现以来，水位已经有点下降，在利德丰坦（位于斯坦普里特以北）位于地表以下150呎，斯坦普里特位于地表以下250—300呎，在诺索普河谷位于地表以下约400呎，诺索普河谷以东更低的蓄水层是“诺索普”砂岩。斯坦普里特与大纳巴斯之间的奥布河谷现在产水量为每天50万加仑；东部的诺索普河谷为2万加仑。在奥布河谷中水是没有味道的，因为水中除含石灰质外，还含有少量的溶盐；在诺索普河谷中水质更差，水中含有氟盐是一个严重问题。可是在奥布河谷中，由于土壤中含有石灰质，灌溉时容易发生危险，作物只能生长在谷坡上，不能生长在谷底上。

现在主要农作物是小麦，正常产量为每公顷45袋，每袋200磅。奥布河谷上游年产量约3,000—12,000袋，约占西南非洲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玉米和蔬菜（特别是南瓜和甜瓜）产量都很好，最近紫花苜蓿已成为重要作物。斯坦普里特附近一年收割六次，每公顷产量为450包。斯坦普里特是卡拉库尔羊羔皮工业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个地区和附近的卡尔克高原能够销售大部分产品。^①其次应当叙述的是马尔塔赫埃区纳马层中较小的自流水盆地，这里施瓦茨卡尔克统的向东倾斜的石灰岩被不透水的页岩所封闭，使钻孔井水自流上升，水量强大的是在普拉特丰坦92农场，产水量约22,000加仑/小时（图12）。

地下水比较强大的第二个地区是奥塔维岩溶裴勒得草原，东自格罗特丰坦，西至考科裴勒得。给水最丰沛的是东部地区。我们知道，这里的奥塔维石灰岩下面是不透水

^① 关于东南部自流盆地的最近的说明，可参考：(a) H. 马廷，《南卡拉哈里的自流盆地》，西南非洲科学研究所，温得和克(1962)；(b) 西南非洲煤炭委员会中间报告(1961)；(c) W. S. 巴纳德，《西南非洲的 Streek Patrone(荷兰文)》，论文集，施特伦博德大学(1964)；(d) T. S. 科克，《西南非洲地下水的产状和位置》，哲学博士论文，开普敦大学(1964)。

87层，因此出现了许多泉。其它地方必须靠钻孔取水。

岩溶区的钻孔井中约有88%是成功的，其中42%产水量超过1,300加仑/小时，20%产水量为2,100加仑/小时以上。这个地区的年平均产水量随年降水的多少各不相同。东部年降水量约20吋，钻孔井深度平均约200呎，产水量约2,000加仑/小时；西部年降水量8—12吋，井深250呎，产水量约800加仑/小时。^①

在奥塔维岩溶裴勒得草原以南的达马腊兰，达马腊系的大部分岩石是变质岩，因此比奥塔维岩层含水少些（破裂带除外）。这个地区的钻孔井中约占78%是成功的，其中29%的产水量为1,300加仑/小时以上。在片岩和石英岩中给水量丰沛区通常是在南北走向的断层面上，特别是在科马斯高地和温得和克高地，那里至少有15个这样的钻孔井，产水量1万—2万加仑/小时。在断层带和破裂带71%的钻孔井是成功的；在无断层带仅有26%是成功的。可是石英岩和伟晶岩的出现可以把成功的百分比提高到78%，其中22%的产水量为1,100加仑/小时，深度通常约80—450呎。

除了多孔透水的伟晶岩侵入体附近以外，达马腊花岗岩中产水量都不大，钻孔井占80%是成功的，产水量不超过1,100加仑/小时，深度通常约80—240呎。

纳马兰的地下水

在纳马系中勘探地下水，断裂带同样占有首要地位。234个成功的钻孔中，76%是60—380呎深，产水量不超过1,100加仑/小时。最好的蓄水层是施瓦茨卡尔克统的石灰岩和白云岩。据我们所见，其自流情况很象普拉特丰坦92农场（在马尔塔赫埃西南），那里有一个钻孔深840呎，产水量22,000加仑/小时。在这种建造上，钻孔必须穿透下部的页岩打到石灰岩中，通常要打得很深。

88 在施瓦茨岭统内，页岩间两个持续的砂岩夹层是主要的蓄水层，页岩仅产少量的水，大约为100加仑/小时。

大非什河统的上覆岩层由泥质砂岩和砂质页岩组成，具有良好的蓄水性能，但最大的产水量是出现在这种建造的少数断裂带上。不过这种岩层中的水通常是稍有咸味的。

卡鲁系的地下水

卡鲁系底部的德怀卡页岩和冰碛岩是有名的贫水层，通常只产出少量很咸的水。可是当粒玄岩的岩脉和岩床侵入时，在粒玄岩—页岩接触带中，一般都有丰沛的良好水。在德怀卡页岩层中，大部分饮用水都来自这种接触带。南部纳马兰的瓦尔姆巴德和克特

^① 这些数字以及下面所引用的钻孔统计数字均据 T.S. 科克，《西南非洲地下水的产状和位置》，哲学博士论文，开普敦大学(1964)。

曼斯霍普就是最好的例证。瓦尔姆巴德的6个钻孔，深90—190呎，产水量分别为2,600—10,000加仑/小时。在克特曼斯霍普，由于粒玄岩岩床的特殊形状，原来是自流水，但由于附近开发了钻孔，使压力降低，以致这里两个深300和390呎的钻孔，目前产水量为3,800加仑/小时和5,100加仑/小时。纳马兰南部的瓦尔姆巴德区地下水还是贫乏的，但是在邦德尔保留地西边不远的地方却有许多泉，因为那里有一大片粒玄岩下伏于卡鲁页岩层。从这个岩床上面流出的8个泉，若是在别的缺水地区，是非常重要的，但来自卡鲁系页岩层的水有时太咸，无法供人饮用。^①总结纳马兰南部地下水的特性时，吉尔伯特·科克得出地下水中固体的平均含量为2,260 ppm，其中硫酸钠与硫酸镁之比为5:1，氯化钠与碳酸钙之比为4:1。^②西南非洲南部“高矿化的氯化物硫酸盐水”地带很可能向北伸延，目前我们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开普省大部分邻区中，地下水的固体物总量超过1,000ppm。^③这一级的高矿化水的继续摄取效应，现在已经受到南非科学家的重视。^④

在南部卡拉哈里盆地，我们曾见到特殊的自流情况。达马腊兰的埃乔（斯托姆山）⁸⁹砂岩区，92%的钻孔深度不超过560呎，56.5%的产水量不超过1,300加仑/小时，4.5%的产水量超过3,100加仑/小时。斯托姆山熔岩（主要在马林塔尔和兰图地区）的68个成功的钻孔中，82%的深度不超过320呎，70%的产水量低于1,300加仑/小时。这种建造内大部分的水都是咸的。

第三纪沉积物和卡拉哈里沙地斐勒得草原的水

西南非洲境内的第三纪沉积物主要分布在西部的纳米布沙漠和东部下伏石灰质砾岩状沉积物的卡拉哈里沙漠。纳米布的地下水显然很少。不过在靠近海岸地方，从沙丘的沙中有水渗出，这是由于沙丘带东部边缘附近苍达布、索萨斯和科伊查布内陆盆地的地下排水所致。在沿海区卢得立次的钻孔以南，仅探到了少量的高盐水。可是在内纳米布，凡是多孔物质堆积的地方，地下水是相当丰富的。奥斯以西约25哩的加拉布，从一个钻孔中获得了水质良好的水，产水量每日140,000加仑。这种发现很值得注意。高原边缘的西部12个成功的钻孔，5个（深度在260—600呎之间）产水量不超过300加仑/小时，3个产水量300—700加仑/小时，3个产水量700—1,100加仑/小时。

在卡拉哈里地区，从南到北情况变化很大。在南部（自流）地区，德怀卡页岩层上

^① 关于纳马兰地下水可参考：(a) 保尔·兰格：《德属纳马兰地质学》，德属殖民地地质研究论文，柏林(1912)；(b) S.H. 霍顿和 H.F. 弗罗姆默兹：《西南非洲瓦尔姆巴德区地质学》，温得和克(1936)。

^② 见《西南非洲科学协会杂志》。

^③ 邦德：《南非联邦地下水供给的地球化学勘察》，《地质勘察报告》，第41期，比勒陀利亚(1946)。

^④ 参考斯特恩和赖纳奇：《毒害人和动物的水》，翁德斯特朗口，《兽医学杂志》，II(1)，1939，第167—229页。

覆着第三纪地层，这种第三纪地层在阿米努伊斯保留地的南方和西南方充满第三纪前的谷地，最大厚度约 800 呎。凡是德怀卡砂岩含水层太深、钻孔很难成功的地方，这个地区的农民通常开发卡拉哈里层的砾岩带，而且在 80—500 呎的深度，给水就相当多。80% 的钻孔产水量不超过 1,100 加仑/小时；大约 3% 的钻孔产水量超过 1,300 加仑/小时。这种水虽能饮用，但一般比德怀卡砂岩层的水咸得多。开发流水的钻孔，在穿过卡拉哈里层处通常加衬层封闭，以免盐水混杂。

- 90 戈巴比斯硬地裴勒得草原“岩舌”的北边，在沙地裴勒得草原的东部，没有象沙地裴勒得草原东南部出现的那种自流情况，但是这里年降水量较高，平均约 18 或 20 吋，而且几乎全是十一月到三月的夏季雷暴雨。正如 H. 马廷^①所指出：地下水的情况取决于降水和沙覆盖层之间一些细微关系。如果沙象大部分被风吹扬的那种细沙，那末雨水就不能象粗沙那样容易入渗，因而大部分水就在地面附近蒸发或通过植被蒸腾。即使带有粗沙，降水也很少能渗透到地面 20 呎以下。反之，若沙覆盖层不到 20 呎深，则自由水就可透过沙覆盖层进入下伏岩层；如果下伏岩层是多孔的，就可积蓄相当的水量，而这个薄沙层起着覆盖保护作用，防止从下伏岩层表面蒸发。所以沙地裴勒得草原的边缘地下水的潜势力很高，特别在亚沙建造是多孔灰岩的地方，象达马腊兰硬地裴勒得草原的东边缘就是这样。

因为在沙地裴勒得草原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沙覆盖常超过 20 呎深，所以水积蓄在地下建造中的可能性极小。但是，若卡拉哈里砾岩沉积物堆积在地表附近或第三纪前的岩石建造附近，则地下水可从这些建造中渗到沉积物中，并可以在这里大量蓄积。

- 在东部沙地裴勒得草原钻探地下水时，曾发现一些相当惊人的结果。在埃普基罗保留地大约东经 19° 的经线上，一个穿过艾塞布、亚历克塞克和埃普基罗三个奥穆兰巴干河床的西北—东南向剖面表明：地下水表面紧随地表轮廓变化，并且内流区钻孔产水量高于奥穆兰巴干河床层，而该层却低于内流区约 100 呎和 500 呎。在艾塞布和埃普基罗两个奥穆兰巴干河床之间，这个地区的东西向剖面表明，东经 19° 经线以西，钻孔产水量为 91 1,200 加仑/小时到 1,500 加仑/小时。但这条经线以东约 20 哩处，潜水面的梯度是一急剧的陡坡，到大约 30 哩处，约 400 呎的深度内根本无水。根据 H. 马廷的意见，这个地区以东，地下水是“大多无价值或一用就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中沙地裴勒得草原的西部边缘区，在沙层大致不超过 20 呎深的地方，对地下水的积蓄条件非常有利，潜水面通常位于地面下大约 100 呎。

在沙地裴勒得草原更远的北方，纳鲁加斯与卡诺弗莱之间，卡拉哈里系达到目前所

^① H. 马廷：《西南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覆盖的一些地区的水文和水量平衡》，非洲水文会议，内罗毕(1961)，非洲技术协作委员会出版，66期，第450—455页。

发现的最大深度；1012农场第4868号钻孔穿过卡拉哈里层1,070呎还没有达到层底。^①可是在这种沉积物中，通常约在400呎深处可以发现水，产水量约1,500加仑/小时。18°经线以西，这个纬度的潜水面大约在地面以下40—50呎，在白人拥有的农场，产水量介于1,800加仑/小时和2,800加仑/小时之间。

在埃托沙潘盐沼南部的奥考奎约，钙质胶结沙层中的潜水面位于地面下约20呎，产水量约1,200加仑/小时。

在盐沼北部的安多尼，第三纪砂岩、灰岩和粘土层中一个钻孔，在地面下8—240呎处发现含盐水，在429—530呎处发现自流水。在767—799呎处，钻孔穿过红层，大概属于埃乔（斯托姆山）统。这个钻孔的产水量约2万加仑/小时，可是这种水太咸，人们无法饮用，但据说当地动物角马可以饮用。

在中部奥万博兰，在地面下约15—20呎处可以发现咸水；因此这样深度的井和钻孔是无用的。但有些地方在浅处发现淡水，可是抽水不久，由于低层咸水上升，淡水又变成咸水了。我们已经知道（第一章），奥万博兰是依靠奥沙纳干河床中来自当地降水和来自库维莱河洪水的地下水。最近修建的奥卡塔纳和埃塔卡渠道，将容纳库内内河水，有效地消除干旱年饥荒的根源，并供给人和牲畜良好饮水。

在欧科范果河谷兰图附近，第三纪沉积物还未胶结，所以在—一个钻孔中下了240呎的套管，便可保证产水量约1,400加仑/小时。

总结第三纪沉积物的钻探成果时，T. S. 科克发现：在西部（纳米布）地区，最大产水量约为1,100加仑/小时；在东部（自流）地区，产水量约1,300加仑/小时；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水量约2,100加仑/小时。钻孔成功的百分比在西部地区是77%，在东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是84%。

地下水的资源和利用

关于西南非洲境内地下水资源的极其重要性，威普林格博士提出了一些明显的事实。^②任何地区的水量平衡方程都可表述为：雨、雪、雹的降水量等于地面径流或地下水离开地面的水量以及直接蒸发或植物蒸腾返回大气的水量总和。在德国，平均降水量约700毫米，地面和地下径流近似等于蒸散返回大气的水量。西南非洲平均降水量约250毫米，蒸散总计为249毫米，而降水总量中注入河道和地下贮水层的只有1毫米。这是对整个西南非洲境内的近似平均数而言；在有利的条件下，径流可达到21毫米，大非什河通常就是这样；否则，径流可低到0.3毫米，如沃尔维斯港附近奎塞布河下游流

① 《西南非洲煤炭委员会中间报告》，1961年，第84页。

② 见 H. W. 斯坦盖尔，《西南非洲的水利》，温得和克（1963）。

域。总之，对于坝（那里静水还要减低一些蒸发量）或井和钻孔来说，水的有效总量显然是很低的。

西南非洲境内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供应137,000城市人口、388,000乡村人口和250万大牲畜及450万小牲畜的用水。现在城市人口用水（以100万立方米为单位）每年约14.5单位，其中13.5单位来自地下水源，0.5单位来自坝水，唯有卢得立次每年6万立方米是由海水蒸馏的。乡村人口，包括保留地的班图族，用水稍多于7.5单位，除了约三分之一来自边界河流外，几乎全是用地下水。大牲畜和小牲畜共用水43.5单位，其中12.5单位来自坝水，31单位来自地下水，即西南非洲境内所用的全部地下水的44%。

93 大型灌溉用水68单位：15单位来自奥兰治河，11单位来自地下水源（奥布河自流盆地6.8单位），还有42单位来自坝水（包括哈达普坝）。小型灌溉用水10单位：6.5单位取自地下水，3.5单位取自坝水。用水总量估计约144单位：59单位的坝水，70单位的地下水和稍多于15单位的河水及海水。

水的补给来源有二：第一，来自西南非洲境内全年的降水，估计平均约为2,000亿立方米；第二，来自西南非洲的边界河流（当然这些河流是外来的）。第一种水源可以补给地下水共约60单位，可供贮蓄在坝中的径流1,210单位，历年平均在坝中贮蓄的水量为290单位（坝容量的一半）——总补给量15.8亿立方米。

由边界各条河流带来的年径流量：库内内河（在鲁亚卡纳瀑布）约为50亿立方米，欧科范果河（在安达拉）约为100亿立方米，宽多河约为50亿立方米，赞比西河约为375亿立方米，奥兰治河约为111亿立方米。至于库内内河和欧科范果河，则可以建立水电站，把水抽到内部干燥地区，不过这是很昂贵的，并且土壤肥力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从库内内河的埃里克森浅滩到奥万博兰的渠系已得到葡萄牙的同意，并且必要的安装设备基金已由南非当局筹备妥当。

第五章 土地潜力

根据地形、土壤、气候、植被、水利的情况，特别是当地人的多年经验，可以正确⁹⁴地评价土地对农作的适宜性和成功饲养所要求的地区。

我们大体上看出，在西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气候对大规模作物生长是不适宜的，仅在东北部地区才能生长一些非灌溉作物。在格罗特丰坦地区，有个时期人们认为：在小块土地上耕作可能成功，但是由于降水不可靠，许多小土地持有者被迫离开了这里，在许多较大的地块上，收成变化很大的玉米、马铃薯、豆类、高粱和烟草仍然继续种植。

在奥万博兰，卡弗黍是主要的谷物，生长在饱和土壤上面的沙岗上，在洪水期间，有惊人的收成。其它谷物有高粱、豆类、南瓜、西瓜、葫芦和花生。在整个西南非洲境内，雨量较多的欧科范果区和东部卡普里维，有最高的谷物生长潜力。欧科范果河阶地的冲积土壤和东部卡普里维的一些水分充足的砂质壤土，有利于奥万博兰谷物以及通常作为商品谷物的玉米的生长。在这些地区，特别是由于欧科范果河、马希河(宽多河)和赞比西河水源丰富，有发展灌溉的可能性，耕作业的远景充满着希望。不过，这些地区的牧业潜力是有问题的。在西南非洲别的地方，除东南部的自流河谷(第四章)和斯瓦科普河谷中的靠近奥卡汉贾的奥索瑙灌溉区外，耕作业规模很小，完全依靠农民自己的能力和首创精神：如农田水坝，从河床的井中抽水灌溉河谷中的小面积的冲积土地，利用洪水在河道旁的土地上进行耕作，从钻孔中或从偶而出现的不太咸的泉水中抽水灌溉的许多小块地等。在干燥和缺水的土地上，除了上述的绿色狭长耕地外，西南非洲境⁹⁵域内便没有理想的耕作业。然而我们迫切希望大菲什河在哈达普坝(第四章)能引水灌溉3,000公顷土地，并在奥卡汉贾附近的斯瓦科普河上修建大坝；否则，西南非洲必须看作是一个牧区，考虑利用西南非洲的土地时必须预料到：土地利用将主要是畜牧业。

牧 区

除去在畜牧业上不重要的沿海纳米布外，我们认为西南非洲有三个主要的牧区：南部的小牲畜区，北部和东部的大牲畜区或牛区以及大小牲畜都适宜的地区(图14)。精确

地划定上述各区的界线是困难的，因为区间有很大的重叠，分界是宽阔的带状。但是，每个当地人都能够认出各区的大概位置。

小牲畜区大体上相当于高原—亚荒漠—草原型植被区（第三章），西至内纳米布，东至卡拉哈里荆棘裴勒得草原。小卡鲁矮灌木对于吃嫩叶的绵羊和山羊是比较理想的。不但矮灌木的小叶子含有百分比相当高的可消化的蛋白质和磷，而且因为它有扩张的根系，并且在炎热的夏季能有效地控制蒸腾作用，所以这种矮灌木能够渡过正常的漫长干燥季节；当不能完全适应的植被类型已经枯萎时，这些矮灌木还能提供有滋养的嫩叶。在偶然反常的长期干旱时，这种矮灌木确实也会死亡；但是当下次雨期到来时，矮灌木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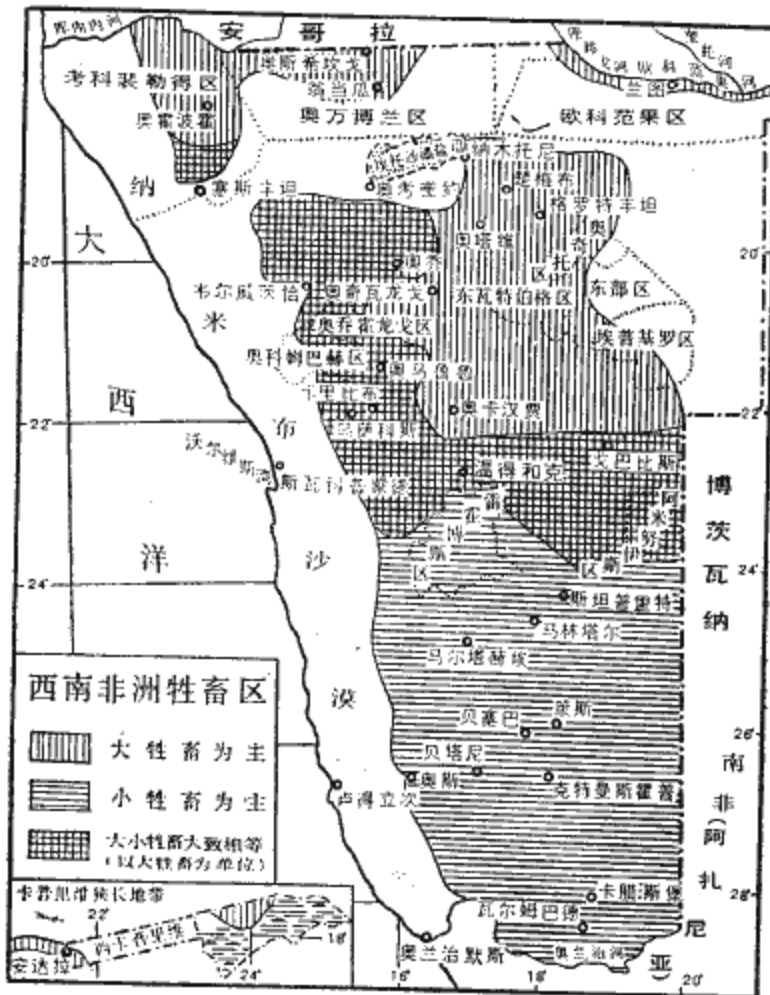


图14. 西南非洲牲畜区

牲畜放牧区，根据牲畜单位（1头牛—5只绵羊或山羊）划分。部分地根据《西南非洲长期农业政策委员会报告》。点线内的区是较大“原产区”，以前称为“土著保留地”。

的种子便要发芽，新一代矮灌木将生长出来。令人奇怪的是，虫害是潮湿牧草裴勒得草原牧民死亡的原因；而靠上述矮灌木为生的绵羊和山羊能保持高度健壮水平，不致受这种虫害侵袭。据认为，当矮灌木丰富时，大牲畜可以大量地吃这些嫩叶；但矮灌木稀少时，小牲畜吃很少量的嫩叶也可渡过干旱。

在西南非洲的南部，暴雨可以使牧草骤然发芽。牲畜爱吃这种牧草，事实上牧草比灌木叶更可口、更有营养。那样偶然的发芽，可以出现在每年的任何期间，并且非常有助于动物的健壮，但是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基本食料还是靠灌木供应。

绵羊

到1935年为止，西南非洲境内的大部分羊群由下列三种羊组成：(1) 非洲荷兰种平毛（南非荷兰语称“布林克哈尔”）绵羊，由霍屯督人于十九世纪后半期从开普省带来；(2) 在1870—1879年间，雷震波斯人首先引进了美利奴羊；(3) 肥尾黑头波斯羊，^①是一种受欢迎的大量繁育的绵羊。1935年，卡拉库尔羊在数量上已经赶上了所有其它类型的绵羊。从此以后，其它类型的绵羊为卡拉库尔羊的发展奠定了繁殖的基础，现在卡拉库尔羊已几乎完全替代了白人牧地中其它种类的绵羊。

卡拉库尔绵羊，看来象是来源于中央亚细亚；西南非洲这类绵羊的原种来自俄国布卡拉省。卡拉库尔羊的羊毛粗糙而价格低廉；但是，初生的羊羔的毛皮，除了偶尔呈灰色或棕色以外，一般为深黑色或蓝黑色，具有较高的价格，贸易上通常以“波斯羊羔”著称。在这种羊羔初生的十至十四天中，卷曲或波状的“软毛”逐渐变直；为了把卷毛控制在理想的程度，在羊羔出生不几天就必须屠宰掉。在国际市场上，西南非洲羊皮的平均价格依卷毛的类型而定，约15先令到50先令不等，“宽尾”型（死后取出来的或早产的羊羔）因其质轻且具平滑水波纹式样，通常博得最高的估价；“短卷毛”与“筒卷毛”型，其价格按行情与供求而变化。当1909年德国行政当局初次把卡拉库尔羊引进西南非洲时，卡拉库尔羊就立即显示出几乎完全适应于当地环境，当然，西南非洲有许多特征跟土耳其斯坦^②几乎是相同的。屠宰出生不久的羊羔，是对场主心理上的打击；但是，经济形势已克制了那样的心情；一张好羊皮比一只长成的绵羊的肉（即把绵羊照料三或四年再卖其肉）的价钱值得更多。况且，在干旱经常威胁的情况下，发现在非常干燥的季节里，如果母羊不喂养羊羔，母羊则有较大的生存可能性；显然因丢弃羊羔，而母羊就不致于遭受长久的灾难性影响。自从卡拉库尔羊引进以来，“布卡拉黑玫瑰色羊”⁹⁸已证明是西南非洲的最大经济财富之一。卡拉库尔羊与当地环境之间的一些利害关系已

① 主要指中央亚细亚卡拉库姆沙漠一带所产的绵羊羔，通称波斯羔，又称卡拉库尔羊。——译者

② 包括现在苏联的土库曼共和国和乌兹别克共和国。——译者

经很明显了。倘若裴勒得草原在初夏（因为产羔在六月份）与晚秋（因为十一月份产羔）情况良好，母羊将在两年内孕羔三次。然而，在此期间，如果那里缺乏含有相当多的维生素A的绿草，母羊便不发情；除非在降水多或降水分配适宜的年份中，通常是母羊一年孕羔一次。

与市场销售有关的问题，也包括低等毛皮市场萧条的经常性危机。甚至出现这种情况：一张低等毛皮只值5先令到20先令，还不如一个羊羔在一般条件的裴勒得草原上放牧12—14个月再去卖肉那样合算。这一事实更显示出卡拉库尔羊价值的双重意义。卡拉库尔羊肉不能视为一级绵羊肉，但是它作为二级羊肉在南非市场上是得到畅销的。卡拉库尔羊粗羊毛可用于制造毡子，也可用于制造“波斯”型地毯。况且，卡拉库尔羊最大限度的繁育，不适于极端的沙漠条件，而适于年平均降水量甚至至少到2吋的“沙漠灌木”地区。另一方面，卡拉库尔羊完全适应于北部牧场的干燥地方，当然那里的裴勒得草原更适合于牛的繁育；但是，这些地区易有害虫和其它疾病，对于比较好吃的牧草品种的生存构成所谓经常性的威胁。再者，绵羊是不太适于高草地区的，而且常常听说，尽管牧民们努力把绵羊喂养得膘肥体胖，结果过湿的高草裴勒得草原还是“抛弃它们”。

山 羊

在西南非洲境内的干燥地方，虽然山羊作为生活财富常常被认为是几乎不可缺少的，但在价格方面，小牲畜类中的山羊则是贸易上非常次要的对象。山羊虽对裴勒得草原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在牛不能生活的地区仍需山羊提供奶和肉。据说在裴勒得草原上喂养一只山羊的消耗，可以喂养一只半到两只绵羊；但即使如此，山羊的奶不仅对于非洲人，而且对于白人场主都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在西南非洲境内，安哥拉山羊的繁殖没有很大进展；山羊的总头数大约200万，安哥拉山羊大约只有6,000只。

99 小牲畜容纳量

在西南非洲的南部，裴勒得草原最低的容纳量（象在第三章里所了解的那样）是在遥远的南方，也就是在克特曼斯霍普和奥兰治河之间。在这里，7公顷（17英亩或8摩肯^①）一只绵羊或山羊是一般规定。在“正常”降水量的年份里，也就是降水量2—5吋，这个规定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严重干旱的年份里，便根本不可能估算出一种饲养比率，因为在数百平方哩的地表上几乎不生长牧草或嫩叶，牲畜也许必须用牛车或火车运送到远处有牧草饲养的地区。克特曼斯霍普往北到雷霍波斯，由于正常的降水量

^① 摩肯(Morgen)是南部非洲量算土地面积的一种单位，等于85.67公顷。——译者

5—10时，裴勒得草原向北向东均逐渐繁茂。在内纳米布，容纳量约为10公顷（25英亩或12摩肯）一只绵羊。在贝塔尼和马尔塔赫埃两区的高原上，约为4—5公顷一只绵羊；大菲什河河谷以东，在卡尔克岭高原的石灰岩地表，由于降水量约为6—8时，还有良好的矮灌木和草被，容纳量约为2—3公顷一只绵羊。向北，在雷霍博斯一带，羊和牛在一起牧养，容纳量在许多地方提高到1公顷或2公顷一只绵羊。

牛

西南非洲最适合牧牛的地方是年降水量约为14—20时的高原萨瓦纳群落或矮灌木地区。这个地区从温得和克和戈巴比斯向北，并从奥奇瓦龙戈和埃托沙潘盐沼向东伸展；也包括从考科裴勒得的高原部分到欧科范果平原和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整个北部地区。在欧洲人殖民时期以前，这个地区主要是赫雷罗部落、奥万博部落和欧科范果部落的居住地。

这个地区有三种土产牛：达马腊牛（由赫雷罗人和达马腊山地居民喂养）与北部的奥万博牛和欧科范果牛。温得和克高地以南，有纳马人的小牛群。由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牧牛时常常互相侵入彼此居住地区，因而没有特点鲜明的纳马牛，但是奥万博牛和欧科范果牛则分得非常清楚。

在欧洲人殖民时期以前，牛的头数主要由于气候和疾病的关系变化很大，最严重的疾病是牛瘟、肺病、炭疽热和口蹄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赫雷罗兰，牛头数的估计看来是不可靠的。据说，八十年代初期，严重干旱之后，赫雷罗牛只有6,000头，^①但是到1890年，连续三年干旱以后，牛的数量估计达15万头；1897年发生牛瘟，据说这些牛死亡将近一半，剩下大约9万头。^②

在奥万博兰，很早以来，牛肺病就是一种不断发生的灾害，而且奥万博牛既小又瘦，商品价值不大。奥万博牛的体重大约只有整个西南非洲牛的平均体重的一半。

在赫雷罗兰，尽管不符合现代标准，但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当地情况，土产母牛仍用来作为一般品种改良的繁殖基础。德国人以及后来的南非移民，为了改良牛的品种，引进许多欧洲种牛：棕色瑞士种牛和罗特维种牛（提高牛奶产量）；弗里斯兰种牛、西门塔勒种牛、平兹高尔种牛和无角红牛（提高牛奶产量和牛肉产量）以及短角菜牛、阿伯丁—安格斯种牛、赫雷福得种牛和萨塞克斯种牛（提高牛肉产量）。这些外来品种在生产适合各种不同环境的杂交品种方面已取得不同成就；但是，决定因素如同非洲别的地方一样，显然是饲料问题，而不是品种问题。在裴勒得草原缺草的时候，如果

^① 《长期农业政策委员会报告》，温得和克(1948)，第434节。

^② 《关于西南非洲土著居民和德国人对其虐待的报告》，伦敦，文书局提交英国国会文件，第9146号起，(1918)，第41页。

没有足够的饲料予以供应，最优良的品种在这样环境中也会恶化。正是这样，高气温对于来自气候较冷地带的品种常常成为重大灾害。在西南非洲较热的环境中，最有希望的牛，可能是欧洲种牛和当地母牛的杂种或该杂种和布拉曼牛的杂交牛。

大牲畜容纳量

在这样多变化的环境中，要确定出裴勒得草原大牲畜容纳量（即使可能）也是困难的。最好的牧场是在赫雷罗兰平原，在那里，通常5—10公顷一头大牲畜认为是合适的。新移民者常常赞成较低的限度；老移民者因为经历过严重干旱，所以倾向于较高的限度。由于保护裴勒得草原，设立围场和控制放牧，赫雷罗兰大部分地方7公顷或8公顷一头大牲畜通常是很合适的。

在这个地区最干燥的地方，也就是考科裴勒得，要确定一种比率确实困难，因为这101样广阔的地表，作为牧场来说，很少有或者说没有什么价值。沙地裴勒得草原，也是因为广大地区缺水，很多公顷一头牲畜，这个比率也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有水可以利用和供给，使牲畜吃适量的磷酸盐类和食盐，牲畜的跛病和缺磷引起的病（第三章）能够得到治疗（在那样的粗放经营的牧场里，这种设备几乎办不到）。20公顷（50英亩）一头大牲畜，或许合适，但是接近西南非洲的东部边界一带，由于缺水，牧场的实际容纳量从来没有进行过适当的试验。

牛和绵羊的混合饲养

在南部小牲畜区和北部、东北部牛区之间，有一片降水量10—15吋的广阔地域，那里的环境对于绵羊和牛都是适宜的。这种牧草裴勒得草原和灌丛裴勒得草原，不仅相当干燥，适于绵羊生活，而且没有潮湿的东北部那种严重的虫害威胁。西南非洲很多农学家强烈反对这种牲畜饲养方式，理由是：绵羊癖好挑食，因而牧场放牧绵羊后，不久就会变坏，而有害于牛。这是确凿的事实，不过来自卡拉库尔羊的经济收入是及时的和相当多的；反之，要从牛和乳牛的饲养得到经济收入，新移居者都需要等待四年或五年。解决绵羊和牛混合饲养的问题，在于尽可能制定一个周密的露营地规划，以便放牧时能控制管理。可是，对于这个地带较干燥部分的大饲养场来说，露营地的围墙需要相当多的资金费用，要让移居者负担是做不到的。

最低限度饲养场面积

从德国人占领那时起，关于白人移民的饲养场最适宜的面积问题，已多次引起行政

当局注意。德国人已认识到，由于土地价格很低，当时的趋势是移民购买土地太多，因而于1910年进行一次调查，确定了一个合理的最大限度的饲养场面积。推动这次调查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有一个政策：每个地区都要迅速地发展较多的（白人）人口。最近，重点已是强调对西南非洲各个不同部分的饲养场确立一个适当的最低限度的面积，以使逐渐增多的饲养场申请人，作为移民者，而不致占有不经济的面积。“最低限度饲养场面积委员会”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①报告中不仅吸取了最成熟的农业方面的意见，而且也吸取了委任统治期间二十五年中所积累的经验。从西南非洲的北部（温得和克和格罗特丰坦之间）起，该委员会考虑了建立5,000公顷规模的“养牛和产奶”型饲养场所需的资金费用。各项资金费用估算如下：

没有改良的土地（5,000公顷）价值： 1,500 英镑

改良费：

水的装置	760 英镑
围墙和露营地	660 英镑
饲养场的建筑物	800 英镑
器具	554 英镑
牲畜	1,320 英镑

总计 5,594 英镑

该委员会取这样的资金费用，作为西南非洲境内这一部分的估价标准，并认定10公顷一头牲畜这一比率是合理的；据此对另外一些地区进行了调查，并对西南非洲境内每一部分在投资上能获得相当好的利润所需要的最低限度饲养场面积作了估价。在警察管理区的北部（即温得和克到格罗特丰坦），优选出了各种最低限度饲养场面积：格罗特丰坦附近农业区为3,000公顷。奥奇瓦龙戈区的沙地裴勒得草原为1万公顷，奥乔区西南部的内纳米布区为15,000公顷。警察管理区北部其余地方，优选的饲养场面积为5,000公顷；但那些降水特别少或地势崎岖的地方除外，那里优选的面积为7,500公顷，少数地区甚至为1万公顷。在沙地裴勒得草原，凡是有良好水源的地方，一般认为1万公顷是合适的。温得和克高地以南的雷霍布斯区显示出地势和降水影响着饲养场的大小。在平坦的中部地区优选的面积为4,000公顷；在该区东部的沙地裴勒得草原是1万公顷；在最西边（干燥的崎岖断崖地区）是2万公顷。再向南不远的吉贝翁区，优选的面积变动于5,000公顷和12,000公顷之间：卡尔克高原为5,000公顷，东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为12,000公顷。自流区优选的面积为8,000公顷，因为只有狭窄的河谷中才有可以耕作的地区，其余的饲养场是钙质裴勒得草原和沙地裴勒得草原。在马尔塔赫埃

^① 《报告》，温得和克（1946年1月）。

和克特曼斯霍普，最优的饲养场是5,000—8,000公顷，在高原西部较贫瘠的土地上，为12,000—15,000公顷。瓦尔姆巴德区“托拉裴勒得草原”（第一章）优选的饲养场大小各不相同：东部边界附近为12,000公顷，西南部奥兰洽河附近为2万公顷。在内纳米布，优选的面积为15,000公顷到2万公顷；沿海纳米布河谷中，情况特殊，要保证耕作或牧场的使用，应由他们自己来确定使用面积。

以上优选的最低限度饲养场面积，是对白人移民而言；对于非洲人需要另作考虑，这个问题下面还要叙述。

劳动力问题

当饲养场的大小介于3,000—20,000公顷（7,400—49,000英亩）时，劳动力的使用就成为场主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对于屠宰牲畜的广大饲养业来说，需要劳动力最少；但对乳牛饲养业和卡拉库尔羊饲养来说，饲养场的劳工就成为主要人员。

乳牛饲养业中，劳动的情况是艰苦的。西南非洲的乳牛产奶量不多，每头乳牛的平均产奶量大约是每年114加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产奶量低并不是普遍现象，或者说是由于饲养方法不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情况；即令是很残废的牛也能产少量的奶，因为这种牛有一种本能，可以哺乳次大陆其它牧草较丰富部分的离群幼畜和失去母畜的幼畜，但由于环境所迫使其减少了大量产奶的这种本能。

乳牛饲养在一年中干季各月是比较省力的，而在产奶很丰富的夏季各月情况却显著不同，104 工作时间长而且紧张。幸而一方面在警察管理区以内，对于牛的饲养和乳牛饲养业可以充分供给劳动力，因为自古以来赫雷罗人就是养牛的民族，甚至他们的仇敌也承认赫雷罗人在性格方面和部落的训练方面都是高超的牧牛人。他们的牛是其邻人羡慕对象——常常是战利品，在西南非洲境内，至今他们还被视作最好的牧牛人。

从另一方面来说，赫雷罗人不愿作牧羊人，他们没有照料小牲畜的天然爱好。西南非洲的南部大多数牧羊者是霍屯督人，或是布须曼人，最近数十年来，他们几乎已成为南部的主要的绵羊饲养者。

在委任统治的早期，当时移民是相对的少数，警察管理区的任何部分劳动力都是充分的，每月工资10先令，有各种价格的食物供应，并允许在顾主土地上放养少数牲畜，报酬相当不错。由于移民逐渐增多，劳动力便出现不足现象。并且从1935年起，随着卡拉库尔羊头数的增加，劳动力的缺乏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知道，卡拉库尔羊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绵羊，但是这种绵羊的兴旺几乎完全依赖牧民，牧民必须甘愿跟着价值约1,000英镑到2,000英镑的数百只绵羊天天停留在远离农庄的地方。在产羔期，牧民的负担是

很重的，并且“长期农业委员会”声明，当时一切都决定于“牧羊人的警惕性和可靠性”，这是非常公正的。牧民通常来自奥万博兰，由“西南非洲土著劳动协会”（简称“SWANLA”）供给农庄主使用。该协会由北部地区补充新的劳动力，从事农场、矿山、工业和饲养工作。上述委员会的报告接着声称：“奥万博兰的牧童是卡拉库尔羊劳动队的老前辈，这种服役是不可缺少的，但也不可能靠增加每个牧童的羊群来节约劳动力。因为这样做的结果，看守效率就要降低，立即会对绵羊产生不良影响，并且使裘勒得草原恶化”。

随着乳牛饲养业和卡拉库尔羊饲养业的扩展，随着南部和北部矿业的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因此在战后的年代怎样满足饲养业团体所需要的劳动力问题，变得非常尖锐，为此于1945年设立了“西南非洲土著劳工委员会”。该委员会1948年的报告¹⁰⁵中，强调了劳动力情况的重要性。报告中估计：1946年在警察管理区52,000多非洲劳工中，约有12,000在城市，3,000在矿山，3,400在铁路和公路，34,000在牧场。牧场的劳工中，大约有17,500人招自北部土著居民。牧场劳动力的缺乏，迫使限定劳工人数，场主所居住的每个牧场10人，其它牧场5人。即令这样限制，1958年牧场缺额仍很严重，估计达10,817人，并且与条件优越的矿区和鱼类工厂竞争劳力的现象也非常激烈。

尽管有不许流浪的规定，并对违反主仆法条款者进行惩罚，可是在这个期间工资问题已变得格外明显。由此可见，保证饲养场有充分劳动力的唯一办法是提供较多的工资、较好的食品和住房，并且应当把非洲人看作是西南非洲境内的宝贵财富，不能只看作是劳动力来源，要尊重其人权，且视如同胞。

第六章 经济状况

西南非洲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关于农作、渔捞和采矿，输出这些加工工业的物产和输入西南非洲不生产的商品。

农 业

我们已经知道（第五章），除北部地区外，农业几乎全是畜牧；南部地区种植少量的蔬菜、水果和谷物，然而差不多经常不够当地消费。以往在恶劣的季节中，奥万博兰曾发生过饥荒，直到后来行政当局成功地使种族部落在好年景时建立谷物储备，以应付不能避免的干旱。即使如此，连续的旱年，尽管预防，也会带来一种饥荒状态，如在1961年初期发生的情形，当时南非铁路局的汽车运输为奥万博兰的饥荒救济，一个月要从奥塔维和楚梅布运来两千吨玉米。

在警察管理区，玉米生产经常是不够的。良好的降水季节中，每公顷产量可以高达15至20包（一包200磅），即每英亩5—8包；干旱年度里，每公顷产量常常低于两包半。小麦一般在灌溉条件下种植，每公顷产量15至20包，但只限于灌溉土地；现在灌溉土地的大概面积是1,000公顷。不同的季节降水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以1946年（在两年干旱之后）和1950年（在“良好”降水的两个季度之后）的生产为例，在表6中可以显示出来。

德国统治时期，从南非联邦最大价值的输入，是连同水果、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这是意味深长的。在1928—44年委任统治年代，平均每年从联邦输入的粮食，包括玉米和玉米粉92,000包（一包200磅），麦粉和细面粉50,000包，马铃薯16,000包。五十年代早期（即西南非洲统计并入南非联邦统计以前），粮食输入价值在230万和270万英镑之间，超过了除“金属、机器”与“纤维、纺织品和衣着”等类以外的所有其它输入。除非灌溉能使农业得到巨大的和意外的发展，西南非洲的大部分农业粮食将永远依靠输入。

这种情况，自然是与畜牧产品相反。在欧洲人侵占以前的时期，贸易者从南非进入西南非洲境域，主要以制造品交换牛；他们将牛经海路运到开普敦，或者更常常赶运过

表 6 西南非洲南部地区 1946 和 1950 年主要农作物产量(磅)

	欧 洲 人		非 洲 人			
			白人农场	保留地	白人农场	保留地
小 麦	1946	1950	1946		1950	
	1,455,200	1,247,000	5,400	112,200	• •	181,000
玉 米	3,413,600	25,437,800	14,000	40,200	254,000	11,505,000
高 粱	21,800	193,600	2,000	100,000	15,600	20,101,200
马铃薯	98,250	488,475	150	300	• •	• •
豆 类	96,600	65,000	• •	• •	800	• •
烟 草	• •	162,440	• •	• •	• •	• •

奥兰治河到开普省去。向南非联邦输出牛与小牲畜的现象一直继续到现在，不过有时联邦市场已充满了当地牛的供应，曾试图对欧洲输出，但也收效很小。

1913年保护国内约有20.6万头牛和100多万头小牲畜(绵羊和山羊为主)。当联邦军队1915年占领西南非洲时，禁止活牲畜的输出，以便集中精力恢复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到1925年，牛已增至56.4万头，小牲畜超过200万头，并且约有5万头牛和10万头以上小牲畜对联邦输出。十年后，1935年牛的头数已增至66.6万，小牲畜超过300万头，分别输出12.9万和12万。在1944—45年和1945—46年中，干旱造成沉重的过境税，尤其在南方，23万头小牲畜为了暂时的牧养而不得被赶运到联邦去。那些余留下来108的，死亡80万头；其中58.5万头直接受干旱的影响而死亡，11.2万头死于疾病，9.6万头由于其它原因而死亡，共损失全部小牲畜头数的19%。从1943年(一个好年景)到1946年(一个严重干旱年景)，绵羊和山羊对联邦的输出，由18.5万头下降到4,000头。在严重的连续干旱年的第三年1947年，仅输出1,100头。然而输出数量并不总是直接和降水相一致：干旱期，常常大量运出饥饿的牲畜，以便趁它们死亡前，就在它们身上捞得一些代价。这种情况出现于1960年，在联邦这种肉大部分的等级是属于最低等的。

1962年，在西南非洲的白人农场有牛175万头，警察管理区非白人地区18.8万头。1962年，北部地区有牛51.6万头，但是，这里因为有肺病和其它极难扑灭的地方病，而从来没有输出。1962年绵羊总头数约325万，其中275万头是卡拉库尔羊。对当地肉乳消费极其重要的山羊，约150万，在白人与非白人之间几乎平均分配。

1958年，即四年干旱影响已感觉到的前一年，剩余牲畜对南非输出，计有牛24.2万头和绵羊8.9万头。到1962年，牛的输出减少到16.8万头。屠宰后的牲畜躯体每个平均净重450磅，售价每100磅约11兰特（5英镑10先令）。因为干旱和口蹄疫，养牛场主的收入减少，从1958年的约1,200万兰特（600万英镑）降到1962年的800万兰特（400万英镑）。1962年允许肉类包装商输出冷冻畜体5万只，肉类罐头商用了约12万只。

1962年牛生产加工工业的这些收入中，必须加上价值200万兰特（100万英镑）的乳制品；其中输出到南非的数量价值75万兰特。

卡拉库尔羊在畜牧业上具有重要意义。在1958—61干旱年份，275万头卡拉库尔羊每年平均生产225万张皮，每张皮在国际市场上平均价格为4.3兰特（2英镑3先令）。1962年售卖234.6万张皮，获得收入约1,270万兰特（635万英镑）。^①卡拉库尔羊除生产出有价值的皮革外，还是一种优良的屠宰羊，并且能产羊毛750万磅，占西南非洲剪毛量的较大部分。

西南非洲南部地区，农产加工工业的产值为3,400万兰特（1,700万英镑），次序如下：1,500万兰特（750万英镑）来自活牲畜（不包括卡拉库尔羊），1,400万兰特（700万英镑）来自卡拉库尔羊，150万兰特（75万英镑）来自牛奶生产，100万兰特（50万英镑）来自当地消费生产。

西南非洲的北部地区的生产全是供当地消费的，其市场价值几乎不能满意地加以估计。

渔 业

西南非洲沿岸异常寒冷的海水及其与南大西洋风系的关系，与南极洲和开普海盆寒冷底层水的关系，近年来受到很多科学方面的重视，然而还没有作出一种完全满意的解释。^②但是，不管怎样解释，海水中含氧量、硝酸盐、磷酸盐以及鱼类食用的浮游生物等都较丰富。西南非洲沿海鱼类生物财富，直到最近二十年尚未开发，这是不足为奇的。十八世纪在沃尔维斯湾正式记入文献之前，捕鲸者就已利用这个海湾；而在本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挪威捕鲸船队就利用这个海湾作为南大西洋捕鲸基地。^③

^① 参考：(a) P. C. 克罗：《西南非洲卡拉库尔羊的加工工业，特别关于卡拉库尔羊皮的销售》，学位论文，开普敦大学（1953年）。(b) W. S. 巴纳德：《西南非洲的卡拉库尔羊》，《地理杂志》，斯特伦博斯出版，1964年9月号，第21—34页。

^② 对有关问题的简单讨论，参看作者的《南部非洲》，第一卷，第五章。对大西洋的新近说明，附有海底地形、海水温度、盐度和洋流的地图，参看范德特的权威著作《自然海洋学》，第一卷，1961年，珀加蒙出版局出版。

^③ 参看 R. F. 洛根：《西南非洲的中部纳米布沙漠》，美国国立科学院，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物，第758号，第72页，1960年，华盛顿。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西南非洲以“岩礁龙虾”著称的整虾(*Jasus lalandii*)捕捞业在商业上变得格外重要了,1922年在卢得立次开办了四个罐头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工业扩展了,1948年输出了装成罐头的“岩礁龙虾”约300万磅,虾尾17万磅,由虾壳虾钳制成的“鱼肉”约350万磅。同时,在沃尔维斯湾,渔业限于捕捞 *Thyrsites atun*, 为制造这种有着稳定需要的鱼类罐头,已建立了一个工厂。到1950年,开普的渔捞者才注意到鲱鱼大鱼群和 *Trachurus trachurus* 许多小鱼群,这些鱼群每年从三月初到十一月中旬出现于沃尔维斯港南北沿海水中。1951年在沃尔维斯港新建的工厂生产了装成罐头的鲱鱼500多万磅,鱼体油1,600万磅和鱼肉7,500万磅。在鲱鱼淡季,除捕捞 *Thyrsites atun* 外,对其它商业上有价值的“白”鱼从事较小规模的捕捞,在这个地区,这种鱼中最重要的,是: *Sciaena hololepidota*, 鲈鱼或鳕鱼, *Petrus*, *Genypterus capensis*, 大鱈鱼。

1953年在沃尔维斯港上岸的,总计有30.2万吨鱼,其中只有一万吨左右是鲱鱼。最近加利福尼亚鱼产加工工业的崩溃,使西南非洲当局对每年的捕捞制定了一种限额,最初是25万吨,但以后按照特殊季节情况,稍加变动。到1962年捕捞限额已增加到43.5万吨,鱼肉生产达到9.9万吨,鱼油2.6万吨,装成罐头的鱼6.7万吨。1962年西南非洲鱼产价值是2,080万兰特(1,040万英镑),其中卢得立次的“岩礁龙虾”加工工业就占350万兰特(175万英镑)。①1965年西南非洲鱼制品产量,包括鱼肉17.1万美吨,装成罐头的鲱鱼7万吨,鱼油3.9万吨和“岩礁龙虾”产品0.4万吨,连同各种较小项目,价值4,500万兰特(2,250万英镑)。

与鱼产加工工业间接有关的是海豹猎捕。因为海豹巢穴最多的沿海岛屿属于南非,西南非洲的海豹猎捕只限于两个地方:克罗斯角地区和卢得立次以南约20哩的沃尔夫湾地区。每年海豹加工计有:皮3万张左右,油4万加仑,肉和骨粉90吨左右,价值共约60万兰特(30万英镑)。

矿 物

由于矿物不受气候状况或洋流变化的控制,所以矿产便成为西南非洲经济的最可靠的基础。在这方面,西南非洲类似邻邦南非共和国,不过黄金产值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又不象南非。两种最重要的财富就是南部的金刚石和北部的普通矿物。②

① 见(a) P. 斯米特,《Die Ontwikking van die Visnywerheid by Walvisbaai》,《地理杂志》,(斯特朗特施出版),第二卷,第二期,(1963年4月),第41—51页。(b) D.J. 索雷斯-雷贝格:《南部非洲的有壳龙虾加工工业》,《南非科学杂志》,(1964年3月),第81—87页。

② 这里“普通矿物”一词,是泛指除金刚石以外的多种矿物。——译者

金刚石

1905年,在西南非洲海岸以外英属鸟粪岛某处海滩上发现了少数金刚石。三年后,一个在金伯利铁道上工作过的有色人种劳动者,在离卢得立次几哩远的铁道线附近找到一块“穆伊克利普”(可爱的石头),不久从科尔曼斯科普到博根费尔斯便有了购买金刚石矿区土地的申请,而且立即开采。1908和1915年间,德国人由这个“斯珀格比特”(禁区)获得5,500万克拉以上的金刚石,有一个公司的红利上升到3,800%。1915年南非入侵西南非洲以后,九个德国的金刚石公司得到继续经营的许可,1921年被移交给新组成的委任统治地。1920年德国公司把他们的产权卖给新成立的统一金刚石矿产有限公司;从此,该公司就对第一金刚石区(戴蒙德一区)享有独占权,该区由南纬26°纬线延伸到奥兰治河(图19)。统一金刚石矿产有限公司对科尔曼斯科普—博根费尔斯矿区的开采,1920年以后受到了战后衰退和俄国金刚石大批抛售以及南非联邦里赫腾堡冲积矿区1926、1927年大量生产的影响。然而统一金刚石矿产有限公司1925年首次支付的红利就有12.5%,在科尔曼斯科普和伊丽莎白港设置了新的大型精选工厂。由1920到1928年,早期生产的金刚石年平均值,略少于150万英镑。同时,已故的印度陆军上尉卡斯坦斯于1925年在大纳马夸兰沿岸到奥兰治河以南找到了第一颗金刚石,随后梅伦斯基在亚历山大港发现无比丰富的“牡蛎线”。这就鼓励统一金刚石矿产有限公司进一步去勘察奥兰治河的北边,导致隆起的海滩矿床的发现;该矿床宽1.75哩,与海岸平行,并被很厚的沙层所覆盖。随后更进一步勘察,发现这些隆起的海滩矿床向北延伸到查梅斯湾以北,112 这样就和博根费尔斯与波莫纳矿区联结起来。而且,这些海滩矿床的金刚石约98%是极其灿烂的宝石金刚石。这个广大的矿区,现在被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宝石金刚石产地。

这个矿区在1928年发现之后,早期的发展被一些世界事件、尤其被美国华尔街1929年的危机所阻碍了;这次危机使金刚石的销售连续数年下降。但在1935年,这个“禁区”以南和博根费尔斯地区以北都开始生产;然而北部地区,正逐渐变得不大重要,因为南部地区具有更持久的价值,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

南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用最快、最经济的方法搬移大量的沙。因为大部分的金刚石都在海滩沉积的最下部,必须移去200万吨的沙,才能露出100平方呎隆起的海滩砾石层,海滩砾石层厚度不一,由几吋到10呎左右。估计移去的沙层重量与获得的金刚石重量间的比例为80,000,000:1。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但在1935和1944年间,每年的生产值平均起来远低于100万英镑。1945年,生产值为120万英镑,标志着一种稳定上升的开始;1950年生产值达到580万英镑,1956年增至1,640万英镑。从1956年起,产值逐年上升,1965年达到最高限度——160万克拉,价值7,000万兰特(3,500万英镑)。因

为沿海矿区的南部重要性增加，统一金刚石矿产公司总部从卢得立次迁移到奥兰治河口附近奥兰治默斯的旧勘察营地址。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设备良好和美丽的市镇，具有各种现代设备供给约2,000欧洲人和5,000非洲人使用。奥兰治河上已架设桥梁以供向南运输之用，航空运输线也把这个市镇和南非所有较大的交通中心连接起来。奥兰治默斯现在是西南非洲的第三个最大市镇了。新鲜的食物供应来自奥兰治河南岸博克隆伦公司农场；内部用水由河中汲取，每月约用4,000万加仑。

金刚石的原始来源，已成为一个远远超过学术兴趣的问题。这种石头不象在次大陆内部已找到的任何石头，所以这种石头与内陆已知的筒状火成角砾岩没有直接联系。这种情形引起了这样的推测：这种石头来源于滨外海底，在滨外的鸟粪岛上发现这种石头，就表示出这样一种来源的可能性。最近已经允许在低潮线下的海底勘探和回采金刚石。1964年，28.7万克拉金刚石已从海底采掘出来了，这些石头每颗平均重0.33克拉。

普通矿物

在西南非洲境内找到的普通矿物的冗长名单里，除了楚梅布矿区的那些矿物以外，很少获得经济的重要性。欧洲人侵入以前的时期，奥万博人就在这地区使用铜，楚梅布一个很著名的孔雀石山提供熔炼金属的矿石。1851年，费朗西斯·高尔顿爵士调查了露头；1908年，德国奥塔维矿产与铁路公司首先使楚梅布矿山投入生产。

管状矿体延伸到4,000多呎的深度，有着含铝、铜、锌并与一些银、镉共生的高价值的硫化物矿石。1913—14年，德国公司已生产的铜—铅冰铜，平均含铜50%，价值约40万英镑。1915年战役之后，德国公司继续采矿直到1940年，生产价值随世界铜铅价格而变化。1920—21年，委任统治之初，生产赚得26万英镑，1924年升至55万英镑，并且在1929年达到最高峰为90万英镑，均为德国所有。三十年代初衰退时期，销售跌到2万英镑，1938年恢复到42.9万英镑，1940年为34.7万英镑，当时这个矿山已由敌产保管处卖给了美国控制股份的楚梅布公司。战后因成立新的机构，生产价值从1950年的300万英镑升到1956年的1,500万英镑最高峰，后因世界价格跌落，1960年就下降到800万英镑了。1963年铜铅精炼厂设置之后，公司的1964年输出：包括黄铜3.1万美吨（价值700万英镑），精炼铅4.6万吨（价值350万英镑），连同铜、铅、铝矾、铅—锌等精矿和矿石，使总输出价值达到1,475万英镑。一个较低价值的有趣而重要的项目就是16,500磅的二氧化锆，约值30万英镑。

矿山的矿石实际贮藏量，在3,000呎水平线以上为700万吨以上，包括4.6%的铜，13.2%的铅和3.9%的锌。3,000呎水平线以下，矿石贮藏量估计为300万吨。

楚梅布公司的附属矿区，在楚梅布以南32哩（图19）的科姆巴特，这里矿石的实际

贮藏量约 125 万吨，包括 3.7% 的铜和 2.0% 的铅。这个公司的新矿区是伯格奥卡斯，在格罗特丰坦的东北 10 哩处；这里的主要矿石是硫化锌和硫化铅，附有一种铅-锌-钒氢氧化物的钒铅锌矿，主要是钒矿。年产约 9,000 吨铅锌精矿和同量的铅钒精矿。

与楚梅布矿区生产比较，其它普通矿物的生产是不太重要的。近年来，锰在这类矿中是输出上最有价值的，奥卡汉贾东北 60 哩的奥乔桑杜矿区，1958 年生产 6.7 万吨矿石，但在 1961 年被高昂的运费和跌落的世界价格所迫而关闭了。然而据说这个矿将于 1965 年部分地重开。在其它普通矿物中，从布兰德山西矿区采出的锡钨矿石每年获得约 600 万兰特（300 万英镑）的价值。布兰德山之东的乌伊斯锡矿已为南非钢铁公司所有，以供其冶炼厂和锡板厂，该厂在德兰士瓦省的范德比尔帕克，每月将处理 8 万吨锡的精矿。乌伊斯矿区的矿石贮藏量估计有 2,100 万吨。价值更小的矿产中，盐是特别重要的。每年生产约 12 万吨，供应西南非洲的需要，输出约 8 万吨，价值超过 30 万兰特（15 万英镑）。

铁矿石（赤铁矿）的矿床，西南非洲境内各处都有，这是值得注意的：最大的在考科裴勒得的翁加巴，该处有无限的石灰岩。然而西南非洲已知仅有贫乏的煤藏，发现于奥布河和诺索普河自流盆地的卡鲁层中。在埃托沙盆地内，一个含煤层位于卡鲁层中，深达 1,100 呎，且质量很差，其范围尚未查明。当然，卡拉哈里沙漠下面很多卡鲁层也
115 可能发现煤层。① 这样一种发现，对西南非洲将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六十年代中期，西南非洲每年用煤 20 万吨，均向南非购买，由铁路运来，楚梅布约使用全部供应的四分之三，楚梅布的煤价约相当于矿山煤价的六倍。

另外还应当提到从前在克罗斯角当地找到的磷矿石矿床。这些矿床现已耗竭了，但西南非洲海滨外的岛屿上，鸟粪堆积过程还在继续中；这些岛屿主要在北部的霍拉姆伯德岛和南部的普拉姆伯丁岛之间。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私人公司在滨外几百码处建筑了木制的“鸟石”或“鸟岛”（图 13），即海鸟能够在上面栖息和营巢的大木制平台，而不致被豺狼之类所干扰。这样的平台或“甲板”一年堆积鸟粪几百吨，对它们的主人是一种收入的富源。

次 等 工 业

从西南非洲工业的最近调查中，② 我们看出西南非洲 1962 年工业工厂数目是 360，雇用白人和非白人劳动者 12,000 左右，生产约 5,300 万兰特（2,650 万英镑）的总产值。两

① 《西南非洲煤炭委员会中间报告》，温得和克（1961年）。

② 《南非、西南非洲 1961—62 年工业调查》，专门报告，274 号，比勒陀利亚。

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是总生产值 4,000 万兰特 (2,000 万英镑) 的制造业和总生产值约 1,200 万兰特 (600 万英镑) 的建筑业。在制造部门中, 食品加工总生产值约有 3,000 万兰特 (1,500 万英镑), 金属制造 600 万兰特 (300 万英镑), 远远落后于食品工业。然而, 这个总数并不完全代表六十年代中期, 当时楚梅布矿区已生产了精炼的铜和铅, 达到年产值约 2,100 万兰特 (1,050 万英镑)。

食品加工的卓越性大大归功于渔产工业; 到 1965 年, 渔产工业已有年产 7 万美吨装成罐头的鲑鱼 (值 1,400 万兰特), 3.9 万吨的鱼油和 17.1 万吨的鱼肉, 总共价值 3,800 万兰特 (1,900 万英镑)。在食品种类中, 也包括肉类罐头制造——西南非洲的一种兴盛工业。1964 年售出的 38 万只畜体中, 当地使用 12.6 万只, 部分用于温得和克、奥卡汉贾和奥塔维的罐头工厂, 三处一天共用 600 只畜体加工肉类罐头。

调查项目“饮料”, 总年产值有 100 万兰特, 包括很著名的德国啤酒, 其中有三种 116 酿造酒: 淡的皮尔森纳酒, 黑的明兴酒和节日用的易醉的迈博克酒。注意挑选用水, 从欧洲进口麦芽和啤酒花, 以保证酿造的高质量。

1962 年比饮料价值较低的其它工业, 包括印刷和发行、非金属矿产、电机、运输设备以及其它项目, 年产值少于 40 万兰特。

交通和运输

在西南非洲的极北方, 库内内河与欧科范果河间, 没有天然障碍能够阻止人们到任何特殊道路去; 但在沙地裴勒得草原中, 水的利用倒可能限制人们必须向库维莱河移动, 因为沿着该河即使在干季通常也有水坑。

在西北部, 库内内河枯水时能在很多地方涉越过去, 但到夏季月份里, 该河只在少数地点可以涉水, 一般就涉越不过去了。近来, 最常用的渡口是斯沃特布伊斯浅滩 (约在东经 $13^{\circ}52'$ 处), 这似乎长期就是考科裴勒得和南部安哥拉之间交通上的枢纽。欧科范果河, 象库内内河一样, 干季中许多地方可以涉水过去; 丰水时在水流还不湍急的地段, 河边的部族人们乘坐挖成的独木舟可随意过河。从欧科范果河中游到南方去的唯一便利的路线, 从前可能是沿着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 因为奥穆兰巴干河床中有水可以利用, 又因为沿着干河床旅行比较容易, 所以这条路线现在仍被利用。从欧科范果河中游往格罗特丰坦地区去, 或者更确切地说, 到后来被称为达马腊兰的中心, 这条路线是很便利的捷径。

道 路

从开普省到西南非洲的南部，大路或便路都是由奥兰治河便于涉水的渡口或浅滩的地点发展来的。在西边，以达贝拉斯浅滩和森德林斯浅滩（即米欣浅滩）著称的内纳米布浅滩，打开了一条沿乌格查布河谷经由维特皮茨现在地址到达奥斯的道路；并且向东北通过大断崖的尼西布隘口，并沿哈萨韦布河谷到达诺姆察斯；路线到那里分开，主要方向是趋向奥阿斯山和温得和克地区，支路则向西北到诺克勒夫特山，下大断崖而到达纳米布和沃尔维斯港（见图19）。

稍向东去，横越奥兰治河的浅滩是很多的，包括现在的维乌尔斯浅滩，^①和“古德豪斯”（霍屯督语的英语化形式，意即“羊滩”），再向东去，是拉曼斯浅滩和佩拉浅滩。在这些浅滩处渡河的路线，大多集中于瓦尔姆巴德的泉组，邦德尔斯瓦特的霍屯督人的部落中心。往北，天然方向在大、小卡腊斯山脉之间，到达南北流向的大菲什河谷，这条河谷提供了到达雷霍博斯区和更北到达马腊兰的便利捷径。纳马兰的第三条路线，是经由东南方“干湖区”的里特丰坦开通的。^②这给沿奥布河和诺索普河一带打开一个进口处，诺索普河特别引向“象之故乡”这个重要的纳马族居留地，后来称为戈巴比斯（图19）。从戈巴比斯的硬地裴勒得草原，一条路线向东北发展，到达图诺比斯（里特丰坦），并越过坎济的硬地裴勒得草原而进入恩加米兰。^③奥阿斯分水界以北，如我们所知道的，除了东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中的奥穆兰巴干河床以外，没有能够确定路线位置的山岳形态。

这些天然路线大都保留下来了，但因英国人在沃尔维斯湾以及德国人先在卢得立次湾、后在斯瓦科普蒙德进入西南非洲，通向内地的两条路线，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一条是连结北方港埠与温得和克，一条是连结南方港埠与克特曼斯霍普。后来由于西南非洲与南非的连系逐渐发展，这些路线就保留下来，直到现在。最重要的干线公路，现在连接着阿平顿（在开普省）与卡腊斯堡和克特曼斯霍普；道路继续向北，经由马林塔尔和雷霍博斯而到达温得和克。再向北，使温得和克与奥卡汉贾、奥奇瓦龙戈、楚梅布和安哥拉边界相连接。第二条干线公路，经由奥卡汉贾、卡里比布、乌萨科斯，使温得和克与斯瓦科普蒙德和沃尔维斯港相连接。直到1957年，西南非洲的所有主要公路都是沙砾铺面的，但到1965年，这些干线公路约有500哩已经用沥青铺面了，还有250哩在修建中。

① 按维乌尔斯浅滩(Viools Drift)即图19中的维乌尔斯德里夫(Vioolsdrif)。——译者

② 系南非西北部的里特丰坦，而不是西南非洲北部的里特丰坦。——译者

③ 博茨瓦纳北部的一个区。——译者

铁路

118

从斯瓦科普蒙德到温得和克的60公分轨距的铁路铺成于1897到1902年，这标志西南非洲铁路运输的开始，随后于1906年铺成从斯瓦科普蒙德到楚梅布的铁路线。建筑于1903年的卢得立次—克特曼斯霍普线，似乎在德国引起过这样的问题：不管修建这条铁路在经济上是否合适，但其重要性却在国会中被强调为，“如果我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爆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这条线将极其有助于我们对开普殖民地的进攻”。^①

1909年，这条铁路线从洋海姆向东延伸到南卡尔克丰坦（现在的卡腊斯堡）；到1912年，温得和克—克特曼斯霍普线已经完成。原来意向似乎是南卡尔克丰坦线再向南延展到瓦尔姆巴德，但在完成之前，战争就爆发了；南非由于战略的需要，把德阿尔—普里斯卡线迅速延展到阿平顿和西南非洲边界，在纳科普过河，而在南卡尔克丰坦与德国铁路线连接起来。

从1915年7月9日战争结束以来，西南非洲的铁路是当作南非联邦系统一部分而管理和组织的，任何财政的损失由联邦来负担。委任统治权授予之后，1922年联邦国会第20号法令就决定了把西南非洲铁路系统并入联邦系统。西南非洲的急需是机车（其中115个由联邦供应）和车辆（全部记入南非铁路资本账内）。西南非洲的运输不足以支付铁路系统的经营，这已是料想到的；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22和1945年之间，西南非洲经营铁路、公路汽车业务以及港口等方面所受的损失，超过600万英镑。最近几年内，克兰兹伯格（乌萨科斯附近）到楚梅布线和支线（全长353哩）更换42吋轨距，以及用内燃电动机车来代替那种需要煤（约由2,000哩远的德兰士瓦省运来）和水（缺少或盐分多）的蒸汽机车，用在这些方面和其它发展方面的资金开支，到1960年使联邦受到的全部财政损失，大约增加到2,150万英镑。

港埠

西南非洲境内属于运输系统的港埠只有两个：卢得立次和沃尔维斯港。卢得立次以其处于南部纳马兰的有限腹地，每年处理船货约3万吨；而沃尔维斯港则超过100万吨。在卢得立次上岸的船货大部分是一般的商品（一年1.5万吨）、燃料油（3,000吨）和木料（2,500吨），而其装船货物主要是一般的商品（9,000吨）和羊毛（600吨）。卢得立次湾在彭金岛以西开始变浅，这里深约50呎，而在沙克岛东南的防波堤和登岸码头深度仅6—7呎。所以远洋航轮必须在湾内远处停泊，用驳船装卸货物。这个港埠的活动，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看电达斯，《西南非洲，事实的背景》，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约翰内斯堡（1948）第11页后各页。

主要是关于“岩礁龙虾”的渔业。

沃尔维斯湾，被6哩长的向北终止于佩利坎角的沙嘴与大洋隔开，有着6哩宽的一个湾口，到佩利坎角之东，最大限度的天然深度约60呎，往南变浅，到海湾的南岸线之北约1哩处，浅到18呎。所以在天然条件下，大航轮从前必须停泊于该居留地海岸线外不少于1哩处。居留地建立在奎塞布河三角洲的泥滩上，1962年以前，那里容易遭受河流偶而氾滥之害。1878年，连同邻近纳米布434平方哩的“飞地”，包括奎塞布河三角洲的重要沙地和泥滩，均被英国所吞并，这个港埠直到1915年战役才有少许发展。当时有一条铁路把沃尔维斯港和斯瓦科普蒙德连通，于是沃尔维斯港便代替斯瓦科普蒙德，成为西南非洲境内的主要港埠了。

1922年南非联邦国会第24号法令决定：“组成好望角省一部分的沃尔维斯港埠和居留地，在司法和行政方面，应视为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的一部分，其居民从此应视为委任统治地的居民。”

这个港埠，自1915年起稳步地前进。1960年，三个停泊处的1,600呎的码头空场120上，装备了两个3吨、十个4吨和一个7吨的电力起重机，并修建了面积为6万平方呎的有屋顶的堆栈和13.7万平方呎的露天矿石月台。私营公司设置了大规模的贮油设备，并且为船只上煤和上燃料油、为提供几乎是无限量的淡水而修建了现代设备（见第四章）。为船舶的修理而建筑了一个685呎长的船台，可以同时容纳三只大船。到1963年，建成了两个增添的码头，扩展码头空场3,000呎，并增设五个停泊处。距主要码头1.5哩处，建筑了一个新的钢铁混凝土的海豚形油船停泊处，可容纳630呎长的油船。除了这些改进以外，还设置了现代化的拖拽设备，挖了一条11,274呎长、440呎宽的进出航道，在春潮低水位时^①水深33—35呎，附有同样深度的船只调头水域，使船只能够进出这八个停泊处。

六十年代中，每年来到这个港埠的船只总吨数约150万吨左右。上岸货物大部分是一般商品（15—20万吨）和燃料油（8—12万吨），以及少量的木料（1.1—2.3万吨）。装船货物除“一般的”（0.7—16.3万吨）外，还有矿石和矿产（30—50万吨），“其它产品”（5—16.6万吨），以及少量羊毛（4,000—5,000吨），毛皮和皮革（3,000—5,000吨）；但不包括卡拉库尔羊皮，这种羊皮常常是空运到伦敦去的。过去几年里，装船货物每年约在50—65万吨之间，其中矿石和矿产约占三分之二。这个数值同1950年的装船货物16万吨相比较，增加了几倍。

这个港埠及其渔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从1946年总数600人增加到了10,000人，其中约包括5,000白人，2,800有色人种以及4,000奥万博人，后者大

^① 因春潮上涨幅度是4.6呎，所以使最大水深可达39.6呎。

多数是被渔业公司雇用的。这个城市以前遭受奎塞布河洪水泛滥，现在已被导向堤所防护，把洪水完全引入三角洲南翼（图13）。从奎塞布河下游鲁伊班克管井中抽水确保淡水供应（第四章），发展格林谷两个奶牛饲养场（图13）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供应了¹²¹鲜奶，建立军事训练基地，距港埠11哩鲁伊科普开辟一个全天候航空场，改建铁路车站，设计一个价值35万多英镑的市政中心来为三万人口服务。所有这些都强调了沃尔维斯港在西南非洲经济生活中迅速增长的重要性。

航空运输

几年来，温得和克已经用巨型客机和军事运输机的定期航行，把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其它南非中心连结起来，并由一家私有航空线以定期的和特许的飞行，连结了西南非洲境内较大的市镇。1965年新的温得和克国际航空港^①的开辟，连结了温得和克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在格罗特丰坦、奥万博兰的翁当瓜以及计划中的库内内河电力站地址鲁亚卡纳，也正在建立小规模的新航空港。欧科范果兰行政中心兰图和为布须曼人拟设的家园中心的楚姆克韦，也计划建设飞机场。卡提马木利格洛的飞机场服务于东部卡普里维，并为南非共和国到安哥拉以及西欧的国际航线提供紧急降落地点。

贸易

自1954年以来，西南非洲贸易统计没有从南非联邦贸易统计中分出来单独发表；由于这种事实，对西南非洲贸易现状进行一个真实的估计，是有困难的。然而，从发表的最后年度起，一般关系可能没有重大变化；以下论述，即以此作为依据。

输入

在输入的总值中，以“金属、金属制品、机器和车辆”为主。其中最贵重的项目在价值上（连同供应最大数量的国家）的次序是：机器（南非），采矿设备（南非、德国），发电机和发生器（联合王国、瑞士），拖拉机（美国、南非），铁和钢管（南非、德¹²²国），薄铁板（南非），栅木和坑木（南非）。

价值居第二位的，是“纤维、棉纱、纺织品和衣着”等类；第三位是食品，其中糖（南非）和茶（来自南非，但不是南非生产的）是最大项目，其次是马铃薯（南非）、果酱和水果罐头（南非）。“煤油、树脂、树脂、颜料和油漆”这一类价值200多万兰特（100多万英镑）。“皮革和橡胶、羊毛、烟草”以及“矿物、磁器、玻璃制品和水

^① 在翁德卡伦巴，温得和克之东18哩（图19）。

泥”等类，价值各在100万和200万兰特之间。

输出

最大价值的矿物输出是金刚石和普通矿物，1965年分别获得7,000万兰特（3,500万英镑）和4,400万兰特（2,200万英镑）。金刚石归中央销售组织处理。普通矿物则卖给各国的购买者。铅精矿归美国和比利时取得，锰矿石归美国、比利时和西班牙，铅-钒精矿归荷兰和德国，铜矿石归日本和德国，锡主要被荷兰买去，铍被美国和日本买去，锌混合精矿被美国和比利时买去，铈被荷兰和日本买去。银卖给美国和比利时，数量几乎相等，锗精矿卖给比利时。

畜牧产品中，1965年输出约225万张卡拉库尔羊皮，获得了1,400万兰特（700万英镑）稍多一点，比不上1959—62年发生口蹄疫和干旱的减产年度后的1963年输出到南非的屠宰牲畜26.3万只的价值。

鱼制品的输出，包括罐头鱼约6万吨，鱼肉17万吨，罐头“岩礁龙虾”及冷冻龙虾尾约为2,000吨。罐头鱼的主要买主是菲律宾共和国、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美国对冷冻龙虾尾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所生产的鱼油5万吨，差不多全部卖给了南非和联合王国。鱼和鱼制品输出总值约4,000万兰特（2,000万英镑）。

123 这些贸易统计显示出西南非洲矿产财富的经济卓越性。虽然宝石金刚石是一种奢侈的商品，但现在的世界要求却大于供应，而且西南非洲的金刚石是世界最好的。从现在的生产率来看，南部纳米布沿海地带的贮藏还是如此巨大，以致于金刚石还能持续供应几十年。近来相当成功的海底采掘作业暗示出这个矿藏的富源可能是巨大的而又不容易开采的；并且谁都猜测南纬26°以北的第二金刚石区（戴蒙德二区）的沙丘下埋藏着更大数量的金刚石。

铅混合矿物也受到世界市场的强烈要求，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暴跌。楚梅布矿区内，估计到3,650呎深度约贮藏有1,100万吨矿石，并且现在矿井挖到4,000呎深度以下还是良好的。

当世界存货积累减少时，锰可能将恢复生产。西南非洲的铁矿石贮藏量是巨大的。况且常常会有新矿物资源发现的可能性，不过决不能说西南非洲现在已经相当繁荣了。

在农业范围内，对南非供应屠宰牲畜则是一种可靠的收入来源，但因干旱和牛疫（如1958年以来严重发生的口蹄疫）而易受波动。

对卡拉库尔羊皮的需要是稳定的，但这种羊皮是一种奢侈商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时髦式样；可是并不象南非鸵鸟羽毛那样完全依赖于时髦式样，后者式样不时髦便失去市场。而卡拉库尔羊是一种良好的屠宰牲畜，如果世界羊皮市价暴跌，还可转换为羊

毛和羊肉的销售，这样常常是有效的。

按照长期农业政策委员会的判断，在现时情况下，不能希望牲畜大量增加。^①土地的“过度负载量”和“土地耕作的错误方法”，必须加以纠正，“较低的增殖率必须用少量的早熟繁殖来补偿”。这样便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且牲畜场主永远是担心反复出现的干旱，但是随着裴勒得草原管理方法的改进和更适合于环境的饲养法的推广或发展，增加牲畜数量还是可能的。

渔产工业看来是西南非洲的一种可靠资产；但是，还不能确定现在丰富的鱼类是否¹²⁴可以永远利用。世界其它部分的鲱鱼群，已经突然地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外国渔船队在西南非洲领海内的集中，已导致危险的国际形势。然而渔业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

经济和公共财政

西南非洲的经济形势，现在一般被描绘为上涨的。1956—57年，当矿业兴盛时和“良好”降水的四年之后，西南非洲的总收入达到1,620万英镑的纪录，最大的收入项目是所得税，其中采矿公司约占70%，其它公司14%，白人与有色人种不到10%。在这一年中，支出总计1,250万英镑，其中760万英镑是作为西南非洲的发展和准备金。1957—58年，2,10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除去充作这种基金的1,550万英镑外，约有500万英镑的赤字，亏空由西南非洲收入经费1,100万英镑的积蓄余额来填补。

当委任统治的初期，西南非洲的经济远不是上涨的。只有考虑到委任统治初期的经济情况，才能理解现在西南非洲的发展和准备金的重要意义。

在委任统治的最初十年，除1925—26的一个干旱年度外，行政当局是能够平衡其预算的；到1930年，在西南非洲收入经费180万英镑中，就有了积蓄下来的余额。随后连续六年衰退，当时矿产税下降到1万英镑的最低限度，并且还爆发了极其严重的干旱和口蹄疫，因而动摇了西南非洲的经济。1932—33年，收入下降到38.7万英镑的空前最低限度，支出严格地限制到60万英镑。还有些必需的资金支出，必须由联邦的借款来补偿。当时西南非洲的经济状况曾被一个著名官员这样描述：“经过1928—1933年，行政当局面临的财政状况，实在是一个惨淡的景象。收入不足，无法应付重要开支，不能对债务¹²⁵付息和偿还，没有供动用的准备金，是一个具有拓殖人口但不能负担额外税款的这样一个不发达的西南非洲”。^②

回想起来，1933—34年似乎是西南非洲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在1883—1960年的时期

^① 《长期农业政策委员会报告》第512—515节。

^② 内瑟：《西南非洲自立之路》，《西南非洲年报》，盖得和克（1950年），第51页。

内，1933—34年不仅是最大降水年度，而且还是十一个“良好”的降水年度（1933/4—1943/4）的开端；当时在北部地区，只有一次轻微的和一次严重的干旱，在南方有四次干旱，其中两次是“严重”的（表5）。

虽然不完全由于降水，但值得注意的是：收入（1933—34年47.4万英镑）却稳定地增加，1937—38年超过100万英镑，1944—45年达到200万英镑，而且在战后的1946年可以说“战争年代已成为西南非洲历史上最繁荣的年度”。^①应当说，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卡拉库尔羊的饲养成功，部分是由于战争年代缺乏熟练的人力和原料，使投资困难。所以1944年底，西南非洲收入经费内的积存余额达到300万英镑以上。

1944—45年资金开支账内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一个巨大的数目（215万英镑）拨作（第一次）所谓西南非洲发展和准备金，这标志西南非洲财政的一个新起点。对这发展和准备金的12个分别账目，总数是由立法会议表决通过的，主要用项从而被规定下来了。发展和准备金账目就是退役士兵、社会安全、土地开拓、公用建筑、道路兴建、电信、地方当局债款、水源与裴勒得草原的保护、土著地区、住宅、供水以及一个准备金等账目。此后，在连续数年内由收入中提出100万英镑到750万英镑的金额追加到这种准备金中去；自从开始有准备金到1964年，西南非洲从来也没有借过一点金钱。

当西南非洲在1956—57年和1957—58年这些兴盛年度收入经费中的积存余额超过126 1,100万英镑时，1,550万英镑的一笔巨款，便追加到西南非洲的发展和准备金中去。到1964年三月，从开始收入起，由收入中支付给这种准备金的总数达到20,100万兰特（10,050万英镑），其中19,400万兰特（9,700万英镑）用在基金的12个账目上，6,700万兰特（3,350万英镑）分配给地方当局，100万兰特（50万英镑）各样贷款分给土著地区，以及60万兰特（30万英镑）用于水源与裴勒得草原的开垦。

回顾1920—62年时期，我们便可以看出西南非洲发展上的四个极其明显的经济和财政时期：

（1）1920—29年移民缓慢和生产值较低的**开拓时期**，除了第一（兴旺的）年度，境内全部生产值慢慢地从580万兰特上升到1,300万兰特；每年收入不到100万英镑，但一般有少量预算余额。

（2）1930—35年**经济衰退**，有着极其严重的干旱，直到1934年。总产值降到380万兰特，年收入于1932—33年达到空前的最低限度——77.4万兰特；积存的预算赤字在1930—34年度超过140万兰特。

（3）1936—45年**经济恢复**，有着良好的降水和战时条件。每年境内总产值从1,060万兰特增到1,980万兰特，年收入和预算余额的普遍增加就随之而来了。

^① 查尔斯·邓达斯爵士：《西南非洲，真实背景》，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1945年）。

(4) 1946—62年逐渐繁荣，有着稳定上升的金刚石和普通矿物的生产。境内总产值从2,220万兰特增加到14,600万兰特，反映出年增产率为12.53%，或实际增长率（以1958年价格计算）为8.12%。1962年净国民收入为8,920万兰特，而净个人收入为163.5兰特。^①

1962到1965年，对农业经营者来说是紧张的和灾难的（在南方）时期。从1958年起，四个连续的干旱年度由于口蹄疫的发生而更加严重，灾害一直延续到1963年。1963年十月间，干旱消除了；并且除了南方以外，整个西南非洲下了好雨，一直下到十二月初。看来好象是西南非洲渡过了五年长期干旱之后，人们的精神振奋了。然而在夏季的后期，即从1963年十二月末到1964年二月，几乎没有下雨；在1964年四月到1965年三月这个财政年度里，又发生更加严重的干旱，以致于1965年初，整个西南非洲正式宣布受127到干旱袭击。牲畜饲养又开始消沉，输往南非的牛的质量下降了，甚至卡拉库尔羊皮也由于瘦弱而获得较低的价格。但是，在金融财政上，西南非洲却繁荣起来。收入的巨大来源是不受干旱所损害而继续发展的采矿业和渔业。奥登达委员会的建议（第十六章）包含着巨大的公用开支，花费了大量金钱。失业增加了。收入的接受者必须扩大其所得税登记，纳税人数由1963年的26,157人增到1964年的27,257人。个人所缴的税额，1963—64年上升到150万兰特。1964年三月，国库积存的结余是1,050万兰特，1964—65年的总收入估计为4,700万兰特，这是一个直到那时为止的创记录数额。但是必须注意到开支也达到6,600万兰特的空前数额了。奥登达建议的实施过分地增加了对教育、工厂和水利以及为扩展“家园”而购买农场的分配额。而西南非洲的发展和准备金，由于从西南非洲的收入经费中分得约2,000万兰特而更加雄厚了。

在草拟1965—66年财政计划时，对将来的政策规定了一个指针。财政年度（四月到三月）的估计总收入是5,150万兰特。收入账上的5,550万兰特支出费用必须加上债务账上的2,300万兰特，使总支出达到7,800万兰特。收支之间的差额，用前年度积存结余中的750万兰特，连同向南非当局借债1,800万兰特，才能勉强填补起来。

注意到收入账上的某些更重要项目，可能是有兴趣的。最大的贡献就是2,300万兰特以上的所得税，其中包括：金刚石矿区1,100万兰特，其它矿区400万兰特，公司500万兰特，个人所得税300万兰特以及海外股票持有者税65万兰特。价值上占第二位的是900万兰特金刚石输出税，350万兰特利息和几个较小数目。金刚石矿业的巨大贡献，由128于更多的税收和数达250万兰特的矿区使用费而增加了；矿区使用费并不付给西南非洲

^① 这部分的统计，大部分来自克罗：《西南非洲的国民收入和支出（1920—1960）》，见南非《经济杂志》，第二十八卷（1960年），以及《西南非洲事务调查团报告》1962—1963年，《国会报告》1964年第12号，比勒陀利亚（1964），一般称为《奥登达报告》。

收入经费项下，而直接归入其它基金和团体。

较大的支出项目包括行政费（650万兰特），教育费（600万兰特），保健费（400万兰特），工业费（300万兰特），农业费和邮电费（各250万兰特）。

把以前总收支与1960—61年收支分别达到2,700万兰特和3,400万兰特的情况比较一下，便能够看出过去五年期间西南非洲的发展了。

南非行政当局所计划的新发展，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西南非洲的财政资源，并且需要南非方面的一种宽大债务政策，现在南非已经完全承担了这种责任。

第二部分 非洲各族人民和德国的统治

129

第七章 土著各族人民

西南非洲人口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人。其中欧洲人后裔七万三千多人，通称“白人”；其余四十五万三千“非白人”，几乎全被认为是非洲人后裔。非白人计有十一个种族集团，这些种族集团虽然在生理上差别不大，但对土著人口的分类，提供了方便。表7根据1960年人口调查编制，说明各集团的大小和白人人口数。

了解这些种族集团之间的亲疏关系，对于探讨西南非洲的人文问题相当重要（图15）。研究体型的人类学者，从这些集团中鉴别出三种主要类型：科伊桑种型，以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为代表；尼格罗种型，包括班图人，奥万博人和赫雷罗人以及非班图的达马腊人；有色种型，包括雷霍博斯巴斯特人，以及西南非洲白人和当地土著所生的其他有色人种。^①不过这些集团在人类学上的划分并不清楚。例如，考科裴勒得人指考科裴勒得居民，主要是赫雷罗族后裔，其中也杂居有霍屯督人、达马腊人、以及少数布须曼人。欧科范果人多半是奥万博族后裔，而东卡普里维人和赞比亚的巴罗蔡人的血缘关系亲于他们和西南非洲其它任何集团的关系。此外，茨瓦纳人是博茨瓦纳族的分支，他们向西迁移，横越南卡拉哈里，定居在博茨瓦纳与西南非洲边界线以西。¹³⁰

我们在研究中碰到几个重要问题：西南非洲各族人民当前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他们对于现代世界文明生活能够参加到什么程度？他们能否各自作为单独集团独立发展，或是共同组成一个在政治上可以生存的国家？了解一下他们在殖民时期前后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说明。^②

“科伊桑”种人或“古老的黄种人”

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可能是南部非洲现存人种类型中最古老的。他们在体型和语

^① 有色人种(Colourds)即混血种人。

^② 关于主要土著集团的官方记述，见《西南非洲土著部族》一书。该书系西南非洲政府出版（开普敦，1928年），包括下述各章：C.H.L.哈恩的《奥万博人》；L.烈里的《布须曼人》；以及H.维德所撰的三章：《赫雷罗人》、《纳马人》和《山地达马腊人》。下文引用本书时，通称《土著部落》。

表 7 1960 年各族人口统计^①

种 族 集 团	人 数	占人口的百分比
布须曼人	11,762	2.24
达马膳人	44,353	8.43
纳马人	34,806	6.62
巴斯特人(雷霍布斯)	11,257	2.14
有色人种	12,708	2.42
白 人	73,464	13.97
赫雷罗人	35,354	6.72
考科裴勒得人	9,234	1.75
奥万博人	239,363	45.50
欧科范果人	27,871	5.30
东卡普里维人	15,840	3.01
茨瓦纳人和其他	9,992	1.90
总 计	526,004	100.00

言上都有不少类似之处。“科伊桑”是两个霍屯督词的合成词。霍屯督人称自己为科伊(Khoi),意思是“人”;或“科伊—科伊”,意思是“人上人”;他们称布须曼人为“桑”。舒尔茨^②首先用科伊桑这词泛指关系极密切的布须曼和霍屯督两集团。

霍屯督族和布须曼族的语言有明显的类似之处。两族人的口语,都有明显的由弹舌形成的独特的吸气音。吸气辅音一般出现在词的开始。“吸气音语系”^③所在地,局限于非洲大陆较小的部分地区,从前是从好望角南部起,经卡拉哈里和西南非洲,一直绵延到安哥拉南部。现在远到南非的东部和坦桑尼亚境内还可以看到少数操这种语系的人。这说明:从前科伊桑种人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南非许多班图人集团的口语就带有科伊桑种人的吸气语音。发这种奇怪语音需要掌握舌部和口部运动的特技;在其它语言集团的人听来,它具有有一种奇怪而又挑战性的魔力。

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在体型方面有几个共同特征。他们的肤色看来呈黄褐色,有些人是浅褐色,有些人是暗褐色。根据两族已知的历史可以认为:科伊桑种人和邻近一些种族,在血统上相当混杂,因为邻近部族人的肤色多少呈暗褐色,所以极有理由认为原

^① 《奥登达报告书》,第29页。参阅 H.J. 鲁斯特:《西南非洲的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一文(共三页,有德文版、英文版和南非荷兰文版,附有大幅以点示意的图,指明种族集团的详细分布情况),温得和克(1959年)。

^② L. 舒尔茨:《关于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的身体的研究》,《耶拿备忘录》(Jenaische Denkschriften), 页 xvii (1928年)。

^③ 参阅约瑟夫·H. 格林伯格:《非洲人语言分类研究:吸气音语言》,《西南人类学杂志》,第4卷第3期(1950年秋季),第223—237页。

始科伊桑种人的肤色主要是黄褐色。他们的头发一律黑色，紧紧卷成胡椒子似的细绺，早期移居南非的荷兰人称之为“干胡椒”。脸部和身上的毛极为稀疏，甚至几乎没有。他们身体上其它一些共同特征，以臀部的最为普遍，特别是妇女的臀部，脂肪过于丰满；小阴唇过长，谑称雷屯督围裙，据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就身长来讲，布须曼人普遍比霍屯督人矮得多，但个别人却差别不大。卡拉哈里南部的布须曼人最矮小，男人平均身长约为1.52米（50吋），女人约为1.43米（47吋）；卡拉哈里中部和北部的布须曼人，男女都略高，平均身长各为1.57米和1.49米（52吋和132.49吋）。霍屯督人（纳马人）的身长，男人一般介于1.60米和1.63米（53吋和45吋）之间，妇女一般大约是1.5米（49.5吋）。

一般人都认为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的四肢较柔弱，他们的手足纤细、“雅致”。人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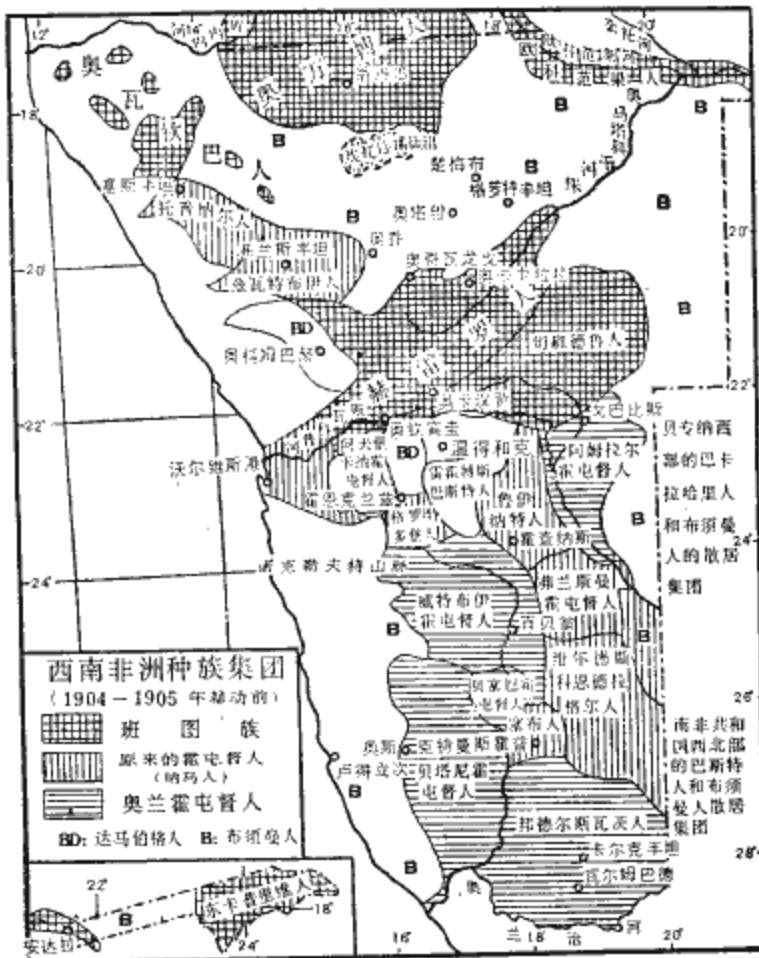


图15. 1904—1905年暴动前西南非洲的部族集团
(主要根据 K·韦乌尔)

类学者对两族人的头颅研究较细致，①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差别，如布须曼人脸面垂直，霍屯督人上颌突出，脸面倾斜，头盖相当窄。另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布须曼人的头盖容量小得多。依照某些人类学者的意见，布须曼人头盖小——在现代人类集团最小头盖之列——和大脑发达幼稚②有关，但决不能认为这是智力缺乏的征象，根据某些人观察，布须曼人的智慧并不低于当地其它任何种族集团。③

在文化或生活方式上，这两族人具有显著的差别；这些差别对探讨西南非洲古代史及其将来发展计划都很重要。

布须曼人的“文化”

布须曼人靠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根据现有资料，狗是他们的唯一家畜。布须曼人用弓和毒箭猎取非洲草原上几乎所有的野兽，但不触动狒狒、鬣狗和鼯鼠；说来有趣，这是因为狒狒长得太象人，鬣狗吃人的尸体，小鼯鼠很奇怪，冬季在它的鼠洞里藏着不少草原上的各种洋葱和球茎、块茎的植物果实，可作布须曼人的食物，这些东西比起小鼯鼠来更有价值。

布须曼人的社会基层组织是猎队，一般由几户亲族组成，他们占领一块得到公认的猎区，其大小约100—1,000平方公里。谁要是侵入他们的猎区，他们可以不发警告，立即发射毒箭。每个布须曼人都知道入侵他人猎区的后果，因此在通过本区和邻区之间的无人区时，总怀着极大的恐惧。布须曼人的打猎方法是很有名的，他们所用的箭头原来由石头或骨头做成，现在用铁，上涂毒药，毒箭一经射入野兽侧腹，猎物逃跑时，毒性很快发作。布须曼人追踪兽迹，时刻注意猎兽的血滴，看毒药是否生效，直到它倒地为止；然后他们切割兽肉，供猎队分几次享用。他们屠宰猎物时，总要升起一小股火烟，借此通知族人前来搬运，于是，妇女儿童相继前来，边叫边笑，背着大块兽肉回到营地。有时野兽少，有些小猎队一连几个星期都得依靠各种洋葱和球茎、块茎、地下茎，硬果、其它水果④等草原食物，⑤以及蛴螬、昆虫、蜥蜴、蛇类等为生；此外，还得依靠妇女儿童们的敏锐眼力所能发现的任何可吃的东西。自然，水是必需的，因此在猎区内总有一个或几个水源点。在旱季，小猎队一、二个月可以依靠充足的西瓜和甜瓜补充足够的水分。但是，甜瓜要有雨水才能生长，没有雨水，就没有甜瓜；地面如果没有积水，

① (a) 参阅尔·舒尔茨：《关于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的身体的研究》，(b) 菲利普·弗·托比阿斯：《坎济的奥昂布须曼人和纳龙布须曼人：关于南非古代种族人之研究》，《人类学》，第59卷(1955)，第235—52，429—61页和第60卷(1956年)第22—52，262—89页。在后一引文内的表17—19中列有详细的米制分析。

② 参阅 L. H. 韦尔斯：《从头盖研究考察布须曼人的状况》，《南非科学杂志》，(1937年)，第365—98页。

③ 见《考察西南非洲非洲人教育状况委员会的报告》(1958年)，第一部分，第129页。

④ 关于布须曼人吃的六十种主要野生植物，参阅《奥登达报告书》，第285—287页。

⑤ Veldkos 系南非荷兰语，指草原食物。

猎物就不会来；因此，碰上干旱，猎队的生活，确实非常艰苦。

这里不再细谈布须曼人的社会生活和他们的智力^①了。但是应注意，布须曼人的语汇若说丰富，但也只限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想象力丰富的神话传说词汇。有些部落有“一”“二”数词，但“二”以上仅有“许多”一词。孔布须曼人有数词“三”，接着是“二加二”，“二加二加一”，不再数下去^②了。“野生”的布须曼人的生活习惯，不需要数学，他们的住处，根本用不上测量，只是用粗枝细条搭成的屏风，既没有屋顶，也没有任何覆盖物。

在班图人和欧洲人到达南部非洲之前，整个次大陆都是布须曼人各个部落“占领”或“游动”的地方，因为从好望角到东非和北非，到处都有布须曼人的骸骨和他们留下的彩图¹³⁵和蚀刻画。他们是班图人的死敌，这仇恨是怎样结下的，是不是因为强凌弱，那就无从确切知道了。布须曼人的一些绘画描绘了英勇奋战、无所畏惧的小小布须曼人如何遏制那些怒气冲天的班图人，以掩护后续部队撤退；看了这些画，不禁令人想到布须曼人的偷牛行为，很早就有了，他们就是在欧洲人占领好望角之初，还在干着这个勾当，而且干得很成功。尽管开普省的移民，给他们赠送牛羊，鼓励他们饲养家畜，但小布须曼人似乎仍然改变不了他们的老习惯，移民的这付好心肠似乎派错了用场。看来，他们不能或不愿过游牧生活，结果只好日趋灭亡。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在贝专纳，^③在现称西南非洲及安哥拉南部地方，他们尚能固守世代相传的狩猎和采集野果的习惯，现在也只有在这些地区他们还能生存下去。我们知道，在卡拉哈里南部最矮小的布须曼人部落住得十分分散，因为当地的干旱使生存极其困难，迫使他们非如此不可。上述地区住的就是这些奥尼和克霍马尼布须曼人，人类学者对他们的体型和其它特征已有详尽的调查和描写。^④在西南非洲南部的沙地裴勒得草原东部，现在还能碰到极少数流浪的奥尼布须曼部落。的确，在整个西南非洲南部，原来分布很广的布须曼人，现在只剩下了零零落落的几家人了。

主要的布须曼部落，现在住在西南非洲的北部。从前在猎物很多的埃托沙潘盐沼附近游荡的海岸姆布须曼人，为数约五百人，现在大部分在楚梅布和格罗特丰坦两地的白人农场里当工人，宽加拉布须曼人共约一千，现在生活在奥万博兰的翁甘热拉部落区，他们和海岸姆人有亲族关系。较小的欧范戈果拉部落流浪在奥万博兰东部几乎荒无人烟¹³⁶的地区。孔布须曼部落是所有部落中最大的一个，共约八千五百人，在孔裴勒得草原（欧

① 关于布须曼人社会生活和风俗的生动详细的叙述，参阅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无害的人们》，伦敦，塞克和瓦尔伯格（1959）。并参阅西尔伯施尼：《给贝专纳政府关于布须曼部族的报告》，加贝罗纳斯（1965）。

② 参阅 C. M. 多克：《卡拉哈里的孔布须曼人》，《南非地理杂志》，第八期（1925年），第43页。

③ 即博茨瓦纳。

④ 尔·阿·达特：《奥尼—克霍马尼布须曼人的体型特征》，《班图人研究》，（约翰内斯堡，1937年），第176—246页。

科范果河以南的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到处流浪。在几乎荒无人烟的卡普里维狭长地带西部,在欧科范果河和马希河之间,约有六百个巴拉肯加布须曼人或“黑布须曼人”在来回流浪。他们比其它布须曼人身材略高,肤色较黑,似乎带几分班图血统。目前西南非洲的布须曼人,估计约为一万二千,其中包括在农场工作的个别布须曼人,在草原上靠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布须曼部落,以及戈巴比斯北面考考裴勒得的考恩或马考考等小部落,此外还包括人数尚相当多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的布须曼人。上述最后一种布须曼人在旱季往往给农场主当雇工,但当一下雨,他们就回到草原上去,纵情享受他们所心爱的生活,那是一种充满激情、振奋人心和偶而举行肉宴的狩猎生活。草原的美味食物(吃了能使他们身体结实),辽阔的天空,又歌又舞的篝火晚会,这些引诱是怎么也抗拒不了的。农场主只要一看到他的牛群羊群到处乱跑,就知道他的牧工已经溜之大吉,因为雨季一开始,布须曼人无需钱用,用不着等到月底领工资了。他们原是大自然的宠儿,在鸟兽中生长;对他们来说,最美好的生活就是领着自己的小猎队,象鸟兽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农场主和布须曼人对彼此如何共同生活和合作,都怀有默契;夏季一过,布须曼人就理所当然地又干起牧工来了。

每当评价西南非洲布须曼人的生活意义时,人们喜欢用“文化”和经济发达之类的“文明”标准去衡量他们。或许还有另一种看法。一位有见解的地理学者,新近强调说,文明社会出现一种新型的生存方式,就是通过半游牧式旅行,去充分享受和体验人生的优美;大城市的居民采用这个办法,就有机会定期躲避到荒野去,重度自由自在的露天生活,摆脱所谓“文明”的烦闷厌倦。这种享受,那位地理学者感到,甚至农场主也没有希望得到。“既然如此,为什么希望干旱地方的游牧民成为定居的农民,或独自在水灌地里操劳照顾的农民呢?若是后者,那就更糟糕了。”^①不过,话说得回来,“文明”的召唤是如此殷切,不容抗拒,何况猎物已由政府加以保护,布须曼人不能随意猎取,因此,如果猎物绝迹,甜瓜不长,布须曼人肯定经不起没有干旱没有饥荒的定居生活的诱惑。

几个月前,西南非洲行政长官,在布须曼人楚姆克韦新保留地开幕式上,对孔布须曼人致词说:通过知识和艰苦劳动可以使保留地的土地变成有价值的生产基地;并说,政府非常关心布须曼人,要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文明,过正常而幸福的生活,如同西南非洲的其它种族一样。人们注意到,开幕式上这一报告^②最后说,许多孔布须曼人表示了感谢,迫切恳求政府继续努力帮助他们成为“文明人”。在西南非洲人类生活的这一节

^① 引自尔·杜得莱·斯泰姆著:《干旱地区的土地使用史》一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干旱地带研究》,第17卷,第387页。

^② 参阅《班图人》杂志(比勒陀利亚,1961年11月),第627页。

中，我们约略谈了“原始人”让位于“文明人”的情况。至于在新布须曼兰建立“家园”的计划，留待下文交代（第十七章）。

霍屯督人

从文化方面说，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的差别，主要是原始猎人和牧人的差别。霍屯督人的老家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随身带着牛羊，从他们的传统看，他们的老家是在非洲大陆东北部。他们的牛是东北牛的类型，角长骨骼大，绵羊尾巴肥胖多毛，可能也是东北种。霍屯督人似乎是沿着非洲南部西边南下，直到南海岸，接着向东迁移，碰上沿着次大陆东面南下、行将停留的班图人。逗留在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形成了纳马族，看来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已住上了几个世纪。霍屯督人本来占有西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所以迁移到南部，据推想，可能是由于班图族向南迁移，给他们施加了压138力。不过这方面的资料奇缺，我们无从知道他们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

在某些方面纳马人和布须曼人有类同的地方。在白种商人来到西南非洲以前，纳马人的重要武器是弓箭、木棒和投枪。纳马人炼铁很在行，所制的刀、斧、铤子以及其它工具等，都远远胜过布须曼人的制品。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游牧，流动性大，所以他们的住屋必需适应这种情况。这些住屋呈蜂窝形，用容易弯曲的木桩构成屋架，木桩向内弯，木桩的顶部拴在一起。屋架上覆盖着妇女自编的灯芯草席，天气干燥时灯芯草席收缩，正可通风；雨天，灯芯草席受潮膨胀，又可以防雨。冬季非常严寒，他们就把鞣制过的兽皮铺在屋架上御寒。他们还裹着兽皮长毡取暖。

兽皮经他们鞣制之后，十分柔软，可制口袋，用以盛水和牛奶。他们的炊具都是陶器，简单的家用器皿用木头制成。牛用来载人或驮运东西。牛奶是他们夏季的基本饮食，奶油主要用来涂擦身体，保持皮肤柔软。旱季奶牛产奶少，纳马人就靠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他们用毒箭射杀较大的野兽，也常常设陷阱、挖深坑、用圈套和套索捕捉，或者在山谷中设井诱捕。他们在河边用鱼篓捕鱼，在海滨则用鱼钩和钓丝。有趣的是，鲜鱼和沃尔维斯湾以西纳米布地区出产的葫芦瓜是当地托普纳尔霍屯督人的主要食物。^①

这里还要提一下，野蜂蜜不仅在纳马人食物中，就是在西南非洲各族人民的 食物中，也占有重要位置。这是一种极有营养价值的食品，与各种根茎和植物液汁佐配，可制成烈酒。

许多作者赞扬纳马人的智力特征和精神特征。一位有经验的观察人士认为：在西南139

^① 参阅 A. 莱厄恩利夫人：《西南非洲是原始文化区域》，《南非地理杂志》，第六期（1923年），第14—38页；本节有多处取材于此文。

非洲的所有土著中，纳马人思索和想象的敏捷，是没有对手的。^①纳马人容易激动，懂得两种极端的情绪：可以从最高尚的精神愿望剧变到冷酷无情的复仇和敌对；后者显然是族人不团结的原由。从前纳马族分成八个部落，定居于奥兰治河和斯瓦科普河之间（图15），现有约三万五千人。其中两个部落，邦德尔斯瓦茨部落（在现在的瓦尔姆巴德地方）和托普纳尔部落（在沃尔维斯港湾区）一直保持独立。其余六个部落组成了关系不怎么密切的同盟，由克豪本族领导；克豪本在南非荷兰语中叫“罗德纳蒂”，意即红族，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该族人的黄皮肤略带浅红色。同盟的其它部落自称阿瓦科伊恩或红人，每年都向霍查纳斯的红族进贡。它们包括弗兰希曼希霍屯督人，费尔德舍恩德拉格尔人（穿草原鞋人），兹瓦特布伊人（黑孩子），格罗特多登人（鼠疫）以及莱昂河河谷的卡拉—奥安部落。每个部落中最有权力的社会单元是家族氏族，它由一个亲族及其后裔组成。氏族之间的不断仇杀，据说是这些部落所以未能结合成为一个强大民族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十六世纪中叶，霍屯督人可能还控制过埃托沙潘盐沼以南西南非洲的整个地区。他们的占有地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对边界的态度可由“凡我猎人走过的地方都是纳马兰”这句话表达出来。后来霍屯督人陪同欧洲勘探者来到恩加米湖，他们硬说恩加米湖也在纳马兰境内。这种态度无疑与后来几次流血斗争大有关系。

山地达马腊人（或达马人）

山地达马腊人从远古时代就给霍屯督人当雇工或奴隶。他们的来源在人类学上多少还是个谜。就他们的身体特征方面讲，他们和西南非洲各种族都不同，他们肤色差不多是纯黑的——比其它班图人更黑，他们的体格强健壮大，面貌象西苏丹的真正尼格罗人，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讲着纳马话，尽他们较厚舌头之所能，发着霍屯督人的吸气语音。

140 欧洲人通称他们为岩石卡弗人，纳马人称他们为乔达曼人或龃龉的达马人；“乔”意即人粪。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还固守着极原始的老风俗老习惯，这些老风俗老习惯和他们狩猎采集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的狩猎采集生活，犹如布须曼人一样，也穿插有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行为。他们习惯于严禁用水洗澡，所以身上极脏，有时用油脂揩擦也都改变不了那种脏相。达马腊人除去为纳马人或赫雷罗人雇用者外，一概避开比他们略为先进的种族人所出没的地方，因为后者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企图消灭他们；只有在霍屯督人和赫雷罗人足迹不到的山岩地带才能找到他们。埃龙戈山脉，奥阿斯山脉，韦斯岭一带悬崖绝壁的地方，靠近奥乔的帕雷西斯山脉和奥塔维山脉等，都是他们藏身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们过着可能是最原始的生活，霍屯督人和班图人因此常常把

^① 赫·维德，《土著部落》。

他们比做狒狒。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当他们发展到了某个阶段时，部分达马腊人来到平原地区，放牧山羊，种植少许农作物，过着稍为定居的生活。这一部分山地达马腊人通称奥梅内人，是纳马人眼里的劣等人，他们比穴居野处的达马腊人进步一些。赫雷罗人把山地达马腊人一概视为奥瓦佐罗图阿，意即“黑奴隶”。目前山地达马腊人共约四万四千人。在西南非洲所有的非白人中只有他们切实体会到白人的好处：白人给他们安排了奥科姆巴黑保留地，这是他们有史以来首次有权占据的土地。

在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占据西南非洲期间，班图人似乎已从大陆北部和东北部迁移到大陆的西南部。历史上没有关于这些迁移的记载，不过根据这些民族的传说，他们的来源地可能在中非和东非的一些大湖泊区。西南非洲有两个最大的班图人集团，奥万博集团和人数少得多的赫雷罗集团；他们似乎是在公元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期间的某个时期，因寻找合适于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地区，而来到西南非洲的。

奥 万 博 人

141

奥万博人原是从事农业的民族，随身带着锄头。看来他们在埃托沙盆地找到了极适合于他们生活方式的地方。这地方便于内陆排水，位于西南非洲北部和安哥拉南部之间的卡拉哈里沙漠上（图5）。当地每年降水量在21—24吋之间，少于北部边境以外的安哥拉的雨量；这里地面平坦，夏季易于积聚洪水，这是否有利还值得怀疑。夏季洪水部分直接来自雨水，部分从安哥拉境内库维莱河向南流来。水沿着洪水冲成的浅水道缓慢而滞呆地流入埃托沙潘盐沼，留下很多草在水道内，这在干旱季节就成了牲畜的牧草。干旱季节一般缺水，水道干涸，打井要穿过粘土层，约达二十多呎深才出水，但是地下水又带有咸味，不适合于使用。在夏天雨季期间，玉米和高粱长在水道间稍高的地面，种子通常撒在水渍地的土墩子上。收获的农作物储藏在极大的锥形篮子内，放在白蚁够不着的高处。虽然奥万博人主要从事农业，但也养豢牛羊。不过他们的牛小而且瘦，其重量仅有硬地裴勒得草原南部一带地方的牛重量之半，而且易患肺病和其它疾病。这种土著牛虽还能活下去，但环境不利于它们的成长，看来环境也完全不适于土著绵羊的成长，只有山羊在大部分地区都长得很好。

目前奥万博族共约二十三万九千人，占西南非洲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强。这些部落最大的是人口为八万七千人的库安亚马集团和人口接近八万九千人的恩唐加部落，最小的是恩科朗卡蒂集团，连爱翁达部分也包括在内，才有六千七百人。

奥万博部族所占领的地方，并不绵连成片。各部落彼此独立，从前全由各自的部落酋长统治，现在却有四个部落，改由酋长会议管理。最小社会组织是家庭，由一个男人

和他的妻子们儿女们组成，住在克拉尔^①内。克拉尔内有许多小棚，中间有通道，克拉尔的外边围有打木桩的栅栏。部落居住区，分成若干部分，通称“奥米孔达”，每个奥米孔达内有许多克拉尔，为数约十个到百多个。

在白人来到西南非洲以前，奥万博人始终处于与世隔绝的非常孤立的状态。他们的不同集团，几乎常常互相残杀。非洲其他各族人总是把奥万博人看做和他们很少交往的部落，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和勇敢，又受到其它各族人的尊重。他们的武器有弓、箭、短剑、圆头棒和配有铁制枪头的标枪。铸铁是他们金工工艺之一，他们还在楚梅布地区开采铜矿。到奥万博兰探险调查，常是危险的事，1957年哈恩和格林两人是深有体会的；1858—1860年容克尔·阿夫里卡纳的“访问”给奥万博人带来了首次灾难，使他们遭到了炮火连天的破坏，好在容克尔在1861年就死了。此后奥万博人才算又得享受比较与世隔绝的生活。

尽管德国保护国建立，远在南部的非洲各民族相继被征服，但奥万博人依然没有被触动，因为德国当时的驻军不足以征服如此庞大的部族。德国为了保护从北往南去的通路，在埃托沙盐沼东端的纳木托尼建立了一个大堡垒。接着德国人的扩张，奥万博人于1915年邀请英国专员进驻翁当瓜。此后差不多有五十年之久，英国专员一直是奥万博人和温得和克行政当局间的唯一联系，不过近年来有两个班图专员，代表在比勒陀利亚的南非班图人管理发展部，常驻在翁当瓜和奥斯希坎戈，监督保留地的部族事务。然而，这些部族在精神和教育方面取得的显著发展，应归功于1870年起开始工作的芬兰传教士和后来的罗马天主教士和英国国教教士。由于二万七千多奥万博工人在西南非洲南部各个经济部门工作，奥万博人得以和外来文明接触。

欧科范果各部落

沿欧科范果河两岸，长约二百七十哩地段上的五个奥万博部落，都是脱离奥万博兰大集团的独自发展的部落。这些部落是：库安加里、邦贾、萨姆比奥、迪里科以及在西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姆布库舒，总数约为二万八千人。在东卡普里维的赞比西—乔贝盆地有马弗威和马苏比阿两部落，总数约为一万五千人。每逢雨夏或一到晚秋，沿欧科范果中流的台地往往遭水灾，但在春季和夏初，却是放牧牛羊的好牧场。洪水泛滥期间，家畜放牧在附近的硬地裴勒得草原上，在这里它们的健康容易受到影响，每当牧草因放牧过度而不足时更是如此。欧科范果牛和奥万博兰牛同一类型，都是又小又瘦易患肺病的一种牛，连打预防针都不十分见效。好在牛在上述部落的生活中并不居于首要地位。欧科范果诸部落，如同在奥万博兰一样，以农业为主，农作物有小米、高粱、花生、玉

^① 克拉尔(Kraal)是南非土著的屋舍，四周有木栏围绕，中间是牛羊栏。——译者

米、卡弗谷、豆类、南瓜、卷心菜、甜瓜等等；这一些农作物给人以深刻印象。不过，他们都是小片耕作且不热心，生产的好坏全靠雨水。当地每年平均雨量约24吋，变化幅度约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因此，在雨量少的年份，庄稼就稀稀落落。不过也无关大局，因为河里有的是鱼，而且沙地裴勒得草原上有草原食物；这些草原食物包括多种野果，七、八种坚果、花生、野生柑橘、柠檬、野生洋葱、马铃薯和种类繁多的根菜、块茎、球茎等等。大自然太仁慈了，这也许就是部落人不关心庄稼和家畜成长的原因吧。他们就是碰到饥荒，也还可以靠河内盛产的鱼过活，何况布须曼人总有办法给他们的主子和朋友找来草原食物呢。

有些观察敏锐的人士认为，这些丰富的自然食物资源是居住在河边的部落人在生活习惯上所以败坏的原因。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委员会曾经建议：应该多做工作，通过“广播或函授等方式”去教育这些部落人。这建议触动了欧科范果保留地土著专员，他写了一份报告，坦率地谈到土著居民的道德品性及精神状况。^①专员在提到其它许多事情时，特别提到这些土著得天独厚，有大量的水和野果，从来没有为生存而斗争，连班图族的老习惯都放弃了；因此“这些土著已变得道德败坏，不顾将来，性欲倒错。道德败坏导致性病流行，体力下降……男人们达不到矿工的必备标准，愚昧无知，懒惰成性，无所作为；妇女体质也差，生活肮脏，疲塌懒惰，所以只能把她们列入最劣等的妓女。”女孩子卖淫也很普遍。大部分野果都生长在屋外临河的沙丘外；据说这些土著竟懒得不愿多走几步路，前去采摘，还得靠布须曼人把它们弄回来。专员最后说：“这无疑地将使人想到这些人的智力低下和道德观念薄弱，尽管传教士已做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希望大家要体会和了解行政当局在对付这些土著时碰到的困难。因此，组织广播教学和函授，现在还为时过早。”

赫 雷 罗 人

欧洲人通称为赫雷罗族，自称奥瓦赫雷罗，意即赫雷罗民族，族中有一分支叫做奥穆赫雷罗；赫雷罗人占据的土地叫做埃希罗瓦赫雷罗。^②他们的早期历史和奥万博族一样，无从确切知道，根据传说，他们可能在公元十六世纪期间已经从中非洲或东非洲来到卡拉哈里北部。其中部分人似乎迁到了安哥拉，当他们到达现在的库内内河时（赫雷罗人称之为奥穆朗加，意即河流），他们没有进入右岸地区，而是沿着南岸前进，进入奥万博兰以西现在的考科裴勒得地区。在这里他们似乎历尽艰辛，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

^① 参阅《西南非洲行政长官给国际联盟的年度报告》（1932年），第58—69页。

^② 吉·文尔莱：《赫雷罗人》，居特斯洛（1906年），第9页，第51页。

直到大约十八世纪中叶，其中大部分人，向南向东迁移，从山地达马腊人和布须曼人那里夺得了奥阿斯山脉以北的地区（第一章），霍屯督人通称奥阿斯山脉为达曼人所有地，即达马腊兰。达马腊兰通称赫雷罗兰，北部以尤加布河和瓦特伯格为界，南部以斯瓦科普和白诺索普河上游为界，西部边界在纳米布内，但不十分明确，东部边界和姆班德鲁部落为邻。姆班德鲁人和赫雷罗人出自同一血统，当赫雷罗人西迁时，他们和中部卡拉哈里的茨瓦纳人始终保持友好关系。赫雷罗人的边界概念很模糊，他们的酋长说：

“凡是有我牛羊吃草的地方就是赫雷罗兰”，这就是欧洲人来到之前，赫雷罗人对边界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抢牛成性的桑布须曼人、山地达马腊人、北边的奥万博人和南边的纳马人，都因此和赫雷罗人发生激烈的纠纷。始终留在考科裴勒得的赫雷罗人，逐渐形成了两个小集团：在库内内河附近找到了好牧场的，称为奥瓦—希姆巴集团；西迁到考科裴勒得较干燥地区的，被轻蔑地称为奥瓦钦巴，意即人形食蚁兽，因为干旱和野兽逐渐夺去了他们的牛，他们不得不主要靠草原食物为生，而大食蚁兽也正是刨地寻食为生的。

赫雷罗人和西南非洲所有其他土著在身体特征方面有很大差别。他们出自班图族，但肤色比南非洲许多班图人淡些，面貌比较精致，令人联想起班图族在乌干达和卢旺达的两个支族，这两支族被认为是“优等的”或“贵族”类型，有点哈姆后裔模样。^①赫雷罗可能是哈姆—尼格罗混血种，由于他们的保守习惯和种族排外主义，他们保住了身体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许多显著特点。他们的像貌特征很不容易描述，大致说来，咖啡色的皮肤，端正的鼻子，薄薄适中的嘴唇，令人联想起高加索人的风味。头部的架势，矜持的风度，高度适中的身材和壮健的体格等等结合起来，予人以天赋优越感的印象。但是，赫雷罗族在和非洲其它民族战斗中，常遭到极大的损失。西南非洲在有欧洲人足迹之前的历史，大部分是关于赫雷罗人和北部较强大而又武装较好的奥万博人，以及和南部有欧洲武器装备的霍屯督人的战斗纪事。这里先交待一笔，以后发展如何，且待下文交待。

146 赫雷罗人轻视种地生息，把耕作委之于奴隶。从传统和训练来看，赫雷罗人是擅长牧牛的人。牛群的大小，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适任部落酋长的人，除拥有许多部下外，还要拥有大群牲口。部落内部有两个阶层是根据拥有的牛数划分的。就奴隶阶层来说，一个奴隶可能只有几头家畜，或许不到一打，他依附财主当个牧人，财主可能有一千多头牛，或许还加上更大数目的绵羊和山羊。在赫雷罗族全盛时代，家畜数大大超过上述数字。帕尔格雷夫在1879年以特派员身分所做的视察报告中说：据他所知，

^① 和东哈姆族在文化上的某些类似处证实这种意见。参阅居恩特·瓦格纳，《赫雷罗生活的某些经济方面》，载《非洲研究》，第13期（约翰内斯堡，1934年），第117—130页。

有一位次要酋长，可说是仅次于最高酋长（最高酋长系赫雷罗兰最富有的赫雷罗人）的人物，拥有一万多头牛，还有许多小家畜群。^①据说酋长马赫雷罗拥有二万五千头牛。令人感兴趣的是，据帕尔格雷夫的意见，达马腊兰“大得足以赡养三倍于现在的人口和按比例增加的牲畜。”^②

就文化方面来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赫雷罗人在许多方面和其它班图人相似，但也有些重要而显著的差别。^③在衣着方面，赫雷罗人和非洲人其它部族一样，惯用鞣制过的山羊皮、绵羊皮和野兽皮做围腰裙。妇女披着较长的、加有修饰的外套，配有成串的鸵鸟蛋壳小圆片和小铁珠。^④妇女们的皮头巾，极有特色，头巾上饰有小铁珠，巾顶饰是由三个皮“角”或“簇叶”逐渐卷拢集结成一高耸八、九吋的尖顶。

赫雷罗人的住处是蜂房形的小圆棚。棚架周围用粗枝构成，粗枝的一端插入地里，另一端结集于棚中央的一根柱上，柱与柱之间嵌以韧皮，外涂粘土和牛粪拌合物；棚内地上也涂有粘土和牛粪拌合物，一般再铺上鞣皮。小棚顶上有一小孔，以便排出泥炉的烟。棚侧进出处，上挂皮门帘。棚内地上或墙上放着或挂着木碗，水桶，盛牛奶的葫芦，盛油和油脂的皮容器，皮烟袋，烟斗管，小刀，念珠，生火用具等等。弓箭和箭袋一般放在棚内；自从欧洲商人来到后，小棚内又放有枪，角制火药筒，各式各样的欧式用具以及工具、衣服等。

小棚是妻子盖的，属于妻子；丈夫没有自己的小棚，他轮流住在各妻子的小棚里。每家住在各自固有栏棚的“克拉尔”内。克拉尔内的一些单独小棚按妻子的地位和一定的格式排列，把牛“克拉尔”围在中央，在牛克拉尔附近终年燃烧着祖先传下的火，由为首的妻子和她的女儿照料。居住区过去包括有大小村落和更小的牛站；小村落内有酋长或头人及其家属住的小棚。

赫雷罗人的主要食品是酸牛奶，孩子们喝的是甜奶，一般是山羊奶。小孩有自己的山羊，直接从山羊身上吮奶，因此赫雷罗人有回忆儿时亲切情谊的一句话：“我们喝过同一头山羊的奶”。成年人喝葫芦内经酸化了的牛奶。在雨量充足年份，从一月到九月，奶牛产奶多；在这些月份内，除节日庆典或牲畜因病或其它事故死亡外，平日很少吃肉或简直不吃肉；在其它月份内，牛奶供应不足，就吃草原食物和兽肉，换换口味。在雨量充足年份，甜奶太多，赫雷罗人有时就用它来洗衣服；大量的牛油不是用于吃，而是用来涂擦身体和做肥皂的原料。

① 《视察奥兰治河北部诸部落的特派员W. 科茨·帕尔格雷夫先生，就1876年视察达马腊兰和大纳马夸兰提出的报告》，好望角，土著事物部（1877年），第54页。

② 帕尔格雷夫报告，第53页。

③ 参阅H. 维德：(a)《土著部落》1928年；(b)《古代西南非洲》，牛津大学出版社，第45—51页。

④ 同上引吉·艾尔著，第56页。



自然，在于早年头，奶量不足，加上“洋葱”、“马铃薯”、野花生、“葡萄干”、以及浆果等草原食物也缺少，牧人们只好宰牛吃，甚至吃死了的家畜，即使尸体已感染疾病也在所不计。1897—1898年牛瘟为患，这确是赫雷罗人的灾难，大批家畜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几乎全靠草原食物过活，好在草原食物没有感染到牛瘟。

148 牛在赫雷罗人早期文化中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在赫雷罗人的词汇中，找不到表达抽象概念的词，就是有，也寥寥无几，但是表达牛的颜色和斑纹的词却有一千多个。且有无数证据表明牧主或牧人对牛有惊人的感情。赫雷罗人虽然被认为懒惰，缺乏对其它事物的主动性，但为了保证牛的起居饮食，他们是不遗余力的。例如，只要家畜需要水，牧人就用水棒和木铲挖井，然后由十二个人站在井边立足处，一同拉桶打水，这是他们心爱的劳动。艾尔莱对赫雷罗人的一般工作态度，从不赞扬，不过看到他常常饿着肚子，在请索普河床上接连为牛饮水而挖上二三十口井时，也不能不为之惊叹。艾尔莱说：赫雷罗人之对待牛，和纳马人正相反，赫雷罗人心爱牛，精心照顾饮水，纳马人则听凭牛游荡，毫不操心它的食草和饮水。^①

有趣的是，后来赫雷罗人失去了牲口，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充当白人的牧人时，总是得到白人的好评，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牧人。^②

甚至他们的残酷，也是由于他们爱牛。费里克斯·梅厄指出：赫雷罗族人只要一想到纳马人盗窃他们的牛，就再也抑制不住对世仇纳马人的愤怒了。梅厄从1900年3月14日温得和克报上引证了一段关于赫雷罗部落人的报导如下：

“从霍恩克朗兹回来时，我们无意中碰上了几个霍屯督人，自然，他们都被我们杀害了，我自己也参与杀害了一个。我们首先割掉他的耳朵，对他说：你决不会再听到达马腊牛的叫声了。接着我们割掉他的鼻子说：你再也嗅不到达马腊牛的味儿了。然后我们戳穿了他的眼睛说：你再也看不到达马腊牛了。我们又割掉了他的嘴唇说：你永远吃不到达马腊牛肉了。最后我们才切断他的喉咙。”

梅厄又引证了另一个赫雷罗人的话。这人说：“谁都是贪心的，欧洲人拚死追求死
149 金属，我们比较聪明，我们的乐趣是在有生命的动物身上；听凭纳马人拿走我们所有的牛吧，只要还留给我们一头母牛和一头公牛，不消几年，我们又将是富有的赫雷罗人了。”^③

牛成为社团的基本组成部分。为要了解赫雷罗以后历史上出现的悲惨事件，必须提一提前后有关的事情。据赫雷罗人的传说，最先的赫雷罗人从造物主那里得到了一头公

① 见上引艾尔莱著作，第121页。

② 参阅《西南非洲南非联邦·委任统治史》，南非联邦政府出版（没有写明日期），第77页。

③ 费里克斯·梅厄：《赫雷罗人的经济和法律》，柏林（1905年），第18、19页。

牛和一头母牛，其它种族只得到劣等赠品。从此，赫雷罗人认为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牛紧紧连系在一起了。在其它传说中，赫雷罗人是原始赫雷罗“亚当和夏娃”的童贞女所生，以后到了部落分裂成了八九个“母系氏族”或“母系集团”时，就有了公有财产，特别是牛，每个氏族成员有权享受母系氏族的共同福利，有困难的贫穷族人，可以借贷牛，直用到他们命运好转为止。除母系氏族外，还有十六个担任圣职的宗教团，教团长既是氏族长又是氏族的祭司长，他负责保管圣徽，圣徽收藏在圣所，其中燃烧着永不灭的圣火。教团的圣牛是经过特别精心挑选的，每逢宗教节日，供奉几头圣牛，不过圣牛只是供祭神的烧牲，肉不吃。

因此，赫雷罗牛可分三类：教团圣牛是经过特别精心挑选的，被尊崇为圣物，甚至酋长都不能夺取；母系氏族的保管牛，是家族集团的公共财产；此外，私人牛，是个人的私产。第三类牛中有一部分留作牧主的葬礼祭品，以免牧主死后寂寞。

赫雷罗族人心灵最深处的精神愿望，坚定不移地寄托于神圣的氏族长身上（氏族统治者和祭司长），寄托于对祖先的崇拜和牛的安宁上。后来传教士来到了，部落中也有几个人诚意信奉了基督教，但似乎都没有动摇他们对部落中神圣人物不可侵犯的坚定信心。赫雷罗人这些根深蒂固的感情，如果受到什么蓄意嘲弄，必然会造成以后历史的悲剧。

150

霍屯督人—赫雷罗人—奥万博人的关系

在讨论从非洲南部到西南非洲的后来者以前，最好先研究一下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在三个主要地区的人文情况。这三个主要地区是：南方的纳马兰，北方的奥万博兰，中部的赫雷罗兰。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的确不多。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大部分最早的可靠记事全靠他们），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间，来到了西南非洲，定居在霍屯督居民中。直到1844年赫雷罗人才接待了第一个传教士。第一批芬兰基督教士在1870年才到达奥万博兰。探险家们的记录和部落内老年人的口头传说，成了难得的早期历史资料。

开普殖民地居民北迁以前，纳马兰高原为红族和它的同盟部落，以及南部的邦德尔斯瓦茨部落所占领；在纳米布散居着布须曼人和力量单薄的托普纳尔霍屯督人。在九万左右平方哩高原上，纳马人或许从来没有超过二万五千。虽然牧场大部分是贫瘠的，又经常遭受严重干旱，但人口密度之低和各部落中心相距之遥远，可能就使土著内部比较安宁。当然部落和氏族之间的纠纷肯定是常有的，纳马牧人和抢劫家畜的布须曼人、山地达马腊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常发生的，因为纳马人似乎有野心想消灭这两个害人的种族。

然而纳马人受到的真正威胁却来自北方边境。赫雷罗人的南下，可能不但排挤了贝专纳人、布须曼人和山地达马腊人，也排挤掉不少纳马人。毫无疑问，就赫雷罗人数众多这一点来说，纳马人就处于某种劣势，纳马人虽然武器较好，但是在枪炮时代以前，那种武器无法挫折人数众多的优势。不管怎样，到转入十九世纪时，赫雷罗人向南挺进了斯瓦科普河和奥阿斯山脉，这两个游牧集团就碰头了。

151 一般认为，这两族人在文化上有重大差别。霍屯督人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但是如果早情严重日子难过的话，也不惜屠宰牲口。一旦牲口杀光，他们也会去狩猎，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如果猎物稀少（那是通常情况），他们看到赫雷罗兰的较好牧场上有油光光的牛群在吃草，偷牛行为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赫雷罗人的态度显得有点不同。对赫雷罗人来说，把牛看好，那是责无旁贷的，有些牛还是他们看管的圣物（这一点在前面已讲过）。一旦遇到干旱，没有了牛奶，赫雷罗人宁愿靠狩猎和草原食物过活，如果猎物和草原食物也缺少，他们宁愿勒紧裤带挨饿而不愿宰牛，这或许是由于赫雷罗兰雨量较足，牧场较好，具有纳马兰所没有的那种有利条件的缘故。不过他们世代爱牛的传统，牛在公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使得他们不愿随便宰牛为食。因此，每当干旱解除，放牧条件好转时，赫雷罗人家里还留有繁殖用的牲畜，而纳马人却仍然穷困不堪。赫雷罗人在困难时期过后迅速恢复牛群的那种熟练技艺，是世所公认的，不过同时也招惹了纳马人的妒嫉和攻击。上述情况虽属真实，但并不全面，因为赫雷罗人在牧场经受旱灾时，只要条件许可，也会侵入纳马人领地放牧。赫雷罗人曾企图侵占北方的奥万博人领地，遭到奥万博人的痛击，只好作罢。

一般说来，这可以算是十八世纪末叶的情况，在转入十九世纪时，一批陌生人出现在南部纳马兰，他们逐渐扩展到纳马兰和赫雷罗兰的边界，原来是奥兰人来到了。

奥 兰 人

开普殖民地欧洲移民区的实际边界，逐渐向北扩张，达到了奥兰治河以南。世代安居开普高原的霍屯督族，不知不觉地被逼逐渐向奥兰治河退却。有些人终于被逼渡过了奥兰治河，流浪在纳马兰西南部几乎荒无人烟的地区，这些人就是纳马人通称的奥兰人
152（按南非荷兰语，意为“陆地居民”）。他们原来和好望角的欧洲人在生活上有接触，多少沾了点欧洲人的光。第一批前来的部落就是基多·威特布伊领导下的克韦辛部落，他们定居在吉贝翁地区；随之而来的阿姆拉尔部落，红族把戈巴比斯附近的土地给了他们；另外还有贝塞巴霍屯督人和贝塔尼部落，他们与同来的传教士定居在目前就以这些名称命名的城镇的附近。这些部落多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接着来了另一股人，艾夏

—艾恩部落或“怒族”，他们的性格决不爱好和平，他们对西南非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部落的第一个酋长是个混血种霍屯督人，他的住在好望角北部的欧洲主人称他为耶格尔·阿夫里卡纳。阿夫里卡纳不满主人的虐待，杀死了主人，挟带着主人收藏的大批枪枝弹药，逃到加里普彼岸。^①为了预报他的到来，他烧毁了当地的传道站。但此后不久，在1815年，他忏悔了过去的行为，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好望角总督特赦了他的一切罪恶。耶格尔·阿夫里卡纳（他的教名是“克利斯琴”）死于1823年，死时传位给他的精力旺盛的儿子容克尔。容克尔得到了红族人的允许向北迁移。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战争形势的发展大大有利于赫雷罗人，红族人面临灭亡的危险。一个集团的成败，关键在于酋长的品格，这种情况在西南非洲历史上屡见不鲜。酋长如果软弱，或是集团内部分裂成为敌对的小组织，以致团结受到破坏，那么，整个集团就势必崩溃瓦解。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红族的代理酋长是个妇女，名叫盖姆斯，她的儿子虽然继承了酋长的地位，但还未成年，部落的领导力量薄弱。当时赫雷罗人已深入纳马兰，远至雷霍布斯，离红族人中心地霍查纳斯仅约70哩。盖姆斯知道容克尔·阿夫里卡纳及其“怒族”装备有欧洲枪支，而纳马人和赫雷罗人却无从获得大量军火，因此，她求助于容克尔。赫雷罗人的弓箭、棍棒和长矛丝毫抵挡不了阿夫里卡纳人的毛瑟枪；1835年容克尔把赫雷罗人赶回他们的老根据地奥卡汉贾，他自己就在温得和克的现址建立了大本营。他所以把大本营所在地取名为温得和克，是因为小温得和克河谷使他生动地回忆起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温得和克河谷——那是在开普殖民地境内蒂尔巴格附近。容克尔完全了解温得和克在战略上的地位，他野心勃勃，执意要独霸纳马兰和赫雷罗兰。

那时候的行商在西南非洲历史上担任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牛车满载着文明世界的工具、家庭用品、枪枝弹药，尤其是开普白兰地酒。对于纳马人，这些商人更是极端重要，因为纳马人渴望能用牛羊换到商人的物品。容克尔是个白兰地酒鬼，只能靠经常抢劫赫雷罗人的牛来清偿他欠下商人的大笔债务；这样，当然也少不了武器和弹药。容克尔和赫雷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到1850年达到了极点。容克尔大规模地攻打在奥卡汉贾的赫雷罗酋长卡希蒂内，赫雷罗人在战争中用弓箭、棍棒和长矛来对付阿夫里卡纳人的骑兵队的枪炮，当然丝毫起不了作用。随着以卡希蒂内为首的赫雷罗人的完全失败，接踵而来的是大批妇女和孩子遭到屠杀，惨状令人不寒而栗；奥卡汉贾邻近的其它小部落，也都被消灭光。事隔很久，才据传说，赫雷罗人的精华在这次屠杀中全被消灭尽了。

屠杀后那十年中，赫雷罗人几乎完全分崩离析。软弱无能的赫雷罗酋长贾穆阿哈和他的儿子马赫雷罗实际上成了容克尔的奴仆。他们迎合容克尔及其追随者纳马人，袭击

^① 霍屯督人称奥兰治河为加里普。

其它赫雷罗部落，逼得那些部落，为了逃避残酷的攻打，越来越向北迁移。被俘的赫雷罗人在纳马兰被罚作奴隶。据传教士克伦莱因说，纳马人对待赫雷罗俘虏的残暴行为十分可怕：“如果有人从贝塞巴再向前走，进入内地，往往看得到穷凶极恶的主人毫不犹豫地拿起犀牛鞭痛打奴隶，直到皮开肉绽露出鲜红的肉。有时，打人行凶的地点流遍了鲜红的血，犹如头羊被杀死在那里”。^① 传教士哈恩也报告道：“红族人的赫雷罗奴隶遭受可怕的虐待，死于饥饿几乎是极寻常事。我们看见过几个这样不幸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还会活动的骷髅，身上布满了犀牛鞭痕。”^② 1856年，来因教会传教士在奥钦宾圭召开会议，记录上写道：“就我们知道的，赫雷罗族已经绝灭，现在只剩下少数人了，他们之间没有丝毫联系，且处于极端艰难的困境，漂泊流浪。”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容克尔·阿夫里卡纳和通敌出卖赫雷罗人的贾穆阿哈都死了，两人都没有受到两族人的真挚哀悼。他们的儿子，克里斯琴·容克尔和马赫雷罗，彼此怀着父辈遗下的深仇大恨。马赫雷罗成了奥卡汉贾地区赫雷罗人的首领。

次年，即1862年，阿里夫卡纳—赫雷罗之间的敌对行动又开始了。克里斯琴攻打在奥钦宾圭的马赫雷罗，克里斯琴被杀。克里斯琴的兄弟扬·容克尔成了阿夫里卡纳人的酋长，他宣称他不仅是阿夫里卡纳部落的酋长，而且也是赫雷罗的最高酋长。从186³年到1870年，马赫雷罗在英国猎人格林和海比特尔以及瑞典探险家兼商人查理·约翰·安德生诸人的帮助下，在同纳马人和阿夫里卡纳人的屡次冲突中，逐渐转败为胜。1869年马赫雷罗入侵纳马兰西部，以求达到就地消灭纳马人的重大目的。他向南推进，远至吉贝翁，一路上只碰到极少数的纳马人，整个地区处在极度干旱之下，到处是荒瘠、饥饿的迹象。这次远征被称为“蝎子战役”，因为马赫雷罗的战士在回赫雷罗时，一路上除了蝎子外，再也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

在温得和克的扬·容克尔·阿夫里卡纳仍然无所畏惧。他感到欧洲商人对马赫雷罗力量不断增强所起的作用，就出了一个告示，以处罚来威胁商人，并断言他有权决定货物的价钱。他还声明传教士必须听从部落酋长的管制。

马赫雷罗对扬·容克尔的这种大言不惭的无耻行径怒不可遏，准备对扬·容克尔的根据地温得和克发动大规模进攻，幸亏传教士出面调停，导致了双方的和解，1870年这些传教士终于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妥协方案。马赫雷罗坚持要扬·容克尔立刻撤出温得和克，遭到了纳马人方面的拒绝；传教士建议让扬·容克尔按封建领属关系保有温得和克，作为给他的封地，马赫雷罗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双方于是同意媾和，订立了奥卡汉贾和约，和平从1870年延续到1880年。不过，马赫雷罗的占上风已确定无疑。他的牛

^① 维德：同上书（1938年），第260页。

^② 维德：同上书（1938年），第260页。

成倍增殖，他强大得足以使任何一个阿夫里卡纳人不敢去赫雷罗兰狩猎（或偷牛）。不到几年，阿夫里卡纳人已衰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阿夫里卡纳人的牛很少，被严格限制在温得和克附近放牧，牧场因而恶化得差不多不中用了。我们发现扬·容克尔曾给马赫雷罗写信，恳求他“看上帝面上允许我活下去罢。”

同时，由于在纳马兰出现了新情况，即巴斯特人的到来，情况变得更复杂了。

巴 斯 特 人

自荷兰移民来到好望角以来，不久就有欧洲人和霍屯督人及奴隶生的混血种人。^①荷兰殖民地向北扩展时，北部边疆太危险，不宜白种女人居住，因此荷兰开拓者经常娶霍屯督族的年轻女人为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混血儿”或是有色人种社会；他们自己觉得虽被排斥于荷兰人社会生活，但却以部分白种血统自豪，以为自己优越于当地土著。他们讲南非荷兰语。南非荷兰语“巴斯特”（混血儿）这一名称，反被他们当作具有白人血缘关系的标记。在十八世纪中叶有些巴斯特人小集团，零星分布在奥兰治河下游，在开普殖民地政府测量土地之前，他们一直不受干扰。1865年开普政府土地规定法令要求居住边区的人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对所占土地的所有权，结果，有一批数目相当大的巴斯特人在赫马纽斯·范·维克领导下，撤离了开普省北部。他们拥有相当好的武器装备，进入了纳马兰，摸索着向北挺进，直到碰上威特布伊奥兰人，当时奥兰人刚刚占领了雷霍博斯周围地区。由于奥兰人和赫雷罗订有同盟，威特布伊就被纳马人视为歹徒；威特布伊发现雷霍博斯太不合理想，因此，1870年阿伯拉罕·斯瓦特布伊允许赫马纽斯把巴斯特人安顿在雷霍博斯。赫马纽斯感谢阿伯拉罕的好心，送给了他八匹马；双方协议，阿伯拉罕不论何时出售雷霍博斯，赫马纽斯享有第一优先购买权，付价是一百匹马（每匹马二十五英镑）和五辆牛车（每辆车五十英镑）。^②不过，实际交易似乎从来没有达成。直到1909年，德国人写定巴斯塔德区的面积为一百七十万四千二百二十公顷；巴斯特人口约在二千五百到三千之间，此外还有大约二千个山地达马腊人和霍屯督人，以及二十个左右的欧洲人；这时雷霍博斯的实际边界才算确定。

对于巴斯特人的社会情况，恩格尔·菲舍尔^③已有相当详细的研究，他给予了我们关于巴斯特人在人类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许多知识。巴斯特人体型特征，介于欧洲人和霍屯督人之间，有的接近于欧洲人，有的接近于霍屯督人，全身的特色显示出两种原来

① 参阅古·斯·马拉伊斯，《开普有色人种，1652—1937》（伦敦版1939年），1957年约翰纳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出版处翻印。

② 参阅《雷霍博斯委员会的报告》（《联邦政府》，41—26），开普敦（1927），第33—34页。

③ 《雷霍博斯巴斯特人》，耶拿（1913）。

主要人型的错综结合。根据他们的欧化程度，在社会上大致分为“上层集团”和“下层集团”。前者人数少，后者人数较多。菲舍尔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巴斯特人对生活抱着冷淡的态度，几乎可说是漠不关心，无精打采，特别是欧化程度较深的人，毫无非洲尼格罗人常有的那种天生欢乐和好兴致，但又以种族血统自傲，显得有某种程度的认真庄严。根据菲舍尔的意见，他们的这种自傲，成为他们进步慢的部分原因；他们认为艰苦的劳动应由下等人即土著去干；他们所以厌恶艰苦劳动，实际上，或许由于他们生来就缺乏精力和魄力。菲舍尔并认为巴斯特人中，有些人其聪明才智可以和当地一些白人农场主并列。他们通常能读能写能算。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得好，年轻的一代能讲三种语言，手艺也学得快。不过有一个显著的心理特点，就是缺乏远见和计划将来的能力。如果说他们在其它事情上缺少热情，喝酒倒极为热心。有时由于缺少钱用而出售土地，似乎和这些性格特征都有联系。行政当局已把巴斯塔德区作为保留地处理，因此，任何土地都不能由欧洲人购买，或由巴斯特人出售。菲舍尔认为：如果行政当局对巴斯特人予以保护，那他们在和白人的角逐中，才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但是，在西南非洲非白种人群中，巴斯特人无疑是最进步和最有才干的。

巴斯塔德区一向被认为是极适于畜牧的地方。占领这片大好土地的人们，虽然选出了专管事务的人，但土地从来没有好好管理和发展。巴斯特人所采取的普遍政策是要忠实于欧洲人当局，不管是德国人或南非白人。但是在1915年，当南非军队从南部进军时，巴斯特人不愿为德国效劳，去反对联邦方面的“自己人”，因而拒绝作战。

1960年，巴斯特人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人，雷霍波斯区有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公顷土地，有极好的牧草地带和丛林地带，适于牧畜大小牲口。至于巴斯特人和德国、南非当局间的关系，将在后面某几章内述及。

第八章 德国人的立足点

158

第一批访问西南非洲的欧洲人来自海路，这也许不足为奇，发现他们不被沿岸景物吸引而继续前进，也不用诧异。葡萄牙人可能是第一批来访者，因为我们从雅各布·坎纳斯(Jacob Canus 是葡萄牙语 Diego Cão或Cam 的英语拼写法)竖立的石十字架发现，他曾于1484年在今天称为沃尔维斯湾的地方以北不到一百哩处靠岸，这地方的南面是长长的一片沙滩，那里有供大群海豹栖息的石台。巴塞洛缪·迪亚士(1487年)和加斯帕·韦加斯(1534年)则是继之而来的访问者。1487年12月8日迪亚士发现并命名了圣马利亚—达—孔塞桑湾(沃尔维斯湾)，以后不久，他又在海湾以南约二百五十哩的“安格拉—佩克纳”^①进口处的岬角上竖立了一个十字架。

为了查明周围土地及其人民的情况，迪亚士在这里留下了一个黑人妇女，并在奥兰治河口留下了另一个黑人妇女，除此以外，迪亚士这次访问似乎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他给约翰王二世的报告可能使另一个探险家瓦斯科·达·迦马气馁，不再在纳米布沙漠沿岸浪费时间。

荷兰人的早期勘察

据现在了解，以后一直没有人企图从海路勘察西南非洲，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在好望角的荷兰人才派了“格兰德尔”号和“博德”号这两艘小船去详细测量沿岸每一个登陆地点，寻找霍屯督人让位给“卡弗人”的地方，并搜购奴隶和寻找可以取得淡水、木柴、牛羊、大米和小米的地方。1677年“博德”号的航行是有成效的，带回了关于沃尔维斯湾地区的霍屯督人及葡属安哥拉的“马塔曼人”的情况。马塔曼人就是我们在第七章谈到过的达马人或达马腊人。

尽管看来不存在关于他们的文字记录，但是据了解，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英¹⁵⁹国、法国、美国和荷兰的捕鲸远征队曾在这一带海岸外作业，显然是从沃尔维斯湾以北的斯瓦科普河获取淡水，而且在1784年至1786年，有一支由H.R.波帕姆爵士统帅的英国舰队在这一带海域巡逻。为了预防其它强国可能占领这块土地，荷兰东印度公司抢先

^① 葡萄牙语 Angra Pequena 即小海湾之意，现称卢得立茨湾。——译者

派出了一支远征队，在“梅尔明”号船长迪木勒的率领下，于1793年2月以该公司的名义占有了沃尔维斯湾、安格拉一佩克纳和哈利法克斯岛。以后，英国于1795年接管了好望角，英国政府还在西南非洲的海域派驻一艘巡洋舰，以保护在这一带海岸外作业的英国捕鲸船和捕海豹船。可以说，这一行动等于宣告英国“势力”已达到这地区的沿岸。

与此同时，在陆地上，荷兰当局不断鼓励对开普殖民地北部进行勘查。威廉·范·维克和亚科比斯·库切分别于1738年和1760年越过奥兰治河，进入“外加里普”地区；库切曾到达瓦尔姆巴德的温泉。1761年总督蒂尔巴格派遣的一支科学探险队曾到达现在的克特曼斯霍普附近，在以后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猎人、旅客和商人更加深入纳马兰内地。

传 教 士

英国占领好望角以后，伦敦传教会在开普殖民地十分活跃，于1814年派遣德国传教士海因里希·施梅伦越过边界，在贝塔尼建立了西南非洲的第一个基督教传道站。以后不久，韦斯利美以美教会于1825年派牧师威廉·思里福尔到西南非洲，但是，他和他的两个非洲同伴在瓦尔姆巴德附近被布须曼人杀害。八年以后，牧师爱德华·库克在瓦尔姆巴德建立了一个美以美教会传道站，经过九年的时间，他拥有一千多基督教会众，全是改信基督教的邦德尔斯瓦茨人。后来，在纳马兰东部诺索普河沿岸的“韦斯利维尔”^①和远至北部的雷霍布斯和戈巴比斯也建立了美以美教会传道站，但是，这些传道站约在1865年全部移交给莱因传教会。但是，1915年以后，美以美教会传教团又回到了西南非洲。

160 1840年来因传教团从伦敦传教团手里接管了贝塔尼传道站，毫无疑问，是来因传教团在纳马兰及达马腊兰挑起了传教的重担。它的第一批先遣人员是传教士亨德里克·克莱因施米特和胡戈·哈恩；过了不久，又来了舍普曼和拉特。舍普曼在鲁伊班克为沃尔维斯湾地区的托普纳尔—霍屯督人建立了一个传道站，那里有质量好的淡水；拉特则在斯瓦科普河沿岸当时的重要中心奥钦宾圭为赫雷罗人建立了一个传道站。胡戈·哈恩和克莱因施米特在温得和克因受到扬·容克尔·阿夫里卡纳的排斥，改在奥卡汉贾定居，但是，1844年那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饮水奇缺，迫使他们不得不向西南转移，迁到相距十二哩的奥奇坎果附近的大水泉；在这里建立了他们的传道站，根据来因传教会在德国总部的名称，把这个传道站命名为大巴门。

要叙述来因传教会在纳马兰和达马腊兰开展的传教工作并讨论它开化当地的深刻影

^① “韦斯利维尔”，以后改称“普列多利乌斯”，现称“利奥纳德维尔”。

响，^①需要很大的篇幅。当地游牧民族的游牧状态是这些传教士遇到的困难之一。传道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长期定居，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社会道德状况和基督教的标准比较，差异太大，以致传教工作进展极其缓慢。

“他们过着难以形容的、令人憎恶的不道德生活，令人难以置信地肮脏，而且极其愚昧无知。纳马人和赫雷罗人间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和争吵使双方的乡土、人民及财产都受到极大的破坏……。牧师 M·布林克纳不得不从他的大巴门传道站七次出走，传教士的生命几次面临最大的危险。这少数人可以说与外部文明世界隔绝，似乎在无望地奋斗，但仍不顾一切，坚持下来。这些传教士通过刻苦的学习，掌握了难懂的纳马语和赫雷罗语，并把它们改成合乎语法的文字，编成字典；而且，随着时间的转移，他们用这些语言创造了一种综合性的土著文字。他们勘查这块不为人知的土地，远至奥万博兰；他们盖房屋，建教堂，办学校，修公路以维持与海岸的交通；他们还引进农业、园艺和果树栽培，教当地土人操持家政、做针线活和建造花园，并在他们的几个住处聚集会众。在今日的西南非洲，有许多知名的城镇和乡村，如温得和克、克特曼斯霍普、瓦尔姆巴德、贝塔尼安^②、贝塞巴、吉贝翁、雷霍博斯、戈巴比斯、奥卡汉贾和奥马鲁普之所以存在，都得归功于来因传教团的建设性工作^③。”

1928年的官方报告就是这样记载的。它扼要地总结了德国保护国建立以前，尤其是1840—1880年期间传教团所进行的一些较为重要的活动。

其它传教会在西南非洲的其它地方也进行过一些工作，但大体上说，其规模显然比来因传教团为小。芬兰传教会打算在南部非洲开展工作，但是，来因传教团劝它致力于奥万博兰的传教工作。1870年芬兰传教会的传教士开始在这里传教；到了1890年，他们虽然宣讲了二十年的福音，但只能声称有二十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奥万博人；以后又过了二十年，才有二千左右的信徒。他们顽强地坚持宣讲福音，办教育，提供医院之类的服务事业，直到现在还是奥万博兰最强大的一个基督教团体。

1879年罗马天主教曾一度企图在奥马鲁鲁建立传道站，但没有成功。如果不算这一次，那么，在其它传教团中，罗马天主教在西南非洲开展传教工作就相对地迟缓了。派到西南非洲的天主教传教团虽早已置于南安哥拉教皇辖区管辖之下，但它在欧科范果地区的非洲人中开展工作的早期尝试，却“因交通十分困难和不适于健康的气候条件而失败了”。^④然而，到了1896年，这批天主教徒向来因传教团买地，在小温得和克建立了

^① 读者可以在海因里希·维德的《早期西南非洲》（1938年牛津版）一书中找到关于传教团活动的极其有趣的评述。

^② 贝塔尼安(Bethanien)可能是印刷上的错误，应为贝塔尼(Bethanie)。——译者

^③ 见《南非联邦政府就1928年管理西南非洲的情况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交的报告》，第67页。

^④ 同上，第66页。

一个传道站，后来又在西南非洲其它地方（包括1910年在欧科范果地区）建立了几个传道站。

虽然1878年沃尔维斯湾并入开普殖民地以后，开普敦教区的牧师有时也访问沃尔维斯湾，但英格兰教会在这方面毕竟还是姗姗来迟。直到1916年，当西南非洲成为开普敦教区副监督辖区时，这地区才包括在英格兰教会的正规管辖之下。

162 在导致德国保护国成立这方面，毫无疑问，来因传教团所作的工作已十分深入地渗透到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部族生活之中，虽然部族的首长有时也憎恨个别的传教士，不满他们处事公正、无所畏惧的立场，但在碰到危机的时候，一般都向他们求教，请求给予指导。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必须和贸易相结合，这种情况有时也会招致怀疑和不信任，但是从总的方面说，直到德国保护国成立之初，这些传教士似乎一般都得到非洲人的信任和尊重。然而，也发生过不体面的事情，如牵连美以美教会传教士哈迪的事件；容克尔·阿夫里卡纳谴责哈迪给开普殖民地政府提供有关西南非洲的情报。容克尔认为这种行为就是背叛。他说，“传教士是这个国家的卖国贼，是开普殖民地政府的间谍，他宁愿和他的全体人民到地狱去，也不愿意在他们当中接纳一个传教士。他的这番话传遍了纳马兰，由于他这番话引起了当地传教士曾长期与之和平相处的人民的不信任，那些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传教士却经历了一段十分困难的时期。”^①

在这一阶段里，人们可能要问，传教团是怎样与西南非洲变成一个保护国这一地位变化发生联系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些传教士清楚地知道一些部族首长在某个时期的心思；部族之间长期不断的争吵，只有让某个更强大的大国介入，把法律和秩序强加在当地全体人民头上，才有可能结束。如果站在势力较强的一方，那么，偷牛和部落之间的械斗当然是一件令人愉快甚至是动人心弦的经历。但是，西南非洲的历史清楚地表明，现在势力较强的一方反过来也可能变成势力较弱的一方；而那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给赫雷罗人的牛群放血”的突然袭击，很有可能演变成诸如1850年奥卡汉贾惨案那样可怕而不人道的大屠杀（见第七章）。1870年赫雷罗人与阿夫里卡纳人之间似乎又要发生一场大冲突，但是，几乎就在关键性的最后时刻，由于来因传教会的传教士令人鼓舞的外交手腕，这场冲突总算避免了，取而代之的是马赫雷罗和扬·容克尔·阿夫里卡纳签订了奥卡汉贾和约。但是，马赫雷罗十分清楚，扬·容克尔接受和平，并不意味着他内
163 心有什么转变，而马赫雷罗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格林和安德生这些欧洲人替他出谋划策和给予他大力的支持。然而，其它的危险还存在。

^① 见所引维德著作，第256页。

布尔人的长途迁徙

北方的布尔人在离开开普殖民地、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以后，依然热衷于乘牛车迁徙，他们成群结队地越过卡拉哈里沙漠，寻找新的定居地。早在1876年，有一小队“迁徙的布尔人”在盖特·阿尔贝特的带领下，出现在象泉（即戈巴比斯），他们看到这里的牧场很好，就请求霍屯督人的酋长阿姆拉尔同意他们在这里暂时定居。阿姆拉尔在和怀有敌意的邻族的斗争中，本来就感到外来支持的需要，于是欢迎他们，告诉他们可以随意久住下去。对马赫雷罗来说，这简直是实现了一个时期以来反复困扰着他的威胁；又鉴于戈巴比斯是阿姆拉尔从他手里得到的封地，于是命令霍屯督人的酋长打发布尔人离开，否则就得承担赫雷罗人发动进攻的后果。这样，盖特·阿尔贝特和他的小队只得继续前进，不久，他们就参与营救另一大队横渡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尔人车队，由于虐疾和干旱，这一大队人损失很大，几乎不可能到达欧科范果河畔的库凌鲁鲁。

他们向开普殖民地政府求救，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并被允许在考科裴勒得东部占有一些牧地。但是，他们不满足于这些牧场，后来就越过库内内河，到达安哥拉的葡属洪帕塔区，成了归化的葡萄牙臣民。然而，后来的一队布尔人在威廉·乔丹的领导下，决定占据格罗特丰坦和奥塔维附近诱人的农业区，并按照开普殖民地总督的名字把他们的共和国命名为乌平托尼亚。马赫雷罗和奥万博人的酋长卡姆邦德因此十分不满。乔丹在赴安哥拉途中被秘密杀害，从而结束了这个短命的共和国。但是，马赫雷罗意识到这些事态的意义，知道他不久就要面对来自东方的拥有更好武装并准备抢占他的领地的一队人。

帕尔格雷夫的任命

马赫雷罗在他的英国顾问的鼓励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写信给开普殖民地总督，征求他关于治理他的国家的意见，探询如何才能使纳马人安分守己，于是，开普殖民¹⁶⁴地总督亨利·巴克利爵士便于1876年任命了一位特别专员对这一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就英国政府建立一个保护国是否恰当提出报告。特别专员威廉·科费·帕尔格雷夫本来是外科医生，曾在西南非洲广泛旅行，得到马赫雷罗的信任；马赫雷罗曾于1867年批准帕尔格雷夫有权在赫雷罗兰任何地方旅行，为期二十一年。与帕尔格雷夫一道去的是他的翻译“博比”·威廉斯；他也精通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在赫雷罗人当中享有盛名。特别专员帕尔格雷夫和许多酋长、头人协商之后，参加了1876年9月8—9日召开的

酋长会议，会上马赫雷罗声明他想告诉开普殖民地总督，他希望有一位官员来做他的国家的首领，而这个官员应该是帕尔格雷夫。他对帕尔格雷夫说：“葡萄牙人是我们的敌人。布尔人是我们的敌人。格里夸人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想把自己置于英国政府的保护之下，我不希望给我的国家派驻一个陌生人，因为我了解你，所以希望你来。”^①为了支持新政府的开支，马赫雷罗划出一大块地区作为政府的保留地，这一地区从沃尔维斯湾一直延伸到奥钦宾圭，北部远至库内内河，从奥万博兰南部边界直到瓦特伯格。从这块保留地里取得的放牧权和矿产权足以开支一切行政费用。帕尔格雷夫绘制了一幅体现这些安排的地图。正如维德幽默地说：

“这件事唯一不妥的地方，是马赫雷罗忽视了下述事实：纳米布沙漠并不属于他所拥有；沃尔维斯湾以东的土地依然被认为是托普纳尔人的财产；雷霍博斯的奎塞布区和雷霍博斯四周所有的高地属于赫雷罗人，但这只不过是他们内心的愿望，而绝不是事实；而且在和纳马人的酋长协商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商定任何固定的边界线。”^②

帕尔格雷夫向赫雷罗人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在奥卡汉贾派驻一个开普殖民地政府官员，他有权仲裁非赫雷罗人之间或赫雷罗人与非赫雷罗人之间的任何争端。此外，还要有定期开庭的法院，并在每一个部落驻扎一个野战马队。

帕尔格雷夫和赫雷罗人协商成功后，就到南方去向纳马人的酋长提出他的建议。在这里他们达成的协议要少一些，有些较小的酋长强烈反对设立常驻政府官员的建议。他们感到这将意味着他们自己权力的结束。帕尔格雷夫对此提出反驳，谴责这些酋长在他们的领地里虐待许多来自开普殖民地的商人，认为这表明他们缺乏良好的政治，因此，有必要让开普殖民地政府介入，进而废除酋长制。持反对意见的酋长答应纠正这些事情，但准备接受开普殖民地政府派驻一个官员的只有三个部落，即温得和克的阿夫里卡纳人，雷霍博斯的巴斯特人和瓦尔姆巴德的邦德尔斯瓦茨人。

帕尔格雷夫回到开普敦之后，建议开普殖民地政府把沃尔维斯湾以及从奥兰治河到葡属边界的全部海岸宣布为英国领土，由殖民地政府派一位政府官员到奥卡汉贾，并给每一个部落派去一支野战马队。由于这些任命而需要的拨款由关税、执照税和拟建的政府保留地内欧洲人殖民区支付。据帕尔格雷夫估计，政府保留地内的考科裴勒得地区就有足够的土地供四百左右移民使用。帕尔格雷夫后来说，他这第一次使命的目的，是要设法控制奥兰治河与西海岸葡萄牙殖民区之间的地方，如果当地居民希望兼并而我们自己的利益又使兼并成为可取时，就着手兼并。^③

① 见所引维德著作，第429页。

② 同上维德著作，第431页。

③ 摘自1879年2月12日的信，见上引维德著作，第435页。

在帕尔格雷夫返回开普敦，向开普殖民地政府提交这些建议的时候，马赫雷罗有充分的机会和其他酋长讨论这些安排。他和扬·容克尔交换意见，这使得他们两人的看法更加清楚了。扬·容克尔充满怀疑，警告马赫雷罗说，开普殖民地政府“正在给他挖陷阱”。马赫雷罗回答说，“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了解你和纳马人，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是我的敌人。你本来打算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管我。如果我真的落在陷阱里，我宁愿落在政府的陷阱里，而不愿落在象你这样的人的手里，你们从最早的时候起就是我的敌人”。^①

开普殖民地及英国的态度

166

由于开普殖民地最近调换了总督，而且英国首相莫尔顿诺已回英国反对卡纳房勋爵关于南非联邦的计划，帕尔格雷夫的建议在开普敦并没有立刻取得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此外，金刚石在东格里夸兰的发现和对这一地区的吞并正在引起开普殖民地和英国政府的注意。1877年10月，帕尔格雷夫又回到沃尔维斯湾，这次的身份是民政专员。次年3月6日英国战舰“工业”号出现在沃尔维斯湾，升起了英国国旗，宣读了布告，声明吞并沃尔维斯湾以及从鲁伊班克北至斯瓦科普河沿岸13哩至18哩宽的狭长地带，但没有再作进一步吞并。英国政府卷入埃及事务太深，而且在土耳其的地位问题上和俄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此，只能在西南非洲着手较小的吞并。1884年沃尔维斯湾正式被开普殖民地接管。^②在奥卡汉贾，帕尔格雷夫为筹集常驻政府官员的薪俸而提出向猎人和商人征税的建议遭到反对。他为拟建的政府保留地内欧洲移民订定的计划，需要在斯瓦科普河下游河谷有一个“劳动水库”。他与纳马族酋长之间的冲突，证明有必要动用军事或警察力量，“以引起一方的恐惧和另一方的信任”。为了向开普殖民地政府提出强烈的建议，要它派出部队，帕尔格雷夫于1879年回到好望角，发现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已深深地卷入祖鲁族与塞特威奥之间的战争，而且难以从英国得到急需的军事增援部队，因此，不可能向西南非洲派出部队或警察，而且开普殖民地政府也不赞成对达马腊兰进行干涉。1880年帕尔格雷夫作为沃尔维斯湾的行政长官和赫雷罗兰的专员回到了西南非洲。恰好在这个时候，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之间又爆发了战争。无政府状态占了统治地位，土人对开普殖民地政府的信心也没有了。人们说：“政府算什么？让我们干掉这家伙（帕尔格雷夫），看看政府到底怎么样。”帕尔格雷夫手里没有军队可供调遣，无力维持秩序，只好撤退到沃尔维斯湾，以保安全。后来，他一离开沃尔维斯湾，

^① 见所引维德著作，第436页。

^② 见第35/1884号法令。

167 他企图把西南非洲置于开普殖民地保护之下，并为之奔走了四年的活动，便就此结束。

处境十分困难的来因传教会传教士请求德国政府向英国施加压力，要她在西南非洲维持法律与秩序，但是英国政府对沃尔维斯湾边界以外及奥兰治河以北的土地拒不承担责任。后来马赫雷罗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时候说：“英国国旗在这里飘扬。它飘过来，又飘过去；我们把自己和它拴在一起了，也跟着它前后飘动。”^①因此，难怪马赫雷罗感到听取来因传教会传教士的建议也许是明智的，这些传教士处在英国拒不保护他们的情况下，早已开始请求他们的祖国作出决断了。

德国掠夺者

英国对西南非洲拒不承担责任，为德国“势力”敞开了大门，但是英国政府至今还不曾表示英国是否同意成立一个德国保护国，那时俾斯麦的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讨好”英国。这时，放纸鸢以窥测风向的是赫尔·阿道夫·吕德里茨，他是德国不来梅州经商的冒险家，在美国住过几年，然后满怀着为祖国进行海外扩张的热情回到德国。1882年吕德里茨请求德国对他可能在西非海岸取得的一切加以保护。柏林表面上不承担义务，但看来却有人给了他所需要的保证，因为他在翌年把他的双桅方帆船“蒂利”号派到安格拉—佩克纳；1883年5月他在那里的代理人海因里希·福格尔桑用一百英镑和二百支步枪向纳马族酋长、贝塔尼的首领约瑟夫·弗雷德里克斯购买了海湾及其附近方圆五哩的土地，并开始和纳马人做买卖。同年8月，约瑟夫·弗雷德里克斯把格罗特河（或奥兰治河）至南纬26°间的全部海岸及其所有港口、海湾以及向内陆延伸二十地理哩的腹地让给吕德里茨；所付的价款是五百英镑和六十支韦斯列—里查兹式

168 步枪。^②1883年10月吕德里茨到达安格拉—佩克纳，催促德国加以保护，这时他已四十九岁。英国政府在答复关于该地主权及英国在西南非洲抱有什么意图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无理拖延和种种借口触怒了俾斯麦；对英国把德国移民从斐济群岛驱逐出去一事，俾斯麦也感到心痛，他意识到英国在埃及迫切需要德国的支持，于是断定只要得到德国公众的热情支持，他是能够教训英国的，同时还可以在非洲获得第一个立足点。俾斯麦给德国在开普敦的领事发去一封电报，宣布德国应赫尔·吕德里茨的请求，把他在奥兰治河以北的移民区置于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之下，但否认德国有建立殖民地的意图，这一否认只在表面上为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所接受。对这块通称卢得立次兰^③的地方

① 要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的细节，可参看上引维德著作第三部分第二章。

② 见H.R.哈洛：《大西南非洲金铜石案》，载《南非法律杂志》，lxxvi, No. 2 (1959年6月)，第152页。

③ “卢得立次”即根据“吕德里茨”命名。——译者

的吞并，英国政府于1884年5月29日予以正式同意。同年10月28日约瑟夫·弗雷德里克斯酋长和德国皇帝签订了“友好保护条约”，后者声明“要升起德国国旗，作为这个保护国的外部象征”，德国炮舰“来比锡”号一到达卢得立次湾，就及时这样做了。条约除其它规定外，还进一步授予吕德里茨或他要成立的公司以“建设和管理公路、铁路、电话、矿山的专有权，及普遍开办公共事业权，以换取六十英镑的付款。

但是，吕德里茨的野心还是没有满足，因为他于1884年8月19日又做了一笔买卖。这笔买卖是和沃尔维斯湾的贫穷的托普纳尔—霍屯督人酋长达成的，从而他得到了南纬26°至地处南纬约18.5°的弗里亚角之间的沿岸地带，不包括沃尔维斯湾飞地^①本身在内。就托普纳尔人的这位酋长对这地区的所有权而论，有人说得好，他可能还要以同等的效力把澳大利亚出售给吕德里茨。这桩买卖的一个有趣的自然结果是马赫雷罗于1884年12月主动而自愿地具文出让赫雷罗兰给英国国王，但这一文件并没有被接受。

在德国，殖民地计划正在拟订之中。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没有殖民地；但是，根据俾斯麦的意见，立桩分界，索取“阳光普照下的一块地方”的时机已到。德意志帝国首169相没有第一手殖民经验，对英国在这方面的措施佩服得心悦诚服，认为设立特许公司这一发展形式不需要或很少需要政府花钱来控制，最适合于非洲的情况。1885年吕德里茨仿照这一形式，创办了“德国西南非洲殖民公司”，创办资金共八十万马克（四万英镑），大都是那些愿意响应俾斯麦的呼吁的德国财政机构、银行、贵族和资本家出于爱国动机而应募的。这样一笔资金当然是少得可怜，但是到了年底，由于那些准备试一试获利机会的公众的入股，资金增加到1,548,000马克（77,400英镑），大部分用在公司的筹建上。^②吕德里茨以二十万马克现款和三十万马克股票的售价出售了“卢得立次兰”的全部土地和采矿权以及他在达马腊兰取得的采矿权。次年，他企图从奥兰治河口乘小船到安格拉—佩克纳，途中被淹死了。依照俾斯麦的计划，德国政府敦促新公司接受它发给的特许状，以开发和管理这块领土；但是，微不足道的资金、头年的过分亏损、以及适当的军事力量的短缺，使得该公司无法接受，政府不得不改变计划以适应当时的形势。

戈林的保护协定

1885年10月海因里希·戈林作为帝国专员被派到西南非洲，在传教士卡尔·比特纳的帮助下，着手与他所能说服的、愿意接受德国皇帝保护的酋长签订保护协定。为了符

^① 飞地(enclave)指被外国领土包围的土地，这里指英国在沃尔维斯湾占有的土地。——译者

^② 见H. 施内编辑的《德国殖民辞典》第一卷第305页至第309页所载文章《德国西南非洲殖民公司》。

合大国之间同意的关于建立保护国的条件，这个步骤是不可少的。

戈林和马赫雷罗签订协定后，立即在奥卡汉贾建立他的总部。接着他又和纳马人的一些部落达成类似的协定，但是，威特布伊人却完全拒绝和他发生联系。

170 1887年有人报导斯瓦科普河下游河谷发现了黄金，戈林也回德国报告他在西南非洲取得的进展。然而这些黄金证实是一个澳大利亚采掘者“栽”在那里的。向南部土著部落买牛的贸易，因纳马人部落没有或几乎没有牛可出售而得不到发展；只有向赫雷罗人买牛才是这项贸易的唯一前景。此外，人们还发现沃尔维斯湾以南的桑德威奇湾“海港”没有发展前途，因为那里有沙积层，而且它后面是一片沙丘。对持有这家公司股票的德国人来说，前景是惨淡的，但是，还存在着发现矿藏的希望。1888年戈林带着两个矿山经理，两个白人军官，五个军士回到这个地方，打算由五个军士和二十个土人组成一支“殖民军”，以确保发现的矿藏的安全。

然而，在1888年下半年，当戈林回到西南非洲的时候，他面临德国作家称之为“政治灾难”的局面。英国人“博比”·刘易斯在赫雷罗人中的声誉并没有蒙受任何损失，可能就是在他的怂恿下，马赫雷罗彻底废除了他和戈林签订的1885年保护协定；当戈林一伙德国人到达奥卡汉贾的时候，马赫雷罗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人头落地，他们最好离开奥卡汉贾，在日落以前启程回德国去。这番暗示并非对戈林没有影响，他尽可能地利用他的运输工具，迅速退到英国在沃尔维斯湾的驻扎官官邸寻求保护。

请德国首相给予军事保护的呼吁，终于在1889年带来了C·冯·弗朗索瓦和H·冯·弗朗索瓦兄弟俩和同来的二十一名德国士兵。他们向奥钦宾圭推进，从那里到达奥卡汉贾；在这里，C·冯·弗朗索瓦上尉急忙向马赫雷罗致敬，然后又向住在奥马鲁鲁的首长马纳斯致敬。这两位首长冷冰冰的接待迫使冯·弗朗索瓦撤退到奥钦宾圭，在西至沃尔维斯湾途中的曹比斯修筑了一座碉堡（威廉斯堡）（见图19）。

1890年戈林想离开这个保护国，但是在他没有进一步试图说服马赫雷罗之前，又不甘心这样做。在这方面，他得到亨德里克·威特布伊无意中的帮助，后者从他在霍恩克兰兹的有利地位出发，进一步袭击赫雷罗人，触怒了马赫雷罗和与他身份相同的首长。1890年5月在奥卡汉贾的一次会议上，戈林和豪普特曼·冯·弗朗索瓦说服了马赫雷罗和马纳塞，使他们相信戈林等人有了德国正在派来的军队，就一定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威
171 特布伊的骚扰，从而使1885年协定及时地得到了再次的确认。戈林在起程回德国之前，给亨德里克写了一封恐吓信，要他停止发动“无休止的战争”；并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禁止从英属贝专纳向威特布伊进口军火，借以支持德国获取和平。

这涉及英国对德国从沿海地带向内地扩张究竟采取甚么态度的问题。德国在1884年

吞并沿海地带后，开普殖民地政府即以最强硬的言词对位于内地的达马腊兰和纳马兰的前途表示关切，英国内阁则要总督兼高级专员赫尔克里士·鲁宾逊爵士转达内阁认真的建议：“为了确保女王陛下的臣民的正当权利”，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吞并达马腊兰、大纳马夸兰和卡拉哈里地区。如果殖民地政府无法“抵制德国在达马腊兰和纳马夸兰扩张管辖权”，那么无论如何也要确保英国保护国在卡拉哈里的边界。

德国保护国得到承认

英国决定避免采取任何行动去削弱德国对它的埃及政策的支持。这一决定给德比勋爵以启示，他在给开普殖民地高级专员的电报中，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已承认在沿海地区的德国保护国，同时还宣布：

“吞并与现存德国边界接壤的领土不符合国际礼貌。女王陛下政府目前不准备考虑吞并达马腊兰和纳马夸兰任何土地的问题，这与上述意见并无牵连，但是，如果你的部长们希望英国建立对卡拉哈里地区的管辖权……女王陛下政府亦愿意考虑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去满足开普殖民地政府的这一愿望。①”

在以后发出的电报中，德比勋爵希望“部长们不要设法在奥兰治河以北和东经20°经线以西地区谋取政治影响”。②

但对卡拉哈里，英国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在德兰士瓦和祖鲁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¹⁷²无疑是针对德国的阴谋的，当时它企图夺取祖鲁兰沿岸的科西湾并扩大西南非洲的版图，使之与英国统治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联接。英国政府终于觉察到那种使德国跃跃欲试的新精神。争夺南部非洲的斗争认真地开始了。争夺内陆的竞争也在进行。显然，除非采取行动，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条顿族的障碍”就可能使开普殖民地与非洲内陆隔绝。

1884年11月，查尔斯·沃伦爵士奉派从英国前来，以便把肆无忌惮的从事军事冒险的布尔人清除出德兰士瓦西南的小小的“戈申共和国”，让被驱逐的土人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并为英王占有这个地区。1885年沃伦侵占贝专纳，宣布北部地区是英国的保护国，莫洛波河以南地区是英国的殖民地。塞西尔·罗得斯的洞察力及精力激励他采取行动，开辟一条从好望角至非洲内陆的通道。

① 见好望角档案，《关于大纳马夸兰及达马腊兰领土的文件，记录和信件》（奉议长先生之命印刷）。

② 同上，第27页。

德英协议条约

1890年6月，即俾斯麦辞职、由冯·卡普里维将军接任后三个月，英国和德国签订了关于他们各自在非洲的“势力范围”的协议条约，规定了德属西南非洲保护国东部边界详细的分界线。德国对西南非洲全部领土的吞并，可以从这时候算起。此后，德国对西南非洲的统治权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英国在贝专纳以北、构成现在的罗得西亚的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的势力也得到了承认。

在这期间，人们于1889年看到了有利于德意志帝国的事态发展。这年年初，在刚果和多哥拥有战役经验的豪普特曼和库尔特·冯·弗朗索瓦带领一支由一名军官和二十一名士兵组成的精选小队，在沃尔维斯湾登陆。同年年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赫雷罗人的酋长马赫雷罗和马纳塞要求重新确认他们与戈林在1885年签订的保护条约。罗伯特·
173 刘易斯和他的代理人巴姆和福特被迅速赶出了西南非洲。英国同意停止向部落人供应弹药；在曹比斯的堡垒有效地控制了沃尔维斯湾通往内地的交通。

1890年甚至是更重要的一年。4月间，卡普里维设立帝国殖民局作为德国外交部的一部分。戈林要回德国去，在他取道内陆前赴开普敦途中，他在西南非洲签订了最后一个保护条约，这个条约是和南部的邦德尔斯瓦茨部落签订的；他作为帝国专员的最后一件公务就是在瓦尔姆巴德升起德国国旗。冯·弗朗索瓦从沃尔维斯湾到内地，沿途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他把小守备部队的大部分调到温得和克，在这里他为这个都城的第一座建筑物，也就是一个碉堡，举行了奠基仪式。

1890年10月马赫雷罗酋长寿终正寝。对西南非洲的军事占领的第一个阶段就此结束。库尔特·冯·弗朗索瓦受任西南非洲的行政长官，在西南非洲发展的第二阶段初期，由他主管行政方面的工作。

第九章 白人殖民地的开始

174

冯·弗朗索瓦接受的这个差事，不是一个悠闲的职务。他立即面临来自德帝国内部和西南非洲本身情况所造成的各种困难。在国内，国会中的辩论，显示出对这地区的未来逐渐丧失了信心。1885年所成立的公司，资金全部损失了，没有得到什么成绩。议员们提出了质问：有什么希望能从这样一个没有公路、没有小道、没有煤炭、没有工业和实际上也没有帝国军队保护免受土人骚扰的地区，捞到什么好处。

在西南非洲内部还存在着迫切重要的其他因素。老酋长马赫雷罗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德国人的保护，只因他得到保证免受纳马族酋长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的侵扰。后者的不断袭击和盗窃牲畜，对于赫雷罗族既是他们的耻辱，又是不断贫困的根源。德国帝国专员戈林，在他离开西南非洲之前，曾向亨德里克写过一封强硬的信件，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被诅咒的袭击行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亨德里克知道戈林的威胁没有武力做后盾，只不过是夸口说大话罢了。当1890年10月冯·弗朗索瓦占领温得和克时，只有三十五名德国士兵和在当地招募的土著军队，包括一百五十名山地达马腊人，和六十名霍屯督人。^①这些军队是无法和训练良好、足智多谋的威托布伊部队相匹敌的。同时，冯·弗朗索瓦也没有力量实现保护赫雷罗人的保证；而且他作为西南非洲的行政长官，上级对他的指示很明确：要他不要卷入部落之间的战争，要他利用最少的经费和平地发展这个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威特布伊的问题，对他来说，惟一的途径是通过磋商谈判。也许可以用说理和一点诡辩以战胜偏见和固执，所以他去找威特布伊。

亨德里克·威特布伊

在这个阶段，必须对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的性格有所认识。他取得和马赫雷罗与容 175
克尔·阿夫里卡纳一样的地位成为西南非洲杰出的土著领袖之一。威特布伊家族来自好望角的奥兰族（第七章）。在那里基杜·威特布伊和他的儿子莫塞斯都是喀维辛或蜂王的首长。他们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奥兰治河流域下游河谷的霍屯督族。莫塞斯的儿子亨得

^① 欣特拉格：《德国时代的西南非洲》，慕尼黑（1955），第29页。

里克是佩拉地方教会学校的出色的学生。他在那里学习读书和写作(用高地德语,即现在的德语),并成为对圣经刻苦用功的学生。威特布伊是奥兰族人移居西南非的最后一个家族。在酋长莫塞斯的领导下,定居在他们称为吉贝翁的地方。他们这样命名是根据旧约中戏剧性的一幕关于约书亚获得胜利的故事。当约书亚对阿摩利人^①报仇时,曾要求日晷停止转动。过去的以色列人的部落战争对这个地区的新的基督教皈依者有极大的魅力。同时,我们发现这年青的亨德里克从旧约中所传说的英雄们那里越来越受到鼓舞。对他来说,上帝的话带来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当威特布伊财富不多并需要牲畜来维持生计,而那些霍屯督或赫雷罗部落拥有大群肥大的牲畜时,他就不难把这个或那个霍屯督人或赫雷罗人看作是阿摩利人。他认为他是上帝惩罚那些犯罪部落的代理人,去掠取他们的牲畜,是执行神圣使命的一种快乐的附带报酬。在他这种宗教神秘主义和他注定是纳马人的伟大领袖的深深信心结合在一起,他运用凶猛残暴的多次战役,大部分纳马人民被他所征服。他的父亲莫塞斯死后,亨德里克离开了吉贝翁。他和他部落中较为壮健的成员在另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个地方比吉贝翁更有利于掠夺赫雷罗部落的牲畜,这个据点是霍恩克兰兹,在巴斯塔德地区以西的地方(图15)。这里的地面尽是岩石,难于接近,容易防守和具有良好的水源和牧场。从这里比较容易袭击赫雷罗族人。从西部的奥钦宾圭到中部的巴门,以至东部的白诺索普河一线以北是赫雷罗人放牧的地方(图19)。这些袭击的成功,有赖于小心的准备和训练,出其不意和敏捷的行动。这样可以在赫雷罗牧人来不及集合和击退掠夺者以前,把牲畜群赶走。为了适应迅速反击的需要,赫雷罗人的做法是把牲畜集中在南部边界附近以免牲畜分散,这样做正给威特布伊人造成取得胜利的最大机会。

176 在研究冯·弗朗索瓦和亨德里克的磋商谈判以前,也许值得我们看一看亨德里克的朋友和敌人是如何观察他们的性格和外表的。在他少年时代,自从他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时,德国传教士奥尔普说他是:“一个在内心没有奸诈的人。”奥尔普是他的灵父,亨德里克的父亲莫塞斯看起来对奥尔普是憎厌的,说实在的因为亨德里克依附教会比依附他父亲更加紧密。是否奥尔普对亨德里克的高度赞扬可以适用于他以后年代的情况,可能还是有疑问的。虽然后来的总督洛伊特魏因,他是一个对亨德里克的赞扬者,在有些事件上难以理解亨德里克如何会这样笨拙。在有些时候,当两人在公开冲突时,洛伊特魏因承认他采用过简单的诡计来寻找亨德里克的行踪和动向。这诡计就是派一个通讯员带着致亨德里克的书信,这个通讯员找到了去亨德里克那里的道路,经接见后得了回信,就带着需要的情报回去见洛伊特魏因。洛伊特魏因觉得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亨德里克在许多方面这样机敏而可以遭受这种诡计的欺骗,在战争中霍屯督族善于运用诡计,

^①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

埋伏和游击战中的各种技巧。亨德里克在战争中虽然也是这样，而在和人相交谈的时候，冯·弗朗索瓦很快就发现他是一个爽直而坦率的人。这些和亨德里克的矮小的身躯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相称。矮小的身躯使他赢得了“矮首领”的绰号或者被赫雷罗人轻蔑地称为矮家伙。亨德里克死后，在洛伊特魏因的叙述中对他用了真诚的赞扬。洛伊特魏因说：虽然他的外表由于他的身躯有所减损，和他交往时，他深沉的智能和不屈不挠的意志，说话缓慢而简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亨德里克谦逊而不傲慢，但他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权力的人所有的那种谦虚。洛伊特魏因最后说：这个小首领是个优秀的人，他不但具备天生的领袖的品格特征，并在他的人民中有无限的权力。精神的和世俗的力量的结合，给了他伊斯兰教救世主的权威；但是，在他胸怀里有两种精神。洛伊特魏因说，他有基督教徒在和平时期表现的高雅的精神，他也有在和平时酣睡而在战争时则勃然觉醒的残酷狂热的霍屯督族的精神。^①人们也许很想知道，正象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¹⁷⁷一剧中的感想，我们可否看出基督徒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战祸临头时，灵魂会有这样的变化。

在霍恩克兰兹的讨论

1893年6月9日，冯·弗朗索瓦在霍恩克兰兹试图劝说亨德里克接受德国的保护（这事亨德里克一直决意拒绝）和停止对赫雷罗族的袭击。了解我们所关心的人物的性格是重要的，因此追求他们两人间的讨论，将是有裨益的。从历史观点来看，幸亏亨德里克一向办事彻底而有条理，早已安排他的秘书把谈话内容写入他后来所发表的日记里。^②

冯·弗朗索瓦首先表扬亨德里克对白种人和巴斯塔德人的优遇，那就是他从不利用对赫雷罗发动“战争”，去伤害白种人或掠取他们的财产。以朋友身份的冯·弗朗索瓦，促使亨德里克象所有其他酋长一样（相当大的夸大），把他自己置于德国的保护下。

亨德里克于是问道：“什么是保护和保护我们免受什么侵犯？由于什么危险、困难和烦恼，一个酋长要被其他的人来保护他？”

冯·弗朗索瓦回答：他们之所以要保护是要防范企图强行入侵的布尔人和其它强国。这事已经在威廉·克里斯琴^③所在的南部发生过。但是，因为他的土地是在德国保护之下，他们就没权利也没有力量进入他的地方。此外，亨德里克假使接受保护，将享

^① 洛伊特魏因，《在德国统治下十一年的西南非洲》，柏林版（1907），第300—306页。

^② 《霍屯督人酋长亨德里克·威特布伊日记，1884—1905》，范里贝克学会出版，开普敦（1929）。以后提到时简称《日记》。

^③ 邦德尔斯瓦茨部落酋长。

有对他自己人民的统治权。这使威特布伊感到迷惑不解。他说：他不能想象一个统治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独立的首长和统治者（象每一个酋长一样），假使他接受别人的保护，能够仍然被视为独立的首长。“每个接受保护的人，就是保护人的臣民”。

178 冯·弗朗索瓦承认这点：“刚才首领所讲的是对的和真实的；我自己也决不会那样做——我意思是：如果是我，也不会同意受另一酋长的统治。但是，首领必须懂得他不是被迫接受保护……世界所有的国家已取得同意，除非他接受德国的保护，首领将被剥夺武器和弹药，这对他来说将是不幸的事。”这些话激起亨德里克的极大愤怒。一个人怎么可以剥夺另一个人的武器弹药呢？武器弹药既是防范猛兽，也是防范敌人所不可缺少的。他更进一步地说：“武器和弹药对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东西，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是由它们构成的。因为我认为它们是自由的东西，正象雨降在任何土地上和任何人身上一样，没有人能够阻止它和停止它。”^①此外，亨德里克补充说，“和平来自军火供应的停止，不是真正的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来自我们的心。”这是被西方人看做是“野蛮人”的一个人的深邃的见解。这种见解在亨德里克自己晚年生活中证明是真实的。

冯·弗朗索瓦拒绝把自己拉到这样的辩论中去，但使亨德里克确信，不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何，对他的弹药将肯定地会停止供应。加之下一条船就会到达沃尔维斯港，它将带来白人。他们将会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局势。因此，首领最好和赫雷罗人实行和平，否则就嫌太晚了。

亨德里克对德国人的意见

在冯·弗朗索瓦离开以后，局势的严酷现实显然已被亨德里克认识到。我们发现他在1892年8月4日向沃尔维斯港的英国官员倾吐他的不满。这是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许多重复的地方。但其中某些部分是重要的，因为它透露了霍屯督人对德国人的意见。

他对英国官员说，他感到必须和被迫谈谈关于德国人来到他们那里以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关于这些德国人，“就我所听到的或见到的情况来说，我看是不可容忍的，并且是不好的，不正当的。”在回顾了他祖父和英国人的友谊以及他自己在商业上、日常生活上和他们交往的经历后，他说：“我们在商业上和个人生活上已经和你们熟悉了。对我来说，那种友谊是完全够朋友的……但现在我见到另外一个人，他对我是完全陌生的。他的法律和行为对我是完全不能容忍、不可理解和反复无常的。因此我给阁下写这一封信……”然后对英德协定允许德国人接管西南非洲做了抱怨的陈述。“但是，你们在会议上也说过，没有一个酋长应该受到威逼；你们说过，假使一个酋长愿意……接受保护他可以接受它……同时如果他不愿意……那就不能强迫他并对他施加压力。因

^① 《日记》，第135—136页。

而发生这样的事，有些酋长曾经接受（德国）的保护，但是，他们现在痛苦地感到后悔……”

然后接着说，德国人说要保护酋长们免受其害的那个压迫者，事实上正是德国人自己。

“德国人自己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人，他正是自己所描绘的所谓其他国家……他不按照真理和正义来要求，也不取得酋长的许可。他把法律引用到这里来……这些法律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站不住脚的，不可信任的，不能忍受的，不仁慈的，冷酷无情的……他亲自在温得和克惩罚我们的人民，并为了债务把我们的人打死了……那是不公正的和不对的。为这点事情而被打死的，共有五个人，四个山地达马腊人和一个我们的红族人……他用可耻的和残酷的手段鞭打人。我们是愚蠢而没有理智的人，他就是这样想的。但我们还从来没有用这样残酷和不适当的方法处罚过一个人，象他要人伸开手脚仰卧在地上并鞭打他们的腹部，甚至鞭打他们的胯下，不论是男是女，都是这样。因此，阁下可以想象得到，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刑罚下面能够幸存。”

他对其他申诉作了详细的说明后，继续说：“因此，我的亲爱的官员，我把你当做真正的朋友而写信给你，让你也可以知道我的感情的深处……你们的人容许这样的白人进入我们的国家……它给了我创伤和痛苦。”

这样威特布伊卸去了情感深处的负担，但他也采取了行动。下一条船就将到达的白人部队，可以想到会给他沉重的麻烦。也许冯·弗朗索瓦的劝告是值得他考虑的：他应当和赫雷罗族讲和。由于巴斯塔德族酋长赫尔曼·范维克的斡旋和帮助，他立即和奥卡汉贾的塞缪尔·马赫雷罗缔结了和平条约，这样就结束了十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主要特点是亨德里克不断地抢劫牲畜。由于1892年雷霍博斯和约，赫雷罗和纳马族联合起来了，而德国人严密监视着他们。这次的和平，就象以后的历史学家所叙述的，播下了十二年以后大暴动的种子。

霍恩克兰兹的“大屠杀”

次年德国给西南非洲行政当局下达的指示带来了新的精神，鼓励白人定居的时代已经到来。即使在温得和克要塞城墙保护之下，白人殖民区还是不安全，因为对抗者亨德里克·威特布伊和他的武装人民仍停留在霍恩克兰兹。1893年初从德国来了援军，使守备部队的德国士兵增加到二百五十名左右，还有两个炮兵连。随着他们的到来，行政长官就接到德国的上级指示，要他们不惜一切地来维持德国的统治。冯·弗朗索瓦认定显示德国武器威力的时刻已经到来，最好的方法是针对强硬的威特布伊予以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他知道和亨德里克实行阵地战危险太大——威特布伊人是刚强勇猛的战士，

同时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对德国部队的胜利是毫无把握的。而且威特布伊人和赫雷罗人已实现了和平，德国人当然没有宣战的理由，除非他们以亨德里克拒绝接受德国的保护作为理由。

冯·弗朗索瓦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战略，在夜间包围了霍恩克兰兹村。在1893年4月12日黎明时，向熟睡的威特布伊人的住宅开火。库尔特·施瓦贝上尉当时是冯·弗朗索瓦武装部队的中尉，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燃烧着的小房子，睡在房子里的男人、妇女、小孩的尸体，施瓦贝估计死者达一百五十人，内中六十人是男人；其余的人设法奔逃，许多人只穿着内衣。在亨德里克带领下逃到霍恩克兰兹西部的诺克勒夫特崎岖不平的悬崖绝壁的山区，他们准备在那里坚守并浴血奋战。所谓“霍恩克兰兹大屠杀”，在整个地区造成了土著人民的不安和不信任的情绪。虽然这也不是前所未有的攻击方法，以往在部落间的袭击中也很常见。但对土著来说，使他们震惊的是，这样的事情出之于一个以保护者自居的强国，她在条约中曾经允诺给予最高权力的保护，竟致事先没有警告，堕落到运用部落战争的诡计，毫无区分地杀戮男人、妇女和孩童，以此作为不可避免的攻击方法。这件事只是因为这个部落认为不适宜接受一个保护协定，而这个协定原是让它自由决定应否接受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理由。看起来似乎是肯定的，霍恩克兰兹事件，对这地区从南部的邦德斯瓦茨到北方的奥万博的土著，具有深远的影响。暂时冯·弗朗索瓦已经把德国武器的威力作了一番表演，但亨德里克和他的大部分战士，还是自由自在，因而仍留下了对温得和克卫戍区的威胁。

特奥多尔·洛伊特魏因

在这一阶段出现另外一个人物，他支配西南非洲事务达十一年之久。特奥多尔·戈特黑尔夫·洛伊特魏因在1869年当时只是个二十岁的青年，在德军部队任职。1885年任上尉连长，二年以后，他被委任为军事学院讲师。1893年提升为少校。在这个时候德帝国首相卡普里维伯爵需要西南非洲形势的报告，特别是关于该地区中部欧洲人和当地土著的关系，以及已采取的和有待采取的进攻措施。在这方面洛伊特魏因受命到现场研究情况，并要他记住“不论在任何环境下，我们必须维持对土人的控制，并须日益加以巩固。你必须调查部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

1894年1月，当他到达西南非洲时，这地区的情况是不令人满意的。幸亏洛伊特魏因1905年将他回忆这些情况所得到的印象写进了他的书里。^①他写道：

“这个地区的形势，在我才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不是光明的……土著监视着我们，认

^① 引自上书第17页。

为我们是公开的敌人，最好也不过是保持可疑的中立。只有雷霍博斯地区的巴斯塔德人（正象现在一样）公开地站在我们这方面……帝国在对土著显示威力方面拖延得太久了……不管我们缺乏力量，我们已颁布了法令。这种法令，土著对它是蔑视的。只有关于武器和弹药的法令可以实施，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从海上运来的，而且我们颁发和批准不属于我们的权利与土地的特许权。例如在1892年，我们设立了一个为解决土地问题的辛迪加，解决从温得和克向霍查纳斯和戈巴比斯方向伸展的土地安排。但在那个时候，抢劫的卡拉斯—霍屯督人占据着戈巴比斯。霍查纳斯在驱逐了红族之后，土著首领威特布伊提出了要求，而且也象卡拉斯—霍屯督一样要求他们管辖的边界接近温得和克162城。

“所有这一切在德国本土上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保护地我们是主人。实际直到1894年，在首都温得和克以外，我们的政府是没有权力的，即使是1893年增加了援军的情况下，殖民地军队还不够强大到足以维持对这个保护地其它地方的管理。加之还进行了对威特布伊的战争。”

洛伊特魏因关于保护方面有些有趣味的事件可以说说：“我们和土著所缔结的保护条约仅代表商业上的合同……事实上给予土著的所谓保护，只是停留在纸上而已。意思是说，他们是赠送者，而我们是受领人。”“早些时候”，洛伊特魏因继续说，“在我赴温得和克的途中，我有机会和赫雷罗人进行接触，惊奇地观察到他们对德国政府暗地里不信任，这对威特布伊作战部队的后方有极大的危险。”

洛伊特魏因和威特布伊

在洛伊特魏因到达温得和克以后，他立即着手对付威特布伊的局势问题。亨德里克仍占据着霍恩克兰兹以西的诺克勒夫特山区一带，施展了所有努力也不能驱逐他。1894年5月向他进军，但保持一定距离并与他交换文件。^①在回答洛伊特魏因的问题关于他希望和平还是战争时，亨德里克说他从来不愿意和白人作战。

“当冯·弗朗索瓦来并试图枪杀我时，我正在我屋里睡着，不是因我的任何罪行……仅因为我拒绝投降，这是加于我的唯一罪行。但对这件事我是有权利的，……我不能理解，我感到很惊奇，在大人物冯·弗朗索瓦的手中，我应该遭受这悲惨和可怕的待遇。阁下现在说冯·弗朗索瓦已回到德国去了，你是德国皇帝派来并带着这样的指示：假使我不同意和平的话，就消灭我。对这点我的答复是……假使你以朋友和诚实方式来和我谈和平（那是冯·弗朗索瓦剥夺了我的和平），并且假使你准备来纠正、弥补冯·弗朗索瓦对我的所有的错误与不公正待遇（当他向我们开火），……假使你来单独的为

^① 引自上书32页以后。

了和平，在那情况下我将不反对和平……”。

183 交换文件一直到5月22日停止，因洛伊特魏因得到消息，预期的援军将在7月到来。因此他决定争取时间并就此给亨德里克两个月时间去思考问题。8月27日洛伊特魏因开始向威特布伊的阵地发动进攻。在以后的猛烈战斗中，由于德军炮队和更新式的来复枪、充足的弹药以及质量好的口粮，德军开始取得胜利。威特布伊人因为口粮和弹药消耗殆尽，同时又有一些勇敢的人阵亡，被迫投降，接受洛伊特魏因的条件。1894年9月15日签订保护协定。和平是恢复了，但是，用亨德里克的话来说，这是真心的和平吗？亨德里克保持了十一年的和平。他同意离开霍恩克兰兹住在吉贝翁，在那里领取政府年金，在地区专员冯·贝格斯多夫严密但友好的监视下，他过着舒适的生活。和平的条件之一，是要亨德里克在当德国人对其他土著从事战争时提供武装人员。这个条件及时地履行了，威特布伊的部队通常作为德军行动计划中的一支特殊的分遣队。

威特布伊事件大大鼓舞了洛伊特魏因使土著顺从他的命运的野心。那就是使土著放弃他们的自由，而变成对白人殖民事业中有用的东西。另外通过他的比较宽大的和平条款，和坦白承认亨德里克具有可以赞扬的性格，他和他的敌人在互相尊敬的基础上建立了私人关系，这是他的真正的成就。但是，他是否已经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内心和平，只有时间能作出结论。

洛伊特魏因和赫雷罗族

洛伊特魏因的第二项主要工作是与赫雷罗族接触。他们的土地和牲畜对白人殖民和土地安排的任何计划，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将是对他的政治手腕的真正考验。看他是否能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使一个拥有大约八万人的非洲种族集团，其中大部分成员没有接受德国的统治权，而且是真正地强烈反对他们的人，来顺从白人殖民的规划。为
184 了解洛伊特魏因所面对的形势，就必须回顾那些导致现在局势的事件。自从他们占领达马腊兰以来，赫雷罗族一直不是一个坚强团结的民族。七八个部落占领着没有明确划定分界线的地区。许多部落和他们的酋长认为各部落都是互相独立的，甚至发展到相互对立，经常袭击对方领土，并在继承问题和其它事情上争吵不休。由于土地辽阔，只要部落之间安于他们的区域，造成关系紧张的原因就可以被搁置下来。这些部落的人数不等，介于几百人与几千人之间。在十九世纪后期，最大的一个部落是集中在奥卡汉贾地区的马赫雷罗族。根据估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赫雷罗部落超过二万三千人，居住在一百五十个村落；^①同时马赫雷罗意识到他的实力和优越，标榜他自己是“著名的强大的统治者”。惟一几乎和他同等重要的一个领袖是马纳塞，他的部落则集中在奥马鲁鲁。

^① 见费里克斯·梅尼：《赫雷罗人的经济和法律》，1905年，柏林版，第23页。

在赫雷罗区的最西南端有一个很小的部落区，是在斯瓦科普河上奥钦宾圭，它是温得和克与沃尔维斯港之间的港湾路上和赫雷罗南部边界的一个重要战略中心。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奥钦宾圭的首长是扎哈里亚斯·策劳。在北面的首长卡姆巴岑比的部落集中在瓦特伯格山区的奥乔聪迪乌帕，号称“葫芦之乡”，有质量好的水土。至于“好地方”奥奇瓦龙戈酋长则把它划归来因教会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基督教会众。^①

其次是东部的赫雷罗人，他们包括副首长尼科德默斯手下的人民和在奥坎约泽地方的奇乔人，和在水利良好的白诺索普河上游河谷奥奇黑尼纳的曼姆博人（图19）。在这个东部还有酋长奥姆邦德若所领导的人民，就是通常我们所知道的“班若”，和在副首长卡希梅马（图15）领导下的奥万班迪鲁人。虽然奥卡汉贾和奥马鲁鲁两部落都是人口最多的，但赫雷罗的法律，并没有规定一个最高的首领；只是由于种族的共同意识，才把各部落联结起来。^②但是，还可再加上一个情况，象其它的人类社会，共同危险的¹⁸⁵来临也许会对全部民族提供最坚强的联结。我们已经看到在威特布伊受到侵袭的情况，以后我们还要看到当赫雷罗族的共同体的完整和幸福受到大规模威胁时，所表现的情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帕尔格雷夫曾尝试获得一个联合的赫雷罗族去请求英国人的保护，他不愿去取得较强大的酋长的支持，但是，他的建议取得了大约五十九个酋长和头人的同意。这种过程很费时间，但结果能取得差不多一致。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过程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麻烦。1885年，戈林觉得和马赫雷罗谈判，把他作为赫雷罗族的最高领导人的办法要方便些。但是，也许由于某些顾虑，他亦曾请求奥马鲁鲁地区马纳塞的同意。

在洛伊特魏因出现在此地以前，马赫雷罗已经死去，关于他的继承人选曾经发生大大的争执。按照赫雷罗人的法律和习惯，这也是德国保护条约所应允遵守的，对马赫雷罗的合法继承人应该就是他长姊的儿子尼科德默斯，当时他是东部赫雷罗族的副酋长。^③

塞缪尔·马赫雷罗

从各种记载中看，尼科德默斯具有坚定的意志、独立的和多少有些好斗的坚强性格。他似乎是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真正畏惧的一个赫雷罗族首领。当尼科德默斯由于威

^① 见奥·科勒(O. Köhler):《奥奇瓦龙戈地区之研究》，南非联邦，班图人的政治和发展，人种学刊，第44期，比勒陀利亚(1958)，第38页。

^② 在这个重要事件上的讨论和官方声明，见上引费里克斯·梅厄著作，第22—23页。

^③ (a) 费里克斯·梅厄上述著作，第36—39页。(b) 雨果·冯·弗朗茨瓦，《纳马人和达马人》，第172页。(c) I. 伊勒斯，《赫雷罗人》，居特斯洛(1906年)，第217页。

特布伊对牲畜的袭击而被激怒时，他率领惩罚性的远征军去吉贝翁。亨德里克逃跑了，他的敌人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搜索，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了赫雷罗兰。亨德里克提到他的时候说：他象条“公牛”，对他要放聪明些，不要去惹他。显然尼科德默斯和马赫雷罗有分歧，因此他跑到东部赫雷罗人那里去了。而马赫雷罗比较柔顺的次子塞缪尔却在他身边成长，白人对他比对尼科德默斯更熟悉一些。但是按赫雷罗人的法律和习惯，塞缪尔完全没有要求继承的权利。

在许多方面塞缪尔表现得和尼科德默斯相反，他被库尔特·冯·弗朗索瓦描绘成是一个空虚的、好色的和一个无节制的酒徒。因为他只继承他父亲的一部分牲畜，他需要金钱，因而他和比较有权势的人结交，他们可能帮助他获得一个有利可图的最高的酋长地位。^① 洛伊特魏因也许比其他大多数德国人对他有更好的了解。洛伊特魏因形容他象一个魁伟、漂亮、骄傲自大的黑人，在酒后清醒时他堂皇的仪表，不是没有心灵和理智的人，但缺乏品质的基础。在他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按照洛伊特魏因的看法，是享乐、酗酒和——“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女人。^②

显然塞缪尔的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是受到来因传教会和他母亲凯塔雷支持的，但按照维德的记载，他的父亲马赫雷罗不愿他的儿子塞缪尔继承他的地位，因为他沉溺于酒。“塞缪尔在圣火把礼中，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因为塞缪尔曾受过基督教的洗礼。那是真实的，他虽然被教会指责过他在教堂没有任何权利。祖传的权杖不能传给他，也不能让他执行圣火的职务，因为洗礼的水剥夺了他的一切资格”。但他的母亲凯塔雷强调基督徒以及德国人这方面的重要性，促使他的父亲作出决定，同时由于有些评议员已表示同意，马赫雷罗最后放弃了他原来的主张。^③

塞缪尔自己后来曾后悔地承认，当他沉醉于酒时，就以轻率的心情同意任何建议，并渴望德国人的支持。^④ 这样1891年8月3日在奥卡汉贾土著酋长的集会上，西南非洲行政长官库尔特·冯·弗朗索瓦表示他的决定，^⑤ 正式宣布塞缪尔为赫雷罗族最高的酋长。^⑥ 这样做，他为德国当局找到一个实现他们各种计划的自愿工具；同时也把赫雷罗族人分为两派，其中一派是反对德国人的，他们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站在尼科德默斯方面，强烈地反对塞缪尔在奥卡汉贾被委任为领袖职位，更强烈地反对要他们承认他是所有赫雷罗族的最高酋长。尼科德默斯在东部赫雷罗族人那里发泄不满。在奥卡汉贾，年老的里亚罗（马赫雷罗的异母兄弟和尼科德默斯的继父）和他的儿子阿萨一里亚罗，他

① C. 冯·弗朗索瓦，《德国西南非洲》，柏林(1899)第78页。

② 引自特奥多尔·洛伊特魏因的上述著作，(1907)，第306、308页。

③ 引自维德的上述著作，(1938)，第505页。

④ 引自弗朗索瓦上述引证处。

⑤ 引自洛伊特魏因的上述著作，第61—62页。

⑥ 引自费里克斯·梅厄上述著作，第23—24页。

们都对塞缪尔的任命采取对立的态度。经过以后赫雷罗族的苦难，他们构成了反对塞缪尔和德国统治的地下组织的核心力量。

赫雷罗人的疆域

威特布伊战败并退休吉贝翁之后，洛伊特魏因感到可自由地专心致力于欧洲人殖民区问题。这些主要是关于温得和克周围的地区。在西南非洲的其它部分白人殖民区，已经小规模地和平地进展着：从南部地区的好望角，到北部地区格罗特丰坦和奥乔周围，都有白人的殖民区，他们是少数的布尔人。现在威特布伊的威胁已经排除，洛伊特魏因的主要问题是如如何开辟中部地区为殖民区。第一步是决定赫雷罗族人及其南面无人区两者之间的疆界，这条疆界德国行政当局把它定为属于白人殖民区的标记。当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各个时期，这条分界仅含糊地予以承认，但时而移向北面，时而移向南面，按照赫雷罗族与纳马族的暂时力量对比而变更。由洛伊特魏因和塞缪尔所商订的界线，从西部的奥钦宾圭伸延至斯瓦科普河上的巴门，然后向东沿着白诺索普河的上游，到达它南面的弯曲处，然后向东到戈巴比斯的北部（图19）。由于白人殖民区所需要的不但是土地，也包括牲畜，这协定又进一步规定如果在疆界南面发现有赫雷罗人的牲畜时，德国人就可以把它没收售与白人移民。所得售价由德国管理当局和塞缪尔摊分。由于边界协定的签订允给塞缪尔年俸二千马克（一百英镑），每半年支付一次。这事使塞缪尔感到满意，他同意任何安排，只要能充实他的金库。这界线没有树立界线或篱笆。因此，除出那些顺着河流的地方，在陆地上不是容易识别的。此外，只有大约六十哩的西部界线是在奥卡汉贾的赫雷罗人的区域内，其余的三分之二的界线，则牵涉到东部赫雷罗族的奇乔人和奥万邦迪鲁人，在这方面他们开始体会到自塞缪尔担任最高酋长以后所受到的直接影响。戈巴比斯南部的卡拉斯^①霍屯督族，亦深深反对德国政府。事情变得严重是在1896年初，大约好几千头赫雷罗族的牲畜，当它们在分界线西部南面靠近霍伊西斯¹⁸³和阿里斯两处放牧时，被德国人所没收。直到那时，疆界全部的重要性才为赫雷罗人所领会，他们这样被激怒，甚至谈到对德国人开战的问题。1896年1月洛伊特魏因在奥卡汉贾和赫雷罗族的酋长和头人会面，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你们要求什么样的边界？（二）对入侵边界的应该采取那种惩罚？他警告他们：不满意的答复将意味着歼灭战和受到歼灭的将不是德国人。

对第一个问题，奥卡汉贾赫雷罗人（塞缪尔）请求把他们的疆界稍稍向南拓展。东部赫雷罗人（尼科德默斯）同样请求扩展到戈巴比斯的南部以往他们放牧的地区。

洛伊特魏因在他的书中说，他看到这是他实行“分而治之”的最好机会。他应允西

^① 原文为 Khauas 考阿斯，疑系 Kharas 卡拉斯之误。——译者

部人的请求，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东部赫雷罗人的要求。

三个月以后，洛伊特魏因知道东部部落表现怨恨与不满，命令他们交出他们的武器，遭到他们的拒绝，经过在戈巴比斯的战役，在作战中霍屯督人酋长爱德华·兰伯特被杀。东部赫雷罗人和姆班德鲁斯人1896年5月在奥奇昂的战役中被击败，立即缴了械。尼科德默斯和卡希梅纳被俘，在奥卡汉贾军事法庭审判之后，被杀害。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疆界战争。在这次战役中幸存的土著，被送往温得和克作为战俘罚作苦役。这些幸存者后来说，土著妇女和女孩被迫去为德军服役，把她们作为侍妾。在这个小小的战役中洛伊特魏因除掉了“宝座的觊觎者”尼科德默斯，并获得了白人“殖民区”所需要的大片土地。

温得和克周围的殖民区

在温得和克区，当冯·弗朗索瓦统治的时期，已采取了一些白人殖民的初步措施。当时认为在中部地区白人移民只有接近温得和克要塞才算安全。早在1892年柏林就组织有西南非洲殖民的辛迪加，后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殖民公司，目的在鼓励和帮助那些愿意到这个新保护地居留的德国人和其他人。1892年7月首批移民从德国到达西南非洲，他们及时地定居于小温得和克河谷的北面，那里距温得和克要塞的东南只有一或二哩。这批移民计有二十五户，人数据说是五十五人。随同来的还有十八名士兵，是服役期满的退伍军人。为他们安置了耕作的场所和土地。当时对于保护地白人殖民区所需要的土地和水利条件是没有研究的。在德国，高标准的农业是和比较小的农场或小块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象现在小温得和克河谷所规划的一样。但他们却没有计算西南非洲的气候和地下水源。当地质学者卡尔·达夫视察这个地区后，他的结论是在这个河谷能获得的水源对所配给移民土地的数量，仅只够五分之一的需要。不久体会到小片土地农业只限于非常特殊的地区才可取得成效。一般地说，象保罗·罗尔巴赫所揭示的“无论什么人，想在西南非洲居住，必须依靠畜牧为生”。^①

殖民地公司在温得和克的北面和东面的政府土地上着手提供农场，农场单位面积为一万摩肯（荷、德一种量地单位）。他们邀请从开普来的布尔人，为了居留的目的来视察这块土地。当布尔人发现量地单位是普鲁士摩肯，它的面积只相当于开普摩肯^②的四分之一。他们拒绝考虑在温得和克的少于一万开普摩肯面积的任何农场。大多数由殖民地公司所提供的农场，全然没有经过测量和确保的水源。——正象罗尔巴赫所叙述的：农场

① 保罗·罗尔巴赫，《德国殖民地经济》，卷一，西南非洲，柏林舍南贝格（1907），第282页。

② 开普摩肯等于2.12英亩。1公顷（一万平方米）大致相等于1.17开普摩肯。

“完全在空中漂浮”。^①当这些移民到达以后，他们的生计毫无准备，没有牲畜，没有农场标记，也没有水；使得移民和政府人士惊惶失措。冯·弗朗索瓦由于公司的漠不关心而大为震惊，请示上级批准把殖民区的控制权移交给当地政府。但当时的德国殖民地事务主管大臣保罗·凯泽尔博士指示公司继续执行它的政策。在1893年由公司招揽了大约五十名未来的移民到达温得和克。因为这个地区的情况是这样地不安定，并有这样多的武装土著威胁着这个小殖民地的生存，因此，对德国农民移居到这样一个地区来是没有什么诱惑力的。加之，在保护地发展大型农场的资金，远远不如用于国内能够获利。

直到1896年第一次（东部）赫雷罗族起义时，移入白人殖民区的人数不多。德国人申请耕地的主要是退役军人。他们在部队里服役期满，政府给予五千公顷土地作为他们补助金的一部分。这样两个退伍军人合伙可以获得一万公顷土地，这是建立一个农场或畜牧场所必需的。在本地区各处殖民政府曾拨给各地产公司很大面积的土地，以利发展，土地可由私人向各地产公司购买。地产公司的政策，虽然是为了鼓励移民，但他们的售价大大高于政府的官价，他们一般都保持政府所让给的土地不卖，直到地价上涨能获得较大的利润时才出售而遭到谴责。因此，他们是殖民区的绊脚石。在温得和克地区地产公司等待高价出售的土地，很容易被人识别，因为在那些土地上既没有人定居也没有发展的迹象。

资本、牲畜、商业

对于早期的移民来说，存在着两个大问题：信贷和牲畜。大多数移民只有少量的或者根本没有资本，而且没有牲畜，当然也就无法耕作。他们只能向赫雷罗人购买牲畜，后者不愿出让牲畜，但是渴望获得白人的货物，因此，早期的移民被迫成为赫雷罗族的商贩。通常只要有辆牛车，他就从大批发商那里取得货物，通过售出商品取得手续费。在一段时期里，这种贸易似乎是互利和使双方满意的，但是，当更多的移民取得了土地，买卖有了竞争，获得利润通常就要依靠这个商人有大众需要的商品和买家方面缺乏货价的知识。

一般公认商人曾千方百计地利用赫雷罗人对物价的无知来谋利。行商的诡计，曾由德国陆军上尉施瓦贝给以形象化的叙述，他有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观察它的过程。在他的《用剑和犁》一书中叙述了一个商篷在赫雷罗乡村做买卖时典型的情景。

“赫雷罗人带着他希望出售的牛，商人说：‘你的牛要卖多少钱？’赫雷罗人回答：‘50英镑’。商人说：‘好吧！这里有件上衣价值20英镑，裤子值10英镑，咖啡和烟叶值20英镑，一共50英镑’。赫雷罗人满足了：他知道按照商人的习惯，他的牲口不能得

^① 同上书，第248页——完全漂浮在空中的农场。

到更多的钱。他也许大致可用上衣交换一条毯子和希望要点糖以代替烟草，他也会（象通常一样）要求再稍添一点东西；但假使他没有如愿以偿，这交易就算结束了。这种交易是特殊的而且是原始的；它需要通过学习，而且新来的移民在他能够和原有的商人竞赛他的窍门和诡计之前，要为取得这种经验付出代价。”

商人不久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窍门，可给他们带来优厚的利润，那就是实行贷款。当赫雷罗人手里没有多余的牲畜作为交换时，就先把货物贷给他。商人说明他不需支付现款，并答应几个月以后再收。这种做法所导致的流弊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对信贷所取的代价常常是庞大的，贷款者常选择比他应得的更多的牲畜，认为这是利息应得的权利。他们常常挑选赫雷罗人的教团圣牛——这是牛群中最好的牛，当债务人提出抗议时，他做出宽宏大量似的，同意接受三条普通牛来交换一条教团圣牛。这样一来信贷的价钱大大地提高了，结果和原来的价格很不相称。对于部落人来说，这种现象却是无法纠正的。直到1903年中期，在这地区还没有建立法庭。土著说：警察不仅总是站在商人一边，并且由于原告提出白人不光明公正，就认为是对白人的侮辱，常遭受鞭打。

这种商业和信贷的不规矩的方式，德国人也公然认为是公道的，他们的理由是无论如何赫雷罗人牲畜太多了，以往由于纳马人的经常“放血”（指对赫雷罗人牲口的抢劫一译者），这样才使它们在合理的范围里繁殖。任何把牲口从赫雷罗人转移到白人这里来的措施，被公开地说成是这样的放血。加之，赫雷罗人在牲畜方面的财富和许多新移民的挣扎成了强烈的对照，卡尔·达夫的话表达了极大多数白人团体的心情。他说：

192 “对黑人的宽大是对白人的残忍”。^①但洛伊特魏因这个行政长官，对信贷的情况多少有不同的看法。他认识到对赫雷罗族牲畜的掠夺曾使他们疯狂地发怒。加之又没有纠正的希望，假使这形势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导致武装反抗，用他掌握的少量军事力量去镇压，将是无能为力的。加之他明显地感到宽大不能与公正相混淆，在西南非洲没有一个德国人能认为信贷制度是公正地执行的。结果在1899年1月洛伊特魏因颁布法令禁止白人对土著实行信贷。这被来因传教会认为是“很健全的”措施。但是，在移民看起来，却把这个法令说成是“荒谬的”，他们谴责洛伊特魏因，说他对法律的情况缺乏了解。^②移民威胁要向国会申诉。^③面对这个风暴，洛伊特魏因屈服了，暂时停止执行这个法令。但是，在后来的五年中，他向柏林当局，向地产和贸易的辛迪加，向移民为废除信贷制度展开了斗争。等到柏林颁布行政命令废除信贷制度那已经太迟了。损害已不可弥补。

^① 卡尔·达夫：《德属西南非洲》，柏林，1903年版，第188—189页，“相应的对有色人种的仁慈，便是对白色人种的残暴”。

^② 引自洛伊特魏因上述著作《无法了解的法律关系》，第246页。

^③ 同上书，第268页。

牛疫（口蹄疫）

同时没有预见的灾难改变了地区的畜牧业的情况。1897年4月口蹄疫袭击了从斯卡普河到温得和京南部的牛群，并象野火一样蔓延于大部分地区。德人地区组成预防注射区，由于及时地注射，德国人的牛群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五得到了挽救。大量的赫雷罗族的牲畜遭到了毁灭。没有人发现当时德国人曾经试图挽救赫雷罗族牲畜的记载。也许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疫苗来处理广大的畜群，人们想知道：假使政府做点尝试，免费给他们注射一部分病牛，也许不至在赫雷罗人和德国的关系上带来新的情绪。这样一个在心理领域中显示出监护人的真实精神的良好机会，赫雷罗人是最敏感的，就可能改变保护国今后的整个历史过程。

大约六或七个月以后，家畜流行病已经过去，牲畜占有数的平衡变得对德国移民有利。虽然这个期间没有牲口统计，估计1890年初期赫雷罗人所有的牲畜大致超过十万头，口蹄疫使其中大约半数遭到毁灭。1902年赫雷罗人大牲畜四万六千头，而当时一千另五十一名德国移民和商人大约占占有四万四千五百头。但在这段时间内，德人牲畜的质量有所改进。由于进口西门塔勒种牛、平兹高尔种牛、短角菜牛、弗里斯兰种牛及其它品种和当地母牛杂交，在品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改进。1903年，出口到南非市场的家畜超过了100万英镑。

但是，口蹄疫的蹂躏没有停止对赫雷罗人的交易。商人需要牲畜作为对南非出口的商品，经商的移民需要选种的母牛，他们无视洛伊特魏因勉力取得柏林核准的禁令，信贷和它所带来的流弊依然象以前一样继续存在。

土著土地的销售

赫雷罗人出售牲畜的同时，出售土地也在进行。我们知道按照赫雷罗族的传统和习惯，没有一个酋长有权出售本部落的土地。马赫雷罗自己甚至对教会也不会出售土地，他只是允许教士无限期地占用土地。塞缪尔在肯定他的最高权位以后，显然没有尊重部落的传统和习惯。以出售部落土地获得金钱的机会对他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正象洛伊特魏因所说的，他作为一个酋长，对他的权利有重大的了解，但很少了解他的责任。他依靠人民的资本为生，并公开采取“我死以后，祸福有无，在所不顾”^①的态度。因而农场一个接一个地卖给了德国商人。按照德国教士们所说的，其中有许多商人违反赫雷罗人的意志，^②移到赫雷罗人的区域里来。

① 同上书，第267页。

② 同上书，第270页。

1888年，在保护国的初期，为应付这种情况，德国政府曾颁发过训令，除去行政长官的特许外，在西南非洲禁止白人和土著之间进行土地买卖。1892年这个禁令亦适用于租借地的交易。批准或禁止这样的土地交易的责任因而落在行政长官身上，而洛伊特魏因发现他自己处于进退两难之境，既怕激起移民的愤慨，又怕惹起赫雷罗人的不信任。这种情况可通过朗格教士对有影响的头人卡加塔和他的一些牧人伙伴的帮助，于1901年8月致洛伊特魏因的信中予以说明。这信控诉说：在白诺索普河奥卡图巴地方，赫雷罗人牧地被德国移民所夺取，他们在那里建造了房子，把土地划归他们所有；并命令从1893年起就占有这块土地的赫雷罗人迁移到其它地方去。这封信中还举出例证和德国移民的姓名，并在结尾提出行政长官一定是事先瞒着他们准许出卖这块土地。他们请求停止这种做法，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们饮牲畜所必需的，而他们又没有其它地方可去。同时，对行政长官指出他们不是叛民，1896年他们确实和德国军队一起打击过暴动者。他们希望仍效忠德国政府。他们问道：行政长官难道不能宣布那些土地应由赫雷罗族人民保留和不能让任何人购买吗？

这信由洛伊特魏因加以引证，^①接着他又引证了另外一封由来因教会教士们自己的来信。在这里他们说：对赫雷罗人土地的迅速缩小，他们感到苦恼；同时建议防止进一步的转让，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建立保留地。他们说：移民都赞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从赫雷罗人那里获得土地。他们引证1901年1月22日德国西南非洲日报所刊载的：“土地当然必须从土著人手中转移到白人手中，那是这个地区殖民地化的目的，土地将由白人定居。因而土著必须放弃它，或者变为白人的仆役，或者撤退到他们指定的保留地去。”教士们接着说：移民有这样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但他们表示严重抗议反对政府也采取和支持这种观点。“我们的抗议是根据三个充分的理由：即根据我们德国皇帝庄严的训令；根据建立土著保留地的帝国政府的命令；最后根据由于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几乎超过六十年的耐心工作所产生的情况。”^②

洛伊特魏因的评论认为这些陈述是有价值的。他说一种人认为土著应当完全没有土195地，还有一种人认为他们应该在现在所保持的土地上完全确定下来。看起来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公正的。他认为总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了解在政府高级官员中持有的对土著和白人移民权利的极端观点，这是有趣和重要的。其中我们可以看看心直口快的保罗·罗尔巴赫的观点，他是西南非洲移民委员会的杰出领导人。在这个资格上，他对殖民地的工作是有密切接触的。在他的书中^③指出：在1897—1903年间，

① 同上书，第268—269页。

② 同上书，第270页。

③ 引自作者著作。

修建斯瓦科普蒙德地方的防波堤，和在斯瓦科普蒙德及温得和克之间修筑铁路，吸引了很多由海外来的欧洲人，其中许多人决定在这地区的中部作为移民呆下去。顺便可能注意到当1899—1902年间许多从南非战区来的布尔人难民亦到了本地区，主要在南部定居。因此，在这个世纪开始的年代里，存在着白人殖民区的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新的温得和克铁路附近和在南部赫雷罗人的土地上。在那些年代里塞缪尔向殖民地出售了许多土地，当商人进一步地向北推进到他们的地区，占据了奥马鲁鲁附近和在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区甚至瓦特伯格周围^①的广大地区时，在比较保守和负责的赫雷罗人中间就产生了严重惊骇的情绪。罗尔巴赫又谈到：关于总督不愿制止对土地买卖的特许，部分因为他认为土地转移是对白人殖民地化所需要的，部分因为移民说土著被特殊照顾和总督对他们的偏心拦阻了白人殖民地的进展。

奴役土著的合理化

罗尔巴赫用他坦率而直爽的态度说出了关于这种情况的信念。他认为在这个地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道路：或者（对赫雷罗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需要高昂的代价；或者采取中间道路的政策，巧妙地利用条件，使白人殖民区可以如此加强，最后将远远超出¹⁹⁶土著的土地并可能创造新的条件。他宣称：非洲的亚热带是白人的土地。为了一万公顷的白人农场，白人必须占有土著的土地——在整个保护国的最好的畜牧场。

“假使一个人否定这个，让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占有土地，满足于所谓保护国并减少殖民区的生产……从土著那里购买牲畜……并把它卖给英国人——这将是一个优柔寡断的计划，那对国家的巨额支出不合理的。白人种族的扩展，从本土和殖民地青年一代输入最大可能数量的家属，必须成为我们的主要目的”。

在这方面，他继续说，不可能有道德观念上的自欺和脆弱的情感用事。

“对南非殖民地化的决定，除去土著部落必须从他们放牧牲畜的土地上撤出，让白人在完全相同的土地上放牧牲畜外，不能意味着其它。假使有人怀疑这个立场的道德上的权利，回答是：为了南非土著的文化标准，为了他们无拘束的民族野蛮性的丧失，和为了发展一个为白人服务和依赖白人的劳动者阶层，这样做就是最高的生存法则。对一个民族象对个人一样，生存是否合理化，要看它对整个人类进步有用的程度而定。世界上没有一种论据可以说明，西南非洲各民族对其民族独立、民族繁荣与政治组织的任何程度的保留所得到的好处，比之他们在原来的土地上由于白人的帮助使之变为有用的种

^① 同上书，第281页。

族所得到的愉快，对于整个人类特别是对德国人民的发展会有更大甚至同样的好处”。^①

不久以后，罗尔巴赫补充说：假使有人持有这种观点认为：作为人类，土著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表示同意，除非这观点了解为他们惟一的权利是“具有最大可能的工作效能”。罗尔巴赫断言，毫无疑问，对土著的处置需要布尔人的制度，就教会而论，他们必须允许尽可能最大的自由和最广泛的活动领域，“但基本上应避免采用任何写读的讲授以致对欧洲书写语言的理解。”用这样的方法，大概可使土著成为并保持“对白人有用”。在这些直率的陈述中，罗尔巴赫作为一个殖民地委员会的首脑，他代表大多数移民的情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怎样实现这些变化使土著达到所希望的被奴役状态，这是另一桩事。假使保护地的行政当局有自由处理权的话，只要经常由本国输送必要的军队，就可采用较为单纯的征服手段。但是，在德国国会中对帝国的殖民政策存在着强烈的和激昂的批评。在非洲其它地区已发生因对土著的极端残暴而导致行政长官的撤职和处分。1897年东非的卡尔·彼得斯由于殖民事务受到免职处分。喀麦隆总督莱斯特曾被控罪大恶极的残暴而受到撤职。几年以后帝国法官韦兰也以同样罪名而撤职。同时还有多哥的冯·霍恩和喀麦隆的总督冯·普特卡默对土著的残酷的案件引起普遍的公愤。象汤森所指出的，假使说帝国的殖民局是脆弱和效力不高的话，但至少可以这样说，“只要一旦发现殖民地总督的恶名昭著的行为给殖民局和整个殖民政策带来不信任的时候，殖民局便无法维持他不受欢迎的被任命者”。^②

关于建立土著保留地的建议

我们知道，西南非洲洛伊特魏因的政策是鼓励和便于把赫雷罗人的土地转移到白人手中，利用塞缪尔作为在这过程中自愿的代理人。但他注意到这种政策已经惹起各阶层赫雷罗人严重的不满，并注意到塞缪尔所以能继续作为最高的首领是依赖了总督的欢心和保护的。根据自己的表现，塞缪尔感到在奥卡汉贾不安全，而在奥索瑙消磨他的许多时间，由于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常被迫到温得和克去寻找庇护。塞缪尔向政府出售土地不能再进行了。赫雷罗人原来的一千二百万公顷土地，到1903年已有三百五十多万公顷的土地从赫雷罗人那里转移到白人移民手中。在赫雷罗民族内部的分裂已经逼近，而新的政策是必要的。对亨得里克·威特布伊的经验似乎给洛伊特魏因和教士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鼓舞。当威特布伊发誓表示对德帝国效忠时，他被送返他的部落中心吉贝翁，而后来作为他对殖民局效忠的答谢，给他一块保留地（里特蒙德—卡尔克丰坦保留地）

^① 罗尔巴赫上述著作，第286页。

^② 玛丽·伊芙林·汤森：《德国殖民帝国兴起和灭亡》，1884—1918，纽约（1963年版），第230页。

约十二万公顷作为该部落的财产。这保留地是不能剥夺或出让的；威特布伊自己也不能出售，更重要的是贷款人亦不能插手。由于干旱和缺乏足够的水源，虽然教会供应的牲畜减少了，而这块土地依然是这个部落的财产，但1903年大约只有二百五十名威特布伊人占用着这块土地。

这似乎是对赫雷罗问题的答案，它将解除洛伊特魏因对出卖土地给白人移民要作出决定的负担。也将保证赫雷罗人保有一些土地，而当时在进行中的土地转让的速度似乎无法制止，分配给赫雷罗人保留地的方案是这样得到行政长官、教会和塞缪尔的支持，绝大多数赫雷罗部落人认为没有其它的办法来遏止他们的土地全部转移到白人手中所受的损失，也予以支持。但对部落人来说，这是一个第二流的最好方案。他们存在着许多恐惧，有人认为这样所配给的保留地太小了（对那些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更多的土地的人），有人则认为太大了（对那些象塞缪尔之流因出卖土地而获得金钱的人），有人则担忧当权者灵机一动把他们移到可能最坏的牧区，象闻名的奥马赫克干旱地区。^①顺便也许要注意到，这种保留地的分配，不是德国人推行的，事实上是由他们的在西南非洲的后继者所推行的。这点以后再加叙述。对德国管理当局来说，做出决定与制订方案的必要性由于暴动而被排除，故在德国统治时期，结果对赫雷罗人实际上没有分配过保留地。

但在1903年中期，关于保留地的讨论，由于迟迟而来的企图纠正“信贷”制危害的最高命令，使它的重要性相形见绌。帝国首相这个命令限债权人在一年之内从土著收回债款，过期就不能视作法定的债务。象这样的命令，它的效果我们是可想象而知的。商人象一群豺狼一样开始扑向赫雷罗人，利用真实的和想象的债务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这种债款常由商人提出要求而遭到债务人的否认，但只要牵涉到警察的判断，假使债权人是白皮肤的，他说的就不是谎话，假使这个债务人是黑皮肤的，他说的话就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对赫雷罗人得不到支持和纠正。洛伊特魏因对这事撒手不管，他说：¹⁹⁹
“一个法庭的执法者要拿走土著的牲畜，他对土著来说是一个盗窃牲畜的敌人”。但是，可爱的牲畜却是被人牵走了。而赫雷罗人确信不能从德国人那里希望得到公正的待遇。洛伊特魏因宣称这个命令是引起装满火药桶爆炸的一颗火花。^②

欧洲人和土著妇女

另外一颗“火花”无疑地是白人对土著妇女的待遇。在这方面西南非洲和它的德国殖民者与其它非洲殖民地的殖民者可能同样是有罪的。白人早期到非洲各地区殖民的一

① 引自费里克斯·梅厄上述著作第71页。

② 洛伊特魏因上述著作，第247页。

个重要事实是新来的殖民者是单身汉。年青人资金很少或没有资金，但他们准备在这个没有驯服的灌丛裴勒得草原从事个人艰苦奋斗，直到积蓄足够的金钱使他们能够结婚。蓄妾制度虽然很少获得正式的承认或许可，但已成为普通的习惯，而土著妇女常被视为是对白人移民的方便。她们无疑是乐意参与这个制度的（这是受白人压迫剥削的恶果——译者）。但这种关系当然完全或几乎完全是种族单方面的事，在非洲人心中，通常存在最深恶痛绝的反感，这种反感有时表现为对白人妇女发生性的罪行。

在西南非洲白人殖民区的早期，在白人社会里，男女两性在人数方面表现得显著的不平衡。1903年在四千六百八十二名的白人人口中（包括军队在内），只有七百十二名妇女。罗尔巴赫指出：这些年青移民，从部队遣散后给以土地从事农活，必须过单身生活，象一个“坐牛车旅行的布尔人”，但是，更坏的是布尔人都已结了婚并带着妇女和他们在一起。而据罗尔巴赫说：在年青德国人中，则存在着和土著妇女混杂在一起和猥亵的行为，导致道德和民族的堕落，使他们失去资格成为一个纯粹的德国移民分子。^①

200 长期受到抑制的情感当它由发火的闪光点着时，总会激发人们的意识，驱使他们采取暴烈的行动。这种引人注意的事件发生于1903年终。奥钦宾圭地方赫雷罗酋长的儿子当他带着他年青妻子和他们婴儿乘牛车旅行去奥马鲁鲁时，中途一个德国人请求搭车，酋长的儿子欣然就答应了。在傍晚饮酒之后，这两个男子、年青的妻子和他的婴儿就在车上睡着。半夜酋长的儿子被枪声所惊醒，看到这个德国人从车上逃跑了，当时发现他的妻子已被枪杀。

从对这个德国人的审讯中，显示她是因为抵抗他的非礼而被杀的。他申辩说因为做了恶梦，向幻想攻击他的赫雷罗人开枪，遭到法庭的批驳。审判的关键，后来转到是否一个人醉酒未醒可以对他的行动负责，法庭发现这个人“善意的行为”，因此宣判无罪。

这个宣判激起了赫雷罗人无比的愤怒。洛伊特魏因对这个裁决感到震惊，他亲自去向酋长们解释他对保护国的法律制度无法控制。当检察官反对这个裁决进行上诉，并且上级法庭发觉这人有罪判以三年监禁时，洛伊特魏因才放心了。但赫雷罗人的愤怒并没有减少。他们说：“难道一个酋长女儿的生命这样不值钱？”假使这凶手是赫雷罗人，无疑地会由赫雷罗法庭判处死刑。他们说，这是和德国人通常对待赫雷罗人的行为是一致的。判决一个德国人凶手经常只让付给赫雷罗人最近的亲属几只羊。假使这凶手被判监禁，常常发现他被送回德国——“到他的母亲那里去了”——象赫雷罗人所说的。当后来他们坦率地表示关于爆发暴动的原因时，赫雷罗人说这种判决是使人负担不了的最后加上的一小点负担，最大的侮辱。他们已下了决心，宁愿死去不愿人家把他们作为狗来对待。

^① 罗尔巴赫上述著作，第243页。

第十章 暴动及暴动以后

201

1896年“因边界争端而发生的战争”结束以后，在差不多八年的时间里，这个保护国内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但是任何时候形势都是不稳定的。与西南非洲的二十五万非洲人（包括警管区边界以北地区的十五万人）相比，德国野战部队只有五百人，分成四个野战连，第一连驻扎在温得和克，第二连在奥马鲁鲁，第三连在南部的克特曼斯霍普，第四连在北部的奥乔。此外，还有一个骑兵警察分队，约有二百多人。轻便野战炮兵连为每个连队配备一门野战炮，这是一种重要的武器，对非洲人来说，野战炮是他们不熟悉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具有魔术般的性能。

军事力量在数量上的短缺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的，因为七百左右德国移民包括那些服役三年后从军队里退伍下来的人，他们现在是预备役军人，随时都可以征召，但是，即使把他们和正规军加在一起，要维持良好的秩序主要还得依靠军、政负责官员和部落酋长、头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友善。几乎在所有殖民地和保护国里，和平与秩序仿佛主要依赖于主管兵站的军官在处理他和部落酋长之间紧张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对人性的理解。这样一个“主管军官”，也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他在“劣等民族”面前，傲慢地意识到他作为帝国代表所拥有的权力，但是，有时候他的激动也可能因厌倦孤独的社会生活而上升到冒火的程度。

邦德尔斯瓦茨人

与上述相类似的情况，似乎要对1903年10月发生的局势负责。这个不算重要的局势发生在西南非洲南部的瓦尔姆巴德附近、邦德尔斯瓦茨人的部落区。保护“条约”本来承认酋长有权处理一切属于内政性质的部落事务，但是，一桩牵涉到一位酋长付钱买山羊的事件，似乎被那位负责的中尉不恰当地夸大了，他亲自带领二、三个军士跑到这个部落的总部，要逮捕酋长亚伯拉罕·克里斯琴。这位酋长当着他的头人的面抗拒逮捕。对以后发生的事情，德国和邦德尔斯瓦茨人的证人有不同的说法。后者断言，是那位军官拔出他的左轮手枪把酋长打死，然后头人们才枪击那位军官和他的助手。根据德国人的说法，是头人们首先枪击那位军官和那些动手逮捕酋长的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也击中了酋长。不管当时的具体细节如何，反正那位军官和酋长都被打死了，于是，从1903年10月25日这一天起，邦德尔斯瓦茨人就暴动了。据罗尔巴赫说，这次起义是由于那些负责瓦尔姆巴德地区的“英勇军官在政治上十分笨拙”，从而长期积弊的结果。^①但是，导致反感的不仅是这些军官，就在起义爆发前不久，德国殖民当局硬把下述要求强加在这个部落头上：(1)每一个黑人必须把白人当作上等人看待；(2)在法庭上，只有七个黑人的声明才能否定一个白人提出的证词。^②部落人对这些要求十分不满。

邦德尔斯瓦茨人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是不容轻视的。他们能够聚集四、五百携带新式（就当时而言）后膛枪的战士，他们对自己的部落地区当然极其熟悉，这一地区从奥兰治河崎岖不平的地方向北伸延，直至克特曼斯霍普现在的位置，包括地形复杂的卡蒂斯山脉高地。德国在瓦尔姆巴德的部队被邦德人包围了，但是，后来克特曼斯霍普连的其余部队给他们解了围。在奥兰治河谷崎岖不平的峡口也发生了几次战斗，在这几次战斗中，一些德国部队被迫越过奥兰治河，进入开普殖民地，他们在12月被开普殖民地警察拘留了。当时局势相当严重，洛伊特魏因决定集中他所能调动的几乎所有部队去抗击邦德人，他亲自带领温得和克连和奥马鲁鲁连到南部去对付这一局势。这两连部队一
203 离开中部地区，便使得赫雷罗兰得不到保护，但是，从一切表象上看，这个地区还没有危险，不存在威胁性的风暴，天空还是晴朗的。

赫雷罗人的预感

库特·施瓦贝上尉在谈述赫雷罗人的性格时，引用他的赫雷罗仆人的话说：“如果赫雷罗人生了气，喝叱你，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当他发笑并表示友好的时候，你就得当心了……先生，他们是这样的狡猾，如果你懂得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坐在一起烤火，那么，当你还以为他们在谈花说草的时候，他们说不定正在盘算着你的性命呢。”^③不管这位仆人对他的同部族人的这个评价是真是假，洛伊特魏因在1903年11月无论如何也没有怀疑赫雷罗人策划暴动。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洛伊特魏因不在温得和克，这对塞缪尔·马赫雷罗不免有点神秘。虽然关于邦德人暴动的消息被封锁了，但是，流传的谣言说，邦德人在打德国人，有些德国人被英国人俘虏了。因此，在赫雷罗人看来，似乎是英国人越过边界，进入了西南非洲，其它的谣言还说，英国人正在向北挺进。

塞缪尔在温得和克打听“马约拉”（赫雷罗人称洛伊特魏因少校为“马约拉”）的

① 见上引保罗·罗尔巴赫的著作，第369页。

② 见上引洛伊特魏因的著作，第242页（脚注）。

③ 见所引库·施瓦贝的著作，第69页。

情况，得到的只是挖苦的回答。1904年3月6日塞缪尔给洛伊特魏因回信，答复后者问他为什么发动战争的提问，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塞缪尔写道：

“这场战争并非是恰好在这一年由我发难的，而是由白人发动的，因为你知道有多少赫雷罗人被白人、尤其是那些带枪的商人杀害，还有多少赫雷罗人被关在监狱里。每次当我把这个问题带到温得和克的时候，我的人民的鲜血总是不值几头小牲畜，即五十头或十五头。这些商人自愿给我的人民贷款，这样，就增加了麻烦。他们贷了款以后，便掠夺我的人民，甚至强行把东西拿走，以偿还他们的债务，用二、三头牛去抵一英镑的债。这些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引起战争的原因。

“近来白人对我们说，与我们和平相处并且对我们具有爱心的你不在这里了。他们进一步对我们说：爱你们的总督已去参加一场艰巨的战争，他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²⁰⁴你们[赫雷罗人]也必须死。他们甚至杀死了奇乔酋长手下的两个赫雷罗人，就连N中尉也开始杀害狱中的我的人民。有十个人死了，据说是死于疾病，但他们实际上是死在鞭子之下，死在监工的手里。

“N中尉终于对我也不好了，为了找借口杀我，他说：坎巴森比人和乌安贾人正在酝酿战争。然后他把我召去，审问我。我忠实地回答他说，没有，但是，他不相信我。最后他把士兵藏在堡垒的岗亭里，然后派人去找我，这样我一来他便可以枪杀我。我没有去，我看透了他的用心，所以逃跑了。以后N中尉又派人持枪射击我。我因为这些事情很生气，于是说：‘既然如此，即使我死，也要把白人杀掉’。我听到一个名叫X^①的白人说，我当然应该死……我是塞缪尔，赫雷罗酋长。”

这些就是赫雷罗人暴动以前不久的情况。洛伊特魏因如果在温得和克，情况又会怎么样，这当然很难说。殖民主义者认为洛伊特魏因对赫雷罗人“温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封信表明军方对他们是抱有敌意的。贸易，警察和白人雇主经常的严酷鞭笞，对待赫雷罗妇女的手段，大多数白人对非洲人的轻视态度，以及不公道的事情被察觉了，但在法律上得不到纠正，等等，引起了当地土著民族的不满。把这些不满统统放在一起，人们可以看出杰出的德国教授博恩于1914年1月向伦敦殖民学院作报告时说这样一句话的心情。当时他说：“我们在企图灭绝一个土著民族，是我们的愚蠢驱使他们起来暴动的。”

赫雷罗人的暴动

赫雷罗人的酋长和头人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聚会，决定不惜一切进行公开的战争。

^① 真名被德国出版商删去。

他们的作战人员约有七、八千人，但是，据洛伊特魏因的估计，他们只有二千五百支步枪，而且弹药显然十分缺乏。然而他们指望霍屯督人的合作，但是，塞缪尔敦促亨德里克·威特布伊采取行动和索取弹药的信却落在巴斯塔德人^①手里，后者并没有把信送给亨德里克，而是把它转给了德国人。塞缪尔的计划是要让赫雷罗人和霍屯督人共同袭击温得和克兵力薄弱的堡垒，从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大量的弹药。

205 暴动爆发前，赫雷罗人的酋长决定他们只袭击那些兵役年龄范围内的德国男子，不许伤害妇女、儿童、英国人或布尔人，也不许伤害传教士。他们是和德国的政府和士兵作战，当然也包括他们憎恨的那些移民和商人。曾经有人说，非洲土著有意识地把他们反对欧洲人的战争行动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这可能还是第一次。

象是晴天的一声霹雳，风暴终于在1904年1月12日早晨爆发了，在奥卡汉贾附近有许多移民和商人被杀。几天之内，被杀的德国移民和商人达到一百五十人。当时暴动的中心奥卡汉贾，一开始即被赫雷罗人所包围，白人居民逃到堡垒里躲避。在奥马鲁鲁，类似的情况也广泛出现。从温得和克的一次出击并没有解除对奥卡汉贾的包围，然而在1月25日奥卡汉贾之围终于被来自斯瓦科普蒙德的分队解除了。从邦德尔斯瓦茨地区来的军队用了六天的时间乘马北进，到达温得和克，经过2月4日的剧烈战斗之后，又急奔奥马鲁鲁解围。在赫雷罗兰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剧烈的战斗，甚至远在北方的奥万博人酋长内夏勒也带着五百部族人袭击在纳木托尼的堡垒，防守堡垒的只有一名中士和五个士兵，他们成功地击退了这次进攻。洛伊特魏因和邦德尔人匆匆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于2月中旬到达赫雷罗兰。他的部队由于炮舰“哈比希特号”的海军远征队的到来而加强。他们分成三队，主力纵队从奥卡汉贾向东北方向推进，西翼纵队向北推进，东翼纵队从戈巴比斯地区向北推进。赫雷罗人的主力部队则从奥卡汉贾沿着斯瓦科普河上游河谷向东北方向移动，在这里他们与瓦特伯格的赫雷罗人派出的分队汇合。德国侦察分队和赫雷罗人发生小规模遭遇战以后，分别于4月9日和4月13日在翁甘热拉和奥威姆博（见图19）第一次打了两场大仗。巴斯塔德人和威特布伊人作为德军的辅助部队参加了这些战斗，这是有意义的。在翁甘热拉，德国人估计赫雷罗人的士兵可能是德军的七倍。赫雷罗人在翁甘热拉的伤亡包括在战场上阵亡的八十人，德国的损失是两个军官和两个士兵死亡，还有一个军官和六个士兵受伤。在奥威姆博，德国的损失略多一些。在大部分遭遇战中，赫雷罗人的伤亡一般都比德国人多，因为德国人除了约七百支步枪外，还拥有十二门野战炮和六挺机枪，而且弹药供应几乎是源源不断。^②

^① 巴斯塔德人(Bastard)兼即巴斯特人(Baster)。——译者

206 ^② 要了解赫雷罗战役中这几场战斗和其它战斗的细节，可参考《德国军队在西南非洲的战斗》，柏林版，(1906)，第一卷《对付赫雷罗人的战役》（根据大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历史战事科编辑的官方材料）中德国官方的报导。

奥威姆博之战以后，据洛伊特魏因记载，赫雷罗人是十分优秀的战士，远远胜过熟悉他们的那些人的估计。赫雷罗人甚至在密集的机枪火力面前也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洛伊特魏因得出结论说，“除非敌人打完了他的最后一颗子弹，否则战争就不会结束”。而且，他认为那时（1904年4月中旬）德军的力量还不足以平息暴动，不可能一下子与全部赫雷罗部队交战，因为后者至少拥有五千支步枪。包围也不可能；赫雷罗群众，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约有五万人。而且，由于斑疹伤寒流行，德军力量已被大大地削弱；在赫雷罗战役期间，德军中因病致死的321人中，有289人死于斑疹伤寒。德国皇帝下令在这次战役中暂时停止战斗，直到更多的援军从德国到达。

这一间歇，使赫雷罗人有时间向北撤退到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西部边缘的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这里虽然大都缺水，但可以得到质量好的淡水，东部还有开阔的旷野。德国侦察兵从戈巴比斯地区报告，有几小队赫雷罗人向东前进，已经越过了“差不多没人看守的”英国（贝专纳）边界。但是，赫雷罗人的主力还没有转移到贝专纳。塞缪尔似乎有意要在瓦特伯格地区决一胜负，在这里他可能得到坎巴森比部落的全部战斗力。德国在北部格罗特丰坦的小部队不足以构成严重的危险。所以大队的赫雷罗人和牲畜能够从容不迫地沿着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前进，不受德军的骚扰。

冯·特罗塔战役

在这期间，洛伊特魏因的报告使德国国内弄清楚了这个保护国的严重局势。过去对敌人的力量及勇气估计太低，因而德国内阁决定派洛塔尔·冯·特罗塔中将负责一切军事行动；那时他已56岁，从1866年战争和1870—1871年战争中他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作为1900年远征中国的派遣军头目和1894—1897年间德国在东非的司令官，他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付暴动者，因而十分出名。

冯·特罗塔于1904年6月中旬到达西南非洲，以总司令的身份在这个保护国内宣布全境戒严。他把民政事务留给洛伊特魏因管理，而他自己则在军事上为对付赫雷罗人的战役的第二阶段作准备。暴动开始时，德国在这个保护国的军事力量是30名军官和729名士兵。从德国派来的援军使德国军事力量在6月底增至约400名军官和6,000名士兵，^①此外，在殖民者当中还有预备役军人，还有雷霍博斯人和威特布伊人为德军提供的辅助部队。冯·特罗塔的计划是促使敌人进入唯一的一场决战，决战的最好时机似乎是在八月初，那时赫雷罗人的部队正集结在瓦特伯格稍偏东南的哈马卡里河床的洼地上（见图19）。8月11日，瓦特伯格（或哈马卡里）之战的头一天，冯·特罗塔的部队共有16

^① 见所引施瓦贝著作，第226页和第232页。

个步枪连，约100名军官和1,500名步枪兵，此外，还有配备30门野战炮的炮兵连和配备12挺机枪的机枪连。在瓦特伯格西面和北面安插的德国分队要防止赫雷罗人可能从这两个方向退却；只有东面丛林密布的地方没有德国的牵制部队。

在前一天的整夜里，德国尖兵部队向哈马卡里移动，和赫雷罗人的前沿哨所发生接触。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45分，威特布伊人的侦察兵与赫雷罗人的主力部队发生接触，战斗于是打响了。为自己参加这次战斗的经验留下记录的德国士兵提到，要发现藏在稠密的灌木草原里的敌人是极其困难的。差不多整个上午，只要一看见一小组人，敌对部队双方就互相射击。可是，戴姆林上校在下午带领突击队发动进攻以后，赫雷罗人的酋长们决定通过没人防守的密林向东南方向逃走；大卷大卷的尘烟表明，大部分赫雷罗群众也卷入了这次转移。赫雷罗人没有进一步反抗。塞缪尔和他的一伙人向东方的沙地裴勒得草原仓促撤退，跟随他们的是携带着牛群和家当的大队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拼命向贝专纳边界逃跑，行程约有200公里。看来，塞缪尔和他的一伙人总算在艾塞布和埃普基罗奥穆兰巴干河床的水坑找到了水，但是，尾随而来的几千人发现这些水坑干涸了，拼命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找水的努力都不起作用。因渴致死成了几千赫雷罗人不可避免的命运。

人们可能想知道哈马卡里之战以后，德国人没有马上追击，这对赫雷罗人来说是否由于幸运。德军为了接近敌人而进行的长途行军，数不尽的半夜警戒和最后一仗早已使他们筋疲力竭，无法追击在逃的敌人。显然，他们没有用于追击的后备部队。因此，战斗结束后的第一天被宣布为德军的假日，这使得赫雷罗人能够深入沙地裴勒得草原。德国人的伤亡是：5名军官和21名士兵阵亡，7名军官和53名士兵受伤；这是德军在西南非洲历次战斗中最大的一次伤亡。赫雷罗人在这场战斗中的损失无法知道。随着冯·特罗塔1904年10月20日的声明而来的是赫雷罗人无法抗拒的灾难。声明说：“赫雷罗人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他们不离开，我就要用大炮筒强迫他们离开。在德国边界以内，每一个赫雷罗人，不管带枪还是不带枪，都一律要枪杀。我不再收容妇女和儿童，我不是把他们赶回到他们的人那里，就是让人枪击他们。”在赫雷罗兰的沙地裴勒得草原和山寨里，当德国的追击小队或巡逻队碰上小群或单独的赫雷罗族和山地达马族男人、女人和儿童时，他们残忍地执行这项命令，为不人道的大屠杀创造了可怕的记录。但是，这个行动引起了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强烈抗议。罗尔巴赫说：“在我们的官兵当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强烈的抵抗，反对死硬地服从这项血腥的命令”。^①大家都知道，威特布伊族部队是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的，因此，他们被冯·特罗塔送到多哥和喀麦隆境内那些十分可怕的种植园。

^① 见上引罗尔巴赫的著作，第351页。

即使德国的追击部队由于缺水不能深入沙地裴勒得草原,在那里,干渴同样会置赫雷罗人于死地。分成一小队一小队的赫雷罗人幸而到达了在逃的大队群众所走的一般路线 209 以外的水坑;“清除”这些人的工作被留给了后来自己运水的德国巡逻队。为了防止赫雷罗人回到赫雷罗兰,冯·特罗塔建立了一条封锁线,从西北方的奥奇托起,到东南方的埃普基罗奥穆兰巴干河床的奥奇纳曼冈比止。^①在封锁线附近的水坑,都有人防守或者是放了毒药,但似乎还是有许多赫雷罗人越过封锁线回来了。约六个月以后,德国部队放弃了这条封锁线。携带野战炮的巡逻队深入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搜索,直到1904年10月底为止。当时冯·特罗塔给柏林打报告说:“自瓦特伯格战役以来,我们和敌人的战斗表明,赫雷罗人已丧失所有的决心、组织上的团结和最后的抵抗力。这些半饥半渴的伙帮是一个不再希望拯救和复兴的民族的最后残余”。^②冯·特罗塔彻底完成了他在北方的军事任务。

霍屯督人的起义

但是在南方,其它的战云正在积聚。亨德里克·威特布伊在他八十岁的时候高举起义的旗帜。他曾经完全忠于德国人达十年之久,他之所以决定反对德国人,真正的原因恐怕永远不会被人确切地知道。他的儿子塞缪尔·艾萨克后来说,这是因为贝专纳的“先知”施图尔曼的影响,他启发了亨德里克的神秘品性,使他相信反对德国人一定可以成功。其它原因可能与赫雷罗战争有关。在跟随德国人的威特布伊支队里当兵的人,有些开小差跑了,他们向亨德里克报告说,德国部队在瓦特伯格并没有得胜,赫雷罗人已“突围”到达沙地裴勒得草原。他们还说,德国的新兵都是生手,绝对比不上那些老兵;又说,冯·特罗塔将军很残酷无情,赫雷罗人正在被消灭,冯·特罗塔已接任总督。大约在这个时候(1904年10月),新来的德国部队相继在卢得立次湾登陆,并在南方执勤,有谣言说,冯·特罗塔要象消灭赫雷罗人一样,着手消灭纳马人。这简直叫亨德里克这位老战士受不了。但是,在他给洛伊特魏因的措词相当含糊的信里,亨德里克提到他为什么起义,对他给德国人提供几个支队从而使他参与了屠杀许多非洲人一事感 210 到极其后悔,这些非洲人并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地方。他在上帝面前可能很快就要作的交代是很多的……。^③

^① 见上引大陆军参谋本部第一科的著作(1906)中第8图,“瓦特伯格战役和追击赫雷罗人略图”。关于奥奇纳曼冈比,见图19。

^② 见上引施瓦贝的著作,第300页。

^③ 见上引洛伊特魏因著作,第457—458页。

1904年10月3日亨德里克向德国派驻各地区的专员送去了宣战书，纳马兰境内所有的其他霍屯督人酋长，除了贝塞巴的戈利亚思外，都参加了他的行列。雷霍博斯人仍然忠于德国人。在纳马兰中部发生了几起谋杀白人的事，对妇女、儿童也不宽恕。德国部队从赫雷罗兰迅速南下，到11月底，约有10个连和3个炮兵连在战场上对抗霍屯督人。

然而，在纳马兰的战斗与在赫雷罗兰旷野的战斗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在纳马兰中部和南部，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所看到的，地表是断裂的，具有无数的山脊和高山的特点，对此霍屯督人十分熟悉，他们长期以来就极其巧妙地利用这些地形来设置伏兵和圈套，而这是大部分德国部队所不习惯的。而且，他们当然还熟悉水泉的位置；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边缘还有纳马人习惯于藏身的地方。因此，不可能有“瓦特伯格决战”，只能有一系列巡逻队规模的小遭遇战，凡适应这种环境作战的较小部队往往占优势。所以，几乎没有阵地战，往往一连几个星期敌对双方的游击部队都没有真正接触。亨德里克·威特布伊本人是霍屯督人抵抗精神的灵魂。然而，1905年10月，霍屯督人暴动开始后刚过一年，在距现在的策斯火车站东南几公里的法尔格拉斯发生的一场小战斗中，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的臀部被击中，由于流血过多，不几天就死去了。

1905年11月27日，亨德里克的儿子塞缪尔·艾萨克和费尔德舍恩德拉格尔的酋长汉斯·亨德里克向德国人投降。虽然这是威特布伊战役的终结，但在战场上还有其它部族的部队。1905年12月1日，红族的酋长马纳塞·诺里西布在阿米努伊斯附近阵亡，接着他手下约250人也投降了。贝塔尼的霍屯督人的酋长科尼利厄斯在泰拉斯山脉山岩陡峭的地方坚持了许多个月，但最后被福尔克曼上尉于1906年3月3日所俘虏。德国皇帝打电报给福尔克曼，授予他带剑的三级十字勋章，从而使大家都知道科尼利厄斯已失败。

但霍屯督人的暴动依然没有结束。在南方，洛伊特魏因于1904年1月匆忙地把和平强加给邦德尔斯瓦茨人之后，邦德尔斯瓦茨的逃亡者雅各布·莫林加和莫里斯兄弟于1904年7月结束他们在好望角的逃亡生活回来了。就在这年11月，他们聚集了足够的拥护者，袭击了德国在瓦尔姆巴德的守备部队，使德军蒙受了严重损失。1905年1月，莫林加带领五百至八百步枪兵在克特曼斯霍普东南大卡腊斯山脉的高原建立据点，在这里他可以从他在纳鲁达斯的总部出发，劫掠邻近的低地，一连几个月不断地袭击德国哨所和守备部队。1905年3月，德军进攻他的据点，暂时把他赶走。但是，他仍然坚持游击战，直到1906年5月4日他在范一罗依斯弗雷战败；他的部队被打散，他自己头部和颈部受了伤，只好越过英国边界向比西普尔特的英国警察投降。第二年，他在和开普殖民地警察搏斗时，被枪弹打死，从而结束了他的一生，霍屯督人暴动的最后阶段在大菲什河和奥兰治河的狭谷里终结，邦德尔斯人的酋长约翰尼斯·克里斯琴曾在这里坚持抗击德国部队，直至1906年10月他提出和谈时为止。通过西里西亚人帕特尔·马利诺夫斯基

的调解，他与戴姆林少将的谈判自然存在着困难，需要无限的耐心。1906年12月21日，约翰尼斯·克里斯琴和他的头人们到乌卡马斯签订和约；双方根据条约约定：邦德人必须服从德国的统治，交出全部武器弹药；德国保障他们的生命及自由，并在瓦尔姆巴德、加比斯、德莱和克及沃特尔等地给他们划定“地区”作为居住地。12月23日，帕特尔·马利诺夫斯基在传教团的教堂里为德国人和邦德人做礼拜。上尉参谋冯·哈根记载说：“在教堂里和所有这些曾经和我们作战三年而且曾经杀死我们那么多可爱的伙伴的人坐在一起，是一种异常的感受。”^①

除了与小股孤立的霍屯督人发生几起小战斗外，暴动终于平息了。1907年3月31日官方正式宣布和平。为了恢复西南非洲的和平，在军事上动了一个师的兵力，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在财政上耗费了四亿五百万马克。温得和克部队纪念碑，表彰了霍屯督人起义期间在战场上牺牲的1,626名德国士兵以及那些被杀的移民。^②

暴动的后果

从某些方面说暴动的后果，是既在眼前又很深远的。白人移民对非洲人的长期恐惧已消失：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为建立一个“新德国”——“海外的祖国”——的道路是畅通的。1905年11月冯·特罗塔离开这个保护国，由弗雷德里克·冯·林德克维斯特博士接任总督，他是这个保护国第一个非军人总督。这位新总督遵照帝国首相的训令，撤消了冯·特罗塔关于灭绝赫雷罗人的命令，呼吁仍然留在战场上的赫雷罗人出来，放下武器并接受德皇的宽恕。“在不太晚以前，快出来吧，赫雷罗人！”据说，这一号召产生了奇迹。过了几个月，战俘营里约有二万赫雷罗人，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男子。男人们放下了武器，被送到铁路、矿山、或农场做工，这样，和平又来到西南非洲的北部。但是，这是一种不同的和平；现在，整个赫雷罗兰都归属于德国政府，白人移民可以得到充足的土地。然而，灭绝赫雷罗人的命令的全部意义到现在才被人认识。冯·特罗塔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消灭赫雷罗人。任何谋求与赫雷罗人和解的建议（事实上有些赫雷罗酋长曾提出过“试探性的建议”）都被轻蔑地拒绝。赦免男人的生命，以满足暴动后劳力的需要；赦免牲畜，以便重新充实农场；等等建议同样受到轻视。好象所有士兵只看到令人无上满足的歼灭敌人的军事高潮。一个死去的赫雷罗人是个好赫雷罗人，因为他再也不能起来暴动了。罗尔巴赫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大错误来描写。他说：“认为交出武

^① 见所引欣特拉格著作，第72页。

^② 见所引欣特拉格著作，第73页。

器、让几千德国军队驻扎在这个国家之后，旧的部落组织，就可以恢复，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合理的。”^①其后又补充说，摧毁敌人的抵抗力量，在军事上是稳妥的，但是，真正消灭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却是灾难性的。^②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几乎没有牲口去充实农场，劳动力也缺乏。正如洛伊特魏因记载说：“对这个殖民地的三种经济财产，即采矿、农牧和土著劳动力，我们却以几亿马克和几千德国士兵的代价，毁灭了第二种的全部和第三种的三分之二。”

新的土地情况

在这三年当中，暴动在土地所有制和种族关系上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暴动前，在1903年底，据估计，这个地区的土地大致分属以下四种主要所有者：

- | | |
|-------------|---------------|
| 1. 非洲土著 | 31,400,000 公顷 |
| 2. 特许权公司 | 29,175,500 公顷 |
| 3. 政府（皇室领地） | 19,250,000 公顷 |
| 4. 移民 | 3,684,500 公顷 |
| | 83,510,000 公顷 |

在埃托沙潘盐沼以南土著占有的土地中，最大的地区约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万公顷），属于赫雷罗兰的赫雷罗人。温得和克以南最大的纳马人部落区是邦德尔斯瓦茨人的（四万平方公里），以下按面积大小依次是，贝塔尼的霍屯督人（二万）；威特布伊人（二万），费尔德舍恩德拉格人（一万五千），西门一岸珀一霍屯督人（六千），红族（五千）。在弗兰斯丰坦的属于兹瓦特布伊族的北方霍屯督人小部落和塞斯丰坦的托普纳尔一霍屯督人共占约二万平方公里。雷霍博斯的巴斯塔德人占据约二万平方公里，在东南部哈苏尔周围的维兰德一巴斯塔德小部落占有二万平方公里。在埃托沙潘盐沼以北是奥万博兰的大片土地，估计约十万平方公里。^③从这些地区里减去某些公司的土地所有权和已出售给白人的土著土地（共约二百二十万公顷），非白人的土地总面积在1903年时属于三千一百五十万公顷这一级。

暴动以后，政府没收了赫雷罗人的一千万公顷土地和所有那些曾参与1904年至1906年霍屯督人暴动的纳马部落的土地。没有触及忠诚的巴斯塔德人及贝塞巴一霍屯督人的土地；暴动的霍屯督人被没收的土地面积约一亿多公顷。对奥万博兰及欧科范果河以南

① 见所引罗尔巴赫著作，第360页。

② 同上，第352页。

③ 暴动以前，几乎没有做什么测量工作，这里所列的面积只是粗略的估计。

的部落并没有涉及。人们认识到，由于消灭了大部分赫雷罗人，这些北方部落将是未来的白人新移民的农场里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特许权公司

特许权公司是暴动以前第二位占有大量土地的所有者，这几次起义对它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却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公司要求德国国会付出一千一百万马克以补偿他们的租户在暴动期间所蒙受的损失，这一不合理的要求和新的移民情况，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公司对开发这块殖民地无能为力这件事上。正如我们在第八章里所看到的，这些公司的历史，是从创办德国西南非洲殖民公司（1885年）开始的，其目的是接管吕德里茨取得的土地并开发这块殖民地。保护国建立以后，政府的政策转向开发这一地区的矿产及其它资源，为了这个目的，鼓励外资公司被认为是必要的。1892年开普敦一家自称为“西南非洲公司”的辛迪加申请“达马膳兰特许权”，以开发奥塔维的矿产资源，政府欣然批准了这一申请，并同意拨给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土地。这家公司得到政府的许可，便在第二年向德国西南非洲公司买进考科裴勒得大块租让地，这块租让地是德国“考科地产矿业公司”名下所有的，面积十万五千平方公里。

在西南非洲的南部，私营的美国卡拉斯科马辛迪加于1889年买下了邦德尔斯瓦茨人、费尔德舍恩德拉格尔人和斯沃特莫特—霍屯督人（克特曼斯霍普）的全部土地，但是政府并没有批准这桩买卖的全部，可是，在1892年却给了这家公司五万平方公里的租²¹⁵让地，条件是这家公司必须从卢得立次修筑一条通向内地的铁路。因为这条铁路没有完成，这家公司所得的土地份额被减少到一万二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由这家公司挑选，供作农场出售。这家辛迪加挑选了最好的耕地，获得了可以获得淡水的最好的地方，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邦德尔斯瓦茨人暴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其它租让地，包括政府从温得和克以北和东南的“利益区”内拨给（德国）移民公司的二万平方公里的皇室领地，以及拨给西南非洲公司的子公司——汉撒地产公司的一万平方公里土地（本来属于考亚斯—霍屯督人）。

暴动前，拨给特许权公司的土地总面积约为二千九百五十万公顷。其中约二千四百万公顷是考科裴勒得和纳米布的不毛之地，不适合于移民，其余五百五十万公顷的土地中，卖给移民的只有三万二千五百公顷。拿这个数目与移民向土著买下的二百二十万公顷的面积和向政府买下的一百一十六万公顷比较，不难看出这些公司在鼓励移民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们的要价很高，似乎是囤着土地，待价而沽。

在德国，公众对这一情况的反应是激愤的。在国会里，1907年关于殖民事务的辩论集中在这些特许权公司的贪婪上，接替年迈的殖民总监霍恩洛厄亲王担任殖民大臣的伯

恩哈德·德恩堡敦促指派一个帝国委员会对所有殖民地特许权公司的种种妨碍移民发展的有害行为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建议举行合同谈判，由政府向这些公司重新买进地产权，但是有些公司的固守自卫立场使谈判进展迟缓，遇到困难。

委员会所取得的直接结果，是在一些迫切问题上与这些公司达成了协议，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包括：(1)保证移民能够按一般的时价买进公司的土地；(2)这些公司应该以地
216 价税和营业税的形式，向国库交还一部分它们土地增值的收入；(3)接受对闲置土地征收已增加的地价税的措施，以确保大众的利益。^①

暴动后，政府没收了土著的土地并和特许公司达成协议，结果，发觉自己拥有四千万六百万公顷土地，可以自由而不受约制地出售给移民。

1905年11月冯·特罗塔离职，冯·林德克维斯继任总督，他把丰富的行政经验用于有步骤移民的问题上。他首先给各地区的官员发出一个通报，征求他们关于出售农场和小片土地的意见。他从他们提出的意见中，归纳为这样几个原则：(1)在北部及中部地区，农场的大小一般应为五千公顷，在南部地区则为一万公顷；(2)耕作单位一般必须是长方形的；(3)农场凡是临河的，其边界不得超过河床的中心线；(4)林区、牧场区或灌溉工程所需的土地不得出售给个人。

同时还规定，首先，只有那些符合于移民定居条件的土地才可以用于移民。缺水的地方则留待以后再说。为了迅速移民，眼下空闲的赫雷罗兰尤其应该予以考虑。

在后来的移民备忘录中，总督提出了新的移民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必须有良好的供水，良好的交通，必要的测量以及根据优惠条件给移民分配土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移民要特殊照顾，赠给移民的箴言是在美国采用过的那个格言：“自己动手。”

白人移民的复兴

和平在西南非洲得到保证，移民可以得到大量而价廉的政府土地。但是，这两件事并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使移民和出售的土地数量有显著增长。1904年暴动爆发时，西南
217 非洲白人男子的总数是2,804人。1906年这个数目增至4,842人，主要是由于武装部队的增加。1907年，白人男子的数目增加了57人，共4,899人；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人数约增加了300人，达1,079人。1907年年中，即将退伍的士兵的名册表明，有318人要留在这个地方务农，570人当工匠，4人当公务员，5人当商人。1907年初，全境各地探询农场情况或申请购置农场的共有199起。

对于购买皇室领地开办农场，政府作了某些规定。这些规定包括：(1)移民必须住

^① 国会的亏损，II。立法期间第二次会议，第273卷，第1406、1407页〔H·O·冯·舍伦巴赫曾在1926年柏林版《世界大战前德国对西南非洲的移民》一书第39页中引用〕。

在他买下的土地上，对它进行开发；(2)出售给每个移民的土地不得超过二万公顷；(3)每公顷的价格在20分尼^①与1马克之间，对退伍军人及政府公务员则例外，如果他们的资金少于二千马克，那么他们只须付一般价格的一半；(4)第一期分期付款只是售价的十分之一，以后连续五年不用付款，五年以后逐年分期付完所余的十分之九的售价；(5)移民未经政府许可，在拥有土地不满十年之前或全部售价不曾付清之前，不得出售农场。

这些条件被认为是合理和稳妥的，但是，尽管付款条件似乎不苛刻，还是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头三年里，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从农场得到财政上的收益，一家四口，再加上四、五个土著劳力和必须的设备，就得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经验表明，安排一个五千公顷的农场，所需的成本要达到二万马克左右（一千英镑），一个二万公顷的畜牧农场需要不少于五万马克的成本。有了这样大一笔资金，在德国经商的机会是很多的；殖民地的光明前景还不足以吸引大量的移民。

但是，牲口不足比缺乏资本更为严重。在畜牧区，每年出售一百至二百头牛，从中可以得到一万至二万马克（五百至一千英镑）的总收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二百至四百头母牛。甚至在暴动以前，当赫雷罗人约有五万头牛而白人移民有多得多的牛时，用来繁殖的母牛还是很缺乏的，因此，战争赔偿委员会主席罗尔巴赫说：“我不相信1903年底在整个北部地区能够毫无困难而不愁大涨价地向经纪人、商人或畜牧场主买进一千头母牛犊。”^②他还补充说，迅速移民肯定是不可能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年几十²¹³户。如果1903年的情况确实如此，那么，1907年的情况就更为紧张了。在暴动的最初阶段，白人移民的大部分牛群都被赫雷罗人抢走了；暴动结束时，几乎所有赫雷罗人的牛群都死在沙地裴勒得草原上，或者说实际上被毁灭了。只有三千头左右被德国的突击队作为战利品拿走。因此，暴动后牲口的情况不仅令人气馁，而且不容许迅速移民。如果暴动前为了获得繁殖用的母牛而需要打“一场战争”，那么，正如罗尔巴赫所说，整个西南非洲为重建畜牧业所必需的现有母牛数目就极其不足。只有在巴斯特地区及奥乔与格罗特丰坦周围的北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巨大变化。

在进一步探索暴动后移民发展情况之前，不妨回顾一下1903年即暴动爆发前不久时土地占有的状况。从可以证实的材料看，到1904年1月，政府从皇室领地中向移民出售了148个农场，租出了一个农场，这些土地的面积是一百二十万公顷。特许公司出售了37个农场，约50个“园艺场”（每个约为1 $\frac{1}{2}$ 公顷），出租了约45个农场，它们的总面积约为二百八十万公顷。出售给移民的土著土地约有八十万公顷，构成220个售出的农

^① 分尼是德国辅币，是马克的百分之一。——译者

^② 见所引罗尔巴赫著作，第327页。

场和8个租佃农场。^①小块的园地姑且不论，光是这样我们就发现暴动前移民购买或租佃的农场约有458个。在1904年和1905年，当然不会有土地买卖，但是，在1906—1907年度，^②当和平重新降临赫雷罗兰时，政府出售了17个农场，总面积约九万公顷。

在德国统治的整个期间，移民最迅速的时期是在1907年至1909年，那时西南非洲的白人人口从1907年初的8,200人增至1909年底的14,000人，这主要是由于从德国迁入了移民。在这些年里，西南非洲的德国人口从4,900人增至10,200人，而其它国籍务农的移民则从640人增至约1,400人。从1907年5月至1909年4月这两年里，出售给新移民的农场达383个，此外，出租的达33个。在这两年内，出租和出售的土地达3,650,000公顷；1907年，出租和出售的土地大部分位于奥马鲁鲁、温得和克、奥卡汉贾和格罗特丰坦等北部地区，但是在1908年，南部的纳马兰地区也和北部那些地区一样受到惠顾。次年，即1909—1910年度，白人移民显著减少，出售的农场下降至112个，出租的38个。在以后三年里，即1910年至1913年，每年出售的农场平均98个，出租的42个；在这三年中，务农的移民从1,389人增至1,587人。

直到1913年4月登记结束时，我们发觉出售给私人的农场总数共计1,223个，出租的共计108个，这些农场的总面积约为13,400,000公顷。除此以外，还有517块佃户小块自耕地，占面积4,445公顷。值得注意的是，售出的和租出的农场绝大多数位于奥马鲁鲁（175）和格罗特丰坦（173）地区，以下依次是温得和克（138），戈巴比斯（108），雷霍博斯（108）和奥卡汉贾（103）地区。在纳米布地区的农场为数最少，在卢得立次湾地区有16个，平均面积约22,000公顷，在斯瓦科普蒙德有6个，平均面积约8,600公顷。然而，必须注意，在卢得立次湾地区的16个农场中，只有4个实际上有人居住，在斯瓦科普蒙德地区却只有2个。

就售出的和租出的耕地面积而论，拥有最大面积的地区是温得和克（16,000,000公顷），克特曼斯霍普和吉贝翁（各为1,200,000公顷），而在瓦尔姆巴德和奥马鲁鲁，售出和租出的耕地面积仅略多于1,000,000公顷。暴动后移民的过程和速度似乎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牲畜，尤其是牛的供应情况。其它因素包括运输和交通。1902年斯瓦科普蒙德—温得和克铁路完工，紧接着铁路沿线的耕地就被占有，在卡里比布、奥卡汉贾及温得和克地区尤其如此。罗尔巴赫指出，农场主使用的土地与铁路的实用距离极限大约是150—200公里，这个距离在现在来说是过分的，但在殖民初期却是过得去的。就乘牛车赶牲畜来说，比这大得多的距离也是常事，但是，要运送容易腐败的产品，情况就两样了。不仅如此，还必须想到几乎所

^① 见所引冯·舍伦巴赫著作，第122—124页。

^② 财政年度到4月为止。

有的建筑木材、大量的粮食供应以及机器和铁制品都得从外地进口，离铁路每远一公里就得多增加一分成本。

因此，在有利于畜牧的、当地条件又便于交通运输的地区，移民事业就发展得最快，这是不足为奇的。移民在这些地区买下农场以后，就等着发展运输了。这样，建筑铁路便具有新的意义：1906年奥塔维—楚梅布铁路的完工，似乎鼓励了人们向奥马鲁鲁和奥奇瓦龙戈地区移民。1908年格罗特丰坦支线的开辟也进一步鼓励了移民。

在南方，大家于1908年已看到卢得立次—克特曼斯霍普线通车，1912年温得和克—克特曼斯霍普线的通车又进一步鼓励人们向纳马兰中部移民，虽然在南非以及德国的观察家，都极其怀疑把这条铁路线从泽海姆向南延长180公里至卡尔克丰坦是否主要为了经济发展。

金刚石的发现

1908年人们在卢得立次湾附近的纳米布沿海地带预期地发现了金刚石，这一发现有中断移民事业发展的危险。然而，从各行各业的白人移民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批奔赴现场的所谓勘探者和采掘者，被殖民地事务大臣赫尔·德恩堡的决定制止了，他恰好在发现金刚石的时候访问西南非洲。德恩堡的意见是要把金刚石矿藏（很快就有人探明这些矿藏是沿着海岸的狭长地带向南分布，直到波莫纳）置于政府指定的公司手里，不得向私人采掘者开放。德恩堡回德国后，帝国首相发布命令，把南纬 26° 线至奥兰治河一带划为禁区；禁区宽100公里。在这个禁区内，金刚石的开采完全由德国西南非洲殖民公司负责，金刚石的销售则由柏林“西南非洲保护国金刚石专卖局”负责。由于金刚石的产量从1908年的38,000克拉增加到1913年的1,500,000克拉；每克拉10马克（后来又改为柏林金刚石专卖局认可的价格的三分之一）的出口税，使税收日益增长。从1908年至1913年，金刚石总产量约为五百万克拉，为国库提供了六千万马克的进款。

德恩堡剥夺移民在他们的第二故乡里开采金刚石的权利，在这块殖民地引起了以德恩堡的极大反感；在这一阶段里，要估计这种反感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似乎是无益的。到1910年底，反对向这些公司“献礼几百万马克”的情绪在国会爆发了，以至深受爱戴的总督冯·舒克曼斯被迫辞去他在西南非洲的职务，德恩堡也被迫辞去殖民大臣的职务。金刚石的采掘可能帮助了移民渡过1910年至1911年和1912年至1913年的严重干旱，但是，“采掘者的幸运”是否会象南非殖民地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妨碍移民开发自己的农场？这也很有可能。不过，在1909年以后，给税收增益的六千万马克金刚石税除了开支以外仍绰绰有余，这还是这块殖民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从而使得政府可以把钱自由地花在增进移民福利的措施上。有经验的内阁成员古斯塔夫·福格茨表白了政府的态度，他于

1910年谈到金刚石税收时说：“我们的座右铭必须是：供应水，低的铁路运费和进口繁殖用的牲畜。”在殖民地的呼声则是“我们必须把金刚石变成水”，因为大家认识到这个殖民地的主要支柱不是矿产而是农业，尤其是畜牧业，对此新任的总督赛茨于1910年接受任命时^①就毫无保留地予以赞同。

把金刚石变成水

但是，即使有经费，要在西南非洲获得地下水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钻井失败不免要浪费许多资金。在殖民初期，农场都是尽可能设在河床附近，虽然河床表面一般都干涸，但是仍然可以指望河床里深不及50呎的水井供水。在1893年至1895年间，这样的水井提供了二千七百万公升的水。在后建的农场里，往往由于没有河道，打井往往不很成功；在1896—1907这几年里，供水量达到一亿七千万公升这一等级，但是，必须回顾一下（见表5），除了1900年度到1902年度那三个季度以外，这几年都是雨水好的年份，地面积水相当富裕。在这几年里，就连小水坝也能储备可供几个月的用水。

222 1907年在温得和克成立了一个水利部，由政府的一位工程师负责，此外，还制订了在西南非洲开辟水源的组织计划，组成了两个钻井队，北方钻井队总部设在卡里比布，南方钻井队总部设在奎比斯。在1907年至1908年间，在已钻出的142个钻井中，具有经济价值的（即每秒出水5公升），在南方占61%，在北方占50%。由于1910年3月在奥布河谷发现了自流水，钻井每年出水量的总数当然急剧上升。在1909—1910年度里，新钻井每天出水5,184立方米，足够216,000人或162,000头牛或864,000头小牲畜之用，但不幸的是，这些水大部分局限于奥布河谷，这个殖民地的其它地方却得不到，而这些地方曾在1910年至1911年间经历了记忆所及的一次最大的干旱。在这次旱灾期间开凿的144个钻井中，实际上可用的只有76个。1911年，运进这个殖民地的私人钻机共12部，大都来自美国，但是到了1914年，政府和私人的钻机已跟不上移民事业的发展，虽然有人断言它们的成果可与毗邻的南非相媲美。

暴动以后的七年里，120部国有钻机和85部私人钻机共钻井1,680个，其中有984个具有经济价值，每秒出水约4,920公升或每日7,855立方米，足够295,000人或221,000头大牲畜或1,180,000头小牲畜用。有人发表意见说，这些成果虽然和英属南非的一样好，但是，如果使用更多的新式钻机，成果无疑要大得多。^②

^① 见斯引欣特拉格著作，第140页。

^② 见斯引欣特拉格著作，第140页。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金刚石税收的另一个用途，那就是改善这地区牲畜的状况。暴动以后，牲畜数量的增长是显著的。牛从53,000头增加到206,000头，并用进口的各类品种的公牛与本地的母牛杂交。食用羊和山羊从205,000头增加到958,000头，虽然德恩堡说了许多诋毁甚至是侮辱山羊的话，^①但是，它们在西南非洲的经济中却具有很大的价值。美利奴羊^②在这里并没有真正兴旺起来，但在这七年里却从3,500头增加到53,500头。1907年总督冯·林德克维施特引进两头卡拉库尔公羊和10头卡拉库尔母羊，后来又进口了其它各种羊，1914年从这些羊繁殖出来的卡拉库尔羊，纯种的增加到1,165头，杂交的增加到21,000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发展对当地以后的经济繁荣将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采矿方面，增产的主要是金刚石和铜。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看到的，金刚石的出口价值从1908年的五万一千马克增加到1913年的五千九百万马克，出口所得可以满足这一地区的行政开支。至于军事机构的开支，则由帝国国库支付。楚梅布出产的铜加上卡恩矿区以及奥恰桑加蒂（见图19）出产的为数不多的铜，总值从1906年的四万七千马克增加到约八百万马克。西南非洲的出口主要是金刚石、铜、牛、牛皮和毛皮、安哥拉羊毛和鸵鸟毛；出口值从1907年的约一百五十万马克跃增到1913年的七千七百万马克。

国家一般的收益从1910—1911年度的一千七百万马克（八十五万五千英镑）增加到1914—1915年度的二千三百万马克，帝国国库为了支付军事机构的费用拨出了一千四百万马克。1914—1915年度的开支，一般的支出达到一千六百万马克，非常的支出达到一千四百万马克。

制造业发展缓慢。1914年，机制企业包括四个机械厂，两个铁路设备厂，一个车辆厂，两个电器厂和一些小型企业，其中包括一个著名的啤酒厂和两个白兰地酒厂。

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能够相应地配合白人人口的增加。1914年有学校23所，共有白人学生775人。较大的城市还设有诊所或医院，在这些机构里服务的有27名医生和27名红十字会护士。来因传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传教团设立了35个传道站和无数的分站，在这些单位服务的有七个天主教神父，六个福音堂传教士，一个德国北部革新教会牧师。在德国人的文化社团中，1914年在温得和克成立的有24个。司法行政由五个地方法院和一个高等法院管辖。1914年整个军事机构包括兵力约1,967人的殖民地部队和500名骑兵营²²⁴

^① 见斯引欣特拉格著作，第140页。

^② 美利奴羊(Merino sheep)是西班牙产的一种羊，以盛产优质羊毛著称。——译者

察，此外，还辅以只携带手枪或佩剑的370名土著警察。

对西南非洲的发展所作的扼要总结，几乎只涉及白人的福利和成就。然而这本书的主题是这块领土的人文问题，它涉及到所有居民——白人和黑人实在的和潜在的成就，因此我们必须谈一谈黑人和白人的关系。

第十一章 黑人和白人的关系

22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已经是一个具有差不多整整三十年殖民历史的国家，西南非洲是它的第一个殖民地。战争结束时，它受到谴责，说它不适合于统治土著民族。这块殖民地的前途部分取决于当时的判决，但是，当时的审判官是胜利者，而胜利者作为一个阶级，在审判战败的敌人时是不以公平正直称著的。在这个阶段里，就算我们愿意对这个案件作出完全公平的判决，事实上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在西南非洲存在的人文问题却主要是在德国统治时期形成的，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德国人和土著之间关系的一些情况。

向全世界殖民

德国是欧洲大国中最后一个敢于从事殖民事业的国家，不利于它的一些批评也许就是由于这个事实。亨利亲王^①指派他的航海家多次出航和哥伦布^②发现新大陆以后，不久，葡萄牙和西班牙就开创了“伊比利亚人^③殖民”的伟大时代。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覆没^④之后，对东印度地区和北美勘察的殖民事业主要转到了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手里。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英国赢得了但又失去了它在美洲的殖民地，从中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对它以后从事殖民事业很有好处。在这期间，荷兰人占据了好望角，虽然它无意对这个地方殖民，但却尽可能利用它去促进荷兰人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在印度、好望角、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等地方站稳了脚；通过与各个土著民族的接触以及统治他们的成败经验，它获得了日益增长的丰富知识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专门技能。这与国内日益增长的宗教传教热忱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密切配合的；在英国，同时也在法国，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表现在反对奴隶制运动上。在英格兰，土著保护协会的成立，意味着有人警惕地注视英帝国所属范围内

① 亨利亲王(1394—1460)，葡萄牙王子，航海和殖民事业的鼓吹者。——译者

② 哥伦布(1446?—1506)，为西班牙服务的意大利航海家，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译者

③ 伊比利亚人，指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译者

④ 1588年西班牙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途中遇风暴覆没。——译者

是否发生任何带有压迫或不公平对待土人的事情；这个协会总是在伦敦的埃克塞特^①大厅召开会议。在英国的殖民活动中，“埃克塞特大厅”多少成了一个道义上的顾问；正是部分地由于它的影响，英帝国的一个被承认的原则才被当作英国政府的职责被确认，以便保护土著民族不受欧洲移民的剥削并逐步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生活。在1833年向英国国会所作的官方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声明：“当土著臣民与欧洲臣民发生竞争时，应优先考虑土著臣民的利益，这是一个公认的无可争辩的原则。”^②这有点象是世界殖民的一个里程碑。毋庸置疑的是：特别当行政权操在特许权公司或自治殖民地侨民手里的时候，这个原则曾被严重地背离过。但是，这个原则被制订出来，被人接受，并且从总的方面说，一般都得到忠实的遵守，这也是大家公认的。

德国没有殖民经验

对照一下英国殖民的长期经验以及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殖民多少有限的经验，德国开始向西南非洲殖民时，它毫无殖民的亲身经验可供吸取。六百年来德国各邦都是在关系紧张和几乎一贯不团结的情况下比肩发展的，直到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时，由于战胜了法国，才导致全国的统一。对威廉一世和他那个狡猾的首相俾斯麦来说，这确是一个胜利：德国终于一跃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 and 欧洲一个主要的强国。但是，它当时还没有夺取殖民地的野心。弗雷德里克大帝^③的格言——远方的一切领土都是国家的负担——在德国仍然被普遍接受。俾斯麦在多次不同场合里宣称他“不是殖民的人”；“我不要殖民地，它们只对提供官职有好处”；而且“我们只有不能启航的海军”；“我们务必不要在世界其它地方保持脆弱的据点，一旦我们和法国作战，这些据点就会成为法国的战利品。”^④事实上德国已成为一个“充分满足了的民族国家”，俾斯麦通过巩固他的国家在欧洲加强了的新地位，正在实现他毕生的野心。

但是，对年轻的德国政客来说，看问题的方法却不同。当德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时，其它欧洲国家已成为世界国家。它们国家的领土在地球表面上已经串在一起。德国必须迅速采取下一个步骤，攫取殖民地。在德国，这样的人并不少，他们小看了其它列强的殖民帝国，以为它们完全不如德国可能建立的那类帝国。这些人当中最出色的是哲学家特里奇克，他宣称英国殖民帝国是个“彻头彻尾的赝品”，很快就要倒坍。与德国

① 伦敦的宗教与人道团体经常于五月聚会在埃克塞特大厅。——译者

② 见拉姆齐·米尔：《欧洲的扩张》（伦敦1926年第4版），第6章及第12页。

③ 弗雷德里克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译者

④ 伦敦女王陛下文书局出版的《德国殖民》（1920）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情报部第23号文件《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1938）第一章里提到更为重要的文献。

那种建立在统治与一体化的坚如磐石上的殖民大国观念相比，英国那种自由与多样化的理想以及优先考虑土著利益的做法，在特里奇克看来似乎是感情用事的、脆弱的和不牢靠的。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建立在权力、武力、一体化和统治等基础上的崇尚实际的德国政策。大部分德国殖民的简短历史以及德国殖民地内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都是从这样一个在德国受到广泛赞许的哲学中发展出来的。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在西南非洲、喀麦隆、多哥和德属东非等地建立殖民帝国这件事，俾斯麦采取了谨慎的步骤；他的国策和“讨好英国”的权宜之计联系在一起。随着威廉二世的登基，一种新态度立即明朗起来。德国必须迅速成为一个伟大的、与它的伟大命运相匹配的世界国家，占据“阳光普照下的一块地方”。在海外殖民地里必须建立一个“新德国”。非洲的野蛮民族都是下等人，他们应该向优等的德国人献出他们的土地，并把这看作是荣幸的事；正如罗尔巴赫所说，^①这个态度是不容反驳的，德国正是在这个精神下头一次开始它的殖民冒险事业。

欧洲人的协议

228

然而，一般地说，在欧洲，公开承认在殖民地内应优先考虑土著利益的，不仅仅是英国；这个原则逐步被其它欧洲殖民大国所接受。在1884年至18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与会各国第一次共同表示接受这个原则，会上，十五个国家在1855年的公约中同意“对保护土著部落进行监督，关心他们精神和物质上的福利状况”，并在因袭的刚果盆地“协助废除奴隶制，尤其是奴隶买卖”。的确，在会议讨论的其它问题中，各国协议的这一部分几乎只占次要的地位，但是，它毕竟成了总协议的一部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不过，必须说明一下，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协议的措施和监督，协议的这一部分的实际效果很小，而刚果盆地本身却被当作比利时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领地，是世界史上最令人遗憾的暴行的舞台。直到1909年利奥波德逝世，“刚果自由邦”被比利时吞并时，对土著的待遇才有所改善。

在柏林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时候，美国代表卡逊先生的一番话似乎对以后殖民扩张的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逊先生代表美国力促各国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即“土著民族的国家若是在他们没有挑动侵略的情况下被占有，那么，就必须取得这些土著民族自愿的同意”。^②这里涉及的极大困难当然是就挑动侵略一词作出正确的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意驱使土著民族采取暴力行动，然后给它扣上侵略的帽子，这种做法是可能

^① 见伦敦女王陛下文书局出版的《德国殖民》(1920)，第196页。

^② 见A.H. 斯诺：《各国立法与实践中的土著人民问题》(普特南出版社，1921年)，第251页至252页。

的。这样，真正的侵略者就能够“证明”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但是，“必须得到土著民族自愿的同意”这一原则依然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理想。

1890年，白人对土著民族所负的责任又一次得到确认。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为结束那些由于买卖非洲奴隶而引起的罪恶和荒芜，为有效地保护非洲土著人民以及为这块大陆谋求和平与文明的利益等决心所驱使”，十七个强国同意签署一个公约，并在桑给巴尔和布鲁塞尔两地设立国际局，以便收集和分送有关非洲奴隶买卖的情报。为在非洲废除奴隶制的常设国际协作机构终于第一次成立了，但是，实现废除奴隶制，还有赖于关系民族荣誉的规章和舆论的压力。当时奴隶制的废除还是没有实现，但是，欧洲和北美的良心这时却表现出来了。

从与我们的论题有密切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说，1890年是重要的一年。正如我们所了解的，1890年就是大不列颠和德国订约、就西南非洲保护国边界达成协议、使这个保护国可说是确实定形的那一年。1890年也是英国南非公司的先遣队长驱直入马绍纳兰、在索尔兹伯里升起英国国旗以表示英国占领这片领土的那一年。在以后二十五年里，西南非洲和南罗得西亚这两个殖民地在同时发展，中间只隔着新的贝专纳保护国。如果比较一下德国和英国如何遵守对各自领土内土著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承担责任这个原则，那倒是有趣的。

在作这样一番比较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对一般人都不知道的1904年到1907年暴动以后西南非洲境内德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见第十章）。西南非洲与邻近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交往，而且德皇威廉二世不断增长的政治野心在德、英两国的殖民政府之间造成了紧张和猜忌的局势。但是，有一些官方法规多少透露了西南非洲境内的一般动向。

对土著的控制

暴动以后，于1907年采取了一些“控制土著的措施”，其中包括出名的1907年8月18日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土著不许获得土地或土地上的任何生息，不得拥有骑乘用的牲口或任何大牲口。土著还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没有显而易见的谋生手段而到处流浪，一旦发现就会被当作无业游民处罚。这个法令的用意是要强迫土著充当白人的奴仆，若与1896年帝国命令中关于在西南非洲对土著行使刑法及整顿纪律的权力的某些章节相配合，这个命令提供了一种手段，使每个奴仆事实上和实际上完全依附于某个特定的主人，主人几乎可以对奴仆行使无限的权力。1896年命令第17节规定：

“对于受雇佣充当奴仆或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土著，只要主人或雇主提出申诉，说他们犯了下述罪过：如不断失职和懒惰，对主人不服从或未经许可私自离开他们工作岗位

或受雇的地方……就可按违反纪律论处，任何负责刑事的官员，就可以判处他们下述的刑罚，即褫夺体罚或不褫夺体罚的、带上脚镣手铐的十四天以下的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的申诉就是给予处罚的充分根据，根本用不着审讯；实际上不容许土著有任何反驳主人指控的机会，并且常常因为提出白人也可能说谎这样的论据而被扣上无礼的帽子，受到额外的鞭笞。另一方面，如果奴仆敢于要求纠正他从主人那里所受到的委屈，尤其鉴于他对主人的话的反驳完全不起作用，那么他就有面临在法庭上无法证明这种委屈的危险，因而可能被扣上“私离工作地点”向法院提出“轻率的申诉”的罪名，犯了这两种罪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这样，土著仆人的困境并不比奴隶好。他们挨了十五下或二十五下不免要打出血来的犀牛皮鞭的抽打以后，还要被送还给他们所痛恨的、害怕的和藐视的主人，被迫继续伺候他，更易蒙受更大的惩罚。

家长式的管教

不幸被送去给一个坏主人（或一个接受了只有用鞭子打才能使“黑鬼”干活这一原则的主人）干活的仆人的困境并不到此为止。赋予德国国内那些主人以“家长式的管教权”的德国风俗在德国殖民地已经发展成为失去德国法律原意的东西了。这个风俗本来就允许雇主不必因为微不足道的冒犯而向法院起诉难以驾驭的仆人，它允许主人可以按 231 照对待自己子女的方法，对年轻的仆人施以同等程度的体罚。在殖民地，这个权利经常被大大地滥用了，除非是土著仆人确实被打死了，否则对雇主一般是不会采取法律行动的，即使是打死了，对雇主的惩罚也很轻。德国法律规定，在“家长式的管教”中打死人不算谋杀；据说，头脑简单的土著对法律上这种微妙的区别自然难以理解。

这类暴行的证据在正常情况下得不到，因为犯法的主人很少被起诉，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法院档案一般都不公布。当然对这类过分的惩罚，土著自己实在是太清楚了，但是，普遍对警察的极端恐惧使他们不敢公开表示不满。直到 1915 年南非入侵这块殖民地，推翻德国政权时，才审阅了官方的档案，鼓励土著自由倾诉他们的体会。结果，由温得和克行政长官公署编写、于 1918 年 8 月当作英国政府蓝皮书（敕书 9146）公布的《关于西南非洲土著居民和德国人对其虐待的报告》问世了。德国强烈指责这份 212 页的报告（以下提到时简称“蓝皮书”）是别有用心、完全不真实的，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纸无耻宣传，目的在阻止这块殖民地在战后归还德国。即使我们立刻承认“蓝皮书”部分内容具备别有用心甚至虚伪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西南非洲土著受到的大部分待遇可以在英国殖民史上作类似的对比，那么，事实依然是事实，“蓝皮书”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从德国作家的作品和 1915 年缴获的德国官方档案里译出来的，可供任何人检查核

对。如果译文正确（显然没有丝毫不正确的迹象），这些叙述当然不能视为别有用心和谎言。

克拉默案件 在这方面“蓝皮书”收录了一篇报导，它涉及可能是最坏的、过分残暴的“家长式的管教”案件之一；1913年在温得和克开庭的德国最高法院对这个案件作了详细的记录。记录^①详细地证明被告路德维希·克拉默残酷地鞭打一个十二年来一直表现很好的土著仆人和他快要临产的妻子，因为被告怀疑他们要对一只绵羊致死的原因负责。

232 第二天被告又再次鞭打他们，以致那位妇女流出一个死婴。其他女仆因被怀疑放毒，也被野蛮地鞭打，最后被告在极端的狂怒下鞭打另外两个土著妇女，其中一个已将近六十岁，被告鞭打得如此利害，以致这两个妇女背上大块大块的皮肉被鞭子撕裂，她们经医院治疗后不久就死去了。这份纪录总算幸运，德国医院的外科医生给她们的背部照了相，这些照片收录在“蓝皮书”里。没有比这几张表现残暴惩罚的照片更确凿的证据了，何况审讯证明这两个妇女不可能犯克拉默指控她们的罪行。

有人可能争辩说，“不正常”的人可以滥用“家长式的管教”，但是，对这种制度的真正谴责不全在于滥用这种制度的可能性，而在于最高法院对滥用这种制度的态度。

法院同意医学专家的意见，认为“被告是在正常精神状态以及能自由支配其意志的情况下，一连几天任性地虐待的。的确，在被告对仆人进行调查时，他是始终按着一个明确而合乎逻辑的原则行事的。”

法院在考虑被告的罪行时，特别找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减轻罪名的理由，说被告“把良好的智力与对客观思维能力的惊人缺乏结合起来。凡是相信是真理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客观真理，他相信他有权拷打他的土著仆人，直到他们说出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他现在还是采取这个立场……。”

根据“蓝皮书”，在减轻罪名这个问题上，法院的做法已达到最不令人理解的程度。

233 “据指出，对放毒的武断说法毫无根据：被告是智力良好的人，但是，不能从客观事实中作出正当的结论，即他一贯无缘无故地虐待他的土著；给他当翻译的女儿的水平实在太低，有一次因为她把话译错，竟使一个不幸的土著挨了一顿鞭子……他有充分的智力，但沉溺于自我欺骗……他的行为比奴隶的监工还不如，主要是他无限自责”。

以上就是在法院看来足以“减轻”被告罪过的一些理由。

区法院宣布克拉默在被控的八点罪行里都犯了危及人命的行凶罪并判处他27个月徒刑，根据德国关于确实同时作案的条款又改判为21个月徒刑。被告上诉后，高等法院又

^① 见“蓝皮书”（教书9146），第165—181页。

将判决减为4个月徒刑，并罚款2,700马克（135英镑）。①

官方对暴行的警告

克拉默案件也许异乎寻常，但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这已由各种官方文件证实。柏林外交部殖民司在1900年1月12日的通告信里，就法院判处体罚的数目及严厉程度，向德国各殖民地总督提出抗议。

这信坚决主张说服教育比体罚能更好地教育土著居民体会劳动和文明的好处；并且说，根据国会和德国公众的意见，过分使用体罚正在给德国殖民事业带来坏的声誉。②

1907年柏林外交部殖民司改组为内阁的一个部。新任的殖民地大臣伯恩哈德·德恩堡博士立即着手改进殖民制度。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给所有的殖民地总督去信，说明殖民地内残酷地使用体罚已大大地激动了舆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如何才能建立更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体罚只限于少数几种特别大的罪过。③

德恩堡关于殖民地的改革，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是，我们发现他在1909年又重复²³⁴了同样的要求，力促总督们一定要使体罚局限于已提出的那些重大过失。④柏林的这些指示，在对付当地局势方面并非完全有效；企图改善当地情况的一些司法官员的报告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卢得立次湾金刚石矿区的法官的报告就说明不公正的惩罚往往得不到纠正的机会。德恩堡在1913年给温得和克的当地政府的通报中说：

“法院完全不起作用。初审时间或还可能使法院给一个白人罪犯定罪和罚款。但是，上诉马上就提出来了。审案的是大法官，他并不了解金刚石矿区的情况……。被告从初审中已经充分地知道应该怎样为自己辩护；土著得不到信任，而欧洲人最可疑的声明只要是发誓说出来的，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信赖。令人羡慕的‘无罪’⑤判决当然就把问题解决了。”

在德国占领的后期，移民和土著之间的关系，最清楚、最不带偏见的证据，也许就是总督赛茨于1912年5月给这块殖民地所有地方官员的那封关于虐待土著的官方密信。下文是这封信的摘录。

“……绝望的感觉在土著当中越来越盛行……为了说明这个事实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理由是，欧洲人对土著的残酷暴行正在惊人地有增无已……法院并不因为土著的正义感而给这些罪行以应有的惩罚。结果，土著自然对我们的法律能否主持公道感到绝望；

① 德国“白皮书”上说，政府剥夺了克拉默在农场里雇用劳工的权利。

② 《德国殖民地立法》，第5卷第15页。又见第6卷第233页（A. H. 斯诺引用，见《土著居民问题》，第168页）。

③ 见《德国殖民地立法》，第11卷第323页（和所引斯诺著作第169页）。

④ 见《德国殖民地立法》，第13卷第58页。

⑤ 见文书9146，第162页。

他们被迫盲目仇视白人的一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求助于自救，也就是说，土著再次起义。土著中这种仇视感情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不积极改善他们的命运，那么，在一个短期间内必然会导致他们不顾一切地再次发动起义，从而造成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破产。对于在极其残暴地虐待土著中大发雷霆、以为自己的白皮肤是一张豁免证、犯了最残暴的罪行也不受惩罚的那些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们变得不再为害，这是符合全体欧洲人的利益的。

235 “就欧洲人来说，我对司法没有影响，但是，我一定……要采取行政措施，注意避免无疑存在的危急局势。我尤其要下令……不准再向那些坚持残暴地虐待土著仆人的欧洲人提供土著劳力。……我相信在欧洲居民的帮助下，有可能为恢复土著的信心创造条件，使之相信他们可以得到欧洲人的保护，不受少数个别人的残暴虐待。”^①

洛伊特魏因论英国殖民

在这个阶段里，人们不禁要问，其它欧洲殖民国家在赢得他们所监护的非洲人的信任与尊敬方面取得的成就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说在刚果、在葡萄牙领地、在法国殖民地、还有英国人，已取得了这些成就呢？本书不准备研究这些欧洲列强的殖民史，但是，考虑到西南非洲以后的历史，简单地看一看英国在南非对待土著的某些方面也许是有益的。

洛伊特魏因从1893年至1904年一直是西南非洲这块殖民地的统治者；在他著的那本关于西南非洲最初形成时期的发展的书里，他提到毗邻的开普殖民地和德兰士瓦的情况。1904年1月他给住在赫雷罗兰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引用了威特沃特斯兰德河畔一位赫雷罗矿工的一段话。这封信说，“我告诉你，英国人的国家确实是个好国家；没有虐待，白人和黑人处在同等的地位，如果英国人打了你〔……字迹不清〕不管你喜欢那一处。那里有许多工作，有许多钱，即使老板在场，白人也不会打你，但是，如果他打了你，犯了法，他就要因此受到惩罚”。^②在评论英帝国的时候，洛伊特魏因注意到英王所有的四亿臣民中只有五千四百万白人。他说，“实在的，英帝国内那五千四百万白人能够成功地统治三亿五千万土著，他们用的到底是什么办法，的确值得研究。从各方面考虑，采用武力和镇压的政策看来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这一政策行不通。因此只能这样设想，即英国人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去引起土著对英国人的事业的兴趣，使土著赞助同一个事业。”^③

① 见教书9146，第120—121页。

② 见T. 洛伊特魏因，《在德属西南非洲担任总督十一年》，第543页。

③ 见上述著作，第543页。

洛伊特魏因对英国制度的这一番自发的赞扬，使人想起法国历史学家莱鲁瓦-博利厄在他的伟大著作中对近代殖民的看法。^① 根据博利厄的意见，“时间这个伟大的主人和公正的判官最后总是要把每个民族置于它自身的特点或缺点所决定的位置上，在所有殖民国家中，它让英国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就是在将来也不会讨还这个地位。”博利厄是在德、英分别在西南非洲和南罗得西亚的殖民事业取得很大发展以前写下这番话的，在十年或十二年以后，当人们怀疑协约国是否有能力决定德国不适于拥有殖民地的时侯，人们不禁自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人们持有博利厄这种看法。

与洛伊特魏因和博利厄的这些高度赞扬形成对照的是包含在德国“白皮书”^② 内的指责。这本“白皮书”是1919年在德国出版、专门针对上述英国“蓝皮书”的，它明显地突出了英国殖民史上最坏的事情，断言它们跟德国人在西南非洲所作的任何事情一样值得谴责。

应该承认，对英国的这个告发，其中许多都是真的。哪个英国人要是不承认这些玷污英国殖民史的大小错误及暴行，那么他就是一个无知的不够格的英国人。谁在读“白皮书”的时候，如果感到其中某些指责（如指责英国要对印度农民的贫困负责）^③ 未免牵强和不自然时，那么他就会想到这种指责只不过是战败的敌人的垂死辩护；如果把英国对待非洲布尔人的情况比作德国对待西南非洲土著的情况^④，那么这个控告就不免有点荒谬，因为英国的“蓝皮书”曾得到两个布尔领导人的证实，他们曾与英国一道对德²³⁷ 国作战，并在和会上力促接管西南非洲。

然而在某些场合，英国的军事行动却是无可争辩地残酷无情的。沃尔斯利^⑤ 在德尔—埃尔—克比尔^⑥ 毫不留情，基钦纳^⑦ 在乌姆杜尔曼^⑧ 也是毫不留情；另一方面，“白皮书”却宣称，在非洲具有长期经验的德国军官却不动声色地拒绝执行冯·特罗塔^⑨ 的灭绝命令（见第十章）。它援引思拉斯顿少校的著作，^⑩ 揭露英国人在中非、埃及苏丹^⑪ 和乌干达的血腥袭击。思拉斯顿的著作作为乌干达步枪团的（非洲）士兵的野蛮行动开

① 见莱鲁瓦-博利厄：《论在近代人民中殖民》，第6版（巴黎，1908），第11卷第246页。

② 见《德国和英国殖民地对土著居民的待遇》，对英国1918年8月蓝皮书（《关于西南非洲土著居民和德国人对其虐待的报告》）的答复，帝国殖民部编辑，柏林，冯·汉斯·罗伯特·恩格曼出版社，1919年（以下提及称“白皮书”）。

③ 见上述“白皮书”第三部分，第五章。

④ 见上述“白皮书”第三章。这控告是根据史米贤将军的著作《一个世纪的错误》，但是，在南非的议会里史米贤又宣称，跟着它而来的是一个世纪的正义。见《下院辩论》1926年5月23日。

⑤ 沃尔斯利（1833—1913），英国陆军元帅，镇压埃及人民的刽子手。——译者

⑥ 德尔—埃尔—克比尔，埃及北部扎加济格附近的一个村庄，是1882年9月英埃决战的战场。——译者

⑦ 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镇压苏丹人民的刽子手。——译者

⑧ 乌姆杜尔曼，在苏丹境内，位于白尼罗河左岸，与喀土穆遥遥相对，是1898年9月英埃联军与穆罕默德·阿里德的军队决战的战场。——译者

⑨ 见A. B. 思拉斯顿：《非洲事件，在埃及和苏丹的个人经验》，伦敦版（1900）。

⑩ 埃及苏丹，苏丹曾在1820年至1882年被埃及占领。——译者

脱，说他们是受了英国远征军残暴行为的影响。因此，从指控与反指控中不能最后判断殖民政策的优缺点。对殖民政策的优缺点的一般意见实在太容易操纵了，往往包含个人的偏见和对真理的隐瞒或歪曲。在作者看来，简单地观察一下与西南非洲同时被占领的南罗得西亚，也许可以切实地看到德国和英国与非洲土著之间关系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不过这似乎不恰当地离题了。

罗得西亚的开端

现称罗得西亚的这个地方，在欧洲人占领之前本来属于班图族^①的两大部族所有，即西部较强的马塔贝莱族和东部较弱的马绍纳族。十九世纪初叶，当姆西里卡西^②打破常规，拒绝把他在一次袭击中缴获的牛群交给祖鲁族^③的首长沙卡时，马塔贝莱族就在他们的前酋长姆西里卡西的领导下断然脱离祖鲁族。姆西里卡西带领他的人民进入现称东德兰士瓦的地方，在现在的比勒陀利亚^④以北和西北的灌木裴勒得草原盆地暂时定居。他的团队粉碎了当地部落的所有反抗，而姆西里卡西自己则成了一个象沙卡一样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无情的暴君。祖鲁人曾三次派出部队要推翻姆西里卡西，但是都没有成功，马塔贝莱人十多年来依然是德兰士瓦灌木裴勒得草原里无可争辩的主人和暴君。他们用刺人的木柄标枪非常锐利，能致人死命；就算敌人也用标枪应战，马塔贝莱人用牛皮做的大盾还是能使他们排成新月队形前进的队伍不可抗拒。

后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1837年布尔人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寻求自由，离开了开普殖民地，在姆西里卡西的埃加伯尼据点与姆西里卡西发生冲突。这个据点在德兰士瓦西南的马里科地区。姆西里卡西长期以来感到害怕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骑马的白人能够对付祖鲁部队迄今有效的战术，与人一般高的祖鲁族盾牌抵御不了白人的枪弹。姆西里卡西不得不逃走，他的一部分人逃到德兰士瓦北部，另一部分从西北方向窜入贝专纳。这两部分人最后终于在林波波河以北汇合；姆西里卡西采取行动把依然留在这个地方的巴罗斯维族赶走，并降服西部力量单薄的马卡兰加族和东部的马绍纳族。在现在的罗得西亚西部，姆西里卡西成了超级暴君，东部地区的马绍纳族接受了他的称霸要求，容忍他周而复始地袭击他们，劫掠他们的牛羊、粮食和妇女。在马塔贝莱人眼里，马绍纳族被看成是附庸，必须不时袭击和掠夺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忘记奉承马塔贝莱族的这

① 班图族是居住在中非和南非的一个黑人大部族；班图语系包括斯瓦希利语、卡菲尔语和祖鲁语。——译者

② 或称乌姆西里卡西或摩赛里卡茨。

③ 祖鲁族是班图族的一个分支，分布在南非东海岸的塔尔省与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格斯之间。——译者

④ 东德兰士瓦位于南非北部，比勒陀利亚是南非的首府。——译者

只“大公象”。

在姆西里卡西晚年时候，越来越多的白人越过林波波河，请求他允许他们在他的领地各处打猎和贸易。他们作为送礼的人，渐渐地受到欢迎，不过他们必须遵守某些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他们必需严肃地保证不向马绍纳族提供武器。

亨利·哈特利是受到优待的来访者之一，他在猎象的过程中偶然发现马绍纳兰东北的旧矿井，德国地质学家卡尔·毛赫宣布这里的地层是含金建造。在塔蒂地区希拉瓦约以西的地方也发现了黄金，巴曼瓦托人的酋长卡马声称塔蒂地区是他的地方；姆西里卡西于1868年9月逝世前，许多白人被黄金热所激动，纷纷请求姆西里卡西允许他们猎象或是干什么别的行当，指望借此机会勘探这种贵重金属。姆西里卡西临死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得到特许的猎人给他的部落带来的危险，只有那些年轻人、战士和他的儿子——新酋长洛本古拉才有这种感觉。

卡马保护国

239

贝专纳的卡马酋长也看到了对他和他的巴曼瓦托部落的威胁，便立刻采取行动寻求保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难以恰当解释的事情，也就是说，许多非洲人都信赖远在海外的英国，尤其是女王；与此同时，却又怀疑英国和布尔人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我们发现卡马在1885年曾表示^①：他“感激英国女王对我宣布这个保护国……我让女王在巴曼瓦托的土地上制订法律并改变法律”。卡马继续说，他希望女王不要取消他的某些法律，尤其是“关于烈性酒的法律，不管是在白人或黑人当中，烈性酒都不得输入巴曼瓦托境内”。在另外一个场合里，卡马写道，“洛本古拉从来夜里不打扰我的睡眠，但是，反对酗酒的斗争并不是反对人的斗争，而是反对魔鬼的斗争”。

“我害怕白人的酒更甚于马塔贝莱人的标枪，标枪伤害人的肉体，而死一会儿就过去了；但酒把魔鬼塞进人体，把肉体 and 灵魂统统永远毁灭了。酒带来的创伤绝对不可以医好。”^② 还是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徒酋长在欢迎英国保护时继续这样说：

“我建议，我在地图上标明的、面积已定的某个地区应属于我及我的人民，作为我们的耕地或牧场。接着我要说，其余的所有区域，我希望英国人来住，把它变成他们的耕地或牧场……我这样说，事实上是邀请英国人，因为英国是我们已熟悉的国家，我们喜欢它的生活方式……而且我准备和我的人民一道，大家一起和英国人并肩为这个国家而战……^③”

^① 见 A. R. 科尔库豪姆：《马塔贝莱兰：在南非的战争和我们的立场》，伦敦（1894？）版，第45页以下各页。

^② 见同上著作，第101—102页。

^③ 见同上著作，第47页。

对卡马来说，一个英国保护国显然是最符合需要的。但对洛本古拉来说，这个前途并不那样十分诱人；他对这个看法有保留。女王陛下派驻贝专纳的专员西德尼·希帕德爵士在给开普敦高级专员的信里对这个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他提到“洛本古拉长期害怕布尔人从索乌特潘斯伯格^①出发，发动突然袭击……洛本古拉对马朱巴山^②以及归还德兰士瓦一事的全部过程都十分了解……他还知道英国如何在作出最好的保证之后，把七十五万土著移交给土著所害怕的和憎恶的布尔人，土著对此是不满意的……洛本古拉看问题很尖锐，很有远见，他意识到他手上最好的一张王牌是与英国结盟，只要他信得过英国的话；但是，要相信英国却存在着困难。英国在南非因为对土著不守信义所以名声很坏……”^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保护国，这自然意味着他们必须停止对邻近部落发动有利可图的袭击，即使洛本古拉本人同意接受保护国的地位，他手下顽强的战士肯定是会反对的。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复杂。女王陛下政府并非不知道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急于要和洛本古拉签订条约，而且还知道葡萄牙人正在提出要求，说葡萄牙对洛本古拉拥有宗主权，因为他们宣称洛本古拉的国家是莫诺莫塔帕古王国^④的一部分。1888年，女王陛下驻贝专纳的副专员奉命与洛本古拉商订英国女王—洛本古拉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洛本古拉未经南非高级专员批准，在南非高级专员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不得同意出售、转让或割让他的任何领土。虽然这个协定与卡马主张的对英国女王保持令人满意的的关系的意见大不相同，英国人后来还是把这个协定看作是保护国一类的协定，因而，似乎足以使英国政府有义务去处理后来马塔贝莱人与移民的关系。

罗得斯—洛本古拉协定

可是，对好望角的一个杰出政客来说，这个协定还远远不够理想。赛西尔·罗得斯作为金伯利金刚石采掘场有钱的年轻人，老早就为英国在创立新世界的事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设想。在他二十四岁时起草的第一篇遗嘱里，罗得斯说他希望“英国臣民向全世界殖民……向整个非洲大陆、巴勒斯坦、幼发拉底河流域、塞浦路斯及克里特群岛、整个南美洲、太平洋上迄今还不曾为英国占领的岛屿、整个马来群岛以及中国及日本沿海地区移民，最后收复美利坚合众国，把它作为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立这样强大的一个帝国就可以使以后不再发生战争，能够促进人类最好不过的利益。”人们可能会感到罗得斯很大方，他居然还给非英国血统的人民在地球上留下一小部分如撒

^① 索乌特潘斯伯格，是一个山脉，意即盐沼山，是德拉肯斯堡山脉的延伸部分，位于南非东北的德兰士瓦省北部。——译者

^② 马朱巴山，位于南非纳塔尔省西北部，是1881年2月27日布尔人战胜英国的地方。——译者

^③ 转引自菲利普·梅森，《遗忘两难的产生，对罗得西亚的征服与移民》，牛津（1958年），第122页。

^④ 莫诺莫塔帕古王国是班图人于十至十五世纪在非洲东部和中部建立的大帝国，到十七世纪时，实际上已沦为葡萄牙的保护国。——译者

哈拉沙漠和南极洲这样的地方；但人们绝不怀疑：罗得斯既然认为英国有权拥有世界上这样大的一片土地，那么，英国为合理地攫取洛本古拉的领土而采取的、象1888年条约这样一个软弱的行动在罗得斯看来实在是可笑和荒谬。他企图说服开普敦高级专员，让英国完全吞并马塔贝莱兰，但是，别人转告他英国不打算吞并这块土地，于是他就开始采取行动亲自去吞并。他的第一个行动是让他几个朋友出价投标洛本古拉领土内的矿产特许权，但是，投标的人很多，洛本古拉本来打算把这些特许权让给另一个人，由于罗得斯仗着他在金伯利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山脊^①发的一笔横财，终于以高价投标战胜了对手，从而签订了拉德特许权约。这个权约使罗得斯有权“完全掌管藏于或位于我的王国、封地和领地内的所有金属矿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认为必要的话，还有采取任何行动的全权”。为了换取这个权利，受惠人同意在阴历（按原文照录）每个月的第一天付给这位酋长一百英镑，另外还给这位酋长提供一千支后膛枪和数量充足的弹药，还在赞比西河上提供一艘炮艇。罗得斯根据这个特许权设立了英国南非公司，他请求英国女王发给该公司一张皇家特许证，“以便履行各种特许权，各项协定以及申请者以后获得的其它同类特许权、协定、让与权和条约……”英国政府鉴于1888年条约已规定洛本古拉领土为“保护国”，于是，行使英国女王的权利，批准了罗得斯的申请。因此1889年皇家特许证授权申请者：

“……根据任何特许权、协定、让与权或条约，以取得任何权利、利益、执政权、司法权和任何性质的权力，包括行使政府职能和维持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权力……。该公司必须采取它认为必须的手段……去维护和平与秩序，并以此为目的制订法令（须经我们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批准）并建立和拥有一支警察部队……对所辖的民族行使司法权时²⁴²……应时刻小心注意它们各自所属的阶级、部落、或民族的习惯和法律……。为了保全大象和其它禽兽，该公司可制订其它规定……只要它认为适当，也可以对捕杀或猎取大象或其它禽兽征收执照税……”

其他规定包括“采矿及创办其它工业、以及批发特许证、允许在森林中开辟通道等权利……。允许在该公司的领地内对任何土地进行开发、改良、开垦、植林、灌溉和耕种……。按照上述去解决领地及土地问题，协助并提倡迁入移民”，所有这些权利被认为是1888年协定及特许权的结果，而洛本古拉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协定和特许权只赋予采掘黄金的权利。

英国政府加盖在特许证上的大印章的蜡封还没有干，罗得斯已迫不及待地着手行使这些“权利”了。

^① 威特沃特斯兰德山脊位于南非德兰士瓦南部，其中心附近是约翰内斯堡；是世界上 richest 的金矿区。——译者

对马绍纳兰的占领

1890年6月27日，由开普殖民地各地方挑选出来的179名先遣人员组成的先遣队，会同贝专纳来的500名骑兵警察和英国南非公司自己的部队，开始在马塔贝莱兰南部灌木林带开辟一条长400哩的通道；9月11日他们到达马绍纳兰的高地裴勒得草原上的目的地，于9月13日升起了英国国旗，以英国女王的名义占领了马绍纳兰，并立即修建一座碉堡，命名为索尔兹伯里堡。^①

罗得斯许诺第一批移民每人可以得到一个占地三千英亩的农场和十五个金矿采掘点，但是他意识到他从洛本古拉那里获得的特许权只允许“掌管一切金属矿藏”，并没有让与他土地。这样一来，罗得斯难免感到自己象夏洛克^②，只许割一磅肉，而不许流一滴血。^③此外，还有一个寻求特许权的名叫利佩特的德国人终于以一千英镑的现款和以后五百英镑的年租向洛本古拉租入了他的土地，租期一百年。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利佩特所取得的特许权显然是不适当的，绝不应该包含它字面上所指的东西；这个特许权
243 正如后来伦敦枢密院作出的决定那样，是罗得斯显然不能承认的，因为罗得斯发觉这个特许权包含了本来应该属于他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因此，罗得斯又从利佩特手里买下了这个特许权，并在这个基础上准备向人转让土地所有权。但是，在好望角，在罗得斯政府的一个部里^④担任检察长、后来又任首相的W. P. 施赖纳宣布：“在马绍纳兰，从来就没有任何让与权、特许权或条约曾赋予英国南非公司以敌视土著的土地所有权。现在这个建议^⑤意味着向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征税以维持一个政府，可是在这个国家里这个建议只有得到土著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实现。”^⑥英国在开普敦的国务大臣也发表类似的意见：“无论在法律上或平衡法上，土著也许都是他们居住的土地的真正主人，若是因为他们使用自己的土地便向他们征收房租，这是不容易做到的。”^⑦但是，不管怎样，对马绍纳兰的占领已是既成事实，法律观念薄弱的其他人则说，由于征服，这块土地已归属南非公司。此外，1891年5月及6月，枢密院发布命令，宣布把这家特许公司的土地置于女王陛下保护之下，驻开普敦的高级专员受权为这块土地上的司法、税收、和平与秩序并为很好地治理每一个人作好必要的准备。这位高级专员立即行使职权，任命驻

① 要了解这些事情的附有当时照片的生动叙述，可参看 G. H. 坦萨，《短暂的时刻，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堡的故事(1890—1900)》，1965年索尔兹伯里，斯图亚特·曼宁出版社出版。

② 关于高利贷者夏洛克的故事，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译者

③ 萨拉·格特森德·布林在《罗得斯》一书中对这个情况作了生动的描写。

④ 罗得斯曾任南非政府首脑。——译者

⑤ 向土著征税以刺激土著工作。

⑥ 见所引梅森著作，第153—154页。

⑦ 同上，第154页。

节专员及地方官员，罗得斯的亲密而可靠的朋友之一，詹姆森博士被任命为马绍纳兰的首席地方官。

马塔贝莱人的溃败

可是一开始，移民工作并不象移民们希望的那样成功。马绍纳人十分憎恨白种移民的入侵，拒绝为移民工作，后来因为受到能够发射七磅重的炮弹的大炮及诺登费尔特一马克沁式机枪的“有益教训”，才不得不罢休。^①这里的金矿区证明是没有价值的。据说，黄金都埋藏在马塔贝莱人的土地里。而且马塔贝莱的牛要比马绍纳人的牛肥大，此外移民还不断受到马塔贝莱人侵袭的威胁。传说总有一天要跟马塔贝莱人打仗；打了仗以后，白人移民才有保障。詹姆森博士和索尔兹伯里的移民与南部维多利亚堡附近的移民协议，找机会袭击马塔贝莱人，然后分给每个战士六千英亩^②土地，二十个黄金采掘点，共同分享从洛本古拉那里抢来的一半牛群。这个机会终于在1893年5月到来了，在维多利亚丢失了一些铜线，说是马绍纳人偷的，洛本古拉要对他的马绍纳臣属的恶劣行为负责。洛本古拉迫切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于是决定惩罚马绍纳人，便派出一支部队去把窃贼抓来，要他们说明情况。同时还给移民送去一封信，说他的部队已奉命不得伤害任何白人；但是，移民否认他们收到了这封信。马塔贝莱部队对维多利亚堡的马绍纳人的袭击，为履行“维多利亚协议”提供了机会。移民们说，他们受到马塔贝莱人残暴的袭击，不得不保护他们的妻子儿女和他们的马绍纳仆人。索尔兹伯里和维多利亚的部队向布拉瓦约汇集。洛本古拉派出他最精锐最勇敢的部队去阻挡白人的入侵。马塔贝莱战士从来没有碰到过机枪，虽然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勇敢，但是，“象暴风雪中的冰雹一样射来的子弹”却把他们成百成百地打倒。到布拉瓦约的去路也打通了。洛本古拉逃到北方去，在逃亡中死去；这样一来，马塔贝莱人就兼并到这家特许公司的土地里了。没收这位国王所有的牲畜，实际上等于是没收他的臣民的全部牲畜。大部分“战利品”都由这家公司和白种移民瓜分了。

保留地和强迫劳动

马塔贝莱人有二十八万头牲畜，但是，只被允许保留四万四千头。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了，由1894年土地委员会拨给他们两块保留地；这个委员会奉命挑选适当的土地，这些土地要占有足够的面积，而且必须具备“公平合理的一份水泉和长年不断的流水”。这个委员会选定的保留地位于格瓦伊河及香加尼河盆地，总面积约六千五百平方哩。

^① 同上著作，第158页。

^② 原文是 6,000 areas (六千块土地)，原是 6,000 acres 之误。——译者

至于“瓜艾”保留地，熟悉这地区的祖鲁族酋长肯定地对委员会说，这地方的灌溉很好，土地肥沃，是马塔贝莱兰最好的放牧草原。但是，这个委员会并没有亲自视察这个地方。根据后来一个有经验的行政长官的证据，这个地方证明是十分不适合的，大部分土地是砂质的，而且没有水，唯一适合土著居住的地方是格瓦伊河沿岸。大部分香加尼流域是瘧疾区，有大量牧人害怕的萃萃蝇。^①因此，这些保留地没有什么价值，留给部落人选择的出路，要末是无事可做，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要末就是替日益增多的白种移民干活，这些白人有充足的土地可供使用。移民和罗得斯本人都是主张强迫劳动的。当罗得斯迫切要求把贝专纳英国直辖殖民地并入开普殖民地时，他企图强制执行强迫劳动的政策，但是，英国政府断然拒绝支持按照他在开普殖民地东部拟订的格伦-格雷计划的格式，在这里采取任何类似强迫劳动的措施，或者征收罗得斯所谓的“游民税”的计划。^②詹姆森也知道，在这块特许地里任何带有强迫劳动气味的措施，都会惹起议会上下两院、埃克塞特大厅和英国国内所有慈善团体的反感，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官方绝不能作任何强制性的建议。移民迫切需要劳力，可是土著专员却奉命不准他们的土著警察或经营招工的人采用强制手段，但是，他们一定要招募劳工，否则他们就会失掉他们的职务。结果，官方对强制拉夫的事情有意不闻不问。土著专员没有什么可能选择的余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敢于公开支持土著有权拒绝白人雇佣；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抱着这样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是公开表达出来的，说是一个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现在没有权利躺在阳光下，让自己的妻子给他准备粮食。象约翰·麦肯齐这样坦率的传教士都认为强迫劳动是“违背英国人民最严肃的目的和最可贵的愿望的”，因而对此提出了严厉的申斥，但在报刊上却遭到同样坦率的反驳。汤姆森^③引用了《金刚石采掘场广告者报》的社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不愉快的是，在非洲及澳大利亚两地的经验都不能证明这个(即麦肯齐的)观点。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当英国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削弱时，就对待土著这件事来说，我们这些从祖国来到殖民地的大多数人难道在道德品质方面都衰败了吗？假如我们是这样，这也不用大惊小怪。移民觉察到土地的巨大潜力，把他们的命运都和它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内心受到困扰，而且由于缺乏劳力，他们的精力不能充分发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势必带着渴望的眼光指望土著民族提供广泛的劳力……。如果强迫劳动——奴隶制的代名词——一旦被允许……可以肯定这个弊端一定会传遍所有的国家。我们极力坚持这是一个弊端，而红利本身是值得羡慕的东西……但是，要以支持我们发展的那

① 萃萃蝇，非洲的一种毒蝇，容易传染睡眠病及其它疾病。——译者

② 见 H. R. 福克斯·伯恩：《贝专纳的麻烦：一部关于英国殖民地内背信弃义、制造叛乱者和制造奴隶的历史》，伦敦版(1898)，第8页。

③ 见 H. C. 汤姆森：《罗得西亚及其政府》，伦敦版(1898)，第191—192页。

个伟大道德观念作代价从非洲获取红利，这简直是我们向失败与堕落迈出的最严重的一步。”

而这就是金伯利的情况。

但是，罗得西亚^①报刊的读者来信，几乎一致强调强制劳动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受雇工人拒绝工作，他们往往被带到当地土著专员那里，挨二十五下皮鞭，虽然这样做是极不合法而且是官方所禁止的。据说，让土著乖乖地干活的最好办法是用英语简单地对他们说“二十五”并装出一副令人讨厌的奸笑，这样他们就会继续好好地干活。

但是，强制劳动必然使马塔贝莱人蒙受更大的侮辱。在这个部落里有两个公认的显著不同的社会集团，上层阶级都是阿贝赞亚人，他们主要来源于地道的祖鲁族血统，大多数马贾哈，即年轻的战士，都从他们当中选拔。下层阶级包括马荷里，即奴隶，他们都是马塔贝莱人不时征服的许多部落的俘虏。阿贝赞亚人瞧不起体力劳动；整个部落的劳役都由马荷里承担。

当白种移民需要劳力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找土著专员要，土著专员便派出黑人警察去抓劳工。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警察都是从马荷里阶级中选拔的，他们一穿上公司的制服便立即觉得他们甚至比马贾哈还高级，而马贾哈对他们自己要受以前是“奴隶”的人管辖，自然感到深恶痛绝。而且，人们常常埋怨说，这些警察和官方的差役利用执行任务的机会骚扰部落人的妇女，这种行为更增加了男人们（尤其是阿贝赞亚男人们）的屈辱心理和愤恨。

此外，还必须承认：许多白种男人和非洲妇女大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非洲男人对白种妇女犯了两性关系的错误所受的处罚却是严厉的，最重的是对强奸要判处死刑，可是，白种男人对非洲妇女犯了两性关系错误，法律却很少过问；这些事实激起了同样的愤恨。奥布里·伍尔斯—桑普森爵士记载说，有一位老酋长对他说：“黑人和白人之间绝不可能有和平……除非你们给予我们的妇女以保护你们妇女所要求的那种保护。”^② 247

在马绍纳兰，移民与非洲人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却料想不到地反映出来了。移民们也许会认为他们的确值得马绍纳人向他们表示感激，因为他们使马绍纳人免受马塔贝莱人嗜血的袭击，但是，马绍纳人却气愤地抵制这种自以为令人受益的要求；他们反驳说，在欧洲人到来以前，马塔贝莱人确实不时袭击他们，偷牛，杀人，劫走妇女，但是，在马塔贝莱人再次袭击之前，他们却让马绍纳人获得几个月的和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你们这些白人却不让我们有片刻的安宁；你们给我们及我们的妻子以负担，征收狗税，征收房税，征收牛税。把马塔贝莱人送还给我们吧！我们宁愿马塔贝莱

① 罗得西亚是殖民主义者对这个地方沿用的名称，当地人民称之为津巴布韦。——译者

② 见上引桑普森著作，第241页。

人来。”有些移民意识到：自从白人来了以后，酋长的权力被取消了，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税务员所有的那种权势。如果说白人果真使马绍纳人从残暴的马塔贝莱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那么他们却给马绍纳人强行规定了一条马绍纳人不习惯的、没有尽头的、难以容忍的而且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纪律，这条纪律不是为了非洲人的利益，而是完全为了白种主人的利益。

暴 动

1896年发生了可怕的牛疫、口蹄疫和蝗灾，这是马塔贝莱人最大的不幸，这统统被认为是白人造成的结果。马塔贝莱人的牛群本来就不多，现在，大都被无情地当然也是必然地毁灭了。这是马塔贝莱人能够忍受的最后一着。皮鞭子，强迫劳动，各种赋税，白人的轻蔑，土地和牲畜的损失，现在又加上牛瘟和蝗灾，难道再也找不到出路了吗？1896年，命运似乎给他们安排了一条出路。去年年底，罗得西亚行政长官詹姆森组成了一支拥有五百人的部队，这些人主要是从原来叫作特许地而现在改称罗得西亚的这块土地上招募来的。由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山脊发现了黄金，大批“外国人”拥入德兰士瓦南部，与德兰士瓦共和国主席克鲁格发生冲突，詹姆森企图强行解决。“詹姆森的袭击”彻底失败了。詹姆森本人也于1896年1月2日被俘虏，移交给英国当局予以处罚。罗得西亚几乎得不到警察的保护。对马贾哈来说，这是消灭白人的好机会。不管情况如何，除了生命之外，他们还会失掉什么呢？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生命对他们又有什么价值呢？主意因此打定了，被谋杀的白人越来越多，到了1896年3月白人才意识到暴动已在发生。马塔贝莱各地的移民纷纷跑到在布拉瓦约和格威拉的设防营地里躲避。与此同时，约有150个移民组成了一支小战斗队，后来队员又增加到二千人，他们用机枪对付六千名相互不配合的而且无行动计划的暴动者，迫使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布拉瓦约以南花岗岩磷响的马托波山脉的山寨里。同年6月马绍纳人也发动暴动，又开始谋杀白种移民。弗雷德里克·卡林顿将军受命指挥英国政府派来的正规军，镇压暴动。当初，这些部队只约有一千人，在马托波山区受了几次挫折以后，卡林顿意识到这里崎岖的地形对统一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估计需要约五千人才能对付这一局势，才能用包围的办法去对付据点里的暴动者，使他们断粮，不得不投降。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相持不下的局面里，出现了人道主义的新因素，冲突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罗得斯在詹姆森吃了败仗以后来到罗得西亚，说“我犯了大错。上帝，我犯的过错实在太大了，但是，我又开始犯错误了。”^①他参与了对付暴动者的战役的第一次战斗，分享了它的风险。但是，当他听到需要五千人的部队去长期包围敌人据点

^① 见 J. G. 麦克唐纳，《罗得斯一生》，伦敦(1927)，第393页。

的建议时，他一向不相信职业军人所采用的办法的信念又占了上风，他怀疑是否就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不管罗得斯的性格有什么缺点，反正他是不缺乏勇气的；在他的美德当中，愿意采取个人接触的办法无疑是十分特出的。他是否可以和这些暴动者面对面地讨论他们的怨恨呢？军人们认为这是自杀行为；他们认为暴动者会枪杀敢于接近他们的白人。但是，有个名叫约翰·格罗特布姆的年轻人，他是好望角坦布族人，自告奋勇愿意去与暴动者接触，还建议让罗得斯与暴动者的几个酋长见面。约翰·格罗特布姆的努力虽然冒风险，但却完全成功，双方同意罗得斯在两人陪同下不带任何武器前往。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次休战谈判从1886年3月一直延续到10月。有一次，马塔贝莱人的年轻战士好象决定要干掉罗得斯和他的同伴索尔和科伦布兰德，但是他们三人沉着而249无畏的精神给暴动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儿开始，赞美与信心代替了不信任。到了这年10月，双方彻底地讨论了酋长们不满的事情。罗得斯具有深邃的洞察力，看透了暴动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即“宁肯死也不愿过狗一样的生活”，^①于是，他答应亲自住在这个地方，保证土著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对他们并不心软。他一方面答应纠正他们抱怨的确实存在的事情；另一方面却向他们提出他们必须交出那些谋杀移民的暴动者，给他们以应有的惩罚。酋长们一致认为这个要求公平合理。讨论结束时，罗得斯似乎赢得了最高的地位。当他结束与土著最后的一次会谈而离开时，暴动者向他欢呼，高喊“我们的老前辈，伟大的首领罗得斯”，后来又给他加上“把斗牛分开的勇士”的称号。非洲土著习惯于领导人或酋长的领导，总想找一个他们可以付与一片忠心的领导人或酋长。他们找到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就是罗得斯。1902年在马托波山区埋葬罗得斯的遗体时，他们用对国王的欢呼——巴耶蒂(Bayete)向他致敬；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予一个白人这样的荣誉。

鼓励而不是强迫

1896年10月马塔贝莱人投降和1897年马绍纳人暴动结束以后，再也没有暴动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黑人和白人就有了完全友好的关系。由于志愿劳动力的一再缺乏，产生了尖锐的争吵。据汤姆森说，罗得斯曾对他接见过的一些人说，劳力的供应之所以中断，原是由于理查德·马丁爵士的报告^②以及“埃克塞特大厅那些一时头脑发热的人的

^① “我看这些土著只不过是高等的狗面猴，消灭他们越快越好”。这是移民们对土著的共同态度。见斯引H. C. 汤姆森著作，第115页。

^② 理查德·马丁爵士是弗雷德里克·卡林顿爵士出任总司令。在他的报告里，他指责罗得西亚政权在迫使土著专员时不慎重；其中有些人太年轻，没有经验，并不打算给土著灌输自尊心。汤姆森说他们当中许多人“严厉而极不公平地对土著，并对叛乱和残酷的暴行负主要责任；而叛乱及暴行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残酷的暴行”。

努力”造成的。汤姆森宣称罗得斯对这一情况的声明是不真实的。劳动力的供应“早在
250 理查德·马丁的报告之前已被暴动打断了，而暴动则是由于压迫土著引起的”。^①

但是，要开发白种移民占有的土地，劳动力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在志愿的基础上又不能顺利地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报刊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采取强迫劳动的措施。就连约瑟夫·张伯伦在英国下院也承认对土著劳力的需要。“我相信勤奋对土著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尽力教会他们工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劳动的可贵和它的必要性，土著走向文明所取得的进步才有保障。因此，我觉得我们为鼓励土著工作而合理地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十分符合需要的。”^②要鼓励，不要强迫。英国枢密院 1898 年法令说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这法令的第 30 节规定：“除了在供应武器、弹药和烈性酒方面外，在没有得到政府大臣同意之前，不得以命令的形式对土著强加同样不适用于欧洲人后裔的任何条件、资历规定或限制。”英国大多数选民深信“他们国家的神圣任务就是向奴隶贸易和任何带有奴隶制或强迫劳动气味的物进行斗争”。^③这个信念支持了这个法令。

德国和英国的比较

对罗得西亚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所作的这番扼要的叙述，其目的不在于详细谈论这块领土发生叛乱以后的历史，主要的目的在于粗略地比较一下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在各自被征服时期和白人移民时期的人文情况。对这两块领土的占领几乎是同时从条约、协定和特许权开始的，这些条约、协定和特许权变成了要求占领权的基础。在西南非洲，对土著最初的反抗是逐步克服的；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的战败，安德鲁·兰伯特的霍屯督人和东部赫雷罗人的挑衅及他们的毁灭，都是肆无忌惮地霸占土地的小事件，其后才是通过买卖和“贸易”从赫雷罗人手里逐渐取得土地和牲畜。在罗得西亚不存在与这一局面十分等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把英国南非公司给马绍纳兰的移民分配土地的最初过程比作这一局面的话；正如英国枢密院 1918 年报告所说，英国南非公司在法律上是无权这样做的。^④但是，不管英国南非公司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反正它把土地分出去了，无论是凭租让权还是特许权，它对这些土地都不能拥有真正的所有权。马绍纳兰的首长马

① 见所引 H·C·汤姆森著作，第 84 页。并见同上著作第 232—240 页所引传教士约翰·怀特的信。

② H. G. 施内：《过去及未来的殖民》，伦敦（1926）；M. E. 汤姆森在所著《德意志殖民帝国的兴起与没落 1884—1918》（1939 年纽约版）中曾引用。

③ 见所引 P. 梅森著作，第 218 页。

④ 要了解这一立场的简明情况，可参看萨拉·格特鲁德·米林，《罗得斯》，伦敦（1933），第 161—162 页。

科尼是被迫发动暴动的，因为南非公司从他手里霸占去的土地已扩展到他村子的栅栏^①跟前。马科尼在绝望的情况下参加了暴动，以此抗议这些非法的、在他看来是不道德的行为。他的村子受到攻击；南非公司本来答应，如果他投降的话，便可以赦免他的性命，对这些话他信以为真，可是，在他投降以后，却被送交军法审判，被枪杀了。^②

在西南非洲没有与这件事十分相似的事情，除非我们把挑动考阿斯霍屯督人^③及东部赫雷罗人的“暴动”、简单的军法审判和枪杀副酋长尼科德默斯和卡希梅纳等事件看作这类事情。^④在达成“维多利亚协议”之后，白人移民于1893年10月和11月向洛本古拉发动的主要进攻以及洛本古拉后来的逃跑，在西南非洲的发展史上也没有可以比拟的事例。当然，赫雷罗人比马塔贝莱人在数量上要得多得多，但是，他们没有受过进攻队形的训练，这种进攻反而使马塔贝莱人实在太容易受到机枪火力的攻击了。新月形的队列是马贾哈进攻的“标准”和不变的形式，他们的“虚荣心永远不能满足，自负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总是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⑤毫无疑问，迫切发动对洛本古拉的阵地的进攻，消灭他的精锐团队并抢占他的土地和牲畜等等，都是由南非公司的部队深信机枪可以有效地对付新月队形进攻而引起的。认为这次进攻是正义的主要论点以下述两点为依据：白种移民总是受到马塔贝莱人的袭击，这绝对不能容忍；其次是马塔贝莱人常常无缘无故地袭击弱小部落，因而是罪有应得。

西南非洲和罗得西亚的重大差别，只有谈到主要的暴动时才暴露出来。赫雷罗人与 252 马塔贝莱人的暴动，都可以看作是移民和统治国的无端挑衅的结果。在这两个例子里，及时的起义都是在统治国政府的军队不在时发生，这些军队的缺席鼓励了暴动者不惜把他们的希望和计划孤注一掷。在这两个例子里，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谋杀移民，但两者却有所不同。赫雷罗人宽恕妇女和儿童，而马塔贝莱人和马绍纳人则不宽恕。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不同是不是因为德国传教士在西南非洲做了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而英国传教士在罗得西亚所做的工作不那么有效而且时间较短呢？在暴动的后期，两国政府都意识到有加强军事力量的需要。在其中的一个例子里，加强了军事力量导致暴动者的失败和颁布灭绝他们的命令，给他们留下来的只是绝望和无法解除的痛苦。在另一个例子里，由于某个人具有灵感，觉得个人的过失必须得到补救，有甘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具有了解人类的天才，从而改变了局势，为建立两敌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非洲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新关系创造了机会。而且这个殖民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

① 马绍纳人的村子，当地人称“克拉尔”(Kraal)，村子周围都设有栅栏。“克拉尔”的另一含义已见第七章有关译著。——译者

② 见所引 H. C. 汤姆森著作，第 8 章。

③ Khauas Hottentot 有时写成 Kharas H. 卡拉斯霍屯督。——译者

④ 见所引罗尔巴赫著作，第 269—270 页及 H. C. 汤姆森著作，第 9 章。

⑤ 西德尼·希伯德爵士。见所引梅森的著作第 121 页。

保证曾参与暴动的非洲人与这个国家的白种移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法律正义。

暴动以后，在这两块土地上，作为一个整体的白人殖民主义者，关心的是在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保持一条鸿沟”。我们已经看到了保罗·罗尔巴赫曾明确地宣布的“原则”：“对南非^①土著当中具有文化地位的人来说，最主要的一条高等生存法就是抛弃本民族不受约束的野蛮行为，成为一个为白人服务并依赖于白人的劳动者阶级。”^②在这里，罗尔巴赫无疑说出了绝大部分德国移民的心里话。但是，他又小心地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不必要给土著以宗教的指导。他说：“目前，毫无疑问，在对待土著方面……布尔人的制度就是所需要的制度。应给予在有组织的会众中开展的传教工作以可能最广阔最自由的活动范围，但是，宗教的教诲必须基本上排除任何写与读的形式，以免土著了解任何一种欧洲文字。”^③当然，一定还有其他德国人，他们愿意而且的确热心给予非洲人以一切他们可以接受的教育。

在罗得西亚，虽然“保持一条鸿沟”的原则并没有如此正式地表达出来，但是，却可能表现得更强烈。1903年2月索尔兹伯里的矿业商会向张伯伦先生建议，要“对现在使土著皈依基督教的制度加以限制，因为它产生了有害的结果；因此必须以劳动力的效用和普遍经济的原则取而代之。”

内皮尔上校以同样的精神在枢密院提议，每年由罗得西亚当局转交给传教团的一千五百英镑土著教育补助金应削减为一千英镑，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土著最老实，最可靠，最有用”。^④但是，其他人批判了这种看法；他们企图找出一种最好的办法去教育土著，为土著推开基督教堂的大门，同时又能保存欧洲文明的得之不易的进步

过去和进化着的未来

同样有趣的是，人们在这两块领土上都发现有人借控诉过去的暴行，为现在虐待非洲人辩解。在德国的“白皮书”里有人要英国人不要忘记克伦威尔在十七世纪中叶在爱尔兰犯下的暴行。^⑤罗得斯在他短暂的一生快要接近终结的时候，在他的牛津同学面前，谈到他为消除对抗以达到他的目的而采取的潦草塞责的而不是最高级的办法时，为自己辩解：“但是，你们必须回顾英国史上的远古时期，找出与南非事态相配称的事情。在南非，有不少人为国家做了好事，但在行动上采用了他们时代的暴力，但是，这种行为在更为和平更为守法的时代里是难以辩护的。我自己的一生和行动必须在这类人当中

① 原文为南非，疑为“西南非洲”之误。——译者

② 见所引罗尔巴赫著作，第286页。

③ 见所引梅森著作，第252页。

④ 见伯林1919年出版之“白皮书”，第237页。

衡量……。”^①这两种态度无疑说明了他们对人类生活中起作用的进化过程缺乏了解。克伦威尔的爱尔兰战役普遍地被看作是英国史上的一个污点，而这并非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为和平更为守法的时代”。全世界都承认奴隶制是文明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可悲的附属品，直到人们看到了它的恐怖，并且在精神上采取逐渐的步骤，把它看 254 作对人类无益的东西去废除它。人们可能把西南非洲和南罗得西亚的出现看作是猖獗一时的帝国主义者的最后表演之一。前者是德皇威廉二世鼓动的，他决心要攫取“阳光普照下的一块地方”，并在海外创建一个“新德国”；后者是由赛西尔·罗得斯鼓动的，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扩大英帝国，把整个文明世界置于英国统治之下”。回顾一下威廉与罗得斯在波茨坦的会见也是有趣的。他们似乎十分友好地在安排那些影响中非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务。那时候他们当中可能没有谁会相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结束以前，人类决定制止帝国的扩张，并把“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奋战的条件下尚不能自立的民族”的福利当作“文明的神圣委托”。现在我们必须谈谈人类迈出的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前进步伐。

^① 罗得斯在奥里尔学院的演说，转引自 J. G. 麦克唐纳著作，第391—392页。

第三部分 委任统治和联合国

第十二章 国际联盟和委任统治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南非联邦的博塔政府决定支持协约国对抗中欧同盟国（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等国同盟——译者）。这个决定遭到议会和武装力量相当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浪潮曾受到西南非洲德国人的鼓舞和支持，结果引起了一场以荷兰人后裔为主的南非人反对政府的暴动。一个不愉快的镇压暴动的任务落在博塔和史未资将军的身上，那就是首先和自己的老战友们发生短暂的悲剧性的冲突，然后政府才可能作出对付西南非洲德国军事力量威胁的尝试。

对抗德国军事力量的战役只持续了几个月，对后果大家都不再存在怀疑。博塔把他的军事力量分为五个纵队，从南面和东南，先从卢得立次湾，最后从沃尔维斯港进行作战。参加战争的南非联邦部队约六万人。德国正规军和后备军不超过九千人左右，不断地被迫向北撤退，直到1915年7月9日，德国政府指令他们在奥塔维和楚梅布之间的铁路线中段，在科腊布地方向博塔将军投降。由于科腊布条约给予德国战斗人员的宽大条件，非正规部队容许恢复他们的文职，而仅有正规部队军官二十六人因拒绝宣誓而被拘留。科腊布戒严令在保护国颁布以后，绝大多数居民^①恢复了正常的和平时期的职业。在博塔回到南非联邦时，拜尔将军成为保护国的军事总督，而前南非内政部长戈奇斯被任命为首席民政部长。1915年10月撤销军事总督和首席民政部长两职，戈奇斯（后来是霍华德爵士）被任命为行政长官。

1915年下半年，保护国政治气氛的特点是德国人有自信心。德国保护国军事力量的失败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但是，他们深信殖民地的未来将取决于欧洲的局势。1915年中，从整体上说，欧洲军事形势有利于德国人。在东部，俄国已暴露了他的弱点；在西部，德国部队在距离巴黎五十五哩和英国海岸六十五哩的地方，挖壕固守。英国海军无力对较小的德国舰队进行决战，德国潜艇成为对协约国商运的经常威胁。虽然美国已于1917年4月参加了对德战争，到1918年中期，最后结局仍属疑问。直到最高统帅福煦于

^① 1914年约有15,000名白人（其中约13,000名德国人和1,800名南非人）和在警管区的83,000名土著。

1918年7月发动全面攻势，才看出德国的崩溃已成不可避免的定局，西方列强才开始认真地准备和平。西南非洲的未来，与上述的和平，尤其是与1919年1至6月的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中所表现的人类的感情和动机，具有密切的关系。为了了解目前这地区的人文问题，必须检查在那些划时代的岁月中所发生的事件。

巴 黎 和 会

在巴黎和会上，德国面临着协约国和参战国，其中包括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二十二个其它国家。全体会议在正式场合只举行过257几次，会议包括七十个全权代表。对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各分配五席，其它四十五席被分配给其余的参战国。有趣味的是对每一个英国自治领也给予单独的代表权，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各分配两席，对新西兰则分配一席。南非联邦由博塔和史末资将军任代表。

在和会初期，协约国最高组织是由五个主要强国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组成的十人理事会。由于必需作出迅速而秘密的决定，证明十人机构太大，不久就由四人理事会所替代——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四巨头”——法国总理及和会会议主席乔治·克里孟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和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伊曼纽尔·奥兰多四人组成。后来意代表退出，就成为“三巨头”——克里孟梭、威尔逊和劳埃德·乔治——有时他们也被说成是和平的独裁者。可以认为所有和约的主要条款是由这些人决定的。他们以自己创造性的理想和本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他们要对本国人民最后负责，和约条款的批准或拒绝也要由本国人民做最后决定。为了了解和会主要倡议的革命特征，有必要回忆一下各主要参与国思想界的民意状况。以前的战争仅涉及专业军人，这次史无前例和规模宏大的战争却使整个国家都卷进去了，这就迫使每一个人重新检查战争的根源，它似乎主要地由于毫无理性的民族自大和野心所形成。这里不禁令人回忆在《我的奋斗》中的叙述。在那本书中希特勒表达了他自己和所有德国人对于战争的心情。

“1914年的战争，肯定不是强加于群众的；它甚至是全民所要求的……对我来说那些时刻的到来，使我从年青时代就压得很沉重的忧伤得到解救。我今天并不感到惭愧来承认由于时代的狂热使我着迷，我慷慨激昂地为感谢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下跪。”

当这种罪恶的实现和全国许多家庭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相联结在一起时，那自然258会使正常的人们要普遍地渴望和坚决要求采取应有措施，以遏止由于放纵的国家野心所引起的战争。在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战壕争夺战中，为了取得几百码的“胜利前进”，进

攻有铁丝网、机枪和密集炮火保护的据点，造成令人震惊的屠杀，第二天敌人反攻又重新夺回据点。这样的现实，使人确信这是世界上政治制度令人难以忍受的悲剧。假使在这里允许作者谈谈个人回忆，那么，在堑壕里的人是看不到希望的，除非这是“以战止战”。国际联盟所灌注的思想，要把权利和公正放在国家的扩张和光荣之上，假使可能实现，似乎值得为它牺牲个人生命。即使对一个厌倦战争的士兵，他虽然身受战争之害，而这种理想却给予他希望；即令他曾经发誓不再为国家的光荣而战，为了这样一种国际事业，他也会觉得值得再战。在英国，这种经过思想家若干年发展起来的思想，当这个民族受到苦难的时候，又重新活跃起来。

国际联盟的概念

1918年1月5日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宣布他认为对永久和平所必需的三个条件是：一、重新确立条约的尊严；二、领土的解决根据民族自决权或被统治者的同意；三、创立某种国际组织，“以限制军备的负担和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后来劳埃德·乔治在下院面临重大的辩论时，还是试图敦促下院支持国际联盟：

“假使能防止一次战争，国际联盟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假使你让一代人和平生活，不让千百万人流血和这样多的家庭发生痛苦，国际联盟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请求任何人不要嘲笑国际联盟。让我们试试吧！我相信它将成功地阻止一些事件的发生。世界曾经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直到最后我们已经毫无阻止战争的希望。国联也许不能遏制所有的战争。但社会用它所有的组织也没有成功地去遏止每一个罪恶。它所能做的只是防止或制止罪恶的发生。这就是国际联盟所将要做的事。因此我对它满怀希望和信心”。^①

在美国，威尔逊总统也正在发展同样的概念。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的演说，包括他著名的“十四点”的内容。这些后来使中欧同盟国的和平试探者及1918年停战的安排成为可能。演说的基本概念是：“要以公正的原则对待所有人民和所有民族，不论强弱，他们相互之间应享有同样的自由及安全的权利。如果不以这个原则作为基础，国际正义的任何机构都不能维持”。^②在十四点中有八点涉及欧洲和土耳其帝国边界的领土问题，有两点是关于海上自由航行和撤除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还有两点是关于被侵略和被占领地区的领土恢复问题。剩下两点密切联系导致委任统治制度的事件，因而也和西南非洲有密切关系。第十四点说：“必须根据旨在保证不论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

^① 《在下院的演说》，1919年7月3日。

^② 《演说摘要》，见田伯烈（主编）《巴黎和会的历史》，卷三，附录三。

土完整的特殊盟约，组织一个普遍的国际联合会。”这和前几天劳埃德·乔治所发表的原则是相吻合的。

第五点更直接与西南非洲有关：“对所有殖民地的要求，要作一个不受约束的、开明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这个调整要严格遵守下列原则：在决定所有主权问题时，有关居民的利益与尚未确定其所有权的政府的合理要求，都应同等重视。”

次月，威尔逊宣布他的“四项原则”。其中两项是：“国与国之间，不能拿人民和地方来进行交易，拿它们当做在游戏中可以随便处理的奴隶或是棋子，尽管这游戏甚至是那早已声名狼藉的势力均衡的大游戏”；而是“这次战争所牵涉的每项领土问题必须依照有关居民的利益并为他们的福利作出决定，不能以此作为各竞争国之间互相要求的一部分调整或妥协。”威尔逊的其它重要声明包括：“当我们的权利符合人权和人道时，我们准备为它们而奋斗”。以及“将来各大国应该获得安全，每一国家当可能由于敌对的联盟及势力均衡而互相嫉妒时要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国际联盟，以保证整个世界的和平和正义”。并在1918年7月4日说：“我们所寻求的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上，并由人类集体意见予以支持的法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1918年9月他补充说：那些坐在和平桌上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那个代价就是，不管谁的利益受到妨碍，都应从不偏不倚的公平来解决每项问题。”²⁶⁰

“一个切实的建议”

在伦敦史末资将军已和国际联盟协会站在一起了。早在1917年5月他就在由布赖斯勋爵主持的一次国联协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提案：“在目前的战争结束后，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最好成立某种机构以维护国际权利和世界和平。”他同意布赖斯勋爵的意见：“你必须做争取人心的工作”。^①当战争将近结束时，史末资把很多方面所出现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想法归纳起来，写了他那篇有名的论文《国际联盟，一个切实的建议》（伦敦，1918）。这篇论文不仅对公众而且对“四巨头”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而也对国联盟约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切实的建议》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由于它一般地对委任统治制度，特别是对西南非洲的密切联系，证明有必要重复讲述其主要论点。德国处于完全失败的痛苦中：“欧洲破产了，国际联盟必须是这个巨大产业的继承人”。“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最庄严的关键时刻分赃制度的应用……将是真正怙恶不悛的疯狂”。因此“转向国际联盟必须代替任何国家吞并的政策”，不能再存在吞并，只有用民族自决代替“以往的掠夺、贪婪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在这

^①见萨拉·格特鲁德·米林：《史末资将军》，伦敦（1936），第2卷，第85—88页。

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人类的管理也应该作一次最大的迈进。在这里国家的管理，将不是由于上面的强迫命令，而是由于下面的同意。政府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将是我们的公式。……一个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的时刻已经到来。……拔营了，人类的巨大旅行队再度踏上征途”。在史末资看来，国际联盟要在人类的管理方面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同时对“各国人民来说，必然成为和平的保证；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来说，它必然成为伟大的劳工国际；对整个人类来说，必然成为道德和精神团结的化身和生动的表现”。

这些高贵的理想，对于象克里孟梭那样的政治家，这些可能有点太理想了。由于他的国家被德国人折磨了将近五年，克里孟梭没有隐讳自己的感情，他认为，在他准备考虑任何国际联盟之前，战争必须如此结束，使德国永远不能再威胁法国的安全。不过他还是同意民族自决和不互相吞并。但是，从七百万战斗人员死在欧洲、二千多万人受伤这一事实看，却要求正义，严格的正义，并以此作为首要的不可避免的条件。虽然克里孟梭作了许多讥讽，他体会到即使在惩罚一个人的最痛恨的敌人，也被迫要强调精神的作用。当他因为没有能破坏德国的统一来制服德国，而在法国参议院受到攻击时，他的答复是：只有一个深远的统一，这就是内心意识的统一，对这种统一，人的手是不能干预的，“在外交的草约里，你找不到统一；它在人们的心里”。①

史末资甚至更加强烈地感到积极的精神上的收获是至高无上的。他宣称进步的伟大理想已取得胜利，“这就是这次战争的巨大结果和真正永久的意义。……人性的更为卑鄙的因素已在敌人那里失败了；它们不应该在胜利者中间重新建立。……我深信国际联盟将为欧洲指明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来摆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破坏”。②

是委任统治，还是吞并？

然而正是在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问题上，史末资理想的华丽的三桅船几乎沉没了。262 他说：对欧洲和中东应实行委任统治，但不能适用于非洲，那是“野蛮人居住的地区，他们不仅不可能管理自己，而且对他们应用任何欧洲意义的政治自决的概念是行不通的”。③加之史末资这个军人领会到西南非洲对南非联邦的战略的重要性，他跟博塔一样要求吞并西南非洲。澳洲和新西兰因为已有第一手的经验，认为国际管理制是无效的，对于他们在太平洋征服的土地亦要求公开的吞并。在1919年3月15日英帝国战时内阁一致决定让这些自治领吞并它们邻近地区的德国领土，作为它们为协约国事业遭受巨

① 见乔治·亚当：《老虎总理乔治·克里孟梭，1841—1929》，伦敦（1930），第262页。

② 见即伯烈上述著作，第2卷第16—17页及第3卷第74—78页。

③ 《一个切要的建议》，第15页。

大牺牲所需要的报酬。但是，舆论是反对英帝国的扩展的，因而劳埃德·乔治发现他是处于招徕的地位。他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协约国不能回到以前的状态，“要不惜最大的牺牲赋予国联以受人信赖的特性，不然它就会成为一个笑柄。”在一个非公开的英联邦讨论会上，劳埃德·乔治力劝自治领放弃它们吞并的要求，而接受一种委任统治的形式。这种形式能使委任统治地作为受委任国的一部分那样来管理，不过它要承担国际责任。这样除了甲类乙类委任统治地外，还形成了丙类委任统治地，其特点规定在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

盟约的神圣委托^①

许多的争辩和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条款进行的，同时，许多对南非的谴责也基于此，假使我们要了解西南非洲后来委任统治的历史，对它的条款必须加以研究。同甲类乙类委任统治地——那是为了仅仅需要暂时的保护和监护的人民而设计的——来对照，丙类委任统治地的特殊性质在盟约二十二条第一款作了如下的叙述：

“凡殖民地及领土于此次战争之后不复属于从前统治该地之各国，而其居民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奋战的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则应适用下列之原则，即将此等人民的福利²⁶³及发展成为文明之神圣委托，此项任务之履行应载入本盟约。”

第二款说明完成这个意图的方法：

“实现此项原则之最妥善方法莫如以此种人民之保佐，委诸资源上、经验上或地理上足以承担此责任而亦乐于接受之各先进国，该国即以受委任国之资格，代表国际联盟施行此项保佐”。

第六款、第七款与第九款直接应用于西南非洲，这些条款声称：

“其他地区如西南非洲及南太平洋某些岛屿，或因居民稀少，或因幅员不广，或因距文明中心辽远，或因地理上接近受委任国领土，或因其他情形最宜受治于受委任国法律之下，作为其领土之一部分；但为土著利益计，受委任国应遵行以上所载之保障。”

“受委任国须将委任统治地之情形，向行政院提出年度报告。”

“设一常设委员会，专任接受及审查各受委任国之年度报告，并就关于执行委任统治之各项问题，向行政院陈述意见。”

接受这个盟约作为凡尔赛条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之后，^②德国根据第一百一十九条将其海外领土的所有权利与所有权名义放弃，交给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这些领土由主

^① 见附录一。

^② 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均以国联盟约为其第一部分。——译者



要协约国交给那些选定的能够并愿意接受委任统治的受委任国。1919年5月6日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的最高会议决定，南非联邦应对西南非洲实行委任统治，从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批准时生效（该和约已于1919年6月28日签字）。

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①

264 主要协约国与参战国和受委任国之间分别就一个或几个委任统治地草拟单独的协定。1920年12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德属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书的前言中，声称这个委任统治是“委托英王陛下，由南非联邦政府代表他统治上述领土”。

委任统治书的第二条声称：

“受委任国对委任统治地应有行政和立法的全权。……作为整个南非联邦领土的一部分，南非联邦的法律可适用于这个地区，但保留当地条件所要求的局部修改。受委任国应尽力所能及促进本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

第三、四、五条，包括关于禁止贩卖奴隶、武器贸易、对土著贩卖烈酒的规定和除去某些需要外禁止对土著施加军事训练，保证宗教与信仰的自由，并允许所有国联会员国国籍的传教士执行他们的职务。

第六、七两条规定，受委任国必须按照国联行政院的需要，向国联行政院提出年度报告。对委任统治书条文只有通过行政院的同意才能修改。

最后（第七条）：

“受委任国同意：如果在受委任国与国联另一会员国间因对委任书条文的解释或应用发生争议，不能通过谈判解决时，应将这些争议提交国联盟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国际常设法院。”

西南非洲托管制度就这样产生了。它的条文并未用明确的法律词句，而是用表达人类精神的新的决心的措词来说明的。“神圣的委托”这个概念，在帝国或殖民管理的文体中并非是全新的东西。直到近代它不时地出现于品格高尚的人们的理想中，但以前从未被特意地以“文明”的名义接受作为胜利强国管理征服地区的基本原则。同时，这种
265 对以前国际协定中概念的颂词，在受托国受到委托而执行它的工作时，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

“谁监视那个监视者？”没有人能够管理管理者，而且，他们作为那个时代的人，那些监护人只照顾自己的利益。然而现在人类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抵销了：受委任国接受了向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提供年度概况的责任，这种常设委员会代表国际联盟起

^① 见附录二。

监督员的作用。为了防止这个制度的败坏，特规定委员会成员要依据他们的政治与管理经验选出，不受任何受委任国政府的约束。

由于盟约第二十二条款和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的侧重点不同，可能会产生误解和冲突。前者重点是在“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奋战的条件下尚不能自立的人民”，他们的福利与发展是构成文明的神圣委托的内容，在委任统治书中没有象这样特别涉及土著居民，受委任国被敦促“力所能及促进‘本地区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西南非洲的情况，居民不仅包括土著，而且还有白人移民，完成委任统治责任问题就转移到受委任国要对这两部分居民的福利都给予相对的照管。这个地区的白人移民也应该得到照顾，这似乎被英国首相认为是当然的事。劳埃德·乔治于1919年6月2日在英国下院说道：

“关于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在谈判中决定对德国殖民地必须处理，但不是把它们交给战胜国去进行分配，而是委托给大国，用人道主义的名义和代表人道主义去管理。各个委任地依据各地区的特点，分别托管于不同的国家。例如，西南非洲与开普殖民地毗邻，地理上很象是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就绝不能与一个距离管理中心二千或三千哩远的殖民地同等看待。西南非洲将成为南非联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由南非人去殖民，²⁶⁶你们不可能采取任何其它措施……”^①

另一方面，威尔逊总统除历史性的回忆外，对委任统治地的白人移民则未曾有所说明。1919年2月14日，他在巴黎和会上介绍国联宪章（指国联盟约——译者）的草案时说：

“据我看来，关于这个盟约还有一个特色，它有一个过去从未取得的最大、最令人满意的进步，就是我们结束了对不能自立的人民的兼并，过去在某些场合有些强国仅利用这些以自肥。我们以极严肃的态度承认世界上不能自立和不发达的人民在那种情况下，给我们提出一个义务，要首先关心他们的利益，然后才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使用他们；而且今后在所有这类情况下，国际联盟的责任要注意那些被指定监护、帮助这些人民的国家，在关心受委任国本身利益和愿望之前，首先要关心被照顾对象的利益和发展。

“各位先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进步了。如果你们回顾世界历史，你们将看到这些不能自立的人民是怎样经常做了没有良心的列强的牺牲品。近年来很多悲惨的揭露材料之一，那就是幸而被我们打败的巨大的强国对它所吞并的一些殖民地的不能自立的人民，施加不公正和不可容忍的负担，它的兴趣无宁是把他们灭绝，而不是使他们得到发展。其愿望是为了欧洲人的目的，霸占他们的土地，而不是让他们分享要把这些地区的

^① 见田伯烈：《巴黎和会的历史》，第3卷，第95页。

人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的这种信念。现在这个世界在法律上表达了它的良知，指出上述情况总要有个结束，……

“过去相互猜疑的人们，现在能够象朋友和伙伴一样，生活在一个家庭里，而且他们也愿意这样做。互不信任的瘴气已经清除，人们看法完全相同而且说：我们是兄弟并且有共同的目的，但以前我们没有领会，现在我们已真正地领会它，这就是友谊的盟约。”^①

威尔逊总统作为国际联盟十四国委员会的代言人，说出了他认为是委员会给巴黎和会提出的关于国联宪章的意见。这肯定可作为委员会和和会体现在国联宪章中的意图的
267 最接近的官方声明。毫无疑问，和会在接受宪章和委员会主席对它的解说中公开承认：国际联盟的职责是要注意使受委任国在关心他们自己利益之前，首先对委托给他们的“不能自立的人民的利益予以关心”。这毕竟是体现了盟约第二十二条款第一款的精神。

博塔在凡尔赛的作用

看看南非代表在和会上对这些发展是怎样反应的，这是有趣的。史末资接受对西南非洲情况应用“不吞并”的原则似乎有巨大的困难，他参加第二十二条款主要部分的起草，虽然从后来的行动中，表现了他仍然认为“丙类”委任统治地就是全部吞并，只不过是名义上有所不同而已。博塔的反应显然有些不同，值得我们考虑这个显要人物的意见。虽然他在诡辩方面比他年轻的同僚才能差些，但仍然留下这种印象，他是个“天才人物”——具有直觉、想象的理解力。^② 劳埃德·乔治谈到他的令人注意的风度、自然的仪表和他的个性所表现的力量都使他成为天生的领袖时，他说：“我从未遇到这样一个人，他不仅在言行方面体现智慧，他是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一个伟大战士，一个更伟大的顾问和调解人。在整个巴黎会议的商讨中，他主张一个不留后遗症的解决办法。”提到他在南非方面那个广阔知识时，劳埃德·乔治继续说：

“如果人们在智力与品质上赋有才能的话——博塔在这两方面都很具备，——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就能发展其明澈的眼光，广阔的智力和坚定的意向，可以使他们达到这种水平：能以稳定的胆量和冷静清晰的判断来对付生活上所有问题。这能使他们以确信的
智慧辨别那些关系着并决定着他们的方向的事情。”^③

在心目中博塔的品质有这样的评价，我们就能够估价当盟约第二十二条款在和会上

① 同上，第64—65页。

② 大卫·劳埃德·乔治：《和平条约的真象》，伦敦（1938），第1卷，第260页。

③ 同上，第257—260页。

遭到反对时他曾经作出的判断和行动的重要性。当澳大利亚的首相休斯声称他的国家不²⁶⁸准备接受东部新几内亚为委任统治地而要求吞并时，出现了一些危机。对威尔逊总统的庄严演说所涉及的问题来说，澳大利亚这样要求是否准备“蔑视整个文明世界的呼吁”呢？休斯回答说：“真相就是如此，威尔逊总统”。对这一挑战，据劳埃德·乔治说，新西兰的梅西^①咕嘈地表示赞同。这件事与其它刺激的事结合在一起，激怒了威尔逊总统，使和会有破裂的危险。幸亏由于它促使博塔将军出来平息了这场风波。博塔回忆到对布尔人战争的苦难和战后成立联邦的极端困难，便敦促会议成员们不应停留在细小的问题上。如果他们可以实现更大更高的理想，较小的顾虑不应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是他当南非因为个别人的意见分歧使联邦的理想有毁灭的危险时所极力主张的。他们必须在小的事情上让路。他说他赞赏威尔逊总统的理想，这是世界人类的理想。在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争取一个较好的全世界的相互了解。人类期待着他们的支持去消除所有未来的战争。在小事情上让步，他们将使更高的理想在全世界更容易接受。至于他个人，他说，他对德属西南非洲问题持有极其明确的态度。他认为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于这次和会上所要解决的任何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和会上解决，但他要支持盟约，因为他知道参加国际联盟的大多数人也都是由那天出席的那些人所组成，他们了解这个处境，同时他们不愿使任何受委任国去管理国家的事成为不可能。最后他希望他们应该以合作的精神进行尝试，应放弃较小的考虑来迎接困难，使更大理想成为可能。^②

不仅是博塔演说的词句，而且连他说话的风度，都在会议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威尔逊总统会后立即向劳埃德·乔治说，这是他从未曾听到过的最深刻的演说。博塔的精神表现出了最合情合理的最好的人性。

1919年6月28日，签订对德国和平条约。乔治·克里孟梭在敦促其同胞批准这条约时，做了一次难忘的评述。他说：“天晓得当你分析一个涉及到每一个问题都要用不知²⁶⁹多少条款的条约时，你不能忘记对于那错综复杂的条文，只有你认为它有价值它才有价值，你把它分析成啥样它就成为啥样。”^③同样的真理必然适用于委任统治。

在条约签订之后，路易斯·博塔回到了南非，两个月后，他于8月27日在那里死去，“开创”委任统治的艰巨任务留给了他的后任总理简·克里斯琴·史末资。

① 当时新西兰的首相。——译者

② 见上引劳埃德·乔治著作，第1卷，第543—546页。

③ 见前引乔治·亚当：《老虎总理乔治·克里孟梭，1841—1929》，第264页。

270 第十三章 委任统治地的管理：第一阶段(1920—1928)

1919年9月8日,《南非联邦议会公报》宣布南非联邦受委托对德属西南非洲执行委任统治。三天后立法议会批准和平条约,并于9月12日同意接受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在一次议会特别会议上通过和平条约及西南非洲委任统治法令(1919年49号法令),这个法令授权联邦总督得变更这一地区所实施的任何法律并制订新法律。总督在上述地区又可授权指定的官员在他的指令下代表他执行法令。但对土地或领海所有权的批准、矿产和贸易的转让和应划为土著保留地的土地转移等项,必须通过议会核准。根据1921年第1号公告,总督授权予联邦政府所指定的行政长官。在1920年1月1日吉斯伯特·赖茨·霍夫迈尔继任霍华德·戈奇斯爵士被任命为新的行政长官。这个法令的结果自然是为了使这一地区的统治直接归联邦总理,他对制定该地区的政策是实际负责的。

占 领 时 期

在考察这项政策和采取步骤实行这项政策之前,值得我们回忆一下,1915年7月德军在科腊布投降直到南非联邦接受委任统治期间,南非军队占领这个地区的情况。宽大的科腊布和平条件除去将这个地区置于军法管制之下,允许德国居民继续象以前一样从事农业和其它职业。联邦政府遵守海牙公约第四十三条,因此认定占领军需要尽可能地尊重这个地区所实施的法律。可是这些法律在执行中经受了剧烈的改变。特别关于土著人民,他们在以前的部落土地因战争而空闲的好农田中,曾给分配一些临时保留地,并被保护不受以前主人的虐待。他们要求的这种待遇,已由总督视察这地区时做出诺言。于是给他们留下一种印象:他们从前的部落地区将归还他们。他们却没有认识到一项白人所熟知的事实,德国人在欧战中仍能获得胜利,他们可能不久就要恢复这个地区的权利。在这同时,行政机关放松了以前德国人的铁腕统治:鞭打制度已被制止;德国主人有时为了虐待佣人也受到惩罚。不少的土著公开对抗主人并离开他们,并用多种方法积累小群牲畜,这些都是过去所不允许的。漫游的自由,给牲畜饮水的自由(不久前仅只对白人农民才许可这样做),不服从的自由或离开他们以前的主人(不顾德国人取得胜利时的残酷惩罚的威胁),等等,这些新的自由完全改变了土著的看法,并使他

们对以前的白人移民产生了藐视。行政人员被指示采取温和的方法去安抚白人，同时不激怒土著；甚至警察也经常得不到他们的拥护。有些地方官是这样的意见：从“二十五”到“1英镑或一个月”^①是两类不同性质和不能转换的概念。在土著的理解中，也同样存在着一条不易逾越的鸿沟，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新政策解释为某种弱点或恐惧，而不是视为宽大行为。

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在1918年年中，当德国人已明显地接近失败时，联邦公民作为行商和企业家，或带着游牧执照远行的布尔人，或暂时租赁土地的农民，纷纷进入西南非洲。当然德国居民的命运甚至在停战之后还没有确定，这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已部分开发的与一百九十三个未开发的德国农庄是在这地区最好的耕地，对希望当移民的人来说，似乎很具有吸引力；虽然，大多数联邦公民也明确知道这个地区的浑名叫布须曼²⁷²人地区和佛佛国。对于这些寄托国家未来希望的人们存在着严重的疑虑：是否能够吸引足够的白人移民到这个地区来。凡尔赛条约授权受委任国遣返所有敌国公民并没收其财产，因此而产生的任何赔偿由德国负责。博塔与史末资都感到和平条件的苛刻，同时他们从经验中体会到德国人在联邦移民中的价值，决定只遣返德国的军人、警察与行政人员，而允许从事农业、商业的人留下来，他们的财产也保持不动。1919年4月在这地区大约一万二千三百德国人中有六千三百八十四人，已被驱逐出境，其中一千六百一十九人是军人（包括家属），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是官员，八百七十三名是警察，另有一千二百二十三名“不受欢迎的人”和一千四百三十三名自愿回国的人。后来又决定允许一些在这地区有财产的人，回到他们的农庄。1921年人口普查，计有白人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二人，其中德国人占七千八百五十五人，英国人一万零七百六十三人几乎都来自南非联邦，其中包括一千七百名联邦公民。当德国统治末期，他们已经在西南非洲南部定居。

战争后期畜产品在南非联邦市场上已卖到高价。一头公牛售二十英镑，当地农民还留着他们的牲畜不卖，希望涨到每头二十五英镑。1916—17和1917—18两年雨量充沛，1919—20和1920—21两年雨量也不少，因此到处是繁荣景象。直到1921—22年这种繁荣景象为极端严重的旱灾所破坏。金刚石生产从1916到1919年收入约九十八万五千英镑，南非联邦政府把这项收入给了保护国，作为开辟委任统治地的行政开支。另一桩好处是联邦不让保护国负担军事占领的开支，而把它列为联邦自己的军费开支。

^① 数日、钱数和时间是三种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译者

白人殖民地

委任统治地在经济与财政方面在开始阶段是良好的。行政长官在1919年关于该地区报告的结尾部分中宣称进展的情况是满意的。这个地区已经安定下来开展工作，农民能赚钱，矿业繁忙，商业也兴盛。“这个地区目前需要居民，但不是一个适合不带资本的²⁷³人们移住的地方。自从占领以来，第一次收入超过了支出，假使金刚石工业象现在一样，继续保持良好情况，^①未来的几年将很少或完全没有财政上的困难。”在1920年制定了许多公告，以促进委任统治地向南非联邦“整体的一部分”发展。其中有1912年联邦土地居住法案在这个地区的引用（公告14号、29号、47号和53号）和无偿地撤销德国统治时代所建立的特许权公司的土地和矿产特权的公告（1920年59号公告）。1920年65号公告制定了有关1919年所遣返的德国人的财产的管理、经营和保管的条例。这些措施对白人殖民的土地政策扫清了道路。为了这个目的，在西南非洲建立了土地局，计有主席一人和成员四人，人员由联邦政府调配。在南部地区经过测量以后，对来自南非联邦乘牛车远迁的布尔人颁给大量的临时放牧执照。1920年接近年终在瓦尔姆巴德和克特曼斯霍普地区约宣布八十个农场的成立，由于立即配给这些农场的土地，殖民地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移民的情况是困难的。大部分认为可用的农场是没有水的；移民的先驱者必须亲自打井，他们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由于寻找水源的失败，损失许许多多英镑，结果行政当局不得不运用许多钻井机器，它不但拯救了许多移民免于毁灭，而且加速了殖民地发展的全过程。^②但是，许多年来由于缺乏足够的水和水站地点在农场间分配不当，证明对畜牧业会产生严重的障碍，特别在于早时期。在殖民区的初期，移民一般都是在钻井机器到来以前来的。

在殖民区的最初三年，1920—22年，申请农场的人数远远超过可资分配的面积。²⁷⁴1921年申请书超出八百份，配给地只有二百四十五份；到1923年终共有七百三十块配给地，合计面积大约五百万公顷，购价约四十五万英镑。在此期间战后不景气已经到来，牲畜的价格几乎下降十分之九，1921—22年的严重旱灾迫使99%的移民放弃了他们的土地。

^① 《西南非洲行政长官报告》，1919，（联邦公报，1920，第40期），第14页。

^② 关于从1919年到1939年殖民区的总结，见《行政长官报告》，1939年，第18章。

政府的形式

当时西南非洲的行政管理的重要发展已在进行，委任统治的某种政府形式必须形成。对于行政当局和南非联邦政府都无前例可循。1920年10月“德韦特委员会”受命“对西南非洲保护国政府的未来形式问题进行调查。”1920年11月根据初步报告的结果，由行政长官组织了一个由地区一般居民构成的六人顾问委员会，随后增至九人，他们选自对农业、商业、矿业、工资劳动和土著利益方面有专门学识的人。这些成员都不是政府公务员，只有那土著事务顾问，他可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就是土著事务部的一个官员。委员会的初步和最后报告中包括面对本地区管理问题的许多方面的意见。有趣而重要的还有一个成员 C. T. M. 威尔科克斯的单独意见，谈到根据国联盟约和委任统治的规定，关于西南非洲与南非联邦的政治关系，他提到1920年9月16日史末资将军在温德和克的演说中曾说过，西南非洲对南非联邦的关系相当于整个吞并，只是名义不同而已。^①威尔科克斯抗议这个意见，认为“委任统治”这一名词不能被看做是对“吞并”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如果这样解释“必然导致受委任国对义务、权力和责任的误解”。他仍然敦促服从国联所支持的，对那些适当的移民给以各种可能的鼓励，让他们到这个国家来定居。同时并建议采纳1914年博塔将军所鼓吹的对德国人采取宽大的政策。^②当西南非洲的主权的争论在以后的七、八年中一直成为联邦政府和国联委任统治常设委员会之间的主要争论时，^③这个备忘录的重要性就格外明显了。

1921年1月1日军政府撤销以后，德韦特委员会在它的最后报告中，^④陈述了它的意见：当这地区的人口至少包括一万名成年的英国男性公民时，这地区的政府形式应和南非联邦的四个省的政府形式相同，略加一些变动。作为这种变更的初步措施，建议德国居民应该使他们取得英国国籍。为了这个目的，1924年南非联邦议会制定了德国居民自动归化法案。

土 著 事 务

在这期间地区的土著事务已成为国际联盟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日益关注的问题。根

① 见1920年9月18日《开普日报》。

② 1914年9月9日联邦国会特别会议。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昆西·赖特，《国际联盟下的委任统治》，芝加哥（1930），第9章；R. N. 乔德休里，《国际委任统治和托管制度》，海牙（1955），第8章。

④ 1921年联邦公报，第34号。

据 1921 年人口统计，计有土著居民约二十万人。其中约十三万三千人是警管区北面的“北方土著”，包括奥万博兰地区的约九万名奥万博人；在欧科范果地区的一万零五百名奥万博人（通常称为“欧科范果人”）；大约一万零二百名在考科裴勒得的奥瓦希姆巴人和奥瓦真希姆巴人；大致约有一万八千名在卡普里维地带，^①和约四千或更多的布须曼人。在警管区内，计有三个主要的种族集团：赫雷罗人约三万二千人，山地达马腊人或岩石卡弗人约二万一千人，和一个同等人数的纳马人或霍屯督人。^②北方部落占有部分认为不适于作白人殖民地的地区。但在警管区，除去那些不曾叛变过德国人并和德国人订立条约的部落占有少数保留地外，其他土著没有他们自己的土地，而是带着他们繁殖的畜群在未被占用的土地上到处迁移。除去少数主要分配给赫雷罗人的临时保留地外，没有划分土地安置那些警管区的部落。很明显，他们被要求作为白人移民的仆役，但是在南非联邦，人们却认为土著应该有保留地作为他们的家园。

1920 年的后期，行政长官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土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宣称：土著问题是和劳动问题同义的。^③他说：他感到不胜其忧，一方面埋怨在这个国家很多潜在的劳动力没有供给白人移民利用，同时土著却埋怨受虐待和没有给予足够的工资。工作的压力使他不能亲自注意这些事件，因此他任命一个小型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德鲁先生（检察官）和克鲁格上校进行调查研究。当阅读 1920 年《行政长官报告》中的这些陈述时，人们不得不感到奇怪：如果行政长官不能找时间“亲自去抓和研究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委任统治基础的“文明的神圣的委托”，会遭遇到什么。土著问题是否是这样一个次要的问题，可以被工作的压力所挤掉？这个委员会的权限肯定了这种态度，就是说土著问题和劳动问题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些权限是：

1. 这个地区土著居民点和保留地的一般管理，它们的规模和那里的现行状况；
2. 在这种居民点和保留地中可资利用的土著劳动力以及一般地在这区域作为耕种和家务劳动的可资利用的土著劳动力；
3. 这种可资利用的土著劳动力的范围和劳动力分配所采用的措施；
4. 土著妇女用作家务和轻微农活的数量；
5. 为什么可资利用的劳动力在第 2 项所述的目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理由是什么？
6. 奥万博保留地^④共有牲畜的所有权和用途。

① 《行政长官报告》，1925 年，第 115 页。

② 对这些民族的讨论，见本书第七章。

③ 《行政长官报告》，1920 年，第 13 页。

④ 原文系 Orumbo Reserve，疑是奥万博之误。——译者

土著土地问题

在这里很明显，重点是为了给白人移民提供劳动力。但是在同一报告中行政长官宣称：土著保留地的明确的和最后的特征已暂时搁置。“初期划分这样的保留地，原企图使土著所有的牲畜进行适当的登记和烙火印时取得更大便利和效率。它将可使土著仆役在出外工作时能把他们的牲畜放在保留地，老弱病残的人得到聚居的地方。”^①

次年，行政长官对土著问题再度给以某些注意。他在1921年的报告中宣称：“就居²⁷⁷留条件，安分守己和甚至居民的延续而论，土著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但是，他又说：

“在最近阶段由于必须考虑既得权利，要取得足够或适当的土地是存在着困难的。”^②他继续说：

“在这个地区由于水的困难和放牧的蹂躏——特别是邻近水井和钻井的地方——欧洲人自然地反对土著把牲畜放在他们的农场里，即使他们的农场很大。这里对保留地的需要，可能比在南非联邦的需要还要大些，在南非联邦通常农场的土著家属能种植谷物为自己生产粮食。……同时在市区和类似的地方，除去共用牧地和用水以外，他们的健康和道德的堕落，常使白种人大伤脑筋。”

行政长官继续说：当战争时期永久性的土地配给无法进行，“即使比较少的政府经营的农场，在紧急情况下已由我们的行政管理当局拨给土著作为临时性的保留地。那些享有这样便利的土著很感激我们，在那时出生的健康和营养较好的儿童，现在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们代表着未来潜在的劳动力。”

读者看到报告的这一部分可见行政长官认识到对保留地必须采取某些措施。但“在最近阶段”意味着什么？这是委任统治的第一年，所谓“既得利益”，这只能意味着那些德国农庄和1920年所分配给白人移民的一百六十九个农庄，因此就使得土著难于寻找良好的保留地，而在1920年后期，一个奉命去调查在保留地劳力可资利用情况的两人委员会得到加强，并奉指示特别带着如下的目的去调查保留地的问题。

(a) 为了尽可能获得土著的满意和福利，并使白人确实知道关于土著长期定居的地方。

(b) 为防止流浪和怠工，加紧对土著的管理。

这个委员会增添的成员计有土著事务部的委员、土地部门的高级官员和测量局长。²⁷⁸经过适当的考虑后，委员会决定提出隔离政策作为“总的原则”。为了从基本上是欧洲人居住的地区把土著居留地迁走和消灭“黑人岛”，他们认为隔离是必要的。所谓“黑

① 1920年《行政长官报告》，第13页。

② 1921年《行政长官报告》，第13页。

人岛”指的是白人居留地里面小块孤立的土著保留地。其他目的是：必须阻止白人对土著出租土地；要求对土著居民给予较为健康和更自然的居住条件；并建议为使官方更好和更有效地管理保留地应提供各种便利。委员会又指出西南非洲对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又不妨碍既得利益仍提供良好的机会。还存在一个远离白人区的地区，将来可允许土著购买或用其它方式获得他们自己使用的土地。这个报告继续宣称：“他们推荐的就是戈巴比斯和瓦特伯格的东部和毗连贝专纳边界的广大地区。”

详细读过本书开头几章有关本地区的自然和植被情况的读者，将会承认这设想的地区不是别的，正是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即赫雷罗人所说的干旱的奥马赫克，1903年德国人首先提出保留地时，想把他们流放到那里去的地区。1894年罗得西亚土地委员会所分配给马塔贝莱人的格瓦伊和香加尼保留地虽与上述地区相距五百哩，但也在同一个奥马赫克。当时该委员会曾保证这里是有利灌溉和肥沃的土地，是马塔贝莱兰（第十一章）最好的放牧草原。罗得西亚委员们没有亲自视察过这块土地，他们可能不知道除去和少数河流直接邻近的地方外，这块土地几乎是毫无价值的。但是西南非洲土地和测量部门的官员们肯定是应该知道这块沙地裴勒得草原的特点的。假使他们因在这个地区时间短暂而无知，肯定有些官员是真正知道这块土地的性质。因为在1918年《行政长官报告》^①中曾说过牲畜的跛病就是大众所知道的“沙地裴勒得草原病”。这种病流行于这些地区，该地区农民曾接受劝告，要他们迁徙到其它地区。除此以外，任何赫雷罗人将能告诉委员会这是一块无水区或旱区，是梅厄称之为著名的无水区。^②在那里他的成千上万的部落人伙伴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当1904年因逃避德国人的杀戮曾经在这里遭到毁灭。在以往赫雷罗人地区的硬地裴勒得草原上仍存在着广大肥沃土地，还没有被白人农民所占有，推测这些土地已经准备作为白人居留地，自采用种族隔离和消灭“黑人岛”政策以后，这个委员会似乎已经决定，认为无人要的沙地裴勒得草原给与土著是够好的了。

所提议的沙地裴勒得草原保留地，它的面积约八十万公顷，但非洲人没有由于它的巨大面积而产生好的印象。赫雷罗的首长霍齐亚·库塔考抗议说：“我们是这样一个大民族，在这个仅有深钻井水地方，我们将得不到发展，事实上它是个过去无人居住过的沙漠。它仅是一块适于野兽的土地……我们是西南非洲原来的居民，我们知道整个国家最好的和最坏的地方。我们知道那些是适于牲畜的地区，我们知道那些是适于野兽的地区。我们是人，我们不愿转变成野兽……”

行政长官在他的1922年报告中，叙述了使赫雷罗人从他们临时的硬地裴勒得草原保

^① 南非联邦公报，第34期，1919，第11页。

^② 费里克斯·海因：《赫雷罗人的经济与法律》，柏林（1905），第71页。

留地迁往新近分配的沙地裴勒得草原保留地所经历的困难。他说：

“土著当然是这块土地的原来的业主，但这些土地由于战争的结果已被德国政府没收，分割成为农庄售予或分配给欧洲人。土著已对行政当局形成了一种期望：由于战争的自然结果，也应同样没收德国人所有的农庄，让土著收回他们从前被德国人占有的土地和家园。几乎没有例外，每一个地区都要求配给原来的部落居住区，在这方面已产生了既得利益的问题，同时经历了极度的困难，使他们认识到答应他们的请求是完全不可能的。”

“既得利益”和“完全不可能”分给赫雷罗人即使是原有的一部分土地，对赫雷罗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南非政府从1918年公布了控诉德国对待西南非洲土著的材料后，^①情况是怎样的呢？控诉书声称德国曾经激怒赫雷罗人叛变，从而企图消灭他们并占有他们的土地。这些和其它遗产，在凡尔赛导致这样的决定：德属殖民地不应还给德国，而应该由受委任国予以管理。它们将保证那些尚不能自立的地区居民的利益。和约对德国殖民者的遣返作出了规定，为使受委任国照顾土著居民的利益时不致发生障碍，如遣返人员需要补偿的话，应由德国自己负责。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南非政府当局通过它的行政长官确定了德国殖民者对土地的所有权，正是这些土地南非当局表示他们是非法地夺自土著，而又通知这些土著，因为“既得利益”他们不能收回以往的那部分土地，而必须满足于这地区纳米布沙漠以外也许是最坏的土地。由于支持这个决定，委员会援引了隔离政策。隔离政策的本身在南非地区可能有些道理要说明（第十六章），但在西南非洲它却作为一个理由支持强者要求获得最好的土地，而迫使弱者去接受最坏的土地。那末，当然不能称它为隔离政策的原则，而是赤裸裸的贪婪和掠夺。这是创设整个国联盟约时认为应予摧毁的东西。

行政长官的声明说：他经历了“最大的困难”使土著认识到“完全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请求”。看起来肯定不是指的土著的理解力较差，而是指的白人蓄意的不诚实。在凡尔赛条约中，曾对南非联邦政府授予政治条件使其能优先照顾西南非洲土著人的利益，并经联邦接受。在实行委任统治时，白人初步的行动，泄露他们用“既得利益”这块屏幕来掩盖其决定。把白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将白人蔑视不愿占有的劣地骗售予土著。这种行为播下了全世界对作为土著人民监护人和保护人的南非白人不信任的种子。

对西南非洲其它部分土地，委员会建议：德国“条约所确定的土地”或土著保留地应当保留。这些包括西北部的塞斯丰坦和弗兰斯丰坦的小部分地区；奥马鲁鲁西部的山地达马腊人保留地奥科姆巴赫；戈巴比斯地区的一小块地方古尼查斯；克特曼斯霍普北部的巨大贝塞巴霍屯督人保留地；南方瓦尔姆巴德西北部很小的邦德尔斯瓦茨保留地

^① 《关于西南非洲土著居民和德国人对其虐待的报告》，英皇教团国会的文书9146号（1918），见第十一章。

(图 16)。这些地区总计面积九十九万二千九百三十一公顷。列在 1922 年报告中作为“建议性的或已经拨给和现在被占用的”第二类保留地，包括考科裴勒得草原约三十五万公顷土地，这片地白人移民是不愿要的，同时还包括瓦特伯格东区、奥奇托和埃普基罗三块保留地，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上，总共约计只十二万公顷。但是，瓦特伯格东区和奥奇托，包括部分的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第一章），这里可以掘井；在埃普基罗，包括同名的奥穆兰巴干河床，也有井水的水源。其它保留地，处于埃普基罗北部沙地裴勒得草原一片广阔地区（现在叫做东部保留地），计有三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再向南是阿米努伊斯保留地（二十三万公顷）。这保留地大部分在沙地裴勒得草原，但幸亏在它西部包括一条硬地裴勒得草原地带，那里有些好盐沼，通常可以找到水。这里所列的最大的保留地是处于奥马赫克，包括奥万博兰以东和欧科范果河以南到边界的超过三百三十万公顷的地区。这高草萨瓦纳草原，被欧科范果部落用为采集野生果实之处（第七章），除去邻近少数奥穆兰巴干河床外，一般是无水区。但沿着欧科范果河的南岸也包括有一些梯田的地区，是土著唯一的园艺地和牧地。

包括这个广大的沙地裴勒得草原区和几乎同样大小在戈巴比斯北部的沙地裴勒得草原，共有面积超过六百万公顷，这个被委员会在 1922 年推荐作为土著居留地的新土地，计包括约八百八十万公顷的面积，其中三十五万公顷在干旱的考科裴勒得草原，大致三十万公顷在硬地裴勒得草原一些小的保留地，所有下余的土地是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行政长官用下列温和的保证结束了他关于处置保留地的报告：

“我曾经诚恳地亲自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流行于土著中的不安定情绪，是由 282 于害怕土著将被欧洲人所取代和所有土地将只给后者使用引起的。这些地区曾经过居民的精心选择，只要人力能够预防的话，即使在最严重的干旱时期亦可免受困难的干扰。水源充足适于放牧，但是为了必要的发展，要不惜开支做好一切准备进行钻井工作。”^①

关于土著的法律

在 1922 年的同一报告中，行政长官关于本地区对土著所实施的法律做了简短的概述，下面是它的主要部分。

根据和平条约和南非联邦议会 1919 年颁布的西南非洲委任统治条例规定，除经议会核定者外，作为土著和混血种人的保留地，一律不得出让。

1917 年第 3 号公告规定，在矿山和其它大工厂对土著的雇佣和待遇，雇主必须和土著订立书面合同。这种合同必须取得地方法官或其官员的见证。围地（指围墙内有工厂或住宅作为贸易中心或商业中心——译者）雇主必须委任围地经理人监视和管理围地内

^① 1922 年《行政长官报告》，第 15 页。

的土著，经理人应取得行政当局的认可。制定了对土著一些违法事件的条款，例如玩忽责任、酗酒、不服从指挥、破坏卫生规则和逃亡。案件的判决须服从地方法官的检查。假使工人不能工作或雇主拒绝或不能支付应付的工资，或以莫须有罪名控告或殴打工人，法官或土著事务部官员可以撤销雇主与土著间所订立的合同。对土著疾病和工伤的照顾和医治，以及按照行政当局所核定的标准，供给较好质量的配给品，都有具体规定。

1920年25号公告处理了流浪问题。内中重要的有两节规定：凡发现有人流浪在外而没有或没有足够的显著的合法手段以维持生活的，或发现未取得雇主允许而在任何农庄流浪的，或者在邻近任何住宅区或其它陆地游荡者，都要受到监禁或罚款的处分。有一条重要的条款规定，法官必须在这法律下裁决一个初犯，要他为公共工程或去原告的私人那里实行定期服役，给以官方认为公道的工资。实行这个条例的结果使需要劳动力的农场主经常在法院外面等候去雇佣这类初犯者。因此捕捉游荡者事实上成为对农场主供应劳动力的一种有用的手段。

283

为了管理土著和白人雇主的关系，1920年34号公告颁布的《主仆法》，是一个最重要的法令。在其条款中法律对仆人做了如下的规定：凡蓄意破坏合同或玩忽职守或因酗酒致使他的雇主遭受损失，或者假使他是一个牧人而不报告牲畜的死亡和损失，或私自逃亡，应科以罚处。对于较为不严重的犯规，如迟到或缺勤、醉酒、拒绝服从合法的命令、不适当的行为等，则科以较轻的处分。

假使雇主对仆人非法地扣留工资和没有合理的理由而解雇，亦要受到处分。假使雇主利用暴力或威胁强迫仆役离开工作岗位，或强迫他隶属任何团体或协会，或强迫阻止仆役接受另外一个人的工作等，则雇主也要受到处分。一般地说，如果一个雇主对他的雇佣人不能履行他的义务时，法律要予以惩罚，反过来，仆人对雇主也是一样。

1922年11号《土著管理公告》，就是通常所知道的通行证法，限制了土著的行动。非欧洲人（除某些例外）没有得到许可不能进入或擅离西南非洲，亦不得在这地区以内从事旅行。“一个土著如在一保留地、农庄、居住或雇佣地点范围以外的地方被发现，将由警察提出盘问……如不能出示通行证时可予逮捕。当一个仆役在为雇主服役的需要而出外旅行时，假使雇主没有对土著发给通行证，作为雇主违章有罪论。”

依据1922年33号《宵禁条例公告》，地方当局规定，由下午九时到早晨四时，如果没有雇主或相当官员所发给的通行证，除其居民点外，禁止和阻止土著出现在任何乡镇的街道和公共场所。

邦德尔斯瓦茨人的暴动

以上这些法律，意图从日常生活的一般关系上来管制白人和土著的行为。但是，仍存在着这种规定所不能处理的其它关系，那就是表现于种族问题的强烈的紧张关系。

284 1922年我们看到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种族紧张事件是使南非托管当局不得不去处理的邦德尔斯瓦茨霍屯督人的暴动事件。自从十九世纪中叶，邦德尔斯瓦茨人——或者通常被称为邦德尔人，原来来自开普省北部，居住在西南非洲的极南部。在他们和德国人的接触中，表现了他们的独立精神。从他们拒绝和德国签订“条约”而使他们在1896年和1903年与德国人发生正面冲突，我们可回忆在1903年后期，邦德尔人的暴动导致1904年一月赫雷罗人的暴动（第十章）。当时洛伊特魏因被迫和他们拼凑了一个仓卒的和约，同时转向北面去对付那更为严重的爆发事件。赫雷罗人失败以后，邦德尔人参加了亨德里克·威特布伊所煽动的霍屯督人的暴动，他们在战场上是最后抵抗德国武装力量的霍屯督战士（第十章）。他们投降以后所订立的条约，把他们限制在瓦尔姆巴德西北地区的十七万公顷土地的小部落保留地里。其中有些领袖逃到了邻近的开普省。他们不但丧失了从奥兰治河延伸到克特曼斯霍普邻近和向西到大菲什河地区的以往部落区最好的那部分土地，还把们限制在小小的保留地里，并损失了他们深为依恋的领袖，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炽烈的抱怨情绪。在保留地里，只有很少土地可以耕种，无论如何邦德尔人也从来不是种地的人。现在他们放牧羊群的地区太小了，因而被迫为邻近地区的德国移民劳动或带上一小群狗去打猎。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邦德尔人完全同情于南非人，他们过去的一些领袖则给南非联邦部队做行军向导，并在其它方面进行协助。德国人失败后，邦德尔人请求允许他们原来的领袖雅各布斯·克里斯琴和亚伯拉罕·莫里斯回到部落。行政长官基于这个地区白人移民的意见，同时因为他对这个地区所委任的头人是个软弱无能对部落毫不足道的人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当1919年克里斯琴未经许可在保留地出现时，警察请他去瓦尔姆巴德会见当地法官的途中把他逮捕。行政长官指责了警察的行动，同时准许克里斯琴在那里留下来，但是这件事给邦德尔人心里留下了对当地政权的不信任。自然作为
285 一个整体来说，也对行政管理当局产生了不信任。由于管理当局拒绝恢复他们在1906年被德国人侵占的一些土地，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行政管理当局的不信任。

还有其它失望和愤懑的根源。在德国统治时代，邦德尔人善于狩猎，致使为当地白人农场主跟役所需要的土著减少了，警察就用枪杀猎狗的办法，来控制土著畜狗的数量。1917年军事当局则用比较迂回的办法，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们在乡村地区实行征

税的办法，每一土著只准养狗一头，超过此数则每年每头须纳税款五先令。显然由于应允白人农场主的请求，1921年2月行政长官更大大加重了税额：第二头狗要课税一英镑，第三头则课以二英镑十先令，第四头则课以四英镑，由此类推。邦德尔人诉苦说，这种税对他们就是寓禁于征。但行政工作人员还是劝说他们服从这个法律。为了筹措应付的税款，他们在瓦尔姆巴德的商店里抛售他们的牲畜。他们所要的价钱，自认为已经相当低廉，付款不要求支付现金而用信贷，但是行政当局并不承认他们处境困难而原谅他们不付税款。一百以上的邦德尔人受到罚款二英镑或禁闭十四天的惩罚。后来狗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但是这个事件却给这部落留下了污点。

再一件使人恼怒的事情产生于给牲口烙火印的公告。它规定每一个喂养牲畜的业主需要花三十先令购买他自己的烙铁。白人业主可以自己持有他们的烙铁，但土著业主的烙铁则由警察保存。邦德尔人抱怨他们支付了烙铁的钱，但不准他们持有。当1921年2月行政长官到这个部落视察时，他劝告土著要为国家尽责，要他们为白人农场主服役，帮助这个国家的发展。邦德尔人在回答中控诉说，白人雇主常常不支付工资，而且鞭打他们，他们把受鞭打的伤痕给行政长官看。后来国联委员会问到他在这方面已采取了什么措施，行政长官说他已经对当地法官下达指示，他们将会受到保障。他解释说，不支付工资是极端严重干旱的结果。但是正象邦德尔人所说的，他们受到旱灾的痛苦也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多。后来一个受联邦政府所委任的委员会是用这些话来叙述他们的情况的：286

“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人，他贫穷得一年不如一年，生活越来越加悲惨，男人和妇女都需要有高度的耐心和容忍，正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成为刚愎和不讲理的人。对这样的人，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的是对人类品质的理解”。^①1922年4月被流放的首领阿伯拉罕·莫里斯和他的十五个武装伙伴回到了邦德尔的保留地。官方控告他有三条罪名违犯行政规定，派了警官去逮捕他。但这件事遭到了部落人的干预，并且说这个警官曾要采取军事行动威胁他们。于是邦德尔人委任莫里斯做他们的军事指挥员，部落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聚集在古鲁查斯山，扎成了军营。

行政长官现在要求莫里斯和他的四个伙伴投降并交出所有邦德尔人的武器，但是，克里斯琴拒绝了这种要求，同时也拒绝了行政长官邀请他们到保留地以外的某地去谈判的要求。行政长官从白人移民那里调来了志愿军，他亲自指挥三百七十名骑马的来复枪手，还有机枪和两架联邦政府的飞机。据估计邦德尔人有六百人，其中至多只有二百名武装人员。进攻部队进行了包围，并用飞机轰炸了古鲁查斯山，七名妇女受伤，两个儿童死亡，接着九十名男人和七百名妇女和儿童向敌军投降。还有一百五十名男人企图冲出警戒线，被追击几天以后也向敌人投降。遭到杀害的邦德尔人包括莫里斯在内约有一

^① 南非联邦政府所委派调查邦德尔斯瓦族人暴动事件委员会的报告（联邦公报，第16期），1923年3月19日。

百人，受伤的和被俘的共四百六十八名。白人伤亡人数是两人死亡，四或五人受伤。^①在西南非洲最高法院克里斯琴被控犯有九条罪状。而宣告有罪的只不过是第九条第二、三细目，他被谴责为从事积极的敌对行动反对英王部队。这法庭由于偶然地对他的品质和行为有所敬畏，判他五年监禁罚作苦役。

287 在南非联邦政府所委任的对暴动事件进行调查的三人委员会中意见是有些分歧的，主席A.M.罗伯茨和C.T.洛兰博士表示对行政管理当局强烈批评，而第三个成员L.A.S.伦默将军则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表示异议。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委员会的意见是：不应采取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的方案。自然的经济压力，公平的工资和良好的待遇，是满足白人移民劳动力需要的惟一恰当而安全的方法。“在证实土著由于息工已成为白人的绝对的危险和真正的负担以前，强迫土著劳动是不应该的。”在另一方面，在统治这个地区民族的责任上，伦默将军的意见是：

“采取这样的方案不要和基督教和文明的概念相抵触，应保证所有的人成为对国家有益的人。对寄生虫和无用的人应该引导转变他的情况，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是使他知道劳动的神圣性。我的同僚所提到的手段是为引导一个优秀的民族去做工作，但是就邦德尔斯瓦茨人这样的颓废民族来说，一个较强的刺激是需要的……”

据公认：虽然邦德人确实遵守管理当局的劳工政策，但每月只有十至十五先令的工资和膳食，雇主还经常不付给工资和不供应膳食，并不时地鞭打他们，这些情况是远不能使工人满意的。在另一方面，白人农场主却抱怨说劳工不值他们所付的工资，同时他们感到工人似乎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个委员会不知道是否霍屯督人象其他非洲人一样，有适应变化情况的能力。他们感到这个问题只有等到他受到较好的农业和工业方面的教育之后才能回答。

委员会认为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土著事务部，足够的保留地，鼓励工农业发展，改进教育，改进对在职土著的规章，以及与土著协商制定其有关的立法。这报告的结尾说：“整个的土著问题，它不仅仅影响邦德尔斯瓦茨人，而且存在于整个西南非洲，所以需要最细致和彻底的检查，以便符合管理土著是受委任国一项神圣委托的概念。”

288 在国联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中，对邦德尔斯瓦茨人的暴动事件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这个委员会首先感到不安，因为受委任国向委员会递送《行政长官报告》和传达委员会对南非联邦政府的意见时都不提出说明。从官方的正式文件来看，关于暴动的原因和它的处理，史末资将军都毫无表示；但从非正式来源即议会中的辩论来看，南非联邦

^① 西南非洲行政长官 C. R. 霍默向南非联邦政府的报告，1922年6月22日，《关于1922年邦德尔斯瓦茨的暴动》（联邦公报，第30期，1922年）。

总理是完全支持行政长官行动的。此外，要对问题做出自己的结论也受到阻碍，因为递送的报告仅是单方面的。行政长官和南非当局只提到白人的看法，全然没有表达土著的意见，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缺点。同时委员会也进行过讨论，由它派遣自己的代表进行现场调查是否合适。它感到仅仅只有这样才能不偏不倚地来判断这个情况。但是委员会的决议反对采取这样的行动，它仅满足于用一致的意见表示：全面和权威性的调查没有进行；只听取了一面之辞。委员会的大多数（八个成员中的五个）表示，从所收到的报告中有些意见看来是正确的。他们宣称暴动的原因似乎主要是由于在白人和黑人种族之间互不信任的不幸的心情。不仅“无知的白人农场主”，象联邦政府特别代表所说的，就是有知识的白人农场主也感到那里的土著主要是作为白人的苦力，在委员会看来，行政长官自己也是赞同这种意见的。

因此发生麻烦的第一个原因，是人的内心不满，由忧伤驱使恶化，虽然他们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对此问题却没有得到纠正。第二个更直接的武装起义的原因，在委员会看来似乎是由于和暴动者的谈判处理不当。但是，据认为一旦这种敌对成为难以避免时，行政长官明智地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步骤来维护政府的权威，防止了这种不满的扩大。在没有土著证明的情况下，关于军事行动是否存在不必要的严厉，委员会不能明确表示意见。它觉得显示巨大优越的军事力量，也许就可以避免进行实际战斗。委员会²⁸⁹送交国联行政院报告中的一个附件是该会主席狄奥多利侯爵（意）的声明，他宣称作为国联盟约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委任统治地“首先重要的事是照顾土著的利益，其次才是白人的利益”。这里应该提到其中三名少数派成员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委任统治书中提到的“这个地区的人民”不能这样解释。

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924年6月24日—7月8日）中，行政长官作为南非联邦政府的代表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报告雅各布斯·克里斯琴已经释放，接受作为该保留地头人的位置，并以此种资格领取薪金。此外，全部保留地已经归还给部落，所有俘获的牲畜已退还；强健的人已安置了工作；贫民也配给了口粮和实行免费医疗的援助。当局还鼓励教会传道站和学校的建立，并委任一个新的更加合适的人做保留地监督人。

行政长官吉斯·霍夫迈尔曾接受常设委员会的邀请，出席一次与西南非洲问题无关的会议，他赞扬了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评论中，他说：“这个委员会是世界大战的产物。……我们参加了这个战争，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早晨我心里回顾了那个战争的全景和今天欧洲的现状。我们在西南非洲有些时候感觉到沮丧。我们有时很想知道这个人类所关注的巨大机构……是否将会成功并帮助我们脱离困难。在这里我所见到的使我充满了新的希望。一条新的途径似乎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可能使我们

从旧的习惯里解脱出来”。^①

雷霍博斯人的暴动

你可能想知道行政长官所谓“我们的旧习惯”是什么意思。他是考虑对待非洲人²⁹⁰的情感上作威作福的习惯吗？也许是这样。因为行政当局在下次和非白种人的冲突中处理问题就和以往大不相同。他知道他的行动会受到世界组织的审查。这个冲突就是1924—25年和雷霍博斯人的冲突。在1923年行政当局和雷霍博斯人之间曾经缔结协定，一般地肯定了雷霍博斯人以往在德国统治时代的权利。但是，这个民族的大部分成员要求完全的独立，当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应允时，他们拒绝承认按宪法所选出的首领和立法议会，而组织了多数人所拥护但完全不是按照宪法所选出的立法议会。他们在开普敦会见了南非联邦总理，公然对抗温得和克的行政长官，向日内瓦国联控诉巴司特人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以及行政长官委任地方官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议会管理该地区，代替敌对的立法议会。从事独立运动的拥护者拒绝服从地方官。在1925年4月看来好象反对行政当局的武装暴动即将爆发，行政当局进行了军事示威，出动了三架联邦飞机、国防军和警察部队，并于4月5日凌晨出其不意地包围了雷霍博斯的村落。对抵抗者给以印象，好象是说他们的要求是不会有结果的。似乎行政管理当局在处理邦德尔事件上已经接受了国际联盟委员会的建议，在它向暴动者发动攻击以前，先用不可抗拒的军事力量显示武力，在这个事件上示威，取得了成效。无论行政管理当局在其它非白种人事件上的处理犯了什么错误，但在这次雷霍博斯人的事件中，确曾以最大的耐心和克制，试探各种可能方式，避免实行强硬手段，这是人们一致的看法。假使行政当局不是终究维护了它的权威，那不但会在该区造成混乱，且将会使其它区的非白人遭受灾难。

自治和土著

1925年还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西南非洲宪法法令”(1925年联邦法令第42号)²⁹¹给予本地区的自治。这个法令规定设立执行委员会、咨询院和立法议会三个机构。立法议会的成员共十八人，其中六名由行政长官委派，十二名由欧洲选民选举。凡二十一岁以上在本地区居住十二个月的英籍公民皆有选举权。由南非联邦议会保留的立法事项包括土著事务、采矿、铁路和海港、公共事业、司法、邮政电报、军事、移民、关税和国

^① 引自阿纳德·J. 托因比《1920—1923国际事务调查》，联邦国会(1927)第五部分，IV，《对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的管理》，第397—417页，书后附有详尽的书目。

内消费税、货币和银行。当这新宪法引起国联委员会注意时，卢加德爵士询问土著的利益怎样表现在立法议会中，联邦代表回答说，土著在立法议会没有代表权，根据这个法令的第七节规定，行政长官的咨询院八名成员中有一名，要选择由于工作经验或其它原因非常熟悉这个地区非欧洲人种族的合理要求和希望的人员来担任。这事使得加西阿伯爵提出了问题，他希望知道根据土著发展的速度，是否有理由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能够更加主动地和行政当局合作？他们不是正向着转变他们的风俗习惯的方向前进吗？他们不是正在获得管理工作的一些概念，并且正在理解如何帮助这方面的工作吗？

联邦代表蒂沃特先生回答说：这很难说他们是否正以充分的速度发展着来参加西南非洲的政治组织。他认为——而且他感觉许多南非人也会赞同他的意见——促使土著超出他的能力去专心注意欧洲人的政治组织是不需要的，应该让他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平静地发展。目前去考虑土著在政治上何时适于同白人平等地参加欧洲人的机构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将来土著可能有很大的进步，但这是另外的问题。他说，在目前企图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不适当的。^①

土著的进步与教育

292

行政长官在他1925年致国际联盟的报告中说，从一般繁荣的观点来看，他发现难于避免这样的印象，即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为土著做事不多。他说实际上已为他们做了很多事，他们的财富和繁荣正在一天一天地增长。这里他仅举一个例子，在大战结束时，警管区的土著没有牲畜可言，而“今天他们有八万零九百八十二头大牲畜和六十八万零一百六十六头小牲畜”。^②

关于土著的教育，行政长官承认在这方面所分配的预算数字虽然不大，但是却能解决目前的需要。他指出赫雷罗人不相信教育他们的子女。雷霍博斯人仍把他们自己视为独立的民族，拒不接受由行政当局拨给他们学校的补助。加之，行政当局也极力避免使用昂贵的方法。

“让一个土著离开他的自然环境，让他住在一个昂贵的两层楼房里，教他使用电锯、汽犁等等，这不是教育他；倒不如说，要把他从他的人民那里强行拉开。他所看到的不是他能欣赏和理解的东西，徒然使他陷入混乱。然后使他漂泊无依，成为一个完全手足无措的人。同时，就提高他自己的人民而言，他也毫无用处”。^③

无可置疑，这是在这个地区一般白人的意见，同时它代表这时期流行于其它某些委

① 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第22次会议记录，C772，M364，1932，第6卷，第25页。

② 《行政长官报告》，1925年，第110页。

③ 同上书，第111页。

任统治地的态度。甚至很久以后，在1953年联合国派到新几内亚的代表团还说：“对于那些据说刚刚从石器时代走出来的人们，去谈论他们的政治进步，显然为时过早”。这报告同时强调：“人民的进步程度用世纪来衡量是错误的”。^①在那里由于长期保留奴隶制度，土著停止不前，甚至倒退，这有利于白人殖民主义者。在没有私心的观察家看来，占领被看作是“蒙着面纱的吞并”，^②他将无疑地指出，一方面是二层楼建筑和汽犁，另一方面是受委任国热心鼓励和支持受监护人在教育发展上采取的下一步骤，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在一些部落里存在着不愿去努力受教育，这也许是真实的，白人当局应（当然，是不言自喻的）接受这种不自愿作为供应白人移民劳力问题的一个有利因素，而尽量少做工作，去克服土著的惯性。公正的观察家可能会断定，这是对委任统治原则实质的背叛。即使承认委任统治委员会有些成员有时过高地估计土著目前接受西方教育的可能性，但在行政当局对土著进步采取放任主义与委任统治委员会认为土著进步应给予优先的义务与责任感之间的对立，在两个组织以后的关系中，不断发生不和谐的音调。一方面声称关心土著不能强迫超越他们的能力去追求进步；另一方面是实现“神圣委托”，包含无私的父母般的关心，去促进受监护者的最大程度的进步，而不顾监护人自己的物质利益。

在1926年行政长官的报告中，又回头讲到土著教育问题，宣布了两个基本原则：

1. 目的是按照土著自己的路线来发展土著，那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保持他们自己的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只要这些与文明所依赖的重大的一般原则并无冲突。任何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土著习惯而给他们换上欧洲人的意愿和看法是要受到非难的。

2. 达到这个方法的方法是帮助他从现在原始的土著状态去逐步发展，任何愿望迫使他超越进步阶梯的一些横档以求早出成果是不稳固的，而且最后必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这可能惹起不带感情的没有私心的观察家去评论，这无论如何将使土著十足落后地停滞在农奴制下到许多世代，并确保增长中的白人殖民区所需的劳动力。从行政长官报告的其余部分，人们将注意到在1920—26的七年间，大约一千二百五十名移民已进入这个地区，占有一千个以上的农庄，和八百五十万公顷土地。每一移民将需要五至六个男土著劳力。每年约增加一百八十名移民，且不算这地区其它劳力的需要。这一个不超越进步阶梯的横档的“完美”政策可以阻止土著劳力获得任何文明的神益，直到他们已掌握导致现代技术成就的科学的步骤。人们可以试问：有多少白人移民已掌握这些步骤，

^① 联合国文件T/1056, 1953年, 6月9日, 第18—19页。

^② 关于不发达人民进步的可能速度题目的讨论, 见R.N. 芬特胡里: 《国际委任统治和托管制》, 马丁尼兹夫, 海牙, 1955, 第305—309页。

或我们所有的人是否依靠人类杰出的贤达人士，不论肤色或文化来担负这个责任？无私的观察家会理所当然地怀疑这个“原则”背后的动机，因为这原则肯定可以用来辩护一个“保持土著停滞不前”的政策。

但我们的观察家可能误解了行政长官，他可能在心目中已看到在一个保留地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在那里赫雷罗人提出可笑的要求使他们的儿童应从小学四年级而不是从一年级低班开始，因此他们可以获得较快的进步。^①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当然行政长官是正确的，而且可能他所指的就是这种“阶梯横档”。

土著道德

1927年报告提出土著发展的另一方面。一位来因传教团的传教士曾给行政当局报告土著婚姻不能持久所造成的严重危险。他指出，夫妇的忠诚在土著之间从来不当作个优点，而新娘的有权势的亲戚经常是恢复破裂婚姻的最大障碍。他说，这一罪恶已成了民族的灾难。在许多土著界人们拒绝履行合法的结婚，因为他们便于随意离婚。传教团建立的基督教团体因此面临逐渐瓦解的前景。“这件事最令人忧郁的部分是，当夫妻在这个形式下分离时，他们引证白人为例”，并且说，“他们有权利象白人做的那样去做”。传教士继续说，这个事态的结局将是道德的崩溃和人数不断地减少，而被称为这块土地上最宝贵的财产的土著，将被绝望地丧失掉。“传教团已经在它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利用规劝、教会纪律、甚至开除教籍的办法向缺乏道德和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但在阻挡这种潮流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值得重视的成效……”^②当1927年度报告来到委任统治委员会时，这个文件引起前国联委任统治部门负责人 M. 拉帕德这样的评论，他说他不知道任何比它使人更为忧郁的读物了。报告关于土著社会与物质进步的部分，用降水少来开始它的叙述。他说，他本人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不可能低估降水的重要性，但确实有比降水影响土著的社会生活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加之报告的作者、地区委员和地方官员，对土著似乎缺少人类的同情心。他说，写出那部分报告悲叹土著缺乏两性道德的有名的牧师，似乎单纯从传统的观点去判断他们，未曾考虑导致他们走上伤风败俗的条件。他问道：这些未受教育的人们已失掉他们过去的信仰，但还没有获得另一种生活概念的新信仰，这些对变革不能负责的人不是变革的牺牲者吗？牧师说，他正在用开除教籍的办法来寻找改革现存情况的办法。这不也是表明对土著问题缺乏了解吗？

在拉帕德看来，甚至对低下的山羊的态度也表示缺乏了解。报告提到虽然山羊确实给土著提供乳和肉，但没有商业价值。他说，即使它提供乳和肉，它的商业价值也是次

^① 《行政长官报告》，1934年，第44页。

^② 《行政长官报告》，1927年，第31页。

要的。因为报告的作者甚至当他们处理土著问题时，似乎仍然在考虑白人的兴趣。

在另一方面，M·拉帕德祝贺行政长官报告所附的类似部落风俗手册的出版物，^①他高兴地看到，在这个地区有人把土著不仅作为白人移民的长工，而且作为本身就值得
296 考虑的人类看待。他好象认为，遇到矛盾的时候，占少数的白人的物质利益，应该清楚地服从于绝对多数黑人的利益。黑人世居此地，同时对他们的权利盟约第二十二条款和委任统治书部同样打算给以保障的。^②

行政长官沃思在回答中描述M·拉帕德的意见极不公正，他考虑不仅要提高土著物质福利而且他们精神进步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供应水。除非水的供应得到保证，怎能希望任何物质或精神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们在他们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件事的原因。他说西南非洲没有地表水供应，每一滴水必须从至少三百呎以下的地下抽出来。

M·拉帕德同意首先需要给土著供应水和食物，然后再关心他们的道德。在这个国家有二百二十九个新钻井，而其中仅有十五个似乎是为土著打的。他坚持他的意见，既然这个地区适合白人定居，它的管理就不是着重大多数土著的利益，而是着重较小的白人殖民者的利益。^③

1928年的西南非洲

1928年是在五年大旱和不景气前最后繁荣的一年。欧洲人口几乎增加到二万八千人，其中一万一千六百人在城市，一万六千三百人在农村。在警管区非白种人有十万零七千人，其中两万在保留地，两万四千人是在城市，六万三千人在保留地外的农村就业。在教育方面有趣的是有七百白人学龄儿童（或14%）由于居住在距学校三哩以外而未入学，同时行政当局为了经济原因不能收容他们住宿。在这地区为白人设有五十三所公立学校，包括一所高级中学和两所初级中学，四十五所私立学校，约共有八千学生，其中住宿生只有一千名。1927—28年度教育开支是十二万零五百二十英镑。

297 土著和有色人种教育在1928年计有六十五名教师的训练学校三所，两所工业学校有学生三十四人，五十九所初小有学生三千七百五十九人。1928—29年度预算分配给土著和混血种人的教育经费总数是一万零五百英镑，其中八千八百英镑是照顾私立学校的补助金。对这地区白人与非白人教育经费数目上的巨大差距，委任统治委员会丹尼维格女

① C.H.L. 哈恩，L. 福里，H. 维德，《西南非洲的上著部落》，西南非洲行政当局出版（开普敦，1928年）。

② 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记录，1928年，第102页。

③ 同上引书第103页。

士进行了评论。她说，土著被描绘为懒汉、无远虑的和道德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对这些，行政长官沃思回答说，他不准备试图强迫教育那些不愿意接受教育的人而引起土著战争。^①

关于土著劳动力，行政长官认为西南非洲土著在体格和才能方面与来自南非联邦的土著相比是有差距的，后者受教育较多而且更习惯于劳动。他说，劳动对提高没文化的种族是个最有益的教育因素。要关心劳动者不被剥削，供应他们适当的伙食、医疗待遇、好的住处，并付给现金工资。这个报告声称：在土著劳动条例中，这些是有保证的。“如果土著要发展他们自己的保留地，并从游牧习惯成功地转变为定居情况，他们必须学习为他们自己工作，并挣得钱财去改进他们的保留地，这是必不可少的，在欧洲人保护下保证劳动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学校”。^②

在1928年白人殖民区减少到总数只有四十八个移民，占有四十四户农场。忽然减少的原因是南非联邦政府计划在这个地区安置安哥拉布尔人，他们在1874、1877和1893年从德兰士瓦乘牛车远迁到安哥拉，联邦政府为此目的分配款额为五十万英镑。约有三百零一户一千九百人，每户给一处农场，并预付水费二百五十英镑，住房费一百五十英镑，和繁殖牲畜费四百英镑。从气候角度看，选择这时期是没有比它再坏的了，因为以后五年这个地区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的损害，而且不管怎样比安哥拉少得多的降水，使这些入境移民的适应性，在许多情况下弄得紧张到破产的程度。后来统计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四的移民应该救济，百分之十六点五情况不明，其余则完全破产。有必要注²⁹⁸意，他们的一些农场是位于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上，但由于跛病与其它牲畜疾病发现不可能耕种，他们便迁到硬地裴勒得草原上的农场去。安哥拉布尔人定居计划是联邦政府违背这个地区立法议会极大多数成员的意愿去执行的，而在旱灾和经济不景气的年代里，在这地区有强烈的情绪，认为联邦政府除应支付安哥拉布尔人在这地区开始时的安家费外，还得为他们后来的福利负担经济责任。

1928年是委任统治第一个十年最后的繁荣年，其后的五年期间经历了这个地区经济的崩溃与其命运的最低点。

① 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1928年，第109页。

② 《行政长官报告》，1928年，第69页。

第十四章 委任统治：瓦解和恢复

1928—29降水年度标记了西南非洲最早五年（这不仅是委任统治时期的，或许也是二十世纪的最早五年）的开始。在最早五年的前两年，西南非洲北部的每年雨量，不到往年平均雨量的百分之六十，南部不到百分之五十。1930—31年度旱情稍为缓和，但在后二年，缺少雨量达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五十。这五年整个西南非洲的总雨量，大致相当于以往每五年平均雨量的百分之六十。往常，河流在一年的某几个月内，总有水在流动，但在这次干旱情况下，连地表水都很少有。除了水源最充足的一些井外，其它的都干涸了。钻井水可能不够用，凡是确可供牲口饮水的水源点，可能因为放牧过度，而成了无草的裴勒得草原中心。以前移民可以去空旷牧地放牧，但随着移民区的扩张，空旷地越来越少。大家叫嚷白人移民区太远，指责政府没有留下足够的官方空地，供农场主在早期内使用。这一呼声还是委任统治以来头一回。政府的答复是：如果农场主希望避免损失，他们应该事先安排，不要光看到高雨量年份，也应该考虑到中等雨量年份，或低雨量的年份。

在警管区内，四千二百五十一个白人农场主，拥有大约二百万头小牲畜，其中稍多于一百五十万头是供剪取羊毛的杂种绵羊和山羊，其余六十万头左右的大牲畜中，五十二万二千头是一般的次等牛；非白人拥有大约六十万头小牲畜，其中五十万头以上是山羊，以及十六万头左右的大牲畜。

干旱解除和经济不景气

1930年政府对受旱灾区采取了救济办法，用火车以极低速率将牲口运往尚可使用的
300 牧场，对经受不住火车运输的牲畜，就把饲料送到灾区。极幸运的是：到了该旱季末期，沿着西南非洲东部的一条狭长地带，到处都下了大雨，农场主总算得救了。如果没有这次大雨，大部分牲畜就会死亡。当时白人和土著的牲畜都运往这一地带放牧，机器也开到这一地带，昼夜不停地开辟水源，大量牲畜用火车运往南非联邦。有些农场主在这次旱灾中损失的牲口高达百分之七十，实际上他们不得不重新创业。从1929年到1933年，牧场主的平均损失估计约为百分之五十，南部牧羊场主的平均损失约为百分之七

十到八十，干旱解除时政府鉴于灾情的严重后果，不得不对每个移民追加贷款六十英镑。

西南非洲在面临干旱的情况下，又受到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全世界普遍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特别是矿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过去几年来西南非洲每年输出的矿产品总值超过二百万英镑，到1933年竟降到九万一千英镑；出售矿产品的岁入，在1924—30年时期，平均为十八万八千英镑，到1933年降到一万英镑。西南非洲1932—33年度总岁入，估计没有超过三十八万七千英镑，但面临的开支，就是作了极严格的节减，还是达到了六十万英镑。预算赤字在1930—34年期间内，合计七十万英镑以上。到1934年联邦给予西南非洲的借款，已积累到二百三十六万英镑以上，须付的利息稍少于百分之四点五。1933—34年度的通常岁入为三十一万七千英镑，而付给联邦的利息和借款，以及用于保险方面的损失，总计约为十七万英镑。据估计：如果岁入下降的趋势和借贷上升的趋势继续的话，到1937年整个西南非洲的岁入，都将耗费在利息和借款上面了。

财政经济委员会

联邦政府鉴于西南非洲财政经济情况的严重，在1933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作调查研究。“委员会关于南非联邦和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之间经济财政关系”的报告，^①不仅对于财政经济的分析很重要，同时对于说明社会各阶层对受委任国和委任统治地之间关系所抱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出席委员会作证的人要求发给补助金或减少对受委任国的债务时断言，行政官员把对欧洲移民的土地政策执行得过急了，并把政策“强加在不情愿的居民身上，因为这些官员们忍受不了他人的干涉，也就不愿意听取居民代表的意见”。证人们声明：联邦政府对行政官员们的行动负有责任，所以应该减免西南非洲因此而支付的大部分费用。委员会认为西南非洲的农场主的确处于危险境地，不过，西南非洲居民希望联邦公民不但要负担他们自己的债务，还要负担西南非洲居民的债务，那是不合理的。照委员们的意见，受委任国不应该从委任统治地牟取利润，而委任统治地也不应该成为受委任国的负担，因此，受委任国除了在严格交易的基础上贷款外，在财政上并没有帮助西南非洲的义务。总之，委员会认为：当前的财政关系已大有利于委任统治地了。

希尔塞科恩的报告

赫·希·克·希尔塞科恩博士是委员会的一位德裔委员，他提交了一份表达少数人

^① 《联邦政府》，第16期，1935年。

意见的报告，其中在批评联邦的西南非洲政策时，引述了几个重要事实。希尔塞科恩的主要指责是：联邦政府把很多的联邦国民，过急地引进西南非洲，让他们定居下来，而没有适当考虑到健全的经济原则。这一点他对照了德国的惯常办法。德国的惯常办法是：要求移民至少拥有资金一千英镑，并要先付十分之一的买价，贷款要有公债作抵，钻井要付现金或以公债作抵。希尔塞科恩说，相反地，现时的做法是，对有希望在委任统治地定居下来的人，允许有农场租借权，并附有购买选择权，第一年不要求交租金，第二第三两年的年租金是农场交易价格的百分之二，第四第五两年的年租金是交易价格的百分之三点五，五年以后就有权购买农场，购价按半年分期摊付，四十次付完，还给移民们准备好现金贷款，合计达七百五十英镑，供买牲口、用具、种子和建筑住宅之用。

希尔塞科恩说：从委任统治开始直到1926年3月，吉斯·霍夫梅伊尔先生以行政长官身分辞职时，有八百八十个农场，根据移民土地公告定价为六十三万七千英镑，分配给一千一百零六个移民，一百八十六个农场，根据官方土地处理办法公告，定价九万四千英镑，卖给了二百零七个移民；在这期间贷给移民二十四万八千英镑现金，二十万零一千英镑用在给他们钻井方面，到1926年3月，据估计，一年内移民贷款和钻井费用达七万五千英镑。霍夫梅伊尔先生的意见，认为联邦从西南非洲移民的土地政策中获得了好处，这一点体现在他的顾问会议于1924年12月15日所通过的决议中。决议中写道：

“民政部门成立以来，对西南非洲的开支，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而联邦政府把一大批人作为移民送到了西南非洲，并由行政部门予以相当大的财政援助。从这一点来说，联邦政府倒从西南非洲得到好处了。”^①

1925年立法议会设立时，移民区的支配权仍属于受委任国，受委任国继续推行它的政策，鼓励移民尽可能快地定居下来。议会的议员们几乎全是农场主，他们当然乐于让经营农业的人获得好处。希尔塞科恩博士指出：从1926—27年度到1931—32年度，移民贷款和钻井费用为八十七万六千英镑，而前五年是四十四万九千英镑。他进一步指出：在前五年有一千三百三十个移民得到了好处，而后五年仅分配三百八十个新租借地。再者，前五年的费用是从预算剩余中支付，而后五年的费用是从贷款中支出。

希尔塞科恩博士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两个时期雨量的极大差异。不过他承认，行政部门虽然把地价的利息和租金，从百分之五减少到百分之一，把贷款利息从百分之五减少到百分之三，大部分移民还是付不起1932—33年度应缴纳的费用。他的结论是：西南非洲移民的土地政策，没有贯彻买卖原则，且在执行中没有适当考虑西南非洲的利益。“唯一考虑的出发点是：要巩固联邦在委任统治地的地位，也就是，要在西南

^① 《委员会报告》，第154页。

非洲安置尽可能多的联邦国民。”^①因此，他建议联邦应偿还该地一笔达八十七万五千九百九十三英镑的款项，这笔款项原是1933年以前从借款中拨用于移民土地方案上面的。

拉德纳—伯克的证词

希尔塞科恩博士的争论，经J·D·拉德纳—伯克在委员会作证得到了支持，或者说，受到了鼓舞。拉德纳—伯克是西南非洲的立法议会议员。他断言：联邦抛出移民土地方案时，大大算错了西南非洲的进款。他认为主要的错误在于依靠不稳定的金刚石岁入；世界金刚石市场的瓦解，逼得西南非洲人民认识到：“我们这里是贫穷、无足轻重、人口稀少的地球角落。”^②

他的主要争论点是：1919年如果真为委任统治地着想，就没有必要实施移民土地政策。

“这可能是：联邦为自己的政治利益着想，认为需要把它的许多国民安顿在这块土地上；也可能是：联邦希望酬谢它的军队，按有利条款租给他们土地，作为他们军役的部分酬劳；还可能是：联邦认为它这样做，可以促进委任统治地的繁荣；不过西南非洲在1919年的情况，根本没有需要采用这一花钱政策”。^③

拉德纳—伯克继续说：联邦似乎对遭受到周期性干旱影响的农牧业情况，没有进行过什么适当调查，仅肤浅地考虑怎样安排当地递增的牲口的问题。

至于移民，拉德纳—伯克根据自己和他们长期密切相处认为：

“移居到西南非洲的农场主，是一批诚挚而朴实的人，他们渴望在经营农牧业方面，作出些成绩。不过，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没有见识，顽固保守，自以为是；他们不懂财政，只懂一些最简单的财会业务；他们从当局轻易得到了几乎是他们需要的各样财政援助，从而曲解和损伤了他们对政府的义务感。他们受到政客们的敬重，对奉承他们³⁰⁴是‘当地中坚分子’之美话，习以为常，因而树立起一种信念，认为如果他们垮台，西南非洲也就垮台，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必需，当局必然来帮助他们。……而行政部门又误认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一个农场主是当局应尽的本分，因而完全失去了警觉”。^④

拉德纳—伯克的结论是：移民土地政策成了西南非洲破产的主要原因。不过，联邦并没有因此吃亏，因为联邦给经营农业的一千多户人家，找到了安家之处，联邦卸脱了

① 《委员会报告》，第157页。

② 《委员会报告》，第204页。

③ 《委员会报告》，第204页。

④ 《委员会报告》，第211页。

它本身对这些家庭孩子的教育责任，这责任无论如何是落到西南非洲身上了；而且，联邦又能满足吵吵嚷嚷的军队，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由联邦自己来供养。^①

干旱解除

希尔塞科恩和拉德纳—伯克两人，似乎都低估了1933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对西南非洲严重情况的影响。原来，西南非洲的岁入，在委任统治最初六年，差不多全靠金刚石和普通金属市场，但这一市场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而瓦解，加上五年干旱，就造成了大灾难，前途一片黑暗，是预料得到的。可真没想到就在1933年年底开始了气候变化，干旱在11月解除，大雨实际上从12月7日一直继续下到4月15日。百分之四十的气象台记录到季节雨量为平均雨量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多。根据更可靠的观测记录，估计总雨量在西南非洲北部为平均雨量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一，在南部为平均雨量的百分之二百四十五。降雨量最大地区是中北部。在格罗特丰坦、奥奇瓦龙戈、卡里比布、奥卡汉贾、戈巴比斯、温得和克、雷霍博斯等地，总雨量超过40吋，最大雨量为47.91吋，下在雷霍博斯地区的奥布。此外，按百分数计算，雨量增加最多的在纳米布的斯瓦科普蒙德地区，为该地平均雨量的百分之八百五十八，合5.75吋；雨量增加最少的是在极北部（奥万博兰和欧科范果）和极南部（瓦尔姆巴德）。高原中部雨量最集中，使各地大河泛滥成灾，就斯瓦科普河来讲，径流达每秒十六万六千立方呎，是西南非洲记录到的最大流速（第四章）。斯瓦科普河口的淤泥，堆积成一整块平地，面积为一万八千平方米，从原来的海岸线引伸出去。^②

虽然洪水泛滥，交通中断，疟疾、蝗灾日益猖獗，戈巴比斯地区流行的牲口口蹄疫尤其严重，但当时整个西南非洲由于长期干旱的解除，仍普遍感到幸运安慰。当然，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连续十一年有适中雨量时期的开始，其间仅有一个年份（1940—41）又发生严重干旱。我们事后才看到，西南非洲气候长达十年没有为害。随着全世界市场不景气的消失，西南非洲经济逐渐上升；金刚石和普通金属市场的恢复，带来了逐年递增的岁入，以及卡拉库尔羊羔毛皮业和捕鱼业的扩大安排，这种种使西南非洲人民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第六章）。

① 《委员会报告》，第211—212页。

② 《行政长官报告》，1934年，第2页。

西南非洲委员会

不过另一种与气候无关的风云却在另一处积聚了。在欧洲，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占了上风，它轻视国际联盟，要求德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站在一起，为建立新德国而努力。自从1932年开普敦协定签订以来，南非的统一党和德国的德意志联盟同意在各民族权利平等基础上，相互合作，创立责任政府；立法会议中的统一党党员，为了和联邦政府更密切地结合，在修改宪法使西南非洲成为联邦第五个省的问题上，尽到了努力。这在德国人看来，无异于毁灭了纳粹党的新愿望；纳粹党所重视的，是在建立新德国的同时，收复德国旧有的海外属地，而西南非洲合并为联邦第五个省，就阻碍了德国的这种收复。1934年5月18日在立法会议上，五个德裔议员提交了反对第五个省建议的抗议声明，愤然退出了议会。1934年11月，新选出的立法会议，以十二票对六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把西南非洲作为联邦第五个省来管理，或是作为联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委任统治规定来管理。德国人说，这仅是并吞的一种托词。由于对这一问题未能达成协议，有关方面在1935年4月，任命西南非洲委员会对当时西南非洲统治机构的效能进行调查，并研究“用什么办法可以把统治机构调整得最好，以便管理得确实更有效，从而使居民感到更大程度的满意……”

委员会听取的大量证据对联邦——德国的关系，以及修改宪法，使西南非洲作为联邦的一个省来管理，是否可以弥补管理方面缺点的问题，都特别有关。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取得了一致的结论：“(a)西南非洲的当前统治机构是失败的，应该废除；(b)使委任统治地作为联邦的一个省，遵照委任统治书来管理，并无法律上的妨碍”。就(a)点而论，联邦政府决定：实际情况还不足以担保宪法的修改；至于德国分子及一些纳粹组织和联邦国民之间不断增长的紧张情况，委员会决定从不同方面去处理。就当时政治形势而论，这一问题是无关大局的。不过委员会在研究解决办法时，公开了几件重要事实和意见，那的确是有现实意义的。

委员会根据它对西南非洲土著人口情况的调查，得出结论如下：

“如果没有欧洲人家场主在警管区定居下来，西南非洲警管区很难说会有什么发展。……西南非洲和它的非欧洲人居民的本质既然如此，因此，如果没有白人插手，西南非洲和土著居民休想有真正的发展；如果没有钻井投资和水泵建立，以便取得更多的供人畜的用水，那么，拥有大部分是荒芜无水的西南非洲，也将无所作为；如果没有汽车和火车，资源充其量也不会充分地发展；如果没有科学方法战胜由于土壤缺陷或有毒植物而发生的牲畜疾病，西南非洲的好多土地，根本谈不上放牧和耕种……人们只要考察

一下邦德尔斯瓦茨、贝塞巴和雷霍布斯等保留地，就可以知道，这些地方的非欧洲人居
307 民，对他们占有的土地，未能适当使用，处于何等绝望的境地。赫雷罗人在他们保留地
内多少做出了点较好成绩，不过这一点点成绩，大部分还是靠欧洲官员们的帮助和监督
得来的。”^①

自然，在上述委员会的结论中，有许多是真实情况，不过人们不禁想起在白人移民
来到前，赫雷罗人的油光发亮的牛了。当时赫雷罗人的主要苦恼是纳马人，既不是土壤，
也不是缺少钻井机。至于谈到邦德尔斯瓦茨人，令人想起了他们平稳幸福的日子，那是
1850—1875年的时代，他们在威廉·克里斯琴领导下，占领的地方从奥兰治河向北延伸
到卡腊斯山脉的北边，向西延伸到大菲什河，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四百万公顷），在
这一大片土地上，他们可以带着家畜来回走动。在那样的日子里，自然，也有干旱，不
过总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灌木嫩叶，即使有些井干涸了，总还有另些井可以使用。在那
样的情况下，他们虽然欢迎白人作为不牟私利的帮助者来到，例如美以美教会教士思里
福尔和库克两人，但不需要白人的帮助。只是当白人作为征服者来到时，苦恼才开始，
白人利用“暴动”作为掠夺土地的机会，把部落局限于原来领地的一小块土地上。例如
邦德尔人上千户的部落被局限在十七万公顷的一小块保留地上。对于在欧洲的白人来
讲，每家有一百七十公顷或四百多英亩，似乎是土地很多。可是，这里是荒漠和半荒漠
的地区。在这里，白人农场的正规大小是一万五千公顷（三万七千英亩），即使如此，
委员会还注意到，布尔移民或布尔游牧人，从同样贫瘠的西北开普省来到西南非洲，只
有他们这样的白人农场主，在这样的地方，过着尽可能节俭的生活，坚持度过了五年干
旱时期，结果只损失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家畜。布尔移民每户需要一万五千公
顷，而邦德尔人每户只有白人每户土地的九分之一，他们在这样的干旱情况下，哪里还
有信心去掌管好草原，这难道会令人奇怪吗？委员会在这问题上的判断是极为肤浅的。
问题的实质确实是：受委任国得有指示，要首先关心土著福利，并授权有效执行这一政
308 策，而受委任国却夺取最好的土地给自己的白种人民，把受保护的部落人驱逐到小得
不能维持生存的一小块土地上，要不然，就象对待赫雷罗人那样，把他们驱逐到远远赶
不上他们往常生活的那些地方去。这些受委任统治保护的部落人是“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
奋战的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一些人们啊。

如同委员会的意见所启示的，白人的卓越知识，对土著居民会有帮助，这是千真万
确的；不过，伴随这个有利因素，出现了土著居民被剥夺掉他们应得的生活标准的情
况，这过错不在被保护人一方，而在保护人一方。

^① 《西南非洲委员会报告》（《联邦政府》，第26期，1936年），第30—31页。

行政管理的失败

委员会报告最后几部分再次谈到西南非洲现行统治机构是否成功的问题。委员会警告过，成功与否，不应该依据西南非洲在长期干旱后的情况来判断，可是自己作结论时，倒把这一警告置之度外了。结论中提到：

“……靠自己资源开展行政事务是不可能的了，这样做终归失败了。有人可能建议（委员会说）：如果南非联邦遣返德国人，把整个西南非洲如同奥万博兰那样作为土著保留地管理，那还是可能的。然而，除非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确信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西南非洲矿产资源不幸只是一些价格容易受到剧烈波动的商品。这些财源不够用，行政当局只好几乎完全依靠当地欧洲人纳税。鉴于土著在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以及当地唯一可能建立的农牧业的高度特殊性，不难看出，任何尚有一点积极性的行政当局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也不得不依靠欧洲人作为岁入的主要支柱。”^①

这种说法确实使读报告的人想起了几个问题：欧洲人交了什么税？他们交付的税又是如何开支的？就象委员会自己指出的，在西南非洲和在联邦不一样，既没有所得税，也没有人头税，西南非洲的岁入，在委任统治初期，主要靠金刚石和普通金属。在委员会成立前一年，即1933—34年，岁入主要项目是：关税，消费税，邮电收益，借款利息，矿业税收，以及执照费等等。正常岁入总额为四十四万英镑，正常开支（列在最大项目即利息和还债款项之后）包括教育、治安、邮政、电报、工厂、行政等费用，其总额为六十一万三千英镑，仅一万四千英镑用于土著事务管理上；西南非洲教育经费合计为十万五千英镑，仅一万一千英镑用于土著教育。

这里不用再详述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足够理由怀疑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认为整个西南非洲地区不能作为土著保留地来管理，原因是，土著若要生存下去，只有依靠欧洲人的税款。鉴于上述用于土著居民的那点开支，如果他们拥有欧洲人现在占有的那种较好的耕牧地，他们的岁入肯定足够支付一个土著行政机构所需的少得多的费用，还有什么必要靠欧洲人的税款呢？这样一个土著机构完全可能象现有的机构一样存在下去，何况矿产税收决不是欧洲移民缴纳的，当然可以由在欧洲人监督和帮助下的纯土著行政机构来支配。

土著民族的落后状态

姑且不谈税收问题。委员会毕竟发表了一个明确的意见，认为土著普遍不能胜任大部分的行政管理工作。委员会并非对土著事业不表同情，这在报告的许多章节中，特别

^① 《委员会报告》，第380—381段。

是涉及土著教育时已有所说明。委员会说：

“从施政的建设性方面考虑，对土著事务的管理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联邦把对土著的监护当做一项神圣委托接受下来，联邦政府认为，努力消除他们目前的落后状态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当前，西南非洲的土著教育，大部分落在外国传教士手中，对于他们，行政部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作过多的干预；话得说回来，现有许多教育活动还限制于宗教教育范围内。教土著学会读、写、算的基本功，是一种提高土著水平的办法，但经验证明，这一努力不足以把不发达种族提高到文明地步；为土著提供的医疗极其陈旧，远远落后于需要；在北部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①

310 在财政上不承担责任的选民

委员会最后认定，行政部门的许多缺点是由全体选民本身造成的。

“许多欧洲人居民作为移民都与南非联邦政府或土地银行有债务关系，因此，财政上独立的选民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候选人或是立法机关成员，如果不支持豁免债务，反而支持向选民征税，就很少有当选的希望，也谈不上保持政治生涯。此外，有人如果认为，当地的关税政策是由联邦决定，认为，除去关税，岁入的主要来源是矿产和得自联邦的贷款，那么，立法机关就不必筹集或缴纳大部分岁入款项……这样，立法机关和全体选民，正如拉德纳—伯克先生所说的，在财政上不承担责任，这是毫不足怪的。”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即法官F·P·范登里费尔先生，在他个人的备忘录内，记有令人难忘的一段话，他写道：在接受委任统治时已承受了“神圣委托”，对“神圣委托”的评价，不是依据行政管理方面在形式上可能做到的调整，“而是依据政府的性质，议员们的公益心和国民的良心”。^② 这的确揭穿了事物的本质。

1936—1939年的政治形势

设立西南非洲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出统治西南非洲的更有效的形式，从而使“居民在较大程度上满意”。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说，“当时的统治机构……是失败的，应该废除”；“把委任统治地作为联邦的一个省，遵照委任统治书来管理，并无法律上的妨碍”；这种论调受到联邦移民们的欢迎，但德国移民坚决反对，他们正全神贯注地望着希特勒统治全欧洲的那种无视一切的进展。世界的政治气氛是紧张的，在赫尔佐格将军的联邦政府中，并不止少数几个人希望纳粹主义胜利。联邦政府决定，要改变西南

① 《委员会报告》，第383段。

② 《委员会报告》，第459段。

非洲和南非联邦之间的政治关系，目前尚不合时宜，不过委员会的报告揭露了有关西南非洲白人殖民地以前从来没有被正视过的许多事实。人们开始体会到：行政部门对移民³¹¹的态度这样软弱，其结果，不但移民们缺少德性，连行政部门本身也缺少了德性。

从1936年起，干旱和世界经济不景气显然已过去，统治部门采取了新的移民政策。新移民政策承认，有些移民绝不可能有所作为，而许多有前途的移民又迫切要求获得农场，因此，决定对新移民不再给予财政上的帮助，希望他们靠自己的资财发展他们的土地。“经验证明，虽然这一政策要求移民作相当牺牲和大量艰苦工作，但同时保护了他们，免得他们对行政部门担负财政义务，导致他们失败。”

1936年移民土地分配重新开始。经过五年时间，有八十八个农场分配给了新移民，根据移民土地方案分配的农场，总数已达一千六百一十四个。

经济恢复

1935年情况有利于移民。雨量恢复正常，草原恢复原状，南非联邦迫切要求牛和肉类的供应。1933年向联邦输出的牛有四万二千头，1934年三万头，1935年超过十二万头，价值五十万英镑，牛的数量已递增到六十六万六千头之多。根据行政长官的报告，经过前几年严重干旱之后，竟取得这样的成果，这些数字确实“了不起”。1936年输出的卡拉库尔羊羔皮比1935年多三十万张。

1936年矿产品的输出也增加了经济复苏的感觉。这年的输出值为一百二十万英镑以上，比1935年多百分之二十五。世界金刚石市场复活（暂时地），1936年西南非洲输出金刚石十八万四千克拉，值九十一万六千英镑，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输出值，比起1935年几乎多了百分之五十。国内岁入从1933年的最低收入四十一万七千英镑稳步增加到1936年的六十四万二千英镑。各方面的前景，都是令人兴奋的。1937和1938两年，虽然有些意料不到的例外，但形势继续大好；随着希特勒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崛起，1939年初开始了一种不安全的预感，接着爆发了世界大战。

在这一阶段，或许值得看一下西南非洲在战前最后一个正常年即1938年的情景。³¹²1936年人口调查表明：白人人口有三万零九百四十一人，主要集中在温得和克（六千），戈巴比斯（三千），吉贝翁（二千九百），克特曼斯霍普（二千四百），和奥奇瓦龙戈（二千二百）等地区；混血种人口为四万一千三百零五人；土著人口估计达二十一万二千人，其中大约十一万人在警管区。

土地占有

1937年土地占有如表8所示:

表8 1937年西南非洲土地的分配和占有^①

1. 土地面积	公顷	公顷
(a) 警管区外	30,101,000	
(b) 警管区内		
纳米布土地	7,164,860	
其它土地	45,025,000	
		82,290,860
2. 非欧洲人(土著和混血种人)土地		
(a) 经宣布的土著保留地		
(警管区内外)	11,887,557	
(b) 为扩展土著保留地而保留		
的土地(警管区内外)	4,255,800	
(c) 雷霍博斯地区	1,356,200	
		17,499,557
3. 欧洲人的农场		
(a) 私人所有农场	14,708,692	
(b) 移民租借的农场	8,828,187	
(c) 公司所有地	2,077,331	
		25,614,210
4. 城市地区	437,100	437,100
5. 狩猎保留地(警管区内外)	9,593,600	9,593,600
6. 尚未卖出的官方土地		
(a) 警管区内	11,600,000	
(b) 警管区外	9,500,000	
		21,100,000

(注: 狩猎保留地有部分和纳米布及土著保留地重叠, 因此上述面积总数和西南非洲实际总面积有出入。) (259公顷=1平方哩)

^① 《行政长官报告》, 1937年, 第625段。

上表所列数字中，特别重要的是欧洲人和土著占有土地的相对数字。宣布为土著保留地的一千一百九十万公顷的土地中，七百七十万公顷位于西南非洲北部地区（奥万博兰四百二十万公顷，欧科范果三百二十万公顷，考科裴勒得三十万公顷）；其余四百二十万公顷的土著土地，属于警管区的十六个分散保留地，其中最大的保留地是埃普基罗（一百零二万七千公顷），贝塞巴（五十七万五千公顷）和阿米努伊斯（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七公顷）。土著保留地扩展的主要地区，是邻接埃普基罗和奥奇托两保留地的卡拉哈里某些沙地裴勒得草原地区（四百一十公顷），以及阿米努伊斯保留地和贝专纳边界之间的狭长土地（十六万三千公顷）。①

1938年，西南非洲已有三千三百零五个白人农场，面积计为二千五百三十万公顷；其中一千九百六十个农场为私人所有，这些农场主包括七百三十二个南非和英国侨民，七百二十七个归化德国人，以及五百零一个外国侨民（其中有德国人）。其余一千三百四十五个农场由行政部门租借给移民，这些移民中计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南非和英国侨民（包括二百五十个安哥拉人在内），一百二十三个归化德国人和八十五个外国侨民。②

表8中所列的一千一百六十万公顷的官方土地，大部分是纳米布，考科裴勒得土地，以及沙地裴勒得草原，简直都不能用做移民区。在警管区内仅有二百万公顷左右土地，还适用做移民区。在警管区北部有二十万三千公顷左右的土地，也许适合做二十五个左右农场；在纳米布沙漠边沿有九十七万三千公顷，也许可以提供五十个左右农场；在东部沙地裴勒得草原有八十二万四千公顷，可以做八十个左右的农场。③这一百五十个土地相当贫瘠的农场，是供新移民使用的最后一批官方土地。因此，行政部门仍然集中力量，继续增加经营农场的白人移民，决定根据联邦移民土地公告（1927年30号）进行；根据这一公告，由统治部门购买土地，转卖给移民，在分期付款的基础上，期限二十年以上。1939年行政部门向利比希公司买科马斯高地，京特的牧场，和奥钦贝等大畜牧场，计有六十八万九千公顷，准备做六十个新农场，由于战争爆发，行政当局决定，等战争结束再行分配。

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

314

在前一章中我们讲了委任统治委员会对1928年以前委任统治管理情况的若干评论。

① 《行政长官报告》，第459段。

② 《行政长官报告》，1938年，第185—186段。

③ 西南非洲《行政长官报告》，1939年，第354—355段。

1939年战争爆发前，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在战争期间，关于西南非洲行政管理情况没有任何报告；战争结束时，国际联盟让位于联合国组织；因此，在这阶段有机会研究一下委员会关于1929—39年期间的评论。

委任统治委员会对西南非洲一般抱着极为警惕的态度，首先要保证受委任国按照盟约第二十二规定的原则办事。委员会认为，在适于白人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生活普遍困苦，这是历史事实，因此，对受委任国的发展政策应批判地审查，以便揭露其中任何牺牲土著福利以照顾白人的倾向。在委任统治第二个阶段，我们发现，委员会经常批评土著居民的经济和教育发展过慢，不过言词婉转，以免激怒受委任国，并经常以赞扬手法，使批判词句听得入耳。1930年8月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研究1929年度《行政长官报告》时，上述委员会的这种态度尤为明显。会议讨论的经过大致如下：

委员会委员丹尼维格女士评论土著儿童教育进展缓慢。联邦授权代表（以后简称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在目前情况下“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这一成语在南非代表的争论中经常引用）。主席加以阐明说：据他了解，受委任国没有扶植土著经济的发展，保留地似乎没有为土著提供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至少历年来是如此。不过说到这里，主席又小心谨慎地承认，象西南非洲一类地区，鉴于当地的情况和土著居民文化程度之低，不管那一个受委任国都不能迅速改善土著的境况。他说，他并非建议行政部门应竭力把土著生活水平提高到欧洲人所理想的繁荣境界；不过，他真想知道受委任国是否考虑过采取什么措施去改善土著居民的物质条件；根据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委员会有责任关心土著居民的一切。

威廉·拉帕德博士是国际联盟委任统治部前任主任，现为委员会委员，他询问了西南非洲1928—29年度的教育经费，经通过的教育经费为十三万英镑，其中仅一万一千英镑用于土著教育。行政部门借口许多土著居民反对教育和办学，没有在保留地设立学校，且把教育没有进展的责任归咎于土著居民缺乏主动性。实际是，要在保留地创办学校，土著居民得着手一系列的申请，即使行政部门批准，校舍建筑费还可能要从保留地基金中开支。

代表说：西南非洲的土著教育体制，是以南非联邦的办法为基准的。对此卢加德爵士回答说：两者并不一样，在联邦，政府所拟订的教育政策，完全为纳税人打算；南非联邦对西南非洲来说是保护人，西南非洲居民是被保护人，因此，想在西南非洲土地上住下的白人，非分任保护人的负担和责任不可；认为白人交了税，还要他们担负土著教育费是不公平的这一论证事实上毫无根据，因为在热带地区的许多国家，如果没有土著给白种人担任必要劳动，白种人就无法生存，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应当说，白种人多少受到了土著的一点恩惠。

代表说：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因卢加德爵士的论证而和他争吵，不幸的是，有头脑的人太少了。统治实际上是保证税收的一种策略，如果纳税人没有头脑，执政当局的工作十之八九是极为困难的。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论点，已交代得相当详细，因为就委员会和联邦代表之间类似的许多讨论来说，这次讨论是相当典型的。在1934年委员会的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又出现了其它重要论点。代表说，土著怀疑地注视着白人，必须摧毁他们的这种恐惧和偏见的壁垒，但这过程是很慢的。拉帕德博士似乎对进步慢而感到失望。他说，他留心观察了最近十四年来土著发展的情况，找不出他们取得进步的任何证据。在委员会所必须交往的所有土著居民中，西南非洲的土著居民似乎最落后；他们的境遇毫无改变，而且是水平低得可怕的那种境遇毫无改变。所谓进步，在拉帕德讲来，就是向政治自决过渡。西南非洲行政部门对少数白人可以说够宽大了，这是西南非洲土著的不幸，他们不幸生活在白人掌权的西南非洲。

卢加德爵士在1935年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在提到西南非洲委员会的审议时说，他不能设想土著居民能够对群众不可能理解的宪法问题提出意见，不过他真想问问，是否在十五年的委任统治后，仍然没有一个土著经过足够的教育和开导，终于能对当前问题发表意见，或出席土著委员会或土著法院，或甚至出席立法议会或顾问委员会。他说，似乎行政部门一心要在保留地内保持部族风俗，维持现状，而不是教育土著首领去考虑个人的和共同的责任。他说，委员会若能掌握关于开化土著的进展情况，特别是关于教育他们管理自己部落事务的进展情况而作些报导，那对委员会倒是有益的。

代表做了如下的回答：部族会议一直在教导土著居民如何成为本部落人民的有才干的首领，不过，文明的进展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考虑到行政部门在西南非洲所必须打交道的是原始居民，情况就更是如此。我们还应记住，这些土著居民并不随时准备遵照欧洲人的办法和建议。他们在文化发展方面，落后于欧洲人有二千年之久。仁慈的保护是西南非洲行政部门政策的基石，可是也应该记得，在授予委任统治以前，在西南非洲已住下了相当多的欧洲人，因此，西南非洲是有白人的国土，但行政部门的政策一律把³¹⁷这国土当做统一体考虑，在白人和土著之间，除酒和武器外，其它毫无差异。^①不过拉帕德博士很快注意到：在呈报委员会的报告^②中，经通过的教育经费，用在三万一千六百个欧洲人身上的是九万五千英镑，用于二十三万五千个土著居民的是一万二千英镑，即每个欧洲人的教育经费是三英镑七先令，每个土著的是四便士，对照公开宣布的同等

① 二十七次会议的会议记录，第164—165页。

② 《行政长官报告》，1934年，第33页。

看待白人和土著的政策，其中差别又是何等的明显。代表认为在西南非洲的白人，已被旱灾搞到差不多破产的地步，他们再没有力量担负土著居民的教育经费。拉帕德博士对这一看法的回答是：每当授予一个国家以委任统治地时，其中原因之一是受委任国资源丰富而乐于接受，因此，委任统治地也应有权分享委任国的丰富资源。此外，西南非洲的金刚石，不是属于白人，而是属于当地的原来居民，由金刚石所得的税款，决不应该认为是白人所交的税款。

在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黑利爵士说：委员会大部分委员都会同意联邦政府所提出的、它关心西南非洲土著居民利益的证据，不过委员会所关心的却是行政部门为了教导土著要依靠自己，决定停付正常岁入中用于土著发展的那一笔大款项；行政部门认为，不恰当地加速土著居民的发展，是不明智的，因为经验明确证明，发展的步伐是不可强求的。黑利爵士认为，供水和医疗卫生诸方面不可能有发展的速度问题，他坦白谴责了行政部门的这种态度；并认为要求土著居民耐心等待直到他们自己能供给必要设施的这一政策，确实和联邦自己所写下的、作为西南非洲土著利益保护者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会上，代表驳斥了关于行政部门之所以改变政策是要强迫土著更多劳动的那种说法；他反复说，政策之所以改变，是为了避免土著发展的过速。

在1939年6月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代表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项目，
318 专门谈到赫雷罗高级头人霍齐亚访问南非联邦特兰斯凯地区的土著会议一事。据报告，霍齐亚赞扬了“善良的联邦政府”的建设性政策。他说，他的确感到西南非洲行政部门为他们确实尽了最大努力。他以热烈的措词谈到已有的教育设施，并赞扬联邦政府为土著居民所做的、特别是有关农业方面的工作。^① 报告中还提到其它项目，包括两则令人兴奋的公告，一个是，提出本报告的这一年正是风调雨顺的第五个年份，另一个是，这一财政年度已结束，仅有少数赤字，已由前一年度的剩余弥补，南非联邦政府批准西南非洲暂停支付的利息和债款，对改善当地财政状况已作出了贡献。

拉帕德博士在评论这一点时指出：在英国的许多殖民属地，习惯的做法是，向人数少的白人公众征收所得税，主要用于土著居民的福利事项。西南非洲的白人可不少，但他们都不用交所得税。他说，西南非洲若采用英国的办法不能算是反常吧？

代表在发表意见时，还提到用于土著居民的经费已从1933—34年度的三万六千英镑，增加到1937—38年度的六万四千英镑，其中大部分来自正常岁入。

委员会最后批评了当地的教育状况，这或许是恰当的。丹尼维格女士使人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即虽然土著人口十倍于欧洲人，但仅有百分之十的教育经费，用于为土著和混血种儿童开办的学校。代表回答了这一点，他说，教育方面存在的困难，许多是由于

^① 《行政长官报告》，1939年，第736段。

缺乏教员造成的；1935年在奥古斯蒂纽姆、奥卡汉贾等地开办了三年制师资训练班，到第五学期结束时，原来录取的三十六个学生中，只有二十个期考及格，其中十四人还要填补原来教师中因死亡、年老以及其他原因而留下的空额，结果，仅有六人可送到新岗位上；至于向联邦方面招聘教师的问题，又因他们不懂当地土语而不能实现；教育局主任提议，建立一个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土著中央师范学校，这一学校到了适当时候，就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教师，满足土著教育的需要，不过，据说，这又是行政部门在财政上力不从心的事情，如果不切实提高土著教师的工资，就不可能保证获得必需数量的教师。如果建立土著师范学校，大概也得建立培养欧籍教师的师范学校了。^①

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宣布警管区内仅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公顷土地还适用做移民区，随后委员会第36次会议就结束了在西南非洲的工作。当时已战云密布，1939年9月3日战争爆发之后，西南非洲和国际联盟之间不再有任何交往，这样一直持续到1946年4月国际联盟准备让位于联合国组织。

^① 《行政长官报告》，1938年，第326段。

第十五章 联合国和西南非洲

1940年希特勒战役一开始，就给英法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北部，英军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和法国的投降，似乎都预示德国会迅速胜利。“不列颠之战”粉碎了纳粹的疯狂进攻；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加入了盟国行列。罗斯福和邱吉尔鉴于当时有必要促使未结盟国家参加反轴心国的斗争，两人于1941年8月签订了“大西洋宪章”，这是两国关于某些共同原则的宣言。宣言的原则提到：放弃领土扩张；改变现有领土要按照有关国家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以及承认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热切盼望在其统治下生活的政体。

联合国的诞生

英美两国宣言发表后，有二十二个国家接受了大西洋宪章原则，支持美英苏中四个同盟国，并和四国共同发表了“联合国宣言”。宣言中规定：每一同盟国政府保证要把本国的全部资源用于反对三个轴心国及其追随者，决不和它们单独休战或媾和。这一宣言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定稿，可以说是联合国诞生的标志。

随着战局的进展和希特勒极其错误地进攻俄国，轴心国^①得胜的希望日益渺茫；联合国开始为战后和平作准备，举行了一系列同盟国之间的会议。1943年10月莫斯科会议发表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声明：与会国承认，必须在实际可能的时日，尽早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以爱好和平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为基准，凡是拥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国家，不论大小，都可以参加。1943年11月和12月，开罗和德黑兰两会议讨论了大国属地由国际托管的建议，邱吉尔对此激烈予以反对，他以前曾说过，他决没有想过，他是被派来主持英帝国清算事务的。英国对托管原则的反对，影响了此后的会议，特别影响了1944年8月—10月在敦巴顿橡树园^②举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提案，有意不提托管制度。不过，1944年11月惠灵顿

^① 原文是中英同盟国 (Central Powers)，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同盟国，此处指轴心国。——译者

^② 敦巴顿橡树园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私人住宅区。

(新西兰)会议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意殖民地托管原则,这一原则在1945年2月雅尔塔(克里木半岛)会议上,被置于自愿的基础上,以迎合邱吉尔所声言的:他绝不会同意“四、五十个国家窥探并干预英帝国的存亡。”

雅尔塔会议及以后政府间会议,为筹备旧金山^①会议所作的详细讨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对了解当前西南非洲问题并非如此。这里必须再增添一笔,即在1945年4月25日到6月26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来自五十个国家的二百八十二位代表制订了联合国宪章,把它作为世界政治组织和国际和平的一项文件,用以取代国际联盟盟约。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

由于后来形势的发展,记住一些关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组织之间的本质差异,是很重要的。国际联盟是在和谈充满激情和贪欲的情况下于1919年在巴黎成立的。国联盟约是和约的基本部分。盟约与和约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美英法三国代表拟定的;但是美国后来拒绝批准和约和盟约,以致国际联盟的责任,大部分落到了英法肩上,由它们作出³²²重大决议并负责执行。可是,在维护大国之间和平的决议上,国联无从发挥作用,因为无论是英国和法国都不愿再冒一次大战的风险。在国联行政院妥善处理那些破坏和平的小事件的同时,欧洲却因为德国希特勒主义的崛起,再次出现了强权政治,国联的影响因而几乎完全化为乌有。德国和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相继退出了国联,应验了伍德罗·威尔逊的预言。他早就说过,要是国联失去了它的基本精神,它的盟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大家还记得简·克里斯琴·史末资在凡尔赛和会^②后说过的话:“在巴黎失败的不是威尔逊,而是人类自己,虽然我们诚挚地相信我们为之奋斗的道德理想,但是,瓜分巨大战利品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结果,不仅各国的领袖们就是各国的人民都想在这里弄一点战利品,在那里搞一处战略重地,在这里弄一块煤田或一口油井,在那里增加一点人口、资源;所有理想的微弱引诱都不顾了。”^③

在理想破灭的纷扰中,人们常可发现一些无价的永恒道理:虽然在国际联盟的旗帜下,人类在国际关系中未能做到高度的利他主义,但是人们还是懂得了,如果没有许多大小国家的合作,就不可能健全地产生有影响的国际舆论气氛;人们也懂得了,委任统治制度比以前征服和并吞的精神,真正是前进了一步;人们开始体会到自治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并体会到有需要帮助政治上不发达的人民走向自治目标;显然,企图强迫强

^① San Francisco, 旧译旧金山, 现译圣弗朗西斯科。——译者

^② 凡尔赛和会, 通称巴黎和会。

^③ 见《纽约晚报》, 1921年3月3日。

国听从一个世界组织的指挥，只会促使世界战争早日爆发；世界组织只有通过自由讨论重大问题，从而唤醒世界的良知，这样才有力量。在旧金山拟订联合国宪章的人们，正是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设法保存了旧国联的优点，改进了旧国联的缺点。

联合国宪章

宪章中的某些原则和条文，对于了解当前西南非洲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头等重要
323 的意义。序文表示，决心“为挽救子孙后代免受战争灾祸，免遭在我们一生中的两次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诉说不尽的痛苦；重申对人类基本权利、人身尊严和价值的重视、以及男女平等和大小国家权利平等之信念……为此目的……接受原则，规定办法，保证除非为了公共利益，否则决不使用武力……”

宪章第一章提到：联合国组织以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这一原则为基础；“在国际关系上，所有会员国不得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特别重要的是第二条第七项：“不得认为本宪章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也不得认为本宪章允许联合国要求会员国提交国内管辖事件根据本宪章解决；但此项原则，决不妨碍根据第七章对强迫措施之使用。”^①

联合国组织

宪章第三章专谈联合国组织机构。联合国由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组成。大会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组成，每个会员国参加大会的代表不得超过五人，每一会员国有一票投票权。除了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的问题外，只要属于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大会均可讨论；大会并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可能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情况。并推荐对任何情况的和平解决措施。大会应接受并考虑联合国其它机构所提交的报告，这也是大会的职责之一。

安全理事会由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在1966年从十一个增加到十五个），其中
324 中国，法国，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五国系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其它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两年。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会员国有一票投票权，理事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由任何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决定；除程序问题外，其它一切问题由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决定。安全理事会在解决有关争端、破坏和平、侵略行为时所采用的行动，首先是和平谈判，调停、公断、司法解决等等一系列和平办法，如果这些办法失

^① 宪章第七章系规定应付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等行为的办法。

败，理事会可以请求联合国的某些会员国作如下一些措施，即全部或局部中止经济关系，全部或局部中止铁路、海路、航空、邮政、电报、无线电以及其它交通工具，甚至断绝外交关系。如果这些措施经证明不适当，理事会为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必要，可动用空军、海军、陆军。为实现这一目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必须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号召，保证提供武装部队，协助和便利……”上述诸行动，在理事会的军事参谋团指挥下行使。^①

托 管

宪章中与西南非洲有关且特别重要的是国际托管制度部分。“凡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的领土，要经过联合国与有关国家订立个别协定，然后按照国际托管制度加以管理和监督。”托管制度的基本目的有：“增进托管地居民的政治、经济、社会 and 教育的进步，并促进其居民向自治或独立逐步发展……”至于什么领土应该或必须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问题，在关于西南非洲的讨论记录中屡见不鲜。第七十七条中写道：

1. 凡适用托管制度的领土，须经由托管协定而置于托管之下。其范畴如下：

- a. 目前尚在委任统治下的领土；
- b.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可能割自敌国的领土；
- c. 经负责管理的国家自愿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下之领土。

2. 至于上述范畴中，哪些领土将置于托管之下，并根据什么条款，将是以后协商的 325 问题。

托管理事会和第四委员会

托管理事会是专门负责托管事项的机构，系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其地位不同于国际联盟的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后者系附属的咨询部门。托管理事会由下列的联合国会员国组成：(a) 管理托管地的会员国；(b) 不管理托管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c) 由大会选出的、任期三年的其它会员国，其数目应保证理事会中非管理国与管理国之名额相等为度，目的在于平衡管理国和非管理国的数目；前者继续努力设法解决管理问题，后者对实际管理问题缺乏经验，几乎不可避免地总认为托管地发展太慢。

第八十七条规定：大会和在它职权之下的托管理事会在执行任务中，可以研究由管理国所提交的报告书，会同管理国接受并审查请愿书，对各托管地作定期视察。这样，托管理事会的监督程度比起委任统治委员会的要密切得多，因为委任统治委员会认为请愿书和视察有损于受委任国的威信。托管理事会向大会所作的关于托管地的报告，由大

^① 见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会任命的七个主要委员会之一，即第四（托管）委员会审查并对托管理事会报告提出建议。托管理事会和第四委员会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两者间发生冲突和紧张的奇怪而有趣的根源。就我们所知，托管理事会内部有保守思想的管理会员国不断地受到非管理会员国方面的督促，要它们加速托管地的“进展”和发展速度。此外，在第四委员会中，所有非管理会员国都有代表，其中包括许多最近独立的新会员国，因此，委员会以无限洋溢的热情，一有机会就根据自己的看法批评和谴责托管理事会的步子太慢，并针对各种托管情况向大会提出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这样，托管理事会和第四委员会两者就互相角逐斗争；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的托管理事会，对委员会中非管理会员国方面的无经验的新来代表的指责非难，感到愤慨，而这些代表又都一味鄙视具有殖民思想的受托国所采取的“欲速则不达”态度。^①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在西南非洲和联合国组织的当前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法院系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它按照宪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国际法院规约——建立。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国际法院继承了荷兰海牙的常设国际法庭。“每个联合国会员国如果是受理案件当事国，要担保履行法院决议；如果受理案件的任何一方当事国，不履行国际法院判决加于它的义务，另一方当事国可以申诉到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得作出劝告或决定为实行判决应采取的措施。”^②受理案件的双方当事国，对国际法院的判决，均须遵守。此外，法院经大会或安全理事会请求，可对任何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咨询意见不同于法院判决，它不带强迫性。法院由十五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法官由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分别选出，同一国家的国民不得有两人同时出任法官。

史末资和托管

联合国宪章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所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写成，在1945年6月26日签定。当时作为元老政治家的史末资元帅在会议进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他发现会议的性质和凡尔赛的极为不同。1919年对德国殖民地所作的主要努力，在于说服强国放弃并吞，接受委任统治，而在1945年联合国则致力

^① 关于这种局势的有趣分析，可参阅小詹姆斯·N·默里：《联合国托管制度》，美国，《伊利诺斯州社会科学研究》，第40卷，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乌尔巴马，1957年）。

^② 见宪章第94条。

于承认“人类基本权利，人身尊严和不可侵犯……大小国家权利平等；”并进一步主张“凡负有管理领土责任的联合国会员国，在当地居民还没有达到完全自治的标准时，应承认这些领土居民的利益是最高的这一原则……”为要实现这一目的，“除了对有关居民的文化给予应有的注意外，还要保证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以及教育各方面的进步，保证他们享有公平待遇，不受虐待；要发展自治……要帮助他们向自由政治制度不断发展……”，^①为配合这些目标，联合国决定使它的国际监督比国际联盟的监督更彻底得多。据我们知道：大会托管理事会和第四委员会，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代表组成，他们不仅经常有权审查和批评受托管地的报告，而且还经常有权视察各托管地，以及接受当地居民的请愿书。是否由于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史末资决心争取把西南非洲合并入南非联邦，还是他仍然感到，西南非洲早就该首先由联邦并吞，而不应置于委任统治之下，在这一阶段，对他的意图我们只能作推测。史末资决心要尽一切可能使联合国同意合并，那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旧金山会议上，联邦关于合并一案的报告书，在1945年3月12日提交给了第二委员会第四小组，由于委员会主席判定这件事不合议事规程，所以该案不得不延期到下一届大会的第一届全会上进行讨论。同时所有其它受委任国陆续提交了同意把它们的委任统治地置于联合国托管下的协定。

另外，史末资又设法借助对西南非洲土著民意进行公民投票的办法，来加强（白人 328 的）西南非洲立法议会关于合并的请求。公民投票由当地土著专员和部落酋长及头人协商进行。公民投票结果：二十万八千八百五十人赞成合并，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人反对，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八人未能参加投票。1946年在大会第一届全会的后期，史末资把联邦的要求提到第四（托管）委员会，^②又遭到了拒绝。大会依据1946年12月14日第65(1)号决议宣布：“鉴于西南非洲的非洲居民还没有获得政治自治，或者说，他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政治发展阶段，即足以让他们对大会所认为的如西南非洲合并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可以发表自己的成熟意见”，因此，不能答应合并要求，并请南非联邦政府“提出西南非洲托管协定，以供大会考虑”。这一决议由大会一致通过。次年南非联邦政府通知联合国：由于大会拒绝同意西南非洲领土的合并，以及由于居民不愿联邦政府把西南非洲领土置于托管之下，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维持现状，继续照目前委任统治的精神管理该领土。^③

1947年南非联邦答应向联合国提交关于联邦管理西南非洲的报告，同年提交了一份关于1946年度的报告。^④这份报告在大会的第三届会议期间，由托管理事会审查并经第

^① 联合国宪章前言第七十三条。

^② 见大会第一届会议的正式记录，第二部分；第四委员会的摘要记录（第一部分），附录13(A/123)。

^③ 大会第二届会议正式记录，第四委员会摘要记录，附录3a(A/334)。

^④ 同上，附录 35(A/331/add.1)。

四委员会讨论之后，联邦政府书面通知联合国，它“遗憾地得出结论：为了有效地管理起见，今后将不再提交报告。”^① 这报告还提请注意，过去联邦政府的报告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为了情报的目的而提供的，并且是在联合国对西南非洲没有监督管辖权的明显理解下提供的。1947年南非联邦总理史末资在议会下院中断言，西南非洲不再是委任统治地，它和联邦的关系，除了更近于殖民属地外，再没有别的关系了。^② 他并断言，在委任统治制度下联邦始终有力量和权力，给予西南非洲以联邦议会代表席位。他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正打算这样做。”^③

不过在史末资能够实现他的意图以前，他的政府在1948年5月的大选中失败了。国民党在总理丹尼尔·马兰博士的领导下，开始执政。马兰抓紧时机向议会提出法案，为西南非洲和联邦之间的统一提供更密切的政治形式。这一法案提出由西南非洲白人选举六名议员参加联邦下院，和由联邦政府提名的两名西南非洲代表参加联邦上院。联邦派去联合国的代表在1948年的第四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联邦政府认为没有法律和道义的义务，要把西南非洲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因为那样做对西南非洲和联邦都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联邦拒绝把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

国际法院意见

南非联邦这样做，就表明了它的态度了。现在摆在联合国面前的唯一办法，看来就在于阐明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和由此而产生的联邦的国际义务。1949年12月6日全体会议的第二百六十九次会议上，大会决定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国际法院，请国际法院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提交的三个专门问题是：

- (a) 南非联邦继续有委任统治西南非洲的国际义务吗？如果有，是哪些义务？
 330 (b) 宪章第十二章的条文可适用吗？如果适用，它对西南非洲领土又如何？
 (c) 南非联邦有变更西南非洲领土国际地位的权限吗？如果没有，那么决定和变更这块领土国际地位的权限属于哪里？

经1950年7月3日商讨辩论后，国际法院给予解答如下：

1. 关于“西南非洲领土有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南非联邦的国际义务是什么？”

这个普遍性问题的答案是（一致通过）：“西南非洲是南非联邦在1920年12月17日

① 同上，第四届会议，第四委员会，附录，议程项目34，文件A/929。

② 议会辩论，第59卷，10916—7行，第60卷2588行。

③ 同上，第60卷，1361行。

所承担的国际委任统治下的托管地。”

2.关于“南非联邦继续有委任统治西南非洲的国际义务吗？如果有，是哪些义务？”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以十二票对二票通过）：“南非联邦继续有国际义务，这点载在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和关于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书内；它还有转递托管地居民方面请愿书的义务；根据委任统治书第七条和法院规约第三十七条，联合国有监督的职能，接受年度报告和请愿书等；它和国际常设法庭的关系，由和国际法院的关系所代替。”

3.关于“宪章第十二章的条款可适用吗？如果适用，对西南非洲又如何？”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致通过）：“只有当宪章第十二章条款提供一种方法，把西南非洲领土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宪章第十二章条款才可适用于西南非洲领土”；（以八票对六票通过）：“宪章第十二章的条款并没有使南非联邦担负把这块领土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的法律义务。”

4.关于“南非联邦有变更西南非洲领土的国际地位的权限吗？如果没有，那么决定³³¹和变更这块领土的国际地位的权限属于哪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致通过）：“如果南非联邦单独行动，它没有变更西南非洲托管地国际地位的权限，只有取得联合国同意的行动，它才有决定和变更西南非洲国际地位的权限。”

国际法院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意见所持的理由是：联合国为监督南非联邦提交报告和转达请愿书所采用的程序，应尽可能地和国际联盟通用的程序相一致。

五人特别委员会

1950年12月13日大会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并催促南非联邦采取必要步骤实施法院意见，包括提交管理报告和转递请愿书。同时大会成立了五人特别委员会，和联邦共同商量关于履行咨询意见的必要程序措施。

联邦代表和特别委员会会商时，说明了联邦政府不同意国际法院的许多意见，不过联邦政府已准备再担负起属于委任统治的义务；为实现这一目的，建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余三个主要协约国（英、美、法）商谈一项新的国际文件，由南非政府在法律上直接对三国负责。联邦建议：联合国除了批准新文件外，不能过问商谈内情，以后不再存在实际的监督，也无提交报告之必要；不过联邦可以同意由国际法院执行司法监督，因为国际法院赋有强制裁判权。但委员会恪守它的权限，主张国际法院意见必需履行，³³²即年度报告书必须提交，联合国监督是必要的。

一提到报告，南非联邦代表当即请对方注意，联邦出于协作及好意，于1946年提交了报告，可是这一报告竟被利用，借以对联邦政府的行政管理进行毫无根据的、不公正的批评及责难，结果，引起了愤怒，破坏了联邦在西南非洲的和睦关系。

特别委员会由于未能达到大会指定给它的目的，就研究了西南非洲两个赫雷罗酋长经由迈克尔·斯科特牧师送给秘书长的信，委员会将该信转交南非联邦政府，要求它作出解释。委员会还研究了英国海外反对买卖奴隶协会和土著保护协会两方提交的意见书，意见书特别建议，将西南非洲象朝鲜一样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属于联邦，而大部分是非洲人所居住的北部，则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虽然这个建议在当时丝毫没有引起什么反应，但这种思想的种子已经被播下了。

特别委员会给第四委员会的报告，要求准许上述两个赫雷罗酋长出席第四委员会，并要求联邦予以帮助，使“他们能在本届全会期间迅速来到巴黎”。由于同意这一议事规程的决议，南非联邦代表团团长东格斯博士拼命攻击第四委员会和秘书长，说他们“恶劣地践踏了大会的决议。”南非代表团对联合国各委员会听取请愿人意见的做法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在南非代表团与各委员会的交往中是屡见不鲜的。争论之点显然涉及到国际联盟的惯例。国联不准请愿人出席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这刚刚和联合国的一般规程相反。按照东格斯博士的话，南非联邦有权援用国联的规程，遵循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大会的协议。

秘书长和第四委员会都谴责了东格斯博士的态度；两个赫雷罗酋长没有拿到护照，³³³因此，让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到会作证的时期定在1951年12月8日和11日。

关于听取请愿人的意见

1952年1月18日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东格斯把第四委员会听取请愿人意见的做法及其决议草案说成是对南非联邦的故意侮辱，是企图歪曲正在讨论中之主题。东格斯攻击“第四委员会的违宪行为”、说它表演拙劣、而且旨在报复；同时谴责了第四委员会的委员，说他们坚持“要把联合国变成讨论南非内政的论坛”，“我们将被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我们当然有足够稻草做砖头，^①用以回敬那些攻击我们的人。”联邦和第四委员会之间的裂痕，就这样越来越扩大。

后来印度代表在大会辩论中别有风趣但有意义地反驳了东格斯最后所说的话。他说，他绝不怀疑，东格斯在讲到稻草和砖头时，心目中也有印度在内。

“无需向我们扔砖头，我们充分意识到我国因之而受损害的那些恶习，我们为此感到耻辱，我们给恶习丢尽了脸，我深信：大会的大多数会员对他们各自国家不幸尚存的

^① 原文引自《圣经》，意为有办法对付对方。

恶习也都抱同样的感觉。我们意识到这些恶习，我们已经尽了，而且现在正在尽一切努力去根除这些恶习……，不过，南非联邦政府却是独特的……它是今天敢于公开而无耻地遵循并正式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和纲领的政府；这一政策和纲领震惊了世界的良心……联合国对南非政府极其耐心，但我们看到了南非政府无视联合国决议，……由于大家普遍不愿给南非政府造成什么困难，使它易于接受和执行这些温和而又合理的决议，因此，在决议的措词中做了极大的克制，但是这无疑是有限度的……让南非政府小心谨慎地考虑自己的重大责任罢，它现在所采取的方针，不仅违背了在这一世界大会上所表达的联合国意志，而且也违背了上帝意志。”

这不是已经尽可能简明地说明了国际组织的许多国家普遍地和南非联邦抱着相反态度吗？³³⁴

难局和新建议

特别委员会在1953年第八届会议上给第四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谈判已流产，不过已达成了几点协议，即：应该缔结新文件以代替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新文件应重申“神圣委托”，但可稍作修正；并应有某种形式的监督。委员会和联邦政府之间的主要争论，集中在监督的形式和有关协商第二当事人这些问题上。委员会认为，联邦政府准备接受国际法院司法监督的形式未能满足法院的需要。另外，联邦代表坚持：根据法院的意见，联邦的义务仅限于接受委任统治制度下所行使的那种监督程度，而联合国制度下的任何监督，会使联邦负担更为繁重。关于协商的第二当事人，联邦政府不预备接受联合国的意见；而委员会又不能同意撇开联合国单独行事的三大国为第二当事人。1953年11月南非代表在研究特别委员会报告期间，概括说明了其政府的见解，即委任统治已失效，它无需对任何国际组织或个人负责；对联合国负责就会增加它的义务，因为国际联盟必须全体一致同意才能产生决议，而联合国有时只要大多数同意就能决定。第四委员会的结论是：联合国在七年期间，特别委员会在三年期间，都一事无成，可是也就在这期间，南非政府却一直在谋求和西南非洲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联合。

在这一阶段第四委员会一个委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建议。他说：为谋求一致而进行的协商之所以受到阻碍，没有成功，是由于联邦拒绝在法院咨询意见的基础上谈判。依据委任统治书第七条，国联的其它任何会员国为了使南非联邦履行委任统治义务，仍然可以和联邦在法院进行辩论。因为法院的咨询意见已经绝对地肯定：联邦应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书和转递请愿书，而联邦未能这样做，也就是它未能完成委任统治的义务。建议内容包括一种以后得以发展的思想萌芽，但暂时还受有阻力，这是因为法院还没有表明它的这一观点，即根据国际联盟的解散，南非的管理西南非洲，已是它自动地向联合

国负责了。

(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和联邦代表没有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为了对付因此而造成的局面，联合国大会在1953年11月28日第八届会议第四百六十次全会上，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重申以前的决议，即按托管协议的正常办法将西南非洲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之下；另一项是建立一个(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这个由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后来减到七人)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审查关于西南非洲的可获得的情报，并尽可能按照以前委任统治制度的程序，审查可以提交给大会的报告书和请愿书。委员会还进一步受权继续和南非联邦谈判，并向大会提交关于西南非洲的定期报告。

新任命的委员会在召开第一次会议前，请联邦政府派一代表和它商谈。联邦政府拒绝了这一邀请，其理由是：联邦仅准备和法、英、美三国商谈，联邦的责任不应超过委任统治下所承担的责任，而且联邦也不准备和委员会在审查报告书和请愿书方面进行合作，因为自从国际联盟解散以来，联邦还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向任何国际组织提交报告336书和请愿书的义务。因此，摆在委员会面前的唯一途径，就是根据可获得的官方报告和文件，亲自编写一份报告。

关于协商进展的报告

(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的讨论，由于联邦代表在大会的特别政治委员会内的行动，在1955年10月24日突然停止。特别政治委员会系由大会任命，负责调查由于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事件。联邦代表说，联邦政府认为这是违反宪章第七节第二条的一切事例中最罪恶昭彰的事件，是有自尊心的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南非政府决定召回南非参加大会第十届会议的代表团和南非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

下月，即1955年11月，(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考虑了让请愿人到会申诉的要求，表示同意这个请求，因为其它许多情报都表明了类同的意见。委员会决定请国际法院对这个问题提出咨询意见。1956年6月1日法院以八票对五票通过了这一意见，即关于西南非洲委员会可以允许请愿人到会申诉，这和1950年7月11日的法院咨询意见可说是一致的。

1956年12月(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主席重新检查了他们和南非的争论，他说，十一年来大会一直催促联邦把西南非洲置于托管制度之下，但是毫无成效。原来大会认为，承担监督责任是对西南非洲居民的义务，因此在1953年成立了西南非洲委员会，由

它来尽这一职责，直到联邦政府与联合国达成协议为止。委员会按照国际法院的意见，设法履行它的职责，使联邦政府承担的义务，不比国际联盟下的更为繁重，不过委员会的努力毫无结果。主席继续说，联邦政府拒绝承担义务，不把它对西南非洲的行政管理置于联合国国际监督之下，并宣告它要继续按照委任统治精神来管理西南非洲。在国际范围内，联邦政府甚至拒绝履行国际法院规定的义务；就西南非洲来说，委员会发现西³³⁷南非洲的状况仍然远远不能符合委任统治制度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同时也违背了大家对至今尚不能自立的人民所采取的普遍态度。

由于上述报告，大会通过了第四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促使联邦政府注意下列建议：

- (a) 把责任逐步移交给专属西南非洲的代表机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
 - (b) 按照委任统治制度的精神，修正当前“土著”管理的政策和措施；
 - (c) 把西南非洲现有立法机关的代表资格扩大到全体居民；
 - (d) 公众就业根据除种族外的其它资格，逐步训练非欧洲人担任行政方面的较高职位；
 - (e) 审查和修正移民土地政策；
 - (f) 取消以种族分别发展或种族隔离政策为根据的居住限制，并取消西南非洲的关于种族歧视限制的法令；
 - (g) 立即取消教育制度中的种族歧视，并制定逐步统一教育制度的纲领。
- 这些就是大会所看到的、大会和南非联邦政府之间于1956年存在的主要问题。

斡旋委员会

由于考虑到对南非联邦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因此联合国大会在1957年2月26日要求西南非洲委员会研究下列问题：“联合国会员国或联合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单独的或联合的行动，去保证南非联邦在把西南非洲这块领土置于托管制度下以前，履行其承担的委任统治义务？”大会的忍耐在出现消逝的迹象。

1957年第四委员会委员之间显然进行过秘密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看来是：西南³³⁸非洲局势的唯一出路，就是分割领土。1957年10月8日星期二第四委员会建议：任命“一个斡旋委员会，由英美以及由大会主席提名的第三国组成，由斡旋委员会和南非联邦谈判，以便找出协商的基础，继续给予西南非洲国际地位……”决议案经委员会接受，由大会在1957年10月25日通过，“因为大会认为：联合国宪章规定每一个会员国都有责任采取一切有效谈判和调停方法，在尊重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国际问题”；“而且大会确信南非联邦也希望根据宪章规定的义务进一步合作，以圆满解决西南非洲问题”。

斡旋委员会在主席查尔斯·阿登—克拉克爵士(英)率领下,于1958年6月访问了比勒陀利亚,访问目的在于和联邦政府人员讨论西南非洲分割为南北两部的可能性,北部作为托管地,南部合并入联邦。(自然,这和1950年英国海外反对买卖奴隶协会的建议是相同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在1958年9月第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把它和南非联邦政府的讨论结果传达给第四委员会。讨论期间双方共提出了两个建议。联邦政府建议:应当和其余三个协约国缔结一项协定(这样的建议在1953年就已为大会驳回);而斡旋委员会方面则建议:应由大会对实行分割的可能性进行调查研究,这一建议对南非联邦来说似乎也值得考虑,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切实可行的建议。

不过第四委员会的考虑,因西南非洲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克里纳·盖岑先生请求到会申诉而受到干扰。委员会不顾联邦代表对这两个请愿人的抗议和指责,决定听取请愿人申诉,结果,南非代表团取消了对斡旋委员会报告或对西南非洲任何事务的进一步的讨论。第四委员会在听取了请愿人意见和讨论了斡旋委员会报告后,拒绝了分割西南非洲的建议。大会在1958年10月30日的全会上决定:“不接受斡旋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一切以分割和合并西南非洲部分领土作为解决西南非洲问题基础的建议;”但请委员会“重新恢复和南非联邦政府的讨论,找出可以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继续给予委任统治地西南非洲……以整体的国际地位,以便和联合国的原则及宗旨相一致”。

第二年,在1959年11月17日,大会“以严肃关心的态度注意到:近几年来西南非洲的行政管理,愈加违反了委任统治制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违反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大会的决议”。并进一步注意到:“应立即改变西南非洲的行政管理,这对于西南非洲居民的福利和安全至为紧要。大会还进一步注意到:“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下的前委任统治地,今天已迅速向独立发展,而西南非洲地区的情况,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1959年的形势

联合国和南非联邦之间因西南非洲问题而形成的政治关系,直到1960年才由英国国王顾问艾·戈德布拉特律师作了极好的分析。戈德布拉特对西南非洲事务具有长期的经验。他指出^①:联邦政府采用它周密制定的战术,结果,似乎反而导致了它企图避免的那些结果。联邦拒绝提交年度报告,借以避免联合国会员国(包括联邦外交部长所说的“混血”会员国)对西南非洲事务的讨论,而西南非洲委员会草拟年度报告的结果,势

^① 戈德布拉特:《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和联合国的关系》,(开普敦,1961年),该书配有充分的证明文件,叙述了1960年以前关于西南非洲的讨论和决议。

必使公众得以完全彻底地研究西南非洲事务；南非联邦拒绝纠正错误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其影响只能是掩盖或歪曲西南非洲情况的某些真相，甚至无疑地夸张了行政管理中的缺点。

另外，南非拒绝转递请愿书，并没有阻止掉请愿人的申诉，也没有避免掉全会上对请愿人控诉共和国的辩论，因为当时还没提供有正确情报，据以反驳和纠正。而且，联合国由于经国际法院确认的责任所在，坚决站在西南非洲居民一边，认为既然南非不向它提供官方情报，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可靠来源去获得情报。

援引宪章第二条第七段（第 323 页）以避免讨论南非隔离政策的意图，或许是所有错误估计中之最严重的。即使援引上述条款可以避免讨论共和国本国内部实行的政策（这一假设已在宪章其它有关部分被驳斥），但就在西南非洲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点来讲，就足以为那些认为自己对在法律上应受国际监督的地区的居民负有不可避免责任的人们，敞开了最严厉审查和批评的大门。

既然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上是如此重要，那么，现在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和它在西南非洲所起的作用加以研究。

第十六章 南非的种族隔离

“阿帕特黑特”或“种族隔离”在南非荷兰语中单纯地意味着“隔离”^①……就是白人和非白人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隔离政策。这种政策自从由南非正式传入西南非洲，虽然为德国人所实行，直到近年来才引起国际的彻底审查。要了解它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扼要地研究它在南非联邦和南非共和国的起源和发展。

从1652年在开普建立荷兰人殖民地的初期，以白人一方、霍屯督人及“海外输入”的黑人为另一方之间就进行着社会交往和互通婚姻，这种情况不间断地存在于各个阶段。直到1685年，对欧洲人和获得自由的纯黑种人奴隶之间的通婚才由官方正式禁止。然而在殖民地的边缘地区，象我们在第七章所看到的通婚的现象，还是相当经常发生的，从而产生了混血种人，其中西南非洲的巴斯特人是最大的巩固的种族团体。

由于1806年英国占领开普和1834年英帝国解放了奴隶，以及对混血种人所采取的较为开明的态度，导致1835年和以后年代布尔人的大迁徙。当时有一万名布尔人离开了开普殖民地到奥兰治河的北部去寻找新的家乡，在那里，他们将会从他们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些移民最担心的是对奴隶的解放，使他们在法律上取得和白人同样的平等地位。对布尔人来说，这是违反上帝和种族肤色天然差别的法则。在布尔人看来种族的纯粹是最宝贵的东西，这种东西他自己的内心和布尔人的民族中间都必须为此而战斗。英国移民，尤其是开普省东部的移民，对布尔人的观点具有真正的同情感。但英国人曾从事解放奴隶的战争，因此他们对“混血种人”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白人和黑人同样是上帝的儿女，这种领会当然不是英国人所独有的成就；上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在南非的荷兰人教会里，就不存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隔离。但是南非出生的荷兰人后裔和英国人之间的态度则存在着差别，虽然这种差别是微小的。布尔人这种态度似乎部分地来自他们喀尔文教的信念，认为他们命运注定是上帝的选民，而在另一方面黑人是哈姆^②的子孙，命运注定他们是劈柴挑水的人。喀尔文教不曾在英格兰扎下茁壮的根子（虽然它在苏格兰扎了根），同时英国十八世纪福音传道者的复兴运动是着重福音而不是着重旧约，主要的思想是“得着生命，将要丧失生命”。^③这一

① 这个南非荷兰单词在英语里的发音是“apart-hayt”。

② 见《圣经》创世纪，哈姆承诺阿的次子。——译者

③ 原文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9节。——译者

点与“上帝为万民之父”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多少表现出这两个民族对宗教的重点有所不同。

1806年以后，从其祖国分离出来的布尔族，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生存威胁，面对那些对他们自己的敌人或任何其他种族毫不容情的黑人游牧群，乘牛车到内地作长途旅行需要坚强的信心和勇气。布尔人用他们的武器弹药使他们能够击败甚至最强大的黑人兵团，但占绝对优势的人数终究是一个威胁因素，他们感到无论如何要把黑人作为和自己匹敌的人来对待。由于在和黑人的接触中没有保持严格的隔离，致丧失其身分的威胁经常存在于布尔人集团。

占绝对优势的人数在纳塔尔的情况也是一个威胁因素，在那里于1856年提升为土著事务部长的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采取了种族隔离的聪明办法，并对八个土著保留地划定了界线，占地一百万英亩以上，以收容约八万名祖鲁人。1865年我们在纳塔尔发现第一个对有色人种的法定禁令，土著受到特别法令的支配，而整个土著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公民权。

1869年制订了德兰士瓦条例以减少到处流浪无生计的土著人，规定每个土著要带着通行证，这种通行证被认为是保障土著的长期雇用所必需的东西。1888年克鲁格总统宣称：布尔人不反对传教士，他们也不是土著的敌人；他们的原则是分配一定的地区给保持安静及驯平并愿意接受文明的每一个部落。

通过这样的方法，黑人和白人的关系发展成建立在白人对土著劳动力的需要上，和把黑人隔离在保留地区，在这些地区黑人可自由地而且或多或少地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

在英国人和布尔人的战争（1899—1902）以后和联邦政府建立（1910）以前，从德兰士瓦颁发的官方禁令清楚地说明了白人和黑人的关系。1904年德兰士瓦副总督阿瑟·劳利爵士在一个文件中说：尽管有英国政府的规定，从法律的眼光来看，不应该存在根据肤色、民族、语言或信仰的不同，而作出区别和限制。但是肤色偏见的事实，确实存在，而不容忽视。他说，南非的历史，就是这么样一部历史，它在欧洲人和黑人种族之间构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种不能从记忆中消失的和未开化的部落人的战争和暴行产生了仇恨，这是不能用立法来根除的。漠视这些情感的企图将会带来最可悲的结局。^①

同年由米尔纳所颁发的文件，显示了同样的思想感情，但是对黑人的需要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① 引自 L. E. 尼姆：《隔离史》，（伦敦，1962），第30页。

“我想在南非企图把黑人摆在和白人平等的地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并且是原则性的错误。然而我也认为当一个黑人有了某些高度的文化时，就应该不考虑他的肤色而获得我所谓的‘白人的特权’。我已经不止一次地阐明这些观点。目下这些观点在德兰士瓦是很不普遍的，但是，它们最后会取得胜利的，对这一点我并不失望”。^①

不管这种对土著有些开明的态度，米尔纳仍然支持旧通行证法的基本概念。他说，必须有某种合理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个群魔殿。

联邦的局势

联邦在1910年的时候，班图人总计刚超过四百万，白人大约有一百二十五万，混血种人五十万以上，和十五万二千亚洲人。在联邦已有将近三百个班图人保留地，它们的大小规模不等，从几平方哩的小保留地到多至一万六千三百平方哩的特兰斯凯保留地。1913年土著土地法规定这两个种族的大量居民主要地应分居于不同的地区。因而班图人所占有保留地大约有二千五百万英亩，这是为班图人所规定的特占地区。但是为了解决那种认为面积太小的反对意见，法案提供了一个委员会来汇报有哪些额外土地应对班图人开放让他们占用。

1917年史末资将军在英国提出了在土地所有权和政府形式上白人和黑人分开的政策的轮廓。他说：

“在今天的南非正在发展着一种政策，它可能对大陆的将来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惯于为土著提供单独的他们自己的机构，这种机构和我们的机构是平行的……通过这种平行制度，我们将能解决原来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每天我们越来越相信试图在同样机构下管理白人和黑人是无用的……他们的政治机构应该有所不同，但是总是要以自治为基础。在我们的土地所有制度和管理形式中，我们的政策包括种族隔离……所以归根结底：在南非你将看到有广大的地区是由黑人耕作并由黑人管理……而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则是由白人管理他们自己……”

在西南非洲保留地的概念，远在1898年已扎下了根。当原来的暴动者亨德里克·威特布伊后来转变为归顺者时（第九章），曾在吉贝翁地区给予作为部落财产但不能出售的威特布伊保留地。在1903年较小的霍查纳斯保留地被宣布为纳马人的红族人的保留地。

本世纪初期在温得和克北部赫雷罗人的土地和畜群被德国移民所盗窃（第九章），

^① 引自 L. E. 尼姆：《隔离史》，（伦敦，1962），第30页。

同时并由酒糊涂——塞缪尔·赫雷罗轻率地出售土地。担心赫雷罗人要瓦解，来因传教团的教士向行政长官洛伊特魏因建议，在恶化无法收拾的情况以前，对赫雷罗人保留地实行划分界线。塞缪尔除金钱和醇酒外对任何事物都缺乏热情，只要不打扰他的这些乐趣，他愿意接受任何方案。里亚鲁伊和其他比较负责的首长将同意保留地，只要它们足够容纳他们的人民和畜群。其他的人恐怕他们现有的土地将被夺去，他们将被送到不毛的奥马赫克（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去。因而在1903年12月仅宣布一块在斯瓦科普河上的奥钦宾圭赫雷罗人保留地。下月赫雷罗人爆发了暴动，而土地问题和赫雷罗人的未来就依靠孤注一掷了。

赫雷罗人和纳马人暴动（第十章）以后，德人占据了赫雷罗暴动者的土地，并根据³⁴⁵条约对效忠于他们的部落分给了某些保留地。在德国统治时代结束时，这些根据条约所建立的保留地面积只有一百万公顷多些（除去雷霍波斯地区将近一百三十万公顷的土地）。在警管区以外，北部地区的全部土地未予触动，仍为奥万博、欧科范果和卡普里维诸部落所占有。但是在警管区以内某些程度的种族隔离已有发展，那些没有保留地的土著别无办法，只好接受白人农场的劳役，否则就以流浪而受到惩罚。

委任统治时期的保留地

当委任统治时代初期，隔离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20年所委任的调查土著保留地问题的两人委员会（第十三章）受命尽可能地保证土著的满意和福利，使白人确实知道关于土著长期居住的地区，并且加强对土著的管理，以防止其流浪和怠惰。两人委员会推荐采用种族隔离作为一般原则，保证土著保留地迁离欧洲人地区。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委员会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理想的土地，由于它的巨大面积，除奥马赫克之外，没有其它地方。这正是赫雷罗人决定暴动之前害怕他们会被送去的地方。

委任统治初期划定了增加的保留地，这些保留地几乎经常是在不太受欢迎的地区。但都紧紧毗连白人土地，以便为需要劳动力时提供方便。北部地区还是象德国统治时代一样，由部落人所占有。除去沿着河流的地区外，那是一些贫瘠的并认为不适合白人居住的土地，因而形成了为隔离土著和提供警管区劳力的有价值的地区。

到1951年宣布的非白种人保留地已达到这个程度：包括考科裴勒得五百五十万公顷，奥万博兰四百二十五万公顷，欧科范果地区三百二十五万公顷，和在卡普里维地带的一百五十万公顷（北部地区总计稍稍超过一千四百五十万公顷）。而分配给土著居住的总面积共计达二千三百万公顷。同时白人农场从德国统治时代结束时的约一千三百万公顷，到1952年末增加到三千七百五十万公顷（五千零四十一个农场）。

南非联邦国民党时期的隔离政策

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初期标志着南非联邦对待非白人态度的转变。从1939年到1948年史末资掌握政权。但自1945年起这个联合国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的史末资，以联合国对西南非洲事务日益增长的干涉，而且自然也对联邦整个土著政策进行的干涉感到不满。不过他的反对党——国民党比他的不满还更进一步，它甚至在1948年5月用隔离政策作为竞选的纲领。对许多选民来说，这似乎是针对“外来”干涉和对黑人优势不断增长的一种恰当的解毒剂。使全国和国民党本身都感到意外，史末资在选举中被击败，而马兰博士仅以两票的多数当了新总理，负起贯彻他的隔离政策的责任。说来奇怪，这个政策从来没有被人们下过定义，但是在海外批评家的心目中，它是和白人决心镇压黑人并阻止他们按照才能去发展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幸亏并恰好美国密执安州大瀑布城的约翰·H·皮尔斯马牧师给马兰写了一封信，要求了解他的隔离政策。1954年2月，总理的复信提出相当长的政治哲学，从下列信的摘要可提供概括这个政策的主要原则。

“种族隔离也好，分别发展也好，隔离也好，差别待遇也好——不管加给南非传统政策何种名称——都是从1652年在开普第一个荷兰人殖民地就开始实行而且直到现在依然为几个主要政党的极大多数南非荷兰人后裔所支持的南非传统的一个主要部分。这种南非荷兰人后裔的根深蒂固的肤色意识……发生于白和黑两族之间的根本差别。肤色的差别不过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方式——野蛮和文明相对照的身体上的表现而已。……种族的差异在今天仍象三百年以前一样为人议论。南非荷兰人后裔的自卫本能是生来就有的，他们已把他们的本性保持了这么多年。他们现在不愿放弃它……出于(欧洲殖民主义者)需要必须保护他们自己……而哪里还有比披上纯种族和自卫的钢甲更好的办法呢？”

347 在描述了荷兰教堂传教士的成就以后，马兰博士强调：

“南非荷兰人后裔对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种族平等(平均主义)的传统恐惧产生于他们对黑白人混血的憎恶。南非出生的荷兰人永远坚信假使他们忠于原来的召唤把基督教传与异教徒，他们必须保持本身原封不动。因此，教会完全反对黑人和白人之间通婚，并受委托反对被认为有利于通婚的每一件事。同时，教会不嫉妒非白人达到和最高愿望相称的社会地位”。

离开有关教会的话题，总理提醒他的通讯人说：“政府是研究可能存在和将要发生的事实的艺术。因此抽象地和不考虑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且容许发展的事实和条件去批评种族隔离政策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容许我强调只考虑黑人的权利和象只考虑白人的权利一样将是不道德的”。他补充说，南非荷兰人后裔并非浸透了卑劣和不人道动机的阴

谋反动民族，他们是要“设法应付世界上最困难问题”的小民族。

接着他叙述用于非白人教育的政府巨额支出。“为了对非白人提供必要服务，包括教育、医院设备、住房等，根据计算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欧洲纳税人要‘负担’四个以上非白种人的税额”。马兰博士补充说，巨大的金额已用于保留地的开垦，非白人的住宅、残废补助和老年养老金，同时他驳斥没有把政治权利给与非白种人的说法。他说通过城区咨询会和农村的部落当局已给予班图人积极参加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机会，同时在他们发展中还要给以更大的责任、义务和权利，直到被证明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为止。

马兰博士总结隔离政策肯定的信条如下：

1. 有力地发展班图人保留地的农业和工业，训练班图人使他们能够胜任在保留地工业方面所有的职业。

2. 通过当地已存在的地方议会或改革酋长和顾问所领导的传统的班图政府形式，逐渐扩大在保留地内地方政府的权力和作用，使之适应和近代化。

3. 逐渐在保留地内由班图人接替白人官员、专业人员、商业人员等。

最后总理指出，隔离政策将取得完全成功，只要把这个国家分为两个省，所有的白人在一个省，所有的黑人在其它一个省。但是，在预见的未来，这是简直不能实行的政治……无论如何，分别发展政策的完全执行需要许多年时间……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肯定地是不够清楚的；为未来的五十年画出一个蓝图来，即使是可能的话，也是不明智的。

这种为国民党政府的隔离政策目标和目的修饰门面的陈述，受到了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非政治组织）的详细评论。关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歧是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论点，研究所声言一个人是可以而且经常做根本性的改变的，而且野蛮人和异教徒由于教育、环境的帮助，榜样的作用，由于信仰的转变，事实上能变成一个“新人”。马兰博士把“黑人”和“野蛮”等同起来并且否认即使通过基督教的作用也不可能从基本上改变黑人，这个看法是违反西方世界整个历史的。加之研究所认为把肤色的不同和永久性的文化差别等同起来，在科学上是没有根据的。种族和文化不能等同；同时基督教一假使不把它和“文化隔离”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一是对原始和落后文化最强大的溶剂之一。因此人种集团的差别不能改变的观点，必须加以驳斥。

进一步说，保存黑人集团“自然的本性”不加触动的目标，似乎在于使部落的（也就是原始的）基础和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权利永远固定在低于欧洲人的水平。到这种程度，研究所认为这种理论已属时代的错误，因为“绝大部分非洲人长期居住在城市后，他们的习惯和观点已不再是部落的。在他们当中，愈来愈多的人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和西

方文化同化了”。

319 对于说隔离政策推进了“基本人权”和“不嫉妒非白人达到他的最高愿望相称的社会地位”，研究所声称这种说法不符合南非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百分之六十的土著居民生活在保留地外面，对这样一大群人并没有给他们基本人权。研究所强调对白人和土著在教育和其它服务方面所花的钱差距很大。研究所表示遗憾的是：总理的政策对于不住在土著保留地的数百万非白人没有给予任何希望，而且也不承认“大多数土著已从野蛮和异教中挣脱出来，并在我们社会里取得文明人的地位。最不幸的是，该政策表现出对我们人民心里的绝望和痛苦很不理解，或对威胁我国和平的日益高涨的种族紧张局势很不理解”。

作为对白人南非挽救手段的隔离政策

制订国民党隔离政策的任务委托给土著事务部长亨德里克·弗沃尔德博士。1951年5月1日，在联邦上议院他详尽地解释了他的政策。^①在答复批评他对八百万土著只分配大约百分之十三的土地，而二百五十万白人则占有国家其余的土地认为不公平一事，弗沃尔德抗议说：现实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他认为仅只有三百万土著应当占用联邦地区的这个百分之十三，因为挣工资的土著百分之七十至少部分时间是在欧洲人地区劳动以维持生活的。此外，他说：联邦土地有一亿四千三百万摩肯，“有生产力的”面积大致是六千万摩肯。“有生产力的”土地分给土著的大致是一千七百五十万摩肯，这数目他认为大约占这个国家“有生产力的”部分的百分之三十。^②部长的数字在这里似乎是骗人的。在一亿四千三百万摩肯中，一亿二千三百万摩肯是农场土地，其中一千三百五十万是耕地（一千一百万摩肯白人耕地和二百五十万摩肯非白人耕地）和一亿零五百万是天然的牧地。^③崎岖不平的地区也加以考虑（其中土著保留地亦有比例的份额），即使
350 把开普的中部和西北部低产的牧羊区也计算在内，“有生产力的”土地只有六千万摩肯，似乎这种计算是过低了。同时，假使没有生产力的土地从总面积中减掉，相应的百分比当然应从土著的地区中减掉。

如以官方所分类的耕种谷物的地、种植树木和森林的地、人造永久牧场和天然放牧的地作为“有生产力”的土地，而把其它土地都作为“没有生产力”的土地，在分类中予以抛弃，这样肯定会得到比较公正的比较。在这种有生产力的土地中，大致白人占一

① 南非联邦上议院辩论（1951年1月19日—6月22日）。

② 同上，第2833行。

③ 见联邦《关于农业和畜牧生产的报告》，1959—60，第1号，农业普查34号，表12和13。

万零五百万摩肯，而班图人则仅占一千六百万摩肯。这数字正是这位部长所给的百分比的半数。

在提到关于保留地的事实时，这个部长继续说：由于生活标准不同，白人家庭平均每户应有一百零五摩肯，而班图人家庭每户平均十六摩肯，一这个百分比和白人黑人之间在总的有生产力的农场土地面积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然而在现实的事实上，假使我们拿在保留地班图人的农场土地面积，和在邻近地区白人的农场面积相比，我们发现它们的比例悬殊很大。举例说：在特兰斯凯农村土著居民每平方哩是八十二人，平均每户不足二十摩肯。另一方面在邻近的芒特库里地方的德兰士克的白人农场每户平均超过一千一百摩肯，在乌姆津库鲁每户超过一千摩肯，在马塔代莱每户超过九百摩肯。这样，在这位部长发表言论的时候，在特兰斯凯地区每一个土著和白人家庭的土地，它的比例是20:1,000。

在纳塔尔和德兰士瓦两个省，白人的农场最小，白人与班图人土地比例算是最底的了，在那里白人农场的平均规模大约是四百五十摩肯，^①而班图人每户平均的保留地面积大约是二十六摩肯。此外，在比较每户黑人和每户白人的土地时，只讲占班图人口百分之三十的保留地土地，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班图人口其余的百分之七十不住在保留地。这百分之七十的班图人之所以不住在保留地，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的土地可以利用。但是也没有为他们在白人区配备土地。他们是需要土地的人民，但是政府没有给他们提供土地。这位部长认为保留地所分配的土地是分配给整个班图人的土地的议论，当然是似 351 是而非的和荒谬的。

这个部长在上议院继续阐述他的隔离政策说：必须朝着人们的理想去工作。假使完全隔离的政策是理想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应该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导。^②因此，在教育方面这个政策必须为班图人准备一套不同于白人的那种教育。

“举例说，假使白人知道土著将不是利用教育企图变为白人的敌手并和白人混合在一起，而是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服务，白人将更加愿意照顾土著的教育。当白人害怕他们教育的土著是和他们竞争的人，白人就不想在这方面花钱。假使白人知道他们出钱来教育土著，因而八百万土著以后能够统治二百五十万白人，那么他们就会拒绝为这个目的出钱。然而，白人一经知道这样的隔离方案不会对白人文明带来危险，他们就会以更大慷慨和乐意去帮助他们”。

从这里似乎清楚地看到种族的隔离和差别的真正理由是害怕土著的竞争。

这个部长的谈话，进一步透露了着手改组班图人的社会，不是从上而下，而是从下

^① 联邦报告，卷5。

^② 联邦上议院辩论（1月19—6月22，1951），第2034行。

而上的必要性。自治必须从底层的部落单位开始，然后宪法的发展，才能沿着自然途径。“这是我正在做的工作。我正在尝试从地方自治较好的组织开始……自治的部落制度。进一步的发展将会发生……”。^①由这些部落单位所居住的地区，将在经济方面和其它方面，依靠联邦政府。他说，统一党和工党成员要求在工业范围的种族融合，但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将毫不留情地要跟着他们的政策发生，没有第三条道路。“惟一的选择是慎重地保证，使整个南非不致成为土著所占据因此由土著所管理的国家……假使我们成功了……那么我们可能仍然保全南非。它必须放在隔离政策的基础上，只要我们成功地做到这一步一把土著居民保持在保留地里……让他们生活在那里，即使他们在白人区从事工业的工作……假使我们能够在分别发展措施方面获得成功……白人的南非将会得到挽救。”^②

汤姆林森委员会

为了协助他进行拯救白人南非的工作，弗沃尔德在1950年11月任命了一个南非联邦班图人地区社会和经济委员会，它的主席汤姆林森教授和九个成员选自熟悉有关这些地区发展的各种因素的人。委员会的三千七百五十五页的全文报告在1956年出版了摘要。^③在这里企图归纳这个摘要将是很不适当的，但委员会的某些建议是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主题密切联系的。分析了赞成种族融合者对南非种族形势的态度后，委员会结论说，它必然造成班图人对这个国家的最后控制和白人的消失。委员会肯定绝大多数的白人对此将不会同意。因此作为一个实际的建议，种族融合的主张可以取消。

有人主张可采取一种渐进的发展走向共同社会，而不致发生不适当的摩擦。对这种意见也进行了一些细致的考查。据认为支持这种态度的因素是两个种族集团的相互的经济依赖。使班图人皈依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化可以导致文明、文化和宗教上差异的消失；班图人的城市化则导致和旧的部落关系和习惯实行决裂。其它因素根据委员会的意见还包括：欧洲人良知的指导；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本地人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和考虑到对非白人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较好政策。这一政策可能走向哪里还不能肯定。对委员会来说是很清楚的，最终结果将是一个伴随着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肯定也会血统混杂的完全交错在一起的社会。委员会宣称：“没有丝毫的理由相信欧洲居民现在或者将来愿意牺牲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和作为一个欧洲种族的特点”。

关于根据共同名册进行普选，委员会深信不论设计哪种选举制度，最后必然导致欧

① 同上，2692行。

② 同上，2898行。

③ 《南非联邦班图人地区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报告摘要》，《联邦政府》，第61期，1955年。

黑人被班图人的优势所淹没。委员会所看到的进退维谷问题，一方面来自欧洲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要保持他们自决的权利，另一方面班图人存在着不断增长的信心，认为他们应该享有合作的成果包括管理这个国家的更大权利。委员会的意见，班图人必须考虑沿着他们自己的道路自由发展的态度，“对班图居民来说，这样选择是重要的，他们必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作为这种社团的一部分，在这个社团中，为了明显的理由，将经常采取克制态度；还是宁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整体，取得更为丰富的生活。”象我们所知道的，班图人对这事件的意见是不含糊的：他们的愿望是想分享世界的文明生活，自由发展他们的天赋和权力，以达到最高限度，而公平地分享文明生活的果实和报酬。

在这个阶段也许是凑巧，某些白人由于明显的利他主义和关怀的热忱，帮助班图人去珍爱和保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部落组织、风俗和习惯，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这种努力遭到了许多班图人的深刻怀疑，被视为是白人的虚伪文饰，要保持班图人的落后状态，推迟他们的发展，使他们满足于在优越的白人之下当劈柴打水的人。“希腊人虽予资赠吾亦畏之，敌虽修好仍难置信”这种心情已沿袭了几个世纪，即使当时的赠品只是对于一个过时的和不合适的文化遗产的言不由衷的赞扬。

委员会决定推荐采用分别发展的政策是基于公开承认的意见：这种手段是对班图族社会健全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尤其是对他们提供了不可剥夺的区域，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为充分的经济扩展和建立健全的社会秩序创造了机会。从白人的观点来看，“分别发展是避免日益增长的种族紧张和摩擦的惟一措施。同时用这种措施，欧洲人将有可能³⁵⁴作为班图居民的监护人履行他们的责任”。

班图人发展的情况 委员会认为保留地进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是改革部落土地占有权制度。一个家庭在一块土地上在全日制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能得年收入（在1952年）约七十英镑（一百四十兰特）。委员会认为要生产这样的收入，就得需要五十二摩肯面积的一块土地。在部落社会的占有制下存在浪费和效力不高的情况。因为没有人曾经从内心感到应负责保持这块土地的肥沃。在1952年分配给家庭的份地平均是二十五摩肯。为了稳定农业居民，因而必须摆脱部落制，允许全日制班图农民占有至少比通常加倍的份地。据认为没有别的东西能比过小的土地单位这样显著地妨碍农业的发展。配给加倍的份地必须从这块土地上迁走从事部分劳动的农民。委员会的意见，根据白人企业家的倡议，这部分人将被次要的工业所吸收，因为班图人没有资本和经验去创办这样的工业。第三部分居民将从事第三级工业，他们将在保留地内选择的地点为发展起来的城镇提供服务。

从人口统计的观点来回顾班图人的状况，委员会指出：1951年联邦的班图人大约有八百万，其中百分之四十二散居在一百一十个班图人地区单元，和一百五十四“黑人点”（指孤立的班图人农场），百分之五十八长期或短期居住在这些地区以外的联邦城市或乡村和白人农场。^① 预测在二十五到三十年以内的期间，班图区有充分证据将达到一千万居民，其中八百万人将在班图人地区维持生活，还有二百万人将从事在白人地区的活动。据估计，如班图人地区得不到发展的话，那在本世纪末在白人地区的班图人至少将达一千七百万人。

根据委员会的估计，发展班图区第一个十年计划，需要成本一亿零四百万英镑（二亿零八百万兰特）。委员会宣称：必须从有信心的行动的精神方面处理发展规划。委员会作出结论：“选择是清楚的，或者必须接受挑战，或者必须忍受班图人和欧洲人融合成为一个共同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后果”。^②

对汤姆林森报告的反映 几个全国性的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由南非荷兰语文化组织联合会所发起的人民会议，于1956年6月在布隆方丹集会，三所荷兰革新派的教堂和南非种族事务局，几乎全部同意委员会的决定。

三个月后（1956年10月），由非洲基督教士联合会主办的“全非洲会议”，其中四百名非白人成员，全部反对这个报告。他们说：执行这个报告将加剧种族隔离制度最坏的恶果。对班图人分隔国土的概念和剥夺他们在国内其它土地上的基本机会及权利，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非洲人是本土的居民，并对全国各地的发展作出了充分的贡献，因此他们对整个南非作为他们家乡有不容争辩的权利。面对这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完全融合或完全隔离之间的选择；而是极端需要两种相互依赖的种族集团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会威胁白人的生存。从更广泛的问题来看，这个会议认为：“种族隔离政策和它的实施否认了非洲人不可剥夺的和基本的人权……否认他分享对这个国家的管理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经济权、集体谈判、议价和在最合适市场出售劳动力的权利、自由集会和自由旅行权、自由移动和自由结社权、保证人身不可侵犯和公民权……”^③

其他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曾强烈地断言，虽然非洲人中有许多思想学派，但所有的非洲人，理解自由和独立的语言，憎恨受任何人怜悯或支配。“他们痛恨没有公正或伴随着明显的不公正的改革。他们的合法权利遭受压抑，不管怎样伪装，或裹着糖衣，他们一般迟早会认识它是为什么……”^④

① 《报告摘要》，第179—180页。

② 同上，第210页。

③ 见穆里尔·霍雷尔：《种族关系的调查》，1955—56，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约翰内斯堡（1956）。

④ Z. K. 马修斯教授和 D. G. S. 姆钦库博士：南非种族研究所论文 RR. 167/56。

对这报告在这里只能叙述一些明显的反应；其中人类学者莫尼加·威尔逊博士所提³⁵⁶的两点批评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① 第一点关于移出的劳动力，它在种族隔离规定的上下文中，暗示班图族男子离开部落区长期在白人城镇工作不得随带家属。这个报告推荐保留地移出的劳动力作为建设城市的基础，这是轻视家庭的福利。威尔逊教授的第二点抗议关于报告承认班图人“西化”的必然性，又主张它要保持和班图人文化相称的步骤。一个步骤似乎来自形势难以避免的情况，其它一个步骤来自白人的愿望，想继续保持班图人为一个落后的非洲人。

班图政权的政府制度

在一个白皮书^②中反映了政府当局对汤姆林森报告的意见。它首先祝贺了委员会工作的成就，政府欢迎委员会直率地排斥了种族融合的政策和任何其它中间道路的理论。但在个人土地占有权问题上，政府毫不体恤民情，认为决不能有这样的所有权，也不允许以一人一块地的方式使每户占有土地超过一个农田单位。在保留地的工业发展政策，政府只承认假使这种发展是由于班图人自己的努力所创建的，但不允许白种人从事工业企业。假使土著需要设计和财政上的援助，土著事务部可予以考虑。财政计划要放在班图人自助的基础上。对于位于毗邻班图人地区的白人所办工业，政府将予以鼓励。

关于其它方面，政府的政策是依据1951年颁布的有关政权建设的班图人立法会议条例所制定的制度。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三级立法会议：部落立法会议处理次要的行政事项；地方立法会议处理较高的行政事项；地区立法会议则处理班图族“家园”广泛的³⁵⁷行政事项。这些立法会议由酋长和头人担任主席，他们接受政府的财政补助，并有奖金作为对政府官员良好合作的报酬。

根据同一班图人立法会议条例，1946年由政府建立的咨询机构土著代表委员会被撤销。此议案在议会遭到了反对。理由是它没有和班图人充分协商。由于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冲击，部落生活处于瓦解的过程，所建议的立法会议是不合时宜的，或至少是退化的。加之这种政权只能发挥地方政府系统的作用，不能代替议会中班图人的政治代表权。

在这个题目上，弗沃尔德博士1956年在下院发表演说，阐明了他的态度。他说：用什么方式土著的利益可以最好地在政府里得到体现，这个问题必须寻找一个答案。他感到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议会里给予代表权。“我的意见，当班图人的立法会议制度已经发

^① 《种族关系杂志》，第13卷，1956年10月。

^② 《关于南非联邦班图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建议的政府决议》，白皮书1956年。

展到地区班图立法会议水平的时候，那时地区政权以直接对政府代表他们人民利益的机会，要比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任何代表形式更好得多、更为重要、并更为有远见。”^①

麻烦和不能制衡的土著议会代表，可以因此而顺利地获得了处理。班图立法会议将直接受土著事务部的指示，假使任何酋长或头人对土著事务部的意见表示倔强的对抗，便会带来开除和丧失薪俸的威胁，作为对他们的威慑力量。

根据汤姆林森委员会所建议的应合并为班图斯坦或班图族家园的七个班图集团，其中最大和最紧密的地区是特兰斯凯和它毗连的西斯凯。在这地区大约有五百万摩肯的土地，住有一百二十五万说科萨语言的班图人。官方决定在这地区成立第一个班图家园。1952年特兰斯凯地区委员会即通常所知道的邦加，拒绝接受这个班图人立法会议条例，但1955年经过和联邦总理讨论后，为了保持这地区的团结一致，决定接受这个条例的原则。

358 在议会中班图人管理和发展部长对班图人接受这个立法会议条例表示欢迎，并且说：政府的哲学是基于三点：（一）上帝对每一个国家给予神圣的任务和召唤；（二）每一个国家有固有的自存的权利；（三）每个人和每个人群的个人和民族的理想，在它自己的民族内部能获得最好的发展，只有到那时，其它集团将感到不会受到危害。

班图人自治条例

由于邦加接受了班图人政权制度，为1959年的班图自治条例的倡议开辟了道路。根据这个条例，非洲人在议会的代表权废除了。在种族基础上建立了八个全国性的班图人单位。任命了总专员五人，以指挥和引导全国各单位的发展，派驻在城区各单位的代表为“大使”，他们将在城区部落的班图人和他们的“家园”之间建立联系。最后这个条例详尽地规定了班图政权的宪法和权限。关于城市班图人，部长说：虽然他们可以留在城镇两代或三代，但他们在那里只能是暂时的性质，或迟或早必须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区去。反对者表示抗议，认为这些班图人长远居留城镇，他们不应该作为随意抛弃和交换的工具来对待。加之，班图政权制度没有给受教育的先进的和文明的土著，也没有给人数众多的失掉和部落联系的人提供实际的地位。据其他的人指出，当整个非洲和亚洲的非白种人民正在或已经取得充分的民主权利时，而南非政府却正在提议史无前例的全部剥夺联邦非洲人的选举权。

特兰斯凯的地区立法会议虽建立于1959年3月20日，而正式开始工作却于1959年5

^① 1956年6月1日，下院，议会议事录，18，6632/3行。

月26日。某咨询委员会的班图人参议员说：他们把此举视为走向国家分离的一种步骤，他们将犯许多错误，并从中取得失败经验，他们将使政府遵守诺言给予更为全面的自治权利。

然而这个条例通过后，接着在特兰斯凯发生一系列的严重骚动。这个地区似乎在这 359 个方案上陷入深刻的分裂。官方实施了紧急条例，授权部长禁止任何人出入这个地区。禁止十人以上的集会，授权大规模拘捕可疑的土著，被拘捕的人，除部长同意者外，一律被拒绝同法律顾问协商。许多酋长和头人以反对班图政权而遭到放逐。^①

在这国家的其它地区，在1960年多多少少也发生了激烈的骚动。在这种全国不安静的状态中，总理在议会里说：班图人可以发展成为个别的班图人省，甚至可能给以更为全面的独立。他说：“这不是我们原来所希望看到的。然而鉴于对南非所施加的压力，无疑地最后必须这样做，因此要为白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付出代价，以保持他们在他们的国家的统治权。”^②

1961年4月政府为了保留地的发展，开始了一个五年计划，对这计划的分配数字是一亿一千四百万兰特（五千七百万英镑），其中七千六百万兰特（三千八百万英镑）为建筑房屋和发展农村之需，其余的经费作为支付自1961—2至1965—6年较为一般的开支。

也就在1961年4月，某参议员在特兰斯凯地区立法会议的年会上动议：为了安定人民的紧张局势和鉴于班图人在联邦立法机构没有代表权这一事实，要求政府宣布整个特兰斯凯地区成立一个由班图人管理的自治省。在讨论中，接着支持这项动议的人指出，特兰斯凯比有些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具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结果是当1961年12月和1962年3月4月间，立法会议的休会期间委员会会议中，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至少有两个赞成多民族的宪法。但是这些建议立即被政府官员所排斥。他们宣称所有多民族议会的言论应立即予以摒弃，“它是死后才 360 生下来的（死胎——译者）没有生命的概念”。^③一个人会无意地回想到亨利·福特对主顾的答复，那些主顾需要有各种颜色的T型福特牌汽车，福特说：“只要车是黑色的，你们想要什么颜色的车，悉听尊便”。

1962年地区立法会议通过了所提议的宪法。这似乎搅乱了主席的裁定，它影响了对这些条款的讨论，而没撤销的紧急条例，阻碍了反对政府计划的人的行动。在这些条例的影响下，由森博集团所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因起草一个供选择的宪法被说成是

^① 关于特兰斯凯局势透彻的分析，见格温多伦·M·卡特，《分别发展：特兰斯凯的挑战》，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1966）。

^② 1961年4月10日，下院，议会议事录，12，4191，4314—15行。

^③ 1961年4月10日，下院，议会议事录，12，4191，4314—15行。

违犯十人以上的集会而遭到逮捕，紧急条例的延长，无形之中阻止了对政府政策的自由和无拘无束的讨论。

根据1963年48号公告所颁布的特兰斯凯宪法条例，特兰斯凯将成为一个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的独立区域。立法议会由最高首长四人、酋长六十人和四十五名选举的成员组成。所有特兰斯凯合格的公民年龄在廿一岁以上（或十八岁以上的纳税人）都有选举权。对特兰斯凯立法议会将逐步赋予下列的控制权：预决算权、生命和财产的保护、法律和秩序的维持、管辖有关非洲人事项的法院、土地安排、农业、水土保持、兽医服务、水利灌溉、森林、财产管理、非洲地方政府机关、教育、福利事业、和一系列其它行政事项。关于立法议会所通过的管理这些事项的法律，须取得共和国总统的同意，他可以把立法议案提交立法会议进行复议。立法议会可以修正或废止共和国的法律，只要在移交管辖的范围内牵涉到特兰斯凯公民有关和适用的事项。

共和国议会将保留控制国防、军事单位、对外事务、参加和控制负有维持国内安全和公共安宁的共和国警察部队、邮政、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事业、铁路、港口、国家公路、民航、移民、货币、国家信贷和银行业务、关税和本国消费税和特兰斯凯的宪法。关于移交地区的管理事项，每年由共和国给地区补助金。地区政权被解散以后，但其所辖的地方的和部落的政权则仍予保留。

“自治”在这种情况下仅意味着一种有限程度的地方自治，特兰斯凯立法议会明显地从属于共和国议会。居住在本地区以外的特兰斯凯公民对“家园”的选举有投票权。

当然，新的特兰斯凯宪法没有解决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它的确说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所导致的趋向。假使在这大陆的其它部分地区不缺乏对没有经验和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民给以自治的例证，在特兰斯凯已避免了所犯的特殊错误（假使它是个错误的話）。另一方面，摆脱约束性的思想控制和自由任用自己选择的十分公正的顾问和咨议，这两项对科萨“家园”班图人的重大权利也都遭到了否决。

集团住区

从1923年起，在较大的城市，种族隔离政策采取把非白种人集团集中在市区内或城郊的特别地区的隔离办法。在较小的城市这种区域通常作为居民“点”，在较大的城市作为土著居住的镇。1939—45的战争年代里，在工业中心，为了突然扩展工业的需要，大量非白种人流入这些地区。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由于突然流入大量的班图人，同时因战时建筑材料的缺乏，结果形成了“小屋城”的迅速发展，在这种城市里，住屋是利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临时拼凑用以聊蔽风雨的房屋。在战争结束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的非

白人居民，从六十五万左右增至将近九十万人，而到1950年已增至稍微超过一百万人。为了防止非白人种族集团在白人市区混在一起，1950年颁布了41号公告所谓集团住区条例，以管理白人城镇的居住地区，并对种族之间财产交易和财产占有权的变更加以控制。

委任了一个集团住区局为各种族集团分配了住区。宣布为某一种族集团所占用的地³⁶²区，经过定期通知以后，在这区域内不合格的居民必须迁出。假使这种不合格的居民在此区域已获得财产，终身可保留所有权，但不许占用。在较大的首府地区，可以配给住地作为经商、住宅或其它用途。一个人可能在某一特定地区无资格居住，但允许在某种条件下，在那里经营商业。不过，作为一般的原则，认为商业活动应该在有关商人的集团地区进行。

1957年57号公告所颁布的集团住区条例修正案，扩大了种族隔离政策的范围。这个法案使政府有可能宣布隶属于某一种族集团的人，不能在其它种族集团居住区的土地上或房屋里长期停留、出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或分享饮食、或在任何俱乐部作客。以后各种公告都修改了这些条款。

这些集团住区方案对白人的影响不大，但在许多方面对印度人、有色人种和班图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们经常从长期居住的家乡，迁往远离城市商业中心的地区。这些影响对有关居民既有利又有害。在某些场合，象约翰内斯堡部分地区，非白人从最坏的小屋区迁到较为卫生和更为宽大的市区的新建房屋。

除了房租较高外，其它缺点是新城距城市相当远，每日往返工作地点需要更多的开支。还有一种附带的不利条件，非白人的保有不动产的自由在许多情况下遭受到剥夺，而在新市镇对这种权利没有什么补偿。这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否认非白人在他们“家园”以外地区有永远扎根之权。在乡间也是一样，非白人长期所占有的土地，因为它是白人统治区的“黑点”，而被勒令迁让。在某些情况下，的确由于等级的不公正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种迁移，假使认为是绝对必需的话，那不仅应该公正而且应³⁶³该慷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这样做。^①

其它种族隔离措施

和集团居住条例一起的还制订了管制寻找工作的班图人生活的措施。根据1953年第54号公告所领土著法修正案，班图人可以不经特别许可进入市区，但逗留不得超过七十二小时，同时设立劳动局以控制寻找工作者的流动。根据1956年60号公告所颁行的土著

^① 见《黑点：种族隔离政策实施的研究》，南非自由党（彼得马里茨堡1964？）。

(城市)修正法,假使认为他对维持治安和秩序不利的話,可以命令班图人离开一个城市。

种族隔离政策亦应用于高等教育。直到1959年,联邦的九所大学中有四所(主要是南非荷兰语)不收非白人学生,两所有限制地接受非白人学生。开普敦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约翰内斯堡)的两所“开放”大学,没有教育上的差别待遇,接受非白人学生。但根据1959年45号公告所颁布的大学教育增补条例,又否定了“开放”大学接受非白人入学。政府对非白人学生另设由政府控制的大学独立学院。毫无疑问,这种部落独立学院在教育上的有利条件是次于公开大学的。南非反对施行隔离政策的非洲人士认为:把非白人排斥于开放大学之外是一种落后的措施。根据前总理的说法,对国民党政府而言,却是排除“喧扰的异端”于大学门外。开放大学每由此违反政府的政策,而正是政府设立了大学并为大学支付了巨额经费。

在这里限于篇幅难以尽述把种族隔离政策逐渐应用于南非种族关系的各种法律。^①但对极端的种族隔离法律必须加以引证:那就是1964年颁布的班图人法律修正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班图人希望在规定的市区成为工人,必须获得劳动局的许可,才能进入该364地区并在那里受雇用。假使认为“怠惰”或“不受欢迎”,劳动局可以拒绝登记一个自愿劳动者和撤销雇佣合同。因政治问题而定罪的也不受欢迎。从这个条例的文字上看,工人的妻子的地位是不明确的,大致依据这个妻子是否是跟着丈夫的“一般居民”而定。因已婚的男性工人通常在“单身”的木板房分配住处。这个措施的影响可以阻止家属居住城区,即使男人自己在那里受雇工作。甚至象已在城市居住若干年的班图人家庭也会被成批强迫遣送到他的部落“家园”去,象我们所知道的在“家园”参加工业工作的机会很少,土地不足以维持半数住在保留地的家庭成员的生活。因此,一个男劳工,通常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看着他的家属在“家园”挨饿,要么长期作为单身汉在城市工作而把钱寄给家属以资糊口。

反对这项法律的人宣称:它不顾人类尊严所有的基本概念,它剥夺了班图人在他出生的国家作为一个自由人,而使他成为动产的等同物品。在另一方面,支持这个法案的人,认为它在白人自己的区域内保证了白人的权利,正象班图人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保证了他们的权利一样。事实上七百万班图人他们需要居住在保留地以外的地方,但他们在“家园”既没有住处,在外地又不让建立家庭。这样,隔离政策成功地使他们在白人区域成为临时的逗留者而完全服从白人的摆布。

^① 见穆里尔·霍勒尔:(a)《影响种族关系的最重要的南非法律摘要》;(b)《作用、反应和反作用,非白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评论》,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约翰内斯堡,1963)。

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

对大多数南非荷兰人后裔的国民党成员来说，种族隔离政策被认为是保证南非白人生存的惟一解决办法。没有这个政策，白人将被淹没在非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加之据认为种族隔离是避免相对立的文化和思想紧张状况所必需的，且保证了种族特点和文化遗产的保存，据经常宣称，这对黑人和白人是同样有价值的。当班图人要求接受“世界语言”的教育，想使他们和世界舆论和动向保持接触，并从中得到帮助时，他们却被告知说：他们的语言是他们遗产的宝贵部分——这当然是真实的——所以不应该拿它和有世界用途的语言相交换。班图人认为现在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使他们适合于作为一个小型社会的成员而设计的，因而阻碍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的公民。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拥护者来说，则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大话。世界的政治运动和世界对人权的确认，无论是黑人或白人，对某些社团可能是十分正当的，但是他们认为世界要求南非土著在这样的人类愿望和发展中应该负担的是：对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没有不正当的干涉。班图人应该满足于将他们的兴趣和雄心限制于对他们的种族集团的发展上，并且仅仅是这样。

可是必须提到，不是所有的说南非荷兰语的人都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虽然在南非荷兰人后裔中有一个公认的原则，那就是不遵循国民党的政策就是一种叛逆行为。然而却有日益增长的少数南非荷兰人后裔恰正在反对隔离政策。尤其是在荷兰人教会团体中，它们原是几乎一致拥护国民党政府政策的，却正在表现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强烈抗议。人们在最受尊敬的神学家之一 B. B. 凯特教授的作品中会发现这些强烈的抗议，他指责道：“种族隔离想法太荒谬了，这里一个集团被视为一个整体有自己的个性。这就是集团、国家、种族的人格化，它导致对个人冷淡的漠视……正是在这点上，种族隔离政策证明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它牺牲个人使之从属于集团思想的一般化”。^①他继续说：“即使种族隔离的迷梦可以实现的话，它将遗留如此的反感和怨恨，以致所付代价将是无法估计的”。关于非洲人对待过去所受白人种种的态度，凯特博士认为非洲人会说：“我相当感激，但假使这种仁慈剥夺了我的人权和尊严，那么，我不要你的仁慈”。同时凯特博士说，在非洲人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比大多数的欧洲公民具备更好的条件，能运用选票或参加国家议会的议席。“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他们就注定了永远处于劣等的地位。这是一种歧视，根据任何伦理的理由，都不能证明它是正当的。唯一公366正的基础，是给他们象白人为他们自己所要求的同样权利”。

^① B. B. 凯特，《隔离政策的伦理》，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约翰内斯堡，1957），第7页。

1960年，世界宗教会议在（约翰内斯堡）科茨洛所安排的协商会议之后，^① 隶属三所荷兰革新派教会的十一名神学家小组，亦表示了同样的反感。在他们的宣言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段落，他们说：“当一个民族被另一民族统治时，尽管另一民族把它自己打扮成慈善的监护人，自己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② 另外据称：要求“种族隔离的目标是保存西方基督教的文明……（意味着）更确切地是我们自己的自私的自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含义”。^③

在说英语的新教徒集团，他们的态度几乎一致地反对现在实行的种族隔离。另一方面，以罗马天主教而言，最近亦表示了两种反对的态度。一种是德班地区大主教 D. E. 赫尔利的意见，他认为如果以下四个条件证明可能实现的话，隔离在道德上才可能接受：

“第一，政策必须切实可行；第二，必须取得有关各方面自愿的同意；第三，必须分担对应的牺牲；第四，各方面的权利必须在过渡时期予以充分的保障”。这个大主教接着说，种族隔离的祸害是它拒绝承认人类的尊严，并“用法律、习惯、传统各种残酷的措施，对男人和女人倾注了轻视污蔑，而他们是天生渴望他们的尊严，为他们的本国人所承认和接受”。他说：算帐的日子肯定会到来。白人统治南非必须决定它将是报仇的算帐呢，还是兄弟般的相识。^④

前布隆方丹地区的 W. P. 惠兰大主教最近发表了稍微不同的天主教的态度。他说：种族隔离的概念（它对教会的教导没有冲突）必须和行政当局可能为了执行政策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程加以区分。他说：这是普通常识，我们的种族立法有些条款的实施，含有虐待和不公正，例如班图人雇佣条件；不合理的工作保留；对班图工人改进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自由限制，对选择他的雇主和等待高价出售劳力的限制；居住的限制使同一家庭成员分离。大主教引证了罗马教皇约翰所说的，在决定一个国家应有的政府结构和工作时，应特别着重于某个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人类也应该和个人一样有它的尊严，人类应该创造性地参加政府管理，虽然他们分享的方式应根据他们所属政治社会的阶段而有所不同”。大主教说：南非的主教们对这个意见亦有同样看法。1952年他们宣称，绝大多数非欧洲人尤其是非洲人“还没有到达应和欧洲人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同质的社会的发展阶段……当然，慈善不责成我们忽视条件和文化的差别，社会总是存在着不平等，它必然要影响人类的关系”。^⑤

① A. S. 盖塞尔（主编）：《推迟了的行动》（比勒陀利亚1960）。

② 同上，M. J. 雷特林格特斯：《南非教堂》，第84页。

③ 同上，第90页。

④ 《种族隔离政策：人类良知的危机》，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1964）。

⑤ 《明星报》，约翰内斯堡，1963年2月19日。

联合国的态度

象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情况，联合国虽然毫无问题地接受了分别发展的原则，作为避免政治和文化上造成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但在南非，分别发展则没有赢得人们的赞同。根据联合王国代表的谴责，把它视为特殊无比的祸害，美国代表则把它称为“罪恶勾当”。至于—位黑人外交部长的明显的不合理和不负责的陈述，认为它“将导致希特勒灭绝种族集中营的逻辑的继续”。^①人们会看到它是每个人诅咒的目标。或许最直率的“西方”谴责来自联合王国代表在1962年12月14日大会上的批评。他一方面反对种族灭绝和威胁世界和平的这些空想的罪行（这不过是用他们夸大的言词来混淆问题的真相）；另一方面谴责了南非当局对西南非洲人民明显的压迫和故意否认他们的基本权利。他说：联合王国不能接受一种制度，它使一种肤色的人有完全的权力压迫另一种肤色的人，并否认他们应有的权利。他说：种族隔离政策“在道德上是可憎的，在理智上³⁶⁸是离奇的，在精神上是无法辩护的”。他补充道：联合王国相信联合国大会不会超越国际法院的结论。西南非洲的土著居民最终要行使它的自决权利。一段准备时间是必要的，或者把它置于联合国或把它置于它愿承认这地区所有居民平等权利的南非革新的管理当局监督之下。^②

假使这样的“西方”谴责被认为是不调和的和极端的，“东方”的态度也同样的坦率。1964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谈到“非洲和世界共同体”时，形容种族歧视是“丑恶的人的过错”。他说：“种族歧视现在已广泛地被认为是无比的和难以忍受的罪恶，这是当代的功绩”。……种族歧视的提议者在历史上曾经是人类种族感情上最落后并且精神上最破产的成员。他们的毛病发生于恐惧和不安全的感觉……他们毕竟是不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他们的伙伴正视生活的人。

“存在着一个很清楚的前景，种族矛盾假使我们不能制止和最终清除它，将成长为一个毁灭性的怪物，和以往宗教的、思想的矛盾相比，它可能吞噬人类迄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把人类降到无法忍受并充满仇恨的最低和最残酷的水平……在任何社会无论对实行它的种族也好和被歧视的种族也好，种族偏见都是致命的腐蚀剂”。^③

联合国作为一个主体，对种族隔离的态度曾经不断地以强烈的字眼加以表达。1963年11月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消除各种形式种族歧视的宣言，在这个宣言的总结中声称：由于种族、肤色、或人种血统的理由所产生人类之间的差别是触犯人类尊严的，并认为

① 《联合国周报》，8月—9月份，1963，第21—23页。

② 《联合国周报》，1963年1月，第37—38页。

③ 同上，1964年3月，13页的两面。

是违犯人权和根本自由的，必须加以谴责。所有国家必须迅速终止有关种族隔离的行政和其它公开的政策，“而尤其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为了保障政治和公民的权利，并在法律上获得同等公正的权利，不允许存在种族歧视；必须消除在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①

次月（1963年12月4日）安理会对南非种族隔离正式通过决议，表示了它的坚定的信念，认为种族隔离政策对人类的良心是可憎的。从而安理会庄严地号召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停止对南非当局出售制造武器弹药的装备，并请求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一个公认的专家组织，研究解决目前南非局势的方式方法，并要求南非政府利用机会争取这个组织的帮助。^②

随后由联合国大会于1963年12月17日批准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对南非停止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联合国并正式声明，南非政府对西南非洲任何部分或全面的兼并企图，都将构成侵略的行为。

南非当局代表说：他的政府在未曾研究奥登达委员会的建议以前，还不能够宣布有关西南非洲的任何决定。这个委员会曾于1962年被委任“彻底调查进一步促进西南非洲居民，尤其是非白种人居民的物质上和道德上的福利和社会发展”事项。联合王国代表向大会建议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公布和国际法院的判决明确之前，采取耐心的政策。这是我们现在必须注意的一些重要事件。

^① 《联合国周报》，1964年1月，第35—39页。最后通过为《消除种族差别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公约》，1965年12月21日，同上，1966年1月，第104—115页。

^② 同上，第14—15页。

第十七章 对危机与新计划的探讨

370

前两章扼要地提到的事情表明了南非政府对全世界和对它国内的种族问题所采取的固定立场。对由联合国组织所表达的世界舆论，南非政府采取了完全不顺从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基础是南非政府认为在法律上有权拒绝把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在国内，南非政府不仅蔑视非洲的而且还蔑视世界的几乎一致的舆论；它决心执行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把这个政策看作是保证南非白人获得生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至于黑人，它只是为他们提供一条让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独自发展的道路。

这里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联合国组织既然作为一个团体，它是否没有体会到或者起码没有承认它在南非碰到的局势在某些重要方面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局势不同？它是否没有体会到或者起码没有承认适合于大多数多民族领土的方式可能在涉及南非种族数量关系方面时不可能是最好的方式？能不能认为这种数量上的差别对于适应形势的政府的形式完全没有关系，或者不应该有关系？

1960年的形势

在考虑这块委任统治地现在的形势之前，值得看一下南非和联合国组织发生冲突的范围，并注意其中那些突出的事件。

1. 南非拒绝把西南非洲这块委任统治地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是经国际法院当作合法权利予以肯定了的。

2. 南非愿意在国际联盟获得的同样条件下接受前国联行政院现存会员国的监督，并接受国际法院在司法上的监督。联合国大会拒绝了这个提议，坚持西南非洲必须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受联合国大会自己的监督。

3. 国际法院承认由联合国大会监督比由国联监督更累赘和吃力，但是认为在目前情 371
况下由联合国大会监督是不可避免的。

4. 南非拒绝承认联合国大会的监督制度是公正的或必须接受的。

5. 自从国际联盟成立以来，南非历届政府都以某种形式沿袭隔离、分别发展或种族隔离政策。所有这些都受到联合国几乎所有会员国的谴责，这些会员国是根据联合国宪

章及世界人权宣言^① 阐明的原则进行谴责的，虽然南非不是这些文件的签字国。人权宣言体现的原则是：不分肤色或种族，人人都有同等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权利。

6. 这个世界组织还谴责种族隔离，理由是种族隔离制度是用来压迫西南非洲非白人的；这个组织还认为西南非洲的白人把那里的非白人看作是劣等民族，不能参与管理这个国家，只能管理他们自己的保留地，不过，为了促进主要是白人的繁荣，他们作为劳动力倒是有用的。

7. 南非认为西南非洲的非白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实际上还不成熟，不能普遍参加这地区的管理，但是种族隔离制度能够为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依靠自己的经验学会文明政府的和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并学会实践。南非认为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新“解放”的一些非洲国家的悲剧性错误和灾难。

打开僵局的企图

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第七条规定，“受委任国与国际联盟另一会员国之间关于委任统治书条款的解释或应用发生争执时，如未能通过谈判解决，应提交国际联盟盟约第十
372 四条所规定的国际常设法院”。早在1953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四（托管）委员会上已经建议，可以在这一条文的基础上打开联合国大会与南非之间日益恶化的僵局。当时对这一建议没有进一步研究，在联合国大会斡旋委员会为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失败以后，联合国大会就在1957年2月要求它的（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研究下述的一个问题：“联合国、联合国所属组织或联合国会员国可能采取什么单独的或联合的法律行动，去保证南非联邦在把西南非洲这块领土置于托管制度下以前，履行其承担的委任统治义务？”^②

由于这一要求而相继发生的事情已在联合国大会1959年11月第1361号决议（XIV）中予以公布。这个决议促使会员国注意（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的特别报告所作的结论，结论提到会员国可采取法律行动，根据委任统治书第七条并参照国际法院法规第三十七条，把南非联邦境内因对委任统治书的解释或应用而引起的任何争执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十个月以后，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12月第1565号决议（XV）“为保证南非联邦履行对西南非洲领土所承担的托管义务而采取的法律行动”里提出：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对西南非洲的管理意见……并发现南非联邦政府未能并拒绝履行它承担的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义务；

①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译者

② 同样引文见第十五章“斡旋委员会”小标题下第一段。唯内容稍有出入，以第十五章引文为准——译者

2. 结论是：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及其它会员国为一方，南非联邦为另一方，因对委任统治书的解释和应用而发生的争执已不可能通过协商解决；

3. 注意到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已于1960年11月4日在国际法院提出同时申请备案，对南非联邦有争议的起诉；

4. 表扬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政府首先把这一争议提交国际法院仲裁，并根据委任统治书第七条对有争议的行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南非的控告

373

申请人埃塞俄比亚及利比里亚在它们同时给国际法院的申请书中列举十一条提交公断的意见，其中包括对南非联邦的控告，现将其总结如下：

A. 西南非洲是委任统治地，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符合国际法院法规第三十七条的解释，因而是一个有效的条约。

B. 南非联邦仍然要受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及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规定的国际义务的约束；在管理这块领土方面，联合国在法律上有资格行使国际联盟以前行使的监督职权；南非联邦在行使委任统治职能时，有义务接受联合国大会的监督和控制在。

C. 南非联邦仍然有义务向联合国转递请愿书及提出年度报告。

D. 南非联邦未经联合国同意，已在实质上修改了委任统治书的条款，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七条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

E. 南非联邦未能尽量促进该领土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及社会进步，因而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

F. 在管理该地区方面，南非联邦实行了种族隔离，即按种族、肤色、民族或部落出身，去规定该地居民的权利与义务；这种做法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

G. 在管理该地区方面，南非通过并执行了法律、规章、公告以及行政命令；从它们的条款及执行情况看，它们都是武断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有损人类尊严的。

H. 南非通过它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扼杀该地区的居民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与自由是逐步向自治演变必不可少的；这种自治权利包含在国际联盟盟约和委任统治书条文以及已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中，同时也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中，因此南非的做
法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 374

I. 南非在该地区行使了与其国际地位不一致的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

J. 南非没有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因而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六条。

K. 南非没有把该地区居民给联合国大会的请愿书转递给联合国大会，因而违反了

国际联盟的规章。

在以后的备忘录里，申请人请求国际法院仲裁，并宣布……由于上述这些行为……南非未经联合国同意，已企图从实质上修改委任统治书的条款；这一企图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七条及盟约第二十二条款所述的义务；取得联合国的同意是南非方面企图直接或间接修改委任统治书条款的不可少的先决条件。^①

南非的初步反对意见

针对这些申诉，南非政府向国际法院提出了初步的反对意见，指出“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政府没有资格提出这些有争议的起诉，而可尊敬的国际法院也无权听取申诉或仲裁申诉书及备忘录提出的有关法律与事实的问题”，尤其因为：

第一，国际联盟解散以后，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再是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七条所指的“有效的条约或协定”……；

第二，根据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第七条，只有国际联盟会员国有权干涉，而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利比里亚政府都不是“国际联盟会员国”；

375 第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政府武断说，它们和南非共和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冲突或不同意见，但是从其性质及内容说，所谓这些冲突或不同意见并不是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第七条所说的“争执”，尤其因为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政府或它们的国民的具体利益都与此无关或不受其影响；

第四，这个武断说出来的冲突或不同意见，就其发展情况说，并不是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第七条所指的“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争执”。

国际法院于1962年10月2—5日，8—11日，15—17日，19日及22日听取了原告与被告律师的口头辩论与答辩；根据这些辩论及提出的备忘录，国际法院于1962年12月21日以8票对7票，表决通过它拥有对这一争执的是非曲直作出仲裁的司法权。

赞成和反对上述判决的争论与某些法官的个人意见在国际法院的判决里都有详细的记载。^②要把双方的主要争论都列举出来，不属于本书的范围。这里只能谈一般的印象。与此有牵连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问题单纯是司法方面的，另外一类问题主要是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的。由来自十五个不同国家的法官组成的国际法院，在国际法院是否有权裁决的问题上分持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人数竟这样均等，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发现这个情况虽然未免令人震惊，但是意识到所有的法官在作出判断时都会受到诉讼案件

^① 国际法院，西南非洲案件（埃塞俄比亚控告南非；利比里亚控告南非），1962年12月21日对初步反对意见的裁判。

^② 见上述引文件，第349—662页。

的司法方面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影响或许是有益的。①在某种情况下，当人道主义问题对那些单纯考虑司法问题的人至少具有同等的吸引力的时候，那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可能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反应是完全不能预见的。

这里必须提一下特别法官（由南非政府挑选出来的）从国际法院对委任统治书第七条所作的解释中得出的有意义的结论。法官 M. 范·维克说：“我的结论……是，被告〔南非〕不同意原告因为对委任统治书的规定所作的解释与应用而对被告采取行动，何况原告自己的权利或其公民的权利又与此无关，这个情况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可以认为国际法院对现在这件诉讼案没有司法权。”³⁷⁶

根据南非法律学家的意见，这个案件并不是原告作为单独的国家与被告之间的问题，而是原告代表联合国大会并代联合国大会行事从而与南非之间发生的问题，但联合国大会本身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合法地位；以上事实毋庸置疑。对这些事实，上述（见 372 页）联合国大会的 1361 号决议（X I V）和 1565 号决议（xv）也没有留下怀疑的余地。

虽然南非政府对国际法院的司法权有保留，但是为了不使这个案件不必要地进一步复杂化，南非政府还是决定参加这次根据是非曲直去判断的诉讼，向国际法院提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申诉。因此在国际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双方争执的问题依然由法官去考虑。

新 计 划

1962 年 9 月 21 日在比勒陀利亚出版的《政府公报》里刊登了一个供一般参考的通告，说南非总统高兴地任命了一个西南非洲事务调查委员会，②“对进一步促进西南非洲的居民，尤其是非白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的发展进行彻底的调查，并提出一个附有建议的综合性五年计划报告，以加速发展西南非洲各个非白人集团……并进一步发展和建设西南非洲境内这些土著民族的地区”。在充分考虑这些土著居民的历史背景、传统及习惯的同时，该委员会特别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即查明如何才能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去促进土著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有效的医疗卫生事业，适当的教育与训练，保证充分的就业机会，在各土著民族的地区适当发展农业、工业和采矿业，并探讨土著居民参与管理及经营其切身利益的最好办法。该委员会的主席，已故的弗朗斯·亨德里克·奥登达阁下和与他一道担任委员的四个有经验的南非荷兰人后裔于 1963

① 要了解这个案件的一个有趣的例证，可参阅杰塞普法官引录约翰·多恩的话：“人完全不是一个孤岛，……不管是谁死了，都会使我变得渺小，因为我卷进到人类之中了……”（如所引）。同上著作，第 431 页。

② 以下简称调查委员会。——译者

377 年12月12日完成了他们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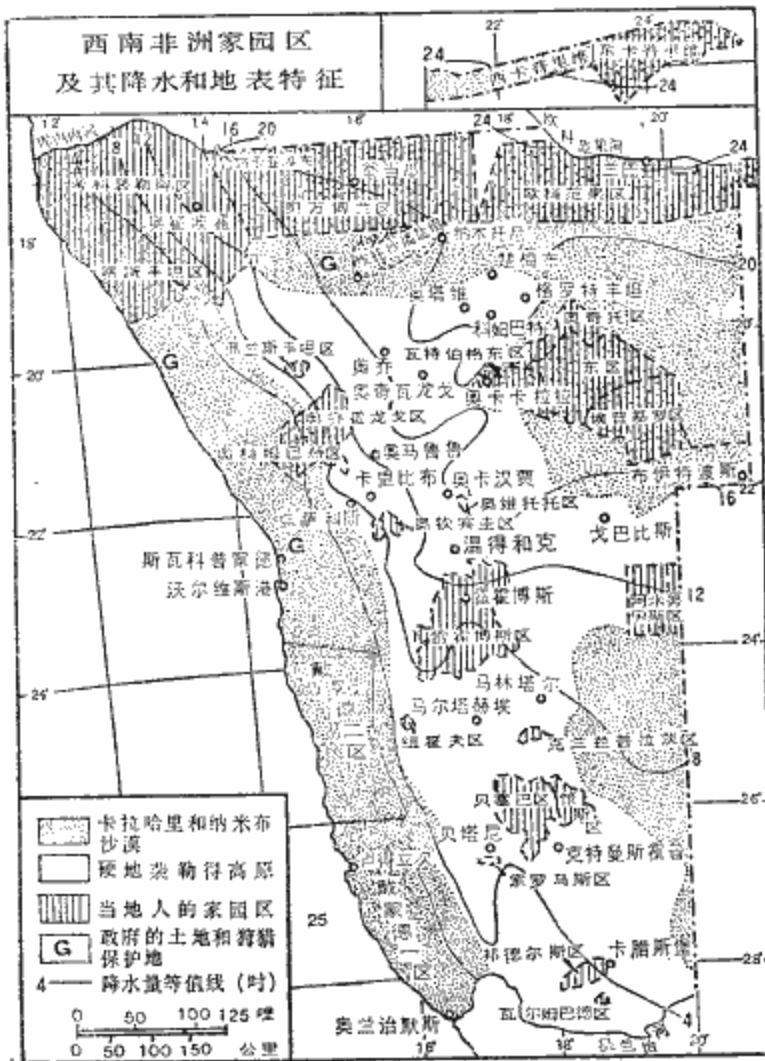


图16. 1960年家园区(土著保留地)及其降水和地表特征

378 该委员会的报告虽然与国际法院受理的案件无正式关系，但却广泛地谈到了土著民族的去、拟议中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们与这个地区的白人的关系。它从官方的及其它可以弄到的资料里汇编了关于这个地区土著情况的迄今最完备的报导，因而对国际法院受理的这个案件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注意委员们汇编的那些事实以及适应南非政府的观点的 475 项建议中那些比较重要的建议是有价值的；南非政府的观点是，“在西南

^① 《南非共和国西南非洲事务调查委员会1962—1963年报告》，由官方发表，编号是 R. P. No. 12/1964。报告以南非荷兰语及英语交替印刷，共557页，包括148份表格及64幅图表。在南非这份报告通称“奥登达报告书”，在本章中提及时，亦这样称呼。

非洲出现一个影响深远的发展新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南非政府责成该委员会提出一个“加速发展非白人种族集团的综合性五年计划”。

宪法的发展

西南非洲与南非政府的关系对这一地区的发展最为重要。委员会坚持这种关系已公平地建立在委任统治书第二条所包含的两个基本原则，即“该委任统治地是南非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委任国对该地有行政和立法的全权；有权在该地采用南非联邦的法律，如因环境需要，可作部分修改”，其次，“受委任国应尽力促进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委员会承认：就南非政府来说，这两个基本原则对南非控制、治理和管理西南非洲依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

正如我们在十三章所看到的，在管理西南非洲的最初阶段，南非总督在该地的权力与职能委托给该地的行政长官，由他任命九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1925年西南非洲宪法条例规定设立一个立法议会，一个行政委员会和一个咨询委员会；赋予立法议会以立法权和草拟命令的权力，但南非政府保留对某些事务（包括土著事务）的权利。宪法条例³⁷⁹第44节(1)条规定，对宪法条例的任何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以废除、削弱或贬低委任统治书已赋予的、对这块作为南非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领土拥有立法和行政的全部权力。

虽然1936年设立的西南非洲委员会提出了建议，但是1925年制订的宪法条例直到1949年才修改；1949年西南非洲事务修改条例（第23/1949号法令）特别规定废除咨询委员会，赋予该地以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和职能，并赋予该地参与南非议会的代表权。这个条例的主要规定之一是，废除曾一度给予南非总督的关于西南非洲的立法权（即由他把立法权交给西南非洲行政长官），使西南非洲行政长官成为该地的主要执政官。南非议会对西南非洲立法议会不能胜任的立法事务保留立法权。1954年，南非根据西南非洲土著事务管理条例（第56/1954号法令）把该地土著事务的管理权移交给南非班图人管理发展部。鉴于西南非洲行政长官是土著事务委员会正式成员，该部有权将某些权力移交给西南非洲行政长官。现在，与西南非洲土著居民的管理与发展有关的全部的和最后的立法权力都归属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班图人管理发展部只负责该地非白人的管理及发展，不包括巴斯特人及混血种人。

调查委员会鉴于最后应给予不发达部族以自决权这一解决办法已被普遍接受且由委任统治书明文规定，因而得出结论说，在规划该地的宪法发展时，如果要建立一个负责整个地区的混合中央权力机构，就“不可能促进每个入口集团都拥有自决权的正当目

^① 见报告第57页。

的”。这个结论所根据的事实是，西南非洲人口是由不同的种族构成的，包括十二个人口集团，“他们在一个或几个重要方面，彼此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存在着差别”，在传统、风俗习惯、语言、宗教、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差别尤其突出。

调查委员会感到如果这些人口集团在一个中央权力机构里都有代表，它们之间必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无休止的冲突。调查委员会说，在调查过程中它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各个人口集团“宁愿保留他们自己的家园和社会，在这里享有他们的居住权、政治发言权和保留他们自己的语言，免受其它集团的影响”。“每人一票”之类的制度会使几乎占全部土著人口二分之一的一个土著集团——奥万博人完全统治其它部族。根据委员会的意见，这会降低这地区的行政管理标准，“妨碍那些促进本地主要经济发展的白人的活动。”委员会还预见到，这会“大大地恶化本地区的、恰好是非白人的物质福利和社会进步”。^①

委员会进一步相信，必须掌握主动权才能制订一个划分和发展各个部族家园的积极计划，而土著部族的未来发展又有赖于这一主动权；由于当地白人社会和土著社会之间在利益上可能存在着竞争，因此，为了土著部族的未来发展，这个主动权不应授予仅仅代表当地白人社会的当地政府，而应授予南非共和国政府，这样做才更能符合“委任统治的精神”。而且，在这个阶段里，这地区的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大笔钱只能来自南非共和国，当地的财源是无法支付的。

对西南非洲的宪法发展，委员会建议南非政府应当接管目前由西南非洲行政当局控制的各个行政部门；由于这地区的立法议会的十八个议员是白人选民选出来的，因此只让立法议会在白人区内拥有关于白人教育、白人医疗卫生事业、保护整个西南非洲的环境卫生事业、公路、地方当局、公共事业、个人所得税、签发执照和南非不特别接管的其它事务方面的立法权。委员会还建议：这地区直到现在还按照1955年推演出来的公式每年付给南非一笔钱，这个规定必须废除；此外，还要任命一个由财政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去决定西南非洲与南非间新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关于委员会提出的为执行各项经济计划所需的贷款或预支款项。

拟建的家园

不管委员会关于宪法的建议到底达到了什么其它目的，这些建议毕竟找到了途径，慎重地给各个非白人集团试行分配“家园”；这种家园与在南非建议采用的十分相似。

^① 见报告第55页。

正如我们在第十六章看到的，特兰斯凯家园已经成立，这对南非政府来说，似乎是在共和国国内有计划地分别发展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开端。这个计划能否应用到西南非洲的迫切问题上呢？划分家园的计划不但可以给予每个种族集团以分别发展和避免委员会十分害怕的种族冲突的机会，而且，不管愿意与否，这个计划也可能会妨碍非白人间的合作，并且在对付白人时，会妨碍非白人利益的统一。另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计划可能巩固白人占有的耕地，同时还得准备分配给非白人以面积大致相等的土地。与此相同的安排，显然在南非共和国目前情况下，已证明是十分不可行的。但是这个计划还是值得试一试。

北部地区 正如我们在第十三章看到的，自从委任统治初期以来，当新政权承认一百万公顷左右的德国“条约所确定的土地”是土著的保留地时，给土著和白人分配供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就连奥万博兰北部的“土著地区”也被承认了，这地方的西侧是干旱的考科裴勒得，东部是欧科范果河平原；同时被承认的还有土著占领的东卡普里维狭长地带和几乎没人居住的西部。由于奥万博人太多而且怀有敌意，德国人并没有占领过这些北部地区。委任统治地的白人，除了对库内内河及欧科范果河沿岸几小块临河地区可能具有的灌溉潜力有点觊觎以外，也不想要上述那些地方。西南非洲整个北部地区被认为是不适合于白人耕种的；但是这个地区的土著部落组成了一支无可估量的劳动后备军。那么，分割这块领土以便分别发展的更适当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奥万博兰原来只有土地四百二十万公顷，但是由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而增加到五百六十万公顷，共有人口二十三万九千人，他们都同属一个种族，占西南非洲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因而为建立一个班图斯坦或家园提供了几乎合乎理想的条件。而且奥万博兰具有特别的水文特征，容许人们而且事实上引诱人们去发展水利，这样就能对付周期性干旱及饥荒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自远古以来，干旱和饥荒一直是使当地居民陷于毁灭的根源（见第一章）。

在西部，考科裴勒得地区就没有这样幸运，因为这里的气候更加干旱，地下水资源缺乏，牧场也不足。这里只有九千“考科裴勒得人”（主要是奥瓦希姆巴人和奥瓦钦巴人），大部是赫雷罗血统，沙质的荒地使他们与奥万博人隔绝，他们的西边是沿海纳米布地带。考科裴勒得是一块可作家园的够大的地方，约有五百万公顷，但是主要都是贫瘠稀落的牧地，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除非有那么一天，这里藏量相当大的铁矿资源得到开发。人们也许会说，只有从这地方孤立的地理特征考虑，考科裴勒得才够资格作为一个分别发展的地区。

在奥万博兰东部，欧科范果家园将包括四百万多公顷土地。在与欧科范果河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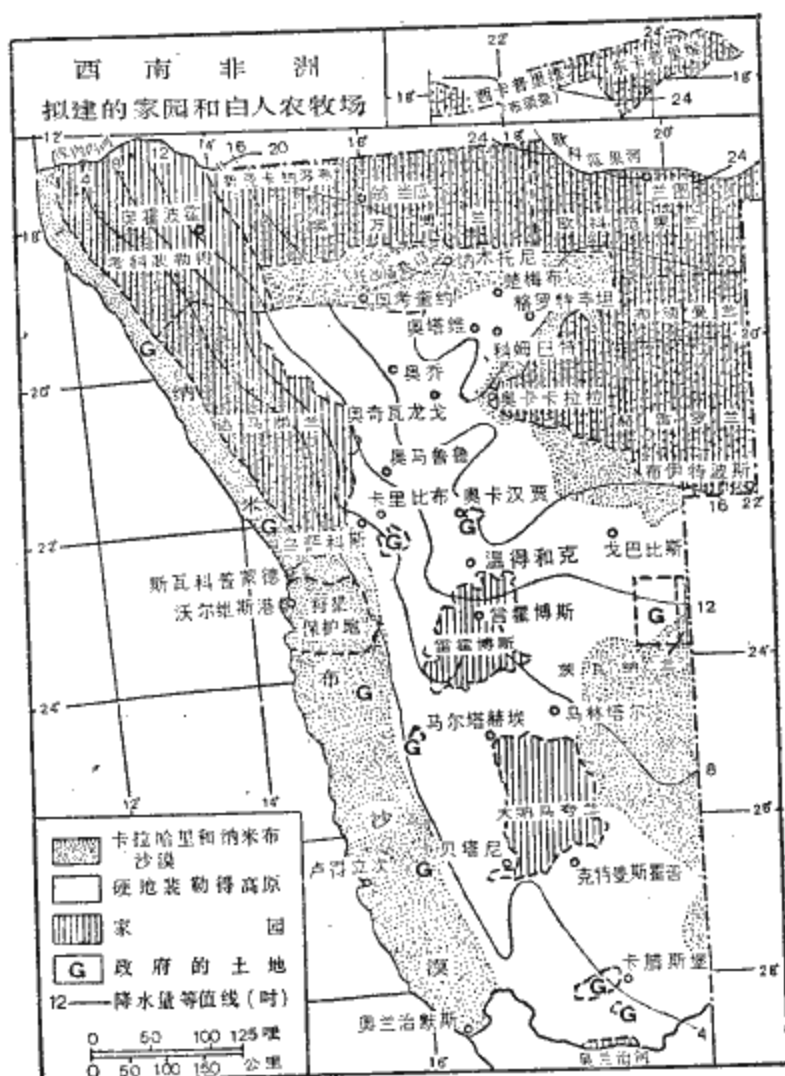


图 17. 拟建的家园和白人农牧场

拟建的家园和白人的农牧场。除家园、纳米布沙漠、狩猎保留地和可能成为白人耕地的政府土地地区（被撤销的土著保留地）外，西南非洲的其余地区几乎全是白人的农牧场。奥兰治河沿岸的线条符号区是混血种人的灌溉定居地。

的一条沿河狭长地带里，差不多集中居住着五个欧科范果部落或团体，人数约有二万八千人，他们在这里依靠仅足以糊口的原始农业和捕鱼业为生。在远离欧科范果河以外的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上的干燥森林地带几乎没有利用，土人在这里采集野果，作为他们一项重要而有价值的食物。这里的各种兽疫病已证实是现代医学也难以治疗的顽

症，似乎使畜牧业得不到满意的发展，但是调查委员会却高度评价在这里种植花生及黄麻以发展农业的可能性。

在马希河以东，将为马苏比阿和马弗威这两个种族集团建立东卡普里维家园，供他³⁸⁴们使用；他们和其它几个较小的部落合在一起，总人数也不过一万六千人。南部有相当大的一片地区是沼泽地；而北部则是沙土或壤土，灌溉情况良好。牧场亦较好，三至五公顷可供养一个大牲畜单位。维持生计的农业在这地区的北部是成功的，主要作物有玉米、卡弗谷、卡弗黍、南瓜和西瓜。从赞比西河及利尼安蒂河里可以捕到大量的鱼，向邻近的地方出口。这块拟建的家园与西南非洲其它地方是自然分开的；居住在这里的人与赞比亚的巴罗蔡族的关系比他们与欧科范果河以南的奥万博族的关系还要密切。仅仅由于英德 1890 年的协定，他们才被置于西南非洲的政治控制范围内。

在西南非洲的北部地区还有一个拟建中的家园，这就是布须曼人家园。在近代，传统的布须曼人的生活方式（第七章）把他们局限于更为干旱的沙地裴勒得草原地区，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游猎；同时也把他们局限于欧科范果河的沼泽地区，特别是更偏僻的三角洲地区，在这里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捕鱼。调查委员会为这一万二千“荒野之子”规划了一个家园，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和他们的白种主人竞赛，他们当中有些人给白人当牧工和普通长工。委员会建议在下述两个地区里共拨出约二百四十万公顷土地作为他们的家园：这两个地区之一位于西卡普里维，在欧科范果河与马希河（巴伦戈—布须曼人家）之间，占地六十万公顷；另一个地区占地约一百八十万公顷，位于格罗特丰坦地区的白人区以东，在北部的欧科范果河家园与南部的赫雷罗家园之间（见图 17）。这两个地区都是沙地裴勒得草原，有相当丰富的各种猎兽和草原食物。布须曼人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委员会认为只有时间和进化过程才能指出这个家园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目前的自然资源已经不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沙地裴勒得草原不适宜于耕作或定居放牧，在社会、政治方面为其它家园设想的监督措施对这地方可能证明是不适合的和不切实际的。

以上所述是调查委员会在西南非洲北部占地九万八千平方哩的土地上为二十三万九千奥万博人及六万五千其它人口集团拟建的五个家园。在这个地区没有为白人规划土地。³⁸⁵

在南部地区（通称“警管区”）的二十二万平方哩的土地中，白人的耕地占十五万四千平方哩，现有的土著保留地再加上巴斯特地区共占二万九千平方哩。调查委员会在南部地区拟建的四个家园，加上雷霍博斯地区，共占面积五万六千平方哩，几乎等于现有保留地的两倍。

达马腊家园 达马腊人以前叫山地达马腊人或岩石—卡弗人，是南部地区最大的种

族。在德国人统治时期，曾给他们划出一块十七万三千公顷的奥科姆巴赫保留地，该地位于奥马鲁鲁以西，向西伸入亚纳米布沙漠。由于他们受到保护，不受赫雷罗人及纳马人的骚扰，人口增加到约四万四千人；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第三个大部族，仅次于奥万博人和白人。调查委员会建议给他们分配一个占地四百八十万公顷的家园，从北部考科裴勒得边界起至南部的乌萨科斯—斯瓦科普蒙德铁路线止。其西部边界线与纳米布海岸线平行，相距二十五哩，因此达马腊家园包括沿海纳米布地区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大部分地区则位于内纳米布。这里每年的平均雨量从东部的三百毫米（十二吋）下降到西部的五十毫米弱（二吋），就全境来说，平均雨量约一百二十五毫米（五吋）。西部三分之二的土地平均雨量为七十五到一百毫米（三至四吋）可见这些地方已深入于纳米布沙漠内。有关方面曾不顾植物学家及农学家的劝告，把白人的农场划在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被看作是沙漠或临界沙漠，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年份里，那些稀疏的灌木林和草地只宜于最低限度的放牧。^① 调查委员会建议按土地价值向白人农场主“买进他们的土地”，其价值包括自农场被占有之日起为改进耕作而付出的大量补助费。属于这一类的农场约有 223 个，大小不一，约四千至二万五千公顷不等；这些农场位于奥乔和卡里比布地区西部，总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公顷。当地政府和农场主达成协议，正在买进这些农场。达马腊家园虽然占地约四百八十万公顷，但就整个来说，具有相当好的放牧价值的地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强，其余都是近乎不毛之地。这里居民可得的土地，据委员会估计，平均是每人 108 公顷，但是据作者的意见，居民实得的土地如下降至这一估计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可以有效地利用的土地。

赫雷罗家园 在西南非洲东部拟建的赫雷罗家园差不多拥有五百九十万公顷土地，而居民只有三万五千四百人，平均每人有 167 公顷土地。目前，赫雷罗人分散在十二个保留地里，人口最集中的是瓦特伯格东区保留地和奥奇瓦龙戈保留地，如果委员会的建议被采纳，后者将并入达马腊家园。埃普基罗、奥奇托、瓦特伯格东区等保留地以及东部保留地（见图 16），均列入赫雷罗家园范围。阿米努伊斯在许多方面都是所有赫雷罗保留地中最好的，因为在它的西部，水的利用率很高；有人建议把这个地方列为政府领地，大概是留作白人农场吧。

拟建的赫雷罗家园是要把赫雷罗人的土地连成一大片，使它成为最大的家园，甚至比奥万博兰还要稍大一些。这一地区从奥卡卡拉行政中心和西部的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一直延伸到西南非洲的东部边界。这里正是奥马赫克，即委任统治初期首次给赫雷罗人划分保留地时，赫雷罗人轻蔑地称之为“野兽之乡”的地方，^② 现在这里只不过

① 见第三、五两章。

② 见第十三章。

包括了邻近东部边界的较大的一块缺水地区罢了。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报告里对这片土地的质量及水的利用率只字不提。在极西部，地面上覆盖的沙层相对地要薄一些，地下水比极东部丰富得多，因为上部覆盖的沙层如果增加到约二十呎深时，雨水就不可能到达底部沙岩建造。而这些岩石建造中所储的水也不会被雨量直接补充，^①只有在下雨之后那会儿，当奥穆兰巴干河床一度还有水流，而分散的洼地的储水还没有完全蒸发之前，地面上才有水。在整个地区里只有一个常流泉。这个水泉在埃普基罗奥穆兰巴干河床的河谷里，位于埃普基罗传道站旧址附近大理石和石英片岩的露头处。在瓦特伯格东区保留地已登记的钻井有63个，在埃普基罗保留地有49个；在河床上修建的小水坝有38716个，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没有详细谈到这些钻井的出水量和水坝的容量。本书第三章提到这里的奥马赫克的牧草只含少量的磷质及蛋白质。白人在沙地裴勒得草原发展农牧业的企图证明是失败了，政府便把原先在沙地裴勒得草原分得农场的移民迁移到西南非洲的其它地方。

根据什么条件才能够对西南非洲最优秀的土著牧民的家园土地进行公正的评价呢？从水的利用率来看，赫雷罗人的这个家园目前能否有五十分之一的地方可以豢养牲畜，这是值得怀疑的。只有进一步开发地下水才有可能决定这个地方到底具有多大的潜力。在每年只有450毫米（18吋）雨量的情况下，每人可得167公顷土地这样的分配方案似乎是适当的，但是表象是虚假的，这个家园的真正价值恐怕只不过是它的表面价值的一小部分。

在南部地区划分的三个家园中，分配给茨瓦纳人的家园是最小的。在西南非洲的茨瓦纳人约有二千六百人，目前还和赫雷罗人分享阿米努伊斯保留地。调查委员会建议把这个保留地的东部边界与贝专纳边界之间的狭长“走廊”分给他们。有人企图把阿米努伊斯保留地的全部人口迁到东部的走廊，这样就可以把这块保留地的西部辟作白人的农场；但是这个企图受到赫雷罗人和茨瓦纳人公众的强烈反抗，他们指出这块保留地西部的钻井只有500—700呎深，但在东部走廊里，由于沙层更深，钻井的深度是上述的两倍，抽水机老是发生故障。可是，正是在这个地区里委员会却建议为茨瓦纳人建立家园，在这155,400公顷的土地上已经打井二十个，以备干旱来临万一需要利用这块土地放牧时使用。

纳马家园 调查委员会建议为人口只有三万四千八百人的纳马人建立一个家园；这个家园包括现在的贝塞巴、策斯、克兰兹普拉茨、索罗马斯等保留地（图16）另外再加

^① 见1961年在内罗毕召开的全非洲水文代表会议上H. 马丁所作的报告，《西南非洲卡拉哈里沙漠所覆盖的一些地区的水文及水分平衡状况》，非洲技术合作委员会出版物第66期，第450—455页。

388 上一块白人的耕地和政府的一些土地,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合二百二十万公顷。其中居民包括瓦尔姆巴德区的邦德尔人及马尔塔赫埃区的纳马人。他们腾出来的保留地改为政府的土地。委员会指出这是质量好的牧区,适合于放牧小的牲畜,包括卡拉库尔羊;这种羊纳马人约有七万三千头。纳马家园里生长的低灌木型植物也很适合放牧大批的山羊。但是,要供应足量的水却是个问题,因而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困难。这个家园横跨大菲什河河谷,这里主要的地质建造是(纳马系的)大菲什河统的长石砂岩、页岩和(卡鲁系的)德怀卡统的冰碛岩、页岩。在这两种地质建造中,尤其是在德怀卡层,地下水是以咸味出名的;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建造中的钻井水所含的矿物成分太高,连牲畜也不宜饮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里对这个事实却只字不提,虽然这个事实在考虑这块土地是否适合做家园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个报告却提到利用大菲什河深水处的水去喷灌河岸小块冲积地的可能性。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毕竟还不能解决普遍缺乏牲畜饮用的优质水的问题。至于水的利用率,这个家园与西部有优质水的施瓦茨卡尔克和施瓦茨岭地区以及东部的卡尔克岭高原相对照,便显得十分相形见绌了。

雷霍波斯人和有色人种 对1870年以来一直占有雷霍波斯地区的巴斯特人,调查委员会只作了一个重要的建议:这个家园的面积必须扩大,把不准买卖雷霍波斯土地的禁令撤销以来白人买下的十二个农场包括进去。这些农场将为巴斯特家园增添73,790公顷土地,使它的总面积达到1,386,029公顷。至于巴斯特家园的社会组织,委员会建议由南非政府与这里的公众协商,决定有关的规定。

雷霍波斯地区被认为是西南非洲中最好的混合放牧区之一;在委员会看来,它的今后发展会受到市民共同习惯的限制,他们总是把农场出租给白人或有色人种,而他们自己却呆在附近的城区里,不去发展他们自己的农场,以便对这个家园的经济建设作出积
389 极的贡献。这个地区距离温得和克的市场很近,又有良好的交通线,委员会觉得这两个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会,能把这个地区变为一个模范家园。但是,这并没有做到。

对于人数达一万二千七百人的混血种人(他们几乎完全在温得和克、沃尔维斯湾和卢得立次的各个工业部门里工作),调查委员会建议让他们定居在安排适当的、宣布是混血种人的市镇里定居,并有权在这里购置产业;同时还建议为他们在奥兰治河沿岸开辟一个面积为九万二千公顷的农村定居点。

总结一下因创建拟建的非白人新家园而带来的土地变动,我们发现这些新土地的四个来源是:

公 顷

A. 白人占有的耕地

(由政府购买)	1,742,820
B. 批给白人佃户的土地	1,663,361
C. 已测量的政府土地	503,515
D. 未测量的政府土地	<u>8,569,106</u>
共 计	<u>12,478,802</u>

除去从考科裴勒得地区拨出的六十二万七千公顷土地以外，这些新增加的土地使拟建的家园的总面积达到三千二百六十万公顷，比现有的土著保留地的面积多50.6%（混血种人不包括在内），使西南非洲的非白人人口每人可得土地七十四公顷。

行政管理 调查委员会建议，每个家园的行政机构形式大致与南非特兰斯凯地区的行政机构形式相类似。对奥万博兰提出的行政机构形式可作为适用于各个家园的普遍格式，但因其它家园的环境不同，也可以予以修改。成立行政机构的第一步是按法律规定建立一个立法会议；立法会议包括：（1）根据官职现在仍在行使职权的统治者，即三个首长或他们授权的代表，和三十二个头人；（2）按各人口集团选民数目比例选出的代表，代表人数由现有统治机构成员决定，但其总额不得超过立法会议成员的40%。

立法会议将逐步从南非共和国班图人管理发展部接管它的立法与行政职权，但不包³⁹⁰括防务、外交、治安、边境管制、哨所、水务、发电及运输等；一切立法须经南非总统的批准。

此外，还规定在每个部落设立一个立法会议执行委员会和部落领导机构，由立法会议决定其成员、执行委员会委员、高等法院法官及部落领导机构成员的薪金。调查委员会建议由立法会议制订家园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在立法会议进行第一次选举时，给予年满十八岁的已登记的男女选民以选举权。立法会议还将设立初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对初级法院的决定应容许向高等法院上诉，而高等法院的决定亦应容许向南非最高法院上诉，以至向南非共和国上诉法院上诉。

对巴斯特人，调查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特殊政体的建议，只简单地提出让巴斯特人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有关规定由巴斯特人与南非政府协商决定。

至于混血种人，委员会建议不为他们建立家园，因为他们不属于从事农业的集团；但为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市镇，组成混血种人地方市镇政权；委员会还建议成立混血种人会议，会议的组成应与南非政府讨论并取得南非政府的同意。

最后，关于布须曼人的政府形式，委员会承认它无法提出什么建议，因为对他们“设想不出他们在现阶段可以参与的自治形式”。委员会只是建议布须曼人的家园应置于一位专员的指导和保护之下，这位专员要听取专家委员会的意见，该委员会中应包括

一位人类学家、一位社会工作者、一位开业医生、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农学家。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关于健康状况的调查、社会福利事业、教育、
391 农业、经济与工业发展；报告最后提出了一个五年计划。这些方面的大部分情况在本书以前各章里已扼要地谈到了，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教育和五年计划具有特别的意义。

教 育

教育这个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在世界许多地区已恶化了白人移民与土著的关系。极其简单的事实是：如果白人移民需要土著仆人，他们就一定要使这些仆人在教育上对他们的主人处于明显的劣势，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保证劳动力的供应源源不断。教育这些仆人就等于让他们与世界上各种政治运动及思想发生接触；当然，从移民的观点出发，这些思想与政治运动是灌输民主、博爱和人类各种基本自由之类不可容忍的有害观念的。白人移民和白人行政长官普遍愿意与“生番”打交道，常常有人断言，这些“生番”要比受过教育的、企图“仿效欧洲人”的土著忠实得多，有用得多。在西南非洲，这种态度要追溯到德国统治时期，那时罗尔巴赫建议说，传教团应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与广泛的活动范围，“但是，宗教的教诲必须基本上排除任何写与读的形式，以免土著了解任何一种欧洲文字”。^①但是在委任统治初期，当土著的教育几乎完全掌握在传教团手里的时候，与上述态度恰恰相反的态度却露头了。国联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常常抱怨土著的教育进展缓慢，政府的拨款太少（只占白人教育拨款的十分之一），并且再三敦促白人履行向土著提供教育的义务。正如政府给这些不满意的回答所表明的那样，政府的态度是：断然拒绝让白人支付土著应该自己支付的教育经费，而白人替土著付款这一原则错就错在让土著“离开他们的自然环境，住在花钱多的两层楼房里，教他们使用电锯和汽犁”；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强迫土著脱离他们的人民的过程，然后让他们漂泊……迷惑，并且成为对提高他们自己的人民的地位无所作为的人”。^②

392 土著对教育的抵制也被当作一个理由，说是不该冒土著发动战争的危险，骗他们接受他们不需要的文化。^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赫雷罗人的不满。他们抱怨说，为他们的子女提供的教育旨在灌输土著比白人低劣的思想，土著的最高任务是一辈子当白人的奴

① 见上注第252页。

② 见1925年《行政长官报告》，第111页。

③ 见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第14届会议(1928)记录，第109页。

仆。^①然而根据行政长官的报告，^②土著对教育的热情在迅速增长，但是委任统治委员会非但没有鼓励这种热情，反而埋怨政府把创办教育的责任转嫁到土著自己头上。“如果在一个保留地里有办教育的欲望，父母首先要向地方会议提出申请。如果会议批准这一申请，会议可向政府推荐并说明学校的规模和校址应建在那个中心。如果政府同意，建造校舍的费用可从保留地基金开支。”^③甚至在委任统治后期的1937年，委任统治委员会估计，对于比白人人口多十倍的土著人口来说，1936年用于“真正土著教育”的经费只占西南非洲全部教育拨款的5%，委员会还表示，“政府这一部分社会工作不管在那个地方都处于完全停滞状态”。^④

最近几年，政府方面认识到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这一觉悟导致政府在五十年代后期成立一个“西南非洲非欧洲人教育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1958年的报告揭示了真实的情况。该委员会回顾说，自从白人殖民的最初时期以来，土著的教育几乎完全依靠传教士热心的帮助，由政府发给津贴以资补助。它还说，政府方面没有表露任何热心促进土著教育发展的迹象，而传教士的主要努力当然是集中在他们的教徒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他们并不把教育看作是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为主要的宗教目的服务的补助品。委员会发现，截至1958年，95%的白人儿童都已注册入学，但是只有75%的混血种人儿童注册入学，而土著的学龄儿童入学的只有30%。所有这些上学的儿童，包括城市里68%的学龄儿童，保留地里40%的儿童，北部地区保留地里28%的儿童以及农场里 393 17%的儿童。在受教育的土著儿童中，有90.09%在初级小学（最低的四个年级：低甲级、低乙级，一年级和二年级），9.1%在高级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其余0.81%则在中学、师范或职业学校。从实际人数看（1958），在低甲级的土著儿童有1,885人，升到二年级时，人数下降至945人；班次越高，人数下降越快，到了九年级，总共只有5人，而读十年级的却一个也没有（注册入学）。

在校学生与失学儿童相比，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委员会把这归咎于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八大土语部族缺乏教师；到白人农场的学校上学往返很困难；土著的习惯要求儿童协助饲养牲畜和操持家务，而且相当多的父母对白人的那一套确实不信任。

政府规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土著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这个原则使充分配备教师的问题复杂化了。委员会发现许多进步的土著教师，包括代表教师协会的教师，都认为这个原则会妨碍真正的进步；他们认为教育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教授一种“世界性语言”，使非洲各族人民能够接触世界上最先进民族的文化，接触人类的思想与观念的

① 见1934年《行政长官报告》，第43页。

② 见1928年《行政长官报告》，第318页。

③ 见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1930年8月6日第18届会议记录，第136页。

④ 见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1937年5月至8月第31届会议记录，第130页。

伟大发展。了解委员会对这种态度的反应倒是满有趣的。由于年老的“不那么世故的”土著是赞成保留本部族语言的，因此委员会得出的“逻辑结论”是，“知识分子在学校里或接受师范教育时是浪荡的”。对照这种态度，人们不免想到安德鲁·默里教授曾对南非土著教育委员会1951年的结论表示异议。当时他声明：“认为教育具有‘社会目的’，而它的功能则是保存和宣扬部族文化，这种概念是和基督教的观点相冲突的，基督教认为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类的社会结构只不过是帮助人过较好的生活”。^①

394 南非政府对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土著语言及风俗习惯所表现的关心，在联合国的非洲人的心目中早就受到了怀疑；在联合国，人们称这个政策是“奴化教育”。在联合国大会关于西南非洲特别教育和训练方案的1705号(XVI)决议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声明，“南非共和国在管理西南非洲这块委任统治地时所追求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使土著居民局限于初级的培训教育制度，其目的是要使土著居民只能担任下贱的工作，以便保留他们对少数欧洲人唯命是听的状态……”^②

非洲教育的新姿态

把非洲新兴国家和其它非洲国家对教育的态度与西南非洲对教育的态度比较一下，这倒是有趣而有教益的。虽然西南非洲估计“识字的人”比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国家识字的人多（例如与埃塞俄比亚的1%—5%和利比里亚的5%—10%比较），占20%—25%，但是非洲新兴国家的政府却有决心克服一切妨碍教育发展的障碍。关于（三十四）个非洲国家发展（热带）非洲教育会议的报导^③表明，在约一亿七千万居民的土著人口中，有一千二百万人“荣幸地”开始接受初等教育；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人完成初等教育，一百人当中只有三人受中等教育，一千人中只有二人在非洲受高等教育。然而，在非洲以外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约有六千人。估计文盲占人口的80—85%，较全世界平均文盲的比例高两倍。准备受教育的学龄儿童介于学龄儿童的2%与60%之间。

395 最感缺乏的是教师。例如，埃塞俄比亚，要在今后二十年内普及初等教育；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增加二万名教师和一笔相当于这个国家全国预算总数三倍的基本经费。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办不到，但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维托里诺·韦勒内西在发展非洲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所说，象这样一个集中反映出来的良好愿望在世界上

① 见格温多伦·卡特：《不平等政治》，伦敦版（1962年），第102页中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② 见1960年2月《联合国评论》，第38—39页。

③ 见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理查德·格林诺：《非洲的召唤》——关于“非洲国家发展非洲教育会议”（1961年5月15—25日于亚的斯亚贝巴）的最后报告的审慎的报导及非洲教育发展计划大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ED/180）。

却十分罕见。为了充实师范学院师资，从英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来了好几千愿意充当教师的志愿人员。“每一级教育取决于更高的一级”，这是公认的事实。在非洲，最迫切的需要是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两种教育应享有最大的优先权。会议认为除了从定期的税收拨出一部分作教育经费外，还可以低息或无息的贷款支付一部分用于教育的经常开支和临时开支。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起草了一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二十年计划。五年计划的目标是把非洲小学的入学人数从学龄儿童的40%增加到51%，中学的入学人数从适龄儿童的3%增加到9%。二十年计划的目标是在整个非洲普及小学教育，30%的小学毕业生能升入中等学校，20%的中学毕业生能受高等教育。为了支付这笔费用，大多数非洲国家将努力使教育经费预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在五年内从3%增加到4%，到1980年则增加到6%。五年计划估计所需的经费达到四十一亿五千万美元，其中二十八亿四千美元来自非洲国家，其余的部分由外界的财源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说：“国际合作与支援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战后时代的良心。大家承认这个世界不能一半穷一半富地存在下去，国际合作是好事。”1966年5月美国总统以同样的语调向出席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三周年纪念日的非洲使节去信说，最近五年内所有外界财源给予非洲国家的援助超过八十亿美元。1966年，美国帮助非洲24所高等院校发展并帮助配备教师，尤其是通过和平队帮助了40所中学和职业学校及21所师范学校，同时还提供了几千名教师；而且在美国大学学习的非洲学生约有七千人。为了使某些非洲大学成为区域性的“在专业上很出色的”训练中心，美国还给予了及时的援助，并“与你们的政府共同研究一个非洲学生规划，使应该上大学的学生能进入非洲的大学”。^①其它国家在财政上的捐献总数是美国的三倍左右。

新的建议

这就是中部非洲教育情况的面貌。中部非洲得到国际友谊的支持和具体的援助，面临着具大的任务。与此同时，西南非洲土著小学的在校人数已从1958年学龄儿童的30%增加到1962年的46%。政府在居民点创办学校，是一项重要措施。这些学校由土著学校委员会及学校董事会监督，据说通过这个办法，家长与学校之间以前的裂痕已大大地消除了。增设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1962年升到八年级的学生只有三十六人（0.08%），升到十年级的只有三人，这个事实似乎是失败的一个迹象；如果南非政府不把土著单纯看作“集团”，而把他们当作个人看待，意识到他们的智慧潜力也象其它所有地方的个人一样具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种失败还是可能补救的。对聪

^① 见美国新闻处1966年6月5日《美国报告》。

明的个人给以鼓励似乎是所有人类社会促进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方法。没有其它东西比“保持非洲人原来的地位”的政策（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更能阻碍土著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不妨问一下，是否有别的什么东西真能取代那曾鼓舞非洲新兴国家的个人雄心和集体雄心呢？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如果一个落后集团感到一个更强大的统治集团把它拉向倒退，它是否还能满腔热情、抱着极大的希望去努力谋求充分的发展？联合国相信“各族人民都享有自决权；有了自决权，他们就能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且“不得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的准备不足作为拖延独立的借口”。^① 联合国有这样的信念是否正确？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极端而不明智的政策，但是，如果可供选择的恰好是一个半心半意的、甚至在内心反对促进落后种族集团教育事业发展的“监护人”大国，那么联合国大会的政策确实有几分象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

对于那些把教育看作是非洲人取得进步的关键的人来说，奥登达委员会的建议是令人失望的。在西南非洲，白人教育的发展似乎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奥登达委员会向西南非洲祝贺，祝贺白人受教育的人数从1921年占学龄儿童的22%增加到1962年的99%。巴斯特人及混血种人在这方面也相应地从8%增加到90%。至于当地的土著部族，正如我们看到的，1958年在校儿童是30%；到1960年则增至40%，到1962年又增至46%；这是一个蔚为奇观的发展，委员会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社会在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委员会关于今后发展的建议包括教育事业的监督权应由西南非洲立法会议移交给南非共和国政府，但规定统治当局（即家园的行政机构）“对他们的教育设施的建立与监督应有直接发言权”。但是，这样的“发言权”到底能发生多大效力却没有说明，只是作了“广泛的建议”，即以后拟订计划和扩建的时候应全面考虑各个家园的需要。至于教师的培训，委员会建议保留为赫雷罗人及纳马人设立的奥古斯蒂纽姆培训学校，并在奥万博兰开办一所政府培训的学校，取代现有的两所教会培训的学校。尽管对技术训练的要求不大，委员会还是建议在奥古斯蒂纽姆培训学校以及在奥万博兰继续对学生进行技术训练，对赫雷罗—达马腊人以及奥万博—欧科范果人杂居集团，还必须提供有关农业和畜牧业的训练。委员会还考虑到培训学校入学人数并不能证明西南非洲的非白人入学后所受的训练是得当的，除非象对白人那样，目前的安排还要继续下去，让他们可以得到奖学金和贷款，以便在南非共和国学习，否则就不可能是得当的。

委员会大部分其它建议涉及的都是次要的问题；至于对非白人实行义务教育，委员

^① 见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xv)：《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第2段和第3段。

会表示,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传统“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而义务教育是不能“从398上面强制实行的,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除非土著居民首先提出这个倡议”。然而委员会说,它收到教师及其他人提供的证据,说是义务教育是必须的,“但是这不是一般人的意见”。委员们的意见与比较保守的见证人的意见是吻合的,但是在那些“广泛的建议”中,我们发现“初级小学的扩建应建立在按部就班地安排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其目标是到1970年时要能容纳每个家园里可能上学的儿童的60%左右”。^①这里发生争论的问题是,这样做是否可以弥补高年级学生的严重不足。

反对奥登达计划

尽管建议用于改善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和教育事业的经费同时增加了,拟建的家园计划仍然受到外部世界非白人社会的严厉批评。在联合国各委员会及联合国大会中,这种批评集中体现在几个决议上。“结束殖民主义特别委员会”于1964年4月及5月谴责关于家园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会进一步加强西南非洲在种族和部落方面的隔离政策。

特别委员会说,这个计划等于是把西南非洲并入南非的版图,这实际上构成了侵略行为,^②因而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声称奥登达的建议是要使种族歧视合法化,肢解西南非洲并使部落之间的敌对关系恶化。特别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担心地注意到奥登达委员会的建议“会产生分割和瓦解西南非洲的结果……并使这个地区并入南非”;特别委员会严肃地确认“西南非洲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和独立”。^③

联合国的其它批评指出:把不同的部落集团看作是“不同的国家”,这种看法是空洞的,因为南非荷兰人后裔、德国人和英国人并没有被这样看待;认为由于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因而不可能成立一个中央政府的建议的实质是公开反对这类政府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已取得成功的事实。“把五十二万六千人分成十二个家园的尝试不是托管制的演习,而是不光彩的旧时代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的伎俩的演习,听了南非提出的全部争论,令人怀疑它就是南非政府的巧妙的托词……为非白人不得参与西南非洲事务辩解。”^④

面对这样的批评,为了避免国际法院受理的这个案件产生更多的法律纠纷,南非政府只好暂时停止实施奥登达委员会关于建立家园的建议和关于重新调整西南非洲与南非

① 见《奥登达报告书》,第1048段。

② 见联合国大会1899号决议(XVII)。

③ 见《联合国每月纪事》,(1964年6月),第1、2卷33页以下各页。

④ 见约翰内斯堡《星报》1964年11月14日第11页。

共和国之间的管理职能的建议，从而集中力量实行奥登达委员会为“加速发展”西南非洲的“各个非白人集团”而提出的建议。

五年经济计划

400 奥登达委员会关于经济的建议是以西南非洲两个基本经济部门之间关系为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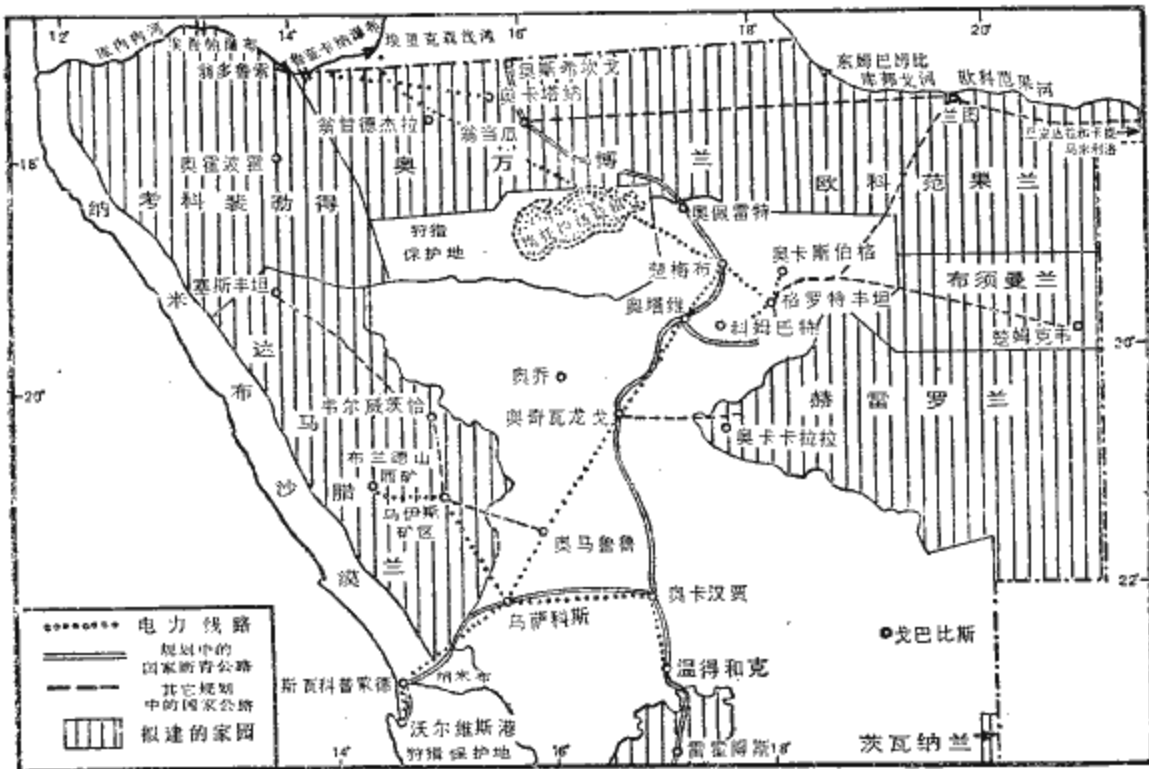


图 18. 五年计划中关于西南非洲北部的一些重要的发展规划

这两个基本经济部门是物资交换部门与给养经济。在物资交换部门，白人在采矿业、捕鱼业、商业和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技术发展已达到一个高水平。白人的高效率农业是以科学的畜牧业为基础的。“白人对这块土地的繁荣承担责任。他们作为农场主、贸易商和工业家扮演了企业家和雇主的重要角色，非白人只能向他们找工作谋生；这些农场主、贸易商和工业家则拥有保证他们作为企业家而获得成功知识、适应能力和经理才能。”^①

401 采矿、农业和渔业占西南非洲的本地生产总数的60%。工业企业和进出口导致了高

① 见《奥登达报告书》，第1285段

度商业化的结构，这个结构几乎全是白人企业家的事，“他们花了许多资本，具有高度的经理才能和技术知识；这一现代化的市场部门，由于吸引了技术不熟练的非白人雇工（实际上已达到可提供的最大限额），让他们在农场、矿山、工业部门或替人料理家务方面充当雇佣劳动者，从而与传统的部门联系起来”。^①

《奥登达报告书》指出，另一个经济部门仍然扎根于传统的给养经济。非白人集团仍然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过着简单的乡村生活，没有技工的传统，也很少积累资金财产。1951年，非白人非商业化的生产活动的产值还达不到西南非洲的本地生产总数的3.5%。^②但是非白人通过出售他们自己地区的牲畜和在商业化的经济部门出卖劳动力，已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白人的经济。委员会感到在安排未来计划的时候，这两种经济是不可分的。非白人将从白人的经济中得到好处。“委员会考虑到现在各个土著部落的文化经济发展已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使广泛的基本开支计划有可能导致本地产品总数大幅度地增加，从而有利于每一个人口集团。”^③

为五年计划所作的“广泛规划”包括各种项目，为供水、供电、公路、飞机场、医院、学校、住宅、购买建立家园所需的土地；但是电力和水是考虑中的两个主要项目，整个计划的费用的62%都是为了供应这两种商品。特殊的项目包括投资四百万兰特在诺特河上修建一个水坝，为克特曼斯霍普供水；在斯瓦科普河上修建一个水坝，为温得和克（六百八十万兰特）供水；在奥马鲁鲁河畔的尼尼斯为达马腊家园和乌伊斯锡矿修建一个水坝（三百万兰特）；在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为瓦特伯格和奥奇托家园地区的赫雷罗居民修建两个水坝（二百万兰特）；购置水泵以便从大菲什河的水塘里抽水，在纳马家园进行喷洒灌溉（三十万兰特）；在奥兰治河畔开辟了有色人种灌溉区（一百三十五万兰特）；在拟建的家园钻井及修建水坝（一百五十五万兰特）；以及奥万博兰渠道供水计划（四百万兰特）。^④

五年计划中花费最大的项目是从库内内河向楚梅布整个矿山系统、然后向温得和克⁴⁰²和沃尔维斯湾的工业区供电。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库内内河的自然特点，^⑤库内内河在马塔拉急流以南约二十哩处流入卡拉哈里的沙质地表，葡萄牙人在马塔拉急流修建了一个小水坝及发电站。这条河在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坡度比较小，缓慢地流向埃里克森浅滩，在这浅滩以下，这条河便流入一片陡斜的区域，其中有一连七个十分显著的急流；在埃里克森浅滩以下约二十七哩处，这条河在高出鲁亚卡纳瀑布二百五十呎的地方奔向

① 见《奥登达报告书》，第315页。

② D. C. 克罗：《西南非洲国民收入及费用（1920—1950）》，载《南非经济学杂志》，第28卷第4期（1960年）第4页。

③ 见报告第1311段(v)。

④ 见第一章。

⑤ 见上注第19—21页。

国际边界。根据与葡萄牙签订的条约，西南非洲在这个地区有权享有这条河的一半径流量，每年共达五十亿左右立方米（约四百万英亩呎）。

上面已经提到在埃里克森浅滩处有一条水堰横跨库内内河，这条水堰可以通过抽水向奥万博平原供水，但是主要的工程是在鲁亚卡纳瀑布处，在这里要修建一个100兆瓦的发电站，装有同步设备并有通到楚梅布的一条220千伏的电线，这项工程需要约二千八百万兰特。为了便于工程的开展和暂时向埃里克森浅滩抽水站供电，电力将由马塔拉电站供应。购买这些电力并把供电线路从楚梅布延长到温得和克和沃尔维斯湾，那么库内内河工程估计的费用就要增加到四千九百万兰特。

奥登达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包括以下各项计划：

	兰 特
1. 从鲁亚卡纳供电（包括从马塔拉的启动电力）	49,000,000
2. 在非白人家园内供水	12,000,000
3. 在白人的家园内供水（诺特及斯瓦科普水坝）	10,800,000
4. 混血种人的住房和公共礼堂	4,000,000
5. 在非白人的家园里建立学校、旅社和训练中心	3,500,000
6. 在非白人的家园里开办医院及诊所	1,500,000
7. 非白人地方当局和家园中立法会议的公共礼堂	1,250,000
8. 在非白人的家园里修建七百哩公路	8,400,000
9. 向白人购买农场并入非白人的家园	17,030,900
10. 买下非白人的保留地	3,831,585
11. 飞机场（建议政府捐献）	3,000,000
南非共和国需要提供的现款数目	114,512,485

由于家园计划暂时不执行，应从上述款项的总额中减去五百万兰特；由于南非政府决定在非白人的家园地区内赞助修建十二条主要公路，上述第八项计划的开支应增至40,900,000兰特；再加上五年内西南非洲的估计岁收纯赤字41,000,000兰特；那么南非共和国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承担的贷款义务共达183,000,000兰特。^①

调查委员会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项目是在库内内河的翁多鲁索瀑布处修建一

^① 见报告第1293段。

个水坝，距鲁亚卡纳下游47公里。高50米的坝墙能不断提供25,000匹马力。若与鲁亚卡纳连接起来，翁多鲁索计划所需要的经费是一千四百万兰特。其它项目包括：在欧科范果河上修建一个抽水站并配备一条通向拟建的赫雷罗家园的管道；雷霆博斯水坝和灌溉计划；在兰图附近欧科范果河上修建一个抽水站，灌溉沿河的五千公顷土地；并在兰图修建一个发电站。这个计划的基本开支达到三千万兰特这一级，这个数目再加上西南非洲预算中估计的赤字，将使南非对这个计划的贷款义务达到九千一百万兰特左右。

南非政府除了为这些计划提供贷款外，还指出西南非洲与南非共和国的专门财政团体及专门技术团体合作所得到的利益^①；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促使人们注意南非政府对西南非洲所作的极大牺牲和“特别的让步”。^②过去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利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利益依赖于一个一贯执行种族隔离方针的具备特殊形式的政府。至于西南非洲的前途，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其它源泉如果不受那些带限制性的种族政策的束缚，是否可以得到类似的利益。这样的提法是否接近了西南非洲的实际问题的焦点呢？

^① 见《南非政府对西南非洲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提议的决议》，南非共和国备忘录 W. P. H-1'64。

^② 见报告第1293段。

第十八章 现实问题

在前几章所讨论的事件和意见的纷扰中暴露了相当明显的人文问题。在1860—1960这一百年中，人类似乎已是经历了，或勉强挣扎经历了人类关系的一个阶段，到达了另一个更高阶段。在十九世纪中叶这一阶段，不管是采用强者掠夺弱小部落领土的那种较原始办法，或是采用世界较文明强国的“强权即公理”的那种政策，总之，人类处于伤害和掠夺阶段。人们发现：赫雷罗人占据着西南非洲的最好牧地，据推测，这些好牧地可能是从布须曼人，岩石—卡弗人，或以前据有该地的其它种族集团那里夺得的。德国出于同样的掠夺要求，霸占了西南非洲，而且，象所有开拓殖民地的强权国一样，带上了以“保护”为名的慈善假面具，不管赫雷罗人或其它种族集团愿意不愿意，强迫他们一律接受保护。英国面临塞西尔·罗得斯在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两地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授予他特许权，要他好心肠地管理好刚从非洲暴君（并不次于野蛮人）的残酷凶恶中挣脱出来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情况是佯装不见的英国一向密切注视着。^①

是保护还是神圣委托？

西南非洲有权势的白人制造事故，摧毁防御设施，掠夺他们想望已久的土地，迫使不幸的土著居民沦为奴隶，借以建立他们的文明，其过程几乎完全相同于同时在南罗得西亚的情况。这个地区受保护，被占领，被并吞，被开化，再次证明“强权即公理”是有效方式。不过上述过程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根源。1919年获胜的人类领袖们看到，为了扩张个人和国家的权势，四年内竟死亡了千百万人，毁坏了那么多家室，他们决心要结束这种状态。因此，“反对并吞”成为建立这一伟大原则而斗争的战斗口号，这一伟大原则，如果没有南非人路易斯·博塔的智慧和博爱，^②可能由于英联邦某些领袖们的反对而被抛弃了。

不过，伟大的原则倒底占了上风。凡原则所牵涉到的那些地方的人民，是“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奋战的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人们”，这一原则的表现形式是把这些人民委

^① 见本书第十一章。

^② 见原书第267—268页。

诸于“文明的神圣委托”。的确，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和“反对并吞”的原则中体现出来的人类新标准，已为人类的领袖们接受了。从1914—18年的艰苦战争中，经过凡尔赛会议上人类良知的努力，“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诞生了”，虽然它还柔弱，不能自立，只有靠着人类对它的看护和养育才能真正生存下来，但它充满了能够改变人类关系的崇高正义。但是，盟约受到了诽谤，被说成是没有法律内容的东西。不过，说实在的，人类的伟大精神洞察力并不产生于法院，虽然在时间的进程中，它或许不得不多多少少以法规的形式被严格地体现出来，可是它的真正威力，却潜在人们的内心。^①

决心接受人类新标准是一回事，在人和人的接触中苦心贯彻它又是另一回事。盟约是否真包含着兄弟般的切实情感呢？凭着这种情感，强者和弱者互相冲突的愿望和野心，就不是根据“强权即公理”解决，而是在互相磋商寻求公理的基础上解决。这样，当然就得放弃霸权、独裁和白人至上之类的想法，虽然有时还不得不武断地作出些特殊决定。

在凡尔赛和会以后，在西南非洲的局面中，一个非常顽固的人物詹·克里斯琴·史末资出头露面了。1918年史末资在他的《国际联盟：一个切实的建议》的小册子中，倡议世界联合组织新概念时，就没有把非洲列入规划。他认为非洲是“野蛮人的居住地区，他们不但没有自治的能力，连欧洲人意识中的政治自决思想对他们都不适用”。史末资对非洲土著的意见，显然，多年来没有改变，因为1930年他在纽约市政厅对公众的演说中，还有侮辱非洲土著的话，他把黑人说成是“最有耐心，耐心仅次于驴子的牲口”。当布克·华盛顿^②创办的美国塔斯基吉学院的院长莫顿博士对他提出抗议时，他⁴⁰⁶回答说，他说这话是表示对黑人的钦佩。史末资的话，引起了许多美洲黑人学者的强烈公愤。^③他们注意到，后来当“政治家们在准备写联合国宪章时，曾引用史末资说的话：‘为维护白人至上的固定政策，除了疯子外，南非所有政党都一致同意’”。^④不晓得什么缘故，人们总感到，积极推行白人至上的政策，和在志愿基础上承担起黑人发展的责任，是格格不入的。人们不禁要问：西南非洲当局一开始就采取灾难性的步骤，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对非洲土著的人身价值和潜能的这一固定意见，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南非对国际联盟的非并吞政策的失望和愤怒。据史末资在联合国组织刚成立时，费尽心机要把西南非洲并入联邦的事实，似乎就可以解答这一疑念了。

① 参阅勃罗斯和史末资以及克里孟梭，见第十二章。

② 布克·华盛顿（1856—1915年）是美国著名的黑人作家和教育家。——译者

③ 参阅雷福德·伍·洛根：《美国黑人对非洲的看法》，载《现代非洲》（1955年），第217—227页。

④ 同前，引文取自《新共和国》，1945年4月23日，第558页。

白人的态度

我们已经知道，^①在1818年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关于西南非洲土著居民和德国人对其虐待的报告》问世了，这一报告是由温得和克行政长官公署编写，由伦敦皇家文书局作为蓝皮书发表的。写这报告的目的在于指出：由于对待土著居民的种种暴行和官方的失职，德国不适于保有西南非洲这块殖民地。报告说，这些暴行积弊日深，迫使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奋起暴动，结果之一是暴动者的土地被没收，其中部分土地为德国移民据有。^②关于赫雷罗人遭到屠杀，以及从卡拉哈里回来幸存者受到虐待的情况，前文已有交代。德国不准死里逃生的赫雷罗人拥有土地，甚至不准他们拥有大牲口，只准他们，或许更说得恰当一点，命令他们在他们原有的土地上给白人当仆人，他们无疑受到了粗暴的而且常常是残忍的待遇。警察的鞭打，移民的“家长式的惩罚”，加上德国在其它殖民地的暴行等等，促使世界舆论普遍谴责德国这个开拓殖民地的强权国。上述的几次暴动被认为是非人类所能忍受的不公平的虐待的结果。

当德国部队在西南非洲战败以后，赫雷罗人分得一些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上的耕地和牧地，这些土地本来是赫雷罗人在德国统治时代以前和初期所占有的地方。赫雷罗人是否知道这些具有充分水源的农场只是归他们暂时占有，对这一点是不能肯定的，但他们肯定是满意这样的土地的。后来行政长官为土著居民着手选择土著保留地时说，保留地的划界“要使外出干活的土著可以把他们的牲畜放在保留地内，并把老弱病残都集中在那里”。当局任命了一个小小的委员会去调查保留地可能提供的劳力情况，委员会奉命要尽可能保证土著居民的满意和安宁，并使白人确信保留地是土著的永久居住地，并要土著管理部门抓紧工作，免得土著放荡懒散。委员会建议：采用一般的隔离原则，把土著居民迁离开基本上是欧洲白人的居住区；采用为避免白人把土地出租给土著的政策；为土著居民安排更卫生更自然的生活条件；提供一些设施，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保留地。委员会为实现这些目的而选择到的地方，竟是贫瘠仅次于纳米布沙漠的西南非洲最贫瘠的牧地，整个地区是可怕的几乎无水的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赫雷罗人由于新行政当局对他们背信弃义，感到非常愤怒，因而拒绝迁离他们在硬地裴勒得草原的临时农场；结果，他们的小屋全被焚毁，他们被强制离开。

行政长官在他的1922年报告中诉苦说，他所体验到的最大困难，在于使赫雷罗人明白，由于德国人和新迁入的南非移民的既得权利，绝不允许在这后一阶段再去考虑他们

^① 见前，第十一章。

^② 见前，第九章。

要收回若干旧有赫雷罗兰土地的请求了。单凭这点，联邦政府的政策已昭然若揭：就土地而论，最好的必须归于白人；而对土著居民，则最坏的也是够好的。有些不了解西南非洲地理的人，认为整个北部地区始终为土著所有。我们应当提醒他们一下，北部地区，除欧科范果河沿岸某些小块土地外，全部不适于甚至有害于牧畜和耕作，是决不可能取得耕牧成效的地方。最好的耕地牧地，大家都知道，是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其东部系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其西部系纳米布。采取对待土著居民公正合理的土地政策，的确，对完成“神圣委托”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新行政当局一开始就未能做到，这不仅是一个失策，而且在道义上是悖德的行为。

谁是“居民”？

德属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的第二条第二段写道：“受委任国应尽量增进本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在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和南非政府代表之间的讨论中，政策问题的关键常常在于：谁真正是委任统治书所提到的居民？因为西南非洲属于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所明确适用的“丙”类委任统治地，因此，可以认为：委任统治的拟订者心目中所想到的，只有“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奋战的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一些人民”。如同我们所知道的，^①在凡尔赛和约中，就有关于遣返前德属殖民地德国国民的条款。德国其它殖民地的遣返工作，已执行完毕；不过遣返与否，还是由受委任国决定。

1913年西南非洲地区的白人，共14,830人，其中约1,800人是德籍南非人。如果德籍南非人全被遣返回国，则在西南非洲刚成为委任统治地时，“西南非洲的居民”应当是十九万土著非洲人，以及五千左右雷霍博斯的巴斯特人，此外，再也没有其它居民了。南非政府决定准许留下不遣返的德国人，约6,374人；1,800个英籍南非人自然也被允许留下。如果把在军事占领期间就已来到西南非洲的南非人也算在内，则到1921年底，在西南非洲共有7,855个德国人和10,673个“英国人”（大都是南非荷兰人后裔），他们组成“西南非洲居民”中的白人部分。

令人怀疑的是：欧洲人应该形成西南非洲人口中的实质部分是否是凡尔赛和会的意旨？盟约第一百二十二条，即条约中遣返条款，完全准许受委任国政府对旧德属领土行使其职权；至于受委任国在委任统治地安置其国民的权利，条文内也没有明文规定禁止，至少凡尔赛和会三巨头之一说过，可以这样办。^②因此，从委任统治一开始，居民

^① 见第十二章。

^② 见原书第265—266页，劳埃德·乔治在英国下院的发言。

就有白人和非白人之分，他们的人数比例大致为1:10。

南非联邦代表们在和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来往中，常常提醒委员们，关于西南非洲白人民居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也列入在受委任国所承担的责任之内。随着时间的转移，白人和非白人的比例也有所变动，在1921年白人人数为19,714，非白人人数据官方估计为203,951（或许过高）。在此后的几次人口调查中，白人和非白人人数在1936年为31,200和289,300，在1946年为38,020和305,128，在1960年为73,464和452,540。在1946—60年期间，白人人数有高速率的增加，这大半由于移民的缘故，在非白人增加数内，移民仅占极少部分。

基本问题

在西南非洲的行政管理中，黑人和白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而发生的冲突变得明显起来了。冲突的问题有：政治代表问题，预算分配问题，土著教育问题，土地分配问题，联合国关系问题，以及种族隔离问题等等。

政治代表问题

从委任统治一开始，西南非洲的行政管理中就没有非洲人的实际发言权，白人且认为这是当然的事。行政长官在他的咨询委员会中任命一位熟悉西南非洲土著情况的议员作为顾问；这位顾问可能是，事实上也就是一位政府官员，他除非准备冒罢官的危险，
410 否则对争论的事件，顶多不过发表一点考虑周到的意见。在1925年的宪法中，土著事务留归南非政府掌握，行政长官是南非政府代理人。此后，土著事务都以南非联邦规定的格式为样板。在议会中没有土著代表，所有议会议员都从移民和其它白人中选出。主要司法官，对非白人而论，是治安推事，他们是从联邦司法部抽调去的，对土著管理简直没有受过什么训练，行政长官把他们看做是农场主和土著工人之间“最好的桥梁”。他们的职务，在于“保护和奖励移民”，就另一方面来说，也在于保护土著。他们必须担保做到，对懒惰和放荡的土著加以惩罚。根据1936年西南非洲委员会所目击的一个重要证据，西南非洲并不使最好类型的治安推事感兴趣，因此，西南非洲的治安推事，一般说来，都“非常之软弱无能”。^①我们还看到，移民们在西南非洲政治事务中的优势和他们的确实过分的自尊。^②看来，无论治安推事或行政长官本人，都不敢抵制移民们的希望和要求。结果，土著不仅在西南非洲的议会中没有政治代表，而且在地方上，即使

① 《联邦政府》，第26期，1936年，第201—202段。

② 见原书第303—304页。

是通常审判，都得依靠治安推事，而治安推事又总感到不得不把移民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看来，根据西南非洲的情况，如果没有人能鉴定他自己的案件，把案件委托给和被保护一方有利益冲突的统治集团，让统治集团去进行判决，那诉讼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胜利的了。

预算分配问题

在经济领域内白人和黑人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在西南非洲这样的白人殖民地，需要劳动力。对四千公顷到二万公顷的农场，如果没有七个左右的工人，农场的活就不可能干好。土著非洲人，不论他们有什么优点和缺点，都显得对工作没有份外的热情，只要在食橱内还有粮食，他们就认为在非洲赤热太阳下工作没有什么意思。行政当局能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如同非洲许多其它国家一样没有向土著征税，用以强制他们工作。但是，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强制，例如，有许多保留地很小，只可以收容老弱病残，但并不能让成年男人豢养牲畜为生，他们必须出卖劳力过活。就北部而论，还不是这种情况。起初，传教士奉命敦促他们的教徒报名参加警管区内的的工作，大概由于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的不满，这一命令被取消了。劳动介绍所为了保证每年从北部招募一万左右的工人，采取了各种引诱手段，如配给全套服装等以完成定额。从南部地区招募到的工人每年一般可达四万人。

由于非白人缺少有实力的官方代表，西南非洲年度开支拨款也受到了影响。在1923—24年度到1946—47年度期间，年度开支从1932—33年度的六十七万二千英镑，增加到1946—47年度的二百八十四万五千英镑。而专用于非白人事务的经费，仅从三万英镑增加到十二万英镑，其中还包括土著事务部门官员的薪水。当此事被提交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讨论时，联邦代表说，既然土著居民不交税、对岁入没有贡献，他们就无权指望为他们拨款。此外，有人争辩说，拿白人所交税款供给土著居民，会纵容坏他们；如果土著居民把白人捐赠给土著信托基金的款项，用于保留地发展的各项开支上，白人对此也许会更加重视了。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对上述论点的回答是：保留地内有关供水和医疗卫生设施的费用，应从政府基金中拨给，指望土著居民把很少的信托基金用在这些事情上，是十分不合理的。被保护人有权得到保护人的支援，在严重干旱和不景气时期，如果西南非洲财力不够应付土著发展（如供水及医疗卫生设施）的必要用项，受委任国作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应该乐意地提供这些必要款项。^①

后来，当西南非洲的繁荣达到正常情况时，用于非白人服务事项和土著地区的拨款，比以前有所增加，但是要精确地估计白人和非白人从委任统治地的经费中应得的份

^① 见原书第317页。

额，却越来越困难，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不过，白人分到的那一份，显然要多得多。

非洲人的教育问题

412 在教育方面，^①大部分经费用于白人身上，给予白人以一切方便和鼓励，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建造校舍。近年来白人入学的机会几乎已达百分之百。为混血种人开办的教育事业，并不太落后于白人。但土著教育事业的进展毕竟太慢，1958年好歹受过点教育的儿童只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三十，上学的人数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二是在初级班。土著教育经费仅为西南非洲年度开支的百分之一。政府认为经费少得可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土著除对地方当局（城镇立法会议和部落立法会议）交税外，不再交其它税，而且土著公众对教育不感兴趣。而在另一方面，土著父母埋怨政府利用教育给孩子灌输土著低劣于白人的思想，并埋怨说，政府强调保持土著的语言和传统，是一个阴谋，其目的在于保持非洲人的落后状态，搞“奴化教育”。可是统治部门断言，非白人的教育制度是健全的，对土著教育的唯一格言是“欲速则不达”。联合国各委员会的批评家们断言，缓慢非白人教育的发展，可能是旨在为白人谋利益的一种策略。不过，按目前加速发展的规划，1970年的目标是让百分之六十的非白人学龄儿童受初等教育。

最迫切的要求之一是要有更有效的师范教育，而非白人自己则一致希望提供一种教育，特别使他们可以掌握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这样，他们就能够得到有关国际事务的第一手资料，摆脱当前仰仗官方认为合适而给予的那种报导。

土地分配问题

政府拒绝赫雷罗人收回他们以前在赫雷罗兰所占有的部分家园的要求，并采取强有力的白人殖民政策后，就着手进行逐渐发展的计划。西南非洲北部，对白人来讲，没有多少耕作或牧畜的价值，就留给了考科裴勒得人、奥万博人、欧科范果人和卡普里维部落人。413 奥万博和欧科范果诸部落可以为南部的白人移民提供主要劳力，因为奥万博人几乎占整个西南非洲总人口之半，且经常遭受干旱和饥荒，招募他们当工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北部地区被认为是非白人的永久居留地。东部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也完全不适于白人殖民，虽然看去有引人的萨瓦纳群落平原，但没有地表水，草的蛋白质含量低，磷含量尤其少，易引起跛病（沙地裴勒得草原病）和缺磷后遗症，因此，这类地方不合于作为白人殖民区。瓦特伯格东区，埃普基罗，以及东部的一些保留地，可以分给赫雷罗人。显然，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并不十分熟悉西南非洲这些地区的真正特点。

^① 见第十七章。

在西南非洲西部,纳米布的沿海地区,无疑是毫无一般居住价值的。但内纳米布,在过去缺乏其它土地时,曾分配给白人移民,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因为那里的雨量太少而且不稳定,大多数年份都不能提供可靠的牧场,碰上降水好的年份,这一地区的草原作为辅助牧地倒是有价值的,但要作为白人世代据有的牧地,又嫌太干燥了。目前当局在买回这一地区的白人农场,等于承认以前在移民政策执行中犯有错误。

在西南非洲南部,虽然雨量如同内纳米布的一样少,但情况不同。低灌木型植物并不象牧草斐勒得草原一样,直接依靠降水的季节变化。灌丛^①的抗旱力很强,灌木嫩叶又是卡拉库尔羊的非常合适的草料。如果一个牧羊场主拥有一万到二万公顷足够大的地面,他的事业就会相当兴旺,但在最干燥的地方,一头绵羊必须由十公顷的地面供应。在这一地区的邦德尔人保留地的悲剧是德国人造成的,德国人为了惩罚邦德尔人的暴动,把他们土地削减得小到不足以养活全部人口。而南非政府在委任统治开始时,就确认了面积削减的保留地,实际上就是赞同了德国人的行动。

卡拉哈里和纳米布,除了几个特殊地点外,都不适于白人移民;高原硬地斐勒得草⁴¹⁴原有优良牧场和地下水,被认为是西南非洲的最好牧场。除了较小面积的保留地(家园区)和巴斯特地区(合计约一万平方哩)外,几乎整个高原硬地斐勒得草原,现在都成了白人的耕地和牧地,其面积约为十四万平方哩(合三千六百万公顷)。^②

对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土地分配,作相对的比较,并非简易的事情。比较容易的是,取各种族集团的总人口数,找出每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如表9所示,就白人而言,仅大约百分之七的白人是牧地和耕地的真正占有者,另外,农村的白人人口,只要一包括农场所有者的家族,也就包括了不在农场的其他人,好在农村人口数字和我们人口调查得到的农场人口数字比较接近。就非白人来说,可以设想西南非洲北部的所有人口;几乎都是农村人口,而且就部族意义说,应把他们看做是土地的所有者或占有者。与此相反,在南部,非白人的农村人口,包括全体农场工人,白人农场主拨给他们的小块地皮,其面积仅稍稍超过二万八千公顷。在南部,可算是非白人占有的唯一土地,就是保留地或“家园区”。因此,白人和非白人每人所有土地的最近似估计值,只有比较每个白人农村人口所占的牧耕地面积,和每个非白人在南北部家园区所占的地面,两相比较而得。这一比较列在表9内。

表9取白人农村人口和非白人家园区人口作为最好的比较根据,得出白人每人分得的土地多于二千公顷,非白人每人所得仅六十八公顷。即白人每户所占土地,是非白人每户的三十倍。不过,这还不是唯一的差别。白人农场都多少有点充足的地下水以满足

① 见第三章。

② 为政府购回的内纳米布农场除外。

畜牧的需要，而非白人家园区里却有大量土地没有地表水或地下水。要精确地说出这类土地的面积，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根据保守的估计，还可以说出这类土地的大致面积。例如在考科裴勒得，除非在雨后的短期内才有水，通常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可能没
415 有水，在奥万博兰有百分之五十，在欧科范果有百分之九十。在东部沙地裴勒得草原保留地，瓦特伯格东区，东部地区和埃普基罗等地，除非在雨后的短期内才有水，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没有水。这六个家园区的总面积约为六万三千平方哩，其中约四万五千平方哩，只有在雨后的极短暂时间内，还可利用一下，实际上是无水之区。从家园区的土地总面积内除掉无水的四万五千平方哩(合一千一百七十万公顷)，土著保留地仅约一半土地，有适于牲畜的地下水或地表水。据不久前的报导，在白人耕牧地区内，由于没有水而不适于牲畜的土地百分值，还不可能得出估计数字，不过无论如何比非白人地区的要小得多，因为西南非洲的三万五千个钻井机，仅约五百个用在家园区内。^①在白人耕牧地区内，平均每一农场有七个左右的钻井机，加上河床上的水井以及在数量上比家园区要大得多的农场小水坝，保证了白人农场区适于畜牧的土地，较诸土著保留地的，其百分数高得多。

表 9 1960年白人和非白人的土地分配(a)

白 人	
总人口(数)	73,464
农场所有人和承租人数	5,216
农村人口(数)	19,426
白人农场面积(公顷)	39,010,127
农村人口每人土地数(公顷)	2,008
白人总人口每人土地数(公顷)	531
非白人	
北部家园区人口(b)(数)	286,476
南部家园区人口(数)	37,759
家园区的总人口(c)(数)	324,235
南北部家园区面积(公顷)	22,030,022
家园区人口每人土地数(公顷)	68
非白人总人口(c)每人土地数(公顷)	50

^① 参阅《奥登达报告书》，第409页，第411页。

(a) 资料来源：《奥登达报告书》，表 6，19，29，第 96 节；南非共和国，《农业人口调查》第 34 期（1959—60），表 3 和表 5。

(b) “家园区”和“土著保留地”同义。

(c) 包括雷霍博斯巴斯特人，但占有极少土地的其他混血种人除外。

即使白人和非白人的适用于畜牧的土地相对面积，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来，大致轮廓还是弄得清楚的。那就是：白人自己占有西南非洲的最好耕地，若按最有利于白人事业的办法来计算，即按总人口人头数计算，白人每人为自己选取的十倍于他允许非白人占有的土地，但按确实领有或占有土地的人数计算，白人每人的土地面积三十倍于他分给非白人的土地面积。如果把水的利用率也计入在内，比例数可能达 50:1。

从奥登达的报告书可以看出：计划中的新家园使非白人比现有家园多得 50.6% 的土地面积，每人可分得七十四公顷。^① 这是真正的增加。但不幸的是，非白人新增加的土地主要是沙地裴勒得草原和纳米布或亚纳米布，因此，除达马腊家园外，这些地区并没有使非白人的一般情况发生大改变。

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援助

人们怀着几分宽慰的心情，看到人类关系从如同南非批评家们所说的“掠夺的白人移民政策”转向其反面，由受委任国和委任统治地的这样一种关系所取代。德国终于给予饱受战祸的西南非洲以内部和平和有组织的管理，这样做有无可置疑的利益，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在南非已能继续这一进程。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南非和西南非洲实行共生关系以来在财政经济上的实际收获。在 1927 年到 1937 年期间，当西南非洲最倒霉的时候，南非联邦给予西南非洲的贷款达五百七十七万八千兰特（合二百八十八万九千英镑），全部用做西南非洲的基本经费和填补岁入的亏空。^② 这些借款的累积利息，计达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兰特（九十万零五百英镑），从 1937 年到 1945 年，西南非洲一直没有付息，至今这笔账仍作为缓付账。在运输方面应该看到的是：根据 1922 年联邦议会第二十号法令，西南非洲政府的铁路和港口，归属于联邦的铁路系统，成为联邦铁路系统的组成部分。西南非洲铁路营业，从 1922 年到 1963 年的积累损失计达五千一百万兰特（二
417
千五百五十万英镑），这已由南非政府负担。在过去十年内，南非政府对铁路系统的近代化和铁路车辆的制备，其基本投资已达一亿零五百兰特（五千二百五十万英镑）。

^① 《奥登达报告书》，第 111 页。

^② 关于这一项目和下列项目，参阅南非共和国备忘录，《政府关于西南非洲事务调查委员会建议事项的决议》，(W. P. H—'64)，比勒陀利亚（1964 年），第 4 页。

因开办南非到西南非洲的定期航空业务，南非政府又多损失了二百万兰特以上；用于西南非洲治安事项的经费达六百五十万兰特（三百二十五万英镑）；这些款项都以现金支付给西南非洲行政部门，有底账可查。

有些账不容易结算出来。南非表功说：它为西南非洲的牛和乳制品提供了一个又赚钱又稳定的市场，这笔生意利润是无法估计的。另外，西南非洲的大部分食品和工业品，都是从南非市场进口的，因此，南非商人从中牟取了相当大的利润。南非向西南非洲移民，这对南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在委任统治初期，西南非洲人曾大谈特谈南非向西南非洲移民所得到的好处，说南非“放出了许多人到西南非洲，让他们定居下来，并从政府得到很多财政援助”。^①而南非并没有因此拨款给西南非洲，就是南非对西南非洲的贷款也是按正常利率贷给的，只是到了后来，才作为缓付账搁下。

南非向西南非洲殖民的最大好处，或许是委任统治使南非的军事安全有了部分的保证，从而大大地消除了敌对国家侵略南非的可能，西南非洲对南非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正在日益增长。最近几年内，一批批得到外国政府财政援助的“暴动者”，在外国政府的鼓舞下，潜入了非洲大陆，迅速改变了中非和南部非洲的战略形势。非洲在赶走了“欧洲殖民凶神”之后，紧跟着又来了新殖民主义的七个魔鬼；^②新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世界霸权和专制政治。而且，“新非洲”的政治家们为了证明他们国家已经独立，便和反西方的力量结成同盟，但由于他们没有经验和缺乏政治素养，他们可能卷入使他们国家无法自拔的运动中去，这种危险正在日益增长。在南部非洲，这种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威胁，只能促使加紧防御准备。

联合国的影响

就联合国组织解决现实而迫切的军事局势而论，它还力不从心，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联合国连它本身的存在似乎都在受到威胁。西南非洲的土著政治领袖们曾提过这一问题：总的说来，经常向联合国组织请愿，是否是浪费时间？不过，除此而外，他们还能采用什么办法呢？非洲有些国家还从来没有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过的时机，他们的“解放”是人家慷慨且自愿地授予他们的，而这些国家又感到被剥夺了为“夺取”自己的自由的那份光彩。他们看到，在南非和西南非洲有为自由而斗争的挑战，同时，又有可能为自由而斗争的机会，即使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的非洲弟兄。现在，为南部非洲人的自由而斗争的这一战斗口号，不仅出现在非洲统

^① 参阅第十四章。

^② 七个魔鬼指骄傲、贪婪、淫欲、暴怒、好吃、嫉妒和怠惰。——译者

一组织的会议中，甚至出现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审议中。联合国对这样的军事意图，没有提出过什么谴责之类的建议，与此相反，当南非严肃地对待这些威胁，着手采取反对侵略的自卫步骤时，联合国组织公然斥责南非在作军事准备。在联合国组织内，会不会由于非洲人的投票权，^①竟根据白人在非洲做什么都错而黑人做什么都对这一假设，而制订出步调一致的政策呢？挑剔联合国的一些白人批评家们甚至相信，这一假设已坚定不移地、或许已无意识地在支配着这一世界组织的思想和决定，因此，在联合国的会议中，看不出任何不偏袒一方的正义。不过，不管怎样，整个联合国组织在有一个问题上，几乎是一致的，即种族隔离是错误的，它是应该被铲除和消灭的一种罪恶。

是分别发展的种族集团还是统一的人民？

我们已经看到了南非和联合国组织间，从1945年到1963年期间，在西南非洲问题上的冲突。我们且已探索了种族隔离政策的特质及其进展情况。^②我们看到：问题的焦点 419 不在于，两个种族集团同意在财产、地位、机会都均等的条件下并列发展是错误的；而在于，伴随着种族隔离政策的地位、财产和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于社会上和法律上按种族特征把一个集团当作劣等集团看待；这样的种族隔离政策或“分别发展”才是绝对错误的。联合国组织内的人类各族代表就是这样认识隔离政策的。

最近，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是，于1964年6月通过了《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③这个决议旨在特别催促南非：

“……立即结束在种族隔离那一类专横法律体制内所制定的、正在进行中的审讯。安全理事会特别支持和赞成专家小组的主要结论，即‘应促使全体南非人民进行协商，从而在全国水平上决定整个国家的前途’。把联合国的决议和西南非洲形势联系起来看，尽管南非政府认为组成委员会的专家们不能胜任工作的意见是如何地正确，但委员会主要建议的价值并不决定于委员会成员对西南非洲当地情况的了解，而是在于尊重世界的不可抵抗的而且改变不了的解放新精神。为要扭转严重危机，必须结束殖民，以及和殖民有关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一切做法”。^④

下述问题虽然显得十分愚蠢，但仍然不妨提一提：如果当地居民不要解放，那怎么

^① 联合国在二十一年内，会员国数已由原来（1945年）50个增加到121个，其中非洲国家，占38个。因此，虽然他们的人口仅是全世界人口的8%，但在联合国内的投票权占总投票权数的31%。

^② 见第十六章。

^③ 参阅联合国每月纪事，i-3（1964年7月）。

^④ 联合国决议1514(XV)1960年。

办？如果他们就要种族歧视，不仅是他们和白人之间的，而且是他们种族集团之间的种族歧视，那又该怎么办？奥登达委员会在它的西南非洲事务调查中，“得到了这一印象”，即“许多居民集团对其它集团怀有强烈的反感，他们宁愿要有他们自己的家园和村落，认为在他们自己的家园和村落内，他们才保有居住权利、政治上的发言权和自己的语言，免受其它一切集团的干扰”。^①在调查中，委员会委员们似乎更加强了他们所得到的上述印象，他们明确声明：“委员会经过考虑后得出的信念是，让各个种族集团继续保有其家园区，这符合各种族集团的最高利益，而且按照各种族集团所宣称的意愿，这些家园不但应该照旧继续存在，而且要变得越来越独立”。^②经过考虑的这一信念，后来在调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形成为：既然集团之间的差异具有如此深刻不可消除的性质，那么，把所有集团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政策就是不现实的、不健全的和不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按照他们原来的局面才是会同意的，绝不能把理想主义先于现实主义。

正是在这一要点上，公平的评论者有理由怀疑，委员会委员们的政治前提对他们的推论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土著居民的领袖（不仅包括那些因统一而蒙受损失的酋长和头人，而且还包括受过较多教育的村落成员的代表）能有机会共同自由地讨论统一的含义与成立统一社会的利益吗？在这些问题上，政府的薪金和政府为奖励人们与政府专员切实合作而发的奖金，并没有导致言论自由。与此相反，凡是反对政府的人都很容易被扣上鼓动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帽子，并由于他们发表的意见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正是这种可能性，驱使最聪明的非洲政治家们认为：有了独立并不等于有了一切，但是没有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因为一个民族不管怎样好，也是不应该统治另一民族的。

与此同时，各个种族集团与政府代表之间能否有充分和自由的协商，以便找出双方可能达成的程度不同的统一意见呢？对这一问题，许多西南非洲人回答说，他们完全清楚人民代表的要求。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除非在举行协商以后，否则，谁也不能说协商会有什么结果。或许的结果，十之八九是对抗和挫折，达成协议的可能顶多不过百分之十，说不定比这还少；不过，只要是从些微的善意和相互尊敬出发，在寻求基本正确东西的坚强意志推动下，有时看来是办不到的事情也可能竟会办得到。

今后的步骤

我们在研究西南非洲和罗得西亚两地的历史时，发现了和非洲同胞直接交往的价

^① 《奥登达报告书》，第187节。

^② 《奥登达报告书》，第1434节。

值。

塞西尔·罗得斯和他的两个朋友汉斯·索尔和约翰·科伦白兰德，冒着极端的危险，和马塔贝莱的首长们就政局的错误，讨论了几个月，总算拯救了新殖民地，避免了马塔坡山区的血腥战争，消除了沉痛的世仇宿恨。^①可是，冯·特罗塔却嘲笑说，收容赫雷罗人会意味媾和，因此，他下达剿灭命令，从而导致了两年多的反抗和被征服种族的仇恨。

今后发展的途径，似乎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围内。白人不能再认为“种族问题”是集团利益的冲突问题，与个人无关。实际上，种族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种族的个人对另一种族个人的尊重问题。

白人常说，非洲土著无法达到现代世界所要求的治理国家的那种智力标准。对绝大多数的部落人来说，也如同对其它大陆大部分市民一样，这当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有天才的、且受过足够教育和训练的个别人来说，肯定是不正确的。公正而不带偏见的观察家普遍承认，非洲人在最近几十年内已显示了他们的才能，这些才能以前曾一度被认为是他们的智力所不能达到的。^②有些白人行政官员不愿意或拒绝承认非洲人的才能，这在非白人观察家们看来，其目的在掩盖和辩护他们只操心他们自己孩子的教育发展的行径，并为他们忽视对个别有天赋才智的非洲人的发展的培育和鼓励而辩解。

我们非洲白人必须勇于承担不利于我们的事实。人类给予了我们神圣委托，要我们培育和促进西南非洲土著人民的利益，但明显的事实表明，我们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根据独掌在我们手中的法令和行政措施，逐渐占有了大部分最好的土地，而⁴²²分配给土著居民的，却是大片极贫瘠的土地。我们利用西南非洲的自然资源，给予我们自己孩子尽可能好的教育，但对我们神圣委托下的人们孩子，我们却没有给予任何适当的教育。我们政策的后果是，大多数土著居民被迫为我们劳动。这一切是我们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名义干出来的，可是，我们的政策和态度却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人类要求我们把下列各项作为采用新政策的一些最初步骤。要我们：

1. 废除种族隔离或分别发展的任何政策，包括对西南非洲土著各族人民的种族歧视和低劣条件在内。
2. 建立一个确能代表西南非洲各族人民利益的行政部门。
3. 同意西南非洲土地的公平分配。

^① 见原书第248—249页。

^② 参阅马尔弗恩爵士的联合广播演说中的声明，见哈里·富兰克林：《不神圣的婚姻，中非洲联盟的失败》，伦敦（1963年），第230页。

4. 规定一个教育制度，它将尽可能快地加速非洲土著人民的发展，并使他们适合参加西南非洲行政管理中的部分工作。

其它的发展工作，自然将接踵而来，不过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尽量保证我们有诚意改正我们的错误，并圆满完成我们的神圣委托。

我们南非白人，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挑战，我们断定，如果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安排西南非洲的命运，我们就会得到所有善意人们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改正错误，那非洲的和其它地方的敌人就可能从中渔利；后者正在寻求道义上的借口，为他们进入非洲“解放被压迫者”而辩解。

第十九章 结束语：世界法院的判决

423

作者写成前几章以后，和世界各地观察人士一样，怀着关心和拿不定的心情，等待国际法院关于西南非洲诉讼案件的判决。法院受理案件的经过和判决，对一些“现实问题”，能帮助说明什么呢？

书 面 诉 状

应当回顾一下：对南非的诉讼，开始于1960年11月4日，当时埃塞俄比亚帝国和利比里亚共和国，各自向法院登记处提出了申请书。关于申请书中提交公断的各项争执，上文已作交代。^①1961年4月申请人递了备忘录，详细陈述事实，作为控诉被告南非的证据。备忘录提交的公断各项，在某些重要事项方面与申请书有所不同。为帮助了解案情后来引人注目的发展，特将这些重要事项，全文记录于下。^②简言之，申请人请求法院声明，西南非洲是委任统治地，南非对西南非洲继续负有国际义务，包括把居民请愿书转递给联合国，把管理该地的年度报告提交给联合国等义务。

提交公断的第三条指出，南非在西南非洲实行种族隔离，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和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提交公断的第四条谴责南非所采取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各方面的政策，未能尽量促进西南非洲居民的物质福利和社会进步。在提交公断的第五、六、七、八、九各条，谴责南非阻挠西南非洲居民的自决机会，谴责南非在西南非洲建立军事基地，谴责南非没有把年度报告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居民的请愿书也没有转递给联合国大会，谴责南非未得联合国同意，妄图对委任统治条款作实质的修改等等。

关于种族隔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在备忘录中把种族隔离描述为一种统治制度，这制度根据种族、肤色和部落，对居民的地位、权利、义务、机会以及负担等，擅作规定，随意分配。它忽视有关集团或个人的需要和能力，而是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

^① 见原书第373—374页。

^② 西南非洲，第二阶段判决，《国际法院报告》，1966年，第12—13页。（这一报告在以后通称为西南非洲，第二阶段判决）。提交公断各项见本书第331—332页附录三。

权利从属于少数人的爱好。申请人说，在对事实的记录作了认真而客观的审查后，势必得出这一结论，即在西南非洲实际执行的种族隔离，是受委任国故意的且成体系的做法。受委任国用它来排斥“土著居民”，不许他们参加该地任何重大活动，只把他们当做不可缺少的普通劳力或奴仆加以使用。^①

申请人后来在答辩中补充说：

“种族隔离政策和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第二段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引入委任统治地居民生活中的差别和分化，不是根据个人的特性和能力，而是根据各个‘集团’的社会地位。这一政策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意图和后果（他们补充说）构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前提，申请人正是根据这个前提提出控诉的。所有其它前提、论证和结论，都从这一重要前提派生，并附属于这一重要前提”。^②

被告在六卷抗辩备忘录中，详细地反驳了原告指控的蓄意压迫。被告认为他的政策和措施，事实上，是为了增进西南非洲全体居民的福利和进步。被告并提出，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已随国际联盟的解散而废除，因此，被告不再承担委任统治下的任何法律义务。被告在这一提交公断的另一争执中，请求法院声明被告从前在接受委任统治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如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报告、说明、并服从其监督等等，已因国际联盟行政院的解散而撤销，但是这监督机构并未为联合国任何机构或任何其它组织所接替，因此，被告并无向联合国或其它组织提交关于西南非洲管理报告之义务，或转递该地居民请愿书之义务。关于申请人提交公断的第三、四、五、六、九各条，被告请求法院声明，在申请人所声称的任何方面，被告并没有违反委任统治书条文或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义务。

在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问题上，被告请法院注意这一事实，即在委任统治期内，两位申请人从未提出备忘录中所说，即被告在委任统治中管理不当。被告把申请人的诉讼案件，看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联合国大会及其委员会内开展的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申请人实质上仅是名义上的当事人，真正的当事人是非洲的一些独立国家，他们的目的在于争取西南非洲的完全独立和自治。

非洲的独立国家在1959、1960、1963几年会议的决议中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争取非洲所有地区都能无条件地获得国家独立，包括西南非洲在内，他们怀着这一目的，建立了一个领导委员会，“以便决定诉讼的程序和策略”。

关于种族隔离政策，被告认为称之为分别发展更为恰当。它不是一个统治政策，恰

^① 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对南非案件，海牙国际法院 1960—66 年间有关西南非洲诉讼程序的官方纪事，第 103 页（比勒陀利亚，情报部发表，该书从许多卷数的法院记录中选出有价值的选录）。

^② 同前，第 105 页。

恰相反，是在用逐步进展的方法，探求结束保护人的至上权，完成被保护人的解放。政策的道义基础和理想目标依据的是人权，尊严，自由，不考虑种族，肤色，或信仰等的一些近代概念。达到这些目的的最好办法，是种族统一发展呢，还是种族各自发展呢？这正是争辩的焦点。分别发展的倡导者们认为，企图强迫西南非洲各种族合并成为一个民族整体，那只会导致各种族间的压迫和斗争。^①

口 头 辩 论

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备案起诉的期限定在10月20日，1964年12月23日案件第二阶段（就争执的是非曲直）进行审讯预备就绪。1965年3月15日到7月14日和9月20日到9月29日，法院分期公开开庭。在公开开庭期间，法院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和辩护律师的口头论辩和答辩。在1965年3月30日的审讯中，南非的辩护律师提议，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案情无法达成一致，法院应到西南非洲领土进行就地视察，法院且应视察南非、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两个国家（国家由法院自作选择）。这一提议在1965年4月27日到5月4日的审讯中，受到申请人辩护律师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被告意图召集三十八个证人或鉴定人，用他们亲身的感受来证实该领土的情况。^②不过法院只批准了被告的证人事项，并宣布就地视察各地区的提议，要等到全部证人都已作证，双方当事人的陈诉都已结束后，才作商议。

继被告提出就地视察的提议之后，申请人的策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申请人的辩护律师通知法院，除非论据为申请人特别否定，他们对被告肯定的事实或否定的事实，不作争辩。口头诉讼的记录如下：

本记录内所载全部事实，按照申请人的意见，与本案法律上争议有关，但是未经争辩的……申请人已通知被告和可敬的法院，被告书面诉状内关于案情的全部和任何肯定的事实，如未经特别否定，将来和现在都承认为属实。申请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没有必要对肯定的事实再进行辩驳。因此，为诉讼程序着想，这些被肯定的事实，虽然由被告写成冗长而又卷数繁多的记录，也只可通过引证载入申请人自己的诉状。^③

根据特别法官范维克的意见，这些承认大大改变了当事人间的争议效果。

“对备忘录和答辩中所陈事实争论得最激烈的都是这类断言，即被告的政策，无论在意图上或在效果上都是压迫人的。这些断言已被引证列入提交公断第三条和第四条。

① 同前，第126—8页。

② 关于申请人决定承认被告所提出的论据，召集的证人数目由三十八减到十四。

③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43—4页。

因此，申请人交付公断的争执，如以有争议的所谓压迫为根据，申请人在逻辑上便不可能承认被告肯定的事实或否定的事实是正确的。这一逻辑……终于逼使申请人修改他们提交公断的第三条和第四条，普遍删去了备忘录第五章内的引证部分，删去了备忘录第五章第一百八十九段和一百九十段的全部引证部分（在这两段中断言对方压迫行为的争论似乎特别激烈），且明确了申请人单依据答辩书第二百七十四页上规定的所谓非歧视或非隔离规范……以及‘标准’。”^①

因此，申请人提交公断的第三条、第四条必须更改。更改后的条文如下（法院判案仅审议其最后提交公断文本）：

3. 被告通过法律和条文，官方方法和措施（这些在诉状内都有列举），实行了种族隔离，也就是，按照种族、肤色、民族或部族的血统，分别规定西南非洲居民的权利义务；这样的做法，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和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中对它所规定的义务；被告有责任立即停止在该地区推行种族隔离政策。

4. 不管是用可适用的国际标准或国际法律规范来衡量，或用两者同时来衡量，被告都没有通过它在西南非洲境内实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等政策和法律条文以及官方方法和措施（这些在诉状内都有列举），去尽量促进该地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和
428 社会进步；被告没有这样做，是违反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和盟约第二十二条中对它所规定的义务的；被告有责任立即停止上述违约行为，并应采取一切实际行动来履行条文所列举的义务。^②

“……用可适用的国际标准或国际法律规范”这一短语，从此成为法庭上争论定义的主要而不可少的一部分。据申请人的代理人说，“因此，摆在法院面前的问题是：组织起来的国际团体的进行程序，是否最终形成了国际标准或国际法律规范，或国际标准和国际法律规范两者。”^③ 代理人说，这成了申请人诉讼案件的“核心”，就看他们在这方面是否站得住。^④ 如果拿最后的一批提交公断的争执对照申请书内申请人原来的申诉，显然，凡是根据任意妄为，蛮不讲理，不公不义和伤害人类尊严等行为而提出的申诉就不见了，依据所谓被告未能做到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第二段中的规定事项而提出的申诉也不见了，只有依据被告承认为违反了所谓国际规范和(或)标准的行为的申诉还在。有人以为案件这样缩小，目的在于缩短诉讼程序，或是免除法院就地视察，否则，法院可能认为需要就地视察。事实上，法院最后也否定了就地视察。

口头辩论阶段的最后一批提交公断的争执，“……因而旨在包括使它们明确而毫不

①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44页。

②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5页。

③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45页。

④ 同上，第155页。

含糊语言的表达内容是，法院应当认定下述政策根据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第二段来衡量是非法的。这个政策是：分配权利、负担、地位、特权和义务的根据，不是个人的特长、能力或潜力，而是整个集团、阶级或种族”。^① 凡是区别、歧视、或隔离等政策，不管它们实际上促进还是没有促进全体居民的进步和福利，用申请人代理人的话来说，“……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许可的”。^② 这样，在最后一批提交公断的争执中，争论就局限于这一问题，即非歧视或非隔离规范和(或)标准是否存在，可否应用于目前这个委任统治。

法官范维克指出，因为申请人的代理人在结束陈述前一瞬间，才把上述问题当做唯一的争论焦点，双方当事人诉讼前，从未把这当做协商解决的题目，法院在听取异议的初步预备阶段也没审议过它，备忘录也没有按照法院规章第四十二条的要求提到过它，而且也从来没有人指出，以这为基础的争论是委任统治书第七条第二段所说的那类不能协商解决的问题。申请人申诉的论点，根据的是联合国大会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许多决议和大会最近通过的建议文件，例如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公约草案，关于消除各种形式种族歧视的宣言，关于消除各种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草案。按照国际惯例以及为文明国家所承认的普遍法律原则，申请人认为这些文件，符合了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的要求。

被告进行反驳，指出委任统治书第七条第二段将法院的司法权限于“有关委任统治的解释或应用”的争端。如果有人认为根据集团、阶级或种族的地位的差别，应该禁止，那么就应当有明确的语言加以规定。情况恰正相反，因为委任统治书只在有关军事训练、烈性酒和饮料那些条款内，规定差别。委任统治书且核准南非法律适用于委任统治地。大家知道，不仅南非法律包含差别，就是其它委任统治国的法律也是如此。根据规范或标准而提出抗议，从未有过，现在申请人这样提出还是第一次。^③ 被告所要强调的是，委任统治委员会也好，国际联盟行政院也好，都未曾尝试规定标准，以此作为约束委任统治国的法律规则。被告坚持，如果从前国际联盟的机构，未能按照申请人所争论的那种意义来规定标准，即使联合国大会可以代替国际联盟的机构，也同样没有这样的权力，因为法院本身在1955年解释这种情况时曾说，“……大会不应采用这样的监督方法，或是强加这样条件……因为这不符合委任统治条款，如果用国际联盟行政院采用的标准和方法来衡量，这样的监督也是不得当的”。^④ 国际关系权威人士在口头申诉中提供了有趣且重要的证据，指出无差别法则在现在尚未被普遍遵守，恰恰相反，差别在

①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52页。

② 同上，第154页。

③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56页。

④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64页。

法律上和官方法令上，在许多国家内，包括申请人的国家在内，倒是存在着的。^①两个申请人国家，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都没有遵守这个所谓规范或标准。被告指出这是有力的重要事实。

法院的判决

口头辩论和答辩于1965年11月29日结束。1966年7月18日院长珀西·斯彭德爵士宣读了法院的判决。院长在声明中追述了按照是非曲直进行诉讼的过程，包括交换书面诉状，当事人的口头辩论和听取证人的意见等等，在这过程中当事人提出了各种问题，进行争论，例如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是否仍然有效；受委任国是否仍有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报告的义务，受委任国是否尽量促进了“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和社会进步”等等。申请人还断言，被告未得联合国大会的同意，企图修改委任统治条款，申请人认为联合国大会在这个和其它问题上已接收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权力。

然而，在所有形形色色的问题中，有一个关系到案件的是非曲直并具有优先考虑其特性的问题，即申请人在诉讼程序第二阶段的地位，他们在申诉中的法律权利或利益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甚至比委任统治是否继续存在还要重要。

431 要了解法院作决定的根据，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即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并不是一个特殊情况，它只是许多委任统治之一。所有委任统治，除有一个例外，都是由国际联盟行政院以决议形式确定的。各委任统治书的实质性条款，分为两大类。每一证书都具有主要条文，规定受委任国的权力，及其对委任统治地居民、国联以及国联诸机构的义务。这些可称为“委任统治的行为”或简称“行为”条款。其它条文把国际联盟会员国当作单独国家，授予他们或他们的国民以一定的权利。这些可称为“特殊利益”权利条款。就西南非洲委任统治来讲，这些权利限于传教自由条款内（第五条）。此外，委任统治的每一证书，除有一例外，都包括司法条款，规定要把争论提交给国际常设法庭，在本诉讼第一阶段则理解为提交给本院，即国际法院。

法院所要裁决的问题是，委任统治方案，就其总体说，有没有把法律权利或利益（这利益不同于政治利益）归国际联盟会员国单独据有，各个会员国有无权利要求贯彻委任统治书的行为条款，或是，这一职能是否仅应专属于国际联盟，而并不属于单独的会员国。法院如果认定，这一权利或利益根本不存在，那么法院对申请人其它提交公断事项发表声明，就显然做得不适当和不得其所了。

法院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回顾委任统治制度刚建立的时期。如果委任统治制度

^①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170页（法官范维克单独意见）。

迟许多年才建立，如果早就会料到例如国际联盟终会撤销及因而产生的后果，那么（在这些假设下）产生的方案就不会牵涉到这一问题了。国际联盟在司法和结构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这基本原则指导国际联盟的一切工作），那就是盟约第二条的规定：“国际联盟在本盟约下的行动，只有通过大会和行政院来执行，并由常设秘书厅予以协助”。如果国际联盟作为整体的行动，受到这样的制约，那么，一些个别会员国对⁴³²于有关国际联盟的事情，更不能越轨行动，除非盟约某一条文有特殊规定。

盟约第二十二条规定：受委任国是国联的代理人或受托人，而不是个别国联会员国的代理人或受托人。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的序言第三段中提到，受委任国承担“代表国际联盟执行委任统治”，但证书里并没有特别提到受委任国实在担保或可能承担代表其它机构执行委任统治。提供年度报告的义务是“为了满足国联行政院的需要”；至于对个别国联会员国，盟约并没有给他们其它什么任务，除非他们是行政院成员，那才能通过参与大会工作而发生作用。国联的个别会员国，只有参与了联盟借以完成其职责的那些机构的活动，才能参加行政管理程序。

法院参考了有关文本和法律文件，考虑了国际联盟的结构，认为：就是在国际联盟时代，申请人作为单独国家，也没有各自独立行动的权利或从事国联集体体制活动的权利，责成受委任国如实地实行委任统治以履行“神圣委托”。这一权利原是专属国联，由国联主管机构行使。如果情况并不如此，那就意味着，国联各个会员国都可以直接向每个受委任国进行交涉，要求受委任国对委任统治地的管理作出解释或说明。在委任统治制度下，显然没有任何有关的法律文件指出过这样的权利。如果有的话，国联行政院的权威就会受破坏，国联行政院的行动就可能由于有四五十个拥有监督权的独立中心而受挫折。按照国际法院的意见，申请人在国联时代既然没有这种有争议的权利，那显然，他们现在也不可能有了。

法院转向性质更广泛的一些问题。有人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就足以产生法律权利⁴³³和义务，因此法院可以而且应该按此办理，但法院却不以为然。法院认为：它是法庭，只能考虑以法律形式所充分表达的道义原则。据说，法律的存在是为社会需要服务的。不过正是由于这一理由，法院只有通过自己的一套法规，在法规范围内为社会需要服务，否则它的工作就不是应做的为法律服务了。人道主义的考虑可能是制定法律条文的鼓舞基础，但并非就等于法律条文。一切国家在这些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但利害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它本身就明确具有属于法律的特性。因此，一切文明国家在执行“文明的神圣委托”中，都有利害关系。但文明的神圣委托必须是比道义和人道主义理想更进一步的事物，赋有明显法律特性的事物。文明的神圣委托为要产生法律权利和义务，必须表现于法律，披上法律形式的外衣。就当前案件而论，神圣委托的原则，已用委任

统治制度作为它唯一的司法表现。它是道义理想凭借委任统治体系，体现为司法制度，正如盟约第二十二条第二段中指出的那样。总之，法院认为：神圣委托的原则就任何一个特殊委任统治而论，没有什么司法内容以外的残余，它不可能超越整个委任统治制度而自动地产生法律权利和义务；就是在这个制度之内，这些权利和义务也只有的确凿条文规定下才存在。

法院说，其次可以设想，即使申请人和国际联盟其它个别会员国，具有如法院认为的那种法律地位，这也只限于国际联盟存在期内是如此，随着国联的解散，以前属于国联本身或它的主管机构的权利，可以说已转移给了国联解散时还是它会员国的那些个别国家。不过，并没有什么法律原则可以保证上述的结论；决不能认为已解散的国际组织的成员，能够拥有以前当会员国时还没有过的权利。

434 另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论据是：就法院的见解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在没有一个机构有权要求受委任国如实地完成任务，这种见解一定是难于为人接受的。法院认为，企图从这一论据作出这种推断那是不能允许的。某些所谓权利，如果根据对已知情况作出了合法判断，而被发现并不存在，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必须加以承认。法院不能为了回避这些后果而假设有那些权利存在。这样做不外乎是，干着的是重要的立法工作，而实际却在完成政治目的。赞助任何政治目的，不管如何可取，毕竟超越了法院的职责。

法院接着谈到更具体的争议。这争议起因于1962年12月21日法院关于权限的判决及其措词。首先争论的焦点是：申请人的法律权利或利益问题已经法院判决，不能重提。关键的问题是，初审时对异议的决定，决不能排除掉对案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的追究，更不能把它作为根据案情是非曲直作出的最后决定。因为事属中间判决性质，对是非曲直问题，不能预作判决，所以关于申请人有权援引司法条款的决定（就这一问题而论，这是唯一要求法院作出决定的问题，或法院可以决定的问题。）与关于申请人没有根据是非曲直为其申诉提出法律基础的决定，在这两决定之间并无矛盾。

原告争辩说，委任统治书内司法条款第七条第二段已授予实质的权利，可要求受委任国实施“委任统治行为”条款。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这一意见，其理由是：司法条款没有规定当事人是否有实质权利，只是说，如果当事人果真有实质权利，是否可以向司法机关起诉，为他们的权利而申辩。鉴于没有专门说明司法权利的专用段落或文句，法院认为，关于这一特别条款没有什么依据可使它成为下一条款的例外。这条是，在原则上，司法条款按其效能而言，仅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法院鉴于这一条款中有些词语，例如，“不管什么争端”，和“关于……委任统治条款”等，准许把有关委任统治任何条款的争端提交法院，因而认为这些词语不足以承担申请人对它们提出的要求，

435 也不足以避免使援引这一条款的国家擅自为申诉的内容建立法律权利和利益。

最后，法院考虑了所谓“必须”论据：为保证受委任国如实地履行委任统治行为条款，就必须向法院申诉。根据这一论据，作为国联行政院一员的受委任国，既然可以否决行政院的任何决议，那么委任统治制度的拟订者，必须提供一些办法，以免受委任国随意藐视委任统治。拟订者本来可以很容易想出一些更有效的办法，不致于听任国联一些个别会员国采取未经确认的偶然行动，这是很明显的。但明摆着的事实是：关于委任统治的“行为”条款，其意旨决不是让行政院有权把它的见解强加于各受委任国，因为现行的委任统治制度使行政院不可能这么做；同样，其意旨决不是要受委任国必须遵守法院的见解，或者受委任国应按委任统治“行为”条款对国联个别会员国负责，这种情况并没有不符通例之处。在国际范围内各种义务绝不能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加以实施，这是规律，决不是例外。法院如果接受申请人的论点，就等于接受这一主张，即尽管国联行政院完全满意受委任国执行委任统治的做法，但国联的任何一个会员国还是可以单独发动法院的司法权力，宣称受委任国的做法为非法行为，尽管国联盟约本身所规定的“担保”条款，并没有关于诉诸法院的规定。按照国联用以实施委任统治制度的方法和程序，应通过论辩、讨论、谈判、和努力合作等来开展工作，后来也确是这样做了。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申请人的论据等于是一个恳求，要求法院准许团体中任何成员具有固有权利的等价物，可以为着辩护某种公共利益，进行诉讼。不过，目前存在的国际法却不知道有这种权利。

法院觉得最后不得不指出，全部的“必须”论据，归根到底似乎还是根据性质超出⁴³⁶法律范围的考虑，是事后才知道的那种思想过程的产物。所谓必须如果存在的话，那是存在于政治范围，从法律观点看来，并未构成必须。如果法院参与事后问题的诉讼程序，那就超越了它作为法庭的职责。可能有人主张法院有权运用目的论原则作解释，采取弥补不足程序的办法。按照目的论原则作解释，就必须发挥文件的最大动力，以便保证达到盟约文件的基本目的。但是，这样做，势必要牵涉到修改的过程。权利不可能单凭想当然而假定其存在；法院不能弥补缺陷，因为这么做，就超越了正常司法行动的范围。

根据这几方面考虑，法院判定：就申请人所提出的主张，不能认为已确定有属于他们的任何法律权利或利益。而且，由于院长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原来赞成票与反对票相等），法院决定驳回埃塞俄比亚帝国和利比里亚共和国的要求。

投多数票的七位法官是：法院院长珀西·斯彭德爵士（澳洲），法官维尼阿斯基（波兰），法官斯皮罗普洛斯（希腊），法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联合王国），法官莫雷利（意大利），法官格罗斯（法国），和特别法官范维克。这七人中仅法官莫雷利和范维克附上了各自的意见。投少数票的七位法官，各自发表了不同意的意见，计

有副院长顾维钧(中国),法官科列斯茨基(苏联),田中(日本),杰塞普(美国),帕迪拉·纳沃(墨西哥),福斯特(塞内加尔),和特别法官劳伊斯·姆巴内福爵士。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百零五页的报告中,判决词和院长的声明,只占用了五十八页,其它页数都是各别意见和异议。

各 别 意 见

限于篇幅,不能把所有各别意见写成简单摘要,现特选录一些,或许可以说明他们发言的一般大意。法官莫雷利支持法院的这一判决,即申请人申诉所依据的权利,一经证实并非申请人所固有,法院非驳回申诉不可。申请人没有申诉权利,只是驳回申诉所根据的理由之一;委任统治权的失效,可能是另一根据,这一根据甚至被认为比申请人没有申诉权利,在性质上更为根本。^①法官范维克的意见,大致说明并补充了支持南非方面的法律论点。因为持异议的法官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谈到判决本身,而且牵涉到案件的各方面,法官范维克认为,投多数票的法官至少应有一个出来发表意见。

在提异议这方面,副院长顾维钧的温和讲话中有一条关于本案人道主义和法律各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意见。他说,承认文明社会神圣委托的概念,其本身自然只意味着,在道义上或人道主义上有义务尊重这个委托;但是,这概念一旦成为委任统治制度的基石,并体现于以它为基础的法律文件,如盟约第二十二条和委任统治书第七条第二段,那么,在联系文件而解释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权利和义务时,务必充分考虑到这一概念原则。他坚持说,这种方针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说是,司法上的立法。它只是合法地应用已被承认的解释准则,以便充分发挥委任统治的政策、目的和精神的作用。^②

法官田中持有多少相同的态度。他说,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不管国内的或国际的,都关心实现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理想。利害关系只要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就可以称为法律的利害关系,它不仅涉及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问题,且瞩目于其它国家的遵守义务情况。^③

法官杰塞普发表了长篇意见。他认为法院的判决毫无法律根据,判决所确实依据的是这一主张:即使(如同法院在1962年所决定的)申请人在本案中有权起诉,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法律利益,有权争取是非曲直的判决。这一主张没有任何权威根据,因

①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65页。

②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228页。

③ 同前,第253页。

为它所建议的是一个全无价值的程序。他说，法院没有理由在案件的开始阶段就中止不⁴³⁸前，借以避免对基本问题作出决定。这问题就是委任统治地的隔离政策及其实施，和履行神圣委托义务，究竟有无矛盾。至于规范和(或)标准的“中心问题”，申请人的基本争论本应从词义学的泥坑里摆脱出来，免得论辩常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虽则联合国大会及其它国际组织决议中反复声称，不得创造法律，但是借助国际标准或准则解释委任统治，那是无可非议的。“据我的意见，既有这样的标准存在，就应加以利用”。^①法官杰塞普继续说，有些情况必须加以考虑，例如生活、环境、社会标准等发生了变化，法律对这些变化决不应该忘记。这些变化当然包括联合国宪章第一、五十五、七十三诸条的要旨，和全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自从1945年以来，受委托国一直负有使托管地人民准备独立自主的职责。“这目标既不是空想，也不是妄想；有些以前被委任统治的国家现在已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和管理过它们的国家享有同等的主权。”^②申请人认为受委任国实施种族隔离是违反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和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委任统治义务，并把它提交公断；判断这一争执的工作，是应交付法庭裁判的问题，不单纯是政治问题。“申请人对委任统治的适当管理具有法律利益，……要求法规保护，恰当无误……据我意见，法院对案件的实际是非曲直，应该作出判决”。

法官帕迪拉·纳沃在其异议中指出，真正的是非曲直，必须从这一角度考虑，即受委任国所负的职责，不仅要尽量促进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福利和发展，而且要采取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方法；这些手段方法，按其真正本质，不能违反本来预定的目标。

“为结束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是我们时代国际社会不可抗拒的意志”。他主张，法院应考虑舆论的意见。

法官福斯特强调说，唯有法院这个组织可以宣告隔离政策是否有助于委任统治书第⁴³⁹二条第二段中所规定的目的；“因为受委任国顽固地拒绝接受任何国际监督，今后还有谁能使法院查获委任统治中可能出现的、成千上万非洲人受害遭难的弊端和违法情况呢？”^③

最后，关于这个问题法官姆巴内福说，申请人在两套提交公断中控告的主要理由是种族隔离作法。法官断言，种族隔离在性质上是压迫人的，专断的，残酷无人性的；因此，其本质与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第二段的精神是不相容的，而且是违反这段精神的。姆巴内福在他的最后一段话中似乎总结了持异议的法官的一致意见：

“假设国际联盟还存在，发生了象本案这种情况，被告执意推行国联绝大多数会员

①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433页。

②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440页。

③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482页。

国认为不符合委任统治义务的政策，同时又坚持自己的政策并没有违反委任统治规定，他既不想改变政策，也不想同意任何妥协解决办法，那么这个争论如何才能得以解决呢？法院判决书说：委任统治书没有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任何补救办法，这就是说，当年国联会员国是明知留有这个漏洞的危险的。我倒觉得条文第七条第二段的制定，就是为着应付这种情况的。国联本身固然不能借助解决争端条款，但是国联任何会员国，如果愿意担起重任，提出争论，援引解决争端条款，以便保证受委任国如实地遵守委任统治条款，我认为这和条文第七条第二段没有什么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援引这一条款起诉，没有且不可能破坏国联或委任统治的性质。相反，国联会员国为捍卫它所赞助的神圣委托而这样干，那是符合它作为会员国的职责的。”^①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法院的判决，无疑会引起法律学家的讨论。C. J. R. 杜加德^②在440 新近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引证了麦克奈尔勋爵^③和赫希·劳特帕爵士^④的话，他指出，法庭在探索当事人双方订约的意图时，将以解释条约的许多规定作为指针。不过这些规定，对于法院判决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只是法官借助其它手段得出的结果所体现的一种形式。所谓其它手段，必须包括各个法官对司法功能本质的见解，和对他所属的某一解释学派的指导方针：“限定派企图把国家的主权限制到最低限度；目的论派指望实现条约的目的，其主要武器是箴言‘为了使事情不致彻底失败’中所表示的有效法则”。杜加德坚持说，关于这一法律观的分歧，显然存于本判决中：多数票赞成限定论，少数票坚持目的论。

罗萨利恩·帝金斯博士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法律过程并不仅仅在于应用某些条文于特殊场合，它还要解释某些条文的范围，是否确已引伸到了特殊场合。正是这一解释的功能（这在确实缺少中央立法机关的国际制度中特别重要），使得各个法官的个人观点和哲学如此地密切相关。”^⑤

非法律界的观察人士，普遍感觉诧异，案件的主要实质问题，经过了这样冗长的诉讼程序，依然没有解决。他们不由得产生了很多想法：例如，判决是不是为了回避许多困难问题，因而悬而不决呢？判决果真如同疾病和死亡那样出于偶然的机会有吗？要不然投票大概就会是另一结果吧？就申请人显然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的代理人来看，判决终究基本上是公平的吗？法院成员的人选数应如何变动，判决才会反映联合国大会极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如果那意见是正确的话）？

① 关于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判决，第503页。

② 西南非洲案件，第二阶段，1966年载《南非法律杂志》，第83卷，第9期（1966年11月）。

③ 《条约法》（1961年），第365页。

④ 《条约解释中的限定解释和效力原则》，1949年，载《英国国际法年鉴》，第26期，1948，第53页。

⑤ 《国际法院及西南非洲》，载《国际事务》，第42卷，第4期，1966年10月，第586页。

其它意见直接批评了法院对国际法采取形式主义和传统因袭的做法，据说，国际法所根据的原则，是欧洲旧强权国所发展并为他们自己利益服务的。有人问，时代难道没有要求对今天的法律问题的研究不要象过去那样狭隘吗？最近要选举任期九年的新法官，让两个非洲人获得正式席位，这难道不是可以庆幸的事吗？^①关于这一点，加拿大首相在一次报告中说了中肯的话。他指控国际法院现在表现为牺牲黑人正义、实施白人法律的白人法院了。^②

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及时地表示了对判决的失望，其实是表示了厌恶。结束殖民主义的二十四人特别委员会，在1966年9月15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联合国应立即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由联合国立即负起直接管理西南非洲的责任。9月27日联合国大会考虑了一项决议草案，由大会主席从会员国政府中任命一个委员会，直接负起对西南非洲行政管理责任。代表们在辩论这一决议中，都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了失望，并共同认为法院在1950年、1955年、1956年发表的三次咨询意见，和1962年的判决依然有效。有些发言人以为取消委任统治是正当的，其理由是：南非由于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了委任统治条款和联合国宪章原则。没有记录下来任何人曾经提起过，法院在1950年的部分意见：“决定和变更国际地位的权限，取决于南非联邦取得联合国的同意。”^③

亚非代表们表示出沮丧神情，认为法院受理已六年的案件，最后法院还在法律术语中找遁词。一位亚洲代表控诉说，西南非洲经过了四十年的委任统治，当地居民中还没有一个人能胜任律师、医师、工程师、牙医、或是国家注册的护士。英美两国同意南非已丧失了掌管委任统治地的权利。苏联代表要求停止对南非采取调解的政策，因为南非本身剥夺了它自己掌管委任统治地的任何权利，应该取消南非的委任统治，如果南非拒绝执行大会要求的步骤，那就请安全理事会和非洲统一组织采取联合行动。苏联代表要求，委任统治一结束，西南非洲应立即独立，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如果认为需要过渡时期的话，那就应该委托非洲统一组织领导西南非洲走向独立。

南非代表说，这一种决定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因此，他希望理智不至于为机械重复的口号搞得模糊不清，口号式的控诉，其实在国际法庭上早已彻底破产了。南非的目的是：保护各族人民，不拘种族来源，都可以走上自决和独立自主的道路。

荷兰代表辩护了国际法的创立。虽然法院没有提供什么解决的办法，但应正确看待国际法，不应忽视国际法的主体正在以空前速率成长。就是在这联合国大会内，有好些

^① 参阅罗伯特·W·施里弗纳：《西南非洲案：1962年复审》，《非洲论坛》，第2卷第2期（1966年）。

^② Jaretundu Kozonguizi 引自1966年8月10日《祖得和克报》，他说，西南非洲在案件诉讼中，存在程序上受骗之感。同前，第24页，27页。

^③ 参阅原书第331页。

委员会正在许多不同领域内为确立法律原则而工作。宣布原则的这一普遍愿望清楚地证明了国际法确有必要的这一基本信念。他说，当前国际法的情况，是差不多一百年经历的结果。国际判决虽有起伏，但不可能影响整个制度的存在。或许，宪章可能修正，以便联合国在国际法院前可以获得如同单独国家那样的确认地位。

1966年10月27日，由五十四个亚非国家发起并经十九个拉丁美洲国家修正的一个决议：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并宣告南非没有管理西南非洲的其它权利，该地立即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这一决议在大会上以一百一十四票对两票（南非和葡
443 萄牙）通过，有三国弃权（法国、马拉维、联合王国）。决议全文见附录四。决议建立了西南非洲特别委员会，由十四个会员国组成，其任务是：“推荐在西南非洲实际可行的管理办法，以使领土居民可以运用自决权而达到独立”。

这样，联合国不啻在海洋图上没有的海洋上做了一次航行。这种情况还没有过先例。南非坚持，联合国这一步骤完全不合法，并宣称要坚决用一切手段对非法侵略作斗争，以保护西南非洲。

本章在概述法院案件及其余波快要结束之前，我们也许还可以注意和这次诉讼有关的几个重要含义。

(a) 今后任何个别国家，都没有法律权利可以向法院控告南非对西南非洲居民履行其委任统治义务之情况。

(b) 有人说，关于南非压迫西南非洲的控诉，由于申请人撤销了控诉，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说法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宣传”，一些南非人立即加以充分利用。^①不过对知情人来说，这只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对申请人在诉讼中改变策略的确实原因，只可能作下列推测想法：这可能是为了减缩诉讼程序和减缩讼费；可能是为了避免就地视察；可能是为了要在“国际规范”名义下的竞赛中，争取可能取胜的一方；可能是为了其它原因等等。不过策略的改变，无论如何不能说成是南非已有无可反驳的证据，足以洗清它压迫西南非洲的罪过。法院关于此事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因此，根据控诉撤销而作出的肤浅推论是毫无理由的。

(c) 种族隔离政策是申请人案件的重要前提，种族隔离在各国表现相当普遍，但程度不一，形式不一。当事人双方对隔离政策的极端描述都是靠不住的。^②在申请人看来，这种政策毫无别的，尽是坏事，而被告则认为尽是好事。有些人认为，这政策是“一种有意识有系统的手段，用以排除当地‘土著’，不让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生活”；
444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政策的道义基础和理想目标的根据是人权、尊严、自由和不计

① 参阅弗农·麦克基：《南非关于国际法院判决的宣传》，载《非洲论坛》，第2卷第2期（1966年）。

② 见原书第424页。

较种族、肤色或信念等的近代概念”。法院判决没有涉及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及其种族低劣的含义，依然引起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非白人的无比愤怒，依然使大多数白人羞愧和局促不安。

(d) 法院关于时间在诉讼程序中的重要性，似乎有了分歧的意见。大多数法官认为：判决必须从对委任统治书条文的解释推论出来，解释须以委任统治成立时的意义及意图为基础。至少有五个持不同意见的法官，认为法律的性质是动态的：规范和标准随生活而发展，法律学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承认这种发展中的条件有确实的法律意义。限定论派通过清规戒律，极力反对这一态度，不过在阅读法院判决时，人人都的确感到这种限制失掉了法院本身也承认的、对人类是极端重要的某种东西，并承认法院作为法律组织对此也无能为力。法院在判决中坚持，赞助文明神圣委托的概念和目的，就某种非法律的意义来讲，对所有的文明国都是利害攸关的。那么，如果概念随岁月转移而发展，产生了人类关系更高尚的新标准，旧的法律协定倘若不加以改变，某一国家倘若忽视或拒绝新的标准，日后必将自食其果。

作者以为，西南非洲的一些现实人文问题，并没有因法院的判决而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些现实问题现已公开宣扬，这是好事。它们实际上已从法律战场转到政治战场，对法院的判决，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非人民，普遍表示极大的不满，产生了对法律的强烈反感。他们狠下心来，坚决采用其它斗争方式以求正义的伸张。南非还有拚命研究“现实问题”的机会吗？

附录一 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

(一) 凡殖民地及领土于此战之后不复属于从前统治该地之各国，而其居民在现代世界要求紧张奋战的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则应适用下列之原则，即将此等人民之福利及发展成为文明之神圣委托，此项任务之履行应载入本盟约。

(二) 实行此项原则之最妥善方法莫如以此种人民之保佐，委诸资源上、经验上或地理上足以承担此责任而亦乐于接受之各先进国，该国即以受委任国之资格，代表国际联盟施行此项保佐。

(三) 委任统治之性质，应依该地人民发展之程度、领土之地势、经济之状况、及其他类似情形而区别之。

(四) 前属土耳其帝国之各民族，其发展已达可以暂认为独立国之程度，惟仍须由受委任国予以行政之指导及援助，至其能自立之时为止。对于该受委任国之选择，应首先考虑各该民族之愿望。

(五) 其他民族，尤以中非洲之民族，依其发展之程度，不得不由受委任国负地方行政之责，惟其条件为担保其信仰及宗教之自由，而以维持公共安全及善良风俗所能准许之限制为衡，禁止各项弊端，如贩卖奴隶、军火贸易、贩卖烈酒，并阻止建筑要塞或设立海陆军基地。除警察及国防需要外，不得对土著施加军事训练，并保证国联其他会员国在贸易上、商业上之机会均等。

(六) 此外土地如西南非洲及南太平洋某些岛屿，或因居民稀少，或因幅员不广，或因距文明中心辽远，或因地理上接近受委任国领土，或因其他情形最宜受治于受委任国法律之下，作为其领土之一部分；但为土著利益计，受委任国应遵行以上所载之保障。

(七) 受委任国须将委任统治土地之情形，向行政院提出年度报告。

(八) 倘受委任国行使之管辖权、监督权或行政权，其程度未经国联会员国间订约规定，则应由行政院予以明确规定。

(九) 设一常设委员会，专任接受及审查各受委任国之年度报告，并就关于执行委任统治之各项问题，向行政院陈述意见。

附录二 关于德属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书

447

(1920年12月17日订于日内瓦)

国际联盟行政院：

鉴于德国依照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对德和约第一百十九条，已经将关于它的海外属地，包括德属西南非洲在内的一切权利放弃给主要协约和参战国；又

鉴于主要协约和参战国已经同意按照上述和约第一部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将西南非洲委托英王陛下，由南非联邦政府代表他统治上述领土并建议制定委任统治条款如下；又

鉴于英王陛下已为南非联邦政府并代表他同意接受对上述领土的委任统治，并且按照下列规定，代表国际联盟行使委任统治；又

鉴于依照上述第二十二条第八段规定，如受委任国行使之管辖权、监督权或行政权的程度未经国联会员国间订约规定，则应由行政院就上述各点予以明确规定：

兹确认上述委任统治，规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英王陛下为南非联邦政府（以下称受委任国）并代表他负责在委任统治制度下管理的领土包括构成前德属西南非洲保护国的领土。

第二条

受委任国对委任统治地有行政和立法的全权，以该领土作为南非联邦领土的构成部分并可在该领土适用南非联邦的法律，但保留当地条件所要求的修改。

受委任国应尽量促进本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

448

第三条

受委任国应监督禁止贩卖奴隶；只有在主要公共工程的场合下并在公共事业内和发给公平报酬的条件下，才准许强迫劳动。

此外，受委任国应监督务使武器弹药贸易按照1919年9月10日关于控制武器贸易的专约制定的类似原则以及修改该专约的任何其他协定，受到控制。

禁止以烈酒和酒精饮料供应土著。

第四条

对土著的军事训练应予禁止，为了保证当地警察及防务不在此例。此外，在领土内

不得建立任何陆海军基地和要塞。

第 五 条

在遵守关于维持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当地法律的规定下受委任国应在本领土内保证信仰自由和一切宗教仪式的自由行使，并准许任何国际联盟会员国国籍的一切教士有权入境、旅行和居住于本领土以执行其职务。

第 六 条

受委任国应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行政院所需要的年度报告载明有关本领土的全面情况并指出为了执行第二、三、四、五各条所规定的义务而采取的措施。

第 七 条

修改本委任统治书的任何条款必须经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同意。

受委任国同意关于委任统治书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在该国和另一国际联盟会员国之间发生的任何争端，如未能通过谈判解决，应将这些争端提交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国际常设法院。

本文书正本应交存于国际联盟档案库。经证明无误的抄本应由国际联盟秘书长分送给对德和约各签字国。

附录三 备忘录中申请人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的提交公断事项

449

1. 西南非洲是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委托英王陛下的委任统治地，由南非联邦代表他行使职权。英王陛下已为南非联邦政府并代表他接受此项委任，并由国际联盟行政院于1920年12月17日予以确认。

2. 南非联邦继续负有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以及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书中规定的国际义务并有义务转递西南非洲居民的请愿书，且继续由联合国行使监督职能，年度报告及请愿书应向联合国递送。

3. 在备忘录第五章陈述的情况以及由此概括在189及190两段的内容，南非联邦已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即按种族、肤色、民族或部落的血统来确定西南非洲居民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做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二条及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中所规定的义务，因此联邦有责任立即在该领土停止实施种族隔离政策。

4. 南非联邦由于在西南非洲实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政策（其内容已在备忘录第五章中详细叙述并由此概括在第190段），未能尽量促进该领土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它未能这样做是违反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第二段以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义务。因此联邦有义务立即停止上述的违反行动并采取一切实际行动以完成这些条款所规定的义务。

5. 在备忘录第八章内所述各节南非联邦以言词和行动对待西南非洲的态度是和该领土的国际地位不相容的，因而它阻碍了该领土的自决机会；这样对待是违反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第一段以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南非联邦的义务。因此联邦有责任立即 450 停止第八章丙节中所概述的行动并在将来不作同样的行动；联邦并有责任对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给予充分保证和尊重。

6. 南非联邦由于第七章中描述的行为，已违反委任统治书第四条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在西南非洲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因此联邦有责任立即从该领土撤除所有这些军事基地；并有责任在该领土内不再建立军事基地。

7. 南非联邦未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报告说明西南非洲的情况并指明它在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义务下已采取的措施。它的未能做到这点是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六条所规

定的义务。因此联邦有责任立即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这种年度报告。

8. 南非联邦未能将西南非洲居民写给联合国大会的请愿书转递给联合国大会。这种差错违反了它作为受委任国的义务。因此联邦有责任将这些请愿书转递联合国大会。

9. 南非联邦由于备忘录第五、六、七、八各章所述的行为以及其中所细述的有关它的意图已经企图在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从实质上修改委任统治的条款。这种企图违反了委任统治书第七条以及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责任，而联合国的同意是在联邦方面直接或间接企图修改委任统治制度条款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附录四 联合国大会决议

451

1966年10月27日通过(A/RES/2145(xxi))

大会

重申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1960年12月14日1514(xv)号决议以及更早的有关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的大会决议西南非洲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回顾 国际法院1950年7月11日的咨询意见，该意见曾由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13日的决议第449 A(v)号予以接受；以及1955年6月7日、1956年6月1日的咨询意见和国际法院1962年12月21日的判决。以上文件业已构成这个事实，即南非继续负担1920年12月17日所给它的委任统治义务。联合国作为国际联盟的继承者，拥有对西南非洲的监督的权力。

深切关注 该委任统治地区在国际法院1966年7月18日判决以后变得十分恶劣的局势。

研究了 对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的政府行使联合国监督职能所设立的各种委员会的报告后。

深信 南非对于委任统治地的管理其指导方式是与委任统治制度、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背道而驰的。

重申 1965年12月17日它的第2074(xx)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四段谴责南非政府在西南非洲实行种族隔离以及种族歧视政策构成违反人道的罪行。

强调 西南非洲问题是属于大会第1514(xv)号决议范围内的问题。

考虑到 联合国促使南非政府完成关于管理委任统治地的义务并保证土著居民的福利与安全的一切努力已经无效。

留意到 联合国对于西南非洲人民的义务。

深切关注 存在于非洲南部的一触即发的局势。

452

肯定 它对这个问题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包括恢复它自己管理委任统治地的权利。

1. **重申** 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规定完全适用于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的人民，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西南非洲人民有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与独立的权利。

2. **进一步重申** 西南非洲是具有国际地位的地区，在它获得独立以前仍应保持这种地位；

3. **宣布** 南非未能完成关于管理委任统治地的义务以及保证西南非洲土著居民的精神和物质福利和安全，事实上就否认了它的委任统治；

4. **决定** 委托英王而由南非联邦政府代表他行使的委任统治因此结束，南非没有其权利管理这个地区，今后西南非洲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管理；

5. **决议**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必须负起对西南非洲的责任；

6. **设立** 一个西南非洲特设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指定的十四个会员国组成，由委员会提出关于管理西南非洲的实际方法的建议，以期该地区的人民能行使自决权并获得独立。委员会应尽快向大会的一次特别会议提出报告，无论如何，时间不得晚于1967年4月；

7. **号召** 南非政府立即制止或停止采用任何宪法的、行政的、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行动以任何方式去变更或意图变更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

8. **号召** 安全理事会注意本决议；

9. **请** 所有国家在贯彻本决议时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和援助；

10. **请** 联合国秘书长为贯彻本决议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并使西南非洲特设委员会能完成其任务。

索 引

(本索引按拉丁字母次序排列。每条款目中的排列次序:先外文后中文最后排该款目在原书中的页码。同时将原书页码排印在正文切口一边的相应地位。)

A

- Abbabis System 阿巴比斯系, 4
- Abenab 阿贝纳布, 4
-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 土著保护协会, xix
- Adam, George 亚当, 乔治 261 注
- Addis Ababa education conference 亚的斯亚贝巴教育会议, 394 以后
- Administration failure 行政管理的失败, 308
- Advisory Council 顾问委员会, 274
- agriculture 农业:
 general situation 农业: 一般情况, 106 以后
 possibilities 农业: 潜力, 94—95
- Ai-Ais spring 艾艾斯泉, 80
- Aminuis reserve 阿米努伊斯保留地, 386
- Andara 安达拉, 21
- Andersson, Charles John 安德生, 查理·约翰, 154
- Andoni borehole 安多尼钻孔, 15, 91
- Angola Boers 安哥拉布尔人, 297—8
- annexation or mandate? 是委任统治, 还是吞并? 261 以后
- apartheid 种族隔离, 341 以后
- attitudes to 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 364 以后
- Black and White competition 黑人与白人的竞争, 351
- letter of D. F. Malan 马兰博士的信, 346 以后
- Security Council 种族隔离与安全理事会, 389
- United Nations 种族隔离与联合国, 367
- Arden-Clark, Sir Charles 阿登—克拉克 查尔斯爵士, 338
- artesian water 自流水, 85 以后
 Auob-Nossob 奥布—诺索普砂岩, 85 以后, 222
- Anas mountains 奥阿斯山脉, 24
- Auborns formation 奥博鲁斯建造, 4
- Auob River 奥布河, 15, 81
 artesian water 自流水, 35 以后
 sandstone 砂岩, 85
- Aus 奥斯, 12, 15

B

- Bantu 班图人:
 Authorities 班图政权, 356 以后
 development 班图人的发展, 354
 Law Amendment Act 班图人法律修正法案, 363
 Self-Government Act 班图人自治条例, 358
- Barmen springs 巴门泉, 79, 175
- Barnard W.S. 巴纳德, 75 注, 109 注
- basic issues 基本问题, 409 以后
- Basters 巴斯特人, 155 以后 rebellion 暴动, 289 以后
- Baynes mountains 贝恩斯山脉, 12, 23
-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and Crown Colony 贝专纳保护国和英国殖民地, 172 beer 啤酒, 116
- Benguela current 本格拉洋流, 17, 29
- Berg Aukas mine 伯格奥卡斯矿区, 114
- Berg Damara 山地达马腊人, 139 以后
 Omene 奥梅内, 140
 Ovazoratua 奥瓦佐罗图阿, 140
- Berlin conference 柏林会议, 228
- Bismarck 俾斯麦, X Ⅷ, 168 以后, 226 以后
- Bismarckberg 比斯马克山, 25
- "Blue Book" 蓝皮书, 231
- Blydeverwacht plateau 布莱德维瓦赫特高原, 27
- Boers 布尔人, 307
- Bogenfels 博根费尔斯, 7, 12
- Bond, G. W. 邦德, 88 注
- Bondelswarts 邦德尔斯瓦茨人, 307
 groundwater 邦德尔斯瓦茨地下水, 88
 rebellion (1903) 邦德尔斯瓦茨人暴动, (1903), 201 以后
 rebellion (1922) 邦德尔斯瓦茨人暴动(1922), 283 以后
- Bonn, Professor M. J. 博恩教授, 204
- boreholes 钻孔:
 Andoni 安多尼钻孔, 8
 borehole wells 钻孔井, 85 以后
 Damaraland 达马腊兰钻孔, 87
 Karst 岩溶钻孔, 87
 Maroelaboom-Kanovlei 马罗拉布姆—卡诺夫莱钻孔, 8
 Namaland 纳马兰钻孔, 87 以后
- Botha, Louis 博塔, xx, 255, 257, 269, 405
 role at Versailles 博塔在凡尔赛的作用, 267 以后
- Bourne, H. R. F. 伯恩, 245 注
- Brandberg 布兰德山, 8, 15, 16
- Brandberg West mine 布兰德山西矿区, 17, 114
- branding Proclamation 牲口烙印印的公告, 285
- Brinckner M. 布林克牧师, 160
- British attitude to annexation 英国对吞并的态度, 166 以后
-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英国南非公司, 231

- Royal charter 皇家特许状, 241
- Brukkaros 布鲁卡罗斯山 see 见 Gross
Brukkaros 大布鲁卡罗斯山
- Brussels Conference 布鲁塞尔会议
- Bryce, Lord 布赖斯爵士, 260
- budgetary allocations 预算的分配问题, 410
- Bunga (Transkei) 邦加(特兰斯凯), 357
- bushes 矮灌木, 52 以后
- Bushman 布须曼:
culture 布须曼人的文化, 133
grass 布须曼草, 51
- Bushmen 布须曼人, 130 以后
administration 布须曼人的政府形式, 390
Auni and Khomani 奥尼和克霍马尼布须曼族, 135
Barakenga 巴拉肯加布须曼人, 136
Heikum 海库姆布须曼人, 135
Kung 孔布须曼人, 136
Kwangara 宽加拉布须曼人, 135
Makaukau 马考考布须曼人, 136
Ovangongola 欧范戈果拉布须曼人, 135
proposed Homelands 拟建的布须曼人家园, 384
- C**
- Cape Cross 克罗斯角, 12, 158
- Cape Government, proposed annexation 开普当局, 拟议中的并吞, 166, 171
- Caprivi Strip 卡普里维狭长地带, 1
agriculture 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农业, 94
proposed Homelands 拟建的卡普里维家园, 383—4
rainfall 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降水, 32
tribal group 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部落集团, 384
woodlands 卡普里维狭长地带的木本群落, 62
- Carrington, Sir Frederick 卡林顿, 弗雷德里克, 249
- Carter, Gwendolen M. 卡特, 格温多伦, 359 注, 393 注
- cattle 牛, 99 以后
carrying capacity 土地对牛的容纳量, 100
exotic 外来牛, 100
- Chamberlain, Joseph 张伯伦, 250
- Chameis Bay 查梅斯港, 12
- Chobe River 乔贝河(利尼安蒂河), 70
- Choudhuri, R. N. 乔特胡里, 292 注
- Christian, Jacobus 克里斯琴, 雅各布斯, 284 以后
- Churchill, Sir Winston 邱吉尔, XVII, 321,
- Clemenceau, Georges 克里孟梭, 257, 261, 268
- Click languages 吸气语, 131
- Climate 气候, 28 以后
- coal 煤, 114—15
Commission 煤炭委员会, 91 注

- Colenbrander, J.W. 科伦白兰德, 248
 colonisation 殖民, 225
 Leutwein on 洛伊特魏因关于殖民的意见, 335
 Coloured People 混血种人(有色人种), 130, 389, 390
 irrigation 混血种人灌溉区, 401
 Colquhoun, A. R. 科尔库豪姆, 239 注
 Commissions 委员会:
 Bendelswants 邦德尔斯瓦茨委员会, 286 以后
 Coal 煤炭委员会, 86, 114
 de Wet 德韦特委员会, 274 以后
 Drought Investigation 干旱调查委员会, 41
 Economic and Financial 财政经济委员会, 300
 Imperial (German) 帝国委员会, 215
 Long Term Agricultural Policy 长期农业政策委员会
 Minimum Area of Farms 最低限度饲养场面积委员会, 102
 Native Reserves (1921) 1921 年土著保留地委员会, 276 以后
 Natives (1920) 1920 年土著委员会, 275 以后
 Non-European Education 非欧洲人教育委员会, 392
 'Odendaal' 奥登达委员会, 363, 376
 Palgrave's 帕尔格雷夫委员会, 163 以后
 Rehoboth 雷霍博斯委员会, 156
 South West Africa 西南非洲委员会, 305 以后
 'Tomlinson' 汤姆林森委员会, 352 以后, 355
 Committees 委员会:
 Ad hoc 五人特别委员会, 331
 Good offices 斡旋委员会, 337
 on S.W.A. (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 335
 Concession Companies 特许权公司, 214 以后, 273
 consolidated Diamond Mines, Ltd. 统一金刚石矿产有限公司, 111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宪法的发展, 378 以后
 copper 铜, 113, 115
 Court of Justice 见 International Court 国际法院
 Covenant 国际联盟盟约, 262, 321 以后, 405
 Article 盟约条款, 22, 262 以后
 credit system 信贷制度, 192, 198
 crops 农作物产量, 107
 cruelty, official warnings 官方对暴行的警告, 233
 Cubango River 库邦戈河, 21, 71
 cultural societies 文化社团, 223
 Cunene 见 Kunene 库内内河
 Cavelai River 库维莱河, 3, 19, 141
- D**
- Dama 见 Berg Damara 山地达马腊人, 23

- Damara 见 Berg Damara 山地达马族人, 23
- geological system 达马腊系, 4, 6—7
- plain 达马腊平原, 23
- proposed Homeland 拟建的达马腊家园, 385
- region 达马腊自然地理区, 23
- dams 坝, 80以后
- Dannevig, Mlle 丹尼维格女士, 297, 318, 314
- Dart, R.A. 达特, 135 注
- Defant, A 德范特, 109 注
- Deimling, General 戴姆林将军, 207, 211
- Dernburg, B. 德恩堡, 8, 215, 220
- desert 荒(沙)漠
- soils 荒漠土壤, 67
- vegetation 荒漠植被, 54
- 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 für Südwestafrika 德国西南非洲殖民公司, 169
- D'Heere, J. L. 德霍勒, 62注, 64—66
- diamonds 金刚石, 17, 111 以后
- discoveries 金刚石的发现, 220
- Diego Cam 雅各布·坎纳斯, 158
- dog tax 狗税, 285
- Doke, C.M. 多克, 134 注
- dolomite 白云岩, 4
- springs 白云岩的泉, 78—9
- Dönges, T.E. 东格斯, 332—3
- Doornpoort formation 多恩波特建造, 4
- Dove, K. 达夫, 191 以后
- drainage (map) 排水(图), 72—3
- sandveld 沙地裴勒得草原的排水, 76
- drought 干旱, 40 以后
- 1883—1960 1883—1960 年的干旱, 43
- Commission 干旱委员会, 41
- relief 干旱救济, 293, 304
- spells 干旱连续期, 42
- Dumbarton Oaks 敦巴顿橡树园, 321
- Dundas, Sir Charles 邓达斯爵士, 125 注
- dunes 沙丘, 18, 18
-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 159
- Dwyka series 德怀卡统, 5
- tillite 德怀卡统的冰碛岩, 5, 26

E

- Eastern reserve 东保留地, 386
- Ecca series 埃卡统, 5
- economics 经济, 106 以后, 124 以后
- phases 经济时期, 126 以后
- education 教育, 223
- African 非洲人的教育, 411
- Commission 教育委员会, 392 以后
- Herero 赫雷罗人的教育, 292
- Native 土著的教育, 292 以后, 391 以后
- Rohobothers 雷霍博斯人的教育, 292
- efundja 大洪水, 19
- Eiseb omuramba 艾塞布奥穆兰巴干河床, 73
- Ekuma River 埃库马河, 20
- electorate financially irresponsible 在财政上不承担责任的选民, 310

Erikssons drift 埃里克森浅滩, 19, 93
 Erongo mountains 埃龙戈山脉, 8, 24
 Eros mountains 埃罗斯山, 24
 Etendeka 见 Tendeka 坦德卡
 Ethiopia (and Liberia), applications to
 International Court 埃塞俄比亚和利
 比里亚在国际法院提起的诉讼, 373,
 423, 449
 Etjo sandstone 埃乔砂岩, 5, 15, 24
 plateau 埃乔高原, 24
 Etoroha mountains 埃托罗哈山脉
 Etosha basin 埃托沙盆地, 4, 14—15
 drainage 埃托沙水系, 19
 pan 埃托沙潘盐沼, 3, 19以后, 78
 plain 埃托沙平原, 19
 evaporation 蒸发, 38
 from sand 沙的蒸发, 39
 expenditure 支出, 128
 exploration 对西南非洲的早期勘察, 158
 以后
 exports 输出, 122 以后

F

farms 农场:
 'floating in air' 漂浮在空中的农场,
 189
 labour 农场的劳动力, 103
 minimum areas 最低限度饲养场, 101
 fatherly correction 家长式管教, 230 以
 后
 Cramer case 克拉默案件, 231
 finance 财政, 124 以后

phases 财政时期, 126
 Finnish Mission 芬兰传教团, 161
 Fischer, E. 菲舍尔, 156
 Fish River 大菲什河, 14, 26
 canyon 大菲什河峡谷, 26
 dam 大菲什河水坝, 81
 floods 大菲什河洪水, 81
 flow 大菲什河流量, 76
 pools 大菲什河的水塘, 401
 fishing 渔业, 17, 109 以后
 oil and meal 鱼油和鱼肉, 115
 Five Year Plan 五年计划, 399 以后
 (map)五年计划图, 400, 402 以后
 foot and mouth disease 口蹄疫, 305
 forest(dry) 干燥树林, 61
 Fourie, L. 福里, 130 注, 295
 Franklin, H. 富兰克林, 421 注
 Frere, Sir Bartle 弗里尔爵士, 166
 Frommurze, H. F. 弗罗姆默兹, 88 注
 frost 霜冻, 30
 future steps 今后的步骤, 421

G

Ganikobis 加尼科比斯, 14—15, 26, 79
 Gansberg 甘斯山, 9, 25
 Gariep (system) 加里普系, 4; (River)
 加里普河(即奥兰治河), 152
 Geology 西南非洲地质, 4 以后; (map)
 地质图, 6—7
 George, D. Lloyd 见 Lloyd George 劳埃
 德·乔治
 German 德国:

- Administrators 德国行政官员, 197
- Charter for S. W. A. 开发和管理西南非洲的特许状, 169
- colonial inexperience 德国对殖民缺乏经验, 226
- Native relationships 德国与土著关系, 225 以后
- Protection 德国的保护, 167 以后, 171
- settlement 德国的殖民区, 188 以后
- trading 殖民区的商业, 190
- treaty with Britain 德英条约, 172
- 'White Book' 德国白皮书, 236
- Getzen, K. 盖岑, 338
- Gevers, T. W. 格维斯, 80 注
- Geyser, A.S. 盖塞尔, 366 注
- Giraffen mountains 吉拉芬山脉, 12, 15
- goats 山羊, 98
- Gobabis, temperature 戈巴比斯的温度, 31
- Goering, H. 戈林, 169 以后, 173
- gold 金矿的发现, 169 以后, 243
- Goldblatt, I. 戈德布拉特, 339 注
- Goodhouse, temperature 古德豪斯的温度, 31
- Gorges, E.H.L. 戈奇斯, 256
- Goshen, Republic 戈申共和国, 172
- gramadulas 嵯岩突岭, 68
- grasses 草类, 47 以后
- Aristida 三芒草属, 50
- Eragrostis 画眉草属, 50
- genera 草属, 50
- productivity 草的生产率, 51
- Toa 托阿草
- Great Escarpment 大断崖, 9
- Greenberg, J.H. 格林伯格, 131 注
- Greenough, R. 格林诺, 394 注
- Grootboom, John 格罗特布姆, 约翰, 248
- Grootfontein small holdings 格罗特丰坦的小块土地, 94
- Gross Barmen 大巴门, 79
- Gross Brukkaros 大布鲁卡罗斯山, 8
- Gross Spitzkoppe 大斯皮茨山, 8, 16
- groundwater 地下水, 81 以后 参见 artesian water 自流水
- Anichab and Meob 安尼查布和米奥布的地下水, 76
- Damaraland 达马腊兰的地下水, 87
- Karoo 卡鲁系的地下水, 88 以后
- Karst 岩溶的地下水, 86 以后
- Namaland 纳马兰的地下水, 87 以后
- resources 地下水的资源, 92, 273
- Swakopmund 斯瓦科普蒙德的地下水, 82 以后
- Tertiary and Kalahari 第三纪沉积物和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的地下水, 89以后
- Walvis Bay 沃尔维斯港的地下水, 83
- Group areas 集团住区, 361 以后
- guano 鸟粪, 115
- Guinas lake 吉纳斯湖, 23

H

Hahn, C.H.L. 哈恩, 130 注, 153

- Hailey, Lord 黑利爵士, 317
- Hakos series 哈科斯统, 4
mountains 哈科斯山脉, 25
- Hardap dam 哈达普坝, 81
- Hartley, H. 哈特利, 238
- Hartmannberge 哈特曼山, 12
- Haughton, S. H. 霍顿, 88 注
- Hasaweb River 哈瓦塞布河 见 Hasaweb
哈萨布河
- Henning, M.W. 亨宁, 49 注
- Henrici, M. 亨里齐, 40, 52 注
- Henties Bay 亨蒂斯港, 85
- Herero 赫雷罗人, xix
attitude to Hottentots, Ovambo 赫雷
罗人和霍屯督人、奥万博人的关系, 150
boundary 赫雷罗人的疆界, 187 以后
cattle 赫雷罗人的牛, 100, 104, 144
以后
character 赫雷罗人的性格, 203
education 赫雷罗人的教育, 292, 307
land sales 土著土地的出售, 193
morality 赫雷罗人的道德状况, 160
paramount chief 最高的酋长, 184,
186
proposed Homeland 拟建的赫雷罗家
园, 388
rebellion 赫雷罗人的暴动, 204 以后
- Hertzog, J.B.M. 赫尔佐格, xx
- Hermanus van Wyk 赫马纽斯·范维克,
155
- Hintrager, O 欣特拉格, 174
- Hirseborn, H.B.K. 希尔塞科恩, 301 以
后
- Hitler, A. 希特勒, 257
- Hosnib River 霍尼布河, 9
- Hoarusib 霍鲁西布河, 9, 76
- Hoernle, Agnes 霍恩利夫人, 138 注
- Hofmeyr, G. R. 霍夫迈尔, 271, 302
- Hohenlohe, Prince 霍恩洛厄亲王, 215
- Hohensteine mountain 霍亨斯坦山, 24
- Home Area (map) 家园区(地图), 377
- Homelands, proposed 拟建的家园, 381
administration 家园的行政管理, 389
land transfer 创建家园带来的土地更
动, 389
map 拟建的家园图, 382
- Hornkranz 霍恩克兰兹, 25, 175 以后
discussions 霍恩克兰兹的讨论, 177
massacre 霍恩克兰兹的大屠杀, 180
- Horrel, Muriel·霍勒尔, 穆里尔, 363 注
- Hottentots 霍屯督人, 130 以后
attitude to Herero rebellion 霍屯督人
对赫雷罗人暴动的态度, 209 以后
- Huab River 华布河, 76
- Huib plateau 休伊布高原, 9, 14, 25
- humidity 湿度, 37
- Hurley, D.E. 赫尔利, 366

I

- imports 输入, 121
- India on South Africa 印度代表关于南
非的发言, 333
-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人民, 129 以后
- industry (secondary) 次等工业, 115 以

- 后 223
- inhabitants, Who are the 谁是“居民”?
408
- Institute of Racial Relations 种族关系
研究所, 348
-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际法
院, 326
- applications, Ethiopia and Liberia 埃
塞俄比亚和利比亚提起的诉讼, 373,
449
- judgment (1966) 国际法院的判决
(1966年), 423 以后
- opinions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329
以后, 436
- South Africa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南非的初步反对意见, 374
- Irlc J 艾尔莱, 144 注, 146 注, 148 注,
185 注,
- iron 铁, 114
- irrigation 灌溉, 94 以后, 401

J

- Jackson, S.P. 杰克逊, 30 注
- Jaeger, F. 耶格尔, 76 以后
- Jameson, L.S. 詹姆森, 243, 247
- Jan Jonker Afrikaner 扬·容克尔·阿
夫里卡纳, 254 以后
- Jessup, Judge 杰塞普法官, 375 注
- Jonker Afrikaner 容克尔·阿夫里卡纳,
142, 154
- Josef Fredericks, Chief 约瑟夫·弗雷
德里克斯酋长, 167 以后

Joubert mountains 朱伯特山脉(法尔
山), 14—15, 23

K

- Kabere Kop 卡比尔山脊, 15—16
- Kaigas formation 凯加斯建造, 7
- Kaikingbulte 凯因巴尔特—交错的崎岖的
山脊和山峰, 27
- Kaiser, E 凯塞, 13
- Kaiser Wilhelm II 德皇威廉二世, 227,
229, 254
- Kalahari 卡拉哈里:
- basin 卡拉哈里盆地, 3
- drainage 卡拉哈里的排水, 76
- groundwater 卡拉哈里的地下水, 89
以后
- low 卡拉哈里低压, 32
- phosphorus 卡拉哈里草类的含磷量,
49
- sandveld 卡拉哈里沙地裴勒得草原,
17 以后 soils 卡拉哈里土壤, 65
- system 8 (depth) 卡拉哈里系, 8, (深
度), 91
- Kalk plateau 卡尔克高原, 15, 18, 26,
53, 67
- Kalkrand 卡尔克岭 见 Weissrand 韦斯
岭
- Kaoko lava 考科熔岩, 5, 14—15
- Kaoko Otavi 考科奥塔维, 23, 78
- Kaokoveld 考科裴勒得:
- pastures 考科裴勒得的牧场, 101
- proposed Homeland 拟建的考科裴勒

- 得家园, 383
- Kapok formation 卡波克建造, 4, 7
- Karakul 卡拉库尔绵羊, 97, 104
- Karas mountains 卡腊斯山脉, 27, 211
- Karoo System 卡鲁系, 5
- Karst 岩溶, 23
- Katuitui 卡图伊图伊, 21
- Kaukaveld 考考裴勒得, 17, 59, 136
- Keet, B. B. 凯特, 365 注
- Keetmanshoop 克特曼斯霍普, 14—15
- dam (proposed) 拟建的克特曼斯霍普坝, 401
- evaporation 克特曼斯霍普的蒸发, 38
- groundwater 克特曼斯霍普的地下水, 88
- humidity 克特曼斯霍普的湿度, 37
- rainfall 克特曼斯霍普的降水, 36
- temperature 克特曼斯霍普的温度, 31
- Khama, Chief 卡马酋长, 239
- Kheis System 基斯系, 4
- Khoabendus formation 科本达斯建造, 4
- Khoisan people 科伊桑人, 130以后
- Khomas series 科马斯统, 4, 24
- highlands 科马斯高地
- Khorab treaty 科腊布条约, 255, 270
- Klinghardt mountains 克林哈特山脉, 13
- Köhler, O 科勒, 184 注
- Koichab River 科伊查布河, 13, 54
- Kok, T.S. 科克, 8 注, 78, 87 注
- Kombat 科姆巴特, 4, 115
- Konkiep River 康基普河, 15, 26
- Kriel, J.P. 克里尔, 39 注
- Krogh, D.C. 克罗, 108 注, 401 注
- Krönlein 克伦莱因, 153
- Kruger, President Paul 保罗·克鲁格总统, 342
- Kuibis quartzite 奎比斯石英岩, 5, 14—15, 25
- Kuiseb 奎塞布河, 24
- delta (map) 奎塞布河三角洲(地图), 84
- floods 奎塞布河洪水, 76
- lake 新奎塞布湖, 83 以后
- wells 奎塞布河三角洲的水井, 83
- Kumib River 库米布河, 9
- Kunene River 库内内河, 1, 3, 12, 70 以后, 93
- Kung Bushmen 孔布须曼人, 134
- Kungveld 孔裴勒得草原, 17, 22

L

- Labour 劳动力, 103
- Commission 西南非洲土著劳工委员会, 104
- forced 强迫劳动, 245 以后
- lakes 湖泊, 77 以后
- lame-sickness 跛病, 49, 278
- land 土地:
- apportionment 土地分配问题, 412 以后
- Black and White ratios 黑人和白人占有土地的比例, 350
- Board 土地局, 273

- distribution (whites and non-Whites) 白人和非白人的土地分配, 415
- occupation (1937) 1937年土地占有情况, 312以后
- potentialities 土地潜力, 94以后
- situation (1903) 1903年新的土地情况, 213
- Lardner-Burke, J.D. 拉德纳-伯克, 303
- Lawley, Sir Arthur 阿瑟·劳利爵士, 343
- lead 铅, 113, 115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255以后, 321以后, 405
- concept 国际联盟的概念, 258以后
- Covenant 国联盟约, 262
- Lemmer, L. A. S. 伦默, 287
- Leopold II 利奥波德二世, 228
- Leroy-Beaulieu 莱鲁瓦-博利厄, 236
- Leutwein, T.G. 洛伊特魏因, 177, 181以后
- British colonization 洛伊特魏因论英国殖民, 235
- credit 洛伊特魏因与信贷制度, 192
- Hereros 洛伊特魏因与赫雷罗人, 183
- Witbooi 洛伊特魏因与威特布伊, 182
- Lewis, A.D. 刘易斯, 58注
- Lewis, 'Bobbie' "博比"·刘易斯, 170, 172
- Liberia 利比里亚 见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 livestock 牲畜, 95—101, 222以后
- diseases 牲畜的疾病, 99以后
- map 牲畜区图
- Lloyd George, David 劳埃德·乔治, 大卫, 258以后, 265, 267
- Lobengula 洛本古拉, 238以后
- locusts 蝗虫, 305
- Logan, R.F. 洛根, 38注, 55, 109注
- Loram, C.T. 洛兰, 287
- Lüderitz, A 吕德里茨, xix, 167以后
- Bay 卢得立次湾, 158
- Lüderitz-Aus horst 卢得立次-奥斯特地垒, 12
- Lugard, Lord 卢加德爵士, 291, 316

M

- Mabbutt, J.A. 马巴特, 23注
- McDonald, J.G. 麦克唐纳, 248注
- Maheero, Chief 马赫雷罗酋长, 154, 173, 184
- and Palgrave 马赫雷罗和帕尔格雷夫, 164以后
- Maherero, Samuel 见 Samuel Maherero 塞缪尔·马赫雷罗
- Makoni, Chief 马科尼酋长, 251
- Malan, D. F. 马兰, 346
- Malinowski, Pater 马利诺夫斯基, 帕特尔, 211
- Malvern, Lord 马尔弗恩爵士, 421注
- mandate for S.W.A. 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 263以后, 270以后, 447
- mandates 委任统治地, 263
- Marais, J.S. 马拉伊斯, 155注
- Marienhof System 马林霍夫系
- Martin, H. 马廷, 4注, 5注, 86注,

90 注
 Martin, Sir Richard 理查德·马丁爵士, 249
 Mashona 马绍纳, 237, 247
 rebellions 马绍纳暴动, 248
 Mashonaland occupation 对马绍纳的占领, 242 以后
 Mason, P. 梅森, 240 注
 Matabele 马塔贝莱人, 237
 rebellions 马塔贝莱人的暴动, 247
 rout 马塔贝莱人的失败, 243
 Matthews, Z.K. 马修斯, 356 注
 Mauch, K. 毛赫, 233
 meat canning 肉类罐头, 115
 Messum 梅萨姆, 8
 Meyer, F. 梅厄, 118 以后, 184 以后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军事配备, 201, 207, 223 以后
 milk yield 产奶量, 103
 Millin, Sarah Gertrude 米林, 萨拉·格特鲁德, 242 注, 251 注, 260 注
 Milner, Lord 米尔纳爵士, 343
 minerals 矿物, 110 以后; base 普通矿物, 113
 Missionaries 传教士, 150, 159 以后, 307
 protection 传教士的保护, 162
 'traitors' 传教士是卖国贼, 162
 Moleteblich peak 莫尔克特布利克峰, 24
 Morenga, Jacob 莫林加, 雅各布, 211
 Morris, A. 莫里斯, 234

M'Timkulu, D.C.S. 姆钦库鲁, 359 注
 mafitos 穆菲托(沙质河间地), 20
 Meir, R. 米尔, 226 注
 Maiden series 马尔登统, 4
 mulolas 穆洛拉干河床
 Murray, Andrew 默里, 安德鲁, 393
 Murray, J.N. Jr. 小詹姆斯·N·默里, 326 注
 Mzilikazi, Chief 姆西里卡西酋长, 237 以后

N

Nama System 纳马系, 5, 7
 morality 纳马人的道德状况, 160
 people 纳马人, 130 以后
 proposed Homeland 拟建的纳马人家园, 387
 Namaland 纳马兰, 25
 Namib desert 纳米布沙(荒)漠, 12 以后
 humidity 纳米布沙漠的温度, 37 以后
 rainfall 纳米布沙漠的降水, 32, 36
 Namutoni 纳木托尼, 80, 142, 205
 Nangola flats 南戈拉沙漠平地, 12
 Naos mountains 内奥斯山脉, 25
 Natives 土著
 backwardness 土著的落后, 309
 Land Bill (1913) 1913年土著土地法, 343
 Laws and proclamations(1922) 1922年关于土著的法律与公告, 232 以后
 morality 土著道德, 294

- ordinances 关于土著的法令, 229 以后
 reserves 土著保留地, 197 以后, 244
 subservience justified 奴役土著的合理化, 195
 tribes of S.W.A. 西南非洲土著部落, 130; (map) 西南非洲土著部落分布图, 132
 Naukluft mountains 诺克勒夫特山脉, 5, 9, 25
 Nazi Party 纳粹党(德国国社党), 305 以后
 Nesor, J. 内瑟, 125 注
 Nosib formation 诺西布建造, 7, 21
 Nossob 诺索普
 artesian water 诺索普流域的自流水, 85
 —Auob basin 诺索普—奥布河流域, 18
 River 诺索普河, 3, 8, 15, 24, 175
 sandstone 诺索普砂岩, 85
 Namees formation 努米斯建造, 7
- O**
- Odendaal Commission 奥登达委员会, 369, 376, 398 以后
 Five Year Plan 五年计划, 399
 Okshandja massacre 奥卡汉贾大屠杀, 153
 Okakarara 奥卡卡拉拉, 386
 Okaukuejo 奥考奎约, 91
 Okavango 欧科范果:
 agriculture 欧科范果区的农业, 94
 dam sites 欧科范果河的坝址, 22
 morality 欧科范果人的道德状况, 144
 plain 欧科范果平原, 21 以后
 proposed Homeland 拟建的欧科范果人家园, 383
 River 欧科范果河, 3, 21, 22 以后, 70, 71, 74, 93
 tribes 欧科范果部落, 142 以后
 Okombahe reserve 奥科姆巴赫保留地, 385
 Omaruru 奥马鲁鲁:
 dam 奥马鲁鲁河坝, 401
 delta wells 奥马鲁鲁河口三角洲水井, 83, 85
 relief of, 奥马鲁鲁的解围, 205
 River 奥马鲁鲁河, 76
 Omatako 奥马塔科, 24 注
 dams 奥马塔科水坝, 401
 omuramba 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 18, 206
 peaks 奥马塔科峰, 15, 24
 sandveld 奥马塔科沙地裴勒得草原, 9
 Omatendeka 奥马坦德卡 见Tendeka 坦德卡
 Ombatuso mountain 翁巴图索山, 24
 Omboroko Plateau 翁博罗斯高原, 24
 Omburo mountain 翁布罗山, 24
 omurambas 奥穆兰巴干河床, 18, 77
 Eiseb 艾塞布奥穆兰巴干河床, 78
 Epukiro 埃普基罗奥穆兰巴干河床, 78

- Omatsko 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 18, 77
- Ovambo 奥万博奥穆兰巴干河床, 20
- Ondangua, temperature 翁当瓜的温度, 31
- Onganjira battle 翁甘热拉战役, 205
- Onyati mountains 奥尼亚蒂山, 24
- Orange River 奥兰治河, 1, 70 以后
- annual discharge 奥兰治河的年径流量, 93
- mouth discovery 奥兰治河口的发现, 158
- Oranjemund 奥兰治默斯, 112
- Orlams 奥兰族, 151 以后
- Orlando, V.E. 奥兰多, 257
- Orupembe-Kabere Kop ridge 奥鲁彭布—卡比尔山岭, 15, 16
- oshanas 奥沙纳干河床, 19, 77
- Oshokedhia lake 奥谢凯德希亚湖, 19, 20
- Osono irrigation 奥索瑞灌溉区, 94
- Otavi series 奥塔维统, 4, 14—15
- highlands 奥塔维高地, 23
- Otjihipa mountains 奥奇希帕山脉, 12
- Otjijanjasimo spring 奥奇扬雅西马泉, 23
- Otjikoto lake 奥蒂科托湖, 23
- Otjimbingwe 奥钦宾圭, 170, 175, 184, 344
- Otjituuo reserve 奥奇托保留地, 386
- Otjosundu mine 奥乔桑杜矿区, 114
- Outjo facies 奥乔相, 4
- Ovambo 奥万博, xx, 21, 141 以后
- tribal groups 奥万博族的部落集团, 141
- Ovamboland 奥万博兰, 19 以后, 62
- canals 奥万博兰的北渠和南渠, 19, 91, 401
- crops 奥万博兰的谷物, 94
- proposed Homeland 拟建的奥万博兰家园, 383
- Owiumbo battle 奥威姆博战役, 205 以后
- Oyster cliffs 奥伊斯特断崖, 12

P

- Palgrave, W.C. 帕尔格雷夫, 164, 163 以后, 185
- Pans 盐沼, 见 Etosha 埃托沙潘盐沼
- Paresis mountains 帕雷西斯山脉, 8, 24
-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巴黎和会, 256
- pastoral farming 牧畜业, 95, 107 以后
- carrying capacity 牲畜容纳量, 99
- livestock areas 牲畜区, 96
- Permanent Mandates Commission 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 265, 288, 314 以后
- petitioners 请愿人, 333
- phosphate 磷酸盐, 115
- phosphorus 磷, 49
- physical regions 自然区, 9 以后
- physiographic divisions 自然地理区, 10 以后, (map) 西南非洲自然地理区图, 10—11 sections 剖面图, 14 以后

- Piersma, J. H. 皮尔斯马牧师, 346
- plateau hardveld 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 14, 22 以后, 408
- soils 高原硬地裴勒得草原土壤, 63 以后
-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政治代表问题, 409
- Popa falls 波帕瀑布, 21 以后
- population 人口, 129 以后
- ports 港埠, 119
- Portuguese 葡萄牙人, 158
- 'Practical Suggestion' "切实的建议", 260
- preserving the gap 保持鸿沟, 252 以后
- Protection agreements 戈林的保护协定, 169
- Proterozoic formations 元古界地层, 4
- R**
- railways 铁路, 118
- rainfall 降水, 30 以后, 33
- incidence and intensity 降水方式与强度, 34
- maximum 24-hour 最大 24 小时降水量, 36
- mean annual 年平均降水量, 35
- Uhlenhorst cloudburst 乌伦霍斯特暴雨, 36 注
- variability 降水变率, 34 以后
- (1933—4) (1933—34 年降水), 304 以后
- Range, P. 兰格, 88 注
- Rappard, W. 拉帕德, 295, 315, 318
- rebellions 暴动, 201 以后
- Bondelswarts 邦德尔斯瓦茨人的暴动, 201 以后, 283 以后.
- Herero 赫雷罗人的暴动, 204 以后
- Hottentot 霍屯督人的暴动, 209 以后
- Rehoboth 雷霍博斯人的暴动, 289 以后
- Redelinghuys, M.J. 雷特林格休斯, 366 注
- Rehoboth 雷霍博斯:
- Gebiet 雷霍博斯区, 25, 157, 388
- occupation 雷霍博斯的占领, 155
- Peace of, 雷霍博斯和约, 179
- plain 雷霍博斯平原, 25
- rebellion 雷霍博斯人的暴动, 289
- Reichstag 德国国会, 197, 215
- Reinach, N. 赖纳奇, 89 注
- reserves (Native) 土著保留地, 197 以后, 276 以后
- Herero (proposed) 拟建的赫雷罗人保留地, 344 以后
- Hoachanas 霍查纳斯人的保留地, 344
- map 土著保留地分布图, 377
- treaty lands 条约所确定的土地, 280, 345
- Zulu 祖鲁人的保留地, 342
- revenue 收入, 127, 223
- Rhenish mission 来因传教团, 161
- Rhodes, Cecil John 罗得斯, 塞西尔·约翰, xix, 172, 240, 248 以后, 253 以后

- Rhodesia beginnings 罗得西亚的开端, 237
- rinderpest 口蹄疫, 192, 247
- rivers (map) 河流图, 72 以后
- roads 道路, 公路, 116 以后
- Roberts, A.W. 罗伯茨, 287
- Rocky point 罗基角, 12
- Rohrbach, P. 罗尔巴赫, 189 注, 195 以后, 208 注, 212 以后, 227
- Rooibank 鲁伊班克, 83 以后
- Roosevelt, F. D. R. 罗斯福, xxi
- routes 交通, 116 以后
- Ruacana falls 鲁亚卡纳瀑布, 19, 93
- rubble flats 转石平地, 13, 54
- Rudd concession 拉德特许可约, 241
- Rust, H.J. 鲁斯特, 130 注
- S
- sacred trust 神圣委托, 262, 293, 404
- salt 盐, 17
- Samuel Maherero 塞缪尔·马赫雷罗, 185 以后
- letter to Leutwein 给洛伊特魏因的信, 203
- sandveld 沙地裴勒得草原, 17 以后
- drainage 沙地裴勒得草原的排水, 76
- Sauer, H. 索尔, 248
- savannah 萨瓦纳群落, 58 以后
- Schaf River 斯卡普河, 24
- Schalk, K. 沙尔克, 36 注
- Schnee, H. 施内, 169 注, 250 注
- Schreiner, W.P. 施赖纳, 243
- Schwabe, K. 施瓦贝, 190, 203
- Schwarzkalk limestone 施瓦尔茨卡尔克石灰岩, 5, 25, 14 以后
- Schwarzrand 施瓦茨岭, 5, 13, 14 以后, 58
- scorpion campaign 蝎子战役, 154
- Scott, Revd. M. 斯科特牧师, 338
- sealing 捕海豹, 110
- Seeis River 西伊斯河, 24
- segregation 隔离, 280
- Seiner, F. 赛纳, 74 注
- Seitz, Governor 赛茨总督, 221
- self-government 自治, 290
- separate development or unity? 分别发展的种族集团还是统一的人民? 418 以后
- Serra Encoco 塞拉恩科科, 19
- settlement 殖民区, 188 以后, 216, 272
- and Natives 殖民区和土著, 306 以后
- settlers 移民, 303 以后
- sheep 绵羊, 97
- Shepstone, T. 谢普斯通, 342
- Shippard, Sir Sydney 西德尼·希帕德爵士, 239, 251
- shrubs, sub-desert 亚荒漠灌木, 52
- Silberbauer, G.B. 西尔伯鲍厄, 134 注
- Sinclair formation 辛克莱尔建造, 4
- Skumok formation 斯库莫克建造, 4
- Smit, P. 斯米特, 110 注
- Smuts, Jan Christian 史末资, 简·克里斯琴 xx, xxii, 255, 257, 322, 405 以后

- annexation 史末资对吞并西南非洲的态度, 262
 'Practical Suggestion' "一个切实的建议", 260
 segregation 史末资对隔离的态度, 344
 trusteeship 史末资与托管, 326 以后
 Versailles 史末资在凡尔赛, 322
 Soils 土壤, 82 以后
 Spender, Sir Percy 珀西·斯彭德爵士, 430
 springs 泉, 78 以后
 Stamp, L.D. 斯泰姆普, 137 注
 Stengel, H.W. 斯坦盖尔, 22 注, 34 注, 76 注, 83 以后, 92 注
 Steyn, D.G. 斯特因, 89 注
 Stormberg series 斯托姆山统, 5
 sub-desert steppe 亚荒漠斯特普草原, 57
 shrubs 亚荒漠灌木
 soils 亚荒漠土
 Swakop facies 斯瓦科普相, 4
 Swakop River 斯瓦科普河, 24
 dam 斯瓦科普河坝, 401
 floods 斯瓦科普河洪水, 75 以后, 305
 run-off 斯瓦科普河的径流, 75
 wells 斯瓦科普河河床的管井, 83
 Swartrand 见 Schwarzrand 施瓦茨岭
- ### T
- Tanser, G.H. 坦萨, 242 注
 temperature 温度, 28 以后, 31
 Temperley, H. W. V. 田伯烈, 259 注, 266 注
 Tendeka plateau 坦德卡高原, 16, 69
 te Water, C.T. 蒂沃特, 291
 Thomas, Elizabeth 托马斯, 伊丽莎白, 134 注
 Thomson, H.C. 汤姆森, 245 注
 thornveld 荆棘裴勒得草原, 58 以后
 tin 锡, 17
 Tiras mountains 泰拉斯山脉, 9, 25
 Tjimba highlands 奇姆巴高地, 23
 Tobias, P. 托比阿斯, 133 注
 Tomlinson, F.R. 汤姆林森, 352
 Tonessen mountains 托内森山, 12
 torraveld 托拉裴勒得草原, 26
 Townsend, Mary Evelyn 汤森, 玛丽·伊芙林, 197 注
 Toynbee, A.J. 托因比, 289 注
 trade 贸易, 121 以后
 Transkei 特兰斯凯, 357 以后
 Constitution Act 特兰斯凯宪法条例, 360
 transpiration 蒸腾, 116 以后
 transport 运输, 38
 air 航空运输, 121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塞条约, 256 以后, 263, 322
 trek-Boers 布尔人的长途迁徙, 163, 307
 tribal groups (map) 西南非洲部落集团分布图, 132
 trusteeship 托管, 324 以后
 Tsaobis 曹比斯, 170, 172
 Tsaris mountains 察里斯山脉, 9, 25

- Tses 策斯, 26
- Tsumeb 楚梅布, 4
mine 楚梅布矿区, 113
rainfall 楚梅布的降水, 32
temperature 楚梅布的温度, 31
- Tsumis formation 楚米斯的建造, 4, 7, 17
- Tsumkwe 楚姆克韦, 137
- Tswana (proposed Homeland) 茨瓦纳 (拟建的家园), 387
- tumboa “滕布阿” 见 *Welwitschia* 韦尔威茨恰 (千岁兰), 35
- ### U
- Ugab River 尤加布河, 76
- Uhlenhorst cloudburst 乌伦霍斯特暴雨, 35 注
- Uis mine 乌伊斯矿区, 17, 114
- Ukamas treaty 乌卡马斯和约, 211
-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联合国组织:
birth 联合国的产生, 320
charter 联合国宪章, 322
Declaration 联合国宣言, xxii
influence 联合国的影响, 418
organization 联合国组织, 323 以后
South African relationship (1960)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1960年), 370 以后
- universities 大学, 363
- Upingtonia Republic 乌平托尼亚共和国, 163
- Uri-Hauchab mountains 尤里豪查布山脉, 13
- Urinanib plateau 尤里纳尼布高原, 18, 67
- Usib River 尤西布河, 24
- U Thant 吴丹, 368
- ### V
- Van Wyk, Judge M. 范维克法官, 375, 427, 437
- Vedder, H. 维德, 130 注, 139 注, 146 注, 160 注
- vegetation 植被:
divisions 植物区, 45 以后
map 植被图, 46
types 植被类型, 45
and rainfall 植被与降水, 49
- veld types 裴勒得草原类型, 45 以后, 53
- Versailles 凡尔塞, 256, 322, 405
- Verwoerd, H. F. 维沃尔德, 349 以后
- Voigts, G. 福格茨, 221
- Volk, O.H. 福尔克, 48 注
- von Caprivi, General 冯·卡普里维将军, 172 以后
- von François, C. 冯·弗朗索瓦, 170, 172 以后
- von Lindequist, F. 冯·林德克维斯特, 212, 216
- von Trotha, General L. 冯·特罗塔将军, 206 以后, 212
- extermination order 消灭赫雷罗人的

- 命令, 208, 212, 237
- von Schöllenbach, H.O. 冯·舍伦巴赫, 216 注
- von Schuckmanns, Governor 冯·舒克曼斯总督, 221
- W**
- Wagner, G. 瓦格纳, 145 注
- Waibel, A. 韦贝尔, 76 注, 77
- Walter, H. 瓦尔特, 40 注, 48 以后, 50 以后
- Walvis Bay 沃尔维斯港(湾)
- annexation 沃尔维斯湾的吞并, 166
- discovery 沃尔维斯湾的发现, 158
- groundwater 沃尔维斯港的地下水, 83
- map 沃尔维斯港图, 84
- port 沃尔维斯港, 119 以后
- temperature 沃尔维斯港的温度, 30, 31
- Warmbad 瓦尔姆巴德:
- humidity 瓦尔姆巴德的湿度, 37
- rainfall 瓦尔姆巴德的降水, 36
- springs 瓦尔姆巴德的泉, 80
- temperature 瓦尔姆巴德的温度, 31
- water 瓦尔姆巴德的水, 88
- Warren, Sir Charles 查尔斯·沃伦爵士, 172
- water 水 见 groundwater 地下水
- artesian 自流水, 18, 222
- Department 水利部, 222
- 'gorra' "戈拉"水, 74
- problem 水的问题, 70 以后
- resources 水利资源, 92
- river 河水, 70 以后, 93
- sandyeld 沙地裴勒得草原的水源, 18
- Waterberg East reserve 瓦特伯格东区保留地, 386
- Waterberg plateau 瓦特伯格高原, 34, 79
- Weissrand 韦斯岭, 14—15, 26, 67
- Wells, L.H. 韦尔斯, 133 注
- Welwitschia 韦尔威茨恰(千岁兰), 55
- Werth, A.J. 沃思, 296
- Whelan, W.P. 韦兰大主教, 366
- Wilcocks, C. T. M. 威尔科克斯, 274
- Wilson, Monica 威尔逊, 莫尼加, 356
-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 伍德罗, 257, 266, 322
- Four principles 威尔逊的“四项原则”, 259
- Fourteen points 威尔逊的“十四点”, 259
- Windhoek 温得和克:
- evaporation 温得和克的蒸发量, 38
- fort 温得和克的碉堡, 173
- geology 温得和克的地质, 24
- occupation 温得和克的占领, 174
- settlement 温得和克周围的殖民区, 188 以后
- springs 温得和克的泉, 80
- temperature 温得和克的温度, 31
- Wipplinger, O. 威普林格, 34 注, 39, 75 注

- Witbooi, Hendrik 威特布伊, 亨德里克
 174, 250, 344
 Dagboek 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的日记,
 177
 death 亨德里克·威特布伊之死, 210
 Hornkranz discussions 霍恩克兰兹的
 讨论, 177
 Leutwein's appreciation 洛伊特魏因
 对威特布伊的赞扬, 176 以后
 protection agreement 保护协定(1894
 年), 183
 rebellion 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的暴
 动, 209 以后
 women (Natives) and Europeans 土著妇
 女与欧洲人, 199
 wooded steppe 疏林斯特普草原, 58
 woodlands 木本群落, 61
 Wools-Sampson, Sir Aubrey 奥布里·
 伍尔斯-桑普森爵士, 246

Z

- Zambezi River 赞比西河, 70
 annual discharge 赞比西河的年径流
 量, 93

图 19 的地名英汉对照表

A		Baynes Mts. 贝恩新山脉
Ababis 阿巴比斯		Eerg Aukas 伯格奥卡斯
Abenab 阿贝纳布		Berseba 贝塞巴
Aha Mts. 阿哈山脉		Bethanien (Bethanic) 贝塔尼
Ai-Ais 艾艾斯		Black Nossob 黑诺索普河
Alexeck Om. 亚历克塞克奥穆		Black Reef 布莱克礁
兰巴干河床		Blydeverwacht Plateau 布莱德
Aminuis 阿米努伊斯		维瓦赫特高原
Anchib 阿纳比布		Bogenfels 博根费尔斯
Andara 安达拉		Botswana 博茨瓦纳
Andoni 安多尼		Brandberg 布兰德山
Angola 安哥拉		Brandberg Uis Mine 布兰德山东矿区
Anichub 安尼查布		Brandberg West Mine 布兰德山西矿区
Aranos 阿拉诺斯		Mt. Brakkaros 布鲁卡罗斯山
Ariamsvlei 阿连斯夫莱		C
Aroab 阿罗阿布		Cape Cross 克罗斯角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Caprivi Strip (德文 Caprivi Zipfel)
Auss. Mts. 奥阿斯山脉		卡普里维狭长地带
Aub 奥布		Central Highlands 中央高地
Auob 奥布河		Chamais B. 查梅斯港
Aus 奥斯		Conception Bay 康塞普欣湾
Aussenkehr (Aussenkjer) 奥森克		Cuando (Mashi) 宽多河(马希河)
B		Cubango 库邦戈河
Bambi 班比		Cunene (Kunene) 库内内河
		Cuvolai 库维莱河

D

Daberas Drift 达贝拉斯浅滩
 Diamond Area No. 1 戴蒙德一区
 (第一金刚石区)
 Diamond Area No. 2 戴蒙德二区
 (第二金刚石区)
 Diaz pt. 戴兹角
 Dikuyu Island 迪库尤岛
 Donkerhuk 唐克赫克
 Dordabis 多达比斯

E

Eastern Caprivi 东部卡普里维
 Ebony 埃博尼
 Eindpaal 艾因德帕尔
 Eiseb Om. 艾塞布奥穆兰巴干河床
 Ekuma 埃库马河
 Elizabeth B. 伊丽莎白湾
 Epukiro 埃普基罗
 Epukiro Om. 埃普基罗奥穆兰巴干河床
 Epupa Falls 埃普帕瀑布
 Erikssons Drift 埃里克森浅滩
 Erongo Mts. 埃龙戈山脉
 Escarpment 断崖
 Etaka Os. 埃塔卡奥沙纳干河床
 Etjo Mt. (Stormberg) 埃乔山(斯托姆山)
 Etosha Pan 埃托沙潘盐沼

F

False Cape Fria 福尔斯弗里亚角

Fahlkuppe 法尔山
 Fish R. 大菲什河
 Fish R. Canyon 大菲什河峡谷
 Fransfontein (Franzfontein) 弗兰斯丰坦

G

Ganikobis (Ganikobes) 加尼科比斯
 Gansberg 甘斯山
 Garub 加拉布
 Gibeon 吉贝翁
 Giraffe Mts. (Griaffen Mts.) 吉拉夫山脉(吉拉芬山脉)
 Gobabis 戈巴比斯
 Gochas 戈查斯
 Goodhouse 古德豪斯
 Gr. Karas Mts. 大卡腊斯山脉
 Gr. Spitzkoppe 大斯皮茨山
 Grootfontein 格罗特丰坦
 Gross Barmen 大巴门
 Guinas Lake 吉纳斯湖

H

Haib 海布河
 Halifax I. 哈利法克斯岛
 Hamakari 哈马卡里
 Hardap Dam 哈达普坝
 Hartmannberge 哈特曼山
 Hasaweb (Hawaseb) 哈萨韦布河
 (哈瓦塞布河)
 Henties Bay 亨蒂斯港
 Hoachanas 霍查纳斯

Hoanib 霍尼布河	Karasburg (Kalkfontein South)卡腊斯堡 (南卡尔克丰坦)
Hoarusib 霍鲁西布河	Karibab 卡里比布
Hollam's Bird I. 霍拉姆伯德岛	Katuitui 卡图伊图伊
Hom 霍姆河	Katima Mulilo 卡提马木利洛
Hornkranz 霍恩克兰兹	Keetmanshoop 克特曼斯霍普
Hottentot Pt. 霍屯督角	Khan Mine 卡恩矿区
Huab 华布河	Khan 卡恩河
Huib Plateau 休伊布高原	Khumib (Kumib) 库米布河
Husab 赫萨布	Klein Ai-Ais 小艾艾斯
Hutub 休塔布河	Klein Barmen 小巴门
	Koes 库斯
I	Koichab Pan 科伊查布盐沼
Icbaboe I. 伊查博岛	Kolmanskop (Kolmanskuppe)科尔曼斯科 普
	Kombat 科姆巴特
J	Konkiep (Konkip) 康基普河
Joubert Mts. (Fahlkuppe)朱伯特山脉 (法尔山)	Kuiseb 奎塞布河
	Kumib 库米布河
K	Kunene 库内内河
Kahere Ridge 卡比尔岭	Kuring Kuru 库凌库鲁
Kalkfeld 卡克菲尔德	
Kalk Plateau (Kalkrand Plateau) 卡尔克高原(卡尔克岭高原)	L
Kalkfontein South 南卡 尔克丰坦	Leonardville 利奥纳德维尔
Kalkrand 卡尔克兰, 卡尔克岭	Lidfontein 利德丰坦
Kamanjab 卡马尼亚布	Lintvelt's Poort 林特维尔茨隘口
Kameeldoring 卡米尔多林河	Linyanti or Chobe 利尼安蒂河(乔贝河)
Kanovlei 卡诺夫莱	Little Karas Mts. 小卡拉斯山脉
Kaoko Otavi 考科奥塔维	Long I. 朗岛
Kaokoveld 考科裴勒得	Löwen 勒文河
Karakuwisa 卡拉库威萨	Löwen Om. 勒文奥穆兰巴干河床
	Lüderitz 卢得立次

Luderitzbucht 卢得立次湾

M

Maltahöhe 马尔塔赫埃

Mariental 马林塔尔

Mashi 马希河

Meob 米奥布

N

Nabas 纳巴斯

Nagaib 纳盖布峰

Nakop 纳科普

Nama Om. 纳马奥穆兰巴干河床

Namib Desert 纳米布沙漠

Namutoni 纳木托尼

Nangida Flats 南吉达平地

Natukanzoko Pan 纳图卡诺科盐沼

Nauchas 诺查斯

Naukluft Mts. 诺克勒夫特山脉

Naute 诺特

Neissib Poort 尼西布隘口

Neudamm 纽达姆

Nomtsas 诺姆察斯

Nossob 诺索普河

Nüdis 纽迪斯

Nurugas 纳鲁加斯

O

Ohakarunga 奥哈卡朗加

Ohombo 奥霍姆博

Ohopoho 奥霍波霍

Ojikoto 奥蒂科托湖

Okahandja 奥卡汉贾

Okakarara 奥卡卡拉拉

Okatana 奥卡特纳

Okaukuejo 奥考奎约

Okavango (Cubango) 欧科范果河
(库邦戈河)

Olifants 奥利范茨河

Omaruru 奥马鲁鲁

Omaruru 奥马鲁鲁河

Omstako Om. 奥马塔科奥穆兰巴干河床

Omstako Peaks 奥马塔科峰

Ombongo Om. 翁邦戈奥穆兰巴干河床

Ombulu 翁布卢

Omburo 翁布罗

Ondangua 翁当瓜

Ondekaremba 翁德卡伦巴

Ondoruso 翁多鲁索

Onguati 翁瓜里

Orange 奥兰治河

Orangemund (Oranjemund) 奥兰治默斯

Oshana 奥沙纳干河床

Oshekedia 奥谢凯德希亚湖

Oshikango 奥斯希坎戈

Osono 奥索瑞

Otavi 奥塔维

Otjasongati 奥恰桑加蒂

Otjekondo 奥蒂康多

Otjihaerena (Otjihoenena) 奥奇黑尼纳
(奥奇霍内纳)

Otjihipa (Otjihopo) Mts. 奥奇希帕山脉
(奥奇霍波山脉)

Otjijenasima (Otjijanjasima)

Otjijarjasema) 奥奇扬纳西马(奥奇扬雅西马; 奥奇扬雅塞马)
 Otjikoto (Ojikoto) 奥蒂科托湖
 Otjimbingwe 奥坎宾圭
 Otjinamangombe 奥奇纳曼冈比
 Otjituno (Otjiuno) 奥奇托
 Otjiwarongo 奥奇瓦龙戈
 Otjosondjou Om. 奥乔桑究奥穆兰巴干河床

Otjosondu 奥乔桑杜

Otjosongombe 奥乔桑戈姆比

Otjunda 奥奇昂达

Outjo 奥乔

Ovambo Om. 奥万博奥穆兰巴干河床

Owimbo 奥威姆博

Oyster Cliffs 奥伊斯特斯崖

P

Palgrave Pt. 帕尔格雷夫角

Panther Huk 潘瑟赫克

Pan Zone 盐沼带

Pelicon Pt. 佩利坎角

Pella Drift 佩拉浅滩

Plumpudding I. 普拉姆伯丁岛

Police Zone 警察管理区(警管区)

Pomona I. 波莫纳岛

Popa Falls 波帕瀑布

Possession I. 波塞欣岛

R

Ramanns Dr. 拉曼斯浅滩

Rehoboth 雷霍博斯

Rietfontein (Tunobis) 里特丰坦(图诺比斯)

Rietfontein Om. 里特丰坦奥穆兰巴干河床

Rocky Pt. 罗基角

Roast Beef I. 罗斯特比夫岛

Ruscana Falls 鲁亚卡纳瀑布

Runtu 兰图

S

Salem 塞勒姆

Sandwich Harbour 桑德威奇角

Sankora Om. 桑科拉奥穆兰巴干河床

Schaf 沙夫河

Schroffenstein Mts. 施罗芬斯坦山脉

Schuckmannsburg 舒克曼斯堡

Schwarzrand (Swartrand) 施瓦茨岭(斯瓦特岭)

Seeheim 泽海姆

Sendlings Drift 森德林斯浅滩

Sesfontein 塞斯丰坦

Skaap (Schaf) 斯卡普河(沙夫河)

Sondab 桑达布湖

Sossus Vlei 索萨斯湖

South Africa 南非(阿扎尼亚)

Spencer Bay 斯彭塞湾

Springbok 斯普林博克

Stampriet 斯坦普里特

Stormberg 斯托姆山

Sukses 萨克塞斯

Swakop 斯瓦科普河

Swakopmund 斯瓦科普蒙德

Swarthoos Drift 斯沃特布伊斯浅滩

Swartrand 斯瓦特岭

T

Tamzo 坦佐

Tendeka 坦德卡

Tiras Plateau 泰拉斯高原

Tjimba Highland 奇姆巴高地

Tsaobis 曹比斯

Tsaris Plateau 察里斯高原

Tses 策斯

Tsintsabis 秦察比斯

Tsondab (Sondab) 苍达布河(桑达布河)

Tsondab Vlei (Sondab Vlei) 苍达布湖
(桑达布湖)

Tsumeb 楚梅布

Tsumis 楚米斯

Tsumkwe 楚姆克韦

Tunobis 图诺比斯

U

Ugab 尤加布河

Uguchab 乌格查布

Umbalantu 昂巴兰图

Unjab 昂杰布河

Uri-Hauchab Mts. 尤里豪查布山脉

Uroros 尤罗罗斯

Usakos 乌萨科斯

Utsib (Usib) 厄特西布河(尤西布河)

V

Vaalwater 瓦尔瓦特

Violsdrift (Viols Drift) 维乌尔斯德里夫
(维乌尔斯浅滩)

W

Walvis Bay 沃尔维斯港(湾)

Warmbad 瓦尔姆巴德

Waterberg 瓦特伯格

Waterberg 瓦特伯格山

Weissrand 韦斯岭

Western Caprivi 西部卡普里维

Welwitschia 韦尔威茨恰

White Nosob 白诺索普河

Windhoek 温得和克

Witbooisvlei 威特布伊斯夫莱

Witputs 维特皮茨

Witvlei 维特夫莱

Z

Zambezi 赞比西河

Zaris Plateau (Tsaris Plateau) 扎里斯高原
(察里斯高原)

Zebra Mts. 泽布拉山脉